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十七卷



日记
题跋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第十七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日记及题跋。

《欧行日记》一九三四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一九六三年三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二卷（略有修订），本卷据此版本。

《求书目录》载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九八八年六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七卷，本卷据此版本。

郑振铎四十年代日记，原稿现存北京图书馆（多已散佚），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经整理曾刊载于《出版史料》、《新文学史料》等刊物。

《西谛题跋》一九六三年收入北京图书馆《西谛书目》第六卷，本卷即据此版本。

《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识钞》原载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西谛（集外）题跋》原载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五期。

由于年代久远及历史的原因，作者的多数日记已散佚（有的时期可能无日记），现就能收集到的整理后收入本卷。





全家出游之前（后排左、郑尔康，中、郑振铎，右、高君箴；右侧抱女孩者系女婿萨空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1958 年夏，郑振铎与女儿小箴及两个外孙女在黄化门寓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1958 年夏，郑振铎与外孙女在寓所庭院。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1957年，郑振铎访问保加利亚时，参观某集体农庄。

目　　录

日　记

题 跋

日　　　记

欧行日记

自　记

这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也不能找到。仅仅为了此故,对于这半部之半的"日记",自不免格外有些珍惜。

写的时候是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整整的隔了七个年头,老是保存在箧中,不愿意,且也简直没有想到,拿去发表。为的是,多半为私生活的记载,原来只是写来寄给君箴一个人看的,不料,隔了七年之后,这陈年老古董的东西却依旧不能藏拙到底。

一半自然是为了穷,有不得不卖稿之势;其实,也因为这半部之半,实在飘泊得太久了,经过的劫难不在少数,都亏得君箴的细心保存,才能够"历劫"未毁。今日如果再不将它和世人相见,说不定再经一次的浩劫巨变,便也将和那四分之三的原稿一样,同埋在灰堆火场之中。这些破稿子不足惜,却未免要辜负了保存者之心了。故趁着良友向我索稿的时候,毅然的下一决心,将它交给良友出版了。

这里面,有许多私生活的记载,有许多私话,却都来不及将它们删去了。

但因此,也许这部旅行日记,便不完全是记行程、记游历的干枯之作,其中也许还杂着些具有真挚的情感的话。

绝对不是着意的经营,从来没有装腔作态的描叙——因为本来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也许这种不经意的写作,反倒觉到自然些。

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作者自记于上海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时半，由上海动身。这次欧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在七天之前，方才有这个动议，方才去预备行装。中间，因为英领事馆领取护照问题，又忙了几天，中间，因为领护照的麻烦，也曾决定中止这次的旅行。然而，却终于走了。我的性质，往往是迟疑的，不能决断的。前七年，北京乎，上海乎的问题，曾使我迟疑了一月二月。要不是菊农济之他们硬替我作主张，上海是几乎去不成了。这次也是如此，要不是岳父的督促硬替我买了船票，也是几乎去不成了。去不去本都不成问题，惟贪安逸而懒于进取，乃是一个大病。幸得亲长朋友的在后督促，乃能略略的有前进的决心。

这次欧行，颇有一点小希望。(一)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学，作一种专心的正则的研究。(二)希望能在国外清静的环境里做几部久欲动手写而迄因上海环境的纷扰而未写的小说。(三)希望能走遍各国大图书馆，遍阅其中之奇书及中国所罕见的书籍，如小说，戏曲之类。(四)希望多游历欧洲古迹名胜，修养自己的身心。近来，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然而还觉得疲倦不堪。这是处同一环境中太久了之故。如今大转变了一次环境，也许对于自己身体及精神方面可以有进步。以上的几种希望，也许是太奢了。至少：(一)多读些英国名著，(二)因了各处图书馆的搜索阅读中国书，可以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有些发见。

一个星期以来，即自决定行期以来，每一想及将有远行，心里便如有一块大铅重重的压住，说不出如何的难过，所谓“离愁”，所谓“别绪”，大约就是如此吧。然而表面上却不敢露出这样的情绪来，因为箴和祖母母亲们已经暗地里在难过了，再以愁脸相对，岂

不更勾引起她们的苦恼么？所以，昨夜在祖母处与大家闲谈告别，不得不显出十分高兴，告诉她们以种种所闻到的轻快的旅行中事，使她们可以宽心些。近来祖母的身体，较前已大有进步，精神也与半年前大不相同，筋骨痛的病也没有了，所以我很安心的敢与她告别了一二年。然而，在昨夜，看她的样子虽还高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殷忧，聚在眉尖心头。她的筋骨又有些痛了。我怎么会不觉得呢！

“泪眼相见，竟无语幽咽。”在别前的三四天，我们俩已经是如此了。一想起别离事，便十分难过。箴每每的凄声的对我说：“铎，不要走吧。”我也必定答说：“不，我不想走。”当护照没有弄好时，我真的想“不去了吧”。且真的暗暗的希望着护照不能成功。直到了最后的行期之前的一天上午，我还如此的想着。虽然一面在整理东西，一面却在想：“姑且整理整理，也许去不成功的。”当好些朋友在大西洋饭店公饯我时，我还开玩笑似的告诉他们说：“也许不走呢！不走时要不要回请你们？”致觉说：“一定要回请的。”想不到第三天便真的动身了。在这天的上午，我们俩同倚在榻上，我充满了说不出的情感，只觉得要哭。箴的眼眶红红的。我们有几千几万语要互相诉说，我们是隔了几点钟就要离别了，然而我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我竟呜咽的哭了，箴也眼眶中装满了眼泪。还是上海银行的人来拿行李，方才把我的哭泣打断了。午饭真的吃不进。吃了午饭不久，便要上船了。岳父和三姊十姊及箴相送。到码头时，文英，佩真已先在。后来，少椿及绮绣带了妹哥也来了。我们拍了一个照，箴已在暗暗的拭泪。几个人同上船来看我的房间。不久，便铃声丁丁的响着，只好与他们相别了。箴在码头上张着伞倚在岳父身旁，暗暗的哭泣不止。我高高的站在船舷之旁，无法下去劝慰她。两眼互相看着，而不能一握手，一谈话，此情此景，如何能堪！最后，圣陶，伯祥，予同，调孚赶到了，然而也不能握手

言别了,只互相点点头,挥挥手而已。岳父和箴他们先走,怕她见船开动更难过。我看着她背影渐渐的远了,消失在过道中了! 这一别,要一二年才得再见呢! 唉! “黯然魂消者惟别而已矣!”渐渐的船开始移动了,鞭炮必必啪啪的爆响着,白巾和帽子在空中挥舞着。别了,亲友们! 别了,箴! 别了,中国,我爱的中国! 至少要一二年后才能再见了。“Adieu Adieu”是春台的声音叫着。码头渐渐的离开船边,码头上的人渐渐的小了。我倚在舷边,几乎哭了出来,热泪盈盈的盛在眼眶中,只差些滴了下来。远了,更远了,而他们还在挥手送着。我的手挥舞得酸了,而码头上的人也渐渐的散了,而码头也不见了! 两岸除了绿草黄土,别无他物。几刻钟后,船便出了黄浦江,两岸只见一线青痕了。真的离了中国了,离了中国了! 中国,我爱的中国,我们再见了,再见时,我将见你是一个光荣已完全恢复的国家,是一个一切都安宁,自由,快乐的国家! 我虽然离了你,我的全心都萦在你那里,决不会一刻忘记的,我虽离开你,仍将为你而努力!

两岸还是两线的青痕,看得倦了便走下舱中。几个同伴都在那里:一个是陈学昭女士,一个是徐元度君,一个是袁中道君,一个是魏兆淇君。我们是一个多月的旅伴呢,而今天才第一次的相聚,而大家却都能一见如故——除了学昭以外,他们我都不大熟。

法文,我是一个字也不懂,他们不大会说。船上的侍者却是广东人,言语有不通之苦。好在还与他们无多大交涉,不必多开口。我的同舱者有一个英国人,仿佛是一个巡捕,他说,他是到新加坡去的。

说起 Athos 的三等舱来,真不能说坏。有一个很舒适的餐厅,有一片很敞宽的甲板,我的三一九号舱内虽有四个铺位,却还不挤,有洗脸的东西,舱旁又有浴室。一切设备都很完全。我真不觉得它比不上太古、招商二公司船上的“洋舱”,我们都很满意,满意

得出乎当初意料之外。餐厅于餐后,可以独据一桌做文字,写信,也许比在编译所中还要舒服。船是平稳而不大颠簸,一点也不难过。别离之感,因此可略略的减些!最苦的是独自躺在床上,默默的静想着。这是我最怕的。好在现在不是在餐厅写信,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或躺在藤椅上聚谈。除了睡眠时,决不回房中去。

六时,摇铃吃晚餐。一盆黄豆汤,一盆肉,一盆菜包杂肉,还有水果,咖啡,还有两瓶葡萄酒。菜并不坏。酒,只有我和元度及兆淇吃,只吃了一瓶。

晚上,在船上买了一打多明信片,写了许多封信。

夜间,睡得很安舒,没有做什么梦——本来我是每夜必有梦的。

五月二十二日

早上,起床得很晏,他们都已吃过早茶了。匆匆的洗了脸,新皮包又打不开,什么东西都没有取出,颇焦急。早茶是牛奶,咖啡,和几片面包。

又写了几封信,并开始代箴校改《莱因河黄金》一稿。午饭在十点钟,吃的菜似乎比晚餐还好,一样果盆,一盆鸡蛋,一盆面和烧牛肉,再有水果咖啡。仍有两瓶酒,我们分一瓶给邻桌的军官们,他们说了一声"Merci"!下行李舱去看大箱子,取出了几本书来。开大箱的时间是上午八至十一时,下午四至六时。四时吃茶,只有牛奶或咖啡及面包。

没有太阳,也不下雨,天气阴阴的,寒暖恰当。我们很舒适的在甲板上散步。船已入大海。偶然有几只航船轮船及小岛相遇于途。此外,便是水连天,天接水了。与元度上头等舱去看。不看则已,一看未免要茫然自失。原来,我们自以为三等舱已经够好的

了，不料与头等舱一比，却等于草舍之比皇宫。他们没有一件设备不完全，吃烟室，起坐室，餐室，儿童游戏室……等等，卧室的布置也和最讲究的家庭差不多。如此旅行，真是胜于在家。想起我们的航行内海内河的船来，真不禁万感交集。我们之不喜欢旅行，真是并不可怪。假定我们的旅途是如此的舒适，我想，谁更会以旅行为苦而非乐呢！

同船的还有凌鸿勋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他们是我的从前的邻居，现在到香港去，不知有何事。他曾做过南洋大学的校长，最近才辞职。我们倚在船舷谈得很久。还有一位刘夫人，也带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孩子真有趣，白白的脸，黑黑的一双大眼，谁见了都更喜爱。我们本不认识，不久却便熟了。平添了不少热闹于我们群中。

我们决定多写些文字，每到一处，必定要寄一卷稿子回去，预备为《文学周报》出几个 Athos 专号。我们的兴致真不算坏。这提议在昨夜傍晚，而今天下午，学昭女士已写好了一卷《法行杂简》。写得又快又好。我不禁自愧！ 我还一个字也没有动手写呢。写些什么好呢？

船上有小鸟飞过，几个水手去追它，它飞入海中，飞得很远很远，不见了，我们很担心它会溺死在海中。茶后，洗了一次澡，冷热水都有，设备得比中国上等的旅馆还好。

晚餐是一盆黄豆汤，一盆生菜牛肉，一盆炒豆荚，一盆布丁，其余的和昨天一样。生菜做得极好。箴是最喜欢吃生菜的，假定她也在这里，吃了如此调制的好生菜，将如何的高兴呢！

餐后，我们放开了帆布的躺椅，躺在上面闲谈着。什么话都谈。我们忘记了夜色已经渐渐的灰暗了，墨黑了。偶然抬头望着，天上阴沉沉的，一粒星光也不见，海水微微的起伏着，小浪沫飞溅着，照着船上舱洞中射出的火光，别有一种逸趣。远远的有一座灯

塔,隔一会儿放一次光明。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压迫着我。

等到我们收拾好椅子下船时,已经将十时了。我再拿起《莱因河黄金》的译稿到餐厅里来做校改的工作。自己觉得不久,而侍者却来说,要熄灭电灯了,不得已只好放下工作去睡。

袁中道君是一位画家,我们很喜欢看他作画。他今天画好几幅速写像。晚上,我正在伏案写字,而他却已把我写入画中了。很像。画学昭的那一幅伏案作书图尤好。在船上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小时了,还一点也没有觉得旅行的苦。这是很可以告慰于诸亲友的。据船上的布告,自开船后到今天下午二时,恰恰一天一夜,共走了二百八十四英里,就是离开上海已二百八十四英里了! 后天(二十四号)早上六时,才可到达香港。

五月二十三日

起身很早,还不到五时半。上午,写了好几封信。皮包居然打开了,原因是太紧,所以开不开。现在叫 Boy 来,用铁锥来一敲一压,便即开了。锁并没有损坏。不禁为之一慰。为箴改正《莱因河黄金》,到下午才改好。即封寄给她,并补作了二十一日下半及二十二日之日记,这时,已经下午二时了。我们五个人相约,预备做文章集拢来寄到上海,为《文学周报》出一个 Athos 专号。直到这时,我还未动手做。学昭已经做了,元度他们也都已在动手写了。我只得匆匆的写了一篇《我们在 Athos 上》,又写了一篇《别离》。写完时,还未到五点钟,因为五点后便不能寄,而明天到香港,过去这一个地点,便又要好几天不能寄信了。所以不得不快快的写。晚上,有微雨,甲板上不能坐。少立即下。很疲倦,不久,即去睡。天气很热!

五月二十四日

已经进香港港口了，我还未起身。据黑板上宣布，六点可到。在卧室窗口，见外面风景极好。海水是碧绿的，两岸小山林立，青翠欲滴。好几天不见陆地，见了这样的好风景的陆地，不觉加倍的喜欢！匆匆的穿衣……吃早餐。到香港去的客人已都把行装整理好了。可爱的刘小姐（名慕洁）及凌氏一家都已在甲板上。船停了。船的左右，小舟猬集，白布红字，写着大东饭店等字，很有风致。船在水中央，一面是九龙，广九车站的钟楼，很清楚的看见，一面是香港，青青的山上，层楼飞阁，重重垒垒，不得不令人感到工程之伟大。我和元度，兆淇颇思上去一游，因为听说，船到下午四时才开，而现在还不到八点呢。踌躇了许久，终于由梯子走下，上了一只汽船，也不问价。几分钟后。便到了香港。舟子并不要钱，颇温厚可亲。这使我们的第一印象很好。我们先去找皇后大街，上山又下山，问了许多人，方才找着，因为要到商务去。到了商务，却双扉紧闭着，原来今日是英国的 Empire Day，所以放假——听说，上海也很热闹呢！——但有好些公司，如先施等，却又不放假休息，不知商务何以如此。无意中，走到一处风景很好的地方。峰回路转，浓阴如盖，目光为之一亮。墙上写着"To The Peak Tram"，我们便决定要到山巅去一游。到了电车站，上了车，每人费了三角港洋（港洋较鹰洋贵，每鹰洋只等于港洋九角）。电车动了，很峻峭的上了山，系用铁绳拉了上去的。山上风光极好，回看山下，亦处处有异景。再上，则海雾弥漫，不见一物。下了电车，再往上走。前景不见，后景倒极佳，三五小岛立于水中，群山四围，波平如镜，间有小轮舟在驶行着，极似西湖坐电车下山时，系倒坐着，下面风物都看不见，所以还没有上山的有趣。又坐了山下的电车，预备去

吃饭。不料坐错了一部。元度见方向不对,连忙下车,换了一部。香港电车(除了上山之车外)都是两层的,上层极好。在一家小酒馆中吃了饭,饭菜很不好。饭后,到先施公司买些东西,立刻都到海滨来,雇了一只小舢板回船,仅花了二角(我们并没有还价),实在不贵。上船后,我们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未做。在香港果市上,见荔枝一颗颗的放在盘中,皮色淡红,含肉极为丰满,如二八少女,正在风韵绝世之时,较之上海所见者,不啻佳胜十倍。我们一个个都渴想一尝。不料临下船时,却太匆匆了,都忘了这事。上船后与学昭谈起,才不胜惋惜,然已来不及再去买了。这乃是游港最歉怅之一事也! 我想,假定有风雅知趣之港商,当此荔枝正红之时,用了一只小艇,张了小长帜,用红字标着"荔枝船"三字,往来于海中求售,一定是生意甚佳的。其如无此"雅商"何!

说是下午四时开船,但却迟到了六时方开。尽有时间上岸去买荔枝呢。——真的,我们是太喜欢那微红可爱的肥荔枝了! ——只是太懒了,不高兴再上岸去。"风雅的食欲"究竟敌不过懒惰的积习!

香港,全是一个人工的创造物,真不坏呢! 全市街道,比上海好,山上尤处处可见绝伟大的工程。惟间有太"人工"了的地方,也未免令人微微的失望。譬如瀑布和涧水,是如何的清隽动人的自然东西,他们却用了方方整整的石块,砌在水边,有的几条涧,却更用了极齐崭的石级,一路接续的铺下去。这真完全失了绝妙的山水之风趣了! 可是有两点是他处绝比不上香港的:(一)我们常说的是"青山",究竟"青"的山有几处;还不是非黄浊色的,便是浓绿色的,秀雅宜人的青色山,真是少见。香港的山却真的是可爱的青,如披了淡青色纱衣的好女子,立在水中央,其翩翩的风度,不禁令人叫绝。(二)我们常说的是"绿水",究竟"绿"的水又有几处;还不是非淡灰色的,便是蔚蓝色的,绿绿的如叠了千百片的玻璃,如

一大片绝茂盛的森林的绿的水，真是少见。香港的水，却真是可爱的绿，全个海是绿绿的，且又是整洁无比，真如一个绝大的盈盈不波的溪潭，不像是海——真使我们见过墨色的北海，青灰色的东海，黄浊色的黄海的人赞叹不已！

下午洗了一次澡，只有热水，没有冷水，累得满身是汗。傍晚，风甚大，有丝丝的毛雨，夹在风中吹来。甲板上不能坐立，只得到了餐厅中。补写了昨天的日记，并写了今天的。

八哥由澳洲到了香港，乘 President Cleveland 回沪。闻系今日动身。渴欲一晤，不料见报，Cleveland 乃已于今早一时开走了。

夜，甚热，九时半即睡。做一梦，甚趣，记得在梦中曾大哭。

五月二十五日

早起，天气甚好。海水作蔚蓝色，皎洁无比，与香港海中之水色又不同。一无波浪，水平如镜，小波纹粼粼作皱，不似在大海中，乃似在西湖。天色亦作蔚蓝色。偶有薄纱似的轻云，飘缀于天上，其隽雅乃足耐人十日思。波间时有小鱼，飞滑于水面，因太少，不能知其为何鱼，惟其飞滑，甚似我们少时之用瓦片打水标，水面上起了一条长痕。有时，十数小鱼，同时在波面上飞着，长痕十数条同时四向散开，至为有趣。燕子亦在水面飞着，追掠着小鱼之类的食物，又轻迅，又漂亮。有时不愿意飞了，便张开了飞着的双翼，平贴于水面，因此身体可以不至于沉下，即在水面随波上下休息着。其闲暇不迫之态，颇使我心醉。大海中除了天与海外，一无所见，惟此二物，足系人思。偶有三轮舟，在远处经过，一缕浓烟，飘浮于地平线上，亦甚可观。今日天气甚热，幸得于甲板寻得一阴凉处憩息着。读了半课法文，又草草读了沈伯英的《南九宫谱》。

日来，精神甚好，食量大佳，每餐都感不足，未到饭时即已觉

饿。

茶后，买了十二个佛郎的明信片，又去寄了给箴的及给调孚他们的信。寄了十几张明信片送给商务诸友。

晚，沐浴，写了一篇《浮家泛宅》，预备给第二个 Athos 专号用。闻后天下午四时，可到西贡约停四天。明天即可将第二个 Athos 专号的全稿寄给《文学周报》了。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在甲板上坐着，开始读法文，向一个红鼻子的法国军官请教。他很肯细心的教。我应该记着，他是我第一个法文教师呢！吃饭时，他就坐在我们邻桌。那些军官们都很客气；我们的同伴各都找到了一个两个法文教师，且都在他们之中找着。

中午，洗了一个澡，因昨夜说洗，实在未洗也。

下午，坐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很安逸，谈着，笑着，正如坐在家中天井里一样。

傍晚，正在晚餐时，突见窗洞口现出蓝色，真蓝得可爱，如蓝宝石一样；壁是白的，窗口是金色的，而窗中却映着那么可爱的蓝色！

夜，写了一篇《海燕》。

天气渐变，风很大，雨点亦不少，甲板上不能坐，只得去睡。时已十时。船颇颠，然已入睡，亦不觉也。

偶见船上贴布白处，有船期表一张，兹录一份，附于下：

地　　名	到	开
Shanghai		May21, 14H3
Hongkong	May 24, 8H	〃　24, 16H

Saigon	〃 27,16H	〃 30,6H
Singapore	Junel 8H	Junel 15H
Colombo	〃 7,3H	〃 7,12H
Aden	〃 15,0H	〃 15,6H
Djibouti	〃 15,17H	〃 16,0H
Suez	〃 20,0H	〃 20,3H
Port Said	〃 20,17H	〃 21,0H
Marseille	〃 25,12H	

开船停船的时间表，昨日才抄得，今录一份奉上。所谓："8H"者，即上午八点钟也，所谓："16H"者，即下午四时也。自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半开船，至六月二十五日正午十二时方到马赛。在路上要经过一个月零五天。现在才过了七天呢！

数日来未抄菜单，兹就记忆所及者抄录于下：

二十四日（午）牛肉，鸡饭，鸡肉，苹果。
（夜）饭汤，牛肉，黄豆，香蕉。
二十五日（午）牛肉杂菜，小豆，猪肝，苹果。
（夜）黄豆汤，牛肉，茄子肉饼，杏仁葡萄干。
二十六日（午）冷盆（牛肉），鸡蛋，通心粉牛肉，杏仁葡萄干。
（夜）黄豆汤，绿菜泥，生菜鸡，布丁，苹果。

如此琐琐记录者，或可作为后来旅行者坐法国船之指南也。厨子烹调颇佳，牛肉尤其好吃。惟间有难吃或吃不惯之菜，如绿菜泥之类。又每饭必有干牛酪，我们都不吃。菜的分量不多，很容易饿。我们也没有吃零食，因此，倒可以减少晕船的危险。

五月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得很早，有大风，后又下雨不已。很难过，似乎要呕吐，连忙吃了晕船药，又在甲板上坐了许久，到了十时，方才安舒如常。亏得昨天船上张了天幔，不然，闷在屋里一定要吐。这是欧行第一次遇到的风波，青色的海水，汹涌的奔腾着，浪头很大很高，几个女客们，居然有卧床不能起立者，因为船不小，所以还平稳，然船身已倾侧。正在闲谈间，忽已见到陆地，昨日本已见陆，后来又不见了。现在再度遇到，不觉为之一喜。午餐后，不知不觉的船已进了西贡的港口。两岸很窄，都是矮树杂草，满目的蓬勃的绿色。我们很奇怪，这么大的船，竟能驶进这么窄小的河道——这河道，大似平常我们清明上坟时经过的较阔之河道。差不多船旁离岸只有一二丈，岸上的一草一树都俯看得很清楚。河岸很低，离水至近。许多树都半植在水中；没有一所房屋。突然的，在河岸的一边，有一所洋房立着，房的左右，植着亭亭的碧绿的棕榈树和顶着极红极红的花或果的不知名的大树；那样美丽的一块好景呀，我们见之真如在沙漠中见到了一块绿洲，除了惊诧赞叹，别无他话可说。这是我们见到热带风物的第一次！过此后，河身反倒宽阔了，船更倾侧得厉害。下午二点钟时，船便到岸了。西贡的埠头，并不怎么热闹。几辆汽车，后来又来了几辆人力车，几十个接客的人和苦力，几间半洋式的房子，再加七八个下船的旅客，如此而已，还没有上海埠头那么热

闹，还没有香港海面上有那么多的汽船，大轮舟，小舢板如穿梭似的往来着。一片黄色的河水，几叶小舟容与于其间，这是西贡呀，我们将在此停泊三天以上之西贡呀！

我们的护照，前一天已由三等舱的舱长取去，预备代我们向西贡警署盖印了。船到了不久，即将已盖好印的护照交还给我们。

一个卖明信片者上船来兜卖他的货物，又有洗衣服者上来取衣服去洗。安南人，完全是我们的一个样子的人呀！那位舱长，将那位卖明信片者一手叉出舱外，军官们对他的态度也不大好。唉，这是安南人呀！有一个同船的安南兵对同船的一位谢君说，“我们不愿为异族所统治，我们宁愿为同种的人所统治！”这是多么一句带血的话呀！

五月二十八日

昨夜有微雨，同徐，魏二君及几位华侨，一同上岸去游看西贡风物。出了码头不久，即至大街。道中摆了许多货摊。车道不大，泥水淋漓，倒是行人道阔大，摆了一行货摊之外，还有很阔的路，给行人走。街上开店摆摊者多为广东人，招牌亦多用中国字，骤见之，不相信是走在法国人统治的西贡道上。咖啡馆电光淡绿，细绿的竹帘低垂着，似有凉气从屋中吹出。门前是几棵植在木桶中的棕榈树。一家家住户也都布置得很雅致。但夹于它们之中的却是不在少数的挂着“公烟开灯”的鸦片烟店。这是西贡的特色！

夜中所见的西贡，完全是中国人统治着的西贡。

今天，早起，我们五个人一同到植物园去，每人车资三角，坐的是人力车。但路却不远。植物园中动物很多，风物亦佳。有

虎，豹，象，熊，猴子等等，还有各式各样的飞禽。因为我立在草地上照相，几乎闯祸，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草地是禁止人走的，亏得有一群相识的法国军官走过，方才解了围。我们心里都不大高兴。

下午，偕了徐，魏，袁及二位法国军官同出。我们见到了礼拜堂，总邮局及其他法国人公共场。这时的西贡，乃是法人的西贡了，与昨夜的完全不同。昨夜的西贡，无异于上海，无异于北京，今日的却大不相同了。不仅有胜于上海，香港，直是一个小规模的巴黎城了。到处都是高大的热带树，都是碧绿的小草地，都是精美的建筑。这条街道是两行绿林，如穹门似的张蔽于天空，哪条路也是如此。间有如火似的血红的花朵，缀于高树顶上，映于绿叶丛中，更见其秀媚无比。红色的花瓣，零落的散坠于行人道旁的绿草茵上。几乎到处都是公园了！我很后悔，昨天差评了西贡！非真知灼见，非自己有深入真切的观察，真不易下评语也。由教堂街转到公园，面积不很大，而与植物园又不同。没有别的布置，除了平铺的绿草与大树，然已足动人了。这时天色骤变，雨点疏疏的落下。我们雇了人力车到一家咖啡馆中，吃了些啤酒与汽水。又吃了几只檬果，价很便宜，而香色都较上海出售者为佳胜。出咖啡店后，到照相馆中洗了几卷照片，即回船。船上很忙乱，因为运货，甲板上几乎不能立足。不久，即到房中去睡了。很热，有汗。天将明时，做了一个梦，梦见箴正在预备护照，要到欧洲来，且似有一个小孩子同来。正在这时，头顶上铁与木相碰的声音继续的响着，竟为它惊醒了这一场好梦。

昨夜（二十七日）闲游时，曾买了一大枝香蕉回来，这肥短的黄色果，较之上海所见者亦不大同。曾见了大木梨，要买两只，叫价一元，又要买一只刺果（颜色有绿有黄），却要一元半，都未买。也许他们是欺骗异乡人呢。又吃了三只椰子，每只倒只

要一角，并不贵。

五月二十九日

晨起，赴岸，偕同魏，袁，及一个法国军官，同去取照片；照片共二卷，在上海所照者都极好，此后所照的则模糊不清。可惜因仅显像而未印出，不能寄回给亲友们看。又到大市场，与上海的差不多，仅外圈多杂货摊一层。买一个大婆罗蜜。欲买安南文的《凤仪亭》诸书，要五角一本，太贵，故未买。下午，下雨，与魏，袁同去理发，理发所为广东人所开。西贡交通器具甚奇，多用牛车，又有小火车。

五月三十日

六时开船。今日风浪颇大，一点事也没有做。午睡了一会。睡后，上甲板小坐。头颇晕。吃了一服晕船药，略觉好些。晚餐仍可吃得下。颇有几个人在呕吐。

五月三十一日

西贡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但安南的衣服起居，则颇有古风。他们主要的交通物是牛车，常用两只很壮健的牛拖着，车上可装载不少的东西。这种车在我们中国是早已消灭了；再有一张明信片，上画一个老人，悠然自得的坐在椅上，以他的过长的指甲自夸着，这也是我们所不大见的。我们中国人在那边颇有些势力，占商业的中心，然在政治上则绝无插足地。我为只求能安分营商而已，永远不想参预政治也。

昨日早晨风波甚大，倚在船栏上，白浪沫可以飞溅到脸上来，这是第一次的大风浪呢。下午，又下了大雨，我们由头等舱的甲板上回到餐厅，然今日则天气颇好，并不晕船。写了三封信到上海去!

六 月 一 日

早起，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将到新加坡了，大家都立在甲板上。小岛沿途皆是。阳春晨风，在在皆足悦人。遇三个华侨，他们是复旦学生，预备回家，他们的家即在新加坡；还有一个谢君，燕大毕业，再有三位纪姓兄妹，年纪很轻，也是由上海回家的。他们都要等到新加坡警察上船验过护照后，方可上岸。船停在海中，有几叶小舟，如儿童的玩具似的（我起初真以为是哪里淌来的小纸船呢），从远处赶来。到了近处，方才知道有人坐在上面。他们叫道："Madame, A la mer!"（"太太，到海中去!"）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潜水取钱的乞儿。当时有好几个人抛下银钱去（铜元他们不要），他们如青蛙似的，潜泅入水中，立刻便把抛下的钱取在手中了。我也抛下两个角子下去。他们那样伶俐的身段与技术，真足令初见者为之惊奇不已。警察恰在这时来了，我们的舱长，把那几位到新加坡去的人推到头等舱去。因为他们在那里验护照。所有这几位注册学生的人，护照都为他们扣留，说停一会再要问一问。我们颇为之气愤。

船终于傍岸了，他们又被问了一次，护照还是不发还，除了一位纪姓的女孩子的以外，说：明天可到警察局里去取。我们很想上岸，怕不能上去。后来，他们说可以自由上下，方才偕魏徐二君同上，雇了一辆马车，说明来回共洋一元五角。那位年老的土耳其（?）车夫，态度倒很好。我们买了些晕船药，换了些钱，

到一家广东人开的冰店里吃些冰，便又回来了，只多给了他五分钱，他已很高兴！在码头上买了些杂物，如小象，邮票之类，预备寄回家去给箴。新加坡靠近赤道，然我们并不觉得很热。下午六时，开船西行。现在是别了中国海，进入印度洋了，要六月七日才到科仑布呢。希望不遇着大浪！希望晕船药用不着！

六月五日

连日被印度洋的波浪，颠簸得头脑浮涨，什么事也不能做，连法文也不念了，只希望早日到科仑布，舱里是不敢留着，怕要晕船，终日只坐在甲板上——除了吃饭的时候；走路时，两足似乎不踏在实地上，只是飘飘的浮浮的，如虚践在云雾中。到现在才觉得海行是并不怎么快乐！下午，船上宣布：明日下午二时可到科仑布，这是比预定的早到一天了。我们是如何的高兴呀！大家都忙着做稿，预备寄回去。我一个字也不能写，还是有《A la mer!》那一篇。

六月六日

听说昨夜风浪很大，但我不觉得。曾做了一梦，梦见在家中，与箴相聚谈话；醒来时，却仍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很难过。窗洞外还黑漆漆的。不觉又睡了一会。起来，已近八时。吃早茶时，我是最后的一个了。告牌上又宣布：今日下午二时半到科仑布，明日上午六时开船。望陆地如饥渴的我们，见到达期迟了半时，很不高兴。上午，寄出好几封信，Athos 专号（三）的稿，亦寄出。饭后，计算到科仑布还要五六小时呢！我真有点怕看见海；那浊蓝的海水，永远的起伏着，又罩之以半清半浊夜天空，

船上望之，时上时下，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有意等待，来得愈慢。”怎么还不到呢？没有一个人不焦急着。突然前面天空有一堆浓云聚着，我猜想，快要下雨了。不及我们起来躲避，那雨点已猛恶的夹在狂风中吹落，正向着我们吹落！连忙用帆布椅子做临时帐篷去挡住它时，已淋得一身湿了。亏得一二分钟后，船已驶过这堆雨云，太阳又光亮的照着甲板。湿淋淋的帆布椅和微潮的衣服，不久即干了。在这时，在北方，已有一缕陆地的痕子可见，也偶有轮舟及帆船在远处天边贴着。这是将近海岸的表示。等待着，还有两小时可到呢。果然到了三时半，科仑布的多树的岸方出现于我们的北面。船缓缓的驶着，等待领港者导引入港口。港口之前，有两道长坝，如双臂似的，伸入海中，坝上有灯塔几座。船都停在坝内，那里是浪花轻飞，水纹粼粼，很平稳的；坝外则海涛汹涌得可怕。宛如两个世界。大海的水，与石坝时起冲突，一大阵的浪花，高出于坝面几及丈，落下时，坝岸边便如瀑布似的挂下许多水。这是极壮观的景状；海宁所见的浪头，真远不及它。

船进港口，停在水中。我们到头等吸烟室将护照给英国警官盖印后，即可上岸。走到梯边，有一个屠户似的岸上警察印度人，在查护照，只有已盖过“允许上岸”的印子者，方许下梯。那些下船的人真多！可见大家都渴望着陆地。我们仍只三个人，徐，魏和我。MM 公司预备了一只汽船送我们上岸。上岸时已经四点半。日影已渐渐淡黄了。换了钱；一百佛郎，可换十个半卢比。即上一个汽车，他们兜揽生意甚勤，兜揽的是一个老印度人，彼得。说好每点钟四个卢比，以两点钟为限。先到公园。沿途街道很窄，一切都是新鲜的。汽车夫到处指点。公园中树木都是印度的，与我们大不相同；到处是香气，似较西贡公园好得多了。继到博物院，他们已将关门了，草草由院役领看一周即出，

并不大。空地上有许多动物，但也只限于小动物，并无大者。其中有蛇名 Copla 者，乃我第一次见到的，虽然闻名已久。闻廊下有明永乐间郑和所立碑，因时促未见。继到大佛寺，完全是新式建筑，一切都似新的。大佛偃卧于大殿中，四周都是“献桌”，大理石的，桌上放了许多花；那些不知名的花，香气扑鼻。有穷人曾以此花来兜卖，以无零钱，只好不买。地上极清洁，凡参观者都要脱了鞋子才可进去。墙上都是壁画；卧佛之左近，都是小佛，面貌都类欧人，与我们在国内所见者迥异。大殿甚小，远不及灵隐及其他寺观之伟大也。继坐汽车上山，随即下山，到码头时，恰恰二小时。给了他们十个卢比。他们并不争多论少，说了声谢谢。还向他们问明了到青年会的路。我们在会里吃了晚餐。他们吃的一种米饭，很奇异；一盘饭，六个小碗，盛着菜，不知何物。我们可惜没有要一盘来尝尝。最后，吃到一种水果，瓜类，绿皮黄心，甜而香，真可算是香瓜，还带些檬果味。饭后，在街上闲步，有许多店家来兜生意，很讨厌；还有几个流人，向我们招呼道，“Lady，Lady。”我们只好一切不理会。在一家药房里，见到报纸，知奉军在河南大败的消息，为之一慰。九时，回到码头仍坐 MM 公司预备的汽船回来。在汽船上遇到一位中国女子，她是坐 Sphinx 回国的；这只汽船也送客上 Sphinx，略谈了一会。汽船九时半才开。我们到船时，大家都已睡了。科仑布附近有甘底者，系佛之故乡，惜不及去一游。

六月七日

晨起，船已开行，也不知是何时出港的。大浪起伏，船甚颠簸。上午尚好，下午则加之以狂风，甲板上几乎立不住。看布告，板上所示，我们离亚丁尚有二〇三〇哩，至少印度洋上生活

再要过六天以上。终日是黑色的海，重浊的天，真是太单调了。我甚至不敢把眼去望海水；只好常闭着眼。有人说，清闲是福。我在此，连书都不能看，字都不能写，终日躺在椅上闭目养神，真是清闲极了。然而我觉得是无边的厌倦，是时光的太悠久；吃了早点，等着早餐的铃声，吃了早餐，又要等着吃午饭的铃声……吃了晚餐后，再盼的早早的到了九点十点，好去睡（早睡怕半夜醒来更苦）。并不是为吃，为睡，为的是好将这一日度过！然而这其间的一分一秒，一点两点是如何的过去得慢呀！真的，我是没有以前的好兴趣了。幸而，还不致大晕船，饮食还照常。唯一的足以鼓动兴趣者是远远的见了一缕烟，是望着来舟渐近，渐渐的过去；然而这是一日至多不过一次而已。偶然的倚在船栏上，望着船头所激起的白浪，有时竟溅及甲板，气势雄伟而美丽，较之在中国海上所见者大不相同。这才可算是海浪！印度洋之足以动人者唯此而已。然而这是天天见到，刻刻见到的，久看也觉得淡然了。下午，看戈公振《欧游通信》，觉他所见与我们略有不同。他说过 Djibouti 时，要经流泪岬，浪头极大。我不禁为之凛然。夜，读春台的《归航》，其中《船上的小孩子们》一篇，很使我感动。他对于印度洋的浪并不十分觉得可怕，倒是出西贡向东时的风浪使他晕船了（香港海也使他害怕）；这是与我们的经验，完全不同的。大约他回国时是冬天，所以海上情形不同些。夜睡甚安。

六 月 八 日

晨起匆匆的吃了茶，即上甲板。还是不断的海，海，海，还是摇动不定的天空。然精神甚好。写了给祖母，岳父及箴的信。因为有事忙着，倒不觉得日子长了。学昭女士今日第一次晕船，

没有吃午饭。葡萄牙妇人也没有吃。我看她们真是苦闷。海行一觉晕船，真比坐狱还要难过！下午，船长宣布，昨日只行了二百九十哩，到亚丁还有一七四〇哩，还要六天工夫才到呢！唉！好悠久的海程呀！这六天定较在上海一年还要长久呢！一个法国军官跑来对我说，有一个兵问起我，他是高的亲戚；我立刻便知道他是十一嫂的兄弟了。他名 Ternbert Rine，在四等舱中。我叫这军官伴我去寻他，方才认识了，因为言语不大通，只说得一二句话。这位介绍的军官人很好，乃是我们的法文教师。

有一个安南兵，蹲在三等舱甲板上，被一个大胖子的军官呼叱下舱了，那样的呼叱态度，我永不能忘。可怜的亡国军人！

下午茶点不曾下去吃；昨天也没有吃。那样的茶点，实在不足引诱我们下舱去。我自己把带来的饼干拿上甲板来吃。这时第一次吃自己的干粮。“Cream Craker”我向来在家是不高兴吃的，然而在这时却觉得它是鲜美无比。

三等舱中有好些怪客，男的女的都有，有暇，当描写他们一下。

安南人很喜欢问东西的价钱；眼镜，照相机，自来水笔都问过了，现在，见了饼干，又问是多少钱了！

六月九日

昨夜做了一梦，仿佛是与箴临别时的情景；欲留恋而又不能留恋，将别离而又不忍别离，此时心意，在梦中又重温一过了。醒后，天色已将明。很难过！本想早早起身到船面上看日出，因懒于起床，一翻身又睡着了。直到了将八时方出房吃早茶。上午寄了数信。下午，异常的无聊，由甲板上回到房里，睡了一会。写《回过头去》，未一页而又放下了。自上船以来，没有如此的

心绪恶劣过。晚餐后，在甲板上坐到七时。看几个妓女与军官们在调情卖俏。甚觉厌恶！

六月十日

将醒时又做了许多杂乱的梦。上午，继续写《回过头去》，至下午茶时方写毕！乃记载上海之诸友与当时游踪者。拟先寄信给君箴他们看看，由他们决定发表与否。今天浪头甚大，学昭女士一天没有吃饭。下午吃茶后，水手来拆了天篷去，我们很怕，因为这是将有大风浪之征象。听说，明早有风浪；将奈何?！预先吃了一服晕船药。天呀，这样无风的浪已经颠簸得人够受的了，再加以“风”，奈何，奈何?！学昭女士很苦恼的说：“还是劝君箴女士不要到欧洲来好！”她前些时候，是很劝君箴来的，如今却以己度人，劝她不要来，真有戒心了！夜间，月亮银光似的晒照在甲板上。不久，即去睡。

回过头去“附录”

——献给上海的诸友

回过头去，你将望见那些向来不曾留恋过的境地，那些以前曾匆匆的吞嚼过的美味，那些使你低徊不已的情怀，以及一切一切；回过头去，你便如立在名山之最高峰，将一段一段所经历的胜迹及来路都一一重新加以检点，温记；你将永忘不了那蜿蜒于山谷间的小径，衬托着夕阳而愈幽倩，你将永忘不了那满盈盈的绿水，望下去宛如一盆盛着绿藻金鱼的晶缸，你将忘不了那金黄色的寺观之屋顶，塔尖，它们耸峙于柔黄的日光中，隐若使你忆记那屋盖下面的伟大的种种名迹。尤其在异乡的客子，当着凄凄

寒雨，敲窗若泣之际，或途中的游士，孤身寄迹于舟车，离愁填满胸怀而无可告诉之际，最会回过头去。

如今是轮到我回过头去的份儿了。

孤舟——舟是不小，比之于大洋，却是一叶之于大江而已——奔驰于印度洋上，有的是墨蓝的海水，海水，海水，还有那半重浊，半晴明的天空；船头上下的簸动着，便如那天空在动荡；水与天接处的圆也有韵律的一上一下移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是如此。没有片帆，没有一缕的轮烟，没有半节的地影，便连前几天在中国海常见的孤峙水中的小岛也没有。呵，我们是在大海洋中，是在大海洋的中央了。我开始对于海有些厌倦了，那海是如此单调的东西。我坐在甲板上，船栏外便是那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勉强的闭了两眼，一张眼便又看见那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我不愿看见。但它永远是送上眼来。到舱中躺下，舱洞外，又是那奔腾而过的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闭了眼，没用！在上海，春夏之交，天天渴望着有一场舒适的午睡。工作日不敢睡；可爱的星期日要预备设法享用了它，不忍睡。于是，终于不曾有过一次舒适的午睡。现在，在海上，在舟中，厌倦，无聊，无工作，要午睡多么久都不成问题，然而奇怪！闭了眼，没用！脸向内，向外，朝天花板，埋在枕下，都没用！我不能入睡。舱洞外的日光，映着海波而反照入天花板上，一摇一闪，宛如浓阴下树枝被风吹动时的日光，永久是那样的有韵律的一摇一闪。船是那样的簸动，床垫是如有人向上顶又往下拉似的起伏着；还是甲板上是最舒适的所在。不得已又上了甲板。甲板上有我的躺椅。我上去了见一个军官已占着它，说了声 Pardon，他便立起来走开；让我坐下了。前面船栏外是那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左右尽是些异邦之音，在高谈，在絮语，在调情，在取笑，面前，时时并肩走过几对的军

官，又是有韵律似的一来一往的走过面前，好似肚内装了发条的小儿玩具，一点也不变动，一点也不肯改换它们的路径，方向，步法。这些机械的无聊的散步者，又使我生了如厌倦那深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似的厌倦。

一切是那样的无生趣，无变化。

往昔，我常以日子过得太快而暗自心惊，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如白鼠在笼中踏转轮似的那么快的飞过去。如今那下午，那黄昏，是如何的难消磨呀！铛铛铛，打了报时钟之后，等待第二次的报时钟的铛铛铛，是如何的悠久呀！如今是一时一刻的挨日子过，如今是强迫着过那有韵律的无变化的生活，强迫着见那一切无生趣无变动的人与物。

在这样的无聊赖中，能不回过头去望着过去么？

呵，呵，那么生动，那么有趣的过去。

长脸人的愈之面色焦黄，手指与唇边都因终日香烟不离而形成了洗涤不去的垢黄色，这曾使法租界的侦探误认他为烟犯而险遭拘捕，又加之以两劈疏朗朗的往下堕的胡子，益成了他的使人难忘的特征。我是最要和他打趣的。他那样的无抵抗的态度呀！

伯祥，圆脸而老成的军师，永远是我们的顾问；他那谈话与手势曾迷惑了我们的全体与无数的学生；只有我是常向他取笑的，往往的“伯翁这样”“伯翁那样”的说着，笑着；他总是淡然的说道：“伯翁就是那样好了。”只有圣陶和颉刚是常和他争论的，往往争论得面红耳热。

予同，我们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纺绸长衫，头发新理过，又香又光亮，和风吹着他那件绸衫，风度是多么清俊呀！假如站在水涯，临流自照，能不顾影自怜，可惜闸北没有一条清莹的河流。

圣陶，别一个美秀的男性；那长到耳边的胡子如不剃去，却

活是一个林长民——当然较他漂亮——剃了，却回复了他的少年，湖色的夹绸衫：漂亮——青缎马褂，毕恭毕敬的举止，唯唯呐呐若无成见的谦抑态度，每个人见了都要疑心他是一个“老学究”。谁也料不到他是意志极坚强的人。这使他老年了不少，这使他受了许多人的敬重。

东华，那瘦削的青年，是我们当中的最豪迈者。今天他穿着最漂亮的一身冬衣，明天却换了又旧又破的夹衣，冻得索索抖：无疑的，他的冬衣是进了质库。他常失踪了一二天，然后又埋了头坐在书桌上写译东西，连午饭也可以不吃，晚间可以写到明天三四点钟。他可以拿那样辛苦得来的金钱，一掷千金无悔。我们都没有他那样的勇气与无思虑。

调孚，他的矮身材，一见了便使人不会忘记。他向不放纵，酒也不喝，一放工便回家；他总是有条有理的工作着，也不诉苦也不夸扬。但有时，他也似乎很懒，有人拿东西请他填写，那是很重要的，他却一搁数月，直到了事变了三四次，他却始终未填！我猜想，他在家庭里是一个太好的父亲了。

石岑，我想到他的头上脸上的白斑点，不知现在已否退去或还在扩大它的领土。他第一次见人，永远是恳恳切切的，使人沉醉在他的无比的好意中。有时却也曾显出他的斩绝严厉的态度，我曾见他好几次吩咐门房说，有某人找他，只说他不在。他的谈话，是伯翁的对手。他曾将他的恋爱故事，由上海直说到镇江，由夜间十一时直说到第二天天色微明；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一夜，圣陶，伯翁他们都感到深切的趣味。还有，他的耳朵会动，如猫狗兔似的，他曾因此引动了好几百个学生听讲的趣味。

还有，镇静而多计谋的雁冰，易羞善怒若小女子的仲云，他们可惜都在中国的中央，我们有半年以上不见了。

还有，声带尖锐的雪村老板，老于世故的乃乾，渴想放荡的

锦晖，宣传人道主义的圣人傅彦长，还有许多许多——时刻在念的不能一一写出来的朋友们。

这些朋友一个个都若在我面前现出。

有人写信来问我说："你们的生活是闭户著书，目不窥园呢，还是天天卡尔登，夜夜安乐宫呢？"很抱歉的，我那时没有回答他。

说到我们的生活，真是稳定而无奇趣，我们几乎是不住在上海似的，固然不能说我们目不窥园——因为涵芬楼前就有一个小园子，我们曾常常去散散步——然而天天卡尔登的福气，我们可真还不曾享着。在我们的群中，还算是我，是一个常常跑到街上的人，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三个黄昏是在外面消磨过的，但却不是在什么卡尔登，安乐宫。有什么好影片子，便和君箴同到附近影戏院中去看；偶然也一个人去；远处的电影院便很少能使我们光顾了——

"今天 Apollo 的片子不坏，圣陶，你去么？"

"不；今天不去。"

"又要等到礼拜天才去么？"

他点点头。他们都是如此，几乎非礼拜天是不出闸北的。

除了喝酒，别的似乎不能打动圣陶和伯祥破例到"上海"去一次。

"今天喝酒去么？"

他们迟疑着。

"伯翁，去吧。去吧。"我半恳求的说。

"好的，先回家去告诉一声，"伯祥微笑的说，"大约你夫人又出去打牌了，所以你又来拉我们了。"我没有话好说，只是笑着。

"那么，走好了，愈之去不去？去问一声看。"圣陶说。

愈之虽不喝酒，——他真是滴酒不入口的；他自己说，有一次在吃某亲眷的喜酒时，因为被人强灌了两杯酒，竟至昏倒地上，不省人事了半天。我们怕他昏倒，所以不敢勉强他喝酒——然而我们却很高兴邀他去，他也很高兴同去。有时，予同也加入。于是我们便成了很热闹的一群了。

那酒店——不是言茂源便是高长兴——总是在四马路的中段，那一段路也便是旧书铺的集中地。未入酒店之前，我总要在这些书铺里张张望望好一会；这是圣陶所最不高兴而伯祥，愈之所淡然的；我不愿意以一人而牵累了大家的行动，只得怅然的匆匆的出了铺门，有时竟至于望门不入。

我们要了几壶"本色"或"京庄"，大约是"本色"为多。每人面前一壶。这酒店是以卖酒为主的，下酒的菜并不多。我们一边吃，一边要菜。即平常不大肯入口的蚕豆，毛豆在这时也觉得很有味。那琥珀色的"京庄"，那象牙色的"本色"，倾注在白磁里的茶杯中，如一道金水；那微涩而适口的味儿，每使人沉醉而不自觉。圣陶伯祥是保守着他们日常领酒的习惯，一小口一小口，从容的喝着。但偶然也肯被迫的一口喝下了一大杯。我起初总喜欢豪饮，后来见了他们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可以喝多量而不醉，便也渐渐的跟从了他们。每人大约不过是二三壶，便陶然有些酒意了。我们的闲谈源源不绝；那真是闲谈，一点也没有目的，一点也无顾忌。尽有说了好几次的话了，还不以为陈旧而无妨再说一次。我却总以愈之为目的而打趣他；他无法可以抵抗；"随他去说好了，就是这样也不要紧。"他往往的这样说。呵，我真思念他。假定他也同行，我们的这次旅游，便没有这样枯寂了！我说话往往得罪人，在生人堆里总强制着不敢多开口，只有在我们的群里是无话不谈，是尽心尽意而倾谈着，说错了不要紧，谁也不会见怪的，谁也不会肆以讥弹的。呵，如今我与他们

是远隔着千里万里了；孤孤踽踽，时刻要留意自己的语言，何时再能有那样无顾忌的畅谈呀！

我们尽了二三壶酒，时间是八九点钟了，我们不敢久停留，于是大家便都有归意。又经过了书铺，我又想去看看，然而碍着他们，总是不进门的时候居多。不知怎样的，我竟是如此的“积习难忘”呀。

有几次独自出门，酒是没有兴致独自喝着，却肆意的在那几家旧书铺里东翻翻西挑挑。我买书不大讲价，有时买得很贵，然因此倒颇有些好书留给我。有时走遍了那几家而一无所得；懊丧没趣而归，有时却于无意得到那寻找已久的东西，那时便如拾到一件至宝，心中充满了喜悦。往往的，独自的到了一家菜馆，以杯酒自劳，一边吃着，一边翻翻看看那得到的书籍。如果有什么忧愁，如果那一天是曾碰着了不如意的事，当在这时，却是忘得一干二净，心中有的只是“满足”。

呵，有书癖者，一切有某某癖者，是有福了！

我尝自恨没有过过上海生活；有一次，亡友梦良六儿经过上海，我们在吉升栈谈了一夜。天将明时六儿要了三碗白糖粥来吃。那甜美的粥呀，滑过舌头，滑下喉口是多么爽美，至今使我还忘不了它。去年的阴历新年，我因过年时曾于无意中多剩下些钱，便约了好些朋友畅谈了一二天，一二夜；曾有一夜，喝了酒后，偕了予同，锦晖，彦长他们到卡尔登舞场去一次，看那些翩翩的一对对舞侣，看那天花板上一明一亮的天空星月的象征，也颇为之移情。那一夜直至明早二时方归家。再有一夜，约了十几个人，在一品香借了一间房子聚谈；无目的的谈着，谈着，谈着，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再有一次是在惠中。心南先生第二天对我说：

“我昨夜到惠中去找朋友，见客牌上有你的名字，究竟是不

是你?”

“是的，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里闲谈。”

他觉得有些诧异。

地山，回国时，我们又在一品香谈了一夜。彦长，予同，六逸，还有好些人，我们谈得真高兴，那高朗的语声也许曾惊扰了邻人的梦，那是我们很抱歉的！我们曾听见他们的低语，他们的着了拖鞋而起来灭电灯，当然，他们是听得见我们的谈话。

除了偶然的几次短旅行，我和君箴从没有分离过一夜；这几夜呀，为了不能自制的谈兴却冷落了她！

六逸，一个胖子，不大说话的，乃是我最早的邻居之一；看他肌肉那么盛满，却是常常的伤风。自从他结婚以后，却不大和我们在一处了。找他出来谈一次，是好不容易呀。

我们的“上海”生活不过是如此的平淡无奇，我的回忆不过是如此的平淡无奇：然而回过头去，我不禁怅然了！一个个的可恋念的旧友，一次次的忘不了的称心称意的谈话，即今细念着，细味着，也还可以暂忘了那抬头即见的墨蓝色的海水，海水，海水呢。

六月十一日

早起，船簸动得很厉害。初以为大风将起之话应验了，然甲板上仍阳光煌亮，毫无风雨之象。仅浪头很大，水花时时泼得满甲板上都是。有好些人被泼得一身都是水。因此，甲板上的人大喊。舱中圆洞已闭上了；不闭上，恐水将入房。下午，很无聊，仍一人入舱，躺在床上。朦胧的将入睡时，晚餐的铃声响了。饮食如常，毫不晕船。餐后，与袁君及学昭女士在甲板上谈着，一个最和蔼的法军官也同在。他们都唱着歌，月亮仍很明亮的晒照

在天空。那是一个很愉快的晚上。昨天所恐惧的风浪，竟如此美好的平安的过去了！

六月十二日

天气很好。起得很早。昨夜，曾中夜醒来一次，辗转不得入眠。太阳很光亮。在甲板上遇到由头等舱礼拜堂下来的穿白色制服的军官，方才知道今天是星期日！仍有水花溅到甲板上。船这几天走得很慢，昨午至今午，仅走了二百五十八哩，真是未有之慢！上午，看《爱的教育》，很感动，几乎哭了出来。午饭后即看毕。写了好几封信，其中有一信是给此书的译者夏丏尊君的。海上又见了许多飞滑的小鱼；然因浪头太高大，已飞滑得不远，没有在中国海所见的那么美观。晚上月亮仍很光明。无心赏月，八时即下舱去睡。甲板上谈得最高兴的是我同房的葡萄牙水兵，他不大懂话，则以手势出之，甚可笑！他说，过此，风浪是没有了。

六月十三日

六时起床，天气甚热。风浪完全息下，仅有细碎的水纹在海面皱荡着。想不到印度洋也会有如此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与前数日——昨日也还如此——船头白浪哗哗，时时泼到甲板上，而丈余的白浪花在船的左右时时掀起者完全不同。然船虽平稳，大家却又以海水太平静，无美壮的白花可观为憾！船的左面已见陆地。听说是非洲的某处。上午写了一篇《大佛寺》，昨日已写了一点，今日把它写毕了。又写了两封信。倚在船栏看浪花，乳白色的，细如喷泉的，飞溅在船边，海水是莹蓝的，朝阳斜射过

去，海面上的水珠不禁的形成了一道虹，与天上的虹一样而小，真是具体而微者；这道虹跟了船同走，我看得呆了，不忍立时走开，连太阳晒在身上也不觉得。

下午，天气极热，连海风也是烫人的，吹在身上，并不怎么舒适。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必将较赤道下的新加坡为更热。洗了一个澡，略觉清爽。傍晚时，将圆的月亮由左舷海天相接处升起；海水成了银白色的一大道，在月光中微荡着，如一只绝大的电灯光，照在湖滨的灰面。移椅于船旁，躺着不动；全身浴于月光之中，而整个的月盘，全在眼底。左右是语声笑声，但于我是朦胧的若发自隔墙，我是完全沉入静思中了。渐渐的微睡着。要不是魏君唤醒了我下去睡，真的要在月下睡个整夜了。

六月十四日

很早的约在六点钟，便到了亚丁。船停在离岸很近的海中，并不靠岸。地面上很清静，并没有几只船停泊着。亚丁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便是赤裸的奇形的黄色山。一点树木也不见，那山形真是奇异可诧，如刀如剑，如门户，如大屏风的列在这阿剌伯的海滨，使我们立刻起了一种不习见的诡伟之感。山前是好些土耳其式的房子，那式样也是不习见的。我们以前所见的所经过的地方，不是中国式的，便是半西式的，都不“触眼”，仅科仑布带些印度风味，为我们所少见。如今却触目都是新奇的东西了，我们是到了“神秘的近东”了。亚丁给我们的第二个印象便是海鸥，那灰翼白腹的海鸥；说是在海上旅行了将一月，海鸥还没有一只。如今第一次见到了它们，是如何的高兴呀！那海鸥，灰翼而略镶以白边，白白的肚皮，如钩而可爱的灰色嘴，玲珑而俊健的在海面上飞着。那海鸥，它们并不畏人，尽在船的左右

前后飞着，有的很大，如我们那里的大鹰，有的很小，使我们见了会可怜它的纤弱。有时，飞得那么近，几乎我们的手伸出船栏外便可以触到它们。海水是那样的绿，简直是我们的春 湖，微风吹着，那水纹真是细呀细呀，细得如绿裙上织的蒜纹，细得如小池塘中的小鸭子跳下水时所漾起的圆波。几只，十几只的海鸥停在这柔绿的水面上了。我把葡萄牙水兵的望远镜借来一看，圆圆的一道柔水，上面停着三五只水鸟，那是我们那里所常见的，在春日，在阔宽的河道上，在方方的池溏上，便常停有这么样的几只鸭子。啊，春日的江南；啊，我们的故乡；只可惜没有几株垂杨悬在水面上呀！然而已足够勾动我们的乡思，乡思了！我持了望远镜，望了又望；故乡的景色呀，哪忍一望便抛下！

吃了饭后，我们便要到岸上去游历；去的还是我，魏和徐三人。踏到梯边时，上梯来的是一批清早便上岸的同船者。我们即坐了他们来的汽船去。每人船费五佛郎，而我们的 Athos 离岸不到二三十丈，船费可谓贵矣！一上陆岸，那太阳光立刻逞尽了它的威风；我们在黄色的马路上走着，直如走到烧着一万吨煤的机关间。脸上头上背上手上立刻都是湿汗。我们要找咖啡店，急切又没有。走了好多路，我们才走了一家又卖饭，又卖冷食，又卖杂货的小店，吃了三杯柠檬水，真是甜露不啻！走过海边公园，那绿色树木，细瘦憔悴得可怜，枝头与叶尖都垂头丧气的挂下，疏朗朗的树木毫无生气，还不如没有的好。走到一处山岩下，那岩石是如烧残的煤屑凝集而成，又似松碎，又不美伟。要通过一道山洞才是亚丁内地。然我们没有去。我们走回头，买了些照相软片，又吃了三杯柠檬水。看报，知道蒋军已离天津三百五十英里，各国都忙着调兵去。刚刚下楼，半带凉意，半带高兴，而一个黑小孩叫道："船开了！"我们不相信。Athos 明显的停在海面上。几个卖 杂货戴红毡帽的阿剌伯人匆匆归去，又叫道："船快

开了!”我们方才着忙，匆促无比的走着，心里只怕真的船要开走了。好在这紧张的心，到了码头上便宁定了。依旧花了十五个佛郎，雇了一只小汽船上了 Athos。果然，上船不到二十分，汽笛便呜呜的响了。“啊，好险呀!”我们同声的叫着。假如我们还相信前天的布告，说船下午四点开，而放胆的坐了汽车到内地去游历时，我们便将留在亚丁，留在这苦热而生疏的亚丁了!啊，我们好幸呀!船缓缓的走着，一群海鸥，时而在前，时而在后，追逐着船而飞翔。它们是那样的迅俊伶俐：刚与船并飞，双翼凝定在空中而可与船的速率相等，一瞬眼间而它们又斜斜的转了一个弯，群飞到船尾去了。不久，它们又一只一只的飞过我们而到了船头了。啊，多情的海鸥呀，你们将追送我们这些远客到哪里呢?夜渐渐的黑了，月亮大金盘似的升起于东方，西方是小而精悍的“晚天晓”(星名)。“今夜是十五夜呀。”学昭女士说；啊，这十五夜的圆月!

“抬头见明月，低头思故乡。”

依然是全身浴在月光中，依然是嗡嗡的语声笑声，而又夹以唱声，而离人的情怀是如何的凄楚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今是万里，万里之外啊!虽然甲板上满是人，我只是一个人似的独自躺在椅上，独自沉思着。啊，更有谁如我似的情怀恶劣呀!文雅长身的军官说：“我到巴黎车站时，我的妻将来接我。”肥胖的葡萄牙太太说：“再隔十五天到李士奔了，Jim 可见他的爹爹了。”学昭女士屈指想道：“不知春台是四号走还是十八号走?”翩翩年少的徐先生说：“巴黎有那么多的美女郎；法国军官教了我一个法子，只要呼啸了一声，便可以夹她在臂下同走了。”啊，他们是在归途中!他们是在幸福的甜梦中!我呢?!我呢?!月是分外的圆，满海面都是银白色的光；我又微微的欲入睡了；不如下舱去吧!舱下，夜是黑

漆漆的；若有若无的银光又在窗外荡漾着。唉！夜是十五夜，月是一般圆，我准备着一夜的甜梦，而谁知：

“和梦也新来不做。”

六月十五日

于若醒若睡之间，闻窗外人声喧闹，知已达耶婆地；然睡意甚浓，懒于起床，一翻身复沉沉入睡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早晨，窗色才微白，同房者即有起身出外者。勉睁倦眼，见窗外海中有一粒闪闪的灯火在移动，不知船曾傍岸否。不觉的又睡着了。再醒时，阳光已甚强烈。在床上如蒸在笼中一样的热。突闻有凄哀的啼声，如婴孩，或更近于小猫，所发出者，若在房内，若在窗外。这使我再也不能安睡了。于是匆匆下床，要寻找这啼声的来历；满以为一定是什么新来客人，带来的小猫，误逃入我们的房中。然而毫无它的踪迹，连啼声也不再闻到了。窗外仍有如昨日所见的海鸥在往来飞翻着。匆匆的洗了脸，吃早茶后，即上甲板。船是停在海中。耶婆地的岸，还在很远呢。一带平衍的黄色童山，山缺处的平地上有许多方形的房子立着，那便是耶婆地；远不如亚丁之雄伟动人，却与亚丁是同样的闷热，同样的满眼黄光照射——泥土是黄的，房子是黄色，山色是黄的，太阳光也是黄的——可以说，除了莹绿的海水外，再不见一点的绿色。港内，静悄悄的，除了我们的“阿托士”外，再有的是一只法军舰，几只运货船，以及几个小独木舟，无人驾驶的弃在海中央——后来才知道是“A la mer ”的黑小孩的——之外，再无别的船只停泊着了。可见此港商业之不发达。啊，几乎忘记了，海中还有一只船呢！那是一只破沉在海中的商船（?），还半露在水面，离我们的“阿托士”不到四五丈远；这半沉的船给我们以深

刻的海行之安危难测的暗示。甲板上售杂物者不少；有头发鬈曲的黑人，有头戴红毡帽的阿剌伯人。这都是我们在亚丁已见到的。他们卖的东西有驼鸟毛扇子，若旗形之蒲扇（篷），本地风景明片，以及香烟，鲜虾，青蟹，柑，白珊瑚及贝壳等，等。我买了十张明片，半打柑，几张邮票，共用了十个佛郎，那柑，又小又酸，又贵；像福橘那么大，而半打要五个佛郎！！可是买的人很多。那青蟹，却又肥又大，与我们喜吃的蝤蛑一模一样。我见了这物，好不心动呀！那肥大的双螯，那铁青色的大壳子，给我以说不出的"乡愁"。我很想买几只，因恐中毒而止。然到了午饭时，邻桌上却有一盆蟹，蒸得红红的，真可爱！我悔不买它。在以上所卖的东西之外，甲板上再有一桩买卖，最怪。说来不信，我曾写过的"A la mer"，在这里果又遇到了，而与新加坡却不一样。这里的真是一桩买卖。你立在船栏旁，几个黑色孩子来兜生意了；"A la mer"，他指指水；给了他一个佛郎，他还要多，"再给我一个，我可以立在再上一层甲板上跳下去。"你摇摇头，他便死死的求道："再给我五十个苏，三十个苏，十个苏吧。"非等你叱责了他，或旁人打了他一二下时，他才肯将佛郎往嘴里一塞，慢慢的立上船栏，然后直立的（足向下，头向上）向海中一跳。一堆水花飞溅而起，而他也随即浮泳在水面了。如此的，一个个都下去了——我初见只四个，后来多了，有六七个——他们在那里游泳着，舞动那黑漆漆的四肢，活像少时所见动物学插图中的大黑章鱼。有的女人们掩面不敢看。他们不像新加坡的入水者那么高贵，非银币不要，只要有一个铜元抛下，他们便要潜入水中拾取了，所以这里抛钱的人极多，使甲板上变为十分热闹。一个佛郎可以看十次"戏法"，非生性吝极者谁不欲一试。在没钱投下之时，他们还时时合声唱歌，歌终必继之以"哼……哼；哼？……哼"，音调很悲戚；又时时叫道：

“Madame, A la mer!” 我疑心早晨若小猫悲啼的声音，就是他们口中发出的。一俯首，见猫啼之声又出于下面，而这时正有几只海鸥在下面船旁飞过。嗄，我才明白，那啼声原来是海鸥发出的！在亚丁，同样的海鸥，却一声也不响，所以我做梦也没想到是它们在啼叫着。啊，月明之夜，飞过我们故乡的月华如练，澄空一色的天上者，非它们么？然而那是秋雁呀！而这里是炎热的非洲，这是初夏的清晨，秋雁何为乎来哉！远处，近处，海鸥仍是一声声的悲啼着。好不解人意的海鸥呀！它们不仅到处飞着，水面上还停着数十只，数十只的好几队呢，它们成群赶队如春二三月河上的家鸭，如暮天归巢的乌鸦。我开始对它们有些厌恶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昨日今日，相去未及二十四小时，而何以爱憎之情乃全异？

甲板上闷热无比。天气好像惯会欺人似的，在前几天凉爽时，偏又淅淅滴滴的下起雨来，而在这几天热气飞腾的时候，却又阳光辉煌，海面上被晒得万道金光乱射，叫人注目不得，不要说雨，连云片也不见一丝了！我们半因有了昨日的教训，半因怕岸上更热，便决定不上岸去，这是一路来未上岸的第一个地点。十二时开船，海风拂拂的吹来，虽然是热风，终胜于无。

海上风光殊美：近处是柔绿色的水；再过去，有一带翠绿得如千万只翠鸟毛集成的一 片水；再过去，是深蓝色的无垠的水；再过去是若紫若灰的雾气，水气，罩在土黄 色的平顶山之半腰。说起山来，谥之为“平顶”，真是再确切也没有，一块一块的山，大都是平平的顶，如一个长形的平台（?）；间亦有三角形者，然不多见。虽无亚丁之山的奇伟 ，然我们看来也很新鲜。我们那里没有这种山。

下午，洗了一个澡，略略觉得凉爽。

现在是入红海了，一面是非洲，一面是亚洲；船正向北行。

我们将饱看日出与日没。由印度洋入红海，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海水也是一样的墨蓝色。某君游记，谓过“流泪岬”，无风而船动荡特甚者，皆无其事。

一群海鸥，直到了傍晚还依恋不舍的追送着我们。然而同时又见到了好几只白鸟，如海燕一样大小的，在飞着。大约那也是海鸥之类。一阵不知其名的鱼，笨重无比的跃出波间，一跃后又潜入水中。有好几只，它们的路线是向船旁来的，一直到了近船边，还在跃着。我很怕它们将与船板冲击晕死。

晚餐后，将躺椅移到西边来；西边的天空，为夕阳的余光所染，连波间都红得如火。然而夕阳早已在地平线下，我们不及见了。天上波上的金光，直再过了半小时，方渐渐的淡了，变成灰色了而没去。那真是一个奇景！于是我们又移椅于东边，刚赶及看月亮由东边的波面上升起。大的圆的黄的一个满月，并不怎么美的升 起来。然而渐渐的小了，白了，更明亮了，水面上是万道的白光反映着。我们在月下谈得很高兴。直到了月亮移到帆布篷的顶上，为我们所不见了，方才下舱去睡。

昨日日记上忘记了二事，（一）亚丁的骆驼极多，就等于北京的驴子，驾车的是它们，当坐骑的也是它们。身体似较北京所见者为小。水车来了，驾着它的又是一只骆驼。骆驼车与在西贡，科仑布所见的牛车都是我们所不习见的。（二）在亚丁，无论黑人，阿剌伯人，已给了小帐，拉风扇的又追过来要；已给了船价，已给了小帐，而经过一只舢板，那只舢板上的人也要小帐，且一次二次的要加，真是别处所少见的。

六月十六日

今天又起来太晚了，差不多又是最后一个吃早茶的了。而在

床上时，还自以为今天很早，可以上甲板饱看一次日出呢！到甲板上坐了一会，很无聊，想读些法文，而千句万字，飞奔而来，不晓得先要读熟哪一句哪一字好，只得又放下课本来。记得今天是礼拜四，是船上照例洗衣服的日子；连忙去取要洗的衣服来，但茶房却摇摇头道："以后不洗了。"宣告板上几乎全换了新的布告，也都是关于到达马赛时旅客要注意的事。啊，真的，我们的"阿托士"是有了到达它的目的地的新气象了！然而我的法文却除了"Bon Jour"几句见面话之外，一句也不会说呢！奈何！？只好依赖了别人么？心里很焦急！也许这焦急是未免太早了。要洗的衣服不少，只得下一个自己动手的决心。上午，先拣衬衫一件，汗衫二件来洗。虽很吃力，然而不久便都洗好了，挂在房间里晒了，——他们的衣服都是挂在房里晒干的——我想一定是洗得不大干净的。却颇觉得有趣。这是自己动手洗衣服的第一次，不可以不记。午餐很好，有咖喱鸡饭，这是不大有的好菜，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下午，天气热得有些头涨；连忙去洗了一个澡，总算好些。又洗了几条裤，几双袜。上甲板后，写了几张给上海诸友的明片。徐君由舱中走上来，执了一本《新俄文艺的曙光期》，一个法国军官闻知是新俄的东西，便连忙道："不好，不好！"啊，人类都是一样的不明白青红皂白的！研究文学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呢！？洗的衣服都已干了，当把它们折叠起放在衣箱里时，我是如何愉悦着呀！晚餐后，移椅于东边，要看月出，而东方黑云弥漫半空，月亮仅微露黄光而即隐去。很无聊赖的不觉在椅上睡着了。风很大，袁君脱了自己的衣服，盖在我身上，我方才惊醒；朦胧的走下了自己的房中，一脱了衣就睡着了。月亮在这时似还未出。夜间 醒了两次，只见房中灯光亮晶晶的；幸都立刻又睡着了。

六月十七日

昨夜做了一个很无条理的梦；梦中的人物是岳父及君箴；初醒时觉得那梦境是清清楚楚的，却不觉得又睡了一会。再醒时，却将这梦裂得粉碎，譬如一片很美丽的云彩为狂风所吹散，成了东一块，西一片似的，再也拼不起来。心里因此又填满了不可解的离愁。上午，坐在甲板上写了好几封信，写毕后即寄出，邮费是八个佛郎 零十生丁。午餐的冷盆是豇豆及“鲥”，这使我非常惊奇。“鲥”是我们的乡味，在上海也有一年以上不曾吃到了，不意乃竟于万里之外的孤舟上复尝得此味，真是有了自从上船吃饭以来所未有的感动。当鲥端来时，我还不相信是它，然当银刀把它剖开时，那淡红色的有香而且腴的气味的肉，却把它证实了。加上了一点醋，那味儿真超过一切。我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菜！面包因此竟多吃了半块，向来我是吃很少的——啊，这又使我默默的想到家……家了！

晚餐后，见到赤红的滚圆的太阳，慢慢的“下海”了；到了仅剩半个红球时，却“跌落”得很快。太阳落后，西方还有一片红光，在波上映照着，随了它们而动荡，若有若无，至为绚丽诡幻，似较夕阳的本身为尤美。渐渐的红光淡了；波面是一片灰紫色，再上是浓浓的黄色，再上是嫩黄色，再上便是蔚蓝的青天了。渐渐的灰暗的“夜”弥漫了一切，而西天也便藏起了它的最后的金光。

当夕阳将下未下时，我曾照了两个像，不知能不能好。这只有到巴黎后才晓得，因船上没有洗片子的地方。隔了一会，我们把椅子都移到东边；等待着月出。而今天的月，出得特别的迟。直等十时，方见极远的东方，隐约有淡黄的微光，露出几线来。

极慢的，极慢的，这黄光成了一个黄色的圆晕；极慢的，极慢的，这黄色的圆晕，才由层层包裹着的破云中强挣而出。于是天空顿成了一片的清辉，水面上顿有一大段的银光。月出得愈高，这"光明"愈是清白可爱。我们的全身又都浴在月光中。三层楼的甲板上，在这时忽奏起简单的舞乐来，隐约由梯口见到几对男女在活溜的转着。他们正在满浸着月光的甲板上跳舞呢！一个Garcon放了一把椅子在梯口，把头等舱与三等舱的通路遮断了。这使我们很不高兴，虽然我们本不想去窥看他们。然而我们也高声的谈着，唱着，只不过少了一个乐队而已。到了我们打了几个呵欠，说声"下去睡吧"时，甲板上的男人女人已经都在做着沉沉的梦，静悄悄的一点人声都没有了。

六月十八日

起床得很早。很想读些法文，然已格格不相入了。假定一上船便念起，何至于如此呢！懒惰，因循，到此还改不了！勉强拿起一本《英文名著选》来看，颇有几篇有趣的；William Cowper的一篇叙述他的三个兔子的文，尤好。午饭后，写了一篇《阿剌伯人》。因为明天要寄稿到上海了，所以不得不赶快写，啊，还是"急来抱佛脚"！船上有了布告，说明天到苏彝士运河时，特有医生上船来验看旅客们，同伴中颇有一二人很惊惶的。傍晚，又饱看了一次落照。拍了两张相片。

六月十九日

起床得很早。甲板上风很大，天气 很凉快，随即到餐厅里去。寄二信，内一信，为文稿，用去十个佛郎。午餐后，不知不

觉的已停泊在苏彝士了。海水嫩绿，仅见二三只海鸥在飞。天气极热，与早上似隔了二十纬度。船泊海中，离岸颇远。一面是黄色的高山，一面是绿水，绿水尽处，有黄光隐约的射出。水与山间是重重叠叠的土耳其式的房子。忽闻铃声丁丁，说是医生要来验看了。大家纷纷的下舱来，坐在餐厅里自己座上等着。茶房还在收拾饭桌。来的人只有一半，一位军官说，这不过是形式的验看，看看各人的面貌而已。等了许久，正在不耐烦时，舱长匆匆的进厅来，说道："Fini Fini!"原来医生是连来也不来，我们再上甲板时，卖杂物者已纷纷而至；我们买了许多邮片，那是沿途所见中之最佳者；有金字塔，有狮身人面兽，有上埃及的古迹，有沙漠的黄昏，有雄伟的回教建筑，这使我们个个都心醉，我不觉的买了三十多个佛郎的邮片。下午二时半，船进运河口。西边是许多建筑物，夹在绿树与红花之间。久未见绿色的我们，不觉精神为之一爽。东岸是一片沙漠，沙漠后是一座并不高的黄色山，原来在海中远望，见一片黄光者乃即此也。第一次见到那细腻而有趣的黄沙，平平的，高高的，匀匀的铺着，够多么高兴!沙漠上绿草丛生，间有已枯者，很像上海环租界的铁网。不久，东岸亦成了沙漠之地，惟间有工作场，渡口，住宅及挺立于黄沙中的棕榈树。间亦有乌鸦与海鸥并飞于河上。船行极慢，怕浪头冲坏了堤岸。河道很窄，只容一船可过；闻上午通欧洲往东船只，下午通远东往西船只；二船相遇，一船须预在宽阔处或湖上等候。沿途工程处中人，见船过，皆脱帽欢呼，惟阿剌伯儿童则大都恶意的向船客作讥骂状。午茶后，天气益热，连椅上都烫了，这是途中最热一天。用淡水洗 了一个澡，方 始凉爽。但晚饭后，天 气却大凉爽。落日正下沙漠，映在一带茂林之后，很有诗意。夕阳下去后，一堆堆的木房前，炊火闪闪可见，而流水淙淙，由小溪间泄出，大似在幽谷中了。晚风大起，凉意深入肤

里，久已不着的黑色夹衣，又只得取出披在身上了。八时，经过一个村落，灯光点点，如疏星，如渔火。为的明日要早起上岸，故睡得很早。

六月二十日

清晨不到五时，即起床。匆匆的上甲板看日出。日球已离水面二三丈，但光焰并不刺眼，水中也映着一个红日，船已停在波赛。河内船只已有不少停泊着。八时，上岸，小船费每人来回十佛郎。大街上满是绿树，树顶盛开着红花。咖啡店满街沿都是。商业颇繁盛。在一家书店里买了《巴黎指南》等四书，又画片三打，共用去二百佛郎。转到沙滩——地中海的沙滩——在柔柔的细沙上走着，一路都是贝壳，间有为潮水冲上来之活贝好几堆。有好些小屋，用木架支在沙上。我们捉了一只小蟹，拾了不少贝壳（但一无佳者）。在运河开辟者的 Lesseps 将军铜像下徘徊了一会，即回到大街。坐在咖啡馆里，吃了三瓶啤酒二杯柠檬水（共五人），一算帐却是六十五个佛郎，可谓贵矣！在渡口遇到三个由中国归去的西班牙神父，穿着中国衣，说得一口好长沙话。下午四时开船，许多送行者坐在小汽船上，跟了大船而送着，送得很远很远；啊，客中见人送客，能不有所感触！？有二个“A la mer ”的人在水中做种种游戏，然竟无一人给钱者，可谓不幸矣！不久，船是在地中海上了。晚餐后，我们又饱看了一次地中海的落照。夜间，写了许多信给诸友。

六月二十一日

上月的今日正是上船的时候；啊！不觉的与亲爱的诸亲友袂

别已整整的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中，我是很舒适的很快乐的很平安的在船上。他们是怎样？愿上帝祝福他们，使他们在这一月以及以后都舒适，快乐，平安！啊，愁绪无端，搅腹穿肠，将如何拂拭得去！？船是在地中海的无际无边的海天中驶着，大约是“已”或“将”过希腊岸边吧；蓝水起了，又伏了，白浪沫夹在中间，如蓝蓝的丝绒门帘，绣上了一条窄窄的白缘。饭后，午睡了一会，正在做着一梦，在梦中“雁冰，雁冰”的叫着，忽为人所惊醒。写了几封信，用去十佛郎邮费，又还舱长洗衣服及买邮片的帐，共二十六佛郎。

六月二十二日

早晨醒来时，觉头晕鼻塞，知道是伤风了，船身又摇动得很厉害。勉强起来，用热水洗脸，吃了一服海病药，又上床静静的躺着。到了将吃午餐时方才下床。已觉得略好些。要了一杯白兰地饮了。下午，又到床上睡了一会。仿佛是很舒适的熟睡着。风浪已平。吃午茶时，已觉全好了。晚餐后，到甲板上去。立在船栏旁。船正向落照驶去。风飘飘的吹着衣袂。夕阳的金光是映在脸上身上。仿佛自己是“Captain”，是伟大，是有力。夕阳落后，不敢久坐。到饭厅上闲谈了许久才去睡 。今天把护照给了舱长，由他去给他们盖印后再发还。

六月二十三日

头已不晕，但鼻孔还有些窒塞。因为怕风，不敢上甲板去。但由窗孔中可见今天天气好，太阳光很辉煌的射在海波上；而海波是平静如湖水；船身稳定的向前进。在饭厅写了几封信，再到

房里洗了好几双袜子，便听见午餐的铃声了。正在呷咖啡时，听见人说，现在正过意大利；由窗中已可望见突然峙立于 海中的小岛。连忙戴了帽子上甲板。要不是这个秀美的雄伟的靴形半岛引诱着，我今天是决不会上甲板的。船在沿了这个意大利半岛的靴尖，向西驶着。陆岸上的山巅，水道，房屋，桥梁，以及绿树，都很清楚的望得见。不久，又见了西西利岛的北岸；那陆岸上有炮台，有穹门，有鳞比的住宅，也都很清楚的望得见。海上时有二三舟，扬帆而过，连掌舵者，摇橹者，乘客都可数得出是多少人。据说，这个海峡，风浪很大，然我们的船经过时却一点浪头都没有。过峡后，水更粼粼作细纹。海中时有奇形之小岛旁立，如伞者，如圆锥者，如犬齿者，如尖塔者，以及许多不可比拟者。有大岛旁更衬以一二绝小之孤岩，有二岛似联而分，似分而合。大家都很高兴；竞将躺椅抛入海中。我们也抛了一张。夜间，写《同舟者》，因精神不好，仅写了一半即放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

早晨，写毕了《同舟者》。船中充满了将到岸的气象；今天是船上最后一次午餐，最后 一次晚餐了；平常所不见的“原瓶子”的红酒，午餐时竟摆了两瓶在桌上。我一个人独喝了一瓶。豪饮无端，不禁沉醉。很兴奋的谈了一会之后，支持不住，便倒在床上睡着了。

“浓睡不消残酒。”

醒来时，头还晕转不已，小病似乎又来侵袭。孑然独卧，酒病愁病 。到了晚餐时，因了同伴的敦劝，才勉强下床去 吃了一盘的菜。自上船以来，从没有吃得如此之少的。未及吃毕，又上床躺着了。同行者纷来慰问，挤了一室。说往事，谈鬼 神，几

使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等到他们告别时，已经九时了。这恳挚的慰问与伴陪，我如何能忘记了它!

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船到马赛了。天色还黑着，我已起来整理东西了。酒意还未全消，鼻子也还窒塞着。怕风。然而今天却不能不吹风。近马赛时，浪头颇大；高山耸立，蓝水汹湃，竟不知是已经到马赛。靠岸后，大家都茫然的，有不知所措之感。啊，初旅欧洲，初旅异国，那心脏还会不鼓跃得很急么？那时心境，真似初到上海与北京时的心境。彷徨而且踌躇。然而只好挺直了胸去迎接这些全新的环境与不可知的前面。我们到头等舱取护照，那瘦弱的检察官坐在那里，一个个的唱名去取。对于中国人，比别国人也并不多问，惟取出了一个长形的印章加盖于"允许上岸"印章之后；那长形的印章说："宣言到法国后，不靠做工的薪水为生活。"啊，这是别国人所没有的！要是我的气愤更高涨了，便要对他说："不能盖这个印章！如果非盖不可，我便宁可不上岸!"然而我却终于忍受下去了！这是谁之罪呢？我很难过，很难过!

回到甲板上，许多接客的人都向船上挥手，而我们船上的人也向他们挥手。他们是回到祖国了！是被拥抱于亲人的欢情中了！我们睁开了眼要找一个来接我们的人，然而一个也不见。有几个中国人的样子的，在码头上立着，我们见了很喜欢，然而他们却向别的人打着招呼。袁先生和陈女士只在找曾觉之先生。她说，他大约会来接的。然而结果，他们也失望了。只好回到舱中来再说。看见一个个同舟者都提了行李，或叫了脚夫来搬箱子，忙忙碌碌的梯子间上上下下，而我们倚在梯口，怅然的望着他们走。不意中，一个中国人由梯子上走下来，对我说道："你是中

国人么？有一位陈女士在哪里？”我立刻把陈女士介绍给他，同时问道：“你是曾先生么？”不用说，当然是他，于是几个人的心头都如落了一块石，现在是有一个来接的人了。于是曾先生去找脚夫，去找包运行李的人。于是我们的行李，便都交给了他们，一件件运上岸。经过海关时，关员并不开看，仅用黄粉笔写了一个“P”字。这一切都由包运行李的人车去，我们与他约定下午六时在车站见面。于是我们空手走路，觉得轻松得多。雇了一部汽车到大街上去。马赛的街道很热闹。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了一会，买了一份伦敦《太晤士报》看，很惊奇的知道：国民军是将近济南了。一个月来，想不到时局变化得这么快。而一个月来与中国隔绝的我们，现在又可略略的得到些国内消息了。托曾君去打了一个电报给高元，邀他明早到车站来接。十一时半，到车站旁边一家饭馆午餐，菜颇好，价仅十佛郎。餐后，同坐电车到植物园。一进门，便见悬岩当前，流瀑由岩上挂下，水声潺潺，如万顷松涛之作响。岩边都是苍绿的藤叶，岩下栖着几只水鸟。由岩旁石级上去，是一片平原，高林成排立着，间以绿草的地毡及锦绣似的花坛。几株夹竹桃，独自在墙角站着，枝上满缀了桃红色的花。这不禁使我想起故乡。想起涵芬楼前的夹竹桃林，想起宝兴西里我家天井里几株永不开花的夹竹桃。要不是魏邀我在园中走走，真要沉沉的做着故乡的梦了。啊，法国与中国是如此的相似呀！似乎船所经过的，沿途所见的都是异国之物，如今却是回到祖国了。有桃子，那半青半红的水蜜桃子是多么可爱；有杏子，那黄中透红的甜甜的杏子，又多么可爱，这些都是故乡之物，我所爱之物呀！还有，还有……无意中，由植物园转到前面，却走到了朗香博物院（Musée De Long Champ），这是在法国第一次参观的博物院。其中所陈列的图画和雕刻，都很使我醉心；有几件是久已闻名与见到它的影片的。我不想自己乃在这里

见到它们的原物，乃与画家雕刻家的作品它自己，面对面的站着，细细的赏鉴它们。我虽不是一位画家，雕刻家，然而也很愉悦着，欣慰着。只可惜东西太多了，纷纷的陈列到眼中来，如初入宝山，不知要取哪一件东西好。五时半出园，园中的白孔雀正在开屏。六时，到车站，在车站的食堂中吃了晚餐，很贵，每人要二十佛郎。包运行李的人开了帐来，也很贵，十二件行李，运费等等，要二百多佛郎，初到客地，总未免要吃些亏。然而我们也并不嫌它贵，亏了它，才省了我们许多麻烦。这许多行李，叫我们自己运去，不知将如何措手！七时四十八分开车，曾先生因这趟车不能趁到里昂，未同去。车上座位还好，因为费了五十佛郎叫一个脚夫先搬轻小的行李，要随身带着的，到车上去，且叫他在看守着。不然，我们可真要没有座位了。比我们先来的几个军官，他们都没有座位呢。我们坐的是三等车，但还适意，一间房子共坐八个人，刚刚好坐，不多也不少，再挤进一个，便要太拥挤了。由马赛到巴黎，要走十二点钟左右，明早九时四十五分可到。车票价一百七十余佛郎，然行李费过重太贵了，我们每人几乎都出到近一百佛郎的过重费。

六月二十六日

睡眠是太要紧了。除了和几个朋友谈得太高兴了而偶然有一二次通夜的不睡之外，我差不多每夜都是要睡八九小时的。要不睡足，第二天便要很难过，简直是一整天的不舒服。昨夜，在火车上，坐着倒很适意，然而整整的一夜，“正襟危坐”是万办不到的，于是不得不发生了睡眠问题。坐着睡实在是不可能的，躺着，又没有地方可容身。只好用外套垫在坚硬的窗框上，歪着身睡着。然这一夜至少惊醒了十次以上，至少换了十样以上的睡的

方法，或伏在窗上，或仰靠在椅上，或歪左，或歪右，总是不对！夜！好长久的夜呀，似乎是永不会天亮似的！对面椅上，坐着一个孩子，一个母亲，母亲把孩子放在椅上睡着，他的头枕在她的膝上，而她自己是坐了一夜。这孩子是甜甜蜜蜜的熟睡了一夜。我不由得不羡慕这个幸福的孩子。

最后一次的醒来时，天色已微亮。同行者都还睡着。在微光中，看着每个人的睡态，以消遣这个寂寞的清晨。那位母亲也歪在门边睡着了。窗外是绿树，是稻田，是红色瓦的小农屋。时时经过小车站。将近十时，火车停在里昂车站（Gare De Lyon），我们是到了巴黎了！心里又发生了与到马赛时同样的惶恐。不知有人来接否？迟延着不下车来，望着有没有中国人来。第一个见到的是季志仁君，他说，外面还有两位是来接Mr·郑的。接着高冈来了，他说，“高元在外面等着。”于是我们同去见到了高元，才把行李搬下车来。我现在是很安心了！元说：“旅馆我们已替你找好了。昨天曾来接过两次呢。因为电报不很明白。”我们坐了“搭克赛”（Taxi）到沙尔彭街（Rue De La Sorbonne）一个加尔孙旅馆（Hotel Garson），已定好的房间是二十号，每日房租十五佛郎。房子还好。巴黎的“搭克赛”是世界最廉的，每基罗米突是一佛郎二十五生丁；在马赛便要一佛郎八十生丁了。巴黎的房租也很不贵，在上海，这样的一间房子是非每日二元不办的。休息了一会，同到万花楼吃饭，这是一个中国菜馆，一位广东人开的。一个多月没有吃中国饭菜了，现在又见着豆角炒肉丝，蛋花汤，虽然味儿未必好，却很高兴。遇见袁昌英女士（杨太太），她是天天在万花楼吃饭的。谈了一会，因为倦甚，即回到旅馆，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才醒，只晓得元和冈已在说，“时候不早了，要去吃晚饭了。”晚饭也在万花楼吃。回家时，见杨太太留下一张名片，在我的挂门上钥匙及放信

件的木格上，知道她已来过。与元等谈了一会，即去睡，因为昨夜的“睡眠不足”，到今天还没有补够。

巴黎的第一天是如此草草的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见到。

六月二十七日

上午，天气阴阴的，像要下雨的样子。没有出去，在旅馆里写了给伦敦舒舍予君及吴南如君二信，请他们将我的信转到巴黎来，因为我动身时，留的通信地址是由舒君或吴君转。发一电到家，告诉他们已到巴黎，发的是慢电，大约明天可到上海，价七十余佛郎；如发快电，便要加一倍电费了。同时又写一信给家人。午饭与元及冈同吃，仍在万花楼。遇吴颂皋君。又在路上遇敬隐渔，梁宗岱二君，同来旅馆中闲谈了一会。下午，买了一顶呢帽，价七十佛郎。在巴黎，现在是夏天，是上海，北京最炎热的仲夏，然而满街都是戴呢帽的人，戴草帽的人百中仅一二而已。巴黎的气候是那样的凉爽呀！然而阔人们，中产以上的家庭，以及学生们，还口口声声说要“避暑”，“到海边去”。给惯于受热夏的太阳曛晒的我们，听了未免要大笑。巴黎已是我们的夏天避暑地了，何必再到海边去。仲夏，戴了呢帽，穿着呢衣，还要说“避暑”，在没有享过“避暑”之福的人看来，真是太可诧异了。“避暑”这个名词在这里已变成了另一个意义了。与冈同去剪发，费七佛郎。剪得很快，不像我们上海的理发匠要剪修到一小时以上才完毕，往往使人不耐烦起来。到巴比仑街中国公使馆，见到陈任先君及他的侄儿。他们很肯帮忙。我要他们写一封介绍信给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他们立刻写了。又托他们去代取汇票的款子。因为本来是汇到伦敦的，非有认识的银行，不容易在巴黎支取，故托了他们。夜，遇敬君，

请他在万花楼吃饭，用四十佛郎。又遇梁君，同到他家坐了一会。他买了不少的书，都装订得很华丽。他说，他的生命便是恋爱与艺术。而他近来有所恋，心里很快活。他比从前更致力于诗；他所醉心的是法国现代象征派诗人瓦里莱（Paul Valéry），这个诗人便是在法朗士（A. France）死后，补了法朗士的缺而进法国学院（L'académie de France）的。他是现代享大名的诗家，梁君和他很熟悉。所以受了不少他的影响。十一时半睡，今日精神已恢复了。

六月二十八日

今日想开始看看巴黎。早晨，洗了一个澡后，和冈一同出去吃早餐。厨台前排了一长列的人，有年轻的学生，有白发的老人，有戴礼帽的绅士，都站在那里吃着咖啡面包。我们也挤进了这个长列中。要了一杯咖啡，从盘中取了一条已涂好牛油的面包吃着。一个穿白衫的胖厨子，执了一把尖刀，站在柜台之内，用刀剖开一长条的面包，对剖为两半，在大块的黄黄的牛油上，切下一片来，涂在面包上，随即放在盘中。那手法是又快又伶俐。他还管着收帐。吃的人自己报了吃的什么，付了钱即走，而他的空缺，立刻有一个候补者挤了上来。餐后，独自带了一本地图，到 Lollin 街找季志仁君要问他陈女士的地址。他却不在家。在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十佛郎的信纸信封回来。正遇陈女士偕了戈公振君来访我。元亦来。戈君请我到万花楼吃饭，饭后，穿过卢森堡公园（Jardin de Luxembourg）而到中法友谊会。这公园，树木很多，一排一排的列着，一走进去，便有一股清气，和树林的香味，扑面而来，好像是走进了深山中的丛林之内，想不到这是在巴黎。一个老人坐在椅上，闲适的在抛面包屑给鸽子吃；两三只

鸽子也闲适的在啄食他的礼物。孩子们放小帆船在园子中心的小池上驶着。野鸟和小雀子也时时飞停路旁，一点也不畏人。中法友谊会里中国报纸很多，但都是一个月之前的，因为寄来很慢，真是看“旧闻”。管事的人，也太糊涂，本年三月初的《新申报》也还在桌上占了一个地位！托元到火车站去取我们挂行李票的几只大箱子。等我由友谊会回来时，他也已带了大箱子来。搬运费共六十佛郎。休息一会后，又偕他同到国立图书馆，走到那里，才知使馆的介绍信忘记了带来。只好折回，到闻名世界的“大马路”（Grand Boulevard）散步。车如流水，行人如蚁，也不过普通大都市的繁华景象而已。所不同者，沿街“边道”上，咖啡馆摆了好几排的椅子，各种各样的人都坐在那里“看街”，喝咖啡。我们也到“和平咖啡馆”（Café de la Paix）前坐着。这间咖啡馆也是名闻世界的。坐在一张小小的桌子旁边，四周都是桌子，都是人，川流不息的人，也由前面走过。我猜不出坐在这里有什么趣味。我们坐了不久，便立了起来，向凯旋门（Arc de Triomphe）走去。远远的看见那伟大的凯旋门站在那里，高出于绿林之外，这是我们久已想瞻仰瞻仰的名胜之一，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它下面徘徊着。沿途绿草红花，间杂于林木之中，可说是巴黎最大最美的街道，“大马路”哪里比得上。在远处看，还不晓得凯旋门究竟是如何的雄伟，一到了门下，才知道这以战胜者百万人，战败者千万人的红血和白骨所构成的纪念物，果然够得上说它是“伟大”。我在那里，感到一种压迫，感到自己的藐小。无数的小车，无数的人，在这门前来来往往，都是如细蚁似的，如甲虫似的藐小。门下，有一个无名战士墓，这是一个欧战的无名牺牲者，葬在此地的。鲜花摆在墓前，长放它们的清香，墓洞中的火光，长燃着熊熊的红焰。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本来可以走上门的上面去看看，因为今天太晚了，已过“上去”的时

间，故不能去。由门边叫了一部“搭克赛”到白龙森林（Bois de Boulogne）去打了一个小圈子。森林（Bois）不止一个，都是巴黎近郊的好地方，里面是真大真深，一个人走进去，准保会迷路而不得出。不晓得要费多少年的培植保护才能到了这个地步呢。绿树，绿树，一望无尽的绿树，上面绿荫柔和的覆盖于路上，太阳光一缕缕的由密叶中通过，一点一点的射在地面，如千万个黄色的小金钱撒遍在那里。清新的空气中，杂着由无数的松，杨以及不知名的树木的放出的香味，使人一闻到便感到一种愉快。那么伟大的大森林，在我们中国便在深山中也不容易常常遇到。这林中有人工造成的一条小河，一对对的男女在小舟上密谈着，红顶的大白鹅，闲适的静立于水边。这使“森林”中增加了不少生气。归时，已傍晚。十一时睡。

六月二十九日

早晨，高元来，和他同到国立图书馆，因为只有一封介绍信，还不能取得“长期阅览券”。据书记说还须自己再写一封“请求书”来。她给了一张仅可用一次的临时阅览券。我们到大阅览厅里去看：一走进去，便有一个守门者，坐着，把券交给了他，取得一张阅书证，要填上姓名地址等项，再取一二张“取书券”，填上要读的书名及所坐的桌子的号数等等，连同“阅书证”一块交给管理取书的人。约等半点钟，书便可送来了。读完了书，交还给他们，取回“阅书证”，交给了守门者之后才可出去。今天，我们没有看书，仅翻翻目录。中国书籍，印成三本目录，一本是天主教出版的书，不必注意，再一本是关于佛教的书及杂书，再一本是史地，经子及文集，小说，戏曲的目录。这本目录，内有不少好书为我们所未见的，很想细细的读读。到公使馆

找陈主事，款已取来，共四千九百五十余佛郎。我的汇票本来是四十镑，他说，在法国取金镑很不容易，所以改取佛郎了。托他代写一封到国立图书馆去看书的法文请求书，他不久便写好了交给我。下午，偕元和冈同到“大宫”（Grand Palais）去看第一百四十届的“Salon”，这是巴黎最大的美术展览会，每年举行一次，有不少画家是在这会里成了大名的。楼下是雕刻，楼上是图画。图画尤为重要，共占了四十三间房子，还有以A B C为号的房子二十余间。杂于图画之间的是许多小艺术品，如小型雕刻，铜版浮雕，地毡，盘子，瓶子，以及其他日用品之类。我们仅草草的看了一周，已费了三个小时。回时，朱光潜君来谈。他说，现在英国已放暑假，不妨先在巴黎住住。我也颇以为然，一大半因为要到国立图书馆，找我所要的材料，这非短时间所能了的。故决定在此暂住一二月。夜间，整理衣箱。取出墨笔及砚台来。又将箴的照片取出，放入下午买来的镜框中。

六月三十日

今天起得很晚，已在十时后了。得舍予由伦敦转来的地山来信，极喜！这是我到欧洲后第一次接到的国内的来信！但家信还未来，甚怅闷。饭后，同元到国立图书馆，得到四个月期的长期阅览券。仔细的看他们的目录，颇有好书。第一次借出敦煌的抄本来看；这不是在大厅中，是要在楼上“抄本阅览室”看的（中国书都要在这里看了。我借的是《太子五更转》，没有看别的书）。敦煌及其他伯希和（Paul Pelliot）君所搜集的书，另有二本目录。四时回，买了九佛郎的樱桃。法国的樱桃，真是太可爱了。圆圆的一粒红珠似的东西，又红润，又甜脆，一口咬下去，如血似的红液，微微的喷出，其风味甚似我们的最佳的李子。晚

饭在北京饭店吃，这也是一家中国饭店。夜间，写了好几封信。到十二时半才睡。昨今二日，在暇时，都在整理途中所得之铜银币，预备整理好了寄给箴。直至夜间才弄好。

七月一日

天气不好，时晴时阴。早晨，写了几封信后，不觉已到了午饭时候。午后，细雨霏霏，穿了夹衣还嫌微凉，真像我们的“清明时节”。家在万里外的旅客，独坐旅舍，遇到这种天气，便是木石人也要“黯然魂消”了。陈女士与袁君要搬到乡下去住，约好七时来我这里取她的大箱子去。前天取箱子时是一同取来，放在我这里的。他们又约定，在我们五个同船的旅客各自分散之前，应该再同桌吃一回饭。我们同到东方饭店去，这也是一家中国菜馆。我们在那里吃到了炸酱面。至少有五六年吃不到这样好东西了。甚喜！然又不觉的引动了乡愁与许多的北京的回忆。七时，袁君和陈女士来取了大箱子去。夜间梁君及元来闲谈，十时方去。

七月二日

起得很早。早餐后即到国立图书馆去；那里是上午九时开门，下午五时闭门。在“抄本阅览室”里，借出《觉世恒言》，《觉世雅言》及《醒世恒言》三部书来看。前几天见了书目，很惊诧的知道于“三言”之外，又有《觉世恒言》及《觉世雅言》诸书，渴欲一读其内容。先把《觉世恒言》一看，很觉得失望，原来就是《十二楼》。封面上题着《醒世恒言十二楼》，序上写着《觉世名言序》，正文前的书名是《觉世名言第一种》（一名《十

二楼》)。不知书目上为什么会把这书名写成了《觉世恒言》? 略略的一翻，便把它放在一边，去看那第二种“未见之书”《觉世雅言》。这部书是明刊本，也确是“未见之书”。前有绿天馆主人之序说：“陇西茂苑野史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其亦通德类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笔而弁冕其首云。”全书凡八卷，有故事八篇，仅存一至五之五卷。其中都已见于《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及《警世明言》，仅《杨八老越国奇逢》一篇未知他书有之否? 手边无“三言”“二拍”总目，不能查也。这书似为日本内阁文库所有之《古今小说》的前身。绿天馆主人的序，与《古今小说》上所有者大同小异，而此序切合“雅言”二字而发议论，确专为此书而作者。故我疑心《觉世雅言》是先出版。后来“茂苑野史”大约又印出了相同的几种，便为坊贾将版买去，合而成为《古今小说》一书，而仍将绿天馆主人的序改头换面而作为《古今小说》的序。如果我的猜想不错，那么此书可算是现存的“评话系”小说集中，除了《京本通俗小说》外之最古者了。读毕此书，又读《醒世恒言》。这是天启丁卯的原刊本，目录上《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回（第二十三回）并未除去。惟此本似曾为哪一位“道学家”所审查过，所以把书中略有淫辞的地方都割去了，《金海陵纵欲亡身》固已全部割去，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等篇，也为他从整本的书上拆下去烧毁掉。所以这部书成了一部很不全的本子。

中饭因为看书很起劲，忘记了时候，未吃。回来时，已四时半，与冈同到咖啡店吃了一块饼，一杯咖啡。杨太太请我和朱光潜，吴颂皋等在万花楼吃晚饭。今天的菜特别的好，因为是预先点定的。晚饭后，光潜，宗岱及元来谈，十时走。今天天气仍不好，上午雨，下午阴。

七月三日

上午，因为起床得很晚，元又来得早，预备要到凡尔塞(Versailles)去，便闲谈着的消磨过了一个早晨。十一时，即去吃午饭。今天换换口味，在一家法国馆子，名 Steinbacke 者吃。我和一位王君合吃半只大龙虾，味儿真不错，只是太贵了。又吃一盘牛肉。仅此每人已费二十佛郎。饭后，即由英瓦里车站(Gare des Invalides)上火车，二等的来回票，价七佛郎余。半点后即到凡尔塞宫。我们没有进宫中博物院去看，因为今天人太多，每一个门都拥挤不堪；一个原因是星期日，再一个原因是本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大喷水的日子，所以游人格外的多。喷水的时间是四时半。我们在花园中散步。凡尔塞留有路易十四时代的古迹最多，而路易十五，十六都生在这里。自一六八二年后，路易十四便长住于此，指挥着国事与战事。在这个宫中，当然的，曾发生过许多悲惨故事与美丽的恋爱故事。绿林蔽空，林下多有石凳放着，这上面谁知道曾坐过多少对的“英雄美人”，谁知道有多少法国的绝世佳人在那里喁喁低语过。这林中小径，又谁知道曾为多少的战士，贵族，夫人，宫女，小姐们的足所践踏。宫前的远处，是一个池，可以在那里划船。在绿波粼粼的池上，又谁知道曾有多少的情人并坐在小艇甜蜜的低语着。即在如今这林中，这池上，这石凳上，还不是时时有恋人们来并肩走着，坐着，谈着。真的，前面一对男女，便证明了这话。他们走着，在林荫下便热烈的互抱的吻着。我不知道他们的唇是多么久的紧接着，只知我们从远处走来时，已见他们在吻，等到我们走过时，他们还未分开。永久的爱，永久的人间，万万年后，人类不灭，这相同的故事是将永永的重演着的。在这时大喷水池旁已

列满了人，喷水的时间是到了。我们也找到一个地方坐着。林隙中已有几缕水柱可见，知道远处的几个喷水池已在开放了，但大池还没有影响。我正回过头去，元道："喷了!"万缕的水柱，同时从池中喷出，有的斜射，有的上射，有的壮猛的水珠四溅，有的柔和的成了弧形而挂了下来。这万缕的水柱，这潺潺的水声，形成了壮美无比的巨观。听说，这里的喷水是全法国的最有名者。我们因为要赶火车，没有等到喷完，便出园，上面的几个略小的喷水池也还在喷射着美丽的水柱与水花。归后，已在晚餐之时，同到东方饭店吃炸酱面。夜间，写了一信给箴，一信给调孚。

七月四日

今天天气大好，阳光满地；到巴黎后，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光亮可爱的黄金色的太阳光。七时起，九时赴国立图书馆。借出《觉世名言》，《京本插增王庆田虎忠义水浒传》及《钟伯敬批评水浒传》三书来读。《觉世名言》即为《十二楼》，一阅即放到一边去。《京本水浒传》很使人留恋。上边是图，下边是文字。虽为残本，仅存一卷有半，然极可宝贵。其版式与宋版《列女传》及日本内阁文库所有而新近印出之《三国志平话》格式正同。这可证明《水浒传》在很早就有了很完备的本子了。又可证明，最初的《水浒传》是已有了两种：一种最古的，是没有田虎王庆之事的；一种即为《京本水浒传》，乃插增有田虎王庆之事者。这个发见，在文学史上是极有价值，极为重要的。我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将来当另作一文以记之。钟伯敬批评的《水浒传》，乃百回本，亦为极罕见之书，因中多骂满人的话，故遭禁止，或坊贾畏祸，自毁其版及存书也。此本中无王庆，田虎事，

只有征辽及征方腊事。午餐，在图书馆中的餐店里吃，菜不大好，而价甚廉，常期的主顾，皆为馆中办事人。下午四时，出馆。到家时，元已来。同坐汽车游 Parc des Buttes Chaumont，又去游 Parc Monceau。前者在十九区，为工人及贫民丛集之地，后者在八区，四周多富人住宅。两者相距颇远，而园中人物亦贫富异态。前者满园皆为女人小孩衣衫多不讲究，或有破烂者。妇女多手执活计在做。此园几成了工人家属的"家园"，游人是很少的。富人们自然更是绝迹了。然风景很好，山虽不高而有致，水虽不深而曲折。且由山上可望见半个巴黎，下望吊桥，流水亦甚有深远之意。过了吊桥，绿水上有几只白鹅戴着红顶，雍容傲慢的浮游着，而几个女郎坐在水边望着它们。虽然园中人很多，而仍觉静穆。后者亦满园皆人，然多为游人，小孩子亦不少，衣衫多极齐整，有白种及黑种的保姆跟着。然全园地势平衍，面积又小，一无可观。游了前者，再到后者，如进了灵隐，理安再到一个又浅又窄的小寺观去。由十九区到八区时，汽车经过孟麦特街(Montmartre)，这是巴黎罪恶之丛集地，要到夜间十二时以后才开市呢。沿街皆是咖啡馆，酒店，现在都是静悄悄的。元指道：在上面高处，有一座白色礼拜堂立着，是有名的圣心寺（Sacred Heart)。啊，灵与肉，神圣与罪恶，是永远对峙！圣心高高的立在上面，底下是如虫蚁似的人群，在繁灯之下，絮语着，目挑心招着，谁知道他们将演着什么样的罪恶出来。她将有所见欤？无所见欤？归家已七时。在万花楼吃饭。九时，洗了澡，收拾要拿去洗的衣服，预备明天给他们。这个旅馆是礼拜二收衣服去洗，礼拜六送回。而明天是礼拜二也。十时半睡。

七月五日

今天天气很好，但很热。有几个友人说，巴黎太热真要避暑去，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傍晚及夜间却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天气又转而为晚秋似的凉快。九时起床，打电话到帐房里，叫送一份早餐上来。茶房送上餐盘来，盘里还放着一封信。啊，这笔迹好熟悉！这是箴的信，由伦敦转来的！我自接到地山的信后，深念着家信为什么还不来。这想念，几乎天天是挂在心头的，尤其在早晨，因为由英国转来的信多半是早晨到的。今天是终于得到了！这是家信的第一封，是上海来信的第一封！我读着这封诉说别离之苦的恳挚的信，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两遍三遍的看着，又勾起了说不出的愁情来。十时，勉强的到图书馆去。借出《京本忠义水浒传》，又仔细的读了一遍，抄了一部分下来。又借了《续水浒传》（即《征四寇》）及《李卓吾批评水浒传》，《金圣叹批水浒传》出来，对照着看。京本的仅余的王庆故事一段，与《征四寇》中叙王庆的一段很相同；所不同者仅有数点，再者字句上也略有异同而已。李本《水浒》，为残本，然颇异于商务现在在印刷着的李评本《水浒》。此共三十卷，不分回，每卷自为起讫。文句简朴，诗词皆无。据序上说，是完全的古本，胜于流行的繁本多多，观其标目，真为全本，因“征四寇”事皆全被包罗。似《征四寇》亦系由此本节出。惜后半已缺，无从对校。四时，出馆。朱光潜，吴颂皋来访。颂皋请我到万花楼吃晚饭。饭后，在房里与元及冈谈至十一时才睡。

七月六日

太阳光很早的便光亮亮的晒在对墙的玻璃窗上，又由那里反射到我的房间窗上。十时，到图书馆，借出李评本《水浒传》，钟评本《水浒传》及《英雄谱》。昨日所云“征四寇”似系由李本后半节出，其实，编《征四寇》者似尚未见及此书，所见者乃《英雄谱》上的一百十五回的《水浒传》而已，所以回目完全相同，诗词亦完全相同。这部《英雄谱》印本很不好，黄纸小本，与我所有的一部系同一刻本。下午，又借出《忠烈传》一部。书目上写着系叙郭子仪故事，其实全不相干，一普通之佳人才子小说，借汾阳来作幌子而已。高元亦到馆来。同在餐室吃饭。三时半，即出馆，至大街买物，预备给冈带回去。走了好几家，买了皮手袋，香水喷等，用去三百五十佛郎。傍晚，与元及冈同去吃饭。遇大雨，在一家文具店门口立着避雨，不觉的踱进店中，选购了不少明信片，又买了一册《洛夫名画册》(Louvre)，用去二百三十佛郎。今日可谓用款不少。夜间，林昶来谈。我们至少有六七年不曾见面了，谈到十二时，他才归去。

七月七日

上午，太阳光遍地遍墙的晒着。下午阴；傍晚，小雨点又霏霏的飞下来。早餐后，独自走过卢森堡公园，到中法友谊会看中国报纸。下午，未出门，因戈公振约好今日二时来找。然届时竟不来。午睡了一会。闻敲门声，却是林昶来。后来又有徐，袁二君来。不久，他们即散去。晚饭后，又到昨天那一家文具店，买了一册《在艺术上的女性美》，书价一百四十四佛郎。夜间，写

了两封家信，一封给调孚的信。

七 月 八 日

今天雨丝绵绵不断，殊闷人。九时半，即到国立图书馆，借出《西游记》，《海公案》及《精忠岳传》。《西游记》刻本太坏，错字太多，与上海坊间所见者相同。不复细看，即还了他们。《海公案》及《岳传》虽俱为嘉道时刊本，然其内容与通行本俱不同。《海公案》集海瑞生平判案七十一件而成，先之以叙事，后附以原告人的“告”被告人的“诉”及海公的“判”。《大红袍》大约即由此本加以增饰而成之者。《岳传》亦为很原始的本子，后来的八十回本之《精忠说岳全传》的底子，已于此打成。不过这书还顾全了不少历史上的事实，不敢信笔逞其空想，如八十回本之作者。下午，借出《韩朋十义记》及《虎口余生》（即《铁冠图》）。《十义记》为明万历时刊本，绝少见，文词殊古朴，亦有插图。《虎口余生》，全剧亦不多见，仅见数出于《缀白裘》中而已。然这个刊本很近代，大约最早不会在嘉道之前，想不难得。五时出馆。买了些樱桃及桃子，在高元家中吃着。今天的樱桃更甜，亦更脆。在万花楼吃夜饭，遇杨太太，她约我同到歌剧院（Opera）看《洛罕格林》（Lohengrin）。歌剧院位巴黎城之中心，为巴黎城最繁华之地点，无论哪一次汽车过赛因河北岸之后总要经过这个地方，至少也要望见那蓝色的圆屋顶。我没有去过，我不能想象那里面是如何的宏大华丽。今夜是第一次去。门前，汽车排成了至少五十余列，还陆续的在增加。全院是用各种各样的云石及其他贵价之石块建成。平面的面积是一三，五九六方码（约三英亩），可坐二千一百五十八人，是世界第一个大剧场，第一个富丽壮美的剧场（Milan 的 La scala 虽可坐三千六百

人，然较它为小）。建于一千八百六十一至七十四年，建筑师是有名的 Charles Garnier。共有四层（连底层算在内），我们是在最高的一层，那屋顶，那雕刻，那座位，无一不美。四层是最坏的座位，当然坐得不大适意，然看第三层，第二层，那些包厢及散座中，红绒的椅子，是很宽绰的放着，绅士们，贵女们，坐在那里，如被包围于红色的丝绒中。今夜演的《洛罕格林》，是德国大作家魏格纳（Wagner）的名著之一；乐队在五六十人以上，出现于舞台的人也在五六十人以上。《洛罕格林》的故事，大略是如此：一位贵族，受了他的妻的煽惑，诬他的侄女，杀死了他的侄儿。开头就写北方的国王，在大树下坐着。四周是武士们围绕着。我们在这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空气中。叔叔向国王申诉后，侄女伊尔莎（Elsa）乃出场，她无法申辩，祷天求救。洛罕格林乃驾了一只天鹅拖着的船，由天上而来。他全身穿着白银甲，在灯光下灿烂作光，是如此的庄严威武。他答应替她申屈，但须她嫁给了他，但须立誓不问他的姓名来历。她如言立誓。于是洛罕格林乃与叔叔决斗，叔叔失败，倒于地下。第一幕终于此。第二幕写叔叔与他的妻子深夜在暗中私商复仇；他的妻进谗言于伊尔莎，叫她非问明这个武士的来历不可，恐他是平民，不足与她相匹，故不肯说出身世。这使伊尔莎心中生了猜疑的阴影。同时，叔叔又在众中散布谣言，说这位武士是有妖法的，所以战胜了他。举国俱为所惑。然他与伊尔莎终于成婚了。第二幕即闭于群众高唱贺歌之时。第三幕前半，写国王送洛罕格林及新娘入新房。国王去后，二人在喁喁细语。伊尔莎欲问又却者屡屡。终于不能忍而向他发问。这一问，顿使绮腻的新婚之夕，变而为凄楚的别离之夜。洛罕格林叹道："我乃上帝之子，特来救你者。你不问我，我们可以有一年之姻缘；如今你已问了我，我不能在此再住一刻了！"恰在这时，她的叔叔，带了刀来行刺，

反为洛罕格林所杀死。兵士们抬尸去见国王，洛罕格林和伊尔莎也去见国王。第三幕后半是：国王仍在第一幕所见之大树下坐着。洛罕格林向他告别。叔叔的妻却来控诉他杀人。天鹅拖着空舟，又自远处浮来。洛罕格林把天鹅变成了伊尔莎的弟弟，送还了她。此咒一破，叔叔的妻，立即倒死于地，原来他乃是被她咒而变为天鹅的。正在伊尔莎悲喜交集之际，正在国王与朝臣们，武士们，惊愕不能出一语之际，洛罕格林跨上了他的小舟，又渐渐的自来处隐去了。全剧至此告终。自八时上场，至此已十二时了，出歌剧院时，外面细雨蒙蒙，连忙雇了一部汽车同回，车价乃较白天贵至三倍。送杨太太到她的寓所后，即步行而归。睡时，已一时。

七月九日

今天阴云弥漫空中，终日不见一缕阳光，一方青天。早晨，起身甚晚，因昨夜迟睡。独自步行到卢森堡公园小坐。与元及冈同在 Steinbacke 店中吃午饭。饭后，在一家香水店里，买了一瓶香水，预备送给箴，价一百佛郎。同到克鲁尼博物院（Musée De Cluny），这个博物院，就在 Sorboune 街口的对面，我们每天出门，总可看见它的长满绿藤的古堡式之门。这个博物院，藏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的古器物。我们见到了不少新奇的东西。但这次是匆匆的看过，不能多记，以后，当细细的观察一下，另作一文以记之。在院门内买了关于这个博物院的“指南”及图画，共用五十六佛郎。出克鲁尼后，又同到巴黎圣母寺（Notre Dame De Paris），这是巴黎最有名的胜地之一，久想去而未得者。寺前，有查里曼大帝的铜像。在这大礼拜堂中转了一周后，去看寺中所藏的宝物，每人要费二佛郎。所谓宝物者，不过各位帝后舍送给

寺中的黄金的，珠宝的，金刚石的像及冠而已。我们很后悔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它们。因为冈有事要先去，未能登楼，很可惜。只好待之下次了。一人独回。街上的临时小摊，赶法国国庆日的热闹者，今日已开市，有转轮，有打汽枪，有掷木球，大都以赌博来邀致人买他的东西者。甚似我们上海的半淞园。人是拥拥挤挤的在各摊前。夜间，请杨太太，宗岱，光潜，公振，颂皋五人在万花楼吃饭，用一百佛郎。饭后，遇程演生君，谈了一会，即归。

七月十日

上午阴，下午晴。十一时，与元同到卢森堡博物院（Musée De Luxembourg），这是巴黎最有名的博物院之一，所陈列者皆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而以图画为主，雕刻亦有不少。进了这个地方，仿佛入素来熟悉的所在。中有许多图画都是我久已见得它们的复制片的，有的曾登于《小说月报》上，有的曾悬挂于我家的壁上。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虽然地方不大，仅有十二间房子陈列图画，然殊使我流连不忍即去。时已正午，不得不出去吃饭，只好待以后再仔细的看了。好在这个博物院就在同名的公园之旁，离旅馆极近，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院内，除十二间房子陈列图画者外，还有一间是预备临时陈列一个著名作家的画品而设的；这次陈列者为 Paul Guigon，共有他的画六十余幅。卢森堡博物院所藏他的画不多，其余都是向私家收藏者，及大博物院，如洛夫（Louvre）等处借来陈列的。在门口买“指南”及画片，用去二十六佛郎。彭师勤来，谈了一会即去，因为我们预备饭后到芳登波罗（Fontainebleau）去。芳登波罗离巴黎颇远，我们由里昂车站坐火车去，将二小时，方才到了那里。又坐了一段

电车，才到芳登波罗宫。这个宫殿很古老，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我们所最最注意的是拿破仑第一的遗迹，虽然他的历史，在这个宫中是比较的近代。当拿破仑未住在此宫之前，宫殿已渐形倾颓；他费了不少金钱把它重新装饰好，费了不少金钱，置备了许多器具。到了现在，差不多还是照他那时的原样子，没有多少更动。一千八百十四年，拿破仑在此亲笔写了他的退位诏，这时是四月十一日。在这一夜及十二日的清晨，他苦闷，失望，决意服毒自尽，后来见他自己还活着，便叫道："原来上帝不许我死。"便将一切事都委之于运命。二十日正午的时候，他要离开这里了，车子已预备好了，卫队已肩了枪；兵士们排列成了一个方形。拿破仑由马蹄梯（The Staircase of the Fer à Cheval）上走了下来，到了他的军队中间，说了最后的不能忘记的话："我的老卫队的兵士们，我要说再会了。二十年来，我见你们总在光荣名誉的路上。在这些后期之时，你们也还与我们在光荣之日一样的为勇敢与尽职的模范。同了如你们那样的人，我们的一面还是没有丧失的。……再会，我的孩子们。我要把你们都抱在我的胸前。让我至少拥抱着你们的旗帜。"一位大将立刻取了旗向他走去，他伸开双臂迎接这位大将，与这有名的旗接吻；他异常的感动；他以坚定的语声再说道：

"——再见，我的老同伴，让这个最后的吻经过你们的心上。"于是他进了他的车，五百个卫队拥护着，沿着里昂路（The Lyons Road）而去。自此之后，这个白马宫（Court of the Cheval Blanc）便改名为别离宫（Cour des Adieux）。

我们进了大门，对面便是这个别离宫，便是入宫之道的马蹄梯。我们由梯子中间的一个小门走进，先到了圣特里尼礼拜堂（Chapelle de la Saint Trinité），这个礼拜堂的画是亨利四世时代名画家 Martin Fréminet 的手笔。除了《圣经》上的故事与人物

外，还有四幅名作：（一）“火”，用一个执灯的妇人像为代表；（二）“空气”，用一个为虹所围绕，头顶一个米象的妇人为代表；（三）“水”，以一个妇人坐在一只海豚上，手执一只船为代表；（四）“土地”，以一个妇人执着花与果为代表。由这个礼拜堂转到楼上，便是拿破仑一世的房间了。墙上，用具上，椅披上，都刻着绣着一个“N”。第一间是前厅，有好几幅画，其中有拿破仑一世像（Bonchet 作），有他的骑在马上的铜像（Vital Dubray 作）。在一张桌上，玻璃罩子底下，是那一顶有名的拿破仑帽，他从伊尔卜（Elbe）岛回来时所戴的，还有他的几根头发。墙边是一架奇钟，能表示钟点，日子，礼拜，某月的某日，季节，闰年，等等。第二间是秘书室，在一张桌上，玻璃罩子底下，有拿破仑棺木的遗片，这是从圣希里那（Sainte-Hélène）带来的。第三间是浴室，装饰得很美丽，大都是花鸟孩子。第四间是退位室（Cabinet of the Abdication），有拿破仑的半身云石像。一八一四年他写他的退位诏时，即在此室的一张小圆桌上。第五间是书室；后来改为他的小卧室，在有病时用的。第六间为卧室，床架上刻着人物，代表高贵，光荣，正直，与丰富。屋角放着一张小摇篮，乃是罗马王睡的。拿破仑图自杀，即在此室中。第七间是会议室，这一室的布置是最华丽的，是法国艺术最优美的出产品。从一七五三年起即已开始布置了。至今，天花板上还是原来的样子，未改动过。第八间是过道室，据说，在这室的壁炉上，一切会议后无用之纸皆烧毁于此。第九间是王庭（Throne Room），本为古代诸王的卧室。到了一八〇八年才成为王庭，拿破仑的座位，高高的列于室之中间。过了拿破仑的房子便是皇后的房子了。第一间是马丽安东尼的私室（Marie-Antoinette's Bondoir）；拿破仑之后约缕芬（Joséphine）曾用之为梳妆室。第二间是浴室，非得特别允许是不能去看的。第三间是皇后室，许多皇

后都以此室为她们的卧室，器具极为名贵，其中有一个杂物柜，柜面上都用珠宝镶装之。第四间是皇后音乐室，路易十五时代为皇后的打牌室，亦在此晚餐；约绥芬易之为音乐室。拿破仑第三之后则易之为接应室。第五间为贵妇的客室。再过去，便是狄爱娜廊厅（Dianas Gallery），初为大餐室，舞厅。拿破仑第三时代，又为图书馆，两墙边都排着书柜，当中玻璃柜亦陈列着书籍，约共有三万册。再过去是一列的接应室。第一间是前厅，悬有三幅美丽的挂毡，路易十四时代所造的，一幅是夏，一幅是秋，一幅是冬。秋景是表现路易十四骑在马背上去猎鹿；其余都是宫殿之景。第二间是挂毡室，曾为约绥芬的客室；拿破仑第三时代装饰它以许多挂毡，它们都是表现卜赛克（Psyché）的故事的。木器上覆的毡子，垫子，都是绣以拉芳登寓言的故事画。第三间是法朗西司一世（Francis I）客室；拿破仑时曾以此为餐室。第四间是路易十三（Louis XIII）客室，这一室里有名之物是一面小镜子，挂在墙上，是最初输入法国的镜子之一。第五间是圣路易（Saint Louis）客室，墙上的图画都是关于亨利四世之事的。第六间是圣路易第二客室，在古时是皇帝的餐室。第七间是卫士室，第八间是路易十五客室，第九间是过道小室，第十间是皇帝梯阶，再过去是缦特侬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的房子，共有五间，一为前厅，一为客室，一为书室，一为卧室，一为梳妆室。缦特侬夫人在路易十四时代有很大的权力；路易十四很宠爱她；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妇女之一。他为她装饰了这几间房子。在窗中可见一条林荫大路，这路自此便称为缦特侬路。由此再过是亨利二世廊厅，这廊厅建于法朗西司一世时代，所以称为亨利二世廊厅者，因内部的装饰，都是在他的时代画的雕的。墙上都刻着“H”一个字母。好几次大宴，曾在此举行，又曾一度作过皇家的礼拜堂。再过去，是法朗西司一世廊厅，厅里有不少

名画及雕刻。引导者走到此厅后，便告了终止，把门开了，请我们出去，同时并伸手要“小费”，每个人都给他，大约给一个佛郎者最多。出了门，便是马蹄梯了；这梯远望之，宛是一个马蹄铁形。我们也和当年的拿破仑一世一样，由此著名之梯下去，而走出了芳登波罗宫的大门。照例，还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全部的宫殿，我们不过只走了一小部分。然有的地方是保存着不让游人进去的，有的地方，如中国博物院（Chinese Museum），又因没有时间而未去，所以只游了上面的由引导者领着走的几个最有名的地方。又，上面各室各厅中，所有的图画雕刻，也都因“走马看花”似的看过，出来后已印象模糊了，所以也不能一一列举。这宫殿给我的印象很好，不必说建筑之华丽，即内部之装饰，器具之陈设，也都异常的华贵，且多是各时代有名艺术家的设计或动手去做的。这使它不仅仅成了一座绚烂辉煌的帝王之居，而且是与法国之艺术文化有关的博物馆。我看过清宫，我游过中海，南海，哪一个房子有布置得如此的华美名贵，如此的和谐绚丽。中国的帝王，哪一个是知道享用物质的荣华的？秦始皇，隋炀帝，陈后主，唐明皇，只有这几个人是知道，然而他们是终于“烟消灰灭”了，他们的苦心经营的成绩，是随之而变之为颓垣废瓦了，而且为儒者们引为后世之大戒了！“俭朴”的提倡，使我们的艺术文化，天天向后退！

出宫后，雇了一部马车，在芳登波罗森林中走了一点多钟；这座大森林，沿着赛因河左岸而蔓生，全面积约有四万一千九百四十英亩，周围是五十六英里，乃是法国最美丽的森林之一。我们因为天色已迟，不敢深入林中，随马车夫之意而缓缓的走着；据说，林中有不少好地方而我们都不能去。然大树林的清香的空气，已使我们很愉快。我们谈着，笑着，不知车子穿过了多少林中的小径。这森林曾数次为火所毁，所以在林中是禁止将燃着的

香烟头抛在地上的。六时半，坐了火车归去。回望林中，夕阳正红红的映照在万枝绿叶之后，殊有画意也。这次的火车是特别快车，沿途各站都不停，所以只走了一小时又十分，便到了里昂车站。

七月十一日

早阴，下午雨，傍晚，雷雨大作，天色黑暗如夜者历时十数分。十时，到国立图书馆，借出《东游记》，《蝴蝶媒》，《玉支矶》，《赛红丝》，《幻中真》诸书。其中《东游记》及《赛红丝》是很不坏的；其余皆为滥调的"佳人才子"的故事书而已。《东游记》叙圣僧东游，扫灭妖怪，恰与《西游记》成一对照。所谓"妖怪"，皆抽象名词之人格化，甚似彭扬（Bunyan）之《天路历程》，而变化更多，取境更为复杂。信笔写去，似无结构，似每 段各自为篇；其实全书是一气贯串下去的。作者为清溪道人，有世裕堂主人的序，序上题着"己酉岁"，观其纸色及印刷，当是清初的作品。《赛红丝》是明刊本，封面上题着"天花藏秘本"，序亦为天花藏主人作。虽亦不外佳人才子，离合悲欢，而写得颇入情入理，既非"一娶数美"之流亚，亦非"满门抄斩"之故套；写人情世故，殊为逼真，故能超出同类的小说之上。夜间，写给六逸，予同各一信。

七月十二日

早阴，下午晴不久，又雨。起床得很早；昨天与宗岱约好九时同到 Palais de Bois 去看 Salon des Tuileries，这是新派画家的大展览会，亦每年一次。观者没有那个旧 Salon 那么多，设备也没

有那么好，然殊显亲切，恬静。画图，雕刻以及其他，共二千余件，草草的周历那六十几个房间，已到了十二时。我不懂画，不懂雕刻，然颇觉这里的许多作家，个性都很强，许多人的笔法，用色都有特殊之点。但也有不少是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的。最后，见到未来派，立体派的几大幅不守向来规矩绳墨之作品颇为之激动，不管他们的艺术好坏，然他们已给我们以一种新的空气，新的刺激。看腻了陈陈相因的神话，《圣经》的故事，远山近水的风景画，工工细细的人物画，见了这些一无依傍的新作，自然很为之震跃。其中有二个小雕刻，也很使我注意：一个是一只水鸟，圆圆的是身子，圆锥的是头部，此外，什么都没有了；一个是一座火车头表示"力"，车头之最前头极大，以次小了下去。这都是向来雕刻家所不敢作的。下午同元，冈到都里爱园（Jardin Des Tuileries）看莫那（Claude Monet）有名的大作《Suite Des Nymphes》，只有八大幅的画，政府为之特设一博物院，名"Muse'e DeL' Orangerie"，光线布置都极好。今天是礼拜二，我们每人费了十佛郎进去（平常日子是每人五佛郎）。虽然只有八大幅画，然可以使你流连半天一天，可以使你看过一次还要再看第二第三……次。这是近代很伟大的杰作。第一个房间，四壁陈列着四幅画，是一个荷塘，以色彩的浓淡，分别出这个荷池的晨，午，下午，黄昏的一日间的变化来。这已使我们惊奇不已了。那色彩用得是如何的好，那清晨的恬逸，那正午的清澄，那黄昏的冥晦，那下午的微倦，完全都表现出来了。再进去一间，又是四幅，这四幅是更伟大；一走进去，便如置身于水滨，便如置身于画幅中，不像立于画室，不像在看画也。尤其是进门的对墙的那一幅最大者，最使人赞叹；来看的人，尽管他对于艺术，对于图画，是如何的外行，然而他对着这伟大的名画，却不能不赞赏，这赞赏真是不自觉的由心上流出的。一个美国人看

了，高兴得逢人便说："好极了！好极了！你看这是如何的微妙！"这四幅画也是表示一日间的"四时"的。三时回，因为今天程演生，戈公振约我三时到万花楼，开东方文化协会；到的人不少，以印度，中国的人为多。遇俄人马古烈君，他是东方语言学校的办事人之一，闻著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且曾译了《两都赋》。茶点后，照相。散会时已六点。

七月十三日

今天又是细雨霏霏，"夏凉"侵肤，甚似"落花天气"之暮春三月也。上午，得箴二信，得济之一信，皆由伦敦转来。与济之久未通信，全因我之疏懒，今到国外不久，忽得他的来信，欣慰无已。在箴信里，惊悉高家大伯母已于六月中旬去世。我出国时，她已病倒在床，然她年龄虽高，身体素好，不意竟至一病不起。人生如风中烛，摇摇不定，思之慨然。九时，到卢森堡博物院，尚未开门，又折回公园散步。满街都是三色旗，在风中猎猎的飘着，今天是他们国庆的前一日。十时，复到博物院。很仔细的先看雕刻，后看图画，一间间的看过去。已近正午，还只看到第九间，遂匆匆的走过其余的几个房间而归。买目录等，用三十三佛郎。下午，与冈及元同到皇宫（Palais Royal），中央有一片绿地，两行绿树，还有喷水池，四周皆为商店，甚似北京之东安市场，而规模较大，市况较冷落。其中旧书店颇多。草草的走了一周即出。复与冈同到洛夫博物院（Musée de Louvre），这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院，人类的文化艺术，自古埃及起，无不可于此见其一斑。我们经过它的门前，至少有十次了，然总没有工夫进去；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它太伟大了，不愿匆匆的一看了事，很想费半月以上的时间在其中，所以反倒不急急于要去了。这一次

的去，费时仅二小时，真是连跑带走的，草草的周览了图画的一部分，和雕刻的一部分。文西（L.da Vinci）的有名之画《Mona Lisa》，在图画中是常常围了许多人在她面前细看的，希腊的有名之雕像委纳司（Venus de milo），在雕刻中也是常常的立了许多人在她四周仔细的端详着的：这两件东西真是最能吸引游人的！然其他，在我感得很亲切者不少。如此伟大的博物院，如此草草的一览，实在不能，也不配，去叙述它的内容，详细的叙述，当待之将来。在院中，买《中国艺术》一册，价九十佛郎，买《洛夫的雕刻》一册，价六十五佛郎。归时，已将晚餐时，虽然天色还很亮，雨后的天边，又有太阳的红影映在云端；巴黎的白昼真是天黑得迟。晚餐时，吃了一点酒，睡得很早。

七月十四日

下午又有微雨，幸不久即晴。今天是法国的国庆日，是他们最热闹的日子，如果有了雨，十分兴致，至少便要减去八分。商店，博物馆，图书馆，名胜之地，几乎在这一天都关了门，只除了戏院不关，白天的一次戏，还白送给人看。我不去看戏的人，反倒觉得冷清起来。上午颇倦，写了复济之及箴的信后，即去午餐，餐后，独自在卢森堡公园树下坐着看书，然人太多，实在不能久坐。回家后，又写家信数封，一给祖母，一给岳父，一给三叔。夜间十时，元来，我们同到九桥（Pont-neuf）看放焰火。到时，人已如山如海，赛因河畔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能站在远处，不能走近桥边了。所以许多好“花”都看不见，只见桥那边一红一亮，间以少年及儿童的喊好声，对河墙上也反映着火光，如此而已；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高射于天空而散开的“花”。嘭的一声，一粒火星直穿入云，又啪的一声，这粒火星，四散而

变为无数的火花而纷纷坠下；有的是红花如雨，有的是黄光如霰，有的如万盏明灯，由空中落下，有的似一团具无限之力的火球，雄猛的四射；有的初为白光，复由白光中生出无数的绿灯来，有的初为红线，复由红线中，生出无数的绿的白的微星来，有的由一粒而顷刻变为万缕黄光，有的由一粒而三四，由三四而再变为无数的红灯，绿灯，白灯。如此者约历半小时而始毕。虽然未能全部看见，然即此亦已知足了。记得去年今日，曾和圣陶，伏园，春台，学昭同到法租界，坐在一条僻街的石阶沿上，看环龙公园中的“放花”，其情景正与今日相同，而今是时已一年，人已万里了！回时，在苏弗劳咖啡馆（Café de Soufflot）吃了一杯啤酒，看着窗外，时时有飘泊的艺术家在奏技。其中有一位能够把熊熊的火箸，放入口中，还能吃了一种“火酒”（?）在口，用火一点，满口是火，用力一吹，光焰近丈。转路经过大学前之广场（Place de Sorbonne）时，音乐悠扬的奏着，一对对男女，正在翩翩的舞着。为乐方未央，而时已午夜。闻昨夜这里已很热闹，虽然曾下了一阵雨，而雨后，跳舞仍旧进行着。所有巴黎有广场的地方，都是如此，闻其乐队，系由政府出资雇用。

七月十五日

上午，到卢森堡博物院去，拿着目录，一个一个房间仔细的对目录看着，只看了五个房间已过正午，便匆匆的归来。饭后，独自到洛夫博物院去，执了洛夫的图样，依了图样而走了几个大圈子，想先将院中“地理”弄熟，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再细看。方在一楼及二楼走了一遍，已近五时，是他们闭门之时了，只好回家。觉得很疲倦，因为走的路太多了。买洛夫画片一匣，用去六十佛郎。回家后，又同元去买卢森堡博物院的名画集一册，价

一百四十四佛郎。晚餐是宗岱请我和马古烈君在万花楼吃。我们谈得很高兴。马君的思想虽旧，然中国古学的知识很富，一口很流利的国语，不像是在巴黎学会的。我与他约定，下星期一（十八日）下午二时，到东方语言学校看他们所收藏的中国书。夜，与冈及元同坐在大学广场之咖啡馆前，看他们跳舞，我吃了一杯啤酒。乐声仍悠扬的奏着，一对对男女仍翩翩的舞着，“国庆”的余势尚在。十一时归家，把送箴的东西及给调孚他们的画片，都一一的收拾好，包好，因要托冈带回。包好后，时已一时半。

七月十六日

在阴云中时时露出蓝天一角来，上午八时起床，得岳父及箴各一信。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十时，进卢森堡博物院，继续对着目录看画；只看了四个房间，又已到了正午。午餐时，遇光潜，颂皋，杨太太等，同坐汽车到白龙森林划船。我们人很多，共要了三只船，每只船要用二十五佛郎的“押柜钱”。我和光潜及一位萧君同船。躯体很大的白鹅和灰鹅从容的浮游于水面，伶俐的小水鸭，为桨声所惊，拍拍的由水面飞起，掠舟而过，飞到对面绿林中去。几个女子带了面包屑，一路抛给鸭子吃，那家鸭沿路跟着她们，一见有东西抛下，便追逐而前；那举止呆笨的鸭子，偏要匆匆的你追我赶，用尽了双翼之力，方才走得丈余或数尺的路，激得水花四溅；闲看着它们着急抢先的情形，不觉失笑。水中有一小岛，浓阴覆于水上。几只船停在那里，几对情人们正在紧靠着，有的默默的并坐不语，有的甜蜜蜜的在低语。我是第一次学划船，但划得还灵活，多学几次，想可以成功。划了一小时余，一同上岸，船费不到八佛郎。在森林随意散步了一会，偕光潜及杨太太同到我的旅馆里来。元已先在。他替我买了酒精灯及

火炉来。我很高兴的立刻烧茶请他们吃。宗岱今晚又请我和光潜吃饭，仍在万花楼，饭后，到我这里闲谈，曾觉之，徐元度诸君也来，房里很热闹。他们去后，写给云五，调孚，心南各一信，都为商务留学补助金事；因早上箴来信，提及商务已允每年提出一万元，为留学补助金，故我写信给他们，颇希望能依例得有一部分。

七月十七日

阴。早起，写给岳父及箴的信各一。学昭及兆淇来，同他们到卢森堡博物院周览一遍，他们还不曾看过。正午归，饭后，与元同到拿破仑墓。那圆圆的金色屋顶，我们在车上，已远远的见过好几次了。大门前是兵士站岗，四周是濠沟，许多大炮也列于四周；势气很雄壮；前面两廊是战争博物院，未及去看。先进礼拜堂，见拿破仑在圣希里那岛死时所用的棺木及墓石，又见他的死时的面型及手型；在“大殿”中，一个死事飞行家的石像旁，拿破仑在圣希里那岛死后出殡所用之运棺车也放在那里。我们见了这些遗物，觉得有一种不自禁的凄凉之感。等到我们转到后面的墓殿时，这种感触又完全变更了。这墓殿建造得极为雄伟，都是用好的云石。殿之中央，是一个大圆穴，其中置放着这位绝世英雄的大棺椁。青光由窗中射进，游人如被蒙罩于细雾中，棺椁之四周，在当支柱用的石像中间，放着许多旧的军旗，那都是他在历次战争时所夺得者；穴中大理石的地板上，还记着他屡次经历的大战役的地名。这墓殿的旁边，都是随从他的大将们的墓。殿门口有许多摊子，专卖关于这墓殿的画片及拿破仑的磁像与缩小的死时面型。我买了一个拿翁的立像，价十八佛郎，要寄给箴，作此游之纪念。在这墓殿里，我们所感到的已不复是凄楚，

而是雄丽了。出后，复到路丹博物院（Musée De Rodin）；这个近代大雕刻家的博物院，即在他的生前的寓所中；其地点离拿破仑墓甚近，不多几步即到。其中上下二层，陈列他的杰作，及他生平所收藏的古代雕刻，盘子，以及图画。他的作品，凡二百余件，都是原作，自《思想者》起，至《巴尔札克》，《萧伯纳》，《诗人与诗神》等止，都是我们曾在书上见到的。然而平面的摄影，哪里能够表现出雕刻的好处来！我们直到今日才见到它们的真面目，真好处。还有许多是我们所未见过的，也有的是未完工的作品，然都足以使我流连。这里也不是去一次便可以看完的。正屋旁的礼拜堂中，陈列他的大型的原作，《思想者》即在其中。礼拜堂的正中，还有一座他的纪念碑，把他生平的杰作都汇雕在上面。

七月十八日

九时起床，天气仍与昨日一样，阴惨惨的，一丝晴意也没有。清晨时，似曾闻小鸟的啭鸣，仿佛那时曾有过太阳光。上午整理房间，书桌及箱子。午饭后，步行到里尔街（Rue de Lille）东方语言学校访马古烈君。二时，他才来，同去看校里收藏的中国书。他说，中国书有新、旧二部分，旧有的放在校里，新买的另放在附近一屋中，旧有的书不多，新买的书却不少。我把他所编的目录（还是Card，未写成册）翻了一遍，我所要看的书，一本也没有。但其中有数种颇可注意：（一）太平天国文告，马君说，他曾抄一份给程演生君，他已在北京印出。（二）西番文及满蒙文的书颇多。（三）中法战争时，粤省及上海所出的为刘永福鼓吹战绩的画报，大都用彩色印刷，有的很粗率，有的画还好（每张定价二角三角）。此外，似无重要的好书。但马君甚殷

勤，时时搬出我所略略注意的书来给我看。我临走时，他还说：先生要什么书尽管向我来取好了。他的盛意是很可感的!

七月十九日

早晴，下午阴。昨夜关了百叶窗睡，要不是为邮差打门的声音所惊醒，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去。邮差送来的是箴的挂号信，信中附有蔡孑民君及胡适君的介绍信数封。这是我所久盼未到的信。因为是挂号的，又要由伦敦转，所以迟了几天。匆匆的洗了脸后，一面烧开水泡茶，一面写复信给箴，信刚写完，开水也沸了。九时半，徒步走到国立图书馆。这是第一次最远的步行，带了地图在身，怕要迷路。然由旅馆到图书馆，这条路还不十分曲折。沿了圣米萧（St－Michel）街，到赛因河边，再沿了赛因河岸，到了洛夫，穿过洛夫而到皇宫，皇宫之旁边便是李查留街了，约费时三十二分。路上并不难走。到图书馆方十时。借出《两交欢》，《五凤吟》，《常言道》，《蜃楼志》，《绣戈袍》五种。馆吏曾因号码看错，误送金本《水浒》二册来，随即还了他。《两交欢》，《五凤吟》都不过是滥调的“才子佳人书”。《常言道》，《蜃楼志》二书却很好。《常言道》为落魂道人编，嘉庆甲戌刊。全书以“钱”字为主脑，充满了讽刺之意，把许多抽象的东西都人格化了，如畦炎便是“趋炎”，冯世便是“附势”之类。较之《捉鬼传》，《何典》诸书，叙述 似更生动有趣。《蜃楼志》，丁在君曾和我谈起过，说这部书很不坏，我久觅不得，今始得见。书为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嘉庆九年刊。叙的是粤东的事实，文笔很好，当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祖。这一派的小说末流很多，而前乎《蜃楼志》者，似不多见。《绣戈袍》一种是有名的弹词《倭袍传》（即《刁刘氏》）

之改编。《倭袍传》，我常推之为弹词中之最好者，今改编为小说，失去原作之风韵不少，封面题“江南随园老人编”。随园似不致“不文”至此，当为假托其名者所作。下午四时，又徒步而归。坐了一天，散步一会，对于身体很有益。很想以后多走路，少坐车。晚餐与元同吃，吃到炸板鱼，这是我在中国所不喜的菜，但这里却炸得很好；不过价钱太贵，要九佛郎一盘。夜间，咖啡馆闲坐一会。元买了一包花生吃，花生又是我很讨厌的东西，但当元说：“吃一点吧。”而且把纸包打开时，我不禁见物而有所思了！这样的花生，正是箴所最喜的。临出国的前几天，她还逼着我同到一家广东店 买了些回去闲吃呢。唉！不可言说的惆怅呀！

七月二十日

雨丝风片，沿途送了我到国立图书馆。借出《吴江雪》，《醒风流》，《情梦柝》，《归莲梦》，《宛如约》五书。这几部小说都还好，尤以《归莲梦》为情境别辟之作。《归莲梦》为明刊本，题为《苏庵二集》，苏庵主人编次，叙的是白莲教之祖，一位白家女子的事，当可与《平妖传》并传，而较之《平妖传》尤为变幻多姿，不落常套。《吴江雪》为明刊本，有顾石城序，及作者佩蘅子自序，观其序之语气，佩蘅子似即为顾石城之别号。书叙江潮，吴媛之离合悲欢，颇曲折有致。《醒风流》题为鹤市道人编次，亦甚似明刊。中多抄配及补刻处。这部书与《情梦柝》及《宛如约》亦皆为“佳人才子书”。《宛如约》叙女子赵白，改男装出外觅婿，这样描写的女子的故事，中国小说似绝少。小说中提起女子讲到觅婿，便要说她十分的羞涩，不要说自己出去寻觅一个好的伴侣了。因看书很起劲，又忘记了吃午餐，等到记起来

时，已过了午餐时候了。只好不吃。四时，又徒步而归。天色已好。然地上还湿。袁中道君来，带来了由里昂转寄的《文学周报》，《阿托士专号》三，这是我们五十几天前在阿托士船上信笔涂写的成绩，今天见到它，仿佛如见“故人”，很喜欢！七时，与元同到万花楼吃晚饭。夕阳光红红的挂在云片之上。

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天气，全和昨天一样，早雨，下午阴而傍晚晴。

今天是我的一个纪念日。两个月前的今天，正是我和箴相别，和家人相别，和中国相别，和诸友相别而登上了阿托士第二的日子。相隔两个月，而阿托士第二已把我送到万里外，而我已在万里外，住了将一个月。唉，我不忍回忆那别离的一瞬！在这两月中，我不知国事，家事如何？我不知箴的起居，家中人的情状，诸友的生活和遭遇是如何？箴的来信，最近的是六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到了今天，亦将一月了。这一个月中，我又不知他们的情况是如何？早起，带了满腔的“离情别绪”而到国立图书馆，预备以“书”来排遣这无可排遣的愁闷。借出《拍案惊奇》二集，《贪欢报》，《燕居笔记》及《李卓吾评三国志》。《拍案惊奇》二集，据盐谷温君所见日本内阁文库本，凡三十九卷，但这一部却只有三十四卷，也不像是删节去的。不知何故。《贪欢报》亦为评话系的“短篇小说集”，共有小说二十四篇，皆淫艳之辞，风月之语，有一半是由“三言二拍”及他书选取的，有一小半则不知所据何书。这部是翻刻本，原刻本为山水邻所刊印。《燕居笔记》乃杂选有趣之故事而成者，自第五卷以后，皆为小说，有传奇系小说一篇（《钟情集辂生会瑜娘》），平话系小说八篇。李评《三国志》乃是毛声山评本未出之前的最流行的一本，回目并

不对偶，每回上下二段，故说是一百二十回，其实乃二百四十段也。这当是由最古的格式，而略加以变更者。由《残唐五代》，由我所藏的旧本《隋唐志传》，都可看出最古的小说是标目并不对偶，且只以每个标目来分段，并不是分回的。毛声山在他的《第一才子书》的凡例上，对于“俗本”痛加诋毁，所谓“俗本”，即是这个李评本《三国志》。四时二十分回家；天气很热，又穿了雨衣在身，走得满身是汗。

七月二十二日

阴雨。到国立图书馆已十时半。借出《平妖传》，《雷峰塔》及《西游真诠》，皆咸同间之小字黄纸本。略一翻看，即送还他们。又借出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三国志》，笠翁评阅《三国志》及毛声山评本《三国志》。李本《西游记》系翻刻本，还好，有插图，每回二图，因系翻刻，当然不大精美。将李卓吾本，笠翁本及毛本《三国志》对照的看。笠翁本，据他自己序上说，是刻于毛本之后。插图每回二幅，很精细可爱。他这个本子是介乎卓吾本与毛本之间的；大部分是依据卓吾本，回目亦完全相同，但有的地方，却依从了毛氏的大胆的改本。如《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卓吾本叙刘备听见雷响，故意将手中箸落于地上；毛本颇讥评之，改为刘备听见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时，不觉失惊落箸，雷声恰作，乃借之以为掩饰。笠翁本在此处便完全照毛本而不照卓吾本。然卓吾本的面目却仍可说是完全保存在笠翁本中。似此回之一段，乃偶然的一个例子而已，全书中并不多见也。五时回家。今天来回，仍步行。晚餐与冈及蔡医生在萌日饭店吃。萌日亦中国饭店，在孟兹路（Rue Monge），有炸春卷，熏鱼等菜，为他处所没有。

七月二十三日

阴。十时出寓门，本想到图书馆，因颇倦，改途至卢森堡公园坐了一会。穿过公园而至中法友谊会看中国报纸。正午回，元已先在。饭后，偕元及冈同登伊夫尔塔（Tour Eiffel），这是世界最高的建筑，自地至顶，凡高九百八十英尺（纽约的Woolworth Building不过高七百五十英尺）。乃工程师伊夫尔（Gustavc Eiffel，1832—1923）在一八八九年所建者。塔顶上的无线电台乃力量最强者之一。塔底每边共长一百四十二码。我没有走到塔下时还想象不到它是如此之大。登塔票价八佛郎。坐电梯上去，在三楼（Second platform）要换一次电梯。这个电梯，在中途（不知第几层）又要换一次。自底到顶，连等电梯的时间计算在内，总要一个小时。二楼三楼及顶层都有店铺。顶层并有邮票出售，许多人都临时买了明片，买了邮票，写上几个字寄给亲友们。我只买了几本小簿子，簿面上有塔之图象的，寄给箴以为此游之纪念。在顶层，全个巴黎都展开在你面前。这如带的是赛因河，这青苍而隆起的是四周的山，这白色的尖顶屋是圣心寺，这方形的窗门，下有圆的广场者是凯旋门，这一带古屋是洛夫博物院，这圆顶的高屋是名人殿（Panthéon），这一条大街是什么，这一座桥又是什么，都一一的可以指点数说。顶上并有望远镜多座，每人看一次，要一佛郎，我在望远镜中，对着圣心寺，凯旋门看，都看得极清楚。下塔后，复到蜡人馆（Musée Grévin）去。蜡人馆在蒙麦大街（Boulevard Montmartre）十号，中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蜡人馆，门票三佛郎，第二部分是幻镜部，门票一佛郎半，第三部分是变手戏法的，门票一佛郎半，我们只去看蜡人馆。那里面有现代的人物，如莫索里尼，张作霖等。最好

的一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史的：一间状马拉（Marat）之死的，一间状路易十六及皇家大小被捕的，一间状革命法庭，审判罗兰夫人（Mme. Rollaod）的，尤为动人。再有一间是写充军的兵士的，一个脱了上衣跪在地上；一个坐于地上，更低靠于两膝之上；几个军官手执着鞭，几个兵士手执着铲土之器具在旁望着，也是很逼真的。再有，走下地道，有几间写墓道及家族送殡之状的，甚阴惨怖人，我到了出来后，还是凛凛然的。再有几间是叙耶稣及基督教故事的。其中罗马斗兽场上之基督教徒残杀一幕，最可怕。再有一间是写拿破仑死在圣希里那岛幽所时的情形。最后见到的是一幕光明的景象，写拿破仑盛时之宫苑中的生活，他立着，约绥芬坐于椅上。

今日午餐，吃到生杏仁，外壳小如毛桃子，剥去了壳，只吃里边的大“仁”。干杏仁，箴已经很喜欢吃了，可惜她不能同尝这脆而清香的鲜杏仁。上午，写了许多信，给箴，岳父，舍予，南如，道直，学昭，伯祥各一封。

七月二十四日

阴。今日是星期日。计到巴黎后已过五个星期日了（二十六日到，即为星期日），而一点成绩也没有，愧甚！连法语也还不会说呢！再不学，将奈何？上午，都在抄前数日的日记。午餐与元同吃，吃到李子，皮色虽青而极甜熟。下午，在咖啡馆坐了一会，独自到名人殿（Panthéon）走了一遍。名人殿初为礼拜堂；一七九一年时，改为名人殿，为葬埋伟大人物之所在。大演说家美拉蒲（Mirabeau）第一个葬于此，同年，福禄特尔（Voltaire）的棺，也移埋于此。一八〇六年，又改为礼拜堂。自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乃复为名人殿。雨果（Victor Hugo），左拉（E.

Zola)，卢骚都葬于此。但他们的墓，都在地穴中。我今天没有下去看。闻每隔半点钟，殿役便领导游人下去看一次。我只在大殿中看了一周。四周的墙上，都是壁画。画不出于一手，画题亦甚复杂；其中有关于贞德（Joan of Arc）的故事画四幅，乃是J. E. Lenepveu所作，尤以第一幅，贞德受圣感，为最著名。其他不能细述，因看得太匆忙了。雕刻亦不少，也只能叙我所知者。四支大石柱旁有大群的雕刻。在右边是卢骚纪念碑，雕着名誉，天然，哲学，真理及音乐；在左边是狄特洛（Diderot）的纪念碑。对面，在右边是革命时代的一群将官；在左边是王政复古时代的九个演说家及政论作家。殿之正中的高坛，是一所国民会议的大纪念碑，石像下大写着"Convention National"，又写着"不自由毋宁死"（Vivre libre ou Mourir）；左边是一群代议士，在将革命时，立誓不服从国王之解散会议之命者（The Oath in the Jeu de Panme），右边是一群爱国者在前进。

晚饭在萌日饭店吃。饭后，又坐了一会咖啡馆，吃了一杯咖啡。夜间，把前几天未抄好的日记，都抄完了。预备寄回去给箴看。自到马赛之后，一天天因循下去，近一个月没有抄日记了，——虽然天天曾简略的记在小簿子上——好容易费了这几天的工夫，一口气把它写完了。在此，是巴黎生活四个星期的记载，是一部分工作的记载，一部分游览的记载。巴黎的四个星期，不过是如此草草的过去，时间不嫌得太浪费了么?！工作固然不多，即游览亦何曾有一次畅快的，从容的，仔细的!

七月二十五日

阴

上午十时，步行至国家图书馆，借出《包公案》，《一夕话》，

《列女演义》，《冯驸马在安南征胜宝乐番贼故事》，及《西番宝蝶》五种。《包公案》为通行袖珍本，一阅即放过一边。《冯驸马故事》为单张的纸片，故事极简，尚未完，似为安南或广东的坊贾所印行者。《西番宝蝶》乃粤曲，叙苏生之故事，文字颇不通顺，版本亦极劣。《一夕话》，一名《一夕话开心集》，其中趣谈甚多，大约以搜辑旧作为主，而附以新闻者。颇有使人忍俊不禁，喷饭满案之新鲜的笑话。如说，一个乡间富翁不识字，但又要假装通文理；有一天，他的朋友写一字条向他借牛一用，但他看了半天，不知所云，而座有他客，又不便说不知，便对来使说道："你去告诉你主人说，我停一刻就来了！"又如说，一人见卖海蛳者，便叫道："海蛳多少钱一斤?"卖海蛳者回道："海蛳不论斤的，要量的。"那人作色道："我难道不晓得！我问的是海蛳要多少钱一丈。"又如说，一人见友人桌上有帐单一张，上写琵琶四斤，计价若干。他猜了半天，才知系"枇杷"二字之误，便作一诗嘲之云："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像这一类雅而不俗的笑话，在我们的笑话集如《岂有此理》，《笑林广记》中是极少见的。此书为道光壬午年刊本，题咄咄夫作，嗤嗤子增订。《列女演义》为翻刻本；原编者为犹龙子，系以刘向《列女传》为蓝本而以通俗的文字重述之者，但不尽为向之原作，亦采入唐宋明乃至清末之妇女故事。三时，出馆。王维克，袁中道来谈。晚饭在万花楼吃。买了不少画片，分别包好，预备托冈带回送给上海的诸友。夜间，写给云五及调孚，予同诸友的信，并将学昭，隐渔，元度诸君给《月报》的文稿，及我自己给箴的小玩意儿，一并包为一包，交给了冈。

七月二十六日

阴

上午，开始写《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文，没有写多少，便放下了。下午，理发，洗澡。与元、冈闲谈了半天，一直到夜，一点事也没有做。买了三册 Kipling，Galsworthy 及 Hawthorne 的小说，价三十四佛郎。夜间，看了 Kipling 的《Just so Tales》，觉得很有趣，乃给孩子们看者。其中说及人类文字之发见的两篇故事，最好。文中多插图，亦为作者所自绘者。本书虽然很浅，是给孩子看的，然文章仍很漂亮，且音节至为铿锵可爱。大作者无论写什么都不会很草率的。午夜，看了此书大半本，方才入睡。这一夜，又有梦，梦见祖母和母亲，宛如在家中，不知怎样的，忽然买到了好几只红色的桃子，及白色的桃子。母亲为我削去桃皮。大桃很甜，削了一只，还吃不完。

七月二十七日

晨晴，下午雨。

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又是草草匆匆的过了一天。不知怎样，这几天心里很难过，夜睡亦甚不安，箴的信已将两星期不来了！下午，很无聊，独自到 Turnitz 的巴黎分店里，买了三册的 Jack London 的小说，价三十六佛郎。回到卢森堡公园，遇大雨。在一家咖啡店里躲雨，喝了一瓶汽水。雨是倾盆的落下，地上的水，立刻如河流一样的汹涌的流过去。但不久，便又晴了。晚饭后，送冈到车站，他今夜动身回国。九时二十分，开车。我的身虽归到旅馆，我的心是几乎跟了他回国了！

七月二十八日

心境和天气一样的阴沉沉的。整天的无聊的闷着，不肯动手做一点事。早晨，到杨太太那里去。因为不知她的房间在几楼，看门人又不在，无人可问，共去了三次，方才见到她。因欲找她介绍一位法文先生。先生乃一老妇人，即住在她的楼下。约定下星期一起上课，每月一百五十佛郎的薪水，每星期教五点钟。下午，偕元及蔡医生同到波龙森林（Bois de Boulogne）去划船，勉强消磨去了半天。然偶不小心，坐到船头去，倒被船头上的铁钉，撕破了裤子。回家后，即换下叫茶房拿去织补了。十时半，写了一信给箴，即睡。

七月二十九日

今天不能再不做事了！愈懒将愈郁闷，愈郁闷将愈懒；再不振作，不仅空耗时间，亦且使人不知怎样度过这悠久的日子好，心里至为怅恼，也至为彷徨！九时半，早餐后，即到国家图书馆去，借出《三宝太监西洋记》，《封神传》，《呼家将》，《列国志》，及《玉娇梨》。《西洋记》与我所藏的一部不全本，同一刻本，惟印刷更为模糊不清。《封神传》为四雪草堂刊本，图虽不及褚氏刻的《隋唐演义》好，却亦颇精。《呼家将》文字甚为拙笨，似为未经文士删改之说话书，其中材料颇多足资参考者。《列国志》起于武王灭纣，终于秦之统一天下，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有许多地方可以与《东周列国志》对照的读，可以使我们晓得如何的一本通俗的《列国志》乃变而为一本文雅的《东周列国志》。《玉娇梨》为明刊本，本子还好。下午三时半出馆。写给箴，给调

乎，给菊农各一信。夜间，元，曾觉之及徐元度来谈。十一时睡，又甚不安，梦见了济之，秋白，好像见秋白的肺病的非常可怕的样子。

七月三十日

好几天不见面的太阳光，今早居然照进我屋里来；黄澄澄的金光，似欣欣的带有喜色。茶房托进早餐盘来，盘里却有一封箴的信！啊，我的心，也和太阳光在一同嬉笑的颤跳着了！但箴的信里，充满了苦味，这苦味使我不禁的如置身于她的苦境中。唉，别离，生生的别离，这是如何难堪的情绪！我在此还天天有新的激动，新的环境，足以移神收心，然而一到了闲暇时，还是苦苦的想家，像她终日无事的守在家里，天天过着同样的生活，只是少了一个人，这叫她如何不难过呢！她信上说，“屈指别离后，至今还只有两三个礼拜呢！如果你去了一年，那么有五十二个礼拜，现在只过了两三个礼拜，已是这样难堪了，那余下的五十个礼拜，不知将怎样度过！如果你去了两年，那么，还有一百多个礼拜呢！——平常日子，你在家时，日子是如流水似的滑过去，我叫它停止一会它也不肯。如今老天爷却似乎有意和我捣乱一样，不管我如何的着急，痛苦，它却毫不理会，反而慢吞吞的过着它的日子，要它快，它偏不快！……”唉，我真是罪人，把她一个人抛在家里而自己跑了出来！我做事永远是如此的不顾前，不顾后，不熟想，不熟筹！我怎么对得住她！——她那样的因我之轻于别离而受苦！我想，她如果不出国来和我同住，我真的不能久在欧洲住着了！自见此信后，心里怅怅的苦闷着，饭后便消磨时间于咖啡馆，至四时方回。写了给箴的信及给放园，拔可，端六，同孙，振飞，昆山，叔通诸信后，又到了晚饭之时

了。晚饭后，又去坐咖啡馆，至十时方回。时间是如此的浪费过去！

七月三十一日

阴

全天精神都不好，懒懒的，不想做事。上午，到卢森堡公园里去散步，十一时方回。下午，又懒懒的躺在床上，不觉得睡着了，这一睡直至四时才醒，心里嘴里都有苦味。洗了脸后，动手写小说《九叔》，至夜间十二时方毕，待明天誊清。睡梦中，仿佛像在家中的样子，箴走至床边，俯下头来，吻了我一下，我在半睡半醒之际，似欲仰起头来，以手揽她的颈，回吻她一下，然而我的手刚一伸出被外，我便醒了，床前却是空空的。我立刻觉得现在却是在万里外的一个旅馆中，不是在家里。我心里真难过！窗外路灯的光，淡淡的照进房里来，我任怎样也再睡不着！

八月一日

雨丝绵绵不绝，终日挂在窗前，如一道水帘。

上午，读了一点法文；誊清《九叔》一部分。饭后，到元家中，吃到很好的桃子。三时乘地道车回；自己一个人坐地道车，这是第一次。巴黎地道车价钱是均一的，无论路程之远近，无论换车与否，头等皆为一个佛郎，二等皆为六十生丁。坐车的人并不拥挤。地道车共有两个公司，一为 Metro，一为 Nord - sub，但两家的票子可以通用。六时，到我的法文先生 Madame Conëssin 家里读法文；她已六十多岁，白发如银，但口音还准确。她说，她到过纽约四年，但英文很不好。跟了她读法文，简

直如用直接教授法，不必，也不能，用英文为媒介。用的课本是H. Didier的《Parlono Francais》，很清楚，很便于初学。前天本与她约定今天下午五时半到她那里去，但因我的表慢了半点，所以竟迟至六时才去，而我自己还以为是五时半。今天是星期一，又是八月一日，开始上学，拣的日子很好。夜间仍抄《九叔》，已毕，自己觉得很有趣。十二时半睡。

八 月 二 日

晴

九时起，到卢森堡公园读法文。十时半回，开始写一篇小说《病室》，本想有所讽刺，结果却反似同情于所要讽刺的人了。初写时，自己也想不到感情会变迁到这个样子的！做小说，像这样的例子是常要遇到的。至夜间十二时半，《病室》已完全写毕。

傍晚，吃晚饭回来时，见有几个中国妇女在街上兜卖杂物。大约是山东人，据她们的口音看来，脚是裹得小小的，衣服穿得很褴褛，街上没有一个人不注目而视。我们觉得很难过。这种人不知是如何流落到巴黎来的。

八 月 三 日

晴

九时起，到卢森堡公园温读法文后回来，已十一时了；顺道到宗岱处，向他借了一部《文选》，一本《唐诗选》，很想念念这些书。下午及晚间，除读法文及吃晚饭的时间外，皆在续写《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仍未毕。

这两天来，很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太弱，又不用功，法文是草草的滑读过去，旋读旋忘，不知如何学得好！

八月四日

晴而暖，自到巴黎后没有今天这样的热过。

沿街及公园中，黄叶已铺满了地上，枝头未落的半枯叶子，潇潇的似在告诉我们以秋之将至。然而天气又热得不像入秋的样子。除上法文课外，今天仍在续写《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晚饭在Steinbach，一家犹太人开的饭馆里吃。吃到了“鸡杂饭”，其中有鸡胗，鸡肝，鸡翼膀，鸡脚等，烧得很好，而价钱又甚廉。箴是最喜欢吃鸡翼膀的，假定她也在巴黎，今天吃到了这碗好菜，她将如何的高兴呢？不禁怅然的顿生“乡愁”。晚饭后，到咖啡馆里吃“布托”（Porto）一杯，醺然有醉意。十二时一刻睡。

八月五日

晴，仍然很暖，傍晚，大雷雨后，天气渐凉。

几乎全天都在预备法文，一连读了四课，又是匆匆的读过去，自觉进步绝少。此病不知何日方能改革掉！若长此旋读旋忘，不深切的用苦功，将百事无所成也！不禁自危！下午，因口干，去水果铺里买了十佛郎的桃子及葡萄回家，吃得很多，但愈吃口却愈干。晚饭，独自一个人在北京饭店吃，要了一碗紫菜汤，一盘炒牙芽，都很好，价共十一佛郎。夜间，在打着一篇小说《三年》的草稿，十一时半睡。拿了一本《唐诗选》，在床上读着《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篇，不觉得渐渐入睡了。书从手里落下也不知道。

八 月 六 日

阴，天气渐有秋意，落叶似更厚的铺在地上。

早晨，得文英一信，很高兴，这是祖母们的来信的第一封！但不知何故，箴却没有信来。昨天下午，上法文课时，先生说，请在下星期一，把钱带来。然而我一计算，家款要月底才可到，而身边的钱，已不大够维持到月底了，哪里还有钱读法文！很想就此不念，托杨太太对她说，送了她一个星期的钱。她的教授法，本不大高明。自己在家里念，也是一个样子的，如果肯用功的话，不一定要教员督促着。

自上午至夜间，除了读法文及吃饭的时间外，皆在写小说《三年》，至十时半，方告竣。

八 月 七 日

晴

上午仍到公园树下读法文，不因不请先生而就此把法文收拾起。十时回家，即开始写一篇小说《五老爹》，这几天写小说的兴致甚高，材料又如泉涌似的追迫而来，故写得很多。像这样的机会很少，不得不立刻捉住而利用之也。至午夜，《五老爹》已写毕，自己也还满意。

晚饭，在万花楼吃，遇杨太太，交给她五十佛郎，请她转交给 Madame Conëssin，作为上一个星期的薪金，并请她代为婉辞之。也许款到时，再从她念也不一定。

八月八日

天气时晴时雨，使人不敢出门；有时太阳光辉煌的从破絮似的云隙中射下，有时又阴沉沉的一阵粗雨点由上面紧洒而下。全个上午都未出去。写给岳父，给箴，给文英各一信；在岳父的信内，曾详细的商量着要箴出国的事。我们——在我自己尤甚——都很觉得，我们的别离是很痛苦的，都渴望着能在最近时候再相见，不再相离；离愁是受得人够了，别意是苦得人够了！不知我们的幸福有没有那样好，可以使我们同在国外住个三五年！又写给彦长若谷等一信，调孚一信。写信毕，又开始写小说《王瑜》。这篇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久想写出，至今才得到了机会。至午夜一时许，才完全写毕。晚饭在万花楼吃，饭后，偕元及蔡，景二医生同到 Café Dreher 听音乐，那里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常奏着大作家的名曲。乐队只有五个人，然已够用了。我听了一出魏格纳的曲，一出流行的新曲后，时已九点半，即先回家，因欲赶着把《王瑜》写完。

八月九日

今天天气又是时晴时雨的。

早晨，太阳很好，照常的到公园去读法文。然树下已不能使人久坐；微凉侵肤，大似初冬。园中游人，寥寥可数。想不到巴黎天气变化得这么快。连忙回家，法文也不念了。回家后，即写小说《春兰与秋菊》一篇，写得很高兴，至黄昏即写毕。夜间，到王维克那里谈了一会，十时回。写一信给调孚，并将前几天以来所作的六篇小说复看了一遍，封在一个大信封内。十二时睡。

八 月 十 日

天气又是那样的捉摸不定。

上午，到邮局把稿子挂号寄给调孚。又步行到国家图书馆，借出《百炼真》，《一捧雪》，《花笺记》，《东周列国志》，《列国志》及《封神传》。《封神传》，即翻刻四雪草堂本之坊刊本，不足注意。《百炼真》为冯犹龙的自著小说，是一部罕见的书。《一捧雪》叙粤东一件大案，亦不多见。《花笺记》亦名《第八才子》，乃粤曲，内容很不坏，文字亦很流利。把粤曲的身价，抬高到《水浒》，《西厢》并列，这是很可令人注意的。最后，把《东周列国志》及《列国志》对读了数部分，摘记出其不同点。四时一刻出馆。回家，甚闷，微睡了一会。元来，同到万花楼吃晚饭。饭后，闲谈了一会，九时半即睡，因觉得很疲倦。到巴黎后，从没有这么早便睡的。

八月十一日

上午阴，下午晴，又有些暖意。

得予同一信，很高兴，他们已接到我由巴黎发的信了。但箴还无信来，不禁使我闷极而疑愁交并。难道她是病了不能写信？步行到国家图书馆，借出《西江祝嘏》，《砥石斋二种曲》，《双翠圆》，及《双鸳祠》。《西江祝嘏》为蒋士铨作以遥祝清太后之寿诞者；想不到这种的迂腐的题材，乃能写得那样的流丽生动！《砥石斋曲》，不好，但传本颇罕见。《双翠圆》叙翠娘及徐海事；《双鸳祠》叙广州一贞妇事，都非十分出色的传奇。又借出一种，目录上写的是《西厢琵琶合刊》，不知如何，取出后却是《觉世

雅言》所缺的第六至第八卷；大约是他们把号码弄错乱了。自今天以后，国家图书馆拟暂时不去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他们所收藏的，大略的都已看过一遍了。晚饭在东方饭店吃，吃的是炸酱面。买葡萄五佛郎，共三大串，大家分吃而尽。十时半睡。

八月十二日

晴

早餐后，即到公园，坐在树下读法文。遇袁中道君，他说，《文学周报》的 Athos 号第二，第三册，已经出版了，刚由里昂转寄来。我即到他家里取了二册回来；又得调孚一挂号信，甚喜！续写《巴黎国家国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至午夜一时方毕，总算将五十天以来在巴黎所孜孜搜读的东西，作一个结束，作一个报告。其中颇有些重要的材料在内，虽然文章写得质朴无华，而其内容则甚可注意。预料发表后，当可引起许多人的研究与讨论。

晚饭在元家里吃，自己买大虾，买火腿，买酒，买面包来，然所费的钱，并不比在饭馆里吃的少。但大虾的大螯，甚似蟹螯，风味至佳。

八月十三日

晴；夜间，微雨。

早餐后，仍到公园读法文。十一时归，写信给予同，圣陶，心南，调孚，景深及同人会。魏兆淇君来，谈了一会。午饭后，在家微睡了一会。三时开始写小说《五叔春荆》，写至五时，忽觉得不大满意。大约写小说的兴趣已减退了，再写下去，便成了勉强，一定写不好，很想以后不再写了。闷坐在旅舍中，很无

聊，很难过，又不禁动了想家的念头。还好，元今天来得很早，把我的无聊打断了。晚饭后，偕元等同坐咖啡馆，吃了一杯咖啡后，又略略的高兴。独自先回，把《五叔春荆》续写完毕。十一时半睡。

八月十四日

阴云密布，雨点不时的滴落。

八时起，早餐后，到公园去散步了一周。偶买《New York Herald》，见上面赫然大书着蒋介石通电辞职的消息，并言北军大胜，一二星期内，将可到达南京，上海。我不禁黯然。万想不到中国政局乃竟如“白云苍狗”，变化得这样快!

上午十时许，开始写小说《三姑燕娟与三姑丈》，至午夜一时半才写毕。这篇小说，内容还好，也许写得粗些，此后拟暂时不再写小说了。许多材料，且留在心里，待更加成熟了些时，待写小说的兴致甚浓厚时再写出来。

八月十五日

晴

早起，正在写信，邮差敲着房门，送进愈之的一封挂号信及箴二信，圣陶一信来。我真高兴如得到了满捧的珍宝——不，这比珍宝还可贵，还可慰！——我很高兴的由愈之，圣陶的信里，知道上海的友人们都还很念着我；我更高兴的是，箴的信许久未来，一来却便是两封！但她的信中，仍充满了苦语愁言；我读了，热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我使她这几个月受尽了苦，不知将来怎样的补偿她，安慰她才好！还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她，补偿她，安慰她！她说道："铎呀，像这样的下去，我将要更瘦，瘦到只剩一根骨了呀！"又说道："铎呀，你什么时候才可回来呢？如果船上有五等舱，我便坐了五等舱到你那里去也情愿！"唉！我怅然的，我惘然的，良久，良久，我的心飞到万里之外的故乡去了！

上午十时，至邮局寄信，——挂号信，给调孚的——因今天系法国节日，邮局关了门。又到公使馆去取汇票信，因箴来信说，四十镑的汇票已寄出，亦为了节日，公使馆也闭了门。

下午，偕景医生同到凡尔塞（Versailles）去。在车站上遇到了光潜。我们约定于九月二十三日同到伦敦去。前一次到凡尔塞，未进宫去，只在公园中走走，这一次则进了宫。跟随了一大批的游历者，匆匆的一间一间的看过去，连细看的时间都没有；今天的人实在太多了！很想以后再去一次二次。在树下坐了一会。临出宫门时，还到国会（Congress）去看了下，其中为一个会场，乃上下两院遇总统出缺或选举总统时所用的；此外，则规定七年到此开会一次。七时回，到万花楼吃饭。饭后买了一瓶白兰地回，预备肚子不大好时喝一点。夜间，写给岳父一信，箴一信，又给圣陶，调孚一信，十时睡。临睡时，喝了一点酒，用肉松来下酒。

八月十六日

阴

寄去挂号信一封，给调孚，内有稿子三篇，一为论文，二为小说，还附有给愈之，圣陶的二信。另外又寄一信给圣陶，内附给雪村及少椿的信各一。又到公使馆去，收到岳父一信，并四十镑的汇票，因系副张（正张由船上寄，故未到），陈君说，恐不

易取到钱。在那里和陈君谈了好一会，皆关于巴黎住家的事，他有家眷，在巴黎已住了很久，情形很熟悉。他说，住在巴黎，自己烧饭，两个人二千佛郎一月可以敷用。我现在一个人还不止用二千佛郎呢。则箴如果出来，我反倒可以省俭了！由公使馆回时，到 Hashette 公司，买了英文的《法国文学史》及《法国艺术史》二册，又法文的《Apollo》一册，计价共三十七佛郎。午餐在 Vaneau 街一家菜馆里吃；鱼炸得很好，肉则远不如 Steinbach 之多而新鲜。回家后，很无聊的在看买来的新书。徐元度来，直谈到七点，我要去吃晚饭时才走。晚饭与元及一位珠宝商陈先生同在北京饭店吃，北京饭店的菜，比万花楼为新鲜，价亦较廉，惟座位不大好。它的炒鱼片，又鲜嫩，又有味，到巴黎后，没有吃到那么好的鱼过；万花楼的鱼总是冰冻得如木头一样，一点鲜味也没有。晚饭后，一点事也没有做，仍以肉松下酒，睡得很早。是如此的空过了可宝贵的一天！

今天得济之一信，严敦易一信。

八月十七日

阴

早起，得上海寄来书籍两包，乃第一次写信去叫箴寄下者。其中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人间词话》；当我接到地山的信，说起王先生投昆明池自杀事，便写信给箴叫她把这些书寄来，因欲作一文以纪念他也。我上船时，曾带了他的《人间词》，而别的诗词却都没有带；我真喜欢他的词。学昭还把这书借去，在餐厅里抄了一份去。前三四年在张东荪家里，我曾见过他一面，那态度是温温雅雅的，决不像会愤世自杀的样子。唉，也许愤世自杀的人，便是他那样温温雅雅的人！乱嚷乱叫的倒没有这

么大的勇气了。十时，到克鲁尼（Cluny）博物院去，匆匆的走了一周，似乎其布置与前次所购的Guide book上所说的已颇不同。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第二室，陈列自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鞋子一部分，及第十四，十五室陈列法国，意大利的瓷器的一部分。我深觉得，中国瓷器如果肯多参考古代及外国的式样而加以创造，一定可以复兴的。洛夫博物院所印的两大册《中国古瓷器》，真是比哪一国都好。可惜我们没有人知道到江西去改良它们。如果改良得好了，一定可以再度征服了全个世界的。下午二时，偕景医生同到Hôtel Invalide里的军事博物院（Army Museum）去参观。上次和元同到Invalide时，只看了礼拜堂和拿破仑墓，没有进这个博物院。这个博物院，来源很早，在一六八三年便有人收集关于军事上的器物以教导少年军官；到了一八九六年，这个博物院便正式成立。全院可以分军器甲胄及历史两大部分；军器甲胄部分包括古代的铁甲，枪矛，刀剑，一直到了近代最新式的大炮，机器枪，手榴弹，飞机，战壕；我们宛如经历了种种的杀人境界与最恐怖的战场；历史部分包括法国各时代的军旗，革命与帝国时代各次战事的纪念品；古代的军服，拿破仑及其后的遗物，拉法耶（La Fayette）的遗物等等。又可以分为古代近代及欧战两大部分；欧战的一部分，占的地位很多，几乎重要的战死的大将以及飞行家，海军军官，都留有遗物在内，还有一二间专陈列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的，专陈列战壕模型的。这其间，不知把多少残酷恐怖的故事，重新告诉给我们。还有一个红十字会的女看护，执了钱筒，请游人捐助。欧战的创痕还未完全恢复呢！这里的伤兵是特别多，因为Invalide里的一部分，又是伤兵院。壁上还挂了许多的战争的图画，其中很有些著名的，而关于欧战的画为尤多。从军事博物院出来，又到拿破仑墓看了一次，因景先生未见过。

回家后，我的房间又搬到三楼第十七号里来了；房间与十二号一样，也临街，也有两个窗门，太阳光也可晒进来，不过只多上了一层楼而已。晚饭后，与元等同坐咖啡馆，九时半回来，开始抄七月二十五日以后的日记，预备寄到上海给箴。七月二十五日以前的，已由冈带回去了。

八月十八日

晴

昨夜不知何时下起雨来，睡梦中仿佛听见窗外潺潺的雨声，至今天清晨，还没有停止。因为不能出去，便在房里抄日记，整整抄了一个早晨。直到十一时半，方见太阳的金光破云而出，街道也立刻便干了。巴黎的路政还算不差，所以从没有街上积水的事（下雨时当然是湿淋淋的，雨一停止，街道也便跟着干了）。午饭后，又偕景医生同到 Musée Carnavalet 去，他因为不久便要回到“外省”去了，所以这几天几乎天天在看博物院。Musée Carnavalet 是属于巴黎城的，不是国家所有，如洛夫，凡尔塞之类。这个博物院，虽说是专陈列关于巴黎城的历史的东西的，然其中有趣味的东西很不少，尤其关于文艺一方面。这个博物院的房子，原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物。后又为赛委尼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住宅，她住在这里凡二十年。她是法国一个有名的尺牍作家，她那时代，几乎都完全的活泼的在她生动的信札里表现出，上自宫廷大事，政治新闻，下至社会琐事，戏剧游艺，家庭小故，无不一一的详细的写着。这个博物院，立于一八八〇年，在一八九七及一九一四年又增大了两次。到一九二五年，又添了四十间新的陈列品。现在总计有房间七十九间；可以大略的将其性质区分如下：

(一) 巴黎的招牌——第一至第四间

(二) 服装史——第五至第十二间

(三) 巴黎图型——第十三至第十六间

(四) 古巴黎风景——第十七至第三十八间

(五) 革命时代史——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五间

(六) 十六世纪的遗物与图像——第四十六至第六十间

(七) 钱币与纪念牌——第六十一至第六十三间

(八) 十九世纪的巴黎——第六十四至第七十九间

第一至十六间，又第六十四至第七十九间，皆在楼下，自第十七至第六十三间，则皆在楼上。在这么繁多的房间，我们真不能看了一次二次便够了；其中使我感到兴趣的东西很不少，尤其是革命时代史一部分，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遗物与图像一部分，及十九世纪的巴黎一部分。革命时代史使我们重历了那个无比的恐怖的时代；自路易十六的家庭生活，以至他上断头台的情形；巴斯底（Bastill）狱的遗物，革命的英雄的图像；路易十六的头发，袜子；他的皇后马丽安东尼的手巾，鞋子，等等，在在都足以使我们起无穷的感慨。还有，革命时代的巷战情形，那发狂似的民众的暴动情形，尤使我忆起了今年三月间上海的一个大时代——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与结果，然其情形却是一样。

在十五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遗物与图像里，最使我注意的是：关于赛委尼夫人的几间房子；在那里，有她的图像，有她的遗物，这些房间都竭力要保存她的原来式样，还有她手书的两封信，寓言作家拉芳登的手迹，她的衣服的碎片（在她的墓重开时取出的），Carnavalet（Carnevenoy）收取房租时的收据（赛委尼夫人是租了这个房子住的），乃至与她有关的人的图像等等；这是第四十七至第五十间；关于福禄特尔（Voltaire）及卢骚（J. J. Rousseau）的一个房间；在那里，有福禄特尔早起对他秘书口

述信稿的画，有他二十四岁时的画像，有他的靠背椅，有他的面型，有他在桌上写东西时的小模型；在那里，更有卢骚收集植物的箱子，他的墨水瓶等等；这是第五十二间；关于佐治桑特（George Sand）的一间房间；在那里有她的图像，她的手型。她的头发，她所戴的珠宝，她的手稿，福洛贝尔送给她的一本《波娃里夫人传》等等；这是第五十九间，最新加入的一间房子。

在十六个房间的“十九世纪的巴黎”里，最使我注意的是第六十（?）间，保存着艺术家与文人的遗物的，在那里，有缪塞（Paul and Alfred de Musset）幼时的像，有雨果（V. Hugo）的像，有委尼（A. de Vigny）的像，有雨果，巴尔札克，仲马等作家的遗物等等；在第七十二间内有梅侣米（P. Mérimée）的图像，在第七十三间内还有巴尔札克的半身石像；大小仲马由巴黎旅行到卡地（Cadix）的图。

夜间，隐渔，元度来谈。他们去后，又抄了一点日记，喝了一点酒，十一时睡。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到卢森堡博物院去，把上几次未仔细看过的第九，第十，第十一间的图画，再看过一遍。我的心境觉得变化得很厉害，上次以为不好的，这一次却以为十分的好，上次以为很好的，这一次却也有觉得它不见得好的。批评艺术而用个人的一时感情，一时直觉去评衡，真是危险呀！不觉得已至十二时，即回家，与元同去吃午饭。饭后，又与元同去理发，仍在上次的巴比仑街的一家理发铺。但上次与冈同去时，因洗了一个头，擦了一点香油，便用去十五佛郎；这一次却只剪发，修面，不用别的什

么，只花了七佛郎；元只剪了发，更便宜，仅五佛郎。这其间真是相差太远了。大约，完全因为用了香油之故。理发后，回家，到克鲁尼（Cluny）博物院匆匆的走了一周，要登上第二层楼，却遍觅楼梯不见。又到名人墓（Pantheon）去，跟了许多人同下墓道。墓道每十五分钟开放一次，有一个听差的带领下去，并为我们说明一切。下这样的墓道在我生平是第一次。墓道里面很清洁，一点也没有我国厝所那么可怕。但微光朦胧的照着。四周都是一间一间的墓室，——空的居多——阴惨之气，中人欲栗。仿佛是到了第二个世界去参观。向来不多引起人生之疑问的，至此恐也不免要引起了。要不是同行的人很多，叫我一个人独自在里面徘徊，我真有点不敢。在这些墓室里面，第一个见到的是卢骚，其次是福禄特尔，再其次是雨果及左拉（E. Zola），还有做《马赛曲》的台里尔（Ronget de Lilse），历史家米契莱（Jules Michelet），大作家莱南（Ernest Renan）等等，其他还有法国有名的算学家，政客，军人之类，我都不大熟悉。平常读了卢骚，雨果他们的著作，而今天却立在他们的墓前，真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可惜不能在那里立得久，因为领导者说完话后，又匆匆的向前走了。他领导完毕后立在出口，每一个人出门，便都要给些小费，以酬他的领导之劳。他们大约都只给几十个生丁，我给了他一个佛郎，他谢了又谢。由名人墓回后，甚倦，在床上躺了一回，不觉得睡着了。宗岱来，把我叫醒。我们谈了一会，他说，克鲁尼博物院的第二层楼，如果要上去，是要向看守者取钥匙来开门的。元和蔡医生亦来，同去万花楼吃晚饭。晚上睡得很早，没有做事。

八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上午雨丝不停的随风送来，大有我们“清明时节”的气象。不能冒雨出门，又不敢闷坐，便只好提起笔来写信。计写了三封家信，箴一，岳父一，祖母母亲一；五封友人的信，圣陶，调孚一，石岑一，伯丞一，经宇一，君珈一，除了家信及圣陶，调孚的信外，皆用明信片写，都不过寥寥的几句话。在给箴的信里，并附有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八日的日记十五张；七月二十五日以前的，已由冈带回了。午饭后，到大学礼拜堂（Eglise de la Sorbonne）去参观。这座礼拜堂与我住的地方近在咫尺，走三四十步便可到了，在楼上也可望见它，但因为太近了，以为随便哪个时候都可以去，反而迟到今天才去。这座礼拜堂是建筑家 Jacques Lemercier 在一六三五—五三年，为大主教李却留（Richelieu）造的，大学的最古房子，便是这一座礼拜堂，其余的都已改样重建过了。礼拜堂的前面便是 The Place de la Sorbonne，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的石像，正立在这个小小的方场中央，礼拜堂的前面。大主教李却留（1585—1642）的墓，即在礼拜堂里面的右边；这墓是 Girardon（1694）建造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作品。我们在墓上可见一群的雕像，扶掖着李却留的是宗教，伏在他脚边啜泣着的是科学。悬于墓上的是李却留的帽子。墓后的墙上，有 Trinbal 画的大壁画，表现着“神学”，有苏尔彭（Robert de Sorbon），St. Bonaventura，但丁，柏斯哥（Pascal）诸人的像在里面。还有 H. Leféncе 作的李却留的铜像，很活泼的表现出这位瘦削而多心计的大主教来。在这座礼拜堂内，还有 the Duc de Richelieu（1766—1822）的墓（右边），N. A. Hesse 作的苏尔彭介绍神科学生见 St. Louis 的大壁画（左

边)，等等。由大学礼拜堂出后，又到卢森堡博物院去，仔细的把其中所藏的雕刻，对着目录看了一遍，因为雕刻不多，所以到了五时便看完了。我从前到这个博物院去，都只注意图画而不注意雕刻。但这里的好雕刻实在不少。关于卢森堡的雕刻，将另有记，现在不说了。晚饭在北京饭店吃。饭后，遇见陈先生，前几天托他代取汇票去，他今天取来了，交来二十镑，又二千四百七十余佛郎。正苦用款将竭，得此恰当其时。在一家咖啡馆里小坐一会，九时一刻回。又写信；给圣陶，调孚一信，云五，心南，敦易各一信。十一时半睡。夜间颇为乱梦所苦。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今天是我离家后的第三个月的纪念日。呵，这三个月，真是长长的，长长的，仿佛经过了十年八年！在上海，一个月，一个月是流水似的逝去，在旅中却一天好像是一年一季的长久。还好，一天天都有事情做，觉得很忙，要是像在上海似的那样懒惰下去，真不知将怎样的度过这如年的一日好！

国事的变化，在这三个月内，也正如三年五年的长久的岁月所经历的一样。但不知家里的人，和诸位朋友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动。我很不放心！在这三个月内，岳父家中已有了一个大变动，便是大伯母的仙逝。唉，我回去后，将不再见到那慈爱的脸，迟慢而清晰的语声了！唉，在此短短的三个月内，真如隔一个世纪呀！早晨，天色刚刚发亮，便醒了。看看表，还只有六点三十分。又勉强的睡下。不知在什么时候却睡着了。而在这“晨睡”中，又做了好几个梦，有一个至今还清清楚楚的记着。我做的是回家的梦；仿佛自己是突然的到家了，全出于家中人的不意。一切都依旧，祖母还是那样的健强，母亲还是那样辛勤而沉

默，文英还是那样不声不响的在看书……但我的第一个恋念着的人却不见。我照旧的“箴呢？箴呢?”的叫着。母亲道：“少奶不在家，到亲母家里去了。”我突然的觉得不舒服起来，如在高岸上跌下深渊。失意的问道：“那么，我就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还住在原来那个地方么?”母亲道：“不，搬了。新房子，我记不清楚地址。”仿佛是文英，插说道：“我认识的，等吃完饭后，我陪了哥哥同去。”正在这时，江妈抱了一大包的我的衣服，笑嘻嘻的回来了。我连忙问她道：“小姐呢?”她道：“还没有回来，不在太太那里，在大小姐家里呢。”我又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的?”她道：“是×××说的。”“你知道小姐几时回来?”她道：“这几天×小姐生气，打小孩，小姐住在那里劝她，要下礼拜二方回家呢!”我非常的生气，又是非常的难过，仿佛箴是有意不在家等我，有意要住到下礼拜二方回来似的。我愤愤的，要立刻到大姊家里把她拉回来。正在这时，我却醒了。窗外车声隆隆，睁眼一看，我还在旅舍的房间中，并不曾回家！只不过做了一个回家的梦!

起床后，窗外雨点淅淅的在洒落。因为今天心绪不大好，怕闷在家里更难受，便勉强的冒雨出外。选了要去的四个地方，最后拣定了先到恩纳（J. J. Henner）的博物院。这个博物院在Avenue de Villier四十三号，离旅馆很远，坐Taxi去太贵，便决定坐地道车去，因为地道车的路径最容易认识。在圣米萧尔街头下地道，换了一次车，才到Viller，几乎走了大半条的Viller街，方见到四十三号的一所并不大的房子，棕黄色的门，上面标着“恩纳博物院”（Musée J. —J. Henner)。门上的墙头有恩纳的半身像（铜的）立着。但两扇门却紧闭着。我按了按电铃，一个看门人出来开了门。里面冷寂寂的，只有先我而来的两个老头子在细看墙上的画。没有一个博物院是比之这个更冷寂的了。看门

人只有一个，要管着三层楼的事（连楼下，在中国说来是四层）。但却没有一个博物院比之这个更亲切可动人的；这里是许多这个大画家生前的遗物，有他的烟斗，他的眼镜，他的铅笔，他的用了一半的炭笔，粉笔，他的大大小小的油画笔，他的还粘着许多未用尽的颜料的调色板，他的圆规，他的尺，……这里是他的客室，他的画室，画室里是照着原来的样子陈列着，我们可以依稀看出这个大画家工作时的情状；这里是他的作品，一幅一幅的陈饰在他自己住宅的壁上，其中更有无数的画稿，素描，使我们可以依稀的看出作成一幅画是要费了多少的功力。我在巴黎，也曾见到过好几个"个人博物院"，罗丹（Rodin）的是规模很大，莫纳（C. Monet）的是绚伟明洁，却都没有恩纳的那么显得亲切。他的藏在这个博物院的连素描在内，共有七百幅以上，他一生的成绩，大半是在这里了。

恩纳（1829—1905）在一八四七年到了巴黎，后又到意大利去，在罗马，委尼司诸地游历学习着。他以善于画尸体著名，尤其是许多幅关于耶稣的画，其中充满了凄楚的美，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墓石上》，《耶稣和圣女们》等都是。但最使他受人家注意的，还是他的许多幅诗意欲流溢出画架之外的幽秀淳美的作品，如《读书》，《水神在泉边》，《哭泣》，《牧歌》等等。他还画着许多肖像画，如他母亲的像，他自己的像等等，其中尤以几幅想象的头部，如《Fabiola》《Orpheline》等等，画得更动人。他在一八六三年，第一次把他的作品陈列于 Salon 里，以后便长久的都有陈列。他的画除了这个个人博物院里所陈列的以外，在洛夫，在卢森堡，在小宫，以及在其他外省的博物院里，都有之。

我第一次认识的恩纳的作品，是那幅《读书》（La Liseuse），这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那样的静美的情调，那样的具着诗意的

画幅，使我竟不忍把它放下手。但这还是复制的印片呢，在那时，在中国，我是没有好运见到他的原画的。后来，我便在《小说月报》上把这幅画再复制一遍，介绍给大家。我到了巴黎后，在洛夫见到了他的这幅《读书》的原画，在卢森堡见到了他的别的好几幅画。然而最使我惊诧的，还是那幅想象的头部《Fabiola》；这是一个贞静的少女的头部，发上覆着鲜红欲滴的头巾，全画是说不出的那样的秀美可爱。但那幅画却是复制的印片，在洛夫，在卢森堡，在别的博物院的门口，卖画片目录的摊柜上，都有得出卖，有的大张，有的小张，而价钱却都很贵。我真喜欢这一张画。我渴想见一见这张原画。但我在洛夫找，在卢森堡找，都没有找到。我心里永远牵念着她。这便是这幅画。使我今天在四个要去的地方中，先拣出恩纳博物院第一个去看，而这个博物院却是最远的一个。我想，这幅《Fabiola》一定是在这里面的。果然，她没有被移到别的地方去，她没有被私人购去，她是在这个博物院的壁上！呵，我真是高兴，如拾到一件久已失落掉而时时记起来便惋惜不已的自己的东西时一样的高兴！如果这个博物院，只有这一幅画，而没有别的，我也十分愿意跑这一趟远路，便再远些也不妨。可惜我所能有的，只是复制的印片，而印片哪里能及得原作的万一！我在她前面徘徊了很久。等到我由三层楼上走下时，又在她前面徘徊了好久。

我临走时，向看门者买了四十张的画片，仅 Fabiola 买了五张。那看门的人觉得很诧异，说道："先生买得不少！"大约不曾有人在他手里买过那么多的画片过！仍由地道车回家，到家时已过十二时，这半天是很舒适的消度过去，暂忘了清晨所感到的浓挚的乡愁。

下午，天气仍是阴阴的，雨却不下了。我仍跑出去。先到巴尔札克博物院，看门的人说，现在闭了门。在八月中，法国的博

物院，有许多是闭了门的，连商店也多因主人出外避暑而暂停营业，仿佛他们不去避暑，不到海边去一月半月，便是“耻辱”一样。这样的强迫休息的风尚，却也不坏。至少也可以使他们变换环境，感到些“新鲜的空气”。但也颇有人说道，很有几家大户人家曾故意的闭上了大门，贴上布告，说主人已去避暑，其实却由后门出入。更有，在巴黎他处暂住了几天，却到美国的药铺，买到一种擦了皮肤会变黑的药，涂在身上，却告诉人家说，他已经到海边也去过一次了。但这样的事究竟少，也许真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巴黎这一个月来人实在少，戏院也有好几家关门的。到处都纷纷乘此人少的时候在修理马路。只有外国的旅人及外省的游人却到了巴黎来看看。饭店里，外国人似乎较前更多，而按时去吃饭的人却不大看见了。

由巴尔札克博物院走了不远，便是特洛卡台洛宫（The Trocadero）了。我由后园里走进去，转到前面。特洛卡台洛宫里有两个性质很不同的博物院，一个是比较雕刻博物院（Le Musée de Sculpture Comparce），一个是人种志博物院（Le Musée Ethnographique）。比较雕刻博物院占据了特洛卡台洛的楼下全部，由A至N，共有十三个间隔（其中没有J），再加上B. D. K. M. 共是十七个。由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法国雕刻，凡是罗马式的与高底式（Gothic）的雕刻都很有次序的排列着，且也选择得很好；不过都是模型，不是原物，但那模型也做得很工致。在那里，我们真可以读到一部法国雕刻发展史，而不必到别的博物院去，不必到外省去。在法国的雕刻，重要的希腊，罗马，埃及诸古国，以及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外国雕刻，也都有模型在着，以资比较，虽然不很多，但拿来参考，则已够了。这些希腊，罗马诸古国及外国的雕刻，都在这个博物院的外面一周。

人种志博物院是很有趣味的，也许见了比较雕刻博物院觉得

没有趣味的，到了这里一定会感到十分的高兴的；那里有无数的人类的遗物，自古代至现代，自野蛮人至文明人，都很有次序排列着；那里有无数的古代遗址的模型，最野蛮人的生活的状况，最文明人的日用品和他们的衣冠制度；我们可以不必出巴黎一步而见到全个世界的新奇的东西与人物。这个博物院占了特洛卡台洛宫的第一层楼，但在楼下也有一部分的陈列品。可惜其中除了靠外面的一层房间外，其余的地方都太暗，看不大清楚，这是一个缺点。最令人触目的是：许多红印度安人的模型及所用的弓箭，土器，帽子，衣饰等；印度安人用的独木舟，神坛的模型，他们的奇形怪状的土瓶等等；还有从中美洲来的东西；还有墨西哥的雕刻，铜斧，用图表意的手稿，武器，瓶子等等。更有关于非洲土人的许多东西。另有一部分是关于欧洲诸国的，有意大利，希腊，匈牙利，诺威，冰岛，罗马尼亚等国；另有一个大房间，陈列俄国及西伯利亚的东西，还有一个瑞士村屋的模型。法国各地的风俗人情，则可在楼梯边的另一排屋子里见到。

还有一个“Le musée cambodgien et Indo-Chinois”我没有见到，还有第二层楼，我也没有上去。

特洛卡台洛宫在一八七八年建筑来为展览会之用，规模很不小，形式是东方的样子，正门对着赛因河及伊尔夫塔。

五时回家，写了一封信给箴，因为今天我们是离别的第三个月纪念日，要寄一信给她，信内并附给大姊及文英的画片。夜饭时，喝了一瓶多的酸酒，略有醉意。回家后，一上楼便躺在床上。匆匆的脱了衣服，不及九时半，即沉沉的睡去。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太阳光出来了，不觉得使人感到一种光明的愉意，然而在我的心里却还是阴沉沉的。昨夜睡得很不安，半夜曾醒来几次。又为乱梦所苦。一个梦却奇特；仿佛是箴把房门关了睡。我回家了，敲门不应。我从窗外，推开了窗隔而爬进房去。箴正在床上和衣睡着，睡得很甜蜜。她身上盖的是我现在所盖的黄色绒毯，她的头露在毯外，她的脚也露出毯外；我轻轻的走近床边。正要俯下头来，偷偷的吻她，不知何故，自己却忽然的醒了。房间里是黑漆漆的，隐约的听见隔房间鼾声。我心里很难过。这个美梦怎么会不继续的做下去!

邮差又敲了房门进来，交给我调孚及圣陶的一封挂号信。调孚在信里很详细的报告我国内诸友人的消息。我匆匆的下楼，在信格里又收到伯祥的，乃乾的，少聪的信各一封。只不见有箴的来信。我很失望! 别人的一千封信，一万封信，怎么抵得她的一封信呢! 自上个星期一她来了两信后，至今又隔了一个星期了，怎么还没有信来? 唉，这一个星期是如何的长久呀，在我看来! 今天不来，又要等到星期四了。大约是她写的信投邮过晚，不及赶上这一次火车吧。唉，难忍受的等待呀!

在一家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饼后，即到中法友谊会去，要看中国报纸，它的双门却紧闭着，不知何故。下午，约了元同到意大利街一家书铺里买《Kama Sutra》；这是一本印度古代讲“爱术”的书，有英文译本，有法文译本。法文译本定价十八佛郎，英文译本却要一百佛郎，真是相差太远了，而法文本还多了许多附注呢。我因为不大懂法文，只好买英文本的，又向

元借了他的法文本的，预备对照着读。此外还买别的二书，价共三十佛郎。在元的旅馆里坐到四时半。为了魏兆淇托问赴比手续，特跑到公使馆去，找陈君说了一会。五时回，在家看书。《Kama Sutra》一书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诡异”“艳丽”，我很快的便看完了半本。晚饭后，又接下去看，几乎把它都看了一遍。只有几个小地方我因为不高兴看，把它们忽略了过去。这一类的书，在巴黎真出版了不少，用英文写的也很多，但英文本却总比法文本贵到五六倍。还有一本波斯的“奇书”，《香园》(The Perfumed Garden)，英文本却要一百二十佛郎，此外还有其他，总之都是这一类的书，都是要用高价卖给英美人的。还有几部小说，故意打上“Not to be sold in England”的印子，这样的印子一打上，却更容易引动他们的好奇心了。其实内容一点也没有什么“违禁”的地方，我曾买过这样的小说一二本看过。十时睡。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今天天气又不大好，上午晴了又阴，阴了又晴，天堂上似乎总弥漫着雨云，不带雨衣出门实在不放心。清晨六时左右，又醒了一会，又勉强的使自己睡着了。——好在我睡着得很快——在这时，又做了一个梦，仿佛是玄珠由西伯利亚到了巴黎来。我们真是带着激动的心而相见！我们已别了很久，我是天天为他担心着。如今居然见他平安的在巴黎，我喜欢得反而说不出一句慰喜的话来。我问他许多俄国的情形。他告诉我后，又说，他不久便要由法国复回到上海了。我竭力的劝他留在法国，他总是不听，我很不高兴的醒了过来，窗外太阳光已经很高。呵，他如今还在中国呢。××来信说，他在江西。祝他是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大时

代中过着呀！早餐后，又到中法友谊会去，门仍闭着，大约是会里的人都避暑去了。顺便到 Rue Madame 一家书馆里，买了五册的 Tanchnitz Edition 的书，共价六十佛郎。坐在公园草地旁，把书打开，看了一篇史的文生的小说。十二时回家。饭后，与元等同到波龙森林的边境，又回来，因为他们不高兴去划船。他们去买东西，我独自到小宫（Petit Palais）去。小宫即在大宫的对面；大宫为每年各种 Salon 的陈列所，小宫则为巴黎城的美术馆。大宫，小宫的前面，便是亚历山大第三桥，再过去，在对河，便是 Invalide。这两个宫及这个桥都是一九〇〇年时为了开展览会而造成的。小宫的大部分是陈列油画的，其中有 Paul Chabas 的《浴女》，O. Guillonnet 的《阿尔琪亚的结婚》，以及印象派画家 Sisley，Manet，Cazin，Monet，Renoir 诸人的作品，而 Engène Carrière 也有四大幅的把人物罩在灰黄色云雾中的油画。此外更有三间房子，一间是专陈列 Ziem 的画的，名为 Salle Ziem，一间是专陈列 J. J. Henner 的画的，名为 Salle Henner，一间则陈列 H. Harpignies 及里顿（Redon），罗丹（Rodin）诸人的画的，名为 Salle Harpignies。雕刻则陈列在大门两旁的两个大厅里，在楼下一室里也有一部分，其中也有不少好作品。此外还有好几个 Collection 都是收藏家送的，内容很复杂（以 Collection Dutuit 为最多）。我买了四十佛郎的画片回来。到家已五时余。桌上放着三包书，是调孚寄来的，其中有稿子，有《血痕》等书。傍晚，下了大雨。冒雨去吃饭。晚上写了好几封信后，十一时睡。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晴不定，不时下雨。

昨夜又为乱梦所苦。这几天不知何故竟如此的多梦！仿佛见箴在楼上打牌。我在楼下等她。实在等不住了，便高声的对她道："我先回去了。"而她不立起身来，只答道："你先回去也好，我就来。"我很不高兴。却正在这时醒了。因雨，上午在家未出，在抄日记，预备寄给箴。独自到北京饭店吃饭。饭后，遇蔡医生，知道元病了，便同去看他。他昨夜肚子痛，今天已好了。在他那里，谈到六时回。陈女士送了放园先生的一封信来，说了一会即去。晚饭时，遇见×，他的肺病更深，已有些咳嗽，我很为他担心。他自己也觉得非到外省去养病不可。夜间，在家续抄日记，直抄至今日的，已毕。十一时睡。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全日雨丝如藕丝似的，绵绵不断。间有日影，破云而出，亦瞬即隐去，如美人之开了一缝窗棂，向外窥人，而惟恐人觉，一瞬即复掩窗一样。今日是由西比利亚火车来的信到达的日子，但箴的信没有来。全个上午都因此郁郁。闷坐在家中，写信给箴，并附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的日记十二张。颇怪她为什么来信如此的稀少。随即把这封信冒雨寄发了。回时，又写给调孚，圣陶及诸友的信，并写给同人会的信，附了不少画片去。午饭后，元等在此闲谈，至三时半方去。又写给庐隐及菊农，地山的信。四时半时，下楼寄调孚的信，在信格里不意中得到了箴的来信！我真是高兴极了！惟其是"出于不意"，所以益觉得喜欢；惟其是

等待得绝望时，而忽然又给你以你所望的，所以益见其可贵。门前雨点潺潺的落下，我立在那里，带着颤动的心，把箴的信读了一遍。我很后悔，不应该那么性急，上午信一不来，便立刻写信去责备她！我真难过，错怪了她！这都是邮差不好，本来应该上午送来的信，为什么迟到下午四时半才送来？冒雨寄了调孚的信后，匆匆的上楼，又从怀中，取出她的信来，再读了一遍两遍；很高兴的知道她将于下半年和大姊同去读英文。还附有叔帑的一封信，他报告说，已经考取了沪江的高中。这都使我喜欢。但箴的信上又说，"我想法国不是一个好地方，你可不必多在那儿留连着。何不早些到英国去呢？法国风俗是非常坏的，你看得出吗？"这又使我好笑。她真是太"过虑"了。她难道还不知道我的性情吗？她常笑我，一见女人，脸就会红。我自信这样的人决不会为"坏风俗"所陷溺的。且我在法国并不是无事留连着，实在是要看些法国的，或者可以说是巴黎的艺术与名胜，且要等候几个朋友同行也。立即匆匆的写了一封复信给她，怕她得了早上的信后，将焦急也。蔡医生和宗岱来，同到万花楼吃晚饭。晚饭后又写给济之，放园及舍予的信。十时睡。

综计自上次写了几篇文章后，又有十天没有动笔写东西了——除了写信和写日记。真是太懒惰了！明天起，一定要继续的写文章了，我预想要在二三十天内写不少东西呢！再因循下去，一定要写不完了。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起来梳洗时，太阳光已照耀着。呵，好不可爱的太阳！今日的心境，也和昨日不同了，正如天气之不同一样。想开始写一篇《卢森堡博物院参观记》之类的文章，已经把材料都找好了，放

在桌上，且已经在稿纸上写了半张了，房门上忽然有人叩着。×××君走了进来。他直谈到十一时后才去。他的肺病很深，使我非常怕。他之来，如一片阴云似的，把我清晨的心上的太阳光罩住了，虽然窗前的太阳光还是仍旧的灿烂。我在太阳光中坐了许久，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苦闷。亏得元来，唤我同去吃饭，才把这愁闷驱逐开了。饭后，与元及蔡医生在卢森堡公园树下坐到四时才回。太阳光在绿叶间游嬉着，小孩子们在地上游嬉着，麻雀们，鸽子们在闲散的飞着，跳着，叫着，大自然是如此的愉悦着！我的心不禁与之共鸣了。归家坐了不久，陈女士与杨太太来谈。箴的来信说，"日记"缺了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的，我所以请陈女士把她的日记，约略的说给我听一下，以便重记。这几天的日记，我恰恰没有留底稿，且已忘记了。谢谢她把这几天在船上的事告诉了我，使我回忆起了许多的事，不难把它们补记下来。杨太太脸上生了一个东西，她说，很痛，一边的脸都肿了。我约她明天饭后到我这里来，给蔡医生诊看，他正是专门的外科，要得到他的指示后，才可安心些。七时，她们回去。

与蔡医生同在北京饭店吃饭，饭后，同到一家 Music Hall，名为"Palace"的，去看《妇女与竞技》（Femmes et Sports）。巴黎的 Music Hall，是全世界有名的，在别的地方决看不到的；那样大胆的表现，除了巴黎外，还有哪里会有之！他们名这些东西为"revue"，真是名副其实。《妇女与竞技》共分二部，凡四十五幕。有的很粗俗，有的很美丽，但大都在表现女子肉体的美，没有什么深意；除了小小的歌词与应节的跳舞外，除了赤裸裸的女子，辉煌华丽的布景与衣饰外，更没有什么别的了。有人说，这是"耳的愉悦"，其实不对，应该说是"目的愉悦"。在第一部分，先之以《环球的歌》，继之以《莫西哥歌》，再有《给纽约歌》，《当你要被爱时》，《巴黎景色》，《缓舞》，《妇女与竞技》，

《打球》，《摇船》，《游泳》，《航空》，等等，其中最使我不高兴的是《是的》，《但我有两个佐绥芬》一幕，两个黑女，又丑又怪的在台上乱跳乱舞，不知他们何所爱而喜见这些怪状怪舞（巴黎颇有拜“黑”狂）。第二部分则有：《过去日子的歌》，《当像你的一个女子爱像我的一个男子时》，《夜间的日出》，《鸟》，《玫瑰花盛开时》，《打拳》，《花战》，等；而全剧即在花朵纷飞的《花战》中渐渐的闭幕了。坐在前排的观客，曾得到好些台上舞女们抛下来的花朵。这种 revue，布景及衣饰是最足动人的，都是极为和谐而美丽的。讲到女子的肉体美，那当然是这种“revue”最能吸引观客的一端；然一大群赤膊露腿的女子，全身只有腰下是围了一点东西的，在台上循规蹈矩的合舞着，其实并不见得怎么美，或怎么动人；乳房垂垂的挂着，手膊和腿部的筋肉，都因激烈的动作而坟起，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富满圆润的“女性美”也。也许“女性美”真不过仅存在图画中，仅存在想象中而已。但在这许多幕中，也有几幕是使我喜欢的，至少有两节；其一是：《当你要被爱时》；写一个贞静的女子，以歌声表现出她的隐藏在心底的求爱之情。但好几个男子，爱情不专一的男人，陆续的来诱惑她。她并不理会他们，她要的贞固的爱情。他们去了，几个女子立刻把他们的如流水的爱情牵引住了。他们一对对的，围绕于她的四周，夸耀着，诱惑着，傲慢着，但她却坚定的立着。他们来了，又去了，而她仍只一个人站在台上唱着凄凉之歌，寻求着贞固的爱情。其二是：《夜间的日出》。先写“夜神”在群星的拥护中出现；次写“黎明”带了微红的曙光而出现，再次写“日出”，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太阳，如中国，印度，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及美洲，各有一个神为代表，还有许多舞女，饰为“太阳光”。另有一个歌女，立在台边，唱着介绍这些“夜”“黎明”与“太阳”。这是全部 revue 中最美丽绚烂的一节，

完全以它的“美丽绚烂”使人注意的。所谓引动世界的巴黎的revue，每个人到巴黎都要一见识的revue，不过如是而已。

这是我看revue的第一次，也许不再去看，十几个Music Hall所表演的都不过如此而已。“Palace”还算是上等的一个，再有更赤裸裸的，更粗俗的地方呢，所有的舞女，真不过全身只挂了手巾大的一块布。假定巴黎警察厅不禁止，也许连这一块手巾大的布也早已取消了。

自八时半进“Palace”，至十二时左右才闭幕，到家时已经午夜过半小时了。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

因为昨夜睡得晚，起来时，已经十时了。到卢森堡公园去，读了T. Hardy的《Life's little Ironies》一篇，颇为之不怡，Hardy的东西，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是灰色的，惨暗的，凄楚的。饭后，蔡医生在我房里谈了一会。杨太太来，他看了一看她脸上的小疖子，那是很不要紧的。杨太太去后，我们同到Riboli街一家卖英国书的书铺里，买到一本《五十本流行的歌剧》，价八十五佛郎。又到喜剧院（Opéra Comique）定座看《漫郎》，计正厅后排，价三十佛郎又五十生丁。又同到波龙森林，在一家咖啡馆里喝茶，看隔院的人一对对在随了乐声跳舞着。五时，到湖上划船。暮色渐渐的笼罩上两岸，松树笔挺的如巨人似的矗立着，小舟朦胧的在微光的湖面上浮荡着，天上有数抹的红云。“黄昏晓”已熠熠的镶在蓝天上了。当我们的小舟，转桨归来时，遥见对面森林下，红光如燃，景色至美，盖即我们刚才喝茶的跳舞场之“灯火齐明”也。晚饭到Père Louis吃饭，那是专以烧鸡著名的，

价钱也不贵，顾客拥挤得不堪，常要立在那里等候。我们一进门，便见一大串的鸡穿在棍上，在火上烧烤。我吃了田鸡和烤鸡，味儿都极好。田鸡都是腿部，烤鸡则胖嫩异常，几乎入口即化。从没有吃过那么好的烤鸡过。饭后，在街上闲步，直到了Place de Concorde 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才坐下，整条的“四马路”，半条的“大马路”都走过了。这是在夜间马黎的街上散步的第一次。下地道车回时，已经十一时了，即睡。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

至今日，已离家一百日了！在这一百日中，几乎天天总是不断的做着“归家”之梦的；然而一想起“已离家百日了！”便不禁更要引起浓挚的“乡愁”。心里愁情重叠，很想设法排遣。清晨，到公园走了一周。午饭时，元与蔡医生约去吃烧猪，这家饭店即在 St. Michel 街附近，排场颇大，是专以吃烧猪著名的，那些猪据说是喝牛奶长成的。但猪肉太多，太油腻，吃得过饱，颇不舒服。饭后，到 Place de Victor Hugo 看“十人画会”的露天展览会，但到了那里，车马冷落，广场上并无一幅画陈列着。我还以为改期了呢。蔡指道：“那边不是么？”那边街头，陈列了一长排的画。我们转过去看。画并不多，真只是十个人画的，但好的也真少。我们匆匆的走了一遍，姑立在一个我们以为画得还好的几幅画前面看了一会。一个看守画幅的女人即跑来问道：“你们要不要问个价钱？”我们说，“不。”随即走开了。清寒的画家真是可怜。回到卢森堡车站，上车至 Robinson 去，车行半小时才到。那里是一个很有名的乡落，以跳舞场及树顶的房屋著名。那些木屋高据于古树的顶干上，很有逸趣，大约是仿照了

《瑞士家庭鲁滨孙》中的木屋而造的。小小的一个山，绿阴交加，游人如蚁，沿路都是小咖啡馆。大的跳舞场有三所，都是一张张桌子坐满了人，我们挤不进去。只好在场外坐了一会，静听着舞乐悠扬的奏着，一对对的人，隐约在绿林里面转了来，转了去的跳舞着。傍晚，坐火车回来很觉得疲倦。休息了一会，便去吃晚饭。饭后不久即睡。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

清晨即醒，勉强的又睡了一会。乱梦如夏云，扰人至苦。梳洗后，下楼，得箴一信，甚喜！抄了一会日记。元来，同去吃饭。饭后，买了两磅葡萄，在房里吃着。这里的葡萄极好，有白的，有黑的，一颗颗都晶莹如珠玉，不要说吃下去，便看看也够可爱了，入口则甜汁如蜜，多无子者，兼有一种玫瑰花似香味；白的，更似我们故乡的荔枝味儿。这样的葡萄，在故乡是吃不到的。喜欢吃水果的人居留在法国真是不坏！桃，杏，李，还有樱桃，哪一样不好。惟有梨，味儿略略的淡些。三时，同到波龙森林去划船。等划船的人真多，我们拿到了三〇三号的纪码，到了一点钟后，才有得船划。上湖中小岛的咖啡馆里喝茶，因口甚渴。六时回，在房里洗澡。天气真热，自到巴黎后，没有见过这样热的天气。七时许，到北京饭店吃饭；匆匆的吃完了饭，即到喜剧院去听《漫郎》。《漫郎》是教士 Prévost 著的一部小说，曾有好几个人把它改编为歌剧，而惟现代大音乐家 Massenet 所编的一本为最好，今夜所演唱的，即为他所编的。Massenet 的石像新近竖立在卢森堡公园中，他的像下，即有漫郎的一个像刻着。《漫郎》的故事真足动人；当我无意中翻检《说部丛书》时，得

到一本《漫郎摄实戈》，无译者姓名，一读之下，即大为惊奇。乃知茶花女所深喜者即为此书。自到巴黎后，天天想去看此剧，总因无伴而中止，今夜乃得蔡医生为伴而看所欲看的《漫郎》了！全剧分为五出：第一出写 des Grieux 与漫郎初相见而偕逃的事；第二出写他们俩住在巴黎，而 des Grieux 为他父亲所诱归的事；第三出写漫郎被繁华所陷溺，跟随了一个贵族同住着，但她的心终不忘 des Grieux。后来知道了他要做"和尚"，便立志去寻他，去劝他。第四出写她与他在礼拜堂中相见，这一次是她引诱他同逃了！第五出分两幕，第一幕写他们俩去赌博，被贵族引警士捉去；第二幕写漫郎被充军，des Grieux 想了种种方法与她相见。而她的生活力已尽，即倒在他臂上死去了。全剧的音乐，都极动听，亦间插以对话。其中以漫郎初见 des Grieux 时羞涩的说出她的名字；漫郎知他们俩将离别，对小桌，唱《再见，我们的小桌》一歌时；在礼拜堂中 des Grieux 唱的几个歌；以及漫郎将死的歌为最幽婉动人。喜剧院，没有歌剧院宏大，但也有四层，可容六七百人；歌剧院演的是大名著，严重而庄伟的，如魏格纳的数剧，如《参孙与特里达》等等；喜剧院所演唱的，则为近代人的歌剧，较为轻巧的，如《加尔曼》，《漫郎》，《蝴蝶夫人》，《维特》等等。它们的区别，很像法国喜剧院（Comedie Francais）及 Odeon 之不同，又有些像 Louvre 博物院与卢森堡博物院之不同。十一时五十分，出戏院，到附近咖啡馆坐了一会，即回。十二时半睡。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

天气还是那么热，现在的巴黎真有点像夏天，真应该说避暑

了。黎明时，又醒来一次。八时半起床，写了一信给箴。十时半，去寄信，并到公园走了一会。得予同，愈之及舍予各一信，坐在咖啡馆里拆开读了，很高兴。饭后，与元等同去公园闲坐着，三时回。午睡了一会，在家写信给予同，愈之，圣陶，雪村及舍予。信写毕，已将七时。蔡医生来，同到万花楼吃饭。饭后，喝了咖啡。街角的天空上，挂着如镰刀似的新月，晚烟微微的浓了。蔡道："到森林去划船吧。"说"森林"，当然是指波龙森林而言，芳登波罗太远，Vincenne 是在工人区中，我们没有去过。街上一点风也没有，便黄昏也不见凉。我希望那边会有一点风，便答道："好的。"船头上有一盏红的纸灯挂着，免得黑漆漆的船要相冲碰。这一夜，几乎是我一个人在划着船，绕了岛打了一个大圈，一个小圈，还停在小瀑布下静听着潺潺的水的清音。晚上的湖面，游人也并不见少。所有的小舟仍都出去了。湖面上，一盏盏红灯，各把长长的红影投映在水中，宛如放湖灯时的西湖。今夜我腕力觉得特别好，一点也不疲倦。只是手掌上的皮有点坟起了。十时半，舍舟上岸，走了一条的森林大街(Ave. de Bois)，沿街坐了许多的人，看人，也被人看。又转到 Henry Martin，在那里等电车。到十一时半才回家。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

夜间颇不能安睡。起床后，梳洗，记日记，已到十时半。到公园看报，走了一周，不觉得已经将十二时了。与元同去吃饭，饭后在 Cluny 咖啡馆坐到将三时才回。本想写《漫郎摄实戈》一文，写了半页，觉得心绪很乱，又放下了，便拿起日记来抄写。七时，到万花楼，与元同吃晚饭。饭后，和杨太太及学昭女士同

到喜剧院（Opéra Comique）看《维特》（Werther），戏票前几天已由杨太太替我买好了。座位在三层楼，但还算宽舒可坐。《维特》亦为Massenet所编，系依据于德国诗人歌德（Goethe）所著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者。那个绿衣黄裤的热情少年，活泼泼的现于我们之前。全剧共分四幕，五段；第一幕叙夏绿蒂的家庭及她与维特在月下共话，那时是圣诞节，孩子们正高高兴兴的唱着圣诞歌。维特在清光如水的月下，向夏绿蒂倾泄他的情怀。但夏绿蒂却婉拒道，她已经由母命与阿尔伯（Albert）订婚了。维特很悲苦的失望着。第二幕写阿尔伯与夏绿蒂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他们俩同到礼拜堂去。但维特又追踪而至。夏绿蒂仍婉拒维特的热情。第三幕是在阿尔伯家的客室。夏绿蒂读着维特的来信，心里十分的纷乱而凄楚。正在这时，维特推了门进到室中；他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恋情了！他向她热烈的，热烈的表示他的爱情，她还是婉拒着。这天又是一个圣诞节。她进了房门，迷乱的躲在房里。维特推门不进。挣持了一会，他忽然的清醒，另有了一个决心。他匆匆的离了她的家。阿尔伯在这时回来了。跟着来的是一个使者，乃维特差他来借手枪的。阿尔伯叫夏绿蒂把手枪递到来人的手中。夏绿蒂当然明白有什么事要发生。于是她匆匆的披了外衣，赶到维特住的地方去。第四幕第一段开场时，我们看见维特坐在他自己家里灯光下写最后的信，手枪放在桌上。信写完了，他立起来，把手枪抵住胸前。幕布渐渐垂下。第二段的幕布复揭起时，我们见维特已倒在地上。夏绿蒂匆匆的进门。她已经来不及阻止维特的自杀了，她悲戚的扶起他，他微弱的向她诉说着最后的热情。隐隐的圣诞歌的声音由窗外透进。维特是倒地死了。夏绿蒂惊叫了一声。窗外还隐隐的透进孩子们的歌声。她无力的叫道："维特……一切都完了！……"便晕倒在维特的身边了。幕布又渐渐的垂下，全剧是告终了。这当然与歌

德的原作，情节略有出入。Massenet 的音乐，在此剧里是异常的紧张而热烈，《漫郎》似乎还没有如此的使人惊动。我自始至终，一点也没有松懈过，紧紧的，紧紧的，为她所吸引。今夜扮维特的是 Kaisin，动作与歌喉都很好。以《维特》故事作为歌剧的，不仅始于 Massenet，在他之前已有好几种，但在现代，演唱的却是他所编的一种。他的《维特》第一次在一八九二年二月，出演于维也纳，第二年正月，才在巴黎喜剧院出演。散戏后，坐公共汽车回。送杨太太她们回家后，我到了自己的房里，已经是第二天一时了。

求书日录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的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沉》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见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骞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

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吧。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么一会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育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吧。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

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么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么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弘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么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么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船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

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么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么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么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

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胪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赜，更广赜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荛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

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材：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花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须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骛，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的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哪一部不是国之瑰宝，哪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的，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摩挲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极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么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

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辇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么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么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么多，那么齐整，那么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网罗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踞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

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弢〕那里去。殿板书和开花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么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一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

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么天真地高兴着，那么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日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太多，庋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

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庋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着，在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

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祷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我们要竭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

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

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么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假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沓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

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料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得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么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干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么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么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么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日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日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记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星期四）

昨夜入睡太迟，晨起，甚疲。叶铭三来索款，以身无一文，嘱其缓日来取。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暖红室以汇刻传奇著于世，所藏当富于戏曲一类的书。惟自刘世珩去世后，藏书时有散出，我在十多年前便已收到好几部曲子；像用黑绸面装订的明末刊本《荷花荡》，就是其中之一。又有黄荛圃旧藏之明初刊本《琵琶记》及《荆钗记》，为今日所知的传奇的最古刊本，亦曾归他所有。但《琵琶》已去，《荆钗》已坏，目中自决不会有的。公鲁为人殊豪荡，脑后发辫垂垂，守父训不剪去。时至上海宴游，偶作小文刊日报上。我和他曾有数面缘。他尝有信向我索《清人杂剧》，作《国朝杂剧》，可知其沾染“遗少”气味之深。“八·一三”后，敌军进苏州，他并未逃走。闻有一小队敌兵，执着上了刺刀的枪，冲锋似的，走进他家。他正在书房执卷吟哦，见敌兵利刃直向他面部刺来，连忙侧转头去，脑后的辫子一摇晃，敌兵立即鞠躬退出。家里也没有什么损失。然他经此一惊吓，不久便过世了。他家境本不好，经此事变，他的家属自不能不将藏书出售。但愿能楚弓楚得，不至分散耳。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单里的凡

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一月五日（星期五）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谈久之，方别去。至新民村访予同，未遇，复至四合里，遇之。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十一时许，至中国书店，遇平贾孙实君等数人，知彼辈寄平之书，未到者甚多。且于十二月间，曾在火车上焚失不少邮包。先民文献，无端又遭此一劫，殊可悼伤！但此后彼辈辇书北去，当具若干戒心矣。向朱惠泉购得光绪二十八年成都木刻本《四川明细地图》一巨幅，价八元，作入川之准备。赴传新书店，购得元刊吴师道校注本《战国策》残本一册，《罗汉文征》一册，《粤海小志》一册等，共价十一元。抱书回高宅，翻阅过午，竟未及午餐。书癖诚未易革除也。午睡甚酣，至三时才醒。写《版画史》“引用书目”，以参考材料不在手头，未能完工；又誊清《版画史》自序，未及一叶，即放下，亦以手头无书之故。似此“躲避”生涯；如何能够安坐写作呢？可见在这样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时候，要想镇静宁心的从事于什么“名山事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夜九时睡。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誊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

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下午五时许，至文汇书店，得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份《京报》十余册，系由新闻报馆排印者，价二元。晚至航运俱乐部晚餐。连日天气很暖和，很像暮春三月，但今天日落后，渐渐的冷起来。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仍泰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即至伯祥处，托他将自序校阅一遍。傍晚，赴东华处。落日如红球，金光四射，满天彩霞灿烂。迎之而西行，眼看其落下地平线去，而天色则渐渐由红而紫而灰。天气有点冷飕飕的。觉得神清气爽。八时归，整理《太平山水图画》及《黄氏所刊版画集上》二册，所缺仍多，非赶印不可。

一月八日（星期一）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了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

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下午，至传新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若英见予《劫中得书记》，赠予明刊钟伯敬、王思任集数种。翻阅数过，百感交集！夜，仍住某宅。

一月九日（星期二）

晨起，阴云密布，西北风大作，冷甚。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在这个“危境”中，写些研究性质的东西都不可能了么？直不知人间何世！原来便不该做些“不急”“无补”之务的！愤懑之至！十时半睡。

一月十日（星期三）

晨起，整理《版画史图录》第一辑各册页子，仍缺少十余页，应催其早日印齐。今日之事，一天是一个局面，是一个结束，能够有一天，便可多作一天的工作，也便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形呢？每天早晨看见窗外的太阳光的时候，总要松了一口气，轻喟的自语道：这一天又可以算是我的了！为了要争取时间，便不能不急急忙忙的在工作着。九时，赴校上课。是这学期的末一课了，当敦勉各生安贫励志，保持身心的清白，为将来国家建设工作的柱石。国家所以不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就要为将来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的。他们似均颇有感动。午后，至上海书林购王绶珊所藏《方志目》钞本二册，价六元。

傍晚，过中国书店，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十一时，睡。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晨七时起，甚觉疲倦，疑有些伤风。十时许，赴中国书店，又赴万有书店，晤姜鼎铭，得嘉靖本《东坡七集》，明刊本《昌黎集》及明仿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价三百五十元。此类明刊白绵纸书，予以其价昂，而上不及宋元本之精美，下不如清代板之适用，故不甚罗致之。然刻工之精者，往往能鱼目混珠，被书贾们染纸加蛀，冒作宋元刊本。且未经删改，尚存古本面目，藏书家固应收之。予力薄，仅能偶得一二种耳。吴瞿安先生锐志欲收此类嘉靖刊本书百种，尝颜其所居曰百嘉室。恐终未能偿其愿也。镇日心闷意乱，似觉伤风甚剧。八时即睡。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连日天阴，欲雨不雨，正如予心境之灰郁。上午，整理《版画史图录》。下午，访家璧。自觉体力不支，头涔涔欲晕，勉强归所寓。即解衣睡倒，晚饭也不能吃。热度高至三十八度许。疑是伤寒，故以不吃为上策，吃了两颗阿司匹灵，中夜出了一身大汗。但热度仍不退。双眼耿耿待旦，殊无聊。倚枕读东坡诗。

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仍阴云满天，昨夜艰于入眠，偶一阖眼，即又醒来。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一灯茕茕，卧听远鸡相继而鸣。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读东坡诗。不知不觉间，放手释卷，复又熟睡。八时起，热度仍在三十八度。请了郑宝湜医生来诊。他也疑是伤寒。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终日不想吃什么，亦不觉饥。下午，服药两次，热度反而高到三十九度。柏丞先生来一信，说蒋复璁先生从渝来，有事亟待面洽。勉强打一电话给他，说明病情，请他先与张凤举先生谈洽。终日倚枕读《东坡集》，颇有所得。时睡时醒，竟不知是昼是夜。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微有日影。热度已退，觉精神清爽，惟四肢无力耳。仅发热两天，不知如何，竟会这样的疲弱！郑医生云：心脏甚弱，肺部亦不甚强。向来好胜，今后当静养少动了。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复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须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位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终日以牛奶、豆浆代饭，甚觉乏力。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晨，天阴，下午，微雨。三时许即醒来，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五时半，又醒来。天色尚未发白。倚枕听鸡声陆续而作，又闻窗外鸟声渐渐的喧闹起来。热度已退净，惟全身仍觉软弱无力，十余年来，未有大病过，以此次卧床两日，最为严重。早吃西米粥，中午，吃挂面及鲫鱼汤，渐觉体暖有力。然上下楼梯，足尚颤战，不大得劲。午时，柏丞先生来电话，说复璁先生正在菊生先生处劝驾，未知有效否。要我下午也去一趟。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钞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邻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予已过中年，然此毅力至今犹旺。不似其他中年人之兢兢于小利害，亦不似老年人之徘徊却顾，遇事不敢下手。以此，往往弄得生计窘迫，室人交谪。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四时许，至柏丞先生处，谈了一会。又至菊生先生处，以病辞，未见。颇为不快。至凤举先生处，相见甚欢。将此事经过，详细的告诉了他，他也十分的高兴。我们只负发动、鼓吹之责，成功则不必自我。当初一念发动，茫无把握，或已觉无望，乃至绝望，

但却会意外的在灰心失望之后得到了成功。"自古成功在尝试",此语诚不诬也。六时,归,仍吃挂面。八时许,即睡。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阴雨终日。身体已复元,精神亦佳。四时许,醒。很早的便起身梳洗。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检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的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竟忘记了吃饭。出门,细雨霏霏。至大三元晚餐,用二元。回家,已近十一时,亲戚们很恐慌,不知予何在,恐怕会有什么事故。心头觉得惨怆而温暖。即睡。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昨睡甚迟,意今晨必可晏起,但不到四时,又已醒来。眼睁睁的看电灯,看天花板,看黑漆漆的窗户,思潮起落不定。六时,穿衣起床。天色方见灰白。倚窗,见屋瓦皆润湿,知雨丝又在飞洒矣。九时,赴图书馆办公。翻阅几种书目。午餐后,回家

一行，看望贝贝的病。他热度不高，惟大便未通，爱睡爱哭。在三楼，整理小说书及半。鼠粪甚多，灰尘不少。双手墨黑，屡洗屡黑。不知何故，老鼠总喜欢在书堆里做窝逞其破坏的惯伎，恨不一一扑杀之。四时许，至中国书店，知有一批书要售出，群碧楼书亦要在年底以前出脱。当嘱以款可设法，惟不能售给平贾或分散零售。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晚餐，仍进挂面。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阴雨终日。今晨又是睁了眼看天亮。此实生平所未有之经验。六时，起身。作一函，致菊生先生。清理《太平山水图画》二份，拟赠给慰堂先生。九时，赴校办公。陈某来谈，态度颇可疑，或有刺探之意。说起前日所传绑架事，谓出慰南误会；又说不过是神经战的一种。我不欲听他的话，但亦须十分戒备。“我有笔如刀”，书生的笔的诛伐的力量，也许还在戈矛之上。惟为了工作的关系，尚不能不隐忍自重，不欲多言招患。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毕。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中国小说如此之贫乏可怜，实在令人骇异。历史不为不久，作家不为不多；然而数量却是那么少。曹雪芹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吴敬梓也只写了一部《儒林外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写些呢？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没有像狄更司、托尔斯泰诸人的魄力呢？四时后，过中国书店。石麒云：来青阁收到《碧山乐府》一部，后附曲三种。立至来青阁取阅，乃是崇祯本之至后印者；所附者为南曲《次韵游春记》及《中山狼》。予原藏有两部，即弃之不顾。至传新书店，得清词数种。

八时归。十时睡。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小雨连朝不止，有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未明即起。九时许，赴校。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 对外宜缜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 款宜存中央银行。他因小病，未能赴菊生先生宅，故托我代达其意。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凤举二位亦到。谈甚久。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荛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传新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叶铭三以抄本唐宋词六本见售，价四十元。向校借一百元，以须付富晋书款也。归来甚倦，晚餐后即睡。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夜眠甚酣，六时方醒。窗外雪片飘舞。今年第一次见雪，天气要逐渐寒冷了。十时，至来青阁，购《四库标注》一部，价三十元，即着人送到慰堂处。下午，至中国书店，与石麒谈购书事，费庚生送来装订好之《玉夏斋十种曲》，甚精雅。此书在平购得，久受“风伤”，触手即破，今则可翻读矣。每本装订费二元，似甚昂。四时，赴良友晤家璧，商《版画史》事。他觉得第二辑能否继续出版，尚未甚把握。五时归。六时半，赴胡咏骐宅晚餐。吴耀宗谈到内地旅行的经过，觉得前途有无限的光明，许多地方可指摘，但大体上还不错。我们对于现状，应该以望远镜看，不应该用显微镜看。乐观的成份究竟居多，很觉得兴奋。九时半归。雪尚未止。十时半睡。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雪止，微雨。天气又转暖。七时许起。博山来谈，约定下午至孙伯渊处看玉海堂书。二时许，偕博山同赴孙处。先看目录，不过十多部书，佳品不少。按目看书，一部部的翻阅一过。《玉海》二百册，确是元刻元印本。与后来所谓“三朝本”，补刻极多，字迹模糊不清者截然不同。其他元刻本数种亦佳。戏曲书凡二十余部，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本《西厢记》，及有附图的原刻本《画中人》为最好，余皆下驷耳。刘氏尝刻《暖红室汇刊传奇》，意其收藏善本戏曲必多而精，实则，浪得虚名也。伯渊索价二万五千金。当答以考虑后再商谈。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晨起，即致函菊生、咏霓二位，详述玉海堂所藏的内容。因购书款须俟慰堂归渝后方能汇来，现在尚不能与书贾有何具体的商谈与决定，只能力阻其不散售，留以待我们全数收购耳。九时，赴校，与柏丞先生谈此事。他的意思，最好由菊生先生再去看一遍，作最后之决定。下午，赴中国书店一行，无所得。九时睡。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晨起，见薄雾蒙蒙，万家瓦上皆霜，胸襟寥阔凄清。读苏诗自遣。九时，赴校授课。饭后，至中国书店一行。无意中得《林下词选》二本，为之大喜。我收词集不少，未见此书。今得之，于“词山”中又增一珍石了。《林下词选》为吴江周铭编集，凡十四卷，刊于康熙辛亥，首有尤侗序。所选皆闺秀词，自宋至清初，搜辑甚备。叶仲韶有《填词集艳》，沈慕熿有《初蓉集》，皆未刊，铭得之，遂增益之，以成此选，其间明清二代词，颇多失传之作。四时，归，灯下阅《词选》，颇高兴。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晨，赴校。饭后，至孙伯渊处，再细阅玉海堂书。菊生先生亦来。他见多识广，普通书甚难入眼。这批书似无甚足以使他留连惊喜者。《玉海》虽初印，然外间尚不难得。我自己则独恋恋于《董西厢》及张深之本《西厢记》。我自己搜集《西厢》异本

已十年，所得不过二十种，明刊《董西厢》，迄未得一本，而张深之本《西厢》，图出陈老莲手，精彩夺人；曾于北平一见，遍访未能获之。今睹此本，数数翻阅，未肯释手。如得之，必当将图收入《版画史图录》中。武进董氏尝印《千秋绝艳图》，中亦收入张本插图，然刷印不佳，且有半页系补绘的，神采已失，故有重印必要。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与咏霓、柏丞先生商购玉海堂书事，决定不任流散。书价则托博山与孙伯渊磋谈。博山说，伯渊已允减让，但必须于废历年内解决。我们不能肯定的答复，怕那时候渝款未必能到。但又不能不姑允之，以免他人下手。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盅。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嘉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博山来电话，云：玉海堂书，伯渊已允减让到两万元。与张、何二位相商，仍觉得太昂。下午，至来青阁，闻平贾某曾购得爱日精庐旧藏书数种，为之诧然，即追踪觅之，已不可得。仅知其中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绝佳。某贾必欲辇之北去，售给董康。迹其来源，知系得之老书贾汪某。汪与我交易有年，绝无好书。前偶得《杂剧新编》一部，为之惊喜欲绝。但只是"昙花一现"耳。今闻其数数至虞山，得书不少。皆售之平贾，坚不肯说出为何家之物。此人连年潦倒，能稍得润余，聊慰晚景，我也要为之高兴的。即访之，坚嘱其有好书必要为我留下，价可不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连日无甚动静，恐怕只不过是谣言。住在外面，种种不方便。晨起，即回家。想把书籍整理一过。但堆积太多，无可下手处。我向来买书，不加编目，也无排列次序，除了小说、戏曲及词，均分开来入藏外，别的书都是乱堆乱放的，故找起来很不容易。要决心编目，已不止三四次，但总是中途而废。今天起，想要彻底的清点一下。不知有此恒心否。整理了半天，倦甚。夜，住在家中。中夜，还有些不安之感。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再

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九时，至校。即与伯丞先生详商。以待渝款寄来，恐必不及，拟先付给定洋若干。归饭时，即致函咏霓先生，说到我们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无论如何，这一批书必须由我们截留下来。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玉海堂书固未必为上乘之收藏，但弃之也十分可惜。但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晨起，即致函咏霓先生，述昨日交涉经过。九时，赴校又与柏丞先生谈起这事。他们都主张，书价一万七千金可以同意；此时只能先付定洋若干。余款须俟渝款到时再付。当即致电慰堂催款。下午，至中国书店，得《遵生八笺》一部。此书，我少年时候很喜欢它：虽然包含明人的浅薄的"养生"知识不少，但其中也有很有用的材料。关于鉴别古书的一部分，很有见识。灯下翻阅，如见故人。童年好弄，尝信其言，欲植小荷花于碗中，终于无成。然在北平，实亲见小杯中，所植之红白荷花，莲叶，花藕，无不具体而微，则其所说固非无稽也。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未明即起，四无人声。梳洗后，阅王征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此书刊本甚多，以崇祯间武位中刊本为最可靠，图式皆准确无错。后来新安书坊所刊者，已大为改动，谬讹百出，像齿

轮之类，刻工每图省事，往往刻作圆形，与原意已大为不同。如果按图制器，必当终岁无成。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等事可作为一例。《图书集成》曾收入此书，亦系用新安本，故图式亦均大错。可见此书出后，一时颇为流行，而好事之徒，按图作器者，则恐鲜其人，故能任其谬种流传也。否则，一经试作，纰谬立见，必不至将“伪图”辗转翻刻也。此本亦是新安刊本之一，题新安后学汪应魁校订，刻工为黄惟敬，图中符记，尚用AE，未改甲乙，但图式亦均失原形。武位中本并不难得，不知《图书集成》编者何故收新安本而不收正确之武本？王征序云：“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在明末时代，西学本来可以大盛，所译各书亦多可观者。惜未能大量译出。且不久便遇“国变”，科学之萌芽遂遭摧残以尽，驯至二百余年后，方再有“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百事遂都落人后了。阅此，感触万端。下午，至中国书店。无所得。

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起，赴校。博山来电话，催问玉海堂书事。当与柏丞先生商定，先借数千金为定洋，余款允于旧历年内付清。下午，至中国书店，得《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残本两册，极为得意。此是明刊白绵纸初印本，已均挖去“宝古堂”三字，且都是竹纸本，神采还不及此本。明刊书籍，其版片往往辗转贩卖。得之者每挖去原刊者姓氏及斋名，即作为自刻之书。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像《博古图书》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其实，原本只是一个，后印者所加种种堂名斋名，皆是幻化之物。根本上，原书版片并不曾改动过。《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

今往往误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我历年得到《博古图录》好几部，今始发现其祖源，其喜悦可知！《列女传》我亦收到了三本，一是后印之“知不足斋本”，二是明刊竹纸本，三是明刊白绵初印本。后二者虽均是残本，然可考见其授受之迹，故甚珍之。由平南归后，一本为孝慈假去不归，一本亦遍寻不得，至今惆怅不已！

二月二日（星期五）

晨九时，赴校。下午，至中国书店，又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无所得。知平贾辈南来者不少，有所企图，目的在苏州群碧楼邓氏书。邓氏书曾刊有书目二种，《群碧目》中所有者已扫数售于中央研究院，其《寒瘦山房鬻馀书目》中物，则方在“待价而沽”之中。此目所载，宋元本不足道，明本颇多，而佳妙者亦少，其精华所在为若干精钞名校本。有《全唐诗集》一部，为季沧苇稿本，《全唐诗》全窃之，却不说明来历。如能得此，可证断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惟恐所求太奢，不易应付耳。然必当设法得之，不任其零星售出，散失四方。

二月三日（星期六）

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当答以三日后必可有确定之办法，即致函咏霓先生，并到校与柏丞先生商谈，决定先付给定洋三千金，余款一万四千金，于半个月内付清取书。下午至博山处，将此办法告诉他，他觉得孙贾当可同意。至中国、来青等肆，得残本《六十一家词》六册，系愚园图书馆散出者，初印甚精。我从前所用《六十一家词》是博古

斋石印小本，取其廉便，颇想得原本一读。此虽残帙，亦足快意。淮海、小山二家，均为予所深喜，亦均在其中。灯下，披卷快读，浑忘门外是何世界。

二月四日（星期日）

晨，有书贾某来谈，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这批书一旦落于书贾之手，必将抬价甚高，我辈或不易有此力量购得之。惟其中钞本、校本，佳者极多；如失了去，大是可惜，故仍须用全力设法购致。下午，至三马路各书肆，无所得。

（1945年11月1日至12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郑振铎四十年代日记

一九四三年

二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
（中缺二月三、十——十一、十三等日）

二月二日

在汉文渊林子厚处得宋宾王校本《许白云集》一册；序三页，为宾王手写补足。65[①]

二月四日

在富晋书社见到《汪克宽春秋胡传纂注附言》残本一册，元刊本也。首有莫友芝跋。为建安刘〇〇日新堂刊本，铁琴铜剑楼

① 原文如此，当是书的售价。下同。

有全书。是日为阴历壬午年大除夕，他肆一无所有。大是惨事。富晋又有明刊本《六书□□》[①]，首有翰林院印，为马氏丛书堂旧藏。

五日至九日

各肆皆度岁休息，无可“阅肆”矣。

二月十二日

初八日。今日为入春后第一次阅肆，至富晋、忠厚、来青、来薰，饭后，又至汉文渊、文汇、上海、书林及传新。在忠厚购《痛史》80.00，来薰购《荆驼逸史》100及《明季稗史汇编》40，传新购《南疆绎史》30，备校勘用也。《绎史》并不坏。尚有《小腆纪年、纪传》、《两朝剥复录》、《南天恨》、《记载汇编》、《明季南北略》、《适园丛书》、《国粹丛书》等，虽已有，仍拟再购之，以资比勘。

二月十四日

偕徐至来薰阁，孙景润云：有刻本《嘉庆一统志》，在鄞出现，可寄来。当即嘱其设法寄来。遇朱遂翔，彼云，在徽州，有明刻本《珍珠记》及《樱桃梦》出现。亦即嘱其设法。彼云：邮包不通。不知何时可见到也。

---

① 二字不清，前一字依稀是“纂”字。

二月十五日

电车太挤，至霞飞路而已，未赴各肆。晤葱玉，云：刘晦之可全售，价六十万元。实甚廉也。当即嘱其设法购之。

二月十六日

至开明；至传新，晤绍樵，购《小腆纪年》、《两朝剥复录》等，共价一百元；又得《珍谱》抄本一册，价八十元。绍樵出示天启本《淮安府志》(缺)，价百十元，即购之。嘱为装订。又出示《宋文鉴》、《宋学士集》、《白氏长庆集》等，共索二千五百元，未还价。至汉文渊，得《渤海陈氏书目》一册（抄），价三十元。下午，偕箴至拔可处，见到明张之象注本《盐铁论》四册，注韩居旧藏，惜缺后二卷也。杨金华云：有王西庄校《黄山谷全集》，价千元。

以《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读史方舆纪要》六十四册易得四部丛刊本《洛阳伽蓝记》二册，欲配齐全书也。

二月十七日

至开明晤雪村，嘱其致函于傅君。偕剑三至大三元午餐。饭后，偕游各书肆，与寿祺谈甚畅。至传新，晤程守中。彼云：去岁尝购得明刻本《香绣记》（继志斋刻?)、道光本《文园》及《华夷草木考》（八卷本）等，又见张尧伦得刻本《食宪鸿秘》等。又云：在苏见平贾得明刻本《下酒物》六册而去。绍樵云：彼尝见黄跋《杜樊川集》，为平贾所得。又有钱牧斋校《论衡》、

何义门校《杜樊川（集)》，在淮安，可以得到。

大雪。关灯，窗外雪白如昧晓。远窗红光映之，极可观。

二月十八日

未阅肆。阅手巾线袜等，极不易，每处均仅允许购一二双。计费三百余金，过五六肆，始得线袜一打，手巾一打，肥皂二块，手巾五条等物，可谓自有“商市”来之奇观也。

开明送《洛阳伽蓝记》二本来。

二月十九日

元宵。未阅肆。与开明诸友在金陵酒家午餐。

二月二十日

赴来薰阁等处，无所得。与剑三同在老半斋午餐。在张宅晚餐。

二月二十一日

晴。未阅肆。与开明诸友在济之宅午餐。酒醉，睡至七时才醒。赴萧宅晚餐。

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在家煮稀饭吃。十时半赴肆阅书。选购清人文集十许

种。在大同午餐。饭后，至徐处闲谈。四时半回。

二月二十三日

赴肆阅书，又选购清人集十许种。在老半斋吃刀鱼面等。下午，赴开明。六时在高宅，与伍、耿等谈店务[①]。九时许睡。西江云有书可一观。

二月二十四日

赴肆阅书。十二时半至金陵酒家独酌。饭后，赴西江处，阅《西清砚谱》（二十四册）首册，为开花纸抄本，似为内物，图甚精，索三万金。即退还之，一不欲购此等物，二亦以无如许巨金也。三时许，赴开明，谈甚畅。晤毛无止。偕伯、予、雪、綖、无等共赴傅宅晚餐。以傅请夏剑丞，予等均为陪客也。酒极佳。尽十许盅，微有醉意。归家即酣睡。然口不渴，头不晕，盖以酒佳故也。

二月二十五日

晴。赴肆阅书。得《白香亭诗》，甚喜，盖久觅未得也。十二时许，晤葱玉。在华府午餐。至森处闲谈。四时赴高处，与蕴及倍相见。夜，沐浴。

---

① 谈店务，指筹备“蕴华阁”事。详见下。

二月二十六日

晴。赴肆阅书。得《郭嵩焘全集》等。在高宅午餐。午睡甚酣，幻梦无端。理书。六时，至伯祥处，喝了不少酒。遇翼之。翼之云，苏城米价只二百九十元一担，如闻开元盛时事也。购鸡蛋五十余枚，价一百〇四元。（战前一元可购此数，约涨一百倍也。）微醺，归家。十时许睡。

二月二十七日

晴。赴肆阅书，选购数种。宛真来，知江妈[1] 昨夜逝去。相随二十载，极为忠心，一旦永别，自感难过！十二时半，至野味香食云吞一碗。购花五元。午睡甚酣。下午四时，赴肆理书。六时许回。夜，雀战至一时许，倦甚。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晴，微雨，赴肆理书。十二时半，赴高宅午餐，遇孙夫妇等。唐已盲，唱诗读曲，意兴甚豪。惟论古文，以四象为主，殊可诧异。盖亦家学渊源也（唐为文治子）。四时许，仍赴肆理书。

---

① 郑振铎家的女佣。

三 月 一 日

晴。上午，赴肆。今日开幕也。已布置得相当有条理。略谈，即赴忠厚，购《武夷山志》一部，价八十元。又至来薰阁，遇金华及王佩诤等。十二时许，至振业，访张，不遇。至大同午餐。二时许，回家午睡，甚酣适。四时半，赴肆，购文具等四十元。偕小宝、倍倍等赴金陵酒家晚餐。九时许回。今日肆中售去书及文具不少，约收入五六百元；如每日如此情形，则前途殊可乐观也。每日开支约须七十元，至少须做三百元以上始可敷用，做五百元以上，便可挣钱矣。地点尚佳。顾客当可不鲜也。

今日起，购灯泡须以旧灯泡掉换。又，一切市情，不许发表。

三 月 二 日

阴，微雨。访张、徐不遇。至济处。遇申伯，同至来薰阁，见《敦煌杂钞》一部，携之归。至开明。偕诸友同往聚丰园午餐。共用一百七十元。（余出二十八元余）饭后，至张处，又偕往徐处，遇玄。同赴肆一行。购《范当伯集》一部，价二十元。与玄、徐同至凤宅，畅谈至傍晚始散。至高宅晚餐。餐后，雀战至十时半许归，已倦甚矣。

三 月 三 日

阴。至石公处闲谈。十二时许，至肆一行，知昨日不过做一百六十七十元耳。盖以雨故也。予所购清人集等共一百五十余种，

共价一千六百余元，当即付以一千六百元。至味心午餐，用二十一元。购香蕉二十八元，久已不尝此味矣。午睡甚酣。四时，写访书日录二页。五时半，复至肆一行，晤调孚，至开明选购书不少。今日买卖不坏，约有三四百元。七时许，至高宅晚餐。九时回。写访书日录二页。

三 月 四 日

阴。至徐处，遇心迪。至来薰阁，得《二老阁集》（后附《南雷文约》）二十四册，价七十元，尚廉也。又至开明；偕诸友至同华楼午餐，用一百九十元。每人约三十余元。又在来青阁购《南天痕》等三种，价共四十元。下午至高宅，正在雀战。归，午睡甚酣。六时许，至店一行。遇孙某。七时，至高宅晚餐。九时半回。倦甚。不知不觉间，睡时已十一时矣。

三 月 五 日

闻雨声淛〔淅〕沥而醒。十时，赴徐处。同访赵元方，彼为荣庆之孙，甚懂版本，专收钞校，云：近得毛抄《酒经》及明活字本《吴中水利全书》、《容斋五笔》等。过来薰阁，遇吴及西江等。西江云：保文堂与吴向之事，已可解决。偕吴至金陵午餐。用六十三元。三时回。在椅上午睡一会。宝来，同往肆，购文具十余元。至伯处闲谈。七时许，至高宅晚餐。餐后，雀战四圈。十时一刻回。十一时睡。终日雨声不止，殊有秋意。

晤石麒，见到王西庄校《黄山谷全集》（系抄本），索二千元，太昂。

三月六日

仍微雨不止。得徐积余先生讣闻，为之愕然（卒于四日申时)。即冒雨至花肆，送一索花篮（价四十元)，至安乐殡仪馆。至传新购《研六室文钞》、《石遗室文集》及康熙本《关帝圣迹图志》。共付一百六十元（连前欠八十元)。至开明，偕诸友赴会宾楼午餐。共用五十余元，实最廉之一次也。二时许，至来薰阁等处，在忠厚购清人集二十许种。至金城，访赵元方，不遇。在书肆，与徐闲谈，至五时许，赵仍不在，乃赴高宅晚餐。电车拥挤甚。饭后，雀战至十二时始回。一时许睡。

三月七日

星期日。七时许醒，已不闻雨声。未久，窗外有阳光射入。久晴〔雨〕乍晴，精神为之一爽。十时许，至肆，又选清人文集数种。宝亦来，偕至王宅。至大同午餐，用六十余元。饭后，至张宅，与周等雀战，至十一时许始散，负八十元。到家已十一时矣。

三月八日

晴阴不定，春寒料峭。至徐处，挤电车不上，改乘人力车，用三元。谈甚畅，偕至来薰阁，又至开明。谈印《医方类聚》事颇详。偕诸友至会宾楼午餐，合用六十三元。至孙处，实君尚未归。访葱玉不遇，挤电车归。午睡。写清文集目录数十纸。六时半，赴高宅晚餐。八时许归。九时半许即睡。夜梦甚多。

三月九日

闻鸟声而醒，时不及七时也。八时许，赴张处闲谈。又访徐，未遇。（挤电车不上，坐人力车）至来薰阁，选清人集数种。遇乃乾。晤韵秋，彼携《太平欢乐图》百页（类《清明上河图》、《岁相图》等），索三千金。又天启间陆某批《希姓谱》一册，索五百金。偕乃乾至开明；与诸友同往会宾楼便饭。二时许，挤电车至高宅，渴欲午睡，未能得。与箴等雀战。六时，至肆一行，又选清人集十余种。七时半，至高宅晚餐。九时许归。即睡。中夜不成眠者久之。

三月十日

六时半即起，窗外鸟声细碎。八时，至徐处。彼拟于今晚北上也。谈颇久。至王彦和处闲谈。至来薰阁、忠厚等处小坐。无所得。见到吴所送去之陈校《文选》及吴批《史记》。又见许博明之书十许种，无一佳者，价则奇昂。明版《孙子集注》昂至一千八百元，《盐铁论》昂至一千六百元。赵元方竟一种不要；如送到我处，亦是一种不要也。至开明，小坐。又至振业，与葱玉谈及杨某事，殊为慨叹；甚矣知人之难也！一不在意，便为所欺。将来此种人必将出大弊病，不如早日继绝之为是。中午在华府吃（四十元）。二时，至家午睡，甚酣适，至四时方醒。喝咖啡后，写清人文集目录。六时许，至肆，又选书数种。遇顾起潜。七时许，至高宅晚餐。沐浴。今日香烟抽得太多，头晕不已，甚不舒适。想：自即刻起，戒烟不吃。好在香烟近日价又大涨，戒绝不吃，正是时候也。尝数次发愿戒绝，竟又开戒。此次

拟下一决心。用出毅力来戒绝之。九时半归。写清人文集目录，至十二时方睡。

三月十一日

晴。十时半许，至耿处小坐。至来薰阁及忠厚，晤石麒，取得《孙隘庵文集》钞本，为叶鞠裳所批者，尚佳。仍海日楼物也。至开明，同诸友往会宾楼午餐，共喝白干半斤。吃薄饼二十余张，菜馔近七八碗，仅费百元耳。实远较他处为廉也。饭后，至振业，取款一千元，送三百元与李。购毛巾被一条，计一百三十余元。二时许，归家午睡。五时，至肆，宝来。七时许，至高宅晚餐。九时回。与真常等闲谈。十一时许睡。

今日未抽烟。

三月十二日

阴。灰雾弥天，至为闷损。到九时许，方才雾消日出。天尚寒峭。至前面参观张某之新居，布置甚佳，尚未迁入，殆亦一暴发户也。[①] 十一时，至高宅。稍谈，即赴马宅。晤箴等。饭后，携倍至周处小坐。二时，至张宅雀战，到夜十时半才散，负近二百金。“劳民伤财”，以赌为甚，当力戒之也。今日又破戒抽烟矣，意志力之薄弱至此，奈何，奈何!

---

① 当时郑振铎秘密住处附近，搬来一些汉奸居住。

三月十三日

薄雾弥天，春寒料峭。九时许，方日出雾消。至咏处闲谈。付款六十元。咏云：有《爝火录》在钞写，此明末史料也，予亦拟传钞一部。至来薰阁小坐。见杨某，彼虽多方饰辩，总以不多加信托为宜。购肥皂五块，价八十余元，连日飞涨，已达战前之一百数十倍，月前之三四倍矣！至开明，晤乃乾，购《懒翁诗集》一册，《明季事略》二册，共百金。“懒翁”为元董寿民，其集久佚不传，至嘉庆间，其族孙乃以活字版印行，然仍极不易得也。同往会宾楼午餐。每人用十二元。至传新，选购清人文集数十种，惜无甚佳者。三时回，午睡颇酣适。六时，至肆，又选购《三鱼堂集》等数种。七时许，至高宅晚餐。九时半回。十一时睡。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晴，后阴晦，微雨即止。访张。过博山寓闲谈，承贻《明清藏书家尺牍》四册。至忠厚、来青阁及来薰阁。在来青购《授堂全书》一部。在大三元午餐，用七十元。至传新，昨日所选书，凡五十余种，取来书单二纸。三时许，至张宅，张夫妇皆外出。归家午睡，甚酣。六时许，至肆一行，偕耿至伯祥处闲谈。八时，至味心晚餐，用四十六元。谈筹设文具肆事甚畅。处今日之时会，势不能不“甘市隐”也。九时许，至高宅，稍坐即归。作致徐及济川函各一。十二时半睡。

三月十五日

晴，大似初夏，热甚，出汗。杨柳已嫩绿。访张；至王宅，至秀州，至来青、来薰各肆，无所得。遇李。约周同进午餐于大三元，用一〇三元。下午三时，归，午睡甚酣。六时许，至肆，遇宝。有出售西书者，约三百五六十册，索三千金。耿恐有麻烦，决定不购。至高宅晚餐。九时归，为某生讲《韩非子》二篇。十一时许睡。

三月十六日

晴，孟春而有初夏之燠热，夹衣在身，尚有不能耐之概。访张，取来借款支票一张。至开明，小坐闲谈一会。至来薰、来青等处。至振业，与葱约，明日取款一部分。四处奔波，无非为利，此从未经过之境界也，殊以为苦！在华府午餐，又昂至三十四元一客矣。饭后，至高宅，又至张宅。雀战至夜九时许归。编阅《书目丛刊》。十一时睡。

三月十七日

晴，热甚。至来青、来薰等处小坐。付《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第一批款五千元。至振业，访葱玉。至华府午餐。一时半许，至张宅。晤徐、罗二生。谈至近七时始散。至高宅晚餐。整理书目。十时许睡。

三月十八日

天气仍燠暖，阴雨。盖天时反常，必应有雨也。整理书目。十一时许方外出。至开明，同往会宾楼午餐。餐后，至各肆一行，无所得。倦甚，三时回，午睡顷刻，醒后仍倦。至肆，得宝信，即电招之出，劝慰百端。晚，偕往绿野新村晚餐，用八十元。十时回，即睡。下午晴，热甚!

三月十九日

阴晴不定，突变冷。上午至开明，闲谈至十二时，偕诸友同往西南酒家午餐，用十二元。餐后，至各肆一行，无所获。归家午睡一会。三时许，至来薰阁，与傅、蔡等闲谈。七时，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许回，即睡。

三月二十日

阴雨不止。冷。上午至徐、张二处。又至开明闲谈。至来薰阁。至振业，访葱玉。至华府午餐。归家午睡。高元来谈。五时许，至肆，晤宝，携归，仍劝说百端。似已有悟意，略可放心。七时，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半归。十一时半睡。夜，月色甚佳。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阴。十一时许，至张宅，约曹家一家午餐，菜四百

元，极佳。酒喝得不少。雀战至夜四时许，计负三百六十，又公份一百四十，共用五百元左右，然甚舒适也。归时，已十一时矣。十一时半睡。

三月二十二日

阴，有日影。天气仍凉。十时许，至高宅，又至开明。晤乃乾。闲谈颇久。偕诸友同至老半斋午餐，用二十七元（共一百三十五元）。购乃乾之《敂然阁文集》一部，价五十五元。归家午睡。四时半，至高宅，又至肆，携宝、妹同往大同晚餐，用七十五元。本日共用一百六十余元。九时半，由高宅回。雨点渐大，有电光，且有雷声，此春来第一次闻雷也。钞《清人文集目录》廿二纸。约计之，所收尚未及四百种，且佳品无多。若至千种之数，恐不甚易也。可见一事之着手，一愿之立，初若甚易，其结果必至困难重重；然如不中途放手，则当必可遂愿成功也。书此以自励。十一时半，睡。

三月二十三日

阴，雨。春寒料峭，入夜尤甚。不知路有多少冻死骨也。十时许，至高宅，至来薰阁，晤施，谈甚久。付杨纸帐一数。至开明，偕诸友至西南酒家午餐，用十二元余。饭后，至来青阁，与杨寿祺等谈印书事。杨不主张印书目，而力以印“传奇”为言。俟再仔细商量决定。三时回，午睡。写书目。六时，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归。即睡。

三月二十四日

阴，春寒料峭。十时，至觉园张宅，谈甚欢。施来，同往王宅看书。十二时，至瞿宅闲谈。到大新四楼，观梁俊青、吴曼青夫妇画展，甚有可观者，进步之快，为之诧异不置。至来薰阁等肆小坐。偕倍等在大三元午餐，用一〇二元。四时半，至开明。乃乾携来龚孝拱手写之佛藏目录四册，汉碑文释二册，颇佳，共索二千金，力不能得之，姑携归一读。又至肆小坐。购瓶花十余元归。案头顿有生意。七时半，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许归。整理清人集目及书目丛刊目录，至近十二时始睡。夜梦甚多。

三月二十五日

晴。醒来即见满窗阳光，精神为之爽然。积雨初晴，别有一种轻快之感。仍寒凉，大有“已凉天气未寒时”之深秋气象也。十时，至秀州书社等处，选购清人文集二十种，不及二百元，可谓廉矣。十一时半，至开明，偕乃乾至老半斋午餐，每人约用二十元。餐后，至来薰阁诸肆小坐，致济川一函。二时许，归。午睡至四时。五时半，至凤举处，偕往蕴华阁一行。七时，至高宅晚餐。购卫生草纸二束，用二十二元四角，殊不值得。又购圆帐一顶，价二百三十五元六角。用钱如流水，奈何，奈何！九时许归。算书帐。十一时半睡。乱梦如云。

三月二十六日

阴雨终日，怅闷无已。十时，至秀州，又至王宅访施不遇。

十一时许，至来薰阁小坐，无所得。在忠厚，见到《卫藏图识》乾隆版，有图，颇佳，正在装订，拟得之。十二时许，至开明，偕往五芳斋午餐，每人用十九元。复至开明，闲谈至二时许归，谈及杜美开映之德片《1936年世界运动会》，盛况空前，可测人心。购席一张，五十六元，又糖果二十元。午睡至五时。算书帐。六时，至张宅，张氏夫妇皆外出，即至高宅晚餐。八时半归。阅刘氏书目，摘录其中重要者，至十二时始睡。

三月二十七日

阴，风甚大。“二月春风似剪刀”，殆若是欤？九时，至张处，送还书目，谈甚久，言及欲请国文教员事，即致一电与微，约其至大同一谈。十一时许，至来青阁。近十二时，至大同午餐。与微谈甚畅。饭后，偕至寓，谈至四时，送其归。彼云：家人欲其就某事，殊不欲也。五时，至张宅，与翔略谈，即至王处，谈至六时半，至高宅晚餐。九时回。与八等谈至十一时始散。十二时睡。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晴。乍睹阳光，殊有清新之感。九时许，至张处，闲谈多时，复至翔处。购玩具十余元赠饮德，彼今日周岁也。十二时半，至孙宅午餐。三时，至张宅，晤微，六时，别去。六时半，至王宅喝酒，耿在座。微醺，至高宅，十时半归。十一时半睡。这一星期，一无所为，不知何故，心绪殊乱。作茧自缚，可哀也已！此种况味，只有自己咀嚼而已。

三月二十九日

阴雨。至袁宅小坐。袁欲远行，忙甚。至来薰阁，得徐函一，又见李卓吾评《西厢》，首有图，颇佳，即拟购之。中午，在大来午餐，用三十元。至张宅，晤周及罗。雀战至傍晚，负六十六元。饭后，闲谈至九时半归。倦甚，即睡。情绪不宁，心头若有所梗。

三月三十日

晴（阴晴不定三月天）。至王宅，闲谈久之，又至修文堂，晤实君，得《推篷寤语》（云间李豫亨撰），价千元，又有张萱之《汇雅》，彼云欲得二千金，尚未购得也。十二时，至洁而精午餐，箴、宝、倍均来，用一百四十元。餐后至公园，观狮子。购杂物七十余元。至寓，又至高宅，又至肆，与耿商购丁书事。至高宅晚餐。九时许归，倦甚，即睡，夜梦又颇多。

三月三十一日

阴晴不定。九时半，偕耿至丁宅阅书。选出若干种，尚未毕。拟明日续去。至光明午餐，极坏而贵。至来薰阁等肆小坐；遇董惠卿，谈甚久。彼亦有意在此设分肆，以北方实在无食，且无生意也。至开明，遇周干卿。三时半，至张宅，观雀战。至李宅，阅书，谈至七时；至东方旧书商店，购《中西烹饪学》二册，价四十元；闻有古本《楚辞集注》及嘉靖本《兰雪集》，约日往阅。至高宅。七时半，又至张宅晚餐，雀战至九时半归。十

时半睡。

四 月 一 日

晴，风甚大。九时许，至丁宅阅书。十一时，至上海殡仪馆祭祖母。付三四月寄柩费三百二十元。至乔家栅午餐，共五人，用一百二十元。餐后，至张宅。偕孩子们游公园。各喝汽水一瓶，今年尚是第一次喝也。湖边，风极大。四时，回至张宅。携倍至九姨处，又回。晚餐后，九时归。

四 月 二 日

阴晴不定，傍晚微雨。有风。十时，偕耿至丁宅阅书。忽发见有朱琦之《国朝古文汇钞》及吴翊凤之《国朝文征》，殊为不虚此行。十一时半，至振业，晤葱玉，取来一数。一时许，至来薰阁小坐，又至来青阁，即付一数与之。至大三元午餐，用四十六元。至开明，晤诸友，闲谈至四时，又至来薰阁等处。晤石麒，得《忧□编》等，价七十金。五时，至肆小坐。晤益藩。六时归。七时，至高宅晚餐。八时半归。作致徐、陈函各一。闷热甚。十一时半睡。

四 月 三 日

阴雨。昨日过暖，今日则微雨霏霏，冷风袭人，似隔一季。九时许，仍至丁处阅书。已大致阅毕，剔去一部分。彼似颇不满，有不售之意。计所选者已有三千册左右，每册说定四元，已需一万二千元矣。当立行设法筹款购之。至来薰阁小坐。遇金华

等。复至西南酒家，与王、章午餐，用十二元。复至开明，遇乃乾，谈至三时许，始别。至华龙路购食物四十余元归。六时许，访伯祥，不遇。至张宅，即在彼处晚餐。八时半回，倦甚。却勉强在寓雀战，负五十元。至二时始睡。

四 月 四 日

星期日。晴。今日为儿童节，原约小孩们同出游玩，但九时半至肆，偕汪同往丁处扎书，直至下午三时许始毕，即在丁处午餐，却浑忘了此事。至来薰阁，始忆及之。即电约至肆。同往杜美路公园略游。又至王宅，伯祥仍不在家。购礼物赠各孩，约用五十元。七时，至绿野新村吃点心，共用七十五元。即可作为晚饭矣。倍颇以不尽兴为言。送彼等至善钟路底。复至肆，晤起潜。至高宅小坐。九时三刻归。两腿疲甚，以久立故也。十二时许睡。

四 月 五 日

阴，傍晚雨。九时许，在床上读《曼殊集》，颇为此咏“春雨楼头尺八箫”之诗僧事迹所感动。曼殊诗胜于文，清丽绝尘，与纳兰成德及西林太清君之富有异国情调者同。十时许，到来薰阁，晤施，付一百六十七元，搬书费也。十一时半，至开明，偕诸友赴宁波路三泰成喝酒，甚畅，每人付三十五元。主人欲余等题字，予为书：“不醉无归”四字，伯翁作“天之美禄”，雪村书“故乡风味”，予同书“借酒浇愁”四字；主人复设酒宴客，更尽钟而别。时已下午三时矣。至济之宅选所购之书。五时许归。偕十一夫妇至某园购得茶花二盘、墨色月季四棵、水仙五株，共价

一百十八金，尚不甚昂也。送水仙三棵，至高宅。餐后，雀战至十时半，少胜。归吃清明饼一盘。十二时许睡。时尚微雨不止，惟不闻雨声耳。

四 月 六 日

阴晴不定。晨，收拾卧房。十时许，至来薰阁小坐，见吴向之稿本《明资治通鉴长编》及《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已到，即致电伯祥，嘱其即来检点册数。购《善本书影》别卷及《中国书籍解题》各一册，均长泽氏所著。至忠厚，购《劫灰录》等二种。见彼等正在以残书及《经策通纂》等不售书，作废纸售予纸厂估人；仅六七扎，得价六七百金，似不较售出为廉。近来旧书旧报，大量的被纸商收去造纸，将来若《九朝圣训》等大部而价廉之书均将绝迹于世，实文化之一大浩劫也！思之，为之憾慨无已！十一时半，至开明，取款一万；济之来，即交之，付丁书款也。至同兴楼午餐，每人用十五元。一时半，至耿宅，理书。二时许，至肆；箴来，即偕往寓中。雀战至深夜。写丁书中之清人文集目录，约又得七十余种。合计仅有五百余种，离千种之目标尚远也。可见一事之成，始入必锐，渐进则渐艰焉。如持之以恒毅，则终必有成。否则必至中途而废也。十二时许睡。独宿已惯，竟展转不能入寐。

四 月 七 日

阴雨，在寓写《清人文集目录》。十二时许，偕箴至高宅午餐。三时许，至耿宅清理丁书。购食物等共二十一元余。晚餐后，即归。十一时睡。今日狂风大作，寒甚，又有冬意，御棉衣

已不足御寒。不知街头无家者如何痛苦也。

四月八日

晴，仍寒冷。九时许，至凌宅，代付租金。访张，不遇。见彼等正在做地产交易。十时，至张石公处闲谈。十一时半，至开明。偕章、周、王同往西南酒家午餐，每人用十二元半。餐后，至来薰阁小坐，晤石麒等人。购《新疆赋》原刻本一册，价五元。又在忠厚李紫东处，购《董文友全集》等书五种，价二百四十元。见到顾千里批校《□□□□》[1]，伪书也。索二千金，不顾而归。在寓写《清人文集简目》毕，计共四百二十八种，虽溢出《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之数，然彼所收者，予仍阙二百余种；如能达千部之数，则当可溢出六百种而不至于阙矣。拟尽先收购所阙之二百余种。分三部分收之：㈠罕本，最为着意，但恐“可遇而不可求”；㈡普通本，易得；㈢丛书本，如遇有“另种”，即可收入；如因一书而购全部“丛书”，大不值得也。仅此四百二十八种，所费已在一万二千金以上矣。诚非穷书生所能负担也。奈何，奈何！好大喜功，贪多务得，予一生之大病，却亦不能戒之。时时拮据，实缘于此。七时，至高宅晚餐。九时归。仍清理清文集目录。十一时睡。得济川信一。

四月九日

晴。发济川、圣翁信各一。十时许，至三马路各肆小坐，遇实君、石麒诸人。忠厚新得程演生先生目录书不少；必选购十许

---

① 书名，日记原阙。

种，皆予所未备者。正午，至开明，偕章、周至生义隆吃面，每人用八元。至振业，访葱玉，不遇。归家午睡。宝来。六时许，同往张宅。七时，至远香居吃花卷等北方物，尽老酒半斤，共用五十五元。八时，至高宅。雀战至十时许归。十一时许，睡。

今日见幼丐互抱，拳曲而睡，极惨，而绝无人过问之。不知慈幼院、难童教养院诸君所司何事。此景象于街头屡屡见之。流浪儿童之收养与教育，今日尚可谈乎?!

四月十日

阴晴不定。九时许，理发。至高宅，至耿宅。十一时许，至三马路各肆小坐。无所得。将款一五付清来青阁。正午，在华府午餐，用四十六元。购糖果三十七元。饭后，访葱玉，不遇。至修文堂孙实君处，选购“目录”书数种而归。久不购“目录”书，亦迄无所遇；近忽发兴补充，乃竟时时遇之，亦一奇事也。四时许，澹哉来谈。购磁器数件，价六十元，尚廉。六时，赴肆小坐，又得《敦艮吉斋文存》一种。在高宅晚餐，匆匆而回；闻今夜有防空演习也。后竟无之。十一时许睡。

四月十一日

星期日。晴。下午，阴，有风。九时许，至张宅，闲谈。十时半，至培成，访耒风。十一时半，至各书肆小坐，遇越然。同至大利，祝雪村母七十九大寿，贺客甚多。遇垂统、景深等，皆久不见面者。二时，偕周至张宅。雀战至八时半。负六十元。无意义，当力戒之！闲谈至九时半始归。

四月十二日

晴。今日为防空演习之第一天。九时许，至秀州朱处，选购清人文集十许种，恰遇封锁，文祺亦来；同候解严车通，已在十一时后矣。因车挤，乃偕同步行至三马路各肆小坐。《诗馀画谱》印样已来一张，甚佳。在来薰阁叫菜午餐。每人用二十五元，尚佳。至开明，又遇第二次封锁；至屋顶观飞机演习，机枪之声啪啪，颇如真的。三时半解禁。至蕴华阁小坐，遇有购词者，颇觉是同调。箴等来。同至寓。六时半，至野味香吃汤团等，共用三十元（又二十元）。至张宅，匆匆即回，已天色薄暮矣。立将窗幕放好；九时许睡。不知何时，有警报声。夜梦颇多。（夜，月色甚佳。）

四月十三日

阴。今日为防空演习之第二天。上午在寓，至十一时许始到高宅午餐。一时许归，午睡至三时。时犹在空袭警报中也。四时解除，即至耿宅。同往肆小坐。七时归，即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归，负十五元。十一时半睡。有月色，而阴霾四塞，甚怪。

四月十四日

晴。今日为防空演习之第三天。上午警报发了二次。至近十一时始开放。至传新，晤季琳、调孚。调孚交来徐一函。付传新书款三百六十元，又付孚商务书款一百八十八元七角。偕季等至西南酒家午餐。用四十一元。至来薰阁，得《七经楼文钞》；见

《北堂书钞》已寄到。又至各肆匆匆一行。二时许归。午睡时，警报又作。四时许，警报解除，恰正睡醒。六时许，至肆小坐。七时许，至高宅晚餐。餐后，雀战四圈，负五元。月色惨淡之至，殆以有雾故也。（夕阳大如红盆，景象殊凄凉）步月而归，勉强辨路而已。十时许，睡。夜梦颇多。

四月十五日

晴。晨雾颇浓，然日色仍佳。今日为防空演习之末一天。上午八时，警报大作，有机枪声，九时，解除。不久，又有警报。以是至十一时半，警报解除后，始至高宅午餐。餐后，即归而午睡；时下午一时半也，警报又作。午睡醒时，警报亦解除。不久，箴来，同往高宅。雀战至夜十时。七时许，又发警报，至九时解除，十时则全部均解除矣。街灯复明，眼界为之一亮；然行人殊寥寥。月色仍昏黄。四日之防空演习，至是，乃告终止矣。十一时许睡。

游邻居周某氏[①] 园，深有所感。

昨得微一信，欲复未果。夜，致其一电。作致徐、陈二函，拟托世尧转寄。

四月十六日

晴，微凉，至为舒适。九时许，至传新，选购文集多种。十时，至开明。十一时，至来薰阁，晤施。又至各肆；以紫东处购得宋元本残页七八页，又有他书若干种，共五百元。至振业，访

① 即即将搬来作“邻居”的大汉奸周佛海。

葱玉，仍未遇。在绿野新村午餐，用三十元。归而午睡。澹哉来谈。沐浴。六时许至高宅，遇竹庄。七时，至大同晚餐。本约徐，彼因倦未来。独酌。用四十一元。至张处闲谈，九时归。十一时睡。殊感无聊。不知何故，心绪摇摇不定，若风中烛。

四月十七日

阴雨。十时，至徐宅。十一时许，至传新，又至开明。遇耿。至来薰阁，晤石麒。至来青阁，遇助廉等。见杨寿祺购中国书店之底货八十余扎，正欲售给收废纸者，大为感伤。即与之议价，以六千金全数得之。亦一大快事也！其中有不少系予所欲购者。即搬存汉学书店。购《扬州东园图咏》一册，图甚精，价一百金。二时许，至金陵酒家午餐，用三十一元。取杏脯四匣归，由平南下时，已沿途为检查者取去不少。三时许归。至高宅。归而午睡。六时半，至肆小坐。七时许，至高宅晚餐。九时归。十一时睡。今日总算做了一件大功德，殊为兴奋。然款则罄矣。助廉得劳羿卿（权）版《柯茗文编》四册，欲售二千金，欲以千金得之，彼竟不顾也。好在无多大用处（所录多为吴仲伦等批语），予亦不甚欲得之。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阴。上午微雨。微约十时来。谈至十二时，到大同午餐，用四十四元。餐后，至张宅，偕耀翔夫妇同来。箴等已先至。微与罗来。四时许，周来。他们在打牌，我们在闲谈。夜十时许，微等辞去。箴及倍在此。晚餐不甚丰，然已费去近五百元矣。可见近来物价之昂。喝酒颇多，略有醉意。一时许始睡。

四月十九日

早阴，后晴，阳光甚好。十时许，箴去。至高宅，取款四千，交来青阁史君收，偿付前日书款之一部分也。至开明，偕至来薰阁午餐。每人用三十元，尚畅适。伯祥所书之汉学书店四字，已张贴出，甚佳。在汉学，与石麒闲谈，购乾隆《瀛洲竹枝词》一册，咸丰时铅印之《六合丛谈》合订本一册。《六合丛谈》封页，有龚孝拱题字数行。共十五元。又有《王苏州集》（王仁堪）六册，价五十元，未付，三时归，午睡至六时才醒。七时，至肆小坐，即至高宅晚餐。红日将西落，圆月已东升，景象甚佳妙。晚间本区有防空演习；灯光全熄，惟月明如水，为景更幽。九时归。十一时许睡。

四月二十日

晴。夜，阴雨。十时许，至秀州，见朱惠泉，以日本《大藏经》一册见示，索六千金，即却之。续至来薰阁等处，无所得。至开明。偕周、耿、王至会宾楼午餐，每人用二十元。至汉学，取《明季南北略》九册。三时归，午睡。六时许，至蕴华小坐。选购“地方总集”三种。近八时，至高宅晚餐。九时归。闲谈至十一时始睡。

四月二十一日

阴，微雨，后晴。九时许，至来薰阁小坐，遇平贾何、乔、孙、孔等。有《金印记》，为罗懋登评注，向未之见，索三千金，

拟得之而无力，姑云，若减至二千金，可要。后思之，即二千金亦难于筹措也。又见《安麓村书画记》四册，为叶东乡抄本，甚佳，又康熙时张弘牧所纂《续画史》一册，为张氏手稿，合七百元，颇欲得之，即携之而回。至开明，偕周同至一海宁菜馆午餐，各用二十二元。餐后，至孙实君处，久坐，未遇。至高宅，遇十二及澹哉，为房屋纠纷事也。无结果。箴携倍来。雀战至十时半归。胜三十余元。十二时睡。夜有梦。得圣与信一。

四月二十二日

晴。十时许，至孙实君处，取得五千五百元，珊等利润也。不尽不实之处甚多，只好听之。凡贾人，可托者殆绝无仅有也。近来交往较多，体验渐深矣。“商人重利”，利之所在，便可说谎，可欺诈，无信义，无操守矣。十一时许，至开明。在修文堂得胡玉缙批注《书目答问》二册，祁韵士《袖爽轩文稿》四册(抄本)，余无所得。偕乃乾等西南酒家午餐，予用二十八元。至来薰阁等处小坐。三时归，午睡至四时许。六时，至梁医生处取打针证。知箴、倍均有 T.B.，为之不安者久之。在大同晚餐。用四十三元。七时半，至张宅，晤吴、周。谈至近十时始归。十一时睡。夜梦甚多，总为家人家事牵肠挂肚。中夜醒来，窗外大雨如注。

四月二十三日

阴，微雨。九时许，至贝勒路卫生处，欲掉换打针证，乃以下午办公时。只得空奔波了一趟。至来薰阁，竟以二千金购下《金印记》，此款尚不知着落在何处也。仲章来，谈甚畅。微来电

话，与约同往午餐。仲章近来常常生病，医云：有肠结核，殊可怕也。十二时半，偕微至冠生园午餐，用一百元。餐后，至开明，谈至三时许，至高宅。箴来。雀战至十时归。十一时许睡，心绪殊郁郁。

四月二十四日

阴。九时半，至济处，付二千元。阅《字鉴》三部，均佳；一有桂未谷题字，二为朱绪曾所校。十一时，至开明，致微一电话。以中来，谈至中午，偕往三泰成喝酒，殊畅适，半醺而归。午睡至六时方醒，犹有余醉。连喝浓茶三四盅，至肆小坐，见济进货不少，大有计划。七时半，至高宅晚餐。餐后，雀战至十一时归，负十元。至十二时半始睡；以下午已睡得过度，故无甚睡意也。夜梦甚多。柳絮已飞扬。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阴，微雨。这一星期又是空过，未着一字，心里殊为愧恨。如此因循下去，如何是了！

天气渐晴，云破日出。微来。谈甚久。送花及瓶来。十一时半，偕出；自白赛仲路，经福开森路、汶林路、福履理路，直至拉都路始别；甚觉得热，汗沁沁侵额，然不觉倦也。正午，至庆棠处午餐。三时归，睡了一会。五时半，至肆，遇益藩。六时，至萧宅晚餐。谈至近十时，始步行而归。十一时许睡。夜梦甚多。

四月二十六日

阴雨。十时左右，至高宅，取款五百元备用。十时半，至开明，遇以中，偕往来薰阁等处小坐。在石麒处购得清词十许种，中有一种，有晦闻[①]师题字。十二时，至蕴华阁，遇袁帅南。箴携宝、倍来。偕往华府午餐，用一百八十四元。此种靡费，只可偶一为之耳。餐后，同来，箴在雀战。致一电与徐宅。知森已回，为之大慰，即匆匆通数语，约明晨相见。大雨如注。送宝归，至肆而别。靴袜已湿透矣。宝有腰痛病，不知何故，甚为虑之。十一时许睡。

四月二十七日

阴。十时许，访徐，谈北事甚久。闵尔昌语，尤可感动。十一时，至来薰阁及汉学书店。正午，至冠生园，与微同进午餐。一时半至开明。送《十国春秋》给伯祥，并于封页上题数十字。[②]至卫生处，又因人挤而退出。三时许，午睡。六时始醒。至高宅晚餐。八时半归。欲写致微信，屡写，屡中断，终于未能写成而罢。十一时睡。夜梦甚多。

---

① 即黄晦闻，是郑大学时代的国文教师。

② 所题内容为："浩劫之后，继以焚毁，古籍之存世者鲜矣！近数月来，纸商复以重值搜罗旧书为制纸原料，各书肆对于巨帙之廉值书皆捆载出售，实图籍之又大厄也。予目击心伤，挽救无力。昨来青阁得中国书店存书八十余扎，亦欲售予纸商，予大愤，倾囊悉得之。此《十国春秋》即其中之一也。伯祥兄久欲得此书，谨以贻之，亦大劫中之一小纪念物也！"

四月二十八日

阴。十时许，至来薰阁，晤森。彼述一近事，云：“故人慷慨多奇节。”至汉学书店，整理清人集，得二十余种。又总集十许种。一时许始毕。在西南酒家午餐，用三十元。餐后，至开明，知其股票已涨至每股二百元。偶阅其股东名单，知最多之一人，不过四百九十股耳。无可以操纵之大股东在也。赠伯祥《水道提纲》一部，亦从纸商熔炉中救出者也。三时许，归家午餐。五时许醒，整理清人文集目录；已得五百种以上矣。俟宝不至，甚焦急。七时，至高宅，致一电给她，方知患腰痛不能来也。饭后，雀战至十二时，胜四十元。夜梦不少。

四月二十九日

晴。阳光隐现不定。连日阴雨，杨花遇湿飞不起。今日则柳絮满天飘扬矣。微风卷之，绝似鹅毛雪，惟阳光遍地耳。田蹊铺白，亦大类积雪也。十时许，赴来薰阁，阅文奎堂寄来书，共十包，一百十一本，自《西园闻见录》以下，凡十九种，价共三百八十九元二角（联），以此间钞则计共一千六七百元也。遇施。至汉学，遇石麒，购竹枝词十余种。又购明钞本《芝山集》一本，价百元，集中皆叙与曹能始、徐兴公等交往事，绝佳。至金陵酒家午餐，用五十余元。归即午睡。四时许，至高宅，途遇箴、倍。六时，别去。在肆小坐。七时半，至高宅晚餐。八时半归。整理清人文集目录。已超出五百种矣。上午钞清文集目，恰及五百种，已甚为不易矣。尚有百许种，在各肆可觅得。大约假以时日，千种之数，必不难达到也。惟囊空如洗，将来不知如何

继续收购。

与箴愁容相对，亦以拮据故也。用款全无打算，实一大病。时日方长，将奈何?!

四月三十日

晴。至森处，遇仲章，至来薰阁，闲谈至十二时许，赴冠生园，与微同进午餐，用五十余元。餐后，至开明。三时许归。箴等已来。七时许，偕宝至肆。商务等肆，决定于明日起，加价一百分之一百五十。箴雀战至深夜始散。

五月一日

晴。天气渐热。与箴等同至野味香吃云吞，用十六元。至朱惠泉处，选书一批。至来薰阁。正午，至金陵午餐，用四十余元。遇文祺。偕至修文堂，取《学福斋集》等归。又至周处，闲谈至四时，回。沐浴。六时半，至肆小坐。七时许，至高宅晚餐。购饼干及“鸡蛋白兰地”等共一百余元。九时许归。雀战至十二时始睡。心绪很不宁。

五月二日

星期日。晴。十时许起。箴等在此，早餐后，已近十一时了。至高宅，午餐。一时许，与箴等别，至张宅，又偕至微处。谈得很久。吃了不少点心。又至张宅闲谈。近七时，访伯、森，均不遇。至高宅晚餐。因左臂作痛，餐后即归。喝了些酒，即睡。中夜闻雨声，有梦。

五月三日

晴。连日柳絮已不见了，紫藤也已谢去，大约已至绿肥红瘦的时期了。十时许，至来薰阁各肆小坐。无所得。十一时半，至开明，见朱惠泉各书均已送来，共约八百余元。即在彼，吃煮鸡蛋三枚，作为午餐，尚堪一饱。二时许，至森处。森还欠款二千八百余金。连日正奇窘，得此，聊苏涸辙耳。三时许，归而午睡，不能成眠。写清人文集目。六时许，至蕴华阁小坐，七时半，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许归。喝三杯鸡蛋白兰地，即睡。

五月四日

晴。今日为“五四”，死气沉沉，一无举动。九时许，至森处，取得《十竹斋笺谱》卷二一册。十时至朱惠泉处，付五百元。至来薰阁等处小坐。至开明，偕诸友至金陵酒家午餐，用七十六元，尚为畅适。二时许，归家午睡。天气极热，已似仲夏。宝来，偕至蕴华阁。作致萧一函。购麦片一磅，价十二元五角，又购烧鹅十元，蛋挞九元。七时许，至高宅晚餐。餐后，雀战至十一时始散。归后，以烧鹅下杯。十二时半始睡。夜中乱梦如云，堆拥不开。

五月五日

晴。热甚。街上已有赤身露体者。九时半，偕耿至丁宅选购书五百十五元，计二十元一本者三册，十元一本者四十一册，五元一本者九册，共五十三册，内有“松陵带发僧自在”之诗集，

旧抄本《围炉诗话》及叶德辉校之《汪文摘谬》三种，尚佳。清文集又增十二种。十一时半，携书至开明。即在彼吃鸡蛋三枚，作为午餐。二时许归。午睡甚酣。五时，至梁医生处打针。六时许，至微处。即在微家晚餐。罗亦来。餐后，偕微及罗，沿徐家汇路、高恩路、潘馨路，而至霞飞路；微等乘车归。沿路走着，颇觉吃力，而甚为畅适，殊有“路尚恨短”之概。时已十时，至高宅，即归。十一时半睡。

五月六日

晴，晨凉，中午热甚，已可卸去夹衣着单衫矣。九时，至张处，偕往森处闲谈。十一时，至来薰阁理书。十二时，至开明。因早餐吃得过多，并不觉得饿。午餐未吃。二时许，至传新，徐绍樵以书单一纸见示，其中佳者不少。白绵纸《人镜阳秋》即其一也。甚为兴奋。归而午睡。四时许，至高宅。箴等来。宝有点发烧。心甚着急。六时半，偕宝等归。七哥等亦来。夜间请他们晚餐也。酒喝得不少。七哥已醉矣。话语已乱。十时半，始散。共用二百余元，尚廉。

五月七日

晴，晨已热甚。九时许，至来薰阁，借款一千元。又至汉学，闻潘博山君噩耗，为之惊骇不置。博山体素健，正壮年有为，不意其竟去此浊世也。谈版本者又弱一个矣。人生无常，尽情享受与建功立业皆有时不我待之概。“彩云易散琉璃脆”，似应珍惜分阴也。十时许，至传新，付徐绍樵一千元。至开明。又至森处。遇凤举，后玄伯亦来，偕往绿野新村午餐。餐后，至安乐

殡仪馆吊博山之丧，晤风起、湖帆等。三时许归。午睡。六时半，至高宅。遇拔可。餐后，雀战至十时半始散。傍晚有风，稍觉凉爽。

五月八日

晴。九时，访森，不遇。十时许，至来薰、汉学等处小坐。购清人集三种。十一时半，至开明，偕周至杏花楼午餐，用五十五元。购糟白鱼一瓶，价五十一元。近三时，至来薰，见宋蜀刊大字本《后汉书》，索十万金以上，询之紫东，即刘惠之物，由王晋卿转入孙伯渊手，不知如何又归他人。购火腿七十八元余。四时，至高宅，箴已在。雀战至十一时始归。闻突尼斯已攻下，北非战事至此乃告一结束矣。夜梦甚多。至斐函一。

五月九日

星期日。晴，天气热甚，改着单衫。又是一星期闲散过去。岁月不居，如此因循，殊可怕也。十时许，访伯翁，正逢其外孙生后第一次归外祖家。当日少年，今乃垂垂老矣，已是所谓“祖”字辈矣。十一时，访耿，不遇。购花十余元归。居然满室花香。一时许，至高宅，彼处已过午餐时候。只好饿了一顿。母亲携箴等来。今日乃岳母生日也。宝有发热现象，且已多日，乃竟疏忽视之。以体温计察之，乃在一〇二以上。甚不放心。下午三时许，购面包一只充饥。又购饼干、鸡蛋、苹果等，共用六十余元。贺客陆续来，皆至戚，无外人，晚餐有两桌，宝静卧，不吃。只好劝其多饿几天矣。近十一时半始散。归而即睡，仍有梦。

五月十日

晴，甚热。下午凉爽。九时许，至森处，不遇。至汉学、来薰等处小坐。遇森。微有电话来。平肆寄来《果堂集》、《雅雨堂集》及《汪由敦诗文集》等。十一时许，至开明，与商拟以开明股票押款数千事，竟未能成。可见筹款之不易，亦可见钱不易得，万难乱花也。箴需款甚急，宝又病，奈何，奈何！殊为焦急！十二时许，至冠生园，与微午餐，用五十六元。宝仍有热度，甚不放心，非筹款不可。餐后，乃至三马路，遇西江，以《玄览堂》二部，取得现款二千，甚为痛快。可暂济燃眉之急矣。归而午睡，至五时半始醒。有梦。六时许，至蕴华阁。七时半，至高宅晚餐。八时半归。闲谈顷刻。十时睡。颇觉郁闷无聊。

五月十一日

阴。今日为阴历四月八日，俗称浴佛节；微与佛同生日。今晚约往其寓所举杯同祝。八时半，至高宅。九时半，至来薰、汉学小坐。遇助廉等，闲谈颇久。十一时半，至孙实君处。取来《孟陔堂文说》等。在华府午餐，用五十五元。一时半，归。午睡至三时。三时半，至森处，玄伯亦来，偕往湖帆处，谈博山遗著事。景郑亦在。读《吴清卿题跋》（未刊），甚佳，当设法刊印。又见尤摹《五老图》，宋元人题跋甚多，有范成大、杨万里、洪迈、洪适、虞集、赵子昂等，皆真迹；此图真本，尝归蒋孟苹，蒋拆下《五老图》，分售美、法，而留存题跋真迹，复配以尤氏摹本，归之张葱玉，去岁葱玉售之集宝斋，今归孙氏。凡名迹，一归略识之无之贩子手中，便有五马分尸之厄，反不如落于

无知无识之商贾铺子里，尚能保存“天真”也。言之可为浩叹！五时半，购茶色玫瑰一束，苹果一篮，价共五十八元，携之至微处。谈甚久。八时，周、罗来。共进面、饭。闲谈至近十时始归。初遇微同居之林太太，亦闽人，罗之堂姊，遇人不淑，境遇至惨。十一时许，睡。

连日谣言孔多，闻苏州闭城三日，沪杭车不通，上虞有日兵八被杀，种种征象，皆有暴风雨将至之概。

五月十二日

阴雨。九时许，至高宅。十时，至来薰阁等肆小坐。购草书帖五种，为微购也。十一时半，至开明，周请假。昨日腹痛，恐今日未愈也。偕剑三至金陵酒家午睡，用三十五元。三时归，时雨时晴，天气至为不测。箴来，衣为雨湿。午睡一会。雀战至十二时许始归。身体甚为不好，颇自不安。夜梦甚多。

五月十三日

晴。晚凉。与箴同进早餐。十一时许，至汉学、来薰各肆小坐。至开明。以鸡蛋三只作午餐，胃口几为翻倒。自此，将谢绝此种午餐矣。二时，归家午餐。七哥来谈。五时许，至张宅，偕张至梁医生处打针。七时许，在张宅雀战至十一时半始归。胜五十余元。夜有梦。

今日以《书目丛刊》拟目交章，约需十万元左右方可印出，彼颇有踌躇意。将来，势必自印也。

五月十四日

阴，晚微雨。十时，至来薰、汉学等处小坐。十一时半，至高宅午餐。知突尼斯战事已告结束。一时半，归家午睡。直至近五时始醒。觉得很倦。吃新采蚕豆一大碗，剩其半，以已饱足也。六时半，至蕴华阁小坐。七时许，至高宅晚餐。雀战至近十一时，归。尝新鲜草杨梅一碗，颇佳。十二时许，睡。傍晚本拟过〔约〕微闲谈，以雨而中止。

五月十五日

阴雨。阳光亦偶然照射。下午，大雨滂沱。九时，赴森处。见到康熙版嘉兴藏目二种，又抄本怡府目四本，均为神动，拟借印。十时，偕往孙实君处，取得书画及铜器目录十四册，为森取也。十一时半，归。未午餐。午睡至三时醒。沐浴。五时半，送草书各帖至微处。未遇。至张处，遇罗。闲谈久之。访周，至绿野新村叫菜至张寓。共用一百二十九元余。周亦携酒一瓶。时大雨倾盆，冒水而行。幸有雨具，不致浑身潮湿。然鞋底已透水矣。餐后，谈至十时，又访微，尚未归，又至符处，亦不在。十一时归，即睡。

五月十六日

星期日。阴。又是一星期过去矣，竟是一字未写，奈何，奈何！九时半，至微处，闲谈久之。十一时，至汉学等处小坐。购香烟三十五元。十二时半，回至微处午餐。餐后，仲宗（京?）

来。林太太辞去，微别约徐太太为伴。当可不至感孤寂矣。三时许，偕往张宅，约耀及其二女，同往杜美观电影，为 Gogol 之《Taras Bulba》[1]，一法文片也，绝佳。久未履电影院，此乃四五个月来第一次也。用四十八元。七时半，散归。至高宅晚餐。九时归。不意箴乃在此雀战。近深夜十二时始睡。今日凉甚，如初春，如深秋，夹衣已不足御寒矣。

五月十七日

阴。九时半，至森处闲谈。十时许，至汉学、来薰等处。十一时许，至开明。偕周等同往金陵酒家午餐。每人用二十五元。餐后，即归。购草杨梅二十四元，蚕豆五十元。二时许，宝携倍来。森亦来。同吃草杨梅及蚕豆，甚畅适。五时许，森去，不久，箴等亦去。贾宝玉谓聚时即悲别离之苦，予亦深有此感。六时，至蕴华阁小坐，购纸簿十三元余。七时，至高宅晚餐。餐后，雀战至十时半归。倦甚，即睡。夜梦极多，不知何故。

五月十八日

阴。闻窗外鸟声而醒。精神甚好。十时许，至来薰、汉学等处。晤韵秋，谈至近十二时始散。取金华款一千元。无好书可见，殊感寂寞。至冠生园午餐，晤微。遇周莲轩。微诉说徐太太未来事，殊以为苦。此种孤寂生活，诚不好过也。餐后，至开明，取股息七十四元。二时半，归。午睡至五时，甚酣适。六时，至微处。徐太太已来。在微寓晚餐。仲京来。餐后，闲谈至

---

① 恐系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

九时。他们每每谈及郁闷无聊，盖以心无着落，如柳絮之飘扬空中。月夜甚明。今夜恰为阴历十五日。同沿徐家汇路步月。不觉已近十时矣。各散归。归途，脚踏污泥，昨日之雨渍犹在也。夜梦甚多。梦中每陷入狼狈不堪之境，醒时，则仍故我依然。人生如梦，如持以定力，必能保存“自我”之清明也。

五月十九日

晴。十时，至高宅。岳母谈往事甚详，深为感动。十一时，至张处，又至森处。在森处午餐。烧豆腐甚佳。一时许，至济处。稍谈，即归。午睡少顷。宝来。四时许，箴携倍来。雀战至十一时许散。帐顶第一次发现臭虫，当大加扫除也。今日购鲜花十五元，草杨梅十七元余，饼干等四十元，负四十元。虽力欲俭约，然亦用去一百元以上矣。夜睡不安。

五月二十日

晴。又渐趋炎热矣。十时半，至开明，闲谈久之。闻孙某在苏，以二千金得清人集二百种，殊为得意，不知此二百种究是何物也。周述二消息，均不甚愉快。章欲取回款，殊窘。十一时，至来薰、汉学小坐。十二时许，偕微至冠生园午餐。用六十元。餐后，归。车中见小孩臂有红布，上书云：“石匠石和尚，桥□□□□[1]，不关小儿事，石匠自当之。”街上有此种红布条者亦多。大约井市间必有一种传说流布也。午睡至四时许醒。六时，至蕴华阁，晤耿。七时，至高宅晚餐。餐后，即归。昨购肥

---

① 原阙四字。

皂四十条，计六百八十元，今日取归十条。今日零用亦在三十元以上，应大加节省。

五月二十一日

晴，凉爽如秋。日来甚窘迫，心绪恶劣异常。十时许，至汉学、来薰等处小坐，遇演生。十一时许，至开明，遇柯林〔灵〕。予叹息言：如今情形，还不如改业印刷匠人也。偕周、王、章同至金陵酒家午餐。周言：外间对予购书，颇有流言。章言：内山见予所购之书，亦颇以为怪。予本有不过书市之意。今既有此种情形，当更坚予决心矣。予为嗜书故，已至焦头烂额之境。不意小人辈乃复多方嫉妒，落井下石。呜呼，人有善念，竟亦生魔障乎!？恶念固不可有，善念竟亦不能有乎!？偶搜"文集"若干，便即种"流言"之因。可惧可叹也!!! 然如持以定力，谨慎小心，则或亦不妨我行我素也。餐后，至森处，即归。午睡至四时许醒。喝咖啡。至高宅。闲谈至六时。至张宅，又至微处。张夫妇同来微处。晚餐后，偕微至仲京处，以时已晚，小坐即别。步月送微归。月圆如盘，光彩灿烂。归已十一时许矣。即睡。夜梦甚多。

五月二十二日

微雨。九时许，至各肆小坐，无所得。在忠厚取洋壹千元。付房款三百，付箴五百，款又存无几矣。十一时许，至开明。偕周同至金陵午餐，共用七十五元。归家午睡了一会，至张宅，偕微等共十二人，同至"杜美"观《沉渊》(Lse Bas Fond)，一法文片也，演得尚佳。七时，偕箴至高宅。晚餐后，雀战至十时半

归。即睡，仍有梦。日本宣布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于四月间战死。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雨。八时，至善钟路购草杨梅及鲜花，共用三十六元余，又购油炸桧二条，价一元；久已不尝此味矣。十时许，微来。谈甚久。十二时许，偕微步行至大同午餐；细雨如帘，雨中散步，颇足乐也。用一百〇二元。二时，至张宅，箴不久亦来，微来，雀战至十时许，负四百四十元。衣袋中又已干枯矣。奈何?! 奈何?! 十一时半睡。

五月二十四日[①]

晴。十时，至高宅闲谈。十一时许，至开明。章已将《四部丛刊》全部代为售出，共得三万金。除还章一万元外，所余仅二数；尚须付还帐款三千余元，实不足敷四五个月之用。如此度日，诚大可惧也。来日大难，不能不谋一经常之职业矣。正午，请章等至三泰成喝酒，用一百八十八元。四时归，已半醺。午睡至六时许方醒。无端惆怅，若有所思。七时，至高宅。购乐口福二瓶，计一百十九元余。闲谈至十时许归。十一时睡。窗外蛙声喧闹。中夜辗转反侧。

---

① 本日日记天头部分记有：“《战事〔时〕房屋租赁特别法》解释（《中华》、《新中国》）”。

五月二十五日[1]

阴。十时许，至开明，谈至十一时，至来薰阁。微来电话，说：因事不出来。殊为不快。至大三元午餐，用六十余元，遇英桂。归家午睡。三时醒。宝来。同出购麻油等食物一百余元。同食草杨梅一磅（十九元）。心绪殊恶劣，若饱若饥，若空若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无着落之感。六时，同至蕴华阁。七时，至微寓晚餐。近九时，至张宅。十时许，至高宅。十一时，至开明，取得书款五千元（付乃乾一千元），又《春雨楼集》二本。正午，偕微至冠生园午餐，用六十五元。（购小鸡五十元）一时许，归。午睡顷刻。窗外雨声淅沥，甚为闷损。写访书日录一则。六时，至高宅。晚餐后，雀战至十时半归。负五元。即睡。夜有梦，喜极，大哭而醒。

五月二十七日

阴雨。黄梅天气已近，故雨不止也。自持熨斗，将西服玉〔熨〕平。十时许始早餐。忽有一念：拟编《林琴南余集》及《严又陵集》，不知此愿何日得遂？十一时，至凤举处闲谈。正午，至吕班路孙实君处，即在孙处午餐，尽绍酒一斤，微有醉意。持明钞本《龙江梦余录》（云间唐锦）归。孙欲索六百元，太昂。至张宅。见新印闽人所著《岭云轩琐记》二册，闻已不甚易得矣。四时归。午睡至六时醒。至高宅晚餐。雀战至十时许归。喝白酒半杯，即睡。

---

① 本日日记，所记应是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两日的事。

五月二十八日

清晨，已见阳光，忽又隐去，不知何时能晴也。然天气如初春，凉爽适人意，则又不欲见阳光而感热波之侵袭也。饮咖啡一杯，此是去岁所购者之最后一罐矣。将来能否吃得起，大是问题；因价格又已涨三四倍矣。十时，偕谨轩购皮鞋一双，价八百元，尚以为廉。又至黄园看月季，所见不多。十一时，至开明。偕周、王至金陵午餐，用二十七元。购草莓一筐，价十二元五角，归家，午睡至三时。候宝不至，因公共租界戒严，不能通行也。昨日为日本海军纪念节，其节目须至三十日始毕。五时许，至高宅。晚餐后，雀战至十一时，负三十元。归即睡，已觉倦甚矣。

五月二十九日

晴。九时，至森处。彼处房屋发生问题，只好耐心对付之。十时半，至开明，取款四千元。遇耿。过传新，绍樵已来。带来各头本，均佳甚，有《词林摘艳》、闵刻《绣襦记》、《李卓吾说书》、《人镜阳秋》、《劝善金科》、《古柏堂传奇》等，心为之动。又要花不少钱于此矣。正午，在大同午餐，用九十余元。微醺。一时许归。购草莓二十元。二时许，宝来，取小鸡去。午睡顷刻。闻公共租界又封锁，以大新公司出事也。四时许，箴等来。六时，携宝及倍至金刚公司购物，皆倍所需者，共用四百五十余元。又购饼干三十一元余。至绿野新村晚餐，用一百〇六元。宝归，携倍至微处小坐。彼处有学生四五人，谈至九时半归。以清晨微曾至余处，中途相遇，不能不一往也。十二时许睡。昨得绍

虞一信，晨复一信。

五月三十日

星期日。晴。天气甚凉爽。闻今日为“五卅”日，外间戒严颇甚。十一时，偕箴等至高宅，又至金刚公司购物。购鲜花十元。一时归。午餐后，购草莓、蛋酒等共一百四十余元。午睡少顷。三时，代杨雀战至七时。中间杂事纷来，颇为困恼。宝又失去钱一百十元。传新又派人来催解决。但无法脱身，可见雀战之费时失业也。七时许，杨来，亟离去，赴传新。《人镜阳秋》及《词林摘艳》、《楚辞》、《玉梧琴谱》等四种，共索一万元。余只要《摘艳》，乃以四千八百金成交。虽极昂，然殊甚得意。尚有多种，未寄到。其中文集颇多，禁书亦有，并闻有极初印之《元曲选》，又《元人杂剧》、初印本《六十种曲》等，以其破烂，弃之未取。予深为惜之。力劝其早日去续取之。然此次购书，不同于前，以后继无款，购之，便类挖肉补疮也。嗜好所在，却又不能不动购之之心。奈何，奈何?! 最好是“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予固不欲日处穷乡愁城，则自以有打算的生活为是；如以“购”为“售”，视“书”为工具，为筹码，则购书亦未始非经商之一道。无奈予购之则不忍复“出”，万不得欲出，则必踌躇万端，徒添一番苦痛。且在窘迫时出之，则又被制于坊贾，受其抑价，大是无聊。何时始能断然割“爱”乎？至开明，打电话至微处。今晚本约好至彼处也。微云：周与罗在此候久，方去。予只好致“歉”意。时已九时，挟《摘艳》二册而归，亦颇为高兴。代箴雀战至十一时半，倦甚，即睡。今日严约午餐，亦以途远未去。

五月三十一日

晴。凉爽。十时，至传新，取《李氏说书》四册归，殊得意。向开明支五千付之。共已付一万二千金矣。十一时许，至汉学、来薰。金华允早日将版画史印出。付施〔款〕一百元。在金陵酒家午餐，喝青梅至微醺。用六十三元余。归，午睡，甚酣。四时醒。五时，至高宅。六时，至亚尔培路，购衬衫、香港衫各一件，共价一百八十六元余。至微处。以昨失约，今日不能不去也。闲谈甚久。即在彼处晚餐。九时许，至张宅，闲谈至十时。吃龙眼肉一碗。归已十时半矣。阅《王昆绳集》，尽一册。十二时睡。夜梦颇多。风甚大。

六月一日

阴，雨。九时许，至森处闲谈，谈及房屋事，殊为感慨。人心如此之坏，实在想不到也。偕至叔平处小坐。十一时许，至传新，又至开明。偕剑三同至一小教门馆午餐。既醉且饱，仅费六十元耳。归而午睡，至四时许醒。六时，至高宅。晚餐后，即回。阅书至十时睡。中夜飞蚊肆虐，数次张灯起扑，因此，殊为困恼。

六月二日

阴。十时许，至传新，选定前已商妥之清人文集四五十种，惜无佳者。又取回《古柏堂传奇》等。至开明。正午，至功德林午餐，森请客也。遇叔迦。偕李、张等至修文堂小坐。三时许，

偕至寓，吃草莓二磅，共价四十九元许。六时，至蕴华小坐。七时，至微处晚餐。购插〔叉〕烧等二十元。遇苏青，此人为现时一流行作家也。未交一语，送其归。与仲京等再至微处，闲谈至十时。有一甲虫，见灯火而飞入。微以盆水投之入。至张宅小坐。送仲京、微等归。到家时已十一时矣。夜有梦，但已浑忘之矣。

六 月 三 日

阴雨。十时，至开明、传新。在开明，清理清人集一部分(传新物)。正午，至冠生园，中途遇雨；风狂雨骤，伞骨已散，殊为狼狈。鞋底已湿透。微冒雨来，亦淋湿。谈甚久（用七十余元)。餐后，同至国货公司，购雨伞一把，用一百十七元余。微购鞋袜等。送其至江西路后即归。午睡至三时。沐浴。雀战少顷，箴来。雨脚不断，未能出门，殊闷损。阅张石洲顾谱毕。继阅阎谱，则不能终卷矣，盖卑其为人也。餐后，和衣睡了一觉。十二时许醒，即又睡。

晨闷热，雨后，忽凉若初春，此种天气，最易受凉。

六 月 四 日

阴。闻雀噪声而醒，仅六时半耳。不知何事忙碌，及出门时，已在十时左右矣。至汉学、来薰小坐。十一时，至开明，取回余款五千；所有之数仅此矣。不过能维持一月余耳。下月如何，必须作一打算也。此种生活，从未过过，殆不能不说是苦；然苦中作乐之精神，则又有之，于是便将益增其负担矣。正午，偕周及仲京至杏花楼午餐，用一百元。归后，午睡至四时。购礼

物送郑、高二家。赏仆人二十元。五时许，至微处，谈未久，罗亦来。购食物四十元，在微处晚餐。游谈无根，所谓旷时废业者也。然很有趣。“回忆”使微陷入“急躁”之境；但谈谈，却又高兴起来。不知不觉，已近十时。送罗归后，即归。途遇谨轩，偕至寓。十一时，去，即睡，盖已倦甚矣。中夜醒来，愁绪无端，幸不久即复睡去。

今日为倍六岁生辰。

六 月 五 日

阴雨。傍晚晴，红霞映人若染朱。为谨轩译《沙漠之恋》说明一篇。九时许，至高宅。雨丝如帘；冒雨至石公处。十一时许，至野味香吃云吞汤团各一碗，用十二元。购鲜花十五元。至耿处小坐。一时许，归。午睡至三时，箴等来。早时许，至金神父路购粽子四十九元，送至张宅，均不在。即至微处。微似有病容，精神极不佳，为之一惊。即在那里，伴之闲谈。八时，遇防空演习。至十时许解除后归。别时，微精神似已好得多矣。十二时睡，已甚倦矣。蛙声直如两部鼓吹，喧耳欲聋。

六 月 六 日

星期日。阴晴不定。十时许，偕箴至高宅。十时半，至传新，书尚未至。又至汉学、来薰等处。取一百二十四回小本《水浒》二册归。正午，约景耀夫妇在大三元午餐，用一百二十五元。二时归，购草莓三十八元，花生十元，腊肠二十元。三时许，伯祥、雪村、调孚偕来。祥、孚皆初次尝草莓之味者。六时许，喝酒。耿来。酒已尽而菜有余。盖以购菜二百四十余元，凡

五大碗，似太多也。留不尽有余之意，似最有回味。八时散。偕宝至高宅，母亲亦在打牌。八时半，至微处，谈至十时一刻始归。十一时半睡。今日谈得不甚畅，不知何故。

六 月 七 日

阴雨。鹧鸪啼声不止。今日为端午节。似各家均无甚举动。晨起，大泻二次，殆以酒菜过饱之故。久未患腹疾，竟又旧疾复作矣。皆口腹过贪之故也。吞食阿尔细林十二粒，此为止泻之妙药也。十时许，至微处。微雨濛濛，偕往毕勋路普希金像下徘徊少顷，至洁而精午餐，用八十六元。雨丝打面，颇为有趣。饭后，至公园闲步。四时许，出，至张宅，张夫妇均不在家，又至微处。腹又大泻，急归。至高宅，泻数次。未晚餐而归。微偕仲京来，携来耶特林数粒，殊可感也。小坐，即去。又泻数次，殊倦，即睡。一时许，又泻一次。积食已通去，当可痊愈矣。夜有梦。

六 月 八 日

阴雨。八时醒，又食阿尔细林十粒。泻已止。惟精神甚疲。十一时许，至高宅。岳母至箴处过节。尚未回。午餐食粥二碗。餐后，至公兴购咸蛋等物三十七元余归。午睡至四时醒。五时许，微来，昨约定欲来视疾也。殊感之。谈未数语，森偕风举来。谈至六时半，同出。至高宅晚餐。遇蔡、熊二夫人。问询地山夫人事，因欲为地山出全集也。八时，至微处。遇张夫妇。谈至十时归。十一时睡。

六 月 九 日

晴。久雨之后，忽见阳光，不自觉神清气爽。九时，至森处。又至传新，见淮阳邮包已到，但尚未拆开。至开明，与周谈颇久。十一时许，至来薰阁及汉学。遇森。送汉学开张礼一百元，付一百二十四回《水浒传》款二百元。至冠 生园，已近十二时半，微已先在矣。同进午餐，用六十六元。二时归。午睡至四时，颇酣适。五时许，至耀处。闲谈至六时，食挂面一碗，饱甚。购笋尖一篓，价三十五元，携至微处。即在微处晚餐。下象棋一盘。餐后，仲京来。初见新月，光芒甚明。闲谈至近十时，与微同送仲京归。复偕微散步。微觉头晕，觉有热。十一时，送微归。乘电车到家，已十一时半矣。十二时睡，心绪仍未宁静。

六 月 十 日

晴。阳光遍地，但仍凉爽，最可喜之天气也。昨夜梦魂颠倒，殊为苦恼。晨醒，甚倦，而心头郁郁，若有万斛愁欲倾吐者，脉搏似若加快，心口似在卜卜的跳。

九时许，至传新，选书至十一时，凡得二十许种，以《怀旧》、《昂须集》为最佳。十一时半，至开明。十二时，至修文堂，与王志鹏谈购博古斋所印《守山阁丛书》等事。得王铣《秋虎丘》上卷，为之狂喜。即在实君处午餐。二时归。购枇杷二斤，计二十元。我只尝了一只。箴等来，立尽之。六时许，偕箴等赴西新桥，购宝、倍帽各一顶，计共七十余元。至金陵酒家晚餐，因倍今日是阳历生日也。叫了四菜，喝了几杯酒；倍赞不绝口，殊为罕有之事。八时，倍及宝先归。偕箴至高宅。雀战至十一时归。

十二时睡，尚安适。（付王志鹏送汉学礼物补款八十六元）

六月十一日

阴，闷热，忽又阳光满地。傍晚雨。晨醒，理智清明，颇自忏责。十时，至张叔平处，至森处。森住屋事，尚有问题。我退一寸，彼则进一尺，此天下之所以“好人”做不得也。偕森至传新，书价已开来，殊昂贵，盖以奇货可居也。又选了几种。十一时半，至来薰、汉学。遇王志鹏，办好“以书易书”之手续。付王志鹏书款二百元。在一小回教馆午餐，一汤一炒饭，共十九元。以今日视之，诚廉矣。二时许归。午睡至四时醒，颇酣适。五时半，至蕴华，遇耿。遇珊。六时许，又到微处去。微正在替自己大扫除。晚餐前后，杂谈无端。谈至九时半，觉甚倦，乃归。中途遇雨，幸未淋湿。十时许睡。中夜醒来两次，甚为不快。所谓“辗转反侧”者似之矣。

六月十二日

阴雨，大类仲秋，风萧萧，雨飘飘，景象凄清。晨醒，又睡。九时许，至传新，剔去不需要而价昂之书若干种。至开明，愁绪无端，犹未消除。偕伯及予同往异味香牛肉铺，喝白干，吃炒饭，共用一百元，有微醺意。至各肆闲谈。三时归。午睡少顷。五时半，持园中新开之深红色月季花一小束至微处。罗、周等已先在。晚餐前后，谈了许久，皆是游谈无根，不落边际之语也。十时许，散归，似兴犹未尽。雨丝如织梭，密密匝匝，正可象征予愁绪之绵绵也。归时，箴牌局犹未散。一时半许，箴始上楼来。心里极不痛快。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阴雨绵绵，似予愁绪。十时许，至微处，闲谈久之。午餐后，小睡未成，偕微至兰心定座。至顾家宅花园闲步。小雨时止时落。花木无可观者。食冰淇淋各一杯。傍晚，夕阳忽现，游人渐多，乃出园，访张太太，罗亦在。谈至七时许，偕微归。她无政府者的人道主义的倾向与色彩很浓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又云：拟编《词名原始》；对于词，深好之，盖以其情调之凄惋也。究竟先具此种情怀始爱好之，还是受词之薰染陶冶而始具此种心绪欤？又云：最好“二李词”。予藏词满家，拟发而予之，欲其选一“词选”。晚餐后，散步小园中，月色甚好；但朦胧若有薄雾；白云奔驰而过，月光映之，似带幻色，殆即所谓“彩云”欤？予述一次游湖之经验，在月下湖上，孤舟中流，几有心身俱化之感。微云：遇绝美之自然景色，辄有欲死之感，此微妙之心理，殆生物所同具，不仅人为然也。偕微归时，中途遇宾符。十时许，徐太太催睡，乃归。箴犹在手谈未已。直至一时许始散。

六月十四日

晴，阳光甚好，立觉得甚为炎热。十时许，至高宅，又至汉学、来薰各处。十二时许，至开明。与王、周同进午餐。下午一时半许归。时正骄阳逞威，热气中人欲晕。购《养鸡法》三册(送真常)，计二十四元，购枇杷二斤，十二元。以后，中午将不能外出矣。午睡至四时醒。甚酣适。沐浴。甚凉爽。七时许，至高宅晚餐。八时许，张太太来电话，约明日作手谈。她在微处，

即往。罗母女亦在。谈至九时许，送张、罗归后，与微散步街头。十一时，送微归。归时，已十一时半。月色甚佳。虽无睡意，不得不勉强入梦。中夜醒来，幻梦甚多。

六月十五日

晴。有微云，有风。六时半，便为“梦”扰而醒。十时许，至森处，房子问题已解决，还二间，留一间，房租一百五十元。候以中不至。十一时，至耀处，与胡略谈。十二时半，至大来午餐，应拔可邀也。同座者有沈剑知、放园及与、洽等。二时许，复至耀处。箴已先在，正作手谈。四时一刻，至兰心。不久，微亦来。偕往R，喝咖啡及冰淇淋，用五十元。五时半，观《茶花女》（La Fiaviata），为一意大利文歌剧，女主角为一俄女，男主人则为国人 Richard Wu，歌唱尚佳，惜设备灯光太苟简耳。微本预备了手帕来，结果并未湿透。盖以悲剧气氛不够耳。微云：气很大。实则，仍是气量窄小。“甚至父亲痛小爱比我多，也会生气。”言及北平风物，微又有动弹意。予云：“童心仍未改欤?”八时散，甚气闷，以坐过久也。送微归。中途遇罗。微坐车走，予至耀处晚餐。以已与微约，不喝酒，故竟至滴酒不入口。菜肴极坏，应有尽有，而皆不入味，不适口，予勉强终席而已。幸而吃得少，然腹中已不甚舒服。食人丹十余粒，方觉好些。十时归，月色甚佳。惜未能与微步月也。

六月十六日

晴，微云，有风。晨醒时，胸膈中仍有若饱若饥之感觉，似乎跳动得很快。九时许，至高宅。十时许，至传新，谈定各书价

格，约共一万四千八百余元。至开明，遇以中、景深，谈甚畅。十二时许，至汉学及来薰，遇金华等。即在来薰吃炒饭一盆。二时归。午睡了一会，宝送鱼松来。共进茶点。宝五时回。五时半许，至微处。微正在午睡，为惊醒。谈了一会，共进晚餐，吃枇杷。八时许，偕微出外散步。至公园。归时，已将十一时矣。

六月十七日

大雨倾盆而下。写悼伍氏文一篇。十一时半，至高宅午餐，鞋底已湿透。一时许归。午睡至四时许醒。五时许，至蕴华阁小坐，即至微处，送《六十家词》二册。微未在家。七时，至高宅晚餐。餐后，手谈至十一时许，归。十二时，睡。

中夜醒来一次。镇静，无杂念，故亦无乱梦。偶梦见凌某憔悴不堪；又梦以德麟之介，入宫见西太后，偕其阅古玩肆送来之古董甚多。此梦殊奇特可怪。

六月十八日

阴。雨已止，风甚大。凉如深秋。蛙声不停不歇的喧闹着，正似予心之浮荡不安。勉强的镇定自己；作致蔚〔慰〕函，复盖藩及叶函。写《访书日录》二页。十一时许，赴高宅午餐。餐后，即归。开明来取稿，送来以中所贻之蘑菇及五香甜卜。午睡未成。箴来作手谈。自持熨斗，熨衣十许件。四时半，访端毅。五时半，至森处，未晤，见到刘晦之所藏宋本书影四册，留下一条。购食物等七十八元。七时半归。喝了白酒一大茶杯，有酕醄意。晚餐后，至高宅闲谈。姑致一电与微。箴亦来高宅。十时半，偕归。十一时许睡。不知何故，颇不易入眠。中夜曾醒来。

六月十九日

阴。写《访书日录》二纸。十一时许，至汉学、来薰等处。予所选清集，竟有刘三者，欲夺去二种。此种“冷门货”，居然有人赏识，怪矣。近午，至传新及开明。与传新结帐已毕，共计一万三千五百元。已付一万二千，再付一千五百元，补足之。（内剑三七百元，应还来，实为一千〔万〕二千八百元。）取雪村交来百衲本《廿四史》书款一万元。大约可稳度两个多月矣。一时半，偕予同赴金陵酒家午餐，用一百十元。向汉学借《历代诗馀》一部。二时半，挟书至微处。微方在午睡。醒后，谈未数语，黄某来。至四时许，黄子文来。六时左右，周来，罗来。在微处晚餐。谈至九时许，偕微送罗至其家，又送微归。十时半归，十一时半睡。

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晴，凉爽，有微风。夜月甚明亮，大如银盘，惜已少缺。晨写《访书日录》二页。十时许，微来谈。嘱女仆购花，竟购了虾来。大笑一场。（付竹帘工人一百三十元，付虾二十元。）十二时半，送微归，至高宅午餐。一时半回，午睡少顷；三时醒。三时半（购苹果二十六元，购花十二元），至微处，遇许某，高谈阔论了一顿。许走后，又谈了一会。七时，别微而去。七时半，至严宅，他们新迁居也。在彼晚餐。餐后，至萧处。吃冰淇淋，加芒果，甚佳。谈至十时半归。圆月方东升。真常嫂在作手谈，为予赢得九十元，此亦“傥来物”也。十二时睡。夜梦不多。

六月二十一日

晴。渐热起来。十时，至传新，取《管子榷》十二册，焦理堂评阅本也。又至开明。遇济之。十二时，至汉学、来薰小坐。午餐用十六元。倦甚，归来即睡。正酣睡间，箴等来。同至高宅。购杂物八十余元。偕宝至环龙路，又购杂物一百四十余元。在高宅晚餐后，偕宝、倍及妹归。彼等游唱甚乐；自叹童心已失，少年时代之快乐已不可复有矣。十时许，送妹回高宅。十一时许，偕箴归。孩子们均已入睡矣。宝在此睡，尚是第一次。欲其多住数日。十一时半睡。

六月二十二日

晴，有风。凉爽。上午，写《访书日录》四页，补足昨日所未写者。购排骨、黄鱼等共七十一元余，以箴等在此午餐也。餐后，午睡了一会，箴携倍归。又以甚倦，复入睡，至四时醒。五时半，偕宝至麦琪路购面饼四斤，计四十九元，又碗匙及茶壶等，共七十五元。近六时，至耿宅；济之请吃西餐也。酒喝得不少，菜极丰富。同座者皆开明熟友，谈得甚畅。不知不觉已到十时。偕宝归。十一时睡。夜间为蚊为〔所〕扰，甚为不宁。（购果子露一瓶与倍，计六十六元余。）

近来乞丐抢掠食物之风又盛。前日，真常嫂方被抢，昨日下午，箴至老大房购物，又被抢。此皆可怕事件之一端也。前日起，户口米又贵了 50%，二升需九元矣。

六月二十三日

阴。尚凉。风大。晨，写《访书日录》二页。十时许，携宝至传新及开明、来薰、汉学等处。购《清代政治制度参考书目》一册，价二十五元。遇盐谷之婿（吉川?），嘱肆伙不声言，乃得不交一语而去。购袜子半打，计二百三十余元，毛巾一打，计一百九十一元余，又不漂白毛巾四条，计三十六元，香港衫一件，计八十五元，又购干贝等海货七十四元余。带去千元，所余已无几矣。不怕也![1] 十二时，回家吃面三碗，已甚饱足。所耗不过数元耳。饭后，午睡了一会。至高宅，偕妹等同来。购冰淇淋、龙眼肉等，共八十余元。又购瓶装洋梨，计二十五元五角。澹哉来，共进冰淇淋、洋梨，并以龙眼肉为点心。至六时半许，复至高宅晚餐。餐后，闲谈了一会，八时半归。不能做什么事。因倦，九时许即睡。甚酣，无梦。

六月二十四日

阴雨。晨，写《访书日录》，仅半页而止。十时许，宝归。至来薰、汉学各肆小坐。遇石麒，得《访书馀录》第一册，价一百元。二年相离，竟得璧合，亦奇缘也。十二时半，至国际饭店午餐，遇黎、陆、杨等，谈编书事，甚详而畅。因虞洽卿路封锁，坐单人车去张宅，与张、胡等雀战至十时散，负二十三元。晚餐喝了两茶碗酒。不大痛快！连日总是郁郁不乐，不知何故，愁来无端，排遣不去，可叹也！购瓶花十五元；竟无可观者。购

① 疑当作“可怕也”。

面粉五袋，已费一千八百元，诚可谓为倾囊矣。米已售至一千三百元一担，可怕之至！

夜梦如乱云，重重叠叠，拥挤不堪，仿佛梦见伶人们之悲欢喜乐，又若自己游某处，总之，情形都是很狼狈的。

六月二十五日

阴雨，风大。凉。大类“秋风秋雨”，不似仲夏的气候也。写《访书日录》三页半。十时半，至高宅。得放园一函。十一时许，至来薰、汉学小坐。遇董会〔惠〕卿、王志鹏等。会〔惠〕卿云：邢赞廷之宋蜀本唐人集二册（丁卯、甲乙[1]，长吉及张籍）及《蔡中郎集》、《法言》（均黄校），共售联钞三万六千元，只好望洋兴叹耳。又云：近得《雅俗稽言》四十卷，十二册，欲售二千金。并欲得予《春秋国华》，盖以赵元放欲之也；拟以黄跋《中吴纪闻》相易。当答以容加考虑。斐云寄来《碧琳琅馆书目》三册，甚佳，至感之也。午餐用十八元。下午二时许，至张宅，雀战至十时散。负三百十五元。“戏”诚“无益”也。劳民伤财，拟戒之！精神甚倦。归时，已过十时半矣。十一时许睡。睡颇酣。中夜，乱梦如云。大抵皆“日有所思”、“所作”之反响耳。

六月二十六日

阴雨。风仍大。下午热了一阵，又凉。晨，写《访书日录》半页，觉得心甚乱，即搁笔。至高宅，欲访咏，已上车，遇森，

---

① 疑当为“甲子”。

即下车同至寓闲谈。十二时，别去。至高处午餐。午睡了一会，二时许，至竹庄处。谈了一会，归。致一电与微，约在下午见面。归而沐身易衣，以有热汗渗透，至不适也。至高宅，箴已来。五时许，至微处。其电灯仍未修好。饭后，烛光下闲谈着，颇有别趣。八时许，偕至张处。彼等正在打牌。微不欲入。张太太邀之进。初则，谈笑甚欢。张太太继述及潘大逵事，云：潘至殷勤，尝云：赌博与恋爱为生命之源。彼至平，遇一女；归后，女忽绝之。在此，又遇一女，女则追逐其后，无处不随，卒成姻眷。然潘终弃之而去。此实一事实也。微闻之不语。取《西风》一册，默坐阅之。予殊以为异。九时半许，送微归。十时许，至高宅。彼等正在作手谈。代珊及岳母打十许牌。偕箴归时，已在十一时半矣。十二时睡。

微谈及冯和仪（苏青）事，殊可笑。此人写了《结婚十年》一长篇（见《风雨谈》），周妻[①] 殊赏识之。尝招之往见，欲官之。彼引以为殊荣。彼丈夫为一律师，结婚已十年，育四子，仍“不安于室”，有离婚意。所谓虚荣心太重之女子，较男人尤为可怕，尤可无所不为也。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阴雨，风大。凉。如此“梅雨天”下去，恐将影响秋收，大是可虑。米又已大贵，入后，恐更将腾昂矣。奈何，奈何!!! 连日谣言甚多。食物究竟是最重要之第一要物也。拟尽所有购置若干，以备不虞。十时许，至觉园，访咏。谈久之。说及

---

① 周佛海之妻。

“老”[1] 事，颇有趣。关于“编”书事，咏不欲加入，只好听之而已。十二时半，至高宅，珊请俞、孙、严等午餐也。饭菜甚佳，而价殊廉，盖以调度支配有方也。（不及二百元也）饭后，俞谈“合作”事业，浅近明了。三时，偕严来谈。不去〔久〕即别去。五时，因倦，小睡了一会。六时许，至高宅，致一电与微。近七时，方至微处。遇金女士，微同乡也，在振英教书，以校事求微画策。饭后，近八时半，偕微送金归。无目的的向西沿福履理路走去。时雨后，傍晚有阳光，夜有星，虽有云，然似已脱梅雨期。仍凉。途中为微购蚊香及小洋烛。直至贝当路尽头，始乘公共汽车归。别时，已至十时矣。心境从无若今日之佳者；颇有轻快之感。归时，箴尚在作手谈。近十一时方散。即睡。夜有梦，已浑忘之矣。

昨与微谈，间有名言：淡泊是根本的为人条件。一热中便将无所不为。意志之坚定是很有要修养的。修养便是后天的。感情则是先天的、任性的东西。此正与荀子性恶说相合；所谓“礼节”也便是这样一种修养也。

六月二十八日

晴，有云。渐热。晨，一字未写，懒性又生矣。十时许，偕箴至高宅。十一时半，至开明。遇以中及倪某。正午，偕伯祥、予同，至小回教馆午餐。喝了两茶盅白干，一碗牛肉面。金华抢着会钞。开明有增股事；不知股款从何处出来!？又非卖“物”以应付之不可矣。至来薰及汉学小坐。世尧已来，却未见到，彼等皆赶至虹口陈处去矣。诚如蝇之附膻也，可叹！杨云：上午遇

---

① 手迹“老”字下圈去一“总”字。

见周越然亦在，殊可怪！三时许，归家午睡。怪梦起伏不已，极愤懑。至五时方醒。因中酒故，头岑岑然作微痛。休息了一会，喝了一盅咖啡，许多茶，才安定了些。劣酒诚不可入口也！六时，至高宅；七时，至微处；遇罗等。正在晚餐，又来了几个学生们。谈至九时半，送罗归，即别。到家时已十时矣。十一时，倚在床上看书，渐渐入睡。书是柯灵新接手编之《万象》也。尚佳，面目一新矣。

六月二十九日

阴雨。写了些“编例”等。十一时许，至高宅。午餐后，至汉学、来薰等处。收金华纸款一万元，即托景润至兴业取款。二时半，至开明，遇孙某。伯翁因臂酸未到。开明增资至三百万。老股每股升四股，又可购四股（计一百二十元），易言之，即：每股须付出一百二十元，可以变为八股，以票面计，共一百六十元（每股二十元），如以溢款二十元计（共每股四十元），则有三百二十元。不认股，即等于放弃一部分权利也。开明所得，可有二百四十万元。此数似不足以供其一年半载之需用也。四时许，偕予同至青年会，晤黎、蒋、孙、萧、严等。共进茶点，谈至六时半散。[①] 近七时，至微处，即以切面作晚餐。予云：如今不仅没有功名心，连事业心也不大有了。又云：人生三大阶段，初是骂世，继而讽世，终则玩世。幸而尚未至玩世之境地也。又谈及旧事甚详，大有在回忆中过活之感。后又谈及《水浒》及《儿女

① 当时，郑振铎与周予同、耿济之、萧宗俊等人及十位爱国工商业者，组织一个“中国百科全书刊行会”，计划编撰出版中国百科全书。后终因条件恶劣而未成。

英雄传》等。微之见解均甚可喜，且甚相同。微不喜林语堂及东华，以其过于“生意经”也。此等处均可表现微的天真与气概来。微很鼓励予工作。然如此不定心，又如何能工作下去呢？如此的心灰意懒，又如何能起劲呢？凡一事完成后，便觉得索然矣。微则凡做一事均中途弃去。似更为彻底也。在双烛微光中，畅谈至近十时。如此谈话之人，似亦不易得也。归时已十时半。十一时许睡。蛙声震耳欲聋。

六月三十日

阴，微雨。九时许，携衣赴洗衣作去洗；白帆布裤子一条，竟要洗工八元，可谓昂矣！至高宅。十时半，至汉学、来薰等肆小坐。取来现款一万元。世尧送酸梅卤二瓶，斐云送一瓶。世尧云：在平售八元一瓶，则合此间币须四十元矣！至开明，晤耿，付还一千元。候东华不来。彼中午有饭局也，不能候之矣。遂至高宅午餐。吃面一大碗，甚饱。嘱宝来取款二千元，因今日购米一担也（每担计价一千二百四十元）。午睡少顷，宝来。又嘱其再来。三时许，宝又来。偕之至霞飞路，购衣料一百六十七元余，购袜七十余元，购短大衣一件四百五十九元，又至“合同”购小铜匙及玻璃杯，计五十余元。六时许，至耀处。高佣来谈。为素英购水彩画颜料三十余元。偕高佣访符彪，同至大同晚餐，用一百三十五元。高佣述消息颇多。彼等所谈，皆“生意”上事，可叹也！高佣云：究竟过去有政治经验，故不至堕落。此语颇有几分理由。符云：知识分子多动摇。举周某及另一周某[①]为例。予大不以为然。中国之真正的知识分子何尝有丝毫动摇乎！

---

① 指周作人等。

彼等何足以代表中国之“士”大夫!!!（上午购荣宝斋裱好小册页一本，价一百十二元。）饭后，至微处小坐。谈及高佣与樊妻事，事隔多年，尚为之大笑不已。久以乎不曾有过此种称心称意之“大笑”矣！微述及其婆事，甚恋恋，又述符妻事，深以其近来憔悴为感！一有孩子，便百事俱完毕矣。十时归。十一时许睡。蛙声喧闹不已。

昨读《大众》中《叔本华论女人》一文深有所感；彼为憎恶女子之人，力主一夫多妻制；以为欧洲之罪恶，实为一夫一妻制之结果。此与雪村“起家”之论文《废妾论之浅薄》同一意见。不知微等读之，以为如何。

七月一日

阴雨；细雨如帘；间有阳光，旋即隐去。清晨即醒，又睡去，做一梦，甚窘迫。醒时，已八时许矣。十时，至高宅。又至传新，付徐绍樵款一千元。至开明，见彼等甚忙，因即欲开股东会也。至来薰及汉学。石麒得《黄山诗留》、《试砚堂丛书》等，不甚佳，而价至昂。午餐进牛肉面一碗，价七元。购咖啡一听，价一百八十余元。归即作午睡，正朦胧间，箴来。谈了一会，箴下楼作手谈。五时许，森来谈。各进蜜桃一碗，颇佳。六时，访东华，未遇。此次他来，与上次大不同，酬应至忙，俨然是小要人之面目矣。至蕴华阁小坐。途中想及去岁东华尽售家俱、书籍，以作旅资回乡时之破釜沉舟的意气，有如隔世。可叹也！又忆及颐年事，亦可哀。前日，颐年被任为浙江清乡事务局局长。此事，彼如何能办得了!？近七时，至微处。谈及友人往事颇多，“中午哀乐”，自异于少年人。仲京来。晚餐后，闲谈至九时半，微与仲京偕送予至车站。十时许归。喝酒一大杯。箴尚手谈未

已。十一时半始客散，即睡。倦甚，不久，即酣睡，不知何时东方已白。

七 月 二 日

阴。疏雨即止。晨十时，至高宅。今日米价突昂；自一千二百涨至一千七百，下午竟叩二千大关。谣言纷起。不知如何能生活下去?! 十一时，至汉学、来薰等处小坐。托世尧交《春秋国华》与董惠卿，与其交换海源阁旧藏《中吴纪闻》(黄跋)。又至开明，访予同不遇。留一条。购辣油、虾子等五十余元。至高宅午餐。一时，归家小睡，未成眠。宝携倍来。三时，偕宝至环龙路一带，购笋干十二元，茶杯等六十元，鲜花十二元，桃子七元。四时许归。忙于插花、洗茶杯等琐事。布置方告楚，微来。今日约微等来喝酸梅汤并吃面。六时，周偕仲京来。购冰淇淋四十元。以冰咖啡和冰淇淋饮之，甚佳。吃面后，闲谈至九时半。予同极力歌颂中性人物。微云：叔本华之论女人，已被人引用得烂熟了。微今晚不大开口。送宝等归。沿途与微等谈。微以虐待自己为快意。后知所谓虐待者，乃昨夜微独自步行而归，颇以为惧，同时却又引以为快也。予略世瑛[①] 事告之。并云：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是幼稚之恋爱也，并不怎么热情。微云：做悼亡诗者再娶愈速；能写什么，感情便已过去了。此是实情。走得极倦，送微到家后，坐车归，已过十一时矣。喝了一杯 Vodkg[②] 微有醉意。今日吃面用款八十六元。尚是颇廉；其实冰淇淋、桃子等均尚未计算在内。十二时许睡。

---

① 即王世瑛，曾是郑振铎大学时代的恋人。

② 即伏特加酒。

七月三日

阴。天气凉爽如仲秋。晨十一时许，箴携倍归。剪发后，至高宅午餐，吃面一大碗。忽然想起今午森请客，乃急匆匆的赶去，时已一时有半矣。喝了不少酒，菜也吃了不少。三时许，归家午睡。正酣睡间，箴又来手谈。这一睡，直至七时许方醒。匆匆至高宅，又至微处，已近八时矣。在微处晚餐。微正整理衣箱，有红豆不少。九时半，偕微送雨衣还罗。在罗处坐了许久。十一时半许，才送微归。归家时，已无电车，只好坐人力车回，恰是午夜十二时，箴亦手谈方毕也。十二时半睡。

鹿君云：决不会大家都没有吃，而一家一人独会有得吃的。此话甚为痛快直爽。

在罗处谈起《飘》来，他们喜□[1]之Sweet[2]，予则喜Vielet[3]之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与活泼强健之生活力量也。V. 为一实在之人，充满了血肉造成之现实人。大抵体健而正常之人，皆追逐于现实之后者也；异常之人，乃多幻想。

玄伯他们谈起北方李某代于保管房屋，而以其第一女（共三女）为饵事，不禁感慨系之；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惨极！

---

① 此字不清。

② 斯威特。

③ 维奥莱特。

七月四日

星期日。晴。但仍不甚热。有阳光。箴上午九时许归。七哥来谈，欲收废纸，并以拍纸簿一百打求售。予正深诛痛恶“收废纸者”，自不至于与其合作也。十时许，微来。闲谈至十二时许，偕至华府午餐；用一百二十元。微来时，错过了站头，多走了许多路，才走到，觉得甚倦。二时许，偕访予同，谈了许久。耀翔来。理出一批书来，送微及耀翔。四时许，偕予同及微，访仲京，未遇，折至张宅，始遇到。共作手谈数刻。八时许，购卤味等九十元（张用三十元），同至微处晚餐。仍无电灯，仅燃双烛，谈笑甚欢。游谈无根，不觉已至十时许。别微，送仲京归，到家时已近十一时矣，甚倦，即睡。

多工作，少幻想！下星期内拟将应为之事，努力做完之！

六〔七〕月五日

阴，仍凉爽。今日正是阴历六月初四日矣，大不似仲夏季候也。谣言孔多，物价腾昂不已，不知过“日子”何以过得下去！？晨，勉强的写完了“缘起”。[1] 至高宅，又至开明，将“缘起”托伯祥修正并清写一过。偕予同至小回教馆吃羊肉面各一碗，计共十八元。至汉学、来薰小坐，无所见。付《管子榷》书款三百元（传新）。归家午睡。宝来，箴携倍亦来，至“九层楼”购饼干、虾酱、冰淇淋等共一百元。至高宅，勉强陪伴岳母及箴等作手谈。直至十时半始散。近来作事，总带几分勉强，且一无兴

① 指编撰中国百科全书的缘起。以下提到的“计划书”等，均指此事。

趣，不知何故？聚时，每悲散时之寂寞；众中每觉一己之孤独。此种心境，殊为可怕也。晚餐后，致一电与微。近十一时，归。心里很不痛快，颇躁怒。王品之在高处，与他们谈了好久。十二时睡。已倦甚矣。（付洗衣费五十八元）

七 月 六 日

阴。阳光偶见，即隐去。晨，写计划书等十许页。十时半，至高宅，又至汉学及来薰阁小坐。遇王志鹏；渠方偕董惠卿自嘉兴阅沈氏书归。问其有无好书，则摇头曰：都是普通的。略好一些的已为郭、杨等先留下。近十二时许，至高宅午餐。餐后，即归。午睡少顷。四时许，沐浴。五时半，至蕴华阁小坐。遇耿等。欲购干面，竟已无有。日来物价大涨，市面上若干货品又已绝迹不见矣。得伍昭锌家售出之李葆恂《海王府所见书画录》及《旧学㑹笔记》各一册，价四十元。（伍书售于蕴华阁及抱经堂。余书皆极普通。）六时许，购鲜花二束，至微处。今日公共租界封锁二次，一上午十时，一下午四至六时；微于开放后方归也；鼻塞，已受凉伤风矣。当见其昨夜与罗所谱之歌，仍是孩子们游戏之作也。案上有《女人》剧本，别字甚多，不知出于何人手笔？中有云："恋爱不知羞耻的"；大有语病，盖句中少掉一"是"字矣。晚餐后，罗来。低声曼吟各歌，皆为予所未之前闻者。自知已是隔一时代之人物矣。谈及暨南事，仍颇慨叹；微则述今日其办事处开除一女职员事（因迟到），亦颇不高兴。昨日之"急躁"，当是为此而发也。不知不觉间已至九时半。送罗归。至高宅，稍谈即别。归时已过十时。十一时半睡。时间似跑马般的过去。夜梦箴出外未归，一怒而醒；余愤似犹填胸臆也。

七月七日

阴历六月六日。晴。风甚大。热而不潮湿，尚爽快。昨夜已戒严甚紧；今晨闻益加甚。未外出，在誊清计划书等。正午，至高宅午餐。岳母犹未痊愈。购饼干二十四元五角。付户口米款七十元。又付油四百四十六元。一举手，又用出半“千”以上矣。用钱诚如流水也！一时许，归家午睡。三时许醒。吃拌面一大碗。至高宅。箴携倍来，方看电影归也。偕归。箴作手谈。六时半，至微处。微伤风尚未痊，然却自言已愈；否则，必携“苦”药至矣。微力劝予偕宝去检查身体，云：趁此机会，可休养。将来也许要忙得不能有充分休息之时了。此话却是实情。然予对身体有病与否，素不注意；向来是讳疾忌医的。如果有病，将如何能静养呢？懒得连“动”也觉得“累”。不知何时始能听从微的忠告去检查一次也。晚餐，吃粥二碗。餐后，在烛光下下棋二盘，一胜一负。十时许归。箴尚在作手谈。倍已上床，未入眠。喝白酒一茶盅以自遣。十二时许睡。

七月八日

阴晴不定。偶有雨点。大风。渐热。晨，写毕计划书等。十一时许，至高宅。以面作午餐。闻博山明日开吊，正欲致电于森，不知何时，电话小册已失落，只好听之，俟明晨再说。餐后即归。本拟至四马路，因倦欲午睡，只好也待之明晨了。三时许醒。不久，宝来。箴仍在作手谈。劝宝许多话。预备了番茄及麦乳精等等给孩子们吃喝。六时，宝归。予至大同。约微不出；代取照相后，即至微处。仍在微处晚餐。遇仲京及冯和仪。冯携其

二女来，诉说进某处办事之苦，欲离开，亦欲离开家庭。此皆其“不慎之于始”之故也。为之慨然。不久，即去。偕微送仲京至福履理路其戚家。随心所欲的向西散步，走了很多很多的路，沿途各吃一杯冰淇淋。微风徐来，灯影朦胧，殊为幽静爽隽。送微归时，恰正十时，已甚倦，即乘车归，箴尚在作手谈也。十二时许睡。

七月九日

阴。有风。渐热，有汗。上午，至高宅，又至汉学、来薰，得博山讣文，定明日在护国寺开吊。途遇特别警戒，临时搜查，男女分列；无市民证者凡四人，各被打“耳光”无数；一人打后还在笑，复又挨打。至商务，取股息。遇颂久、越然、乔峰等。颂久欲售书，以其经济情形甚窘也。渠云：书售完后，再售家俱，再售衣服。殊惨状。又云：近仍为彼等任翻译之责，只是“卖嘴不卖身”。此语可入《新世说》也。不知有人闻之而内怍否？续至开明，遇绍虞，已入局任事矣。闲谈甚久。伯翁肝火又大发。予云：不知至六十岁，是否仍如此肝火旺？渠云：如变为沉默消静，便是死期近矣。又云：现在世上，只有三种人，贼、鬼、狗。我辈自居何列乎？凡活得落，而能昂首天外者，皆此三类物也。午餐，各吃炒饭一碗。二时归。午睡至近四时才醒。收拾房间，殊为匆忙。五时许，微来。谈得甚久。予谈及写作事。又谈及近来心境的变化，云：有一个时期甚为消沉，近来又高兴起来。在此晚餐。先吃了玉蜀黍，很老而小，所谓“小老头子”是也，饭倒吃不下了。饭后，偕微至仲京处。见隔壁戏院中《女人》已上演，居然“客满”。仲京卧病在床，昨夜已觉不舒服矣。渠疑是伤寒；大概不会是的。微留在她那里，予先归。至高宅，

遇拔可。谈了一会，即归。睡时已近十二时矣。夜梦颇多。

七 月 十 日

晴，阳光猛烈，天气突大热，汗沁沁透出。幸有风，尚不闷。晨九时半，赴孟德 兰路护国寺吊潘博山丧；送赙仪五十元。晤葛咏莪、顾起潜及森等。十一时许，至高宅。以蒸糕当午餐。一时许归。午睡至二时许，箴携倍及秃来，为之惊醒酣梦。忙着替孩子们预备食物。三时半，宝来。直忙至近六时，方偕宝至金神父路购衣料，以前购之衣料不够应用也。购鲜花七元归。满室清香。七时许，至严宅晚餐，遇陈家蕙、意二小姐。致一电至微处，微不在家。八时半，偕严至萧宅，喝冰葡萄汁一杯，沁凉之至。得消息颇多。九时半归。夜有半月，颇明。靠在椅上稍睡。箴至十二时半许，手谈方毕。即睡。中夜为蚊蚋所扰，颇不安。

七月十一日

醒来极早。不到六时半，已梳洗毕。红光满窗，太阳猛烈。今日必是大热。预先有些胆怯。幸有风，尚不郁闷。八时许，购鸡蛋、番茄及大头菜等约共五十元。十时许，至高宅；致一电与微。近十二时，至微处午餐。饭后，因内急，至张宅。耀留作手谈。至夜九时半始散。微亦来，闲坐无聊，在阅书自遣。微屡欲别去，均为张太太所强留。终于默侯手谈毕后，始送之归。不知何故，今日腹中涨闷之至；殆以炭气过多，故泄气不已。晚餐只吃了一碗饭。暴热，食量自会减少，所谓“蛀夏”是也。张太太今午在校，几晕倒。狼狈回家，倦困万分，尚勉力支持，在招呼客人们。力劝其上楼休息，竟不之从。耀尚不知其今日有此事，

且既知之，也竟木木然若不觉；可谓“迟钝”者矣。微之无聊不安，予已深知之；屡欲早些歇手，彼辈均不肯，只好一直的打下去。今日之整个下午与晚间，均无谓牺牲之矣。微归后，心中必定要懊悔无已也。本欲至罗处，中途亦不去。予虽赢得百元，亦殊觉没趣。途中，再三向之道歉。微云：张太太过于疲累，下次不可再在其寓作手谈矣。予颔之。夜睡不安，以热甚也。

七月十二日

晴，阳光甚烈。热度已至八十九度左右。汗出如渖。晨，购赤豆绿豆各二斤，计五十三元。至高宅；箴等先归。以炒面作午餐，尽一大碗，饱甚。一时许，归家午睡。正朦胧间，宝来，携来番茄一筐。整个下午在做番茄汁等。红红的汁，和以盐及胡椒，别有风味。六时许，宝归。予携绿豆等至微处，以微购绿豆不到也。很早的便进晚餐；因热，只吃了一碗饭，微谈及昨日事，犹有余憾。餐后，有客来。八时半，偕微至仲京处。不久。张夫妇亦来。张极显不高兴的神色，不知何故；其夫人则谈锋正健也。西边有闪电；不久，便下了一阵雨，比较的凉快。张夫妇走后，又谈了一会。时间似尚不晚，送微归。地上潮湿。有夏天雨后时有之泥土气息。空气似特别清新。别后，折至霞飞路候车。久候不至，取表一阅，已将至十一时半矣。盖为仲京处钟上时间所误也。急急坐人力车归。全宅已黑暗，打门不开，急赶至高宅，临时支起帆布床睡了一夜。虽有帐子，蚊子仍极多，大为其困扰，不安之至。身上又有汗气，本欲归来沐浴，只好待之明日了。

七月十三日

阴，尚凉。太阳忽隐忽现，间有微雨洒下。在高宅早餐后，即归。真常云：昨夜候至二时许始入睡。殊为不安。开始辟开了南窗，大为风凉，盖受微之指示也。十时许，至来薰、汉学小坐。购《食物本草会纂》六册，《松江竹枝词》一册，塘工（?）图一册，均唐某所收者。价尚未知。十一时许，至开明。晤王、郭等，正在讨论“辞〇”之编例。调孚云：股东会举出伯祥等为董事，济之等为监察人，取得股息二百五十九元。偕王、周、郭、徐至来薰阁，喝了不少白干，共用一百六十元，每人仅分到四十元，比较的算是低廉的。归家后即午睡。口干心跳，殊以为苦，此皆喝渴之过也。为大风雨所惊醒；觉得凉冷。总以为将病矣，头有些晕。喝了不少浓茶，又喝了一杯咖啡，渐渐的觉得清醒。又神王气壮起来。六时半，冒雨访微，未遇。心里觉得不大痛快。懒懒的坐车到高宅，已七时四十分矣。晚餐后，谈了一会，九时归。雨仍在下，淅沥不已；蛙声大作，盖久已未闻此声矣，仍热，更加潮闷，似较晴夜尤为难受。从高宅取来《仙媛纪事》及富春堂本《列女传》等书，灯下披阅，颇觉可喜。此类书今复可求乎？珍秘之至，读之忘忧。十一时半，睡。

七月十四日

阴晴不定。晨，蛙声仍喧闹，至十时许，始寂然无声。至高宅，适逢珊与谨轩以细故相争，殊感没趣。十一时，至张石公处，闲谈颇久。允为《方志考》设法印行。大约商之开明，当可成为事实也。十二时，至高宅，食面一大碗，作午餐。一时半，

归。午睡至三时，醒。阅《西厢记》、《四声猿》等书，殊感兴趣。此类书如何舍得售去!? 甚矣“爱”之不易割舍也! 四时许，大雨倾盆，积水成池；已有秋潦之况矣。至近六时，尚有斜风吹雨扑窗。七时，天方开朗。真常留吃晚餐。餐后，亟至善钟路。水已没足踝。幸得一车渡过。致二电于微；至八时，微方归家，亦困于雨，欲归不得也。电车停，微处亦被围于水中央，只好不去。购桃及杨梅三十元而归。食桃，杂看各书，至十时，即睡。蛙声如沸，不知何为而鸣。

七月十五日

晴。蛙声咯咯不已。天气尚凉爽。下午，天阴欲雨。浮云疾驰而过；夜，月明甚。晨，至高宅，以仍无电车，只好不外出。购鲜花十元。午餐后，归。午睡至三时醒。卧阅《蔡福州外纪》二册，匆匆毕之。觉无甚意义。阅《启祯两朝遗诗小传》，则殊为感动。欲重印，惜无力。六时许，澹哉来，交来陈太太托售之朱墨六七锭，均佳。七时，步行至蕴华阁。耿不在。遇张尧伦。致一电与微。微方自办事处归；即乘车至其寓所。谈未久，微上楼沐浴。独自在微光下读《漱玉词》，尽之。微沐后，即晚餐。餐后，坐在月下相谈，仍默默，仅寥寥数语。时已九时，亟辞别而归。明月在天，银光灿然。

归途经高宅，过门未入，以闷甚，且倦甚也。归而即睡，无心看月。月光晒入房中，亦若无睹。不久，即沉沉睡去。夜梦甚多而杂。蛙声沸闹，如催人入梦。

七月十六日

阴晴不定。始闻蝉声。晨，心绪犹不宁。至高宅，又至汉学、来薰小坐。晤森。得曾钊《训诂堂藏书总目》一册，广雅书局抄本，亦嘉兴沈氏旧藏物也；石麒留以待予，甚感之。十一时许，至开明。诸友相对叹穷诉苦，诚向来所无之事。以牛肉面一碗代午餐。雨又飞洒而下。待雨停，即归。中途又遇雨。购饼干、水果等共八十余元。午睡未成，宝携美丽来。久不见，美丽已成一小型之姑娘矣。稍睡片刻，即起，请他们吃水果等。沐浴。六时半，携宝等至绿野新村晚餐；仅食炒面、包、饺等，共用八十余元，又购饼干五十七元。不知不觉间，今日已用二百元以上矣。可谓浪费之至！近八时，宝等归。独至微处。微晚餐方毕，为蚊所苦。谈少顷，月在中天，明甚，乃偕出散步。沿徐家汇路西行，走了一小时多，方送之归。闻仲京今日上演《女人》之一角；渠甚为秘密，故未往观之。实亦恐散戏太晚也。途中与微作畅谈。予询其理想与现实冲突否？是否现实曾占上风？微云：这是过去的事了；哪里还有理想，只是空想而已。予云：予则往往以事实去殉理想或空想。但予所谓理想，却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又谈及青年；予以为青年总是忘我的，殉于理想的。微云：不然。今日之青年，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此与我辈之时代全然不同。那时，我辈无名利心，无自私心，只知追求于理想之后；今则不同矣。予述谦之一事以为例。微则举其戚陈女为例；云：陈女今年方十四，在前年、去年时，已知囤货、购储券、军票以为利。微尝与之谈及以劳力自食之语。陈女云：劳力何足道哉；决不会养活的，还不如囤货为上策。微当时闻之，为之寒心。如此天真之少女，亦知孜孜为利，可见人心之坏；唯利是图

之心竟如何的蟠结、蔓延于老幼男女之心上！予亦闻某氏女之从事于囤货、投机，以中学生之结伙拜老头子，且胁同事与之同流合污诸事；为之叹息不已。此次战事，本以为可以把这民族的污浊澄清一下；不料，正相反的，却产生了无数的极端个人主义、唯利是图的下流人物来。不仅上海为然，各地亦皆是如此。此与《随风而去》中的白瑞德何异。彼小说中，仅有少数之白瑞德，此时此地，则所遇无非白瑞德者。但白瑞德实尚知自省，尚能一反其所为，为理想而奋斗；我们这一批男女老幼，则仅学会了前半段的白瑞德而已。绝对的不反躬自省，绝对的无良心发现之一日，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孜孜的为利。不知有社会，不知有国家，不知有民族，不知有人类，甚至忘记了今日何日，此地何地，而纷纷攘攘的从事于囤积、投机。如蝇之附膻，如犬之逐臭；顽强坚决，他无所知，亦非所愿知。可怕！可痛！！！微云：这民族如此下去，不是要变为犹太人了么？予云：那一批人物，不早已是犹太人了么？人人如此，习见不怪。反以洁身自好者为怪。家有子弟，能知囤货投机，反欣欣然以为佳子弟。是率人而为禽兽也！此种感慨，与微正同具着。近十一时，至李拔可宅晤蕴，即归，恐人久在候门也。蕴至十二时半，手谈始毕，归。颇感不高兴。盖候人者总觉得时间之长也。

七月十七日

阴晴不定，大风。蕴高卧不起。晨至高宅，挟书归。蕴尚在拥被而眠。十一时半，至森处，以中已先在。予与以中尽酒一瓶，菜肴甚为丰盛，余剩不少。饭后，畅谈久之，玄来，钱来。予三时半，辞去。至张宅，遇陈某。所谈者皆为“生意经”，殊不为快。五时，归至高宅。食面一碗，即归。蕴已在手谈。心里

很不痛快。午睡未成。卧阅《西厢》，有“少呵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倒枕捶床”，又有“恨不能，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诸语，正可为此时之予之写照。十时，即睡。夜，乱梦如云。

七月十八日

阴。阳光偶露即隐，甚郁闷。风大。十时许，蕴归。候微至十二时，不至。至高宅午餐。餐后，至森处，闲谈少顷，即至微处，询其上午何以不来，云：忘了。还以为是你来。只好一笑置之。谈了一会，金来。吃绿豆汤等物。正观渠等下棋，罗偕张可来。张可已二年余未遇；与微本极密切，后乃疏远，迄未来往。今又第一次见面。予辞别，至张宅。不久，周亦来。乃致一电与微。微偕罗来。耀约作手谈。不克坚辞，然心实不在此。后由微代打，予则在阅《万世师表》之译本，尽半册。译得尚佳。晚餐后，续打了七八副，已至近十时矣。予因夜深，不得不归。遂别去。计负三百十元。送微回。什么都没有谈。心绪尚觉轻快。归时，已十一时矣。即睡。夜有梦。

七月十九日

晴。云多；然很早的，东面的阳光已直射入室矣。闻蝉声。意以今日必大热。然有风，乃甚觉凉爽。十时，至高宅，又至来薰、汉学小坐，无所得。遇照相者，谈及以橡皮版印书事，甚有兴趣。约一星期内再谈。又遇仲彰，谈及印汉简事。穷而好事，不知如何生活得下去?！十二时归，以车挤，乃至一小肆食西餐，计十八元，而鱼有臭味，肉亦不佳。食后，颇栗栗危惧。亟归，

尽薄荷酒一杯。午睡少顷，宝来。不久，即回。三时许至唐处，寄二信。又至高宅，即归。甚凉，然心不定，意不能作一事，写一字，可惧也。六时半，至蕴华阁，遇耿。致一电与微；因喧声甚大，听不清说什么，只知道徐太太发热。昨〔明〕日当再致电详询之。至高宅晚餐。谈及近十时归。付真常房租三百元。食冰冷牛奶麦精一杯，甚有风味。十一时睡。

七月二十日

晴。热甚。晨至高宅。十时许，至孙实君处。致一电与微。又至开明，与诸友谈笑甚欢。二时许，乘公共汽车至李宅。车中蒸发甚，极不好受！晤森及汪申伯。谈至四时归。取来款三千元。午睡未成。沐浴。浴后，精神大爽。进冷面一碗，作为晚餐。餐后，至微处。徐太太尚未愈，然已无寒热。观诸小孩戏谑歌唱。九时，偕微访仲京。稍坐，又同去微处。别微，送仲京归。十一时归。十二时睡。时明月方出屋角，清光至亮，然无心欣赏之。夜有梦。尽冰薄荷酒等二杯。

七月二十一日

晴，微阴。热甚。晨，颇感睡眠不足，然仍于近八时起身。十时，至高宅。至森处，付购面粉款一千四百元。尚不知何时可将面粉取来也。至开明。谈笑甚欢。以菜包六只作为午餐（六元）。二时归。宝来。箴携倍来。母女间因琐故，喋喋不休，极为可厌，殊觉不痛快！四时许，箴下楼手谈，乃大见轻松。尽西瓜一只，又做番茄汁数杯。购肉半斤，鸭蛋三只，共二十九元，为孩子们作晚餐。近八时，始进晚餐，予吃自做之馒头六只，觉

极饱。九时，偕宝至高宅。致一电与微。微不在，到罗宅去。夜风徐来，颇见凉爽。宝先归。予谈至十时许归。本欲与洽谈投资事；以其无兴趣而止。今日不用说无款投资，即有款，恐亦将中途彷徨，不知所措，徒增无数烦恼。还不如守书生本色之为愈也。十一时睡。不知何时，箴手谈方毕。入室时，始为惊醒。夜有梦，已不记得。

七月二十二日

晴。甚热，幸有风。清晨梦醒，警报声大作；盖今明日均有防空演习也。九时半至十时半为紧急警报时间。箴至此时始醒。近十二时，同至高宅。箴未饭而归。予饭后归。归即午睡。第二次紧急警报声又发。及解除，予方醒。有梦。因热，在家休息，至近六时方出门。本欲先至伯祥处，乃竟径至微处。微午睡方醒。谈了一会，偕出访仲京，又偕之同至蕾茜晚餐。仲京先行，因“上戏”故也。八时半餐毕。共用二百八十余元。与微同至张宅。时天色已黑，亦无街灯，各以矮凳坐大门口，谈天说地，大似仲夏农村之景色与情趣。在紧急警报中，便这样的消磨过去。十时许，解除警报。街灯明而复灭。在黑暗中，送微归。予亦坐车归，至家已近十一时矣。沿途黑漆如墨，偶有一二灯光透露，益显得光芒四射。情趣至为幽妙。归后，尽番茄汁一巨盅。觉得肚里不大舒适，殆以饮食过量也。夜有梦。

七月二十三日

晴，热。有风。晨，在睡梦中为警报声扰醒，睡眼不欲张开，似倦甚。卧闻飞机声及机枪声。及醒，警报已解除。十时，

紧急警报声又发。未及待其解除，即至高宅。十一时许，警报解除，至新华存款，并取支票簿。十二时许，至高宅午餐。餐后，归。午睡至四时，为警报解除声所惊醒。有梦。似觉不大舒适。五时许，至高宅，箴已携宝及倍来。今日为岳父[①]忌辰也。食蛋糕及冰淇淋。予以腹泻，仅进蛋糕少许。天未黑，箴等即归，恐防空时黑暗中艰于步行也。予在高宅晚餐后，偕谨轩归。不知何时又发紧急警报。听德国无线电台报告，知美军已占领西西里之首都。十一时，警报解除，谨轩归。予亦就睡。下午曾致一电于微，恐交通不便，未往微处。幸未往，否则，非至十二时归来不可也。

七月二十四日

阴。有云。阳光偶露。晨，至高宅，至来薰、汉学，又至开明。谈甚久。予同病了两天；今日方痊，精神尚疲。十二时，至商务。与颂久匆匆一谈，即至高宅。他们午餐已毕，只好吃炒饭二碗。归家午睡。四时醒。午梦颇多。候蕴来。五时许，蕴送面饼来，可维持半月矣。同至高宅。七时，至伯祥宅。七时半，至微处。微正躺在沙发上，发热，热度至三十八度。不能吃什么，但肚子又饿。近日病者极多，皆是如此症象，不知何故。吃面一大碗，作为晚餐。微欲予讲故事，以为消遣，乃搜索枯肠，绝少动人听闻者，可见才力之“窘”。相对无言者少顷。自知：实不足以慰人，往往讷于言辞，不善对付。枯坐至九时一刻，往访仲京，未遇，留言嘱其至微处。本欲再访微，以时晏，且精神不好。即至高宅，略谈即归。蕴亦已回，以倦甚，立睡。甚酣。

---

① 即高梦旦。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有云。微阴。偶有阳光。热甚。蝉声充耳。绝笔。[①]

（以上原载《出版史料》1989年第4期、1990年第1期）

① 本年日记至此突然中止，未知何故。

一九四四年

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阴，晚雨。晚餐后，九时许归。夜睡不安，醒来数次。

一月二日（星期日）

阴，微雪飘零，即止。二时许，在金都看《风雪夜归人》[1]，不佳。九时许，至高宅。雀战至十一时半归，夜睡不安。

一月三日

阴雨不绝，归时鞋袜湿透。

一月四日

八时许方晚餐。阴，微雨。

一月五日

晴。至四马路章宅午餐，喝酒颇多，甚畅。五时许方归。

---

① 话剧，吴祖光1942年创作。

夜，雀战，十一时许归。

一月六日

晴。下午，闻程树德讣，至张宅吊之。夜，雀战至十一时半归。冷甚，自开冬以来，以今日为最冷矣。

一月七日

冷。晨起，玻窗上皆结冰花。至日出始消。夜，雀战至十一时半许归。

一月八日

阴，冷。在寓午餐。写行箧书目跋①。

一月九日（星期日）

晴。抄书目。以面包作午餐。傍晚，偕友出。月色佳甚。十时许归。作蛋糕颇好。

一月十日

晴，微雪。至张宅送书。夜，月色甚佳。

---

① 原题《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今藏重庆市图书馆。近年发现后，披载于1983年10月《文物》第10期。

一月十一日

晴，晚阴。送书至张处，取书面等。八时许归。近十时。睡。夜梦甚多。

一月十二日

阴雨。访二友，均不遇。冒微雨而归。十一时许睡。今日电车压死一孩，闻因争上车故。

一月十三日

冒雨出，送书目至张处，因电车罢工，步行一时余始止。中午，在野味香，以云吞作午餐。餐后，至葱处，暂借二数。

一月十四日

阴。晤宾符等，喝酒。九时半归。

一月十五日

阴。防空。下午，至张宅雀战，负。夜。在黑漆中归家。

一月十六日（星期日）

阴。防空，在家午餐。夜，在黑漆漆的天气中归。微雨。似

有香气。情景至为静瑟。十一时半，警报解除。睡。

一月十七日

阴。访张，为售书事也。甚冷。十时许归。

一月十八日

阴。至各古书肆，得二洪遗稿四本，付五百元。午餐用八十元。夜，十时许归。

一月十九日

阴，微雨。遇张，售书事仍未有结果。可见购固不易，售亦甚难也。夜九时半归，地上犹潮湿。购鸡蛋五十只，共一百七十八元。

一月二十日

阴。至岱处午餐。三时归。夜，便酌。十一时许睡。一时半醒来，不久，又入睡。有雪子，如小雹。今冬初见雪也。太阳一现，即隐去。

一月二十一日

阴。太阳时隐时现。下午，外出。夜十时归。

一月二十二日

晴，仍少阳光。至各书肆一行，取《诗馀画谱》二部。至张宅，恰遇其三十初度。夜十时许归。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阴。夜，有人在雀战，十时半即睡。晚餐吃一品锅，喝了不少酒。楼梯新洗，滑甚，跌了一交，颇不便。

一月二十四日

阴历除夕。晴。因昨日食物过多，腹泻。多日未见阳光，今日忽金色满房，爽甚。下午，取款，付款，烧汤沐浴。夜，十二时许归，暖甚。

一月二十五日

阴雨。旧历元旦。上午购报一纸、购面包等，132.00。下午，舒等来贺年。夜，雀战，十一时归。早暖，下午忽凉。有风。

一月二十六日

晴，不久又阴。早至各处贺年。中午酒喝得不少。夜亦喝酒。头涔涔然有些作痛。十一时许归，即睡。

一月二十七日

阴雨。至张处取书目回。吃春酒，甚醉。夜，喝白干。睡至三时许，又起来雀战，至天明。

一月二十八日

阴雨。闷甚。夜，喝酒。十一时睡。

一月二十九日

阴。午睡。夜十时许归。

一月三十日（星期日）

阴。上午，有太阳。中午，喝酒，以面包当饭。夜，喝酒。十一时许，睡。售书目录交去，不知能成功否?

一月三十一日

阴，微有阳光的影子，似此影子无力透出重云。午睡甚酣。夜，章来喝酒，尽两瓶许。现越酎[1] 每瓶须九十八元以上，可谓昂矣！年内所预备之年货为之一空。略有醉意。十一时许睡。

---

① 越酎，即绍兴酒（章锡琛是绍兴人）。

二 月 一 日

阴雨，有雪子。上午，至三马路各书肆。购红印本吴士鉴补晋书艺文志一本（二十元），燕大㘞[①] 目录类书之部一本（一百六十元）。下午购 Quink 四瓶，共三百余元。午睡未成。夜十时归，即睡。

二 月 二 日

阴雨。起身甚晚。午餐后，颇欲少睡一会，未成。甚倦。至李宅贺年，见林子有所编〔补〕清词综补人名目录一册，九时许归。

二 月 三 日

阴雨。中午，章请喝酒，微醺。吃生梨数只。夜写书目。十二时许睡。

二 月 四 日

阴雨未已，至为闷人。写书目。夜，雀战至十一时半，归。写书目至十二时许，毕。

---

① 㘞，“图书馆”的合体字。

二月五日

冷。阳光满地，连日闷气，为之扫尽。九时许，送书目至张处。十二时许，至大同午餐，菜价又昂到一倍以上矣。下午，在徐家汇路散步。夜，月色明甚。十一时许睡。

二月六日（星期日）

晴。下午，在阳光中散步甚久，爽极！夜至张宅，少坐即归，已十时矣。

二月七日

晴。请客午餐，共只二人，用了近三百元（仅二菜），可谓昂矣。夜，晤张，售书事大约可办妥。月明甚，十一时许睡。

二月八日

晴，微云。今日为元宵节。夜月朦胧，灯光无光。殊为惨淡也。十时许归。(下午，送第一批书至张处。)

二月九日

晴。防空。夜，月明甚。(写书目提要)

二月十日

晴。下午至书肆一行，车挤甚。写书目提要。夜，雀战至十一时许，步月而归。十二时睡。

二月十一日

晴，有东风，已大似春日天气矣。至葱处午餐，观元·李仲宾墨竹长卷，元四贤像等，均佳绝。夜十时归。

二月十二日

阴，微雨。夜有月，甚明。至集古斋看毗沙门王天像及其他敦煌卷子；李氏藏咸亨间绘花卉一幅，亦佳；《盛世新声》为黑口本，唯阙申酉二集。四时回，午睡。夜，至张处取第一批书款。十二时睡。

二月十三日（星期日）

晴，太阳满窗。据案作书，意兴殊佳。午餐后，至杜美看法片《情天恋歌》，一轻巧之喜剧也。为之发噱者屡屡。归已十一时，红月方自东升，扁圆无致，非复如满月或蛾眉月之可爱矣。

二月十四日

阴晴不定，暖如仲春。午餐喝了些酒，吃饺子。下午，至张

处，张以二万九千元购《四库珍本》一部。午睡一会。夜十时许归，地上颇潮湿。

二月十五日

晴。下午，至各书肆一行，购《辞源》一册，计七百二十八元，尚是大情面。见到林大椿校印之吴讷《唐宋百名家词》，此间竟不可得。在乔家栅晚餐。夜，看《文天祥》[①]，殊幼稚。一时许归。

二月十六日

晴，有云。至四马路书肆，无所得。午餐，喝酒。归而午睡，甚酣。六时许，出晚餐。十时归。

二月十七日

阴。晏起，在华府午餐。午睡片刻，六时出，喝了一大盅酒。夜吃菜饭，十时许归。十一时许睡。

二月十八日

晴。写提要。至书肆，在老半斋午餐，吃红烧刀鱼。在汉学购《金陵文钞》等十许种，共二百二十元。夜，在张宅见到《大

---

① 即吴祖光创作的历史剧《正气歌》。

典》湖字一册[1]，绝佳，以面包作晚餐。腹泻，不知是否午餐吃坏。十时睡。

二月十九日

晴。至各书肆，无所得。午睡少顷。夜，雀战至十时许归。心中殊为郁闷。

二月二十日（星期日）

晴。至张宅闲谈。下午，至蕴华阁看书。夜，喝白玫瑰六两，颇有醉意。十时归，即睡。

二月二十一日

晴。至各书肆，无所得。还帐（薰八十）[2]。送徐积余奠仪一百元，午餐九十元。下午，午睡至五时许。写提要数行。夜，雀战至十一时半，负九十元。十二时许睡。

二月二十二日

晴。购《两何先生集》、《传芳集》等四种，共三百元。张处取回书款一部分。下午又至书肆一行，无所得。夜，雀战至十二时，一时许睡。

---

① 即《永乐大典》残册。

② 指还来薰阁书肆八十元。

二月二十三日

阴。理发。夜，雀战至十一时，冒大雨归，鞋袜为之湿透。一时许睡。

二月二十四日

晴，冷，风甚大。在绿野午餐。取回书款第三批。下午，至锦江吃点心。因头痛，很早的便归来。十时许睡。

二月二十五日

晴。窗上结有冰花。午餐，吃面包。午睡少顷。四时许，至书肆一行，无所得。五时，至张宅晚餐。十时许归。酒喝得不少。十二时睡。

二月二十六日

晴。至张宅午餐。下午，至各书肆，知商务等肆书价又涨了一百分之二百二十。可惊之至！夜，喝了不少酒。十时许归，十一时睡。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阴，微雨湿地。下午，吃茶点过多，致晚餐未进，亦不觉饿也。十一时半睡。

二月二十八日

晴。写“提要”。下午，午睡少顷。夜十二时许睡。

二月二十九日

晴。至各书肆一行，得《慕良杂著》一本。午睡颇酣。夜，在乔家栅晚餐。十一时归。

三月一日

晴。今日电车罢工，未外出。午睡极酣适，三时半方醒。五时许，步行至蕴华阁，无所得，见纸簿又涨价不少。晚餐，吃砂锅菜心。十一时许归。

三月二日

晴。写书目。午睡。下午，出。夜十一时许归。电车已复工，车价涨至一倍至三倍，角票已无所用之矣。

三月三日

阴雨。上午，至修文堂，访孙助廉，未遇，无所得。午睡，冒雨外出。十一时许归。今夜开始永久的灯火管制[1]，“不夜之

---

① 日本“陆海军防空司令部”宣布今日起上海实施“永久灯火管制”。

城”自此成为黑暗之市矣!

三 月 四 日

晴。因黑布遮窗，不觉得睡得晚了。上午，至各肆，无所得。在章宅喝酒不少。夜，在美心晚餐。十时许归。月色甚好，四周有大圆晕，大是奇观。因无灯火，月光洒地，益见清幽。

三月五日（星期日）

阴，有风。黄沙满天，有若北地。下午，日色苍白若病。夜，天已晴朗，月色颇好。午晚均喝酒。

三 月 六 日

晴，夜无月。春寒袭人。作数诗。[①] 夜有梦。

---

① 今郑振铎手稿中幸存一首（未刊），抄录如下：

野狼

野狼在嚎，
哀猿在啼，
猫头鹰瞪着圆眼在咕咕的叫，
黑暗把天与地涂成一片。
倦了的旅客独自踯躅在莽原，
前无村舍后无店；
枯树作势欲扑人，
惊窜的狐兔也吓得人一跳。
天边远远的有一颗黄星，
是黑漆一片的天地间仅有的光明。
仅这一星星的光亮啊，
已足够使旅人慰安了。

三 月 七 日

晴。取款，至各肆一行，购《郑堂札记》及《欧道堂集》各一册，价十五元。在西南酒家吃烩饭一碗。写诗。夜十时许归。

三 月 八 日

晴，冷。柳已微黄，红梅将谢。至张宅，以面作午餐。下午，自烧牛肉，作诗四首。夜，雀战至十一时。

三 月 九 日

晴。写诗。下午，至国泰看电影，法文片也。夜月明甚，心境则至为不佳，郁郁而睡。

三 月 十 日

阴晴不定，小雨即止。下午，做蛋糕，做诗，夜月明甚，惟春寒亦甚，步月归，身上虽不单，却感战栗也。十二时许睡。

三月十一日

阴，春寒未已。烦忧犹昨，作诗亦感无聊。至各书肆，选购

清人集数种。商务版《唐宋百家词》[1] 已到，价八百十六元，尚廉。夜，至兰心观《魔侠传》，不佳。踏月归，已午夜矣。

三月十二日（星期日）

阴晴不定。写诗，第一次以七绝抒情，自视尚佳。中午，以面包作餐。下午，雀战至夜，负一百九十元。十一时睡。

三月十三日

晴。写诗四首，均不佳。中午，喝酒不少，有醉意。午睡后，酒意渐去。夜，闲谈至十时半，心意如醉。不仅心理上有变化，即生理上似亦有变化也。夜有梦，得断句不少，醒来，已不易追忆。

三月十四日

阴，夜黑如墨。做诗十许首，自视尚佳，皆苦中求乐也。十时归，身热心亦热，仍在震荡中，不知何故，似梦不梦，间亦得句。

---

① 明·吴讷编，商务印书馆排印本。郑振铎于 3 月 15 日为该书题跋云：此书“盖植板京华，而由香港刷印，印成后即逢港变，存书都作一炬，仅有数部运平。此系丁英桂君为予由平购得者。”

三月十五日

晴。十一时许归。震荡甚，夜睡不安。

三月十六日

晴。十一时半归。我醉欲眠，然眠仍不安，不知何故。

三月十七日

阴。记得去年今日么？至张、罗宅。夜，雨小风大，吼声震室，在黑暗风雨中归。

三月十八日

晴，微冷。访张不遇。午睡。夜九时许归，黑甚。十时半睡，中夜醒来数次。

三月十九日（星期日）

晴。在家自炊。写诗。饭成，尚可食，惟略烂耳。夜饭亦在家吃。饭毕，出，十一时归，行人绝稀。（下午翻阅日记一过，大有所感。）

三月二十日

晴。至各书肆，无所得。至杨振华[1]，购笔三百元，试之，不佳，盖不合性情也，最好用狼毫或紫毫。午睡，醒后，头微作痛，勉强作雀战，十一时许归。心殊不定，夜有梦。

三月二十一日

晴。写诗，午睡未成。六时出，十一时归，黑甚，但已习惯之矣。闻九时后将禁绝人行，不知确否。路劫者已破获数起。大抵作案处皆在处于闹静之间的地方；过静，反无之也。

三月二十二日

晴。午睡未成。做蛋糕。六时出，十二时归。夜黑甚。

三月二十三日

晴。心乱甚。至各书肆，无所得。午睡甚酣。写诗。夜，打牌，十一时归。

购翟琴峰扇面一，明板书页画四页，共八百元。

① 杨振华笔庄，在四马路（今福州路）。

三月二十四日

晴。至各书肆，无所得。至戴春记，不遇。购《唐人万首绝句选》二册，价149.80，可谓昂矣！午睡，五时许，访人不遇。至张宅，吃面，未吃晚餐。十时即睡，心颇郁闷。

三月二十五日

阴雨。至张处，至各书肆，无所得。遇商务旧同事丁君。下午，遇孙、胡二生。晚饭后归，天尚未入黑也。九时半睡，夜有梦。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阴雨，风大，颇有秋霖的景象，心中亦闷闷，如此日之阴暗。中午，吃酒。下午，吃茶点。因过饱，七时即归，未吃晚餐。十时睡。

三月二十七日

阴雨。傍晚，阳光略现即隐。至各书肆，无所得。喝酒，酒佳甚，不醉不渴。午睡甚酣，五时始醒。雀战至九时许归。闻昨日友访相左，惆怅之至！得寄来诗一首。

三月二十八日

晴。至装订作，付绢三匹。写诗。夜九时归，街灯已明，新月方上，心境颇佳。夜梦甚恶。

三月二十九日

晴。至书肆，无所得。写诗。午睡。下午，烧牛肉。夜睡，有梦。舒曰：星期三是何日乎？

三月三十日

晴。上午，外出。归而午睡，颇酣。六时许，散步。九时归，十时睡。写诗四首。夜梦如夏云，层层叠叠，欲驱不去。

三月三十一日

晴。至书肆，无所得。以生煎馒头作午餐。下午，心慌意乱，午睡不成。六时出，郊外闲步。在远香居喝了四两白干，有些醉意。九时归，十时许睡，心怀稍畅。

四月一日

阴雨，冷。自扫地板，汗出如滴。上午未出，下午，午睡，四时许出门。遇封锁，至近五时始开放。幸携《古今》一册，尽其大半。八时半归，雀战至十时半，十一时睡。

四月二日（星期日）

晴。上午，拖地板，累得浑身是汗。做菜。中午，有客来午餐，餐后，相谈甚欢。七时许，出晚餐，因过饱，腹中感不适，可见不能食油腻之物也。十时睡。

四月三日

晴。至张宅，以面作午餐。午睡了一会。写诗。四时出，至蕴华阁，购文集五六种。月明甚，散步，九时半归。闻三叔噩耗[①]，悲甚！一夜没有好好的睡。

四月四日

晴。夜，微雨，风甚大。汇款至京，为三叔料理丧事，发一电。中午，在金陵午餐。下午，午睡少顷。傍晚，自做饭吃。十时半睡。

四月五日

阴雨。上午，至修文堂，购 Wade 之《语音自迩集》三册，许一千二百金。又购杂书三百五十金。午睡。三时，至上海殡仪馆上祭。沈恩孚正在大殓。四时至张宅，十时归。心里不大痛

① 郑振铎叔父，名郑庆豫，字莲蕃。时年五十，任汪伪政府外交部第一科代科长。

快。(闻蓝、冯事，殊奇。)

四月六日

太阳一现即隐。至各肆，得《章都三魏集》等共五百五十元。午睡。下午，大雷雨，今年第一次闻雷也。见《新中国报》消息，为之闷损甚![1] 冒雨出。十时许归，天已晴，月甚明。

四月七日

阴晴不定，夜有小雨，月未出。上午，至张宅。午睡。沐浴。五时许出。与舒谈，云：从来没有这样的粘着过。九时半归，十时半睡。

四月八日

阴，傍晚晴。至各肆，无所得。至章宅喝酒，购杏花楼鸡鲍翅一器，价一千几百元余元，可谓昂矣。有醉意。夜十时归，写诗，十二时许睡。

四月九日（星期日）

晴。舒来。午餐不佳。七时许，步行南去。七时半归，犹未晚餐也，亟烧剩饭吃之，即睡。夜睡尚好。

---

① 今日汉奸报《新中国报》发表译自日本《大陆新报》的消息《中国文艺协会将在各地成立/会长将由周作人担任》，其中无耻地造谣说郑振铎也是会员。

四月十日

晴。上午，出门一行，购刀鱼二百元。午睡一会。下午，购素牛油一磅半，计价一百廿八元余。购牛肉七十九元。十一时归，即睡。

四月十一日

阴晴不定，正是春天的气候，鸟声喧闹甚。七时起，忙到十一时许，始出。傍晚，遇罗。八时许归，倦甚。十时即睡。

四月十二日

阴雨不止。写诗。十时许出，至八时半归。永日相处，意复不浅。九时睡，甚酣。

四月十三日

阴，春寒甚。傍晚，忽有晚雾，娇艳之至。在沙利文午餐。午睡颇酣。五时许出，在野味香尽汤团一器，与舒甚畅。九时半归，即睡。

四月十四日

晴，仍寒冷。绿树已处处有之，樱花已谢。至各肆，无所得。遇董会〔惠〕卿，云，有《小草斋文集》四册，黄跋《卫公

……》二册，索平钞一万二千元。午以馒头六枚为餐。午睡。五时出，九时半归。四库珍本（来）。

四月十五日

晴。至起士林购蛋糕一只，加厘饼十只。中午，以加厘饼五只为餐。夜，以蛋糕为餐，喝蛋酒数杯。近九时出，夜已黑甚。十时归，即睡，颇酣，以午睡未成也。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

阴晴不定，夜雨。在华府午餐，一百八十元一客者，菜已单薄不堪，勉强可饱而已。下午，散步。夜八时半许归，困倦，即睡，颇安适，无梦。

至修文堂，晤二孙，无所得。

四月十七日

阴雨，路湿甚。上午，至蕴华阁，无所得。付裱画铺等四千二百元。午睡，不酣。以牛油烧蘑菇。雀战至九时半归。晚餐食鲥鱼，今年第一次也。

四月十八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付修绠堂书款（清人集）。致一电与舒，似有愠意，不知何故。午睡。四时出，九时半归，十时睡。米价连日又大昂，自三千三百突增至四千五六。闻有故，

至户口米不发。

四月十九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归后午睡。下午，自烧汤沐浴。颇倦。六时出，十时半归，十一时睡。

四月二十日

晴。夜黑如墨。上午，写诗。午睡，甚酣。下午五时出，至蕴华阁，无所得。九时半归，谈甚畅，而无所得，要说的话似全未说。十时半睡。不知何故，甚倦。

四月二十一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至章宅喝酒，颇有醉意。以八十金购苹果一枚食之，未前有之豪举也。三时半出，九时许归。

四月二十二日

晴。上午，至书肆，购《官话汇编》一本，价三百元。午睡少顷，三时许去。十时许归，十一时睡。今日心绪极为不佳，有说不出的难受。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阴雨。上午十时许出。午餐尝蚕豆，今年第一次食也，佳甚。风甚大，情绪至为不快。夜，只食一碗饭，九时归。茫茫之感，粘着心头，闷甚，只好以睡忘之。

四月二十四日

阴晴不定，有大风，类北方。寒。上午，至各书肆，在汉学，以三十金购《元代白话碑》等三册。午睡。四时许，洗地板。五时出，十时归，十一时许睡，情绪仍不甚佳。

四月二十五日

晴，风已息。致电于舒，颇觉闷损。在万福居午餐，佳而廉，尽白酒四两，醺醺然有醉意。下午，雀战，勉强尽兴。至十时半，毕。十二时许睡。

四月二十六日

晴。上午，至蕴华阁，无所得。以面包作午餐，自烧蛋汤一碗。午睡，颇酣。送书与张。下午六时许出，十时归，十时半睡。

四月二十七日

晴（晨雨，即止）。至蕴华阁，又至各书肆，无所得。至章宅喝酒，颇有醉意。二时许归，午睡甚酣，至近五时始醒。六时出，九时半归，十时半睡。情绪颇恶劣。

四月二十八日

晴，渐暖，柳絮飘扬已数日矣。电车罢工，雇洋车出，价三十元。午餐为面，勉强充饥而已。理发，沐浴。午睡。五时出，访张未遇，与舒谈甚畅，精神略佳。十时许归。

四月二十九日

晴，有微月。上午，购蛋糕等。至舒处，终日盘桓，但见时间过得快。下午，热甚，出外散步。晚餐后，细谈，畅而不甚快。十时许归。

四月三十日（星期日）

今日为浴佛节，亦舒生日也。彼到真如去过生日，惜未能从也。与孩子们玩了一天。三时许，至孙宅喝茶，有酒，有肴，吃得醉饱。至舒处，在静安寺庙会中，购得蝇拍等归。九时半回，有雨。

五 月 一 日

阴，微寒。半月甚明，有黄晕。上午，至传新，无所得。在汉学午餐。归后，午睡甚酣。五时出，与舒谈，不知何故，有不高兴意。九时半，踏月而归，十时半睡。在来薰取款五千。

五 月 二 日

晴。上午，至张宅，谈甚久。至各书肆，得清人集数种。见《诗馀画谱》四十四页，索五千金，未购。至万福居午餐。下午，午睡。五时出，十时许归。

五 月 三 日

阴晴不定，月为云笼罩，但有微光。上午，至装订作，至各书肆，得《珊珊集》二册，索二千五百金；《郑板桥画谱》一册，六百金。在绿野午餐，购衣料等。下午，至刘以祥眼医处。五时半出，十时归，十一时睡。（今日心境颇不愉快。）

五 月 四 日

晴，渐暖，柳絮不多，然房内已有成团者飞入。至蕴华阁，无所得。午睡甚酣，为送书者所惊醒。五时半出，十时许归，时已无电车矣。坐洋车看月，殊佳，然倦眼欲合，心绪无聊，朦胧清晖，难感兴趣。

五 月 五 日

晴。至装订作，甚觉无聊。购面包归，作午餐。午睡颇酣，因表停，不知时间。购鲜蚕豆十斤，价一百四十金，约倍等来吃。九时归，十时睡。一日未见，幻想多端。

五 月 六 日

晴，热。上午，至书肆，无所得。在万福居午餐。午睡颇酣。四时出，十时归。颇感无聊，不知如何总有不足之意。忧闷无端，可怕也！中夜醒来数次。

五月七日（星期日）

晴，暖，夜云甚重，月色不明。上午出，购芍药，甜香可喜。盘桓终日，似犹未足。此境可恋，而又可怕。九时半归，心情比较的舒畅。十时半睡，颇安。

五 月 八 日

晴，暖，晚有微雨，上午，至各肆，无所得。装订作已送书来。早午餐均吃得马糊〔虎〕。午睡后，以面作点心。六时许出，九时半归。十时许睡，尚安适。

五月九日

阴，夜雨。上午，未出，自炊饭为午餐。午睡。雀战至六时许，负百元。六时半出，九时半，冒雨归。今夜灯火管制较严，街道较黑，心怀颇畅适。中夜有数梦，醒久，不能入睡。

五月十日

阴雨，黄梅天气殆已至欤？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午睡，寒冷不时，有春初意。五时许出，舒有小疾。九时半归，十时许睡。心绪不甚宁贴。夜有梦。

五月十一日

晴。上午，至舒处，病已愈，殆吃药反应也。盘桓至下午四时始归，畅谈甚快，惟总觉有话未说出。今日为岳母暖寿，客人来者不多。十时归，十一时半睡。

五月十二日

晴，暖热。夜有星。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午睡至四时，以牛奶和草莓食之，今年第一次尝到也。五时半，出。九时三刻归。心颇郁郁，因有话均未说出也。中夜曾醒来，有梦。

五月十三日

晴，早凉，午热，夜有微雨。至各肆，见来薰阁有《琴谱》二册，明初黑口本，索万元，有图甚佳。正午，偕舒归。六时许，舒出。候至十时许始回。郁闷，作诗十首。终夜不能入睡，情绪之怫郁，有生以来所仅有。又作诗十首。

五月十四日（星期日）

晴，早凉，午热。六时即起，余怨未释，抄诗毕，即至舒处，犹高卧未起也，未畅所言。有客至，偕出，购草帽一顶，用七百九十元。归而谈颇快。积闷为之一消。九时归，即睡，颇酣。中夜醒来，亦即入睡。

五月十五日

晴。夜雨。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在大沪吃面一碗，作为午餐。归而午睡，至四时许醒。沐浴。至蕴华阁，取珍本款。六时许，至舒处，谈不畅，因有他人在座。十时许，冒雨归。夜睡不甚安。

五月十六日

阴雨，水甚大，似已入梅雨期矣。上午，冒雨至各书肆。归，午睡。四时许，起。五时许，出。谈得颇畅。舒云：好像要病了，有一团热发不出。九时半后回，雨已止，然地上仍是泥

泞。夜睡不安。

五月十七日

晨起，甚凉。购草莓、肉、蛋等共二百元。舒来谈，自烧午饭，谈得似畅而实未畅，总嫌匆匆。奈何，奈何！四时许送之出，至高宅，雀战至夜十一时半，倦甚。夜睡颇好，蛙声如沸。

五月十八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得陈仲奂校《古文论语》一本，价一千六百元。取款二千，购回开明股370。以馒头为午餐。午睡至三时许，四时半出，在大来吃点心。六时，候舒未归。直至十时许，写诗，心绪不宁。见时，不知说什么话好。十一时归。夜不能睡，醒来数次，有梦甚倦。

五月十九日

晴。下午，阴。上午，至蕴华阁。以云吞为午餐。午睡至二时许。昨夜失眠，至此，始补足。送书至张处，作诗。五时许出，谈颇畅，而仍有格格不能吐之处。九时半归，夜睡仍不甚安。

五月二十日

天阴欲雨，风甚大，凉如深秋。至各书肆，取《太音大全》归，价八千金；又携来郑子尹一手卷，价四千金。偕舒归，午睡

颇酣。闲谈未倦，不觉已至夜间。近十时归，心绪较宁静，中夜醒来一次，即复睡，有梦。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晴，凉暖适宜。上午八时许，即出。盘桓终日，仍有“不足”之感，盖以来客颇多也。午睡未成，颇倦。至夜九时许，即归。殊怅惘，一星期又虚度矣。夜睡尚好，以倦故也。

五月二十二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午餐用六十元。午睡颇酣。四时许出，购衣料一千九百元。六时许，至舒处，谈颇畅。至十时半始归，甚觉愉快。但不知如何，总感未足！夜有梦。

五月二十三日

晴，凉。上午，取款。午睡至二时许。购雀牌一副，一千元，尚是廉价。购白皮鞋、衣料等，共三千余元。五时许归，即出。谈不甚畅，意颇郁郁不自得。九时半，归。因倦，即睡，尚安适。

五月二十四日

阴雨。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以葱油饼为午餐。偕舒购衣料，选久，未获。午睡。五时许，冒雨出，谈颇畅，而意若不足，颇倦。窗外，雨声潺潺。九时半，冒雨归，即睡。

五月二十五日

阴，凉。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取款，购衣料，立尽之。仅做短衫裤二套，长衣二件耳，其昂可怕也！在乐健午餐，食加厘牛肉饭一盒。午睡未成。宝送鱼松来，出购白皮鞋。六时，至舒处，谈未畅，而已九时半矣。即归。

五月二十六日

晴，渐暖。上午，至开明、商务，取书款，购呢料一件。午睡，颇酣。下午，理书。六时许，至舒处，察其颇有病意，语亦牢骚，疑有他故。十时归，终夜不能入睡。

五月二十七日

阴。昨夜只睡二三小时，倦甚。未食早餐，即至舒处。九时许归，少睡。午餐后，又少睡，精神略好。四时许出，与舒谈，九时即归，已稍安静。十时睡。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阴，夜雨。上午，购午餐食物及草莓。孩子们食草莓，甚欢。午睡未成，沐浴。四时出，喝茶，过饱。七时许，至舒处，谈甚畅。至十时半许始归，即睡，颇酣。

五月二十九日

阴雨。防空。上午，未能出门。理书。午睡甚酣。下午，五时许出。购草莓蛋糕，谈颇畅，而仍是原来的一套话。罗来，九时半，警报解，送之归，竟未能再畅叙，怅怅！十一时睡。

五月三十日

晴，凉爽。防空，艰于外出。理发。午餐食馒头，惜有酸味。午睡，直至五时，警报始解除。外出，候舒至六时半后始归，谈甚畅，而惨楚。在紧急警报中，许某来颇为不快！十时许，郁郁而归。即睡。

五月三十一日

晴。至各书肆，无所得。午餐在万福居吃。尚佳。购衣料一件。午睡，偕箴至高宅。五时许，为倍购衫裤，与舒谈颇畅。九时归。夜有梦，颇怪。

六 月 一 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见杨某自宁波携来之《玉簪记》，为

孙蜗庐物，如见故人，感慨系之！[①] 以面包为午餐。午睡颇酣。五时许，出谈颇畅，而惆怅未已。近十时归，即睡。电车增价至一倍半。

六 月 二 日

晴。上午，至张处，遇王学韬，彼已是军人矣。至各书肆。至章宅喝酒，打牌，负八百余元。三时许归，午睡未成。六时半，出。舒有小病。谈至十时半，归。连日米价，自三千余，至五千余，六千，八千，今日闻已至一万二千，乃至一万五千，可谓发了疯矣！心焦之至！

六 月 三 日

阴，下午，雨；夜，大雨滂沱。上午，购食物、零用物、衣料等。单衫已做好，不甚称心。热甚。在 Loja 吃 Diabo，尚佳。午睡，沐浴。四时半，盘桓至八时，偕出，坐一段三轮车。第一次闻雷，有闪电。夜醒来数次。

六月四日（星期日）

终日大雨倾盆，天气稍为凉爽。七时许，出。九时，偕舒

① 此书全称《新镌女贤观重会玉簪记》，明·高濂作。1931 年 8 月，郑振铎曾与赵万里一起去宁波访书，在孙祥熊家见到此书，相顾动容，尤为其中精美的插图所吸引。今日重见，亟欲得之，可惜无力购买。不意此书后于 1958 年初，又由上海古籍书店为郑振铎邮购而至。郑振铎后作有长篇题跋，述其离遇之奇。

归，盘桓终日，无谈不快。傍晚，送之归。在微雨中步行。晚餐后，谈至近十时始归。夜睡甚安适。

六 月 五 日

阴，晴，夜月明甚。上午，至张处，偕至各书肆，无所得。在楼外楼午餐，不佳。午睡。写诗八首。五时许，出。谈颇畅。十时许归。浴于月光中，颇适。十一时睡。

六 月 六 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在汉学，得残本数十种。以小馒头为午餐。午睡至三时，箴偕母亲来。稍坐，即赴高宅。五时许，购物。十时半归。夜睡不安。夜月明甚。

六 月 七 日

上午，阴雨。下午，晴。月夜明甚。报载英美军已在法国登岸，决定性之大战开始矣。至各书肆，无所得。偕舒至一家春午餐。午睡至四时始醒。沐浴。宝来。至蕴华阁。六时半，至舒处，谈甚畅。十时许归。

在朱惠泉处取橘谱、狂言各一册。

六 月 八 日

晴。凉。上午，访张未遇。至修文堂，见计斤售废纸，皆西书也，为之三叹！以面为午餐。午睡颇酣。四时许，至蕴华阁，

选购《万有文库》零本二十余册。六时许，至舒宅，谈至近十一时，始步月而归。

六月九日

晴。上午，访张。至文华阁，架上贫甚，为之慨然！至修文堂，遇某贾，云有《闲情四适》可得。购面包，归饭。午睡。箴携倍来，吃枇杷。至高宅雀战。晚餐后，归。至舒宅，因防空，十一时许始归。

六月十日

阴，晴，凉爽。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喝酒，颇有醉意。游谈无根，大具伤感气息。三时归，午睡顷刻。（购《世界童话》五十册给倍，他今日生日也。）头晕。五时许，至舒处，舒似倦甚。饭后，九时半即归。颇惆怅。十时半睡。

六月十一日（星期日）

晴。上午，访叔迦，谈至十时半归。购花。十一时许出，在舒处吃饭，有烟熏黄鱼，甚佳。午睡。五时许，外出吃冰，说了许多话；盘桓至十一时归，即睡。

六月十二日

昨深夜闻警报声。

晴。上午，至各书肆，以四百元得《大涤子画册》一本。购

生煎馒头十只为午饭。午睡。沐浴。四时许，至修文堂，取《闲情四适》残本一册，索一千七百金，拟退还之。在Loja吃点心。五时半，至舒处，畅谈至十时半归。舒微有不适。

修绠堂寄来清集[①] 三四十余种。

六月十三日

阴；午，暴雨；晚晴，凉爽。至各书肆，购文集三种，价三百金。以馒头十只为午餐。午睡。宝来，付蕴华阁六千，连前共一万。至舒处，中途不期而遇，谈颇畅，意兴方豪，而夜已渐深，怅惘而归。有月，甚明。夜二时，警报大作，至次晨始解除。

六月十四日

晴，凉爽。上午，至各书肆，取得清人文集十余种，但无佳者。以生煎馒头十只为午餐。午睡至三时。蕴来。沐浴，偕至高宅雀战，十一时许归。夜有小蚊扰人，睡不甚安。

六月十五日

晴。上午，购面包、果子露等。在家午餐。午睡至三时。五时，至修文堂，未遇实君，亦无可购者。至舒处，舒不大高兴，身体亦有不适。近十时归，颇怅惘。

---

① 指清人文集。

六月十六日

上午，微雨；晚晴。徐君来阅书。以面包为午餐，饱甚。午睡至三时，颇酣适，有梦。理杂物，拟“书目考”总目[①]。六时出，舒仍郁郁。至张宅闲谈。十时归，十一时许睡。

六月十七日

晴。至各书肆，得清人集数种。中华书局大火，路断，不得至开明。在乐健午餐，食 Diabo 一，冰咖啡一，用二百四十元，昂矣！午睡至三时许，沐浴。六时半许，至舒处，候至近九时，方回，情绪殊郁郁。闻警报声，十时，冒黑归。

六月十八日（星期日）

晴，尚凉爽。上午，至张宅，至舒处，遇潘某，殊感无聊。午饭后，有拟寄居舒处之新嫁娘来，即归。午睡，三时醒，颇酣。至蕴华阁，偕宝同往远香居晚餐。餐后，复至舒处。九时半归，十时许睡。夜，颇为蚊扰。

六月十九日

晴。上午至各肆。在汉学得清人集十六种，皆旧所选得者。午睡至三时。因喝了酒，头有些痛，颇难过，戒之！戒之!！四

---

① “书目考”，是当时郑振铎打算编印的一套关于古籍目录学著作的丛书。

时半，至舒处，客人来者不绝。夜九时许归，十时半睡。夜有梦，颇不安!

六月二十日

晴，凉爽。上午，至各书肆，购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价一千二百元；又得清文集数种。以馒头为午餐。午睡。沐浴。宝来，做蛋糕吃。五时半出，至舒处，谈颇畅。九时半归，十一时睡。夜，颇安适。

六月二十一日

晴。略有感冒。上午，谈及某君事，惨极![1] 至书肆，以三百金得《芳茂居士集》，不廉也! 在冠生园午餐。近三时归，未午睡。蕴来，四时许，偕出。至蕴华阁、合众，见到汪刻《文廷式笔记》十六本，尚佳。七时许，至舒处。九时半归。十时半睡。夜有梦。

六月二十二日

晴。上午，至张宅谈。购面包为午餐。往探友病。[2] 便访葱玉，犹未起床。午睡。沐浴。近六时，出，至蕴华阁。七时，至舒处。十时许归，十一时睡。

---

① "某君"，当指正秘密在上海住医院的身受晚期癌症折磨的邹韬奋。

② 指秘密探望病危的邹韬奋。关于此事，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曾写有《韬奋的最后》一文纪之。

六月二十三日

阴雨。上午，至各书肆，在来青阁购《蛾术编》十本，价二千四百金。闻抱经堂有《樱桃梦》，求之，不肯出，此人殊可恶！以生煎馒头为午餐，肉有臭味，不可再吃矣。下午，做馒头。五时半，出。七时，至舒处，谈得不甚畅。十时归，夜有恶梦。

六月二十四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以馒头三枚为午餐。蕴等来，做蛋糕等。六时出，在蕴华阁坐到七时许，至舒处，谈得颇畅。十一时许归。欲购日本印《续大藏经》一部，款已付石麒，不知能成交否？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晨，大雨。下午，晴。至各书肆，无所得，闻陈、谢等在天津得黄唐本《尚书》，拟售联钞十万元。在汉学喝酒。午睡至四时许醒，喝茶。七时许，至舒处，谈颇久且畅。十一时归，夜有梦。

六月二十六日

晴。上午，至各书肆，得《诂经精舍文钞》五集，尚缺二、五两集。在大同午餐。午睡，觉倦，有热。宝来，即归。六时，至舒处，觉发热颇高，滴鼻通，静躺数刻。晚餐后，出汗，热已

退净。十时回，睡尚安。

六月二十七日

晴，热甚。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经已购来，计九万金。一时许归，餐后，午睡甚酣。因昨发热，似犹有病后之余倦在。宝来。四时许出。六时，至舒处，谈至十时归。舒有腹痛之疾，精神不甚佳。

六月二十八日

晴，热。下午，阴，欲雨不雨，闷热更甚，今年第一次大雨也。上午，至修文堂，取书目二册，中有欲购之清人集不少。至舒处午餐。归而午睡，心极郁闷。宝来，至蕴华阁，匆匆即至舒处，中途遇封锁。谈至十时许归，即睡。夜有梦。

六月二十九日

晴，热甚。上午，至各书肆，得《群书札记》十二本，价一百二十金。见到《续藏经》，佳甚！蕴来，倍忽发热。午睡少刻，即醒，闷热之至！六时许，偕出。七时，至舒处，写字，畅谈至十时半归，月颇明。

六月三十日

晴，热甚。傍晚雨，仍不减炎热。上午，外出购面包。午睡。下午，沐浴。五时，至蕴华阁。六时，访医生。六时半，大

雨将倾盆下，电光闪闪，雷声隐隐，急奔至舒处。腹尾微痛，未进晚餐，精神尚佳。九时半归，十一时许睡。

七 月 一 日

晴。傍晚，大雨滂沱。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十二时许，至舒处，尽荷兰童话集一册，舒始归。腹仍隐隐作痛，精神不佳。傍晚，似有微热。休息至十时，始觉略好，即归。十一时许睡。

七月二日（星期日）

阴，凉爽。晨，购花。舒来，盘桓终日，谈得极畅，开留声机片。夜九时，步行送之归。腹疾已愈，惟有轻微之肚泻，当谨慎饮食为要！十一时归，即睡，夜有梦。

七 月 三 日

早晴，热。下午，大雨，渐转凉。夜，有月。上午，至张宅闲谈。十一时许归，以面包为午餐，腹疾仍未大好。午睡甚酣，有梦。三时许出。六时，冒雨至舒处，谈甚畅。遇警报声大作，俟解除后始归，已将十一时矣。夜有梦，甚恶。

七 月 四 日

阴雨，凉爽。腹泻未止，恐是面包中有何致病之物故，盖近数日来，凡食面包者皆患泻也。上午，至各肆，无所得。至开

明，祝夏缌翁五十有九寿辰，酒喝得不少，菜肴亦佳。三时归，午睡甚酣，有梦。六时，至舒处，谈颇畅。十时许归，十二时睡。

七 月 五 日

阴，有风。腹泻未已，颇倦。上午，至合众，阅《中国文化名人录》，中颇有误。归，以焦米粥为午餐。午睡颇酣。闻蝉声。下午，四时许出，见到元拓孤本《诅楚文》，绝佳。七时至舒处，阅"意香"小说，笑至腹痛。十时归。夜有警报。

付钱纸款一万五千元。[①]

七 月 六 日

阴，微雨。夜月明甚。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归，食粥三器，因腹泻仍未好也。午睡至四时方醒，甚酣。五时，出。六时许，至舒处，谈甚久。因昨发现失窃事，家中人终觉怏怏不乐。九时半归，归而警报大作，扰扰终夜，似将明始罢。

七 月 七 日

晴，热甚。腹疾仍未全好，有水泻状。蕴等来午餐，甚快。然汗出不已，浑身为湿。午睡。谈及家事，殊觉厌烦。六时，偕至高宅，雀战至九时许归。十一时，警报大作，彻夜未止。一日未晤岱。月明甚。

---

① 当是郑振铎影印《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的纸钱。

七月八日

晴，热甚。腹泻仍未好。十时许，蕴等归。因热，外出购物即回。午餐后，写“传奇”序。[1] 午睡。沐浴。外出时，已将五时矣。携序，拟请舒书之。商正不少。舒有感冒，谢去酬应，伴之至九时半归。十一时睡，时月方出也。

七月九日（星期日）

晴，热。有风。防空日。早八时半即出，至舒处畅谈。疾尚未愈也。餐后，午睡颇久，有梦。四时许，至张宅吃茶，七时回。关灯默坐。至十时半，警报解除，即归，沿途犹黑。至街口，背后忽有光，回顾，明月如大盘，方出屋顶也。

七月十日

晴，热，有风。上午，至各书肆，无所得。食面一碗，咖啡一杯，价已一百五十余金，可怕也。蕴携倍至医处检查身体，查毕，至冠生园食冷面等，共用三百十金。六时，至舒处，十时半归。

七月十一日

晴，热，有风。为倍照X光，奔波一个上午。在绿野午餐，

---

① 即作《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自序》。

颇为不高兴。午睡少顷。有警报声，不久即解除。写拟购清文集目。六时许，出。晚饭后，在天井中乘凉，满天星斗，殊可玩赏。夜睡不安。

七月十二日

晴，热，有风。上午，出。午睡甚酣，然一觉醒来，汗透胸背矣。在修文堂见到彭鹏之《古愚心言》，尚佳。十二时半睡，夜梦甚多，颇奇。

七月十三日

晴，热，有风。午夜，大雨。读《痛史》，尽二册。午餐至二时半后始食。午睡。沐浴。十二时许睡，颇酣适。中夜为雨声所醒，起来关窗。

七月十四日

晴。晨，阴晦，大风，似将有大风暴发生，然不久即平静如恒，热。在华府午餐，颇饱适。腹疾至今日方愈。归而午睡。沐浴。理发。舒又伤风了，奈何！十一时许睡，有梦。

七月十五日

晴，热，有风。上午出，以馒头为午餐。午睡。沐浴。比较的觉得凉爽。夜，风甚大，凉意似过多。贪凉，迟睡，至十二时半，始入眠。夜睡不安，有梦。

七月十六日（星期日）

晴，热，有风。购花。午餐因菜好，多食了一碗饭。午睡。心绪甚乱，几未看一行书。晚餐后，在天井中乘凉，几欲睡去。但房中又太热，久未能入眠。

七月十七日

晴，热，微风。午睡。沐浴。食西瓜半枚。腹疾未全愈，而仍贪嘴，奈何！舒昨有梦，甚怪。十一时半，睡。

七月十八日

晴，热，有微风。晨起，已八时，倦甚。至张宅，以面包为午餐。购火腿。午睡甚酣。沐浴。至医生处。在复兴喝冰咖啡。十一时许睡。

七月十九日

晴，热，有微风。阅报，知赛班岛已于七月十七日失，日相有谈话。餐后，午睡。汗流浃背。沐浴。读《明季稗史》，尽二本，感慨颇深。夜，星光明甚。十二时许睡。

七月二十日

晴，热，有微风。上午，外出购报及桃子。午睡甚酣，四时

许方醒。沐浴。闻日阁辞职，时局或当有变化欤？十一时半睡，尚热，未能酣适。

七月二十一日

晴，热，有微风。上午，外出购报。因晨起甚早，倦而假寐。近三时始午餐。午睡一会。沐浴。闻德国希氏被刺讯。十一时半睡。舒患腹痛，颇不安。

七月二十二日

晴，热，有微风。上午，至张宅，传奇已订好样子[①]，颇佳。购物。至舒处，吃蛋炒饭。午睡。热甚，虽有风，那风也似是滚烫的。盘桓至夜，近十一时始归，谈得颇为痛切！十二时睡，夜有梦。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晴，热，有风。与舒盘桓终日。午睡。吃西瓜。外出一次，八时半回，舒已在晚餐。闲谈至十一时，有人在唱。十二时睡。

七月二十四日

晴，热，有风。上午，携倍至医生处，为治一方，系开胃药若干粒也。浑身腻滑湿潮，难过之至！饭后，午睡至四时许，沐

① 即《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的样本。

浴，精神为之大爽。七时许，至舒处。不知何故，头忽作痛，九时半即归。见新月。

闻季君逝，为之怅然者久之！①

七月二十五日

晴，热，有风，似较为风凉。上午，至文华阁，购劳格《读书杂识》五本，价二百元。至修文堂，无所得。浑身为汗所湿。以面包二只为午餐。午睡。沐浴。五时许出。与舒谈，不甚畅。近十时，郁郁而回。闻警报声，关灯即睡。新月明甚。

七月二十六日

晴，热甚！中午尤觉蒸灼，因无风也。午睡。沐浴。均不能去暑，浑身为汗水湿透。下午三四时许，有乌云，有风，有雨，然即止。傍晚，又雨。雨后，天气较爽。舒殊感闷损，慰之！十一时许睡。

七月二十七日

晴，热甚，无风。上午，至张宅。购杂物。归时，浑身为汗水湿透。午睡。沐浴。下午，五时许出，与舒谈甚畅。夜，热，不能安睡，梦多而杂。

欧局有急转直下讯。

---

① 此句是郑振铎用铅笔添写在日历边上的。“季君”即邹韬奋，今日病逝于上海。当时他化名为“季晋卿”。

七月二十八日

晴。闻鹧鸪啼，喜甚，却不见雨。幸有风，热而爽。上午，至张宅。以面包为午餐。午睡。沐浴。欧局无后文，不知何故。总之，已是“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时候了。七日，至舒处。舒有应酬，候至近十时始归。谈至十一时许，回。颇凉爽。有梦。

七月二十九日

晴，有微风，热。上午，做衣服，计杭罗单衫一件，杭纺衫裤一套，料子价为六千九百二十二元，工价为一千二百八十元。至舒处，谈至深夜，然不甚畅。十一时许归，月明甚，风微而凉。

七月三十日（星期日）

晴，有云，热，有风。上午，至戴春记。午餐至二时许始食，食尽三碗。午睡至四时，沐浴。至舒处，吃西瓜，甜甚！夜，畅谈至十一时后，归。有月。近一时睡。

七月三十一日

晴，有云，小雨即止，有风。上午，至张宅，晤钱鹤记。奔波颇苦，内衣已湿透。以面包为午餐。午餐至三时许，酣甚。沐浴。为倍购衣裤，用一千余元。至李宅赏荷花。七时，至舒处，舒甚不快，谈久，方释然。十一时归。

八 月 一 日

阴，有阵雨数次，然天气并不凉。上午，至舒处，徐太太病，未饭而归。午睡至近五时，与（起）来晚餐，至九时半始毕餐。喝了一些酒。至舒处已过十时矣，客已散。月出，谈颇畅。十二时归。

八 月 二 日

阴晴不定，有阵雨，夜月明甚。上午，至修文堂，见《南□文钞》四卷本，又闻有《大典》一册，崇祯历书四十余册，均拟购之。午睡，沐浴。至舒处，晚餐后，偕舒步月，颇倦，归憩少顷，畅谈。

八 月 三 日

晴，有微风，热甚。上午，得刚主赠《订讹杂录》，赵赠《闺情图》，又购得《经义杂记》一部。归而午睡，沐浴。天上隐隐有雷声，疑欲雨，而终无之。夜，明月在天，皎洁可烛须眉，散步。十二时许归，心情颇郁郁。

八 月 四 日

晴，有风。上午，出，至舒处午餐。四时，归，午睡。沐浴，已将七时矣。晚餐时，心颇郁郁。餐后，即至舒处，明月如大铜盘，已在东天。十一时半，步月归。

八 月 五 日

晴，有风，热，但似已有秋意。上午，至修文堂，见清人集已到一批，颇佳。午餐以面包为饭。午睡，沐浴。至舒处闲谈，月明甚。舒倦欲眠，静静守之。十一时许归。

八月六日（星期日）

晴。傍晚，拟出散步，因有客来，殊败人意。十时半，郁郁而回。明月在天，亦无心赏之。

八 月 七 日

晴。上午，至修文堂，无所得。孙助廉寄来清诗文集目录一册，价已大涨，恐无法购之矣，且亦无佳者。午餐吃得很舒通。午睡酣甚。沐浴。五时许出，心绪不佳，肚中胀闷。十时归，不能入睡。中夜，警报声大作。有梦。月光中闻飞机声。

八 月 八 日

晴。清晨，有飞机及警报声。月明甚。至银行取款，闻香港路封锁，票据交换困难。正午，食面包四枚。午睡，有梦，沐浴未成。写清文集目录。五时半出，谈颇畅。归时（十时一刻），恰遇警报。坐三轮车，至家即遇紧急警报，幸未露立中宵。十二时许睡。

八 月 九 日

晴。今日为防空日。出购报即归。写清代文集目录，凡得七百九十余种，尚有数十种，未编入。大约有八百种以上。写序毕[1]。午睡，沐浴。五时出，无电车，谈颇畅。十时半归，归而括（刮）风，有雨。

八 月 十 日

阴，无风，闷热。上午，至修文堂，见清代文集又到不少，大约已经齐了，约需二万余金，尚不知如何还法?！归，车挤甚！午睡，沐浴。四时半出。傍晚，大雨滂沱。十时许，雨停，归。警报大作，摸索至家。

八月十一日

阴，间有小雨。上午，至霞飞路，购熨斗一只，价一千一百四十四元，昂甚矣！闻战前只值八角也。午睡，沐浴。五时出，与舒谈，甚凄惋。九时半，即归。

八月十二日

阴晴不定。下午，大雨倾盆，不久又晴。九时半，出购物，又至修文堂，无所得。午睡。因无水，未沐浴。四时出，谈颇

① 即《清代文集目录序》。文中说明自己辛勤搜集清代文集的目的。

畅。九时许归。十时半睡。

八月十三日（星期日）

晴。下午，有阵雨。晨出购物。舒来，盘桓终日，兴犹未尽。食西瓜，不佳。夜，有人请客，未去。送舒归。

八月十四日

晴雨不定。下午，数次飞雨打窗，风甚大。午睡。沐浴。知家中母女又争吵，为之不怡者久之。购珍珠米。七时出，舒候久，颇有怨意。畅谈至十时归。

八月十五日

晴，较凉爽。早出，即归，依然浑身是汗。午睡。宝来，母女为极小之事而吵，殊为无聊。颇郁郁不乐。五时，至舒处，舒腹痛，终日未出。九时，归。促织之声喧甚，已秋天矣。

八月十六日

晴，风甚大。上午，至张宅。购莲蓬六只，价百元。午餐，喝酒不少，盖不知酒味者已二月余矣。微醺。至舒处，谈至十时归。舒欲离申，为之愕然不怡。下午，有警报。

八月十七日

晴，有风。上午，至修文堂，取《三馀笔记》等数种归。午睡。沐浴，爽甚。五时许出，舒处乱甚。同到金神酒楼吃饭。舒精神极坏，且倦甚。归时，稍佳。十一时许，别。夜梦甚怪。

八月十八日

晴，热甚，幸有风。上午，七时许即出。步行甚多路，汗出如渖。归，午餐。餐后，一时许，又出。五时，至舒处，仍乱，然已舒适多矣。畅谈至十时半而别，然话多未说，心仍郁郁也。

八月十九日

晴，热甚。傍晚，雨甚大。夜，繁星满天，银河如虹，贯于南北，奇景也。晨六时半出。归来，浑身湿透。浴沐，稍觉爽快。午睡。下午，三时许出，与舒谈甚畅，十一时别。

八月二十日（星期日）

晴。上午出，至舒处，盘桓终日。本欲偕出，以伊懒，不果。警报一日数作。至十时许归，伊犹倦倚沙发上也。

八月二十一日

晴，热。上午，至开明、来薰阁等处，无所得。中午，在金

城午餐。三时归，沐浴。倍等来。七时许出。舒作回虞计，一时说不出什么。大雨。十一时归。

八月二十二日

五时即起身。六时许，至舒处。舒欲回虞也。谈久，乃暂不回。偕归，至二时许，同出午餐。餐归，购物。下午，谈时，仍决定一归。无计可留，只有怅然而已。傍晚，雨。至十时半，冒雨归，互道珍重而已。倦甚。十一时半睡。

八月二十三日

阴晴不定。终夜为腹疾所苦，至清晨犹大泻不止。疲甚，足软无力。睡至近午始起，出购面包。宝来，心口又闷痛，颇为不安！午睡至七时许，大有不知何处去之感。夜，繁星满天，新月如镰刀。

八月二十四日

晴，有阵雨。上午，至修文堂，得清人集二种，至来薰阁等处，得清人集五种。价均昂。午餐，颇好，用四十五元，数月来最廉之一餐饭也。下午，遇济川、刚主，谈至六时许归。雀战至十一时散，颇不乐。勉强为之，终是无聊也。

八月二十五日

晴。上午，至富晋，得《亭林文集》二本，犹是朱氏印样校

本也。在来薰阁午餐，尽威士奇五六杯，不觉醺然有醉意，然腹疾竟为之霍然而愈。今夕为七月七日，新月在天，然予则孑然一身，有茫然之感。十时许睡。

八月二十六日

晴。上午至修文堂，整理清人集。归，午餐。午睡。沐浴。下午，至张宅喝酒。半月在天，有云。十时睡，闻警报声而醒，闻有炸弹落下，复睡，梦甚多。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晴。上午，访王，访张，谈售书事，稍有眉目。[①] 中午，在张宅午餐。因腹疾，足疲甚。三时半，至孙宅喝茶，归已七时许矣。写清人集目录，尽百余种，殊倦。夜，乱梦如云，惆怅不已！

八月二十八日

晴。上午，至来薰阁等肆。在传新，得清人集六种，价二千元。车挤甚！似倦疲不堪！二时许，归而午餐。热甚！午睡几不成眠，精神不佳。夜月甚明，有警报，九时许解除。写清人集目至十一时，睡。夜有梦。

---

① 当时，郑振铎因生活所迫，拟将所收清人文集全部出让，托王辛笛（当时任金城银行秘书）介绍让售于银行主人，并希该批书不致散失。

八月二十九日

晴，热甚。上午，至金处，购书二千元。浑身湿透，以面包为午餐。午睡，沐浴。写清人集目。夜，月明甚。十一时许，闻警报。不久，高射炮声大作，可望见火光，蔚为奇观，似至天明始解除。夜有梦，总是惆怅满怀，奈何!!

八月三十日

晴，热甚，诚所谓“秋老虎”也。外出一行，归时，浑身湿透。午睡一忽。沐浴。南窗有风，为之略爽。傍晚，出。候舒至九时，未到，即归。夜，有警报，然已在睡梦中，不知何时解除。夜梦如云。

八月三十一日

晴，热甚。下午，无风，尤为“酷暑”蒸人。晨，外出，归时，浑身是汗。不能午睡，沐浴。写毕清集目录。五时出，候舒至九时，尚未到，不知何故，至为不安！闷闷而归，夜梦甚多而怪。

九月一日

晴，热甚！大汗如洗。至三马路各肆，购《学海堂集》，价一千六百元。《唐确慎》，价二百元。大雨忽倾盆而下，街上积水成河，天气顿觉凉爽。殆所谓“一雨成秋”欤？六时许，出。九

时归。舒仍未回。夜有梦。

九月二日

晴，微阴，较昨为凉爽。上午，至修文堂，理清人集，无所得。午睡甚酣，四时许方醒。五时出，知舒已到，亟至舒宅，遇张夫妇。九时半归。夜醒数次。

九月三日（星期日）

晴雨不定，较凉爽，已颇有秋意。上午，送清集目至王处。至舒处，舒昨夜闹贼，方晨起未久。来客颇多，殊为闷损无聊。夜，有月，八时半即归。因无车，步行到家，心境极不愉快!

九月四日

阴雨。晨，至来薰阁、开明等处，无所得。为雨所阻，留开明，购烤山芋为午餐。二时许归。午睡。五时出，购玉蜀黍十斤。至舒处，尚未归。取明钞《北户录》、明末胡介日记各一册，价三千元。复至舒处，谈甚畅。十时许归。

九月五日

阴雨，微见日影，或云：是“秋黄梅”也。上午，购火腿等。午睡甚酣。沐浴。大雨。六时许，至舒处，盘桓至深夜始归。十二时许睡。

九月六日

阴晴不定。晨，至四马路及修文堂，无所得。孙助廉寄来书单一，《石云山人集》已昂至联钞四百五十元矣。闻至今尚未能寄出。在章家喝酒，菜颇佳。三时归，午睡。六时许至舒处，送玉蜀黍十斤，谈颇畅而仍有满腔之惆怅未消。十时许归，倦甚，即睡。

九月七日

阴，夜雨。晨，出，至蕴华阁，无所得。至张宅午餐。三时归，欲午睡，未得，疲甚。四时许，少睡，即起。五时许出，访辛笛，不遇。至舒处，谈至十时归。

九月八日

阴雨。出购牛肉等。蕴来。二时许，午餐，菜颇好。午睡至五时许，六时出，蕴至高宅。到舒处，谈颇畅。夜，有梦。

九月九日

阴雨。今日为防空日，不出门。至高宅一行，不久，门口大道已被封锁。十二时回。二时午餐。午睡甚酣，有梦。五时许，至舒处，畅谈至十时半，归。

九月十日（星期日）

阴晴不定。晨，王来，舒来。舒盘桓至五时许，始偕回。下午，热甚，谈至畅。拟定许多工作计划，先从词选下手，大约每月总可成一本吧。十时归，倦甚，即睡。

九月十一日

晴雨不定，较凉爽。徐来谈，偕至李宅。买书事，略有决定。午睡。蕴来，偕至高宅。六时回，至舒处。有客在，没有谈什么。客去，舒倦眼将阖，至十时半，归。十一时半睡。

九月十二日

晴。晨至张宅；至修文堂，无所得。在大同午餐，一汤一饭，已去三百元。午睡，沐浴。五时半，至舒处，候至近七时，舒始归。心甚郁郁。谈至十时半，话仍未完，然不能不别矣。十一时半，睡。夜有梦，颇怪。

九月十三日

阴雨不定。晨，微雨如丝，已似深秋矣。至耿宅，二时午餐，宝来，午睡。五时半，偕出，至舒处。饭后，舒忽觉喉头不适，亟打电话给医生，后至戈处看病，殆为扁桃腺炎也，甚不放心！十时半归，夜醒数次，有恶梦！

九月十四日

阴。昨睡甚不安。晨，即至舒处，偕往戈医生处看病、吃药，微有反应，然喉疾则已渐瘥矣。相守终日，舒时觉苦闷，时感舒适。九时半，欲归，而警报作，遂止。夜睡尚好，有梦。十二时许，起来一次。

九月十五日

阴、晴。晨，至张处，至开明，至章宅午餐，喝酒不少，到者皆为各肆老板。至来薰，见董氏藏之《唐才子传》，甚佳，索储五千，约储三千（即一万六千）可得。至来青，看活字本《曹子建〔集〕》，索黄金一两。至舒处，尚未大瘥，相伴至夜九时，始归，心殊难过!

九月十六日

晴，秋意已深。晨，至王处，张处。十时半，始至舒处。舒喉疾仍未全好，忧虑之至！但精神已较佳。九时半归，倦甚，即睡。

九月十七日（星期日）

晴，天气爽凉宜人。至张处，至舒处。舒喉疾仍未痊，下午，似觉疲；电胡庆余堂购六神丸，不知有效否？有客来，旋去。九时半归，即睡，夜有梦。

九月十八日

晴，天气宜人。晨，购物，至舒处。相守终日。晚，九时半别。舒喉疾仍未大好，奈何!! 十一时睡，有梦。

九月十九日

晴，爽。晨，至张处，至银行取款，陪舒至戈处看喉疾。喉口白点仍在，不知何故。饭后，午睡片刻，写序一篇，一气呵成，尚为理直气壮。[①] 盘桓至夕，话谈得不多。九时半归，即睡。夜睡不安之至! 有梦。

九月二十日

晴，凉爽。晨，至张处，至开明，至来青、来薰等肆，无所得。以书目还孙，贪念一绝，心胸便觉泰然。归，午睡未成。蕴来，偕出。六时许，至舒处，舒喉疾仍未愈，终日未出，而予未之知也。谈至十时许，回。夜睡不安，有梦。

九月二十一日

晴。晨至张处。购物，至舒处，午饭后归。午睡。沐浴。宝

---

① 当是郑振铎主编、影印的《明季史料丛书》的序言。序中激动地说："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盖史不能亡者也，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

来。四时许出，至文华阁，购新书二种。发现有臭虫，窘甚！六时半，至舒处，谈至九时半，归。十一时睡，有梦。

九月二十二日

晴，晨有小雨。夜，繁星满天，银河灿烂。舒谓过七夕，天河便隐没不见，殆不然也。至开明，至汉学等肆，无所得。来薰有《古城》、《四友》等记，价均在储钞三千以上。午睡，写说明。六时许，至舒处，九时半回，谈不甚畅。夜有梦。

九月二十三日

晴。晨，王来，收清集书款第一批三十，颇有惜意！“钱”何可与“书”比哉！购白兰地一瓶，因腹泻也。午睡。四时半，至舒处，尚未归。三去，始归。舒云：七夕归〔后〕无银河者，大抵因银河出迟，人不多见耳。此语大可入诗。谈至十时许，甚畅。十二时睡，有梦。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晴，忽转热。下午，热至八十二度以上，所谓“桂花蒸”者是也。晨，至张处。至舒处，本欲偕出购物，以惮热而止。午睡。欲浴未得，谈不甚畅。金、罗来，罗谈命理，颇怪。九时半归，步行甚久，有月。夜有梦。

九月二十五日

阴晴不定，有微雨，天气仍热甚。至开明，归午餐。午睡。蕴来，倍瘦甚，见之殊为难过。购倍衣裤二千元，购食物一千余元。六时许，至舒处，徐太太告假去，舒甚不快。食药，不安。谈至十时归。

九月二十六日

晴，天气已转凉。晨，至张宅，购面包归。午睡，颇酣，有梦。圣来谈。五时出，至蕴华阁、萃古斋，无所得。至舒处，谈至畅，但仍有格格未吐者。予未夕餐，然毫不饿。归已逾十一时矣。即睡。

九月二十七日

晴，夜月明甚。晨，至来薰阁、开明等处，得清地方总集五部。偕舒购呢帽一，价二千五百元。午睡。沐浴。六时出，购糖果等；至华府晚餐，用五百四十元。八时，至舒处；畅谈至十一时半归，颇兴奋，不能入睡。

九月二十八日

晴，有云。晨，购花，购水果，购葡萄酒等。十一时许，舒来，谈至畅。在此早餐，午餐，晚餐。九时，送舒归，即回，倦甚，立睡。

九月二十九日

阴雨。晨出，为雨所湿。至来薰、来青等处，得清代诗文总集十许种。归而午睡，颇酣，有梦。四时出，母亲在高宅雀战。六时，至符处，偕舒同回，谈至近十时归。头痛，似欲生病，睡不安。有梦。

九月三十日

晴，阴。晨，至开明，偕友至金城七楼午餐，菜颇佳。四时回，午睡至六时。至高宅晚饭，八时回。蕴携倍来。十时许睡。倍咳嗽甚烈，夜睡不安。

十月一日（星期日）

晴，有云。晨，出购物。倍昨夜咳嗽，甚为不安。为之盖被，不止四五次，颇倦。中午，母亲、岳母等均来午饭，菜颇丰盛，皆尽之。四时半，至舒处，尚未归。候至六时，始至。喝粥，谈甚久。舒双眼欲阖，始归。夜有梦。

十月二日

阴，夜有雨。晨，圣来，借去《十竹斋笺谱》四册；偕至王处，看石章，观书，甚为高兴，不觉已至十一时。亟至舒处，已候久，颇为不安不快！似因此，终日郁怒。饭后，偕出，欲观剧，却无日戏，乃大为不快。十一时归。

十 月 三 日

阴。晨至戴春记，至合众，至济处。在大来吃面。午睡少顷，不酣。宝来，购糖十磅，价二千元。沐浴。购砀山梨。六时许，至舒处，谈颇畅。十时归，夜月明甚。即睡。

十 月 四 日

晴。晨至汉学、来青各肆，得总集十许种。此间殆将网罗尽矣。午睡。六时，至舒处，偕舒，观金小玉。遇数友。闻警报声。十时半散戏时，警报犹未解除。幸月明如昼，步行颇乐。十一时许归，警报已解除。

十 月 五 日

晴。晨，至富晋、汉学各肆，得清代诗文总集十许种。半月来，连旧有者，已积有百种以上矣。拟以三百种为限，尚可得也。在章宅喝酒，酒佳甚。五时，偕舒在曾满记晚餐。七时许回，谈至十时，归。月明甚。

十 月 六 日

晴。晨，出购面包。写书目。午睡。宝来。四时出，在大光明喝咖啡一杯，价一百十元。偕舒至大同晚餐，步行而归，谈甚久。（购短裤二条，价一千三百元。）近十一时，舒倦欲眠，乃回，时月已东上，甚明亮。

十月七日

晴。晨，至开明，至济处，为汪解雇事谈颇久，即解决。午餐吃云吞一碗。午睡。五时半，至舒处，自生火，烧水煮饭，颇觉别有情趣。谈甚畅。十一时归，即睡。

十月八日（星期日）

晴，太阳满窗，颇宜执笔。晨，圣等来。舒来，在此三餐，谈得颇为高兴。“同您打架来的”；但实在只是说说笑笑的。九时许，送之归，谈极畅。十一时回，月已东上，明甚。

十月九日

晴，下午阴，有小雨。今日为防空演习日，晨未外出。午吃面包一。午睡极酣。下午五时，至唐处。六时半，至舒处，偕至远香居晚餐，吃薄饼。归已九时，喝茶甚多，舒颇欲睡，稍谈，至十时半，即归。十一时许，睡。

十月十日

阴雨。晨，至舒处，烧水。谈及某问题，殊觉“过敏”，有许多现实的问题待解决，有许多事却是杞忧。二时许，偕至蕾茜午餐。三时许别。蕴携倍来，偕至高宅晚餐。夜睡不安。

十月十一日

晴。晨，至张宅，至施处，施患肺，卧病已久，今始得便探问。中午，在野味香吃云吞。午睡。四时出，至汉学、富晋，得《文房肆考》四册，价六百元。偕舒在曾满记晚餐，用五百元。夜，畅谈至十一时归。阅杂志，至二时许始睡。夜有微雨。

十月十二日

晴。晨至张处，至开明。一时许，在维多利午餐，用三百余元。至耿处，至蕴华阁，无所得。时已近五时，午睡。七时许出，至张宅，谈甚久，喝了一杯酒。八时半至舒处，舒亦方归。谈至十时半归。

十月十三日

晴。晨，至张处，至钱鹤记。午餐，吃面包。午睡甚酣，欲起而复阖眼者不止一二次。三时半起。五时，至蕴华阁，无所得。六时，至舒处，畅谈甚久，遇罗。夜十时许，见舒倦欲眠，乃归。

十月十四日

晴，秋意渐深。晨，至开明，至汉学、来薰，无所得。午餐吃炒饭一碗，用一百十元。购饼干等四百五十元。午睡至五时方醒，有梦。今日宝仍未来，颇不放心。六时，至舒处，畅谈至十

时，归。

十月十五日（星期日）

晴。晨，购烙铁一具。至舒处，谈至十一时许。至来薰阁。至一常州馆午餐，吃蟹粉包等，甚佳而昂。购弘治本《元遗山诗集》，价八千五百元，又以三百元一斤之低价，购《日本图案集》十七册，共价一万三千二百元。三时许，至舒处，谈至九时归，即睡。

十月十六日

阴，近午忽热。晨，至开明，至来薰、富晋等处。付富晋书款五千余元。购茶叶八百元，购油二千余元。午餐用五百元。午睡。沐浴。近六时，至舒处。十时归。夜，有梦。

十月十七日

阴，时有小雨。晨，至张处，未遇，至施处。购花生米、生果等。午睡颇酣。四时半出，五时许，至东方旧书商店，购寒支集，价三百元。六时，至舒处，谈得甚久。十时许归，中夜曾醒来一次。

十月十八日

阴雨。晨，至张处。至东方，选购日本版画六册，价二千六百元（二百八十元一斤）。午睡少顷，蕴携倍来，四时许，至高

宅。五时半，至舒处。徐太太又走了，舒极寂寞。自烧水做饭，饭甚佳，谈极畅。十一时归。夜，有梦。

十月十九日

阴。晨出购糖果面包等。宝来。午睡颇酣。四时许，至来薰阁等处。在忠厚得《朐海诗存》等二种。五时，偕舒至大发吃蟹，喝酒一斤，颇畅通，吃稀饭一碗，归，谈极畅。十一时回。

十月二十日

阴雨终日。晨至王宅（送目录），徐来。十一时，至开明，理清人集，未寻出者颇多。未午餐。三时许，至来薰，无所得。四时归，食煎饼代饭。午晚二顿，即此足矣。七时许，冒雨出。八时，访舒，未遇，怅怅而返。十时睡。

十月二十一日

晴。顿觉神清气爽，然情绪则殊怫郁不畅。晨，至戴春记。午睡，宝来，钞书数页。五时半出，至舒处，舒殊有不适之感，胃病似又大作，时饥时饱。偕至美心晚餐。十时半归，即睡。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晴。圣、仲来，仲携玫瑰酒一瓶赠予，甚喜！酒粮正绝，得此大佳。十时许，至舒处，相谈甚欢。舒有不适之感，正在挣扎中。九时许，归，即睡，已甚倦也。

十月二十三日

晴。晨至开明、传新，见有同人集，未之购。午餐，吃烘山芋。午睡。四时许，出。因饿，至大来食小笼包一客，用四百元左右，可谓昂矣！五时半，至舒处，谈笑至十时半，殊畅通。数日积闷，为之一扫。十一时半，睡。夜，有梦。

十月二十四日

阴雨不止。晨，至张处，已赴杭矣。购熏酒面包归。午餐，甚适。午睡。四时许，出。购四季糖二盒，价六百元。六时许，至舒处，谈甚畅，舒有奇梦。九时半归，雨犹未止也。观书，十时半睡。

十月二十五日

阴雨。晨出，即归。蕴来午餐。近数月来，物价益昂，相诧为旷古未有；而生事艰难，尤所愁叹也！偕至高处，闲谈至六时。至舒处，因晨有空袭警报，舒终日未出，谈颇畅。近十一时归。

十月二十六日

阴，时有微雨。晨，至开明，知北方事颇详，惜未能至西山一探红叶也。午时，食面一碗。午睡，宝来，李来。五时许，至张处，至蕴华阁，无所得。六时，至舒处，有客。十时归，夜睡

不安。

十月二十七日

阴雨。晨，至戴春记，购面包为午餐，自己生火煮汤茶。午睡颇酣。三时起，至秀洲书社，选清总集五六种，价已甚昂矣。与舒偕回，谈甚畅。十一时许始归，地上湿甚，雨方停也。

十月二十八日

晴，忽见阳光，喜甚。夜月甚明。晨，至各书肆，得总集数种。午食菜饭一器。午睡。三时许，出，至秀洲，得总集五六种。偕舒回。夜，得数电话，如“催租人败兴”，颇为不快。近十一时归。夜睡不安。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阴。晨至舒处，谈久之。舒身体颇为不好，甚忧之！午，至济处午餐，喝酒。复至舒处，午睡，因酒不佳，颇不舒服。谈至夜九时许，归。腹内颇难过，即睡，有梦。

十月三十日

阴晴不定；夜月明甚。晨，出。遇袁，同喝咖啡。蕴来，食蟹，午睡。偕往高宅，雀战至夜十时许，归。阅小说数本。

十月三十一日

晴。夜有月，但甚朦胧。晨，至开明，付殡仪馆款。二时许归，食面包为午餐。午睡至四时，沐浴。六时，至舒处。舒云：时有虚惊，殆为神经质的虚弱也。谈至十时许，归，即睡。夜睡不安。

十一月一日

阴雨，晨，至蕴华阁等处，无所得。午食馒头等。午睡。四时许，出。六时许至舒处，舒病矣！头晕眼重，但没有发热，恐怕一半是心理的。再三问之，总不肯说什么，很愁闷。守至九时半，归。喝酒，以糖炒栗子下酒。

十一月二日

晨，至蕴华阁，无所得。购火腿等。至舒处，舒病仍未好，殊以为忧。常觉烦躁难过，似有心理的病源在内也。终日相守闲谈，至夜九时半始别。月色甚好。

十一月三日

晨，阴雨。下午，晴，阳光微露。夜，月明甚。早十时许，至蕴华阁，无所得。购糖果等，到舒处，舒正在抄书，精神颇好，为之欣然。谈至夜九时许，舒倦欲眠，乃归。十一时，睡，有梦，不甚安贴。

十一月四日

阴雨。晨至开明，至来薰、汉学等处，得《苔岑诗存》。午睡未成，自做蛋糕吃。五时出，六时，至舒处，舒精神颇好。然晚饭后，又觉不济。闲谈至十时许，归。心里很惆怅，中夜醒来一次。

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淫雨不止，风大，渐冷。晨，至舒处，舒已用热水袋矣。精神颇好，谈甚快。晚餐后，忽觉不适。窗外雨声淅沥，颇有惮于远行之意，然不能不走。九时许，归。

十一月六日

阴，下午雨。至戴春记，理发。在王宅午餐，酒喝得不少，谈甚畅。因说话太多，微感不适。六时许，至舒处。舒在写《彗星夺婿》的剧本，已成半幕，但盼其不终为“虎头”也。谈至十时归，甚畅。

十一月七日

阴雨未已，闷极！晨，至开明，取书款，不过足供二十余天之需耳。可怕！归家午餐。宝来，做糖山楂及蛋糕，颇高兴。五时许出，至蕴华阁，无所得，遇王志鹏。六时，至舒处。舒写剧本颇起劲，甚为喜悦！谈至九时归。十时许睡，有梦，多而杂

乱。

十一月八日

阴雨。下午，微见阳光。夜，有星。晨，购红枣等食物，共四千余元。自烧肉，蕴来午餐，喝了两杯酒。午睡甚酣。六时，至戴春记，取书一部，甚高兴。至舒处，舒说昨梦甚奇，颇为此梦所影响。十时，归。夜有梦。

十一月九日

晴，冷。难得见到阳光，精神为之一振。已是冬天气象矣。晨，购砂锅三只，做泡菜。午睡。今日防空演习。四时出，至舒处，候至六时方归。谈不甚畅，舒倦意甚深，屡打哈欠。至九时许，警报解除后，即归。十时许睡。

十一月十日

晴。晨，至蕴华阁、开明、来薰阁等处。在来薰，见到《古城记》及《四友记》，共索联钞七千，实太昂也。午食山薯为餐。午睡。六时，至舒处，舒至七时方归。谈至十时许，不甚畅，郁郁而回。十一时睡。

十一月十一日

晴。晨，方欲外出。空袭警报大作，时有机枪声、炸弹声，至一时半许始解除。天上云块堆积，风甚大，满地落叶，日色暗

淡，景象至为惨凉。午睡未成。宝来。五时许，至舒处，谈甚畅。十时半归。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

晴。晨，出购菊花、香烟，忙碌至午。有警报，不久即解除。中午，有友人来喝酒，闲谈至五时。至萃古斋等处，见嘉靖本农书五本（缺一本），天一阁旧藏，索万元，颇欲得之。购《清文雅正》一本，价五十元。六时许，至舒处，候至七时方归，谈至十一时，回。

十一月十三日

晴。晨出，忽见街肆皆悬半旗，不知何故；后知汪已于十一日下午四时死，今日乃公布也。[1] 十时许，至舒处，谈至午餐后，归。午睡颇酣。下午，五时，复至舒处，候至六时，舒方归，谈至夜九时而回，即睡。

十一月十四日

天气忽变，复阴雨不止。晨，至开明、来薰等肆，得康熙本《曹秋岳尺牍》二册，《刘端临遗书》（原刊）二册，共价一千金。午睡。宝来，五时许，出，至圣处。六时许，至舒处，谈不甚畅，颇有凄楚之感。十时许归。十一时睡。

---

① “汪”即汉奸头目汪精卫。

十一月十五日

阴雨，风甚大，冷，树叶已黄矣。晨，至修文堂，晤孙氏兄弟，谈颇畅，得姚范《援鹑堂诗文集》，颇高兴。孙云，有《异梦记》，价至联钞八千，即四百余也，只好放手矣。又得《四词宗合刻》。至开明。归而做蛋糕等。六时许，至舒处，谈至八时半，回。

十一月十六日

晴。晨，至蕴华阁，无所得。以面包为午餐。午睡。有警报，不久即解除。喝咖啡，食饺子。五时半，至舒处，谈不甚畅，有许多话，含意未吐。九时半，郁郁而归。十一时许睡，夜梦甚多而杂。

十一月十七日

晴。晨醒极早，又入睡。有警报，十时许解除，出购面包等。午睡。自煮咖啡。下午四时许，出，至蕴华阁，无所得。至圣□处。六时许，至舒处。晚餐后，谈极畅。述昨梦，尚惆怅不已。十一时许归，即睡。

十一月十八日

晴。晨，至来薰、开明等处，无所得。在传新，见日本刊《大明律》，索万余金。杨贾云：姚梅伯之《曲选》，已散出，分

三处收藏。归遇警报，在修文堂午餐。二时许，解除，归。午睡。五时半，至舒处，见舒卧病，为之大吃一惊，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伴至八时半，归。夜梦甚多。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晴。晨，挟书送至辛笛处，大似一书贾也。十时许，至霞飞路购物。十一时半，至舒处。谈至八时半，归途遇空袭警报，于黑暗中摸索而归。

十一月二十日

晴。晨出，至开明。午归，食面包为午餐，自做蛋糕。宝来。不久，蕴来。谈极不快，心绪怫郁。至高宅，谈至六时，至舒处，舒仍未愈，情绪亦不佳。八时半归，有警报。解除后，偕蕴回。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八时许，警报声大作，久久未解除。午后二时许，见银色机五架飞过，又见三架续过，前后闻远处有炸弹声，地为之震。四时许，偕蕴至高宅，电话不通，电灯亦不亮。后知警报已解除，送蕴归。至舒处。八时半归，幸有月，尚不甚黑暗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晴。晨，访王，未遇。至舒处，予伤风未好，鼻塞颇苦，直

谈至八时半，始别。到家，即闻警报声大作，息灯上床，不久，似即解除。有梦。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晴。伤风。晨，至舒处，舒已渐愈，谈得很高兴。午饭后，伤风甚剧，归而午睡。睡后，略愈。出购发酵粉，至王宅，吃饺子，取回现款四数。晚餐后，电灯又熄，即归。不及十时，睡。有梦。

十一月二十四日

阴，傍晚有小雾。晨，伤风似已愈，而腹又大泻。十时许，至来薰阁等处，无所得。至开明，取款无著，殊闷。正午，至舒处，餐后，午睡颇酣。畅谈至八时半，归。电灯七时明，九时许，即灭，较昨已多一小时矣。夜，有梦。中夜，腹泻一次。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大雾，午消，晴。九时许，至舒处。腹疾未愈。谈至一时许，归。午睡。宝来，取款及水晶包子。精神不佳。三时半，至高宅，晤竹庄诸人，茶点食得不少。归时，已月满窗前矣。未食晚餐，九时归。中夜醒来，腹泻一次。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昨月明甚，不意今日乃淅沥不止。晨，腹泻未止，饮白兰地

半杯。八时许，赴陆宅闲谈，即至舒处。午出，至蕴华阁。至萧处，谈至四时许。复至舒处，谈甚畅。夜，九时许归。今夜电灯七时亮，大约是通夜不熄。夜，有梦。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晴，有风，冷。晨，至舒处，购面包为午餐，殊佳。畅谈久之。午睡。腹疾仍未愈，饮食应小心也。下午，拟《书目考卷目便检》数卷，于分卷仍有未安。谈至八时许，归，甚冷。九时睡。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阴雨不止。晨九时许，至舒处，谈甚欢。舒抄书七八页。食面包，佳甚！香腴松脆，兼而有之。午睡甚酣。八时许，归。十时睡。

十一月二十九日

阴雨。晨出，购红黑枣等。蕴来。家用之大，出于意外，负担之重，颇有难于胜任之概，奈何，奈何!!! 惆怅之至！饭后，即去。午睡。三时许，至舒处。夜九时半归。中夜，有月。

十一月三十日

阴雨。晚，雨止，风大，冷。晨，至舒处，写书目考目录一部分。闲谈甚畅，但亦甚惆怅。各处款均未送来，殊为闷闷！想

那些岁寒无衣无食者，不知当如何愁苦！下午，至张宅。即回舒处。九时许，归，即睡。

十二月一日

阴，冷。晨，至徐处，谈甚久，又至舒处。午睡。家中待款甚急，颇焦急！至开明、来薰等处，得《竹初诗文钞》，价一千五百元，《新曲苑》，价二千五百元，又取来《四友》、《古城》二记。至舒处，冷甚。九时归，极冷。

十二月二日

天忽放晴，冷甚。晨，至舒处，欲至各书肆而未果。天又阴下去，风大，有雪意，惜无炉可煨火也。饭后，午睡未成。自烧火煮饭热菜，很觉有趣。然只是偶一为之耳，若天天如是，必将烦死矣。八时许归。冷，即睡。

十二月三日（星期日）

晴，冷，有风。晨，阅报，知昨日冻死三百余人，可哀也！圣来，偕往王处，同步行至伯翁处，冬日步行，不仅足暖，身亦暖也。在舒处午餐，饭后，同出散步，此为数月来未有之举，觉其精神甚好。至张处，归途遇董等，殊窘。谈至八时半，又步行而回，即睡。

十二月四日

晴，冷。晨，乘电车至吕班路，复步行至开明。晤王，取书款若干，杯水车薪，何济于事！至舒处午餐，三时归。自做饼，极不佳。傍晚，至高宅晚餐。八时归，不久即睡，心颇不宁。

十二月五日

阴晴不定，有微雨，大有初春天气之感。晨，至蕴华阁，付款一千五百元；至济处探病。至舒处午餐，谈甚久。于生死之际，颇感凄惶。八时许，归；途中犹有余怅。九时睡，不安。

十二月六日

晴，有风，冷。晨至开明，取书款。闻有郁泰封藏蜀大字本《史记》廿册，欲售廿万；拟得之。至来薰、忠厚等处，在忠厚见沈刻《西京杂记》、明刻《欧阳行周集》、《刘随州集》等，而以《高东嘉集》后有徐兴公者为最佳，即取归。《四词宗合刻》已寄到，即付装订。下午，至舒处，谈颇畅，八时归。购鞋。

十二月七日

晴，有风，冷。晨，至舒处。十一时许，偕至霞飞路购帽一顶，计三千元。至寓午餐，自烧火热菜，忙甚，可见家庭琐事之麻烦可怕。下午，做点心。五时许，送舒归。晚餐吃粥，谈至八时半，因倦，回。足不良于行，归后，即睡。有梦。

十二月八日

晴，有风，冷甚。晨，至舒处，谈甚久。舒在写字。喝了一杯酒，似甚淡薄无味。晚餐后，八时许归。九时睡，展转不安，有梦，惆怅甚!

十二月九日

晴，冷。今日为防空日，七时起，八时许，即步行至舒处，舒犹高卧也。谈至夜九时许，归。

十二月十日（星期日）

晴，冷。晨，至陆处，商妥《书目考》事，甚高兴。至舒处，因有客在，未深谈。午餐后，舒往贺李女士结婚。至张处，王处，遇孙某等。购食物若干，至舒处，已先归。谈至八时，回。九时半，睡。

十二月十一日

未明即起，闻窗外淅沥声，盖又阴雨矣，幸颇温暖。圣来。十时许出，购物。至舒处，已近十二时矣。二时许，至圣处。四时，购物，至舒处，谈至八时归。有警报，不久即解除。颇苦闷不安，夜有梦。

十二月十二日

阴雨，大似深秋天气。晨，至银行取款，购物。在寓午餐。午睡。整理书籍（书目），见所阙不少，甚为闷闷，总因太乱之故也。五时许出，至舒处，谈得颇高兴，然仍觉闷闷不乐。八时许归，十时睡。

十二月十三日

阴，下午有微雪，落地即融化无踪。晨，至张处、圣处，沈请至洪长兴吃涮羊肉，甚佳。至开明，见助廉之《漫堂抄本书目》（天一、文渊、中州先贤集目）已寄到，绝佳。索二万金，可购也。夜，在南来顺吃羊肉，远不如洪矣。至舒处，八时归。十时睡，有梦。

十二月十四日

阴雨，晨，至圣处，遇沈。购物，以面包为午餐。宝来，自熬猪油，做蛋饼等。沈送玫瑰酒一瓶。购食物若干。六时，至舒处，舒以接家信，颇为不快，慰之良久，似有将别离之预感。九时归，夜梦，不安。

十二月十五日

阴，西北风大作，冷甚。晨，至银行取款，购物，以面包为午餐，做蛋饼。下午四时许，至蕴华、萃古，无所得。至舒处，

舒又失窃，心殊不宁贴，无以慰之，亦甚闷闷！谈至八时，归。九时半，睡。夜梦如云。

十二月十六日

晴，冷。晨，至开明，得鲍承勋刊《太上感应篇图说》残本二册，价一千元，甚为高兴。至忠厚、汉学等处，得《墨竹新谱》一册、《畿辅书微》十六册。以面包为午餐。四时出，购物，至舒处。谈至八时半，归。十时许睡。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

晴，冷甚。晨，至陆处、圣处、舒处。舒近甚发胖，身体颇有转机，脾气因之亦较好。午，至济宅午餐，谈甚畅，酒喝得不少。三时，与舒遇于霞飞路，同去购物，步归，累甚。谈至八时，坐电车归。十时睡，夜梦甚乱。

十二月十八日

晴，冷。晨，至三马路各肆，至来薰阁等处，取翻鲍本《太上感应篇图说》，索六千，拟退还之。见来青阁有吴县潘氏散出书一批，索三十万，内《乾隆搢绅录》一函，甚佳。至开明，挤车难甚。归已二时许，午餐后出。五时半，至舒处，谈至八时归。心绪不宁，夜梦甚多。

十二月十九日

晴，冷。晨，警报大作。出购物，即归。午餐后，见飞机及高射炮。四时许，出（已解除），至舒处。五时半，舒归，谈颇高兴，见解多相同处，然不知如何，仍有惆怅意。八时归，新月在天，夜色甚佳。九时许，睡。

十二月二十日

晴。晨，出购物，母亲携倍等于一时许来。午餐喝酒少许，孩子们很高兴。四时许，散。五时半，至舒处，点红烛两支，以今日为予"暖寿日"也，很感动！谈至近九时，归。年将半百，所成何事，检讨半生，很自悔惧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晴，无风而暖和。晨，舒来，在此午餐，盘桓终日，至暮霭重重，方送之归，今日为予四十七岁生辰[①]，贺客仅舒一人，倍珍视之。室内空气，尤为温和；我们精神、兴趣均甚佳，殆为数月来所未有。夜，八时许，归。九时半，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晴。晨，挤车至各书肆，无所得。至开明，得《诗礼堂古

① 今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七，郑振铎的阴历生日。

文》四本，价一千元。归而午餐，倦甚。午睡。四时半，至蕴华阁，付戴款五千，已清讫。六时，至舒处，谈至八时半，归，兴致颇佳。有警报，脱衣而睡，不知何时解除。夜月甚明，有梦，颇怪。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晴。晨，译《蛮人》，当以一月之力毕之。毅力乃工作之动力也。因冷，出购物。午餐后，续译，共成二千余字。午睡。四时许出，至蕴华阁，无所得。至圣处，遇沈，谈甚畅。至暮色已深，始至舒处，谈至近九时，归。中途遇警报，摸黑入门，即睡，有梦。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晴，夜月甚明。晨，至舒处，谈至午时，至王处，约其同来午餐，喝酒不多。有未能来者，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四时许，散。出外购物，甚冷落，无可购者。得一花，尚佳。圣诞前夜，全不热闹，九时许，警报大作，步行而归，即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晴。今日为圣诞节，而街头寂寂，无欢乐之象。出购物，归，烧火煮饭，试煮甜饭，尚佳，然食之殊闷损，恐不宜甜食也。四时许，至蕴华阁，无所得。六时，至舒处。心绪郁郁，谈至八时半，回。中途有警报。十时睡，夜有梦。

十二月二十六日

晴。夜，月明如昼。晨十时许，至开明，在传新得英译《五车韵府》一本，价三百元。至汉学、来薰等处，无所得。午餐后归。理发用五百元。路遇蕴，猝有“衰矣”之叹！六时，至舒处。舒以遇罗，闷闷不乐。九时许，步月而回。十时许睡。

十二月二十七日

晴。晨，至银行取款，所存已仅数百元矣。不知如何度岁?!宝来。至蕴华阁。至舒处，八时许归。遇警报。月明甚，夜睡不安。

十二月二十八日

晴。晨，外出即归。在家午餐。午睡甚酣。下午四时，至张宅。五时许，至舒处，谈未久，遇罗。八时许，送罗回。步月而归，心绪颇郁郁，即睡。

十二月二十九日

阴。夜，月色朦胧。晨，至开明。归至张处，谈颇久，购面包为午餐。午睡。下午四时半出，五时许，至舒处。闻死耗数起，顿生“人生无常”之叹。不觉间，谈至夜十二时许，坐三轮车回，展转难于入睡。

十二月三十日

晴,有云。晨,至张处,偕往探视施病。访瞿。午以面包为餐。午睡。四时半,舒来,谈颇畅。至七时许,送之归。又畅谈至十一时许,始回。无月,但甚明。精神心绪均颇佳。而仍有郁郁之处。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晴。晨,出购物。舒来,在此午晚餐,谈甚畅。烧了好几壶开水。傍晚,偕归,点了红烛守岁。至午夜,始互道吉祥语而别。舒云:"幸福是自己的手造成的。"夜月明甚,人声寂寂,闻狮吼。一时许,睡。

(以上原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2-3期)

一九四五年

六月一日——十月十九日

六 月 一 日

晴。因病未痊愈，晨出即归，精神不振，室内闷热，益增烦燥〔躁〕。读《晚霞》，无可取者。以焦米为粥，食之甚香。终日三餐，皆食此。下午，作短跋二篇。舒来，携花及零吃来，天色忽变，大风狂吹，阴云四合，有阵雨。雨过天青，令人爽甚。八时许，舒回。十时睡。

六 月 二 日

阴，晴，凉爽。晨出，购物。洋蜡烛价至一千七百元一支，切面二千四百元一斤；数日不问价，不意已飞涨至此！ 宝来午餐。午睡颇酣。四时半出，至舒处，尚未归。候至六时回，谈谈，颇为惆怅，精神不甚好。八时许，即归。看书，十时睡。中夜醒来一次。

六 月 三 日(星期日)

晴，有云，有风，不热，凉爽宜人。晨出，盘桓终日，无话不谈，但总似避免了一个要点不谈。情绪紧要，但有时总觉得凄惶、惆怅。四时许，出散步，遇熟人。六时许回，甚倦。谈至十时，归。

六 月 四 日

晴，热。晨，阅抄本《绛云楼书目》，多出不少注，且有黄校多处，甚佳。又见彩色套印活字本《金鱼图谱》，为道光戊申印本，句曲山农所著，颇好，惟图模糊耳。蕴来午餐。打针后身体较好。午睡。五时出，谈甚畅。十时归，意兴殊佳。中夜醒来，窗外月明甚。

六 月 五 日

晴，热。下午，阴云四合，大雨滂沱，中挟小冰雹，在地上跳跃如珠。入晚始雨止天青，流萤二三，在黑暗中悠悠飘过。夏夜之景也。沐浴，理发：水价一担计二千元，理发计一千九百元，较一月前又涨一倍矣。谈颇畅，而殊郁郁，心境总有些不安、惆怅。十时睡。

六 月 六 日

晴，雨后新凉，爽甚。草木皆若新沐，粲粲有鲜意。晨出，即归。午餐后，即午睡，甚酣。三时醒，写《秦词正讹》跋一篇。[①] 闻有活字本《春秋繁露》，售十三万，活字蓝印本《笔畴》，售数万，予均

---

① 该书今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郑振铎跋云："壬午(1942)秋日"购得此书，"盖是秦时雍作者，非淮海词也。虽仅存半部，亦是未见难得之书，因亟收之。予之藏曲得此，大是生色矣。时雍号复庵，其曲仅见于诸明人选本中，不过寥寥数阕耳。不意今乃获其曲集，且复是嘉靖黑口本，诚奇遇也。可见凡事须留心，求书尤须不厌其琐琐求详。如以为淮海词不全本而不收，则必失之交臂矣。复庵曲生辣活泼，写情入骨，不类沈宁庵派之浮烂，实是明代南曲之最上品。无意得之，欣喜无已，亦劫中杜门索居时一乐也。"署名"纫秋"。

未见,可知久已不阅肆矣。午四时出,谈不甚畅,客来不绝,大为败兴,舒似蕴怒。九时半归。中夜闻炸声醒来。

六 月 七 日

晴,有风,仍觉凉爽。前日大雨之余惠也。理书觉好者不少,未免敝帚自珍。今欲得其一二,亦大是艰难也。午睡甚酣,有梦。四时半,出,购淡奶一瓶。前十日仅一千二百元,今则须三千四百元矣。牛油 1/4 磅,亦须三千四千[百]元,诚可怕也! 谈颇畅,惟舒终是栗栗危惧,殊为不安。不及九时,即归。十时睡。阅《列国志传》。

六 月 八 日

晴,凉爽。晨出,购火腿等,万元不过一小包耳。皮蛋、咸蛋均至四百五十元一只,牛肉至五千六百元一斤,猪肉四千元一斤,杜米已至六十万关。可怕也! 不知如何活下去!? 归来,有些腰酸,不知何故。午睡甚酣。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 前尘往事,不堪思量。[1] 四时半出,舒处有客在,殊败兴。谈至十时半归。十一时许睡。

---

① 王世瑛,福建人,"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与郑振铎相恋;后因其家长嫌郑家贫穷,她本人又缺乏反抗封建家庭的勇气,恋爱未成功。黄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曾记其事。王于 1924 年与张君劢结婚,1945 年 3 月因难产于重庆逝世。

六月九日

晴，凉爽。今日为防空日。晨出，借款，未成。在舒处盘桓终日，有谈不尽的话。午睡。舒以小事烦恼，慰之良久，云：大事又何常[尝]不蹩〔别〕扭！闻之，心里极为难过。因夜间有灯火管制，八时许即归。九时睡，中夜醒来一次。

六月十日　（星期日）

晴，大风，热。此一阵风刮来的是热浪，而不是雨点。晨出，与舒盘桓至午后，谈甚畅。四时，出喝茶，饱甚。晚餐，吃云吞为饭，不甚佳。十时归，弄口黑漆漆的无一点光亮，仅天上明星熠熠，与三五流萤，似相问答而已。颇有凄壮之美。十一时睡。连日为钱而忙，竟未得之，可见其难。

六月十一日

晴，热。晨出，候款到，即出至闹市，奔波于宁波路等处，疲甚，热甚。购股票若干，亦姑试为之耳。下午三时许，归。幸有风，不至闷热也。冲了一次凉，始觉舒服些。五时出，与舒谈颇畅，有客来，不大高兴。舒忽有欲归意，殊可怪，心里郁郁不欢。十时归，即睡。

六月十二日

阴，凉爽，殆因昨日有雨之故。晨出，购物，带了三万元，仅剩

数千元，所购寥寥耳。可怕也！母亲及蕴、宝、倍来午餐。下午，他们打牌。午睡，四时起。托人裹粽子不少（二十余只），如果去买，总要三四万元。至舒处，舒极不高兴，心里也难过之至。七时许，不得已而归。他们九时回。看杂志。十一时睡。中夜醒来。

六月十三日

晴，热甚。下午，阴云四合，大雨，有雷，然仍闷热。夜，有风，凉爽，可着夹衣。晨出，至银行、市场、忙甚，颇无聊。午餐，用四千余元，尚觉无可食者，可怕也！归，休息。五时许，至舒处，谈极畅适。十时许，回。即睡。

六月十四日

阴雨。今日虽为端午，而凄风苦雨，大似重阳气候。晨出，至舒处，余怒尚在，慰之，恳之，始略见喜色。午餐，喝些酒。午睡。毛毛细雨中，同出散步。食煮桃子，甚佳。谈颇畅。九时许，冒雨归，甚倦。归即至熄灯时候，立睡。

六月十五日

阴雨。晨出，至银行、市场，奔波甚苦，无非为“利”而已。瞬息万变，人声鼎沸，一上一落，心亦随之，可怕也！只可偶一为之耳。午餐食生煎馒首十只。三时许，归，倦甚。五时，至舒处。购牛奶一瓶，价已涨至五千八百元。谈不甚畅。九时许，郁郁而回，舒似亦甚郁郁也。中夜醒来，百感交集。

六月十六日

阴雨终日不止。晨至市场,又至银行;取现款不得。天气已入霉季,心境亦如之。不知何日可以放晴?! 午吃枪[羌]饼一千元,仅足果腹耳。下午,食咖啡等。四时许,至舒处。舒仍甚郁郁不欢,小事易怒;心事重重,愁眉固不易解也。八时许,回。九时半,睡。

六月十七日　(星期日)

阴雨绵绵,终日不止。如帘如丝,闷得人心慌。窗外檐溜,滴沥不停,尤感难受。晨出,取款。至舒处,谈笑甚欢,好像恢复到十几岁的时代。午,至綖处祝寿,午餐。今日为綖六十生辰也。客人有二桌,各送万金。五时许,复至舒处,谈甚久,而郁郁难伸,一反今晨之情绪。九时许归。

六月十八日

阴雨。冒雨出,至市场。究竟是损多益少。生平未有之经验,试了亦好。然得失频频,多未能免于介介,是可怕也! 归而午睡,甚酣。五时许,至舒处。舒稍有不适,谈谈笑笑,意欲忘之,然终未能忘,八时即去睡。八时半,归。窗外蛙声怒沸,此唱彼和,久方入睡。有梦,中夜醒来一次。

六月十九日

阴,天气凉爽。久雨,闷甚;有大风,此转晴之信号也。晨出,至市场,无甚变化,闷损之至。借债还债,不胜其烦,此事诚不可为也!“可少休矣。”食生煎馒头十只充饥。至各肆,购《海日楼诗词》二本,《古器物学研究议》一本。坐三轮车归,午睡。五时许,至舒处,谈颇畅,总有些郁郁。九时许归。中夜,因内急醒来。

六月二十日

晴,凉爽。数日未见太阳,见之,觉得可爱可亲,浑忘其为“夏日”矣。晨出,至银行等处,奔波甚苦。午归,郑家送面来,尽一大碗。做茄子,甚佳。午睡。下楼梳洗回时,见舒忽在,为之惊喜!舒头痛,不安,因受刺激也。慰之良久。做晚饭,共食。七时许,舒归,送一段路,即回。十时睡。窗外,半月明甚。中夜醒来,为梦所惊也。

六月二十一日

晴,仍凉爽。晨,至市场,借款五百,为期仅四五日耳,不知可得“利润”若干否?奔波至午,在东南午餐。归,知蕴携倍来过;二时许,又来。所谈无非柴米。七时许,至舒处。舒因不适,仍卧床未起。谈至十时许,归,倦甚。看《情海归帆》,颇好。十一时许,睡。

六月二十二日

晴，热。下午，阴，雨，闷甚，热甚！心境亦闷热之至！难受！晨出，至市场，取现钞若干，竟未得。借款二百，又借四十，姑试为之。归来，倦甚。阅《情海归帆》，午睡未成，头涔涔作痛。至舒处。大雨倾盆，冒雨回。舒曾生气，自怨自艾者久之，很难过，慰之，劝之，乃已回嗔作喜。十一时许回，即睡。

六月二十三日

晴阴不定，天气一日间变化得极快，闷热。上午，至市场。心里的变化，也如天气似的，忐忑不安；生平未曾有过如此之得失萦念过。“且止于此吧！”下午，午睡极甜，近五时方醒。喝茶，吃点心，饱甚。七时许，至舒处，已吃过饭，尚留肴以待。十时许归。十二时睡。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热甚。晨至舒处，谈颇久，有客来，颇感无聊。午睡一刻。四时许，舒出，只好郁郁而回，从来未有之难受！闷热，无风，汗渍满身。还好生火做粥，食后，汗出如渖，洗了一个澡，略见舒服。月明甚，风也来了，渐渐的入睡矣。有梦。

六月二十五日

晴，有风，热。晨出，至市场，还了一笔欠款，颇以奔波为苦，拟

不再碌碌于此了。但得些见识，也还不错。以生煎馒头为午餐。归而午睡。沐浴，甚爽。五时许，出。取钞本书若干回，阅之，甚为得意。与舒谈，颇畅。心里总有些难过，不知如何生活下去?! 十时回，即睡。

六月二十六日

阴，不甚热。但似有阳光透过重云来迫人。幸有风，不大闷耳。晨出，购牛肉等。牛肉已至万元一磅矣。生火做菜、做饭。忙忙碌碌的，不觉已至午时，依然一事未做，一字未写也。午睡甚酣，梦看电影，甚奇。三时半，出。至蕴华、萃古，无所得。五时许，至舒处，有客在，谈颇畅。十时许，步行而归，因夜凉，尚不累。十一时许睡。

六月二十七日

阴雨不止，凉爽。冒雨出，雨衣湿透。至市场，接洽还款事，大约可告一结束，尚不至亏本。碌碌奔走者十余日，仅得此结果，精神上痛苦殊甚。以面包为午餐。午睡。四时许出，取善本书若干，以资“欣赏”，以涤尘心，当可有助于修养。与舒谈颇畅。九时归，夜黑如墨。

六月二十八日

微阴，热，有风。晨出购食物，昂甚! 归而生火做饭，煮菜。宝来午餐。午睡颇酣。醒来，沐浴，浑身爽甚。四时半，出。谈甚畅，但有客来，不久即去。小雨数滴，忽落忽停，窗外风声虎虎，但窗内

是安稳的,浑忘了夜黑路遥。舒又忽以小事而不快,慰之久而方已。

六月二十九日

阴晴不定,时有阵雨,惟天气仍闷热异常,汗出如沛。晨出,至市场,至银行,取现款五万,不敷数日用也。午归,做蛋糕吃,颇觉无聊。炉边生活,大非暑日所宜也。午睡。五时许,至舒处。热甚,舒感不适,饭后略好。近十时归。夜深矣,仍不觉凉。中夜醒来,乘凉半刻,复睡。

六月三十日

晴,闷热甚。晨出,至银行,了清欠款,所余不过二万余元耳。以面包为午餐。午睡。至舒处,候至六时,未归,即出,晚餐。十时归,心境不佳;因热甚,数易榻而未能入睡。中夜,始稍凉爽。月明甚,星光灿然可数,此景亦未易睹也。

七月一日 (星期日)

晴,闷热。下午,阴云四合,却未雨,夜间稍凉,可睡。晨出,至舒处。一日未见,似已久别。但因热甚,不能多谈。饭后,午睡,精神甚为不振。傍晚,略好。然谈谈舒却生起气来。十时归,怅然茫然,勉强入睡。

七 月 二 日

晴，热甚。夜，有闪电，但无雷声，亦无云无雨，亦无风。闷甚，热甚！心境亦急燥〔躁〕异常。蚊声如雷。晨出，购酱油等，即归。午餐吃面包三只。午睡。浑身是汗，沐浴，略见凉爽。阅《山水扇面集》，觉面目都雷同。五时许，至舒处，谈不甚畅，一半亦以热故也。十时归，不能入睡。中夜醒来，月明甚。

七 月 三 日

晴，有风，热而不甚闷。晨出，至市场，股票大跌。售去"新光"，亏至十六万余，可谓"船破更遇顶头风"矣。借款不着，因银根大紧也。午餐尽云吞二碗。归而午睡，醒已四时许。沐浴。出，至舒处，匆匆谈了若干话，甚不痛快。七时许，即别。晚餐，吃咖利(喱)牛肉饭，不佳。谈得使人闷气，但也有痛快处。十时半归，即睡。

七 月 四 日

晴，有风，不甚热。晨出，至市场，至银行。付利息二十余万，殊为难过；借债度日，总不是办法也。归，以冷粥二碗，冲开水为午餐。午睡。沐浴。五时许，与舒谈，不甚畅。各自郁郁不欢，舒有别而回家之意，心里很难受。夜黑如墨，摸索坐车而回。十二时睡，有梦。

七月五日

晴，有风。夜，大雨滂沱，雷电大作。晨出，至市场，因过迟，涨风已高，金价已达三百关，几乎所有股票皆涨停板。借款不多，无可措手，殊为无聊。午时归，食面包。午睡。五时许，至舒处。舒复心烦意乱，极不痛快，因亦怅怅。相对至九时许，大雨，遂不能归。睡颇安。

七月六日

晴，热；下午，大雨，即止，雨后，凉爽。晨出，借款六百，惜为时已迟，涨风过去，恐不能有所获矣。此种"人情"用之似属多余。戒之！戒之！！午餐吃煎饼。沐浴。四时半，出。傍晚，偕舒在徐汇路散步，颇为舒服，谈亦畅。十时半归，即睡。

七月七日

阴，有风，颇凉爽。下午，有小雨。晨出，至市场，割却新新，亏三十五以上，是亦一教训也。归，午餐。午睡。四时许，至舒处，尚未归，候至六时半，方回，因办移交也。匆匆谈数语，七时许，即别。出外晚餐。十时许归，夜黑如漆。十一时睡，有梦，甚杂乱。

七月八日　（星期日）

阴晴不定，晚有微雨。晨出，购麦面充饥。洗衣服，沐浴。宝来取款。十一时许，至舒处，吃面。午睡甚酣。下午，谈颇畅，因

此，心里颇有所决定：①不谈市场事，②不谈玩笑事，③有车时，乘电车归，不晚回，④客气。……总之，以冷静自持为上策。十一时回，即睡。

七月九日

阴晴不定，有风，尚凉爽。晨出，至市场，交割毕，即归。计亏38.9，亦一教训也。购牛肉十两，计九千四百元，几有日昂之感！将赋“食无肉”矣！蕴来午餐，倍亦来。午睡。四时半，出。取笔，至舒处，谈甚畅。十一时归，即睡。

今日为第十九次防空日。

七月十日

晴，热，有微风。晨出，累得浑身是汗，而一事无成。借款不着，连开本票也须再跑一趟。可见种种措施，无非使我辈更苦耳。不知如何活下去法?！愤懑之至!!！坐车回，计四千元。午睡。三时出。淋浴，理发。至舒处，舒回，亦满胸牢愁。将至“牛衣对泣”时乎?！谈至十时许归，热甚，不敢上床睡。

七月十一日

晴，有云。闷热，无风，晚间尤甚，极不舒服。晨出，因好事，又亏却三万余。至银行，续借事已办妥，尚为高兴。坐车归，汗已湿透。吃蕃茄为饭。算帐，沐浴，未午睡。五时许，至舒处，舒满腹牢骚，乃无法慰之。愧甚！大有归思，何以挽留之?！十时许睡，十二时睡。

七月十二日

阴雨,天气顿如初春,凉爽宜人,较昨似隔一季节。有人苦雨,此则“喜雨”也。晨出,至市场,付利息一部分。午时归,以饼为午餐。午睡颇酣。五时出,至舒处。因凉,舒精神尚好,无昨日之扰恼不安矣。心为之稍慰。谈至九时许,舒因倦,即入睡。归,十时半,睡,甚安。

七月十三日

阴雨,凉爽。晨出,至市场,情形大变,股币骤涨,金价高至四千关。望之,摇头而出。接洽好借款继续事。归,午餐。午睡。四时许出,与友谈,叹生活之艰难,已至极顶,再有两三个月,决难维持下去,例酒亦久已不喝了,嗟叹不已,刺激不少。在舒处,舒亦诉被裁事。一时喜惧交并。谈至十时许,归,即睡。有梦。

七月十四日

阴,闷热无风。晨出,至舒处,至市场,至银行取现款。归,午餐。午睡。下午,沐浴。四时许,出,至舒处,有数客来,殊败兴。然亦略谈将来事,颇有“现实”的打算。舒心境略平静,颇为之慰。十时许,回。因热。十一时许始睡。

七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晴不定。晚有月,云甚重,有闪电,尚不甚热。晨出,至舒

处。有客在，默默无言者久之。饭后午睡。傍晚，客始去，畅谈一会。正谈间，客又来，稍坐即归。看《蜀山剑侠传》。有警报。十一时许睡。

七月十六日

晴，热甚，几乎连气都透不过来。傍晚，风逐乌云南来，大雨倾盆，天气顿凉。晨出，至市场，见金价已高至五大关，各股无不涨停板者，不知何故。午餐，烧饭吃，直忙到三时许，午睡。热汗直流，极不舒服。沐浴。五时半，出。至舒处，谈颇畅。夜有客来，殊不高兴。十时半，归。十一时许睡。可安枕矣。

购木炭三十五斤，计七万元正。

七月十七日

晴，微阴，有风。昨夜大雨，余润犹在，故不热，甚凉爽宜人。晨出，至市场，知金价已涨至六关以外，惜昨已售去一粒，还欠外，尚余二数，可购米矣。午归，以面包为午餐。有警报，见飞机经过，有大响声。午睡。四时许出，访友。张咏霓昨病故，今日下午大殓，亦未去，心里很难过。[1]至舒处，谈甚畅。近九时即归。十时睡。

---

① 张咏霓，著名爱国人士，光华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抗日战争前期，他曾积极参加了郑振铎组织的秘密抢救民族文献的斗争。郑振铎后来说："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求书日录·序》）

七月十八日

晨，热，尚幸有风，不闷，在家未出。午餐后，淋浴，又是一身是汗。下午四时许出，至舒处，谈甚久，甚畅。舒归意极坚，诚所谓钢铁心肠也。此别又谁能知道何时又重逢呢？依依不舍，全为情形及环境特殊，否则，小别又何至惆怅至此呢？十时归。夜，大雨，较凉。

中午，有警报，甚可怕！

七月十九日

晴。下午，大雨滂沱，天气顿时凉爽。晚晴。晨出，至市场，金价已出七百关矣！借款付利息，即回，购西瓜等，共用二万余元。舒已先在，送席来，正用得着，喜甚！谈甚畅，做饭，共食，从来未有之好吃！盘桓至晚，见天阴，乃归。送至半途，回，颇倦，即睡。今日甚高兴，近来少有之事也。

七月二十日

晴。食昨雨余赐，尚为凉爽。晚有微雨，即止。有月，明甚，云重。晨出，至市场，金价已至九百关。售去一粒，还债，尚有余款。以后，恐不易借，即此为止可也。归，午餐。午睡甚酣。四时许，至舒处，谈极畅，依依不忍相别。溯往事，殊高兴。十一时许，不得不别，怅惘之至！十二时睡，甚倦。

七月二十一日

晴,时有阴雨。夜有雨,凉爽,月明甚,但有重云。晨出,至市场,股市不振,有涨者,但一部分则反跌。归而午餐。午睡颇酣。沐浴。四时半,至舒处,谈极畅,而中心则实惶惶,恐不久即将相别也。至十时许,不能不归。十二时许睡。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热。十时半,出,至舒处,有客先在。警报声大作,似飞机不少,炸声、炮声四起,有吓得无人色者。一声极近,似即在近处爆发。此尚是小规模耳,然已如此可怖,不知将来如何?! 动归心者不少,饭菜甚好,食尽三碗。下午,出,即回,他们在打牌。傍晚,又有客来,殊为不快。夜,月明甚。九时半,归,月已为云遮矣。十时半睡。

七月二十三日

晴,有风,尚不甚热。晨出,至市场,金价已跃到一万一千关,可怕之至! 各股亦均飞跳,惟所购者均迟迟不进。午有警报,至开明略坐。至舒处,午睡。谈甚久,惟格格不入,似各有成见,从来未有之郁闷。十一时归。

七月二十四日

晴。下午,雨,即止。夜月甚明。晨出,至市场,见各股无不飞

涨。商务已至三百十七万一股。正在闹哄了的时候,忽有警报,一切停止。飞机已来。忙至开明,中途停在一小巷,机枪扫射,似即在头顶。麦家圈落下一弹,有热风卷及,甚为危险。小孩哭了起来。稍停,即逃至开明。解除后,至舒处。午睡少顷。谈甚久,情绪甚为郁闷。九时半,步行归。

七月二十五日

晴,尚凉爽,以有风也。夜,有月,明甚! 晨出,至市场,忽起跌风,不知何故。匆匆的至银行,还债,即至舒处。谈甚 ,格格不吐者,已略倾吐之。饭后,午睡。有警报。下午,精神不好,以卧而阅书过久也。宜戒之。夜,九时,步行而归。有月,亦不觉黑暗。

七月二十六日

晴,有风,尚凉爽。夜月甚明,但上升时,已入睡。晨。至世界小学换居住证,等候了二小时许。好在手续一次已办妥,不必再去。归而生火做饭。蕴来。午睡。舒来,云至许宅,匆匆一见,即走,时予犹睡眼朦朦也。五时许出,至李宅,八时许,回。在门外闲步者久之,九时,入宅,心里很不高兴。饭后,即睡。

七月二十七日

晴,热,有微风。晨出,至市场,至银行,取现款。金价连日落至十关以内,热股却大涨,不知何故。十一时许,至舒处,外出未回。至一时许,始回。至夜十时,谈谈说说,心里觉得宽些。俟其睡下,始坐车归。有风,甚凉爽。十一时许睡。

七月二十八日

晴，热，有风。晨出，至市场。借到款一千，扣息一百十，仅余八百九十耳。今日金价跌到八百余，不知何故，股又大涨。十时许，归。沐浴。午餐。有警报，未见飞机。宝携倍来。五时许出，舒未归。六时许，回。谈不畅，又有客来。九时半，送客归。步行到家，心里很不痛快。夜，有梦，亦足惊心。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晴不定，时有微雨飘下，热。晨出，至舒处，谈颇久。午睡，颇酣。下午，舒云，如此匆匆的整理着东西，难道便是为了要别离么？予亦实有所感触，颇难过。傍晚，偕出，九时许，回，谈甚畅。十一时半归，倦甚，即睡。

七月三十日

晴，有风，凉爽。晨出，至市场，金价徘徊于九十三四关，股则涨者颇多。以面包为午餐。午睡。沐浴。下午四时许，至舒处，谈颇畅，夜黑甚。十时半，回，即睡。

七月三十一日

晴，有风，凉爽。晨至舒处，舒果病矣。因昨出吃牛奶、西瓜，不能消化；肚泻，继之以发热，殆是急性肠炎。相守终日，情绪宁谧。舒云：宁生病乎？宁高朋满座乎？予曰：宁高朋满座。舒曰：

宁生病。夜九时许归，即睡，时电灯尚未熄也。夜，有梦。

闻圣已于六月底到家，慰甚！

八月一日

晴，有风，凉爽，无汗，有秋意，不似炎夏季候。晨，至友处送利息，谈至午刻，始至舒处，舒颇为不快。病尚未大好，肝火自盛。慰之，乃已。畅谈至夜九时半，乃回。将来欲往之地，以青岛为最。劳〔崂〕山有矿水，于舒殊有益。近来舒甚注意于身体的保养，诚可喜也。夜，有恶梦。

八月二日

晴，有风，凉爽，不似在"三伏"中也。晨，至市场，股票又大涨不止，中小型尤甚，大型则不动，金价尚止出十关。午归，购面包为午餐，以腊肠为佐，然所费已在二万金以上。可怕也！午睡。沐浴。五时许，至舒处，谈甚畅。舒已愈，惟心脏殊弱，不宜劳动。九时半归，即睡。

八月三日

热，闷甚，心胸亦闷热异常。晨出，购牛肉，已至三万元一斤矣！至舒处，谈不甚畅。因收拾归装，满地皆是杂物，触目不安，心旌甚乱。午睡颇酣。晚餐后，始见清静，而心中郁郁悲愤殊深，不高兴的情绪，几见之词色。十时许，回。即睡。

八 月 四 日

晴，尚不甚热，有风。晨出，奔波不已，至市场，购物。归而午餐，午睡。沐浴，浴后，犹觉甚倦也。五时许，至舒处，舒已在候矣，云：来何晏也？畅谈至深夜，叮嘱多端，何日重逢?! 静对而坐，似欲入眠，忽警觉，乃起而归。

八月五日 （星期日）

晴，下午有阵雨，即止。凉爽。晨出，至舒处，谈甚久。午餐后，倦甚，欲眠，勉强挣扎着取大皮箱回。宝来。购《水经注》（大典影印），价十万金。五时许，复至舒处，候看房子者不来。予欲变更计划，舒亦同意。且看明日来否，即可决定。谈至夜九时半，归。倦甚，倒枕即睡。

八 月 六 日

晴。晨至市场，金、股均不振。至开明，为现钞奔走，很不高兴。近一时，至舒处午餐。不久，便有人来，不能谈什么。最后的一日的聚首，便这样黯黯相对的度过，什么话也没有讲。舒说，都留在船上讲吧。心里难过而不高兴。送箱子回来一趟，即去，尚有客在。匆匆晚餐后，送之上船。夜色朦胧。环境不好，如何能谈什么呢？十时回，几乎落入洞中。即睡。

八 月 七 日

晴，热。晨出，至市场，兴致极坏，匆匆售去源源，即归。自做午饭，饭毕，午睡。沐浴。看《济公传》消遣，未出门，又生火做晚饭。精神不振，写信未毕。不知舒现在到了昆山没有？十时许睡，有梦。

八 月 八 日

晴，热。晨出，至市场，至银行，取现钞，又借到一千。未午餐。下午，又至市场，各股均涨停板，购新星三千。三时归，满身是汗。做饭。沐浴。看《济公传》。晚餐后出，送利息一百二十，步行而归。十时半睡。舒已到家了吧。

八 月 九 日

晴，热。晨出，吃点心，购物。看《济公传》，自生火做饭，未出，因今日为防空日也。下午，高来说，俄国昨已向日宣战，市场上必是一阵大乱。傍晚，出去散步，即归。因天黑，不能点灯，闷甚。十时许睡。夜有梦，醒来，天犹未亮，闻炸声，勉强复入睡。

八 月 十 日

晴，下午雨，即晴。晨出，至市场，昨日大乱之后，今日一切都回小，金价在十三—四关上下。至银行，办完了手续，已近午矣。购面包为午餐。蕴携倍来，午睡，偕出，至高宅。傍晚，送之归。复

购面包，生火做晚饭，烧水，沐浴。看《济公传》毕，看杂志，十时许睡。夜梦甚杂，甚多。

八月十一日

晴，热。晨起，有人来，说起，日本已经屈伏了。兴奋极矣！立即外出，消息已满城都知。秩序整然，闻昨夜有游行，有狂欢终夜者。至市场，已不做新交易，买不出东西，干着急。但现在已经不怕冻馁了！没有钱也不要紧。午归，国旗已满街飘扬。闻下午又有游行，晚报已详载消息。又闻接收的人已来，明晨正规军可到。午睡。沐浴。下午出，至耿宅，至家，全家欢声雷动。九时归，十二时睡。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

晴，热，偶有风。下午，有云，未雨，甚闷。四时即起床，晨出，晤友，即归，闻有人来找。在家少睡。赵来，沈来。外面情形尚未平定，因条件尚未签字也。昨有扰乱，故今日戒严。下午，又睡，因昨日夜兴奋过度，几半夜未睡也。六时许，饭毕出，至凤处，谈至十时归。闻叔平书事，颇为不满。

八月十三日

晴，热甚，汗出如沛。夜睡不安，起而复睡者数次。晨出，至市场，仍无交易，金价亦低，不能售出。至银行取现款。在广和居午餐。访瞿。至家一行。六时许，至红绵晚餐，见南京路自大新至河南路一段被封锁。十时许，步行至中途，始坐车。新月甚好，归，即

睡。

八月十四日

晴，热，幸有风，尚不大闷。晨出，市场上仍无交易，各股均惨跌，殊不可解。午归，以面包为餐。午睡(晨沐浴)。三时许，回家，甚感无聊，亦无从下手整理。有友来谈，晚餐喝了些酒，菜甚好。八时半，步行而归，新月佳甚，盖今夜为七月七日也。九时睡。

八月十五日

晴，热，尚有风。夜有月。晨出，至市场，因南京路封锁，不能过去，折至金城稍坐。又至开明，谈颇畅。归家，以冰激淋半块为午餐。午睡。三时半，至广和居吃点心，甚佳。七时许，复回家，晚餐后归。十时睡。今日正午，日皇广播，正式宣布接受条约，"和平"已实现矣！今后当可安生乐业，不愁饥寒了！

八月十六日

晴，热，有风。夜月佳甚！晨出，购报四份，已正式公布屈伏经过矣。购面包一，晨、午二餐均赖之。写稿二篇。四时许出，至家，至凤举处，遇玄伯，谈至傍晚，至景耀处晚餐，听无线电。八时半归，得舒十一日信，喜甚。十时许，睡。自昨夜起，已通夜有电。

八月十七日

晴，热，有风。晨出，购报即归。今日总算已经痊愈矣。沐浴。

见国机低飞盘桓，不自禁的拍手。四处有鞭炮声。仍以焦米粥为晨午餐。午睡。写文未毕。[①] 二时半，赴宅。见蕴仍不在，殊为“绝望”。欲写文，竟不能成一字。与玄、举通电话。晚餐后，步行归，月明甚。夜梦多而杂，甚怪。

八月二十二日

晴，热。晨出，即归。沈来谈，在此午餐。午睡。沐浴。下午三时半，出。至贝勒路，见《中华日报》载朱毛致蒋电[②]，觉得“政治”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为是。访予同、文祺，均未遇。遇毛无止。五时半许，回家，遇戒严。吃云吞，用一万余元。绕道回。晴湖来。九时许归，即睡。

八月二十三日

晴，热，有风。夜月明甚。晨出，购报，发舒一信。至石公处，即归。济之来。午睡，未午餐。二时许，至家。今日为母亲寿辰也。一切仍是母亲自办，殊为不安。仲章来电说，森玉已到沪，即打一电话去，果然已来。晚餐后，匆匆即至百花巷，谈颇畅。恐戒严，九时许，即归。有许多消息，颇不愉快，姑听之而已。

---

① 该文题为《论新中国的建设》，为郑振铎于抗战胜利后写的第一篇长篇政论文章。后分二次发表于9月10日、11日《文汇报》。文中提出民主建国的九条建议，表达了“建设科学的伟大的新的中国”的强烈愿望。

② 8月13日、16日，毛泽东曾二次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报公开发表，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提高对内战的警惕性，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立场。

八月二十四日

晴,热。夜月明甚,然无心赏之,心境不佳。晨出,访予同,访增美,访绠尊。回家午餐。午睡甚酣。沐浴。看小说,一事不作。他们在打牌,殊厌恶。与森通电话。五时许,偕增美至三多里,保存甚好,颇慰。又至瞿凤起处,知虞平静。至法宝馆[1],遇钱重知。因饱,不吃晚餐,吃冰砖半块。出外散步,九时许,归。得舒第二信,喜甚。十时半睡。

八月二十五日

晴,热甚,所谓"秋老虎"是也。下午,有骤雨,稍凉快。有月。晨出,至圣翁处,晤金某、凤举、以中。二时许,回家。午睡甚酣。四时许醒,匆匆,即至五时,步行到宗俊宅晚餐。遇大焜,久已不见他了。他说起内地情形,极为详细。九时归,把折扇忘在萧家了。十时许睡,心绪甚乱。

八月二十六 (星期日)

晴,热,月出甚迟。发舒一信。晨,森玉、绍虞来,同至拔可处。途遇吴绍澍,略谈即别。偕绍虞归。沐浴后,至高宅,取物即回。午餐后,午睡颇酣。二时半,回家一行,整理房间,实在无立足处!浑身是汗。六时,至瑞璜处晚餐,客已到齐,谈颇畅。吃得过饱,恐

---

① 法宝馆,位于今常德路上的一幢洋楼。抗战前期郑振铎为国家抢救的未及寄往后方的珍贵图书大多秘藏在那里。

又将有腹疾矣。十时睡,梦甚刺激,大哭。

八月二十七日

晴,热。晨出,偕唐同至开明;因孔诞放假,废然而回。至各书肆,至雪村处,见“中联”已为宪兵队封闭。至予同、文祺、耀翔处,谈不甚畅,有无从说起之概〔慨〕。回家午餐,吃馒首六只。午睡颇酣。五时许,予同来,刘韶仲来,至法宝馆,晤大焜,晤钱重知,见藏书处已大为变动。晚餐后,街上传国军已到,热闹之至! 九时归,十时睡。中夜,月明甚。

八月二十八日

晴,热甚。夜睡不安,中夜起来一次,仍觉无风。晨,森玉来。沐浴。出,至开明,晤以中等。至工商,访伯郊,未遇。午归家午餐。午睡,汗出如渖。傍晚,至法宝馆,晤以中,文祺来,增美来。发柏丞一电。九时回,发舒一信,孙家晋来一信,求事,当即复,着其速来。[①] 藏书急待整理,惜无宽敞之处可以办公也。感触甚多,欲说的话太多。致斐云一信。十时许睡。

八月二十九日

晴,热甚,“秋老虎”威风极矣! 幸有微风,尚不甚闷。晨出,购面包。谨轩来,济之来。沐浴。以炸面包为午餐。午睡颇酣。二

---

① 孙家晋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教书时的学生。郑振铎写信要他来参加整理那批抗战前期抢救下来的珍贵图书。

时许,出,中途遇阻("捉汉奸")。至合众稍坐,与起潜、葵初、叔通谈,颇畅。五时许,至家,徐凤石来,为谋事也。仲足来,说了许多余所不知之事。以中来。八时半,归,展转不能入眠。中夜醒来,月明甚,上半已缺,别有美处。得舒一信,发斐及家晋信各一。

八月三十日

晴,热甚,无风。室内已达九十度以上,殆为今年最热之一时期矣,闷燥〔躁〕之至! 晨,森玉、仲章、伯昕、唐弢相继来,偕森玉至择一处。十一时许,回家,午餐,一事不能做。在风扇下午睡,亦睡不稳。三时半,出。至石公处,至誉虎处,不觉已至八时矣。回家吃粥,发电一通。八时半,归,展转不能入睡。中夜在桌上睡,月明甚,亦无心赏之。下半夜始渐凉爽。

八月三十一日

热甚。午刻,阴云密布,大雨倾盘[盆]。雨后,凉爽多矣。晨,伯效来,交款四百余。出,访森玉,在彼处午餐。偕访叔平,忙乱无比。二时许,归。午睡。沐浴。五时半,外出。访菊生、乾若。在庆棠处喝酒二盅。访玄伯。近八时,归家。母女今日又大吵,极不高兴。晚餐未吃,终夜不能安睡。自悔归家之多此一举,此亦一地狱也! 奈何!? 发舒一信(11)。

九月一日

大雨数阵,天气渐凉,但尚未能"一雨成秋"也。晨起,匆匆即归。因昨夜余怒未熄,心如死灰,又彻夜的听着小猫的哀号,倦甚;

不久，即再睡一觉。十时半，至凤举处。十一时半，至仲章处午餐。森玉、以中均在，喝啤酒不少。饭后，森玉假寐一会，窗外大雨如注，余等闲谈甚快。三时出，至耀翔处，未遇。至金处，付接食费。六时回，金华来。八时半，归。喝了一瓶啤酒，睡。

九月二日 （星期日）

时雨时晴，天气已入秋矣，夜间尤凉甚。晨出，购报，购物。有友来谈。写“散记”第一篇，毕。① 午睡。三时许，回家，写了若干字。唐弢、珂[柯]灵来。至法宝馆，未晤以中。因雨，因留家中，未归。中夜，乱梦如云，不能安睡。

发舒一信，不知为何，又有数日无信来矣。（12信）

九月三日

阴雨终日，是秋日的景象。晨出，至森玉处，见范成、振华等均在，候仲章至十时许，同往通园，为“书”忙也。又偕至宝建路十七号，见书不多，颇为失望。至美心午餐。冒雨归，午睡了一会。四时许，至科学社，晤叔通、夷初、傅雷诸人。七时许，偕予同至耀翔处，在打牌，稍坐即出。归家，吃面包，喝啤酒一瓶，十一时睡。

九月四日

阴，有风，亦间有雨，闷热。晨出，至通园，时间实在太糟蹋了，

---

① 郑振铎当时开始写《蛰居散记》，为上海沦陷期间所见所闻的回忆录，后连载于柯灵、唐弢等人主编的《周报》上。其第一篇题为《暮影笼罩了一切》。

等到十二时，人才来齐。商量了一会，好容易决定了几个办法。午，吃粥。午睡。三时许，归。闻仪言，陈处书[1]，有为法宝馆所有者，骇甚，急甚！愤怒之极，食不下咽！应立即追究其来源，惜死者不能复活，如何得其口供呢？总有方法办理的！得慰堂一电。七时许，归。九时许，睡。

今日水电中断者许久，因罢工也。

九月五日

晴，热。晨，写信，发舒一信（13信）。至通园，无甚事，仅至陈群各藏书处逐一观察一下，浑身是汗，已至午时。偕森玉、仲章至寓午餐。仅一小时许，便已准备完毕矣。菜尚好。二时许，他们辞去。午睡。沐浴。五时许，回家。孙家晋来，谈颇畅。六时，辞去。今日心甚郁郁，殊是不快，不知如何办法好?！八时许，归，即睡。中夜醒来。

九月六日

阴雨不定。早，晴。午，大雨。下午，阴。晨出，至通园，晤多人。至开明，晤绥尊等，谈甚畅。在一家春午餐，遇高谊等。回家午睡，箴未归，殊为烦燥[躁]。归后，吵了一架，殊觉无聊！心口有点痛。如此下去，身心必两皆不堪也。五时半，至花园坊，与森玉、仲章、以中共餐，很高兴，菜也不坏，啤酒喝得不少。偕以中步行归，箴正在打牌，坐不住，连忙回寓。舒有一信（4）在门口，得之喜甚！速读数过。十时许，睡。有梦。

---

① “陈处”，指大汉奸陈群寓所。

国军今日已到一批。

九月七日

晴,热。晨出购报,即归。写毕《锄奸论》。[1] 午睡。沐浴。下午四时许,至凤举处;至景耀处喝茶。七时许,回家,见人甚杂,坐不住,吃了一碗面,即归。写信给舒(14信),不觉尽四纸,时已十一时了。即睡。乱梦甚多,困扰甚! 中夜曾醒来一次。生活殊感困倦而无意义,怎么办呢?!

今日又如醉如狂的看汤恩伯经过。

九月八日

晴,热。晨至通园,偕仲章至陈处;复至通园,谈至午时,回。午餐。午睡。沐浴。至家。傍晚,西禾来,宪锜来,许杰来,胡宛春来。许、陈在此晚餐。九时许,去。十时睡,夜睡不安,因热,且为蚊所扰也。发舒一信(14),又魏金枝一信。晤曹俊,托其代发一电。

闻今日街上甚热闹,惜未至大街。

九月九日 (星期日)

阴,热。今日九时,何、冈村在南签订日军投降条约。宪锜来,

① 该文后载9月15日《周报》。文中提出"要肃清荒淫与无耻的集团","如果这一次不来一个大扫除,而再是那样的藏垢纳污下去,中华民族的前途一定会遭逢一次更大的空前浩劫的"。文章并提出具体的划分汉奸的标准和等级。

仲章来。偕仲章至陈处，晤陈钟达，谈接收事，颇爽快。复至通园。回家午餐。午睡。匆匆的忙着收拾屋子。下午五时许，济之、调孚、玄伯、森玉、伯祥、雪村、绍虞、以中、仲章、凤举诸人，在此晚餐，谈甚快！有雨。八时许，散。十时睡。

九月十日

阴雨，天气忽转冷，风大。晨，森玉来，偕出访慰堂，遇之扬子饭店，谈甚畅。教部以“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名义予我；似觉无聊。[①] 至通园，戒严甚紧，不知何故。偕森玉、慰堂、仲章午餐。餐后，偕慰堂访吴雨绅，又访某，未遇，归 家。稍息，又访郁秉坚。坐洋车回。换了衣服，冒雨回庙弄。喝啤酒。中夜，肚泻，睡不安。

晨至各书肆一行，无所得。

九月十一日

阴，不时有雨，风大。晨八时许，回家。九时，至凤举处，开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到慰堂、森玉、夷初、潜夫等，至一时许，始散。在凤举处午餐。二时许，至通园，谈了一会，决定明日搬书。四时许，回寓。致舒一信(15)。午睡，未成。五时许，归家。倦甚，且雨，未出门，拟了几个电报稿。九时许睡，中夜醒来好几回。

---

① 当时，教育部派蒋复璁(慰堂)为京沪特派员，在上海设办事处，组织“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蒋兼任主任委员，聘郑振铎为委员。

九月十二日

阴雨不止，闷热，俗所谓“桂花蒸”也。晨五时许即起身。七时许，至寓，匆匆即至通园。候至九时许，徐、蒋始到。他们另走，予等至陈宅搬书。遇阻，至黄处，不得要领。至菊生处，晤蒋等，再至陈宅，决定：与关系方面商洽后，再搬。偕蒋至华懋，未遇负责者。至三马路各肆，至开明，遇仲足，吃冰。倦甚，归休息。六时许，回家。写文件至九时许，睡。中夜醒来数次。

九月十三日

晴，但阴云仍甚重。晨，至办公处，匆匆一谈后，即偕慰堂访一樵、振吾，至合众，至通园，与叔平谈甚畅。在彼午餐。餐后，偕至寓，看书。二时许，至 Cathey Mansion 开会，结果颇好。五时半，至警局访俞君。六时半，归。满涛、家晋在候着。唐弢来，付稿费九万元，此第一次收到之稿费也！七时许，去。写文件，至十时，倦甚，睡。

九月十四日

阴晴不定，有微雨。晨出，至寓，至高宅。至愚园路开会。会毕，即在彼处午餐。归家午睡。四时许，至拔可处茶叙，遇剑知、钟书诸人。六时许，至辛笛处，谈颇畅。七时许，归而晚餐。施、任二生来。晚，写《蛰居散记》第二篇毕。[1] 十时睡。

---

① 题为《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九月十五日

晴，有云，热。已有多日未得舒信，不知何故，念甚！晨五时许，起身。七时半，至愚园路办公，客人陆续而来。午，归寓一行，即至家午餐。午睡，为电话吵醒。二时许，偕箴，携宝、倍至各公司闲逛。买了点鞋袜，价已可观。在大三元吃点心。至愚园路办公。七时许，偕徐、周至家晚餐。餐后，倦甚，九时许即睡。

九月十六日（星期日）

阴雨绵绵，闷甚！五时许醒，作信给舒。《周报》二期出版，送来稿费六十七万二千，可谓为最大的一笔款了！八时出，至愚园路办公，晤数友。九时半、至寓，得舒一信(5)，喜甚！即复数字，发出(16)。至高宅，至家，午睡。下午，在家理书。六时许，至梁宅晚餐。晤高佣、耀翔诸人，他们在打牌。九时许，回。即睡。

九月十七日

晴，但阴云仍重厚。晨出，至办公处，会客谈话，甚苦。慰堂到机场接何应钦。午，归家午餐。一时许，复至办公处。与李伯嘉谈教科书定价事，反复辩论甚久。四时半，开会。六时许，散。夜，在办公处晚餐，来客不少，菜肴甚好。九时许，偕一樵至家闲谈，稍坐即去。十时许睡，夜睡不安。

九月十八日

晴。多日未见有如此之晴天矣。晨，七时许，至寓。八时许，至办公处，偕至同文书院视察。一时许，归家午餐。午睡。三时许，至办公处，正在举行接收自然科学研究所会议。[1] 六时许，偕予同至杏花楼，应唐、柯约也。晤熟友多人，有万秋、禾子等。九时许散，归。有酒意，即睡。

九月十九日

晴。晨五时半，起。写"散记"一篇，交文祺。[2] 八时许，至办公处，接见数客，与书店谈妥国定本教科书定价事。十二时，归家午餐。午睡甚酣。三时，至办公处，与凤举、森玉等谈颇畅。六时，至寓一行，至高宅一行。七时许，归家。十时睡。月明甚。

九月二十日

阴晴不定，热甚。晨出，至办公处，至同文书院接收。经过情形甚好：惟资料室已空，大是可惜。中午，偕慰堂至徐家汇同兴馆午餐。下午，至自然科学研究所视察，又至近代科学图书馆等处，均重门锁闭，无法入内。四时许，回家。六时，中秋节宴，唐弢来。六时半，至科学社，应中研院约宴。九时许，归。酒喝得不少。十

---

① "东亚同文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及下面提到的"近代科学图书馆"等，均为原敌伪主办的文化单位。

② 为《蛰居散记》之三《"封锁"线内外》。

时许睡。夜,大雨,无月。

九月二十一日

晴,热甚。晨,健吾来,伯昕来。至办公处。至寓一行,仍未得舒信,殊为不快。至自然科学研究所,至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下午,大雨倾盆而下,顷刻街衢积水没胫。晤沈兼士诸人,谈至六时许,至南华晚餐,应毛子佩约也。九时半,散,偕调孚归。街车尽绝,只好步行,鞋袜皆湿透。十时半睡。终日肚泻,盖以昨日食物不慎也。

九月二十二日

微雨,下午晴。积水未退,跋涉维艰。晨五时起,致舒一信(17),即发出。八时,至办公处,水深甚,来找的人不少。十二时许归,午睡甚酣。梦见寄存之书,为郭某偷去不少,大哭而醒,殊可怪也! 四时许,至寓,因门前有水,鞋袜又为之湿透。写《忆愈之》一文,毕。[1] 六时,至凤举家晚餐,有慰堂、兼士、森玉等,慰堂明日即赴京矣,因事未来。十时许,散。即归。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晴。晨,客来甚多,欲写一文,竟未能完工。偕绍虞至伯祥处,谈极畅。至金宅,代付房租。十一时,应王翼云约,至耿宅午餐。

---

① 当时,郑振铎听说老友胡愈之在南洋"病故",悲痛之余即写此文追悼。后来证明这是"海外东坡"之谣。

遇金仲华,方自内地来也。三时许,散,因酒喝得不少,午睡极酣。但为电话所扰,至傍晚始醒。舒忽有电话来,喜极!方有客在,匆匆送客,匆匆晚餐,立去。见之,消瘦多多,心为恻然。谈至九时许,归。夜有梦。

九月二十四日

晴。晨至办公处,忙极!开会至十二时,至顾毓琦宅午餐,遇王晓籁等。偕兼士至广平宅,即出。至舒处,舒在无聊的午睡,说:"颇悔此来!"携了栗子及并蒂柿,偕至寓,谈甚久。自烧晚饭吃。近八时,别。至辛笛处晚餐,徐公请也,在座皆熟人。十时许,归。(晤叔平,谈甚久。)

九月二十五日

晴。下午阴,有小雨。兼士已走。晨,沈世璟来。八时许,至办公处,杂事极多,头脑为胀。下午,午睡后,未去。四时许,至伯昕[处],谈至六时,散。得《腐蚀》一册。至舒处,似颇不快,偕出晚餐。谈至近十时,归。

九月二十六日

晨,秋雨绵绵,然天气仍闷热,颇不快。唐弢来。八时许,至舒处,偕之至办公处,晤徐公。客来不绝。舒偕徐公至通园。十时,开会,问题不少。十二时,回家午餐。午睡。左臂酸痛殊剧,不知何故。二时半,至寓,送钥匙至舒处。舒气已平。六时,与唐弢同

请金仲华、夏衍、健吾、许杰等,[①] 谈甚欢。九时许,散。大雨。

九月二十七日

晴阴不定。晨,至办公处,应付各事。十二时许,归,午餐。午睡时,电话颇多。三时许,醒。以中、家晋来谈。二时许,出,至舒处,谈甚畅,即在舒处晚餐。黄福燕来,他在军统服务,说了好些消息。今日起,已开始捉汉奸,闻有六千人左右。九时许,归寓。心甚不快!

九月二十八日

晴,热。昨终夜心绪不宁,不知如何排遣之?! 晨,至办公处,托厉嘉祥至市府办许多手续。十二时,回家午餐。(晤吴修及德国医学院学生等。)午睡,刘韶仲来,说已与第三方面军联络妥当。伯郊送款来。三时半,出。四时半,至高宅。五时半,至舒处。谈至九时许,归,即睡。

九月二十九日

晴,热。晨,写文一篇,未毕。[②] 至办公处,晤厉嘉祥,偕往市府开接收会。十二时许散,偕一樵至来薰阁一行。归家午餐。餐

---

① 夏衍于 9 月 23 日从内地来上海,带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郑振铎等人的《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并带来"文协"关于《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等。"文协"委托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三人在上海负责领导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

② 该文当是《蛰居散记》之四《一个女间谍》。

后，至瞿宅，至办公处。二时许，归。午餐。沐浴。三时许，至舒处，未遇。至福煦路相见。饭后，观《蜕变》。有许多话要谈，总觉得谈不完。近十一时，别。归，心绪郁郁！

九月三十日（星期日）

晴，微阴。晨出购物。自生火做饭、做菜，一切都已准备好，已近午时矣，舒方姗姗其来迟。谈极畅，有喜有怨，有欢有愁。数月来，久无如此高兴之聚会矣！六时许，吃晚饭毕，送舒归。至耀翔处，谈至九时许，回。

十月一日

阴，热甚，闷甚，汗出如渖。中夜，下大雨，天气顿转凉，殊易令人伤风也。晨，伯昕来。出，至办公处，开会，忙甚。午餐毕，午睡。以中、家晋来。四时许，至舒 处，谈至五时半，至陈安镇处晚餐，应令俊约也。匆匆吃毕，又至贝当路，应怀生约，晤鹤琴等。十时许，归。即睡。

十月二日

阴雨不止，天气凉甚，夹衣已不足御寒矣。愚园路的几段，已大水没胫。晨，芝联来。至办公处，慰堂已由京回，谈颇畅，办了不少公事。王克修来，偕往，邀唐弢至新雅午餐。购呢鞋一双，价一千六百五十，昂甚。二时许，又至办公处，晤应成一等。五时许，归。易衣后，至舒处，谈至九时半，归。

十 月 三 日

晴，天气甚好，已有秋高气爽之意，惟早晚甚冷耳。晨，至办公处，忙碌半日。作《散记》一篇。[1] 午偕仲章至商学院及法宝馆一行，晤以中诸人。匆匆至舒处，谈至五时半，不能不走。至广和居，客已到齐矣。共有三十许人，颇为盛会。[2] 十时许，散。与秋斯步行归，即睡。

十 月 四 日

晴。早晚凉气袭人，已是深秋矣。晨，至办公处，开会，见客甚多。午归，匆匆午餐。因晨起太早，倦甚，午睡至近三时才醒。归，更衣。四时半，至学艺社，茶叙。六时许，至舒处，徐先生已由虞来，谈甚畅，偕至美心晚餐。八时半，归。因倦，即睡。

写《民主发刊词》一篇。

十 月 五 日

晴。起来甚早，写《散记》一篇。[3] 至办公处，忙碌至午时。饭后，至法宝馆，晤以中等。三时许，至舒处，谈至五时许。黄氏兄妹亦在，颇觉无味。即至耀翔处，未遇。至伯翁处，谈甚久。九时归，

---

① 殆为《蛰居散记》之四《一个女间谍》。

② 这次盛会当是为创办《民主》周刊而举办的。该刊由郑振铎主编，10 月 13 日正式创刊，为著名的民主、革命刊物。

③ 当为《蛰居散记》之五《鹈鹕与鱼》。

写“专家政治”一文，居然写毕。[①] 九姨夜间请客，酒喝得不少。即睡。

十月六日

晴。晨起，写“民主政治”一篇，毕。[②] 至办公处。午归，请客，到者有一樵、仲[钟]书、健吾、西禾、辛笛、芝联诸人，慰堂、振吾亦为不速之客，后来，唐弢、柯灵来，森老、沈仲章来，谈甚畅。《文艺复兴》决可实现出版。[③] 四时许，至通惠，《民主》稿已不少。六时许，至景耀处晚餐，有鹤琴及何曼诸人。九时半归，即睡。

十月七日（星期日）

晴。晨，至办公处，即归。购物。舒十时许来，盘桓终日。下午，刮起大风来，很冷。舒没有穿什么衣服，只好早点送之归。七时许，归家，吃些米粥。很倦，老早的便去睡。

十月八日

晴。晨起颇早，至办公处。晤叶风虎，久已不见面了。午一时许，偕风虎、森老、仲章，至家午餐，谈至三时许，才散。倦甚。午睡至五时，至舒处，为之生火做菜。因送济之，七时至雪园。舒甚不

---

① 题为《专家政治与官僚政治》，提出打倒官僚政治的口号。后载10月13日《周报》。

② 题为《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后载10月13日《民主》。

③ 此次聚会，为创办抗战胜利后全国最大的文艺月刊《文艺复兴》。该刊后于1946年1月10日创刊，郑振铎、李健吾主编。

高兴,慰之良久。到者有唐、高、李、徐、王诸位。济之明晨即飞渝。酒喝得不少。十时睡。

十月九日

晴。晨至办公处,接洽了许多公事,忙碌甚!午归。餐后一时许,即至舒处,为之购食物等。谈甚畅,但甚惨楚。做好了菜,四时半,即至通惠,晤《民主》社编辑诸人。第一期已印好,即可于明日出版矣。内容尚佳。六时,至葵初处晚餐,有秉志诸人在座。八时,至雪村处,客已散。晤寿康,甚快!十时许,归。颇有醉意,即睡。

十月十日

晴。今日是双十节,街上很热闹。晨,至舒处,谈了一会。午,至开明午餐,皆开明同人。晤范寿康,他到台湾办理接收事。二时许,看他动身。三时许,至舒处,偕舒及钧石同到南京路,人挤甚!在大三元晚餐。餐后,人拥挤不开[堪],坐车迟迟不进者半小时。

十月十一日

晴。晨至办公处,开会。午,归。午睡了一会,沐浴,易衣,至舒处,谈颇畅。为之生火烧饭,但不能在那里晚餐,颇苦。舒亦不甚高兴。夜,李熙谋在广和居请客,到者皆交大同人,谈得颇高兴。九时半,归。

十月十二日

晴。晨至办公处。午,归。午睡。下午,至舒处,谈颇畅。为之生火做菜。至六 时许,到联华,今夜为《文艺复兴》请客也。到者不少,谈得很高兴。此月刊大约下月中可以问世。十时许,归。

十月十三日

晴。晨至办事处,甚为忙碌。午,归,睡了一会。下午,至舒处。晚在办事处晚餐,慰堂请柏丞、纪堂诸位也。谈至八时许,匆匆至萧宅,客尚未散。谈至十一时许,始归。甚疲倦。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晴。舒本来说要来,但终于不来。晨至舒处,谈了一会,至外午餐。精神很疲倦。写了"散记"一篇,写得很匆忙。[①] 梁医生等公请柏丞、纪堂,到人不少,谈甚畅。

十月十五日

晴。晨至办公处,开会。午归。午睡后,匆匆即至舒处。舒父已赴虞山,殊为寂寞,慰之良久。彼心中总是有点不安,不高兴,但到了六时许,只好相别。夜间,自己请客,到柏丞、纪堂、伯闵等人,谈颇畅,酒喝得不少。十时许,睡。

---

① 为《蛰居散记》之六《记陈三才》。

十月十六日

晴。晨至办公处，忙碌至午。回家午餐，写《民主》一文，毕。[①]午睡。三时许，至法宝馆，偕舒喝咖啡。四时半，至通惠，约谈《民主》事。二期内容颇为充实。七时许，归。心里颇郁闷无聊。九时许，即睡。夜有梦。

十月十七日

晴。晨，至办公处。午，至新新公司，萧宗俊约午餐，有意于办刊物也。二时许，舒来新新，购物未成。三时即"打样[烊]"。看《血溅巴打岛》，这是这几年来第一次看电影也。八时归，不吃晚餐，盘桓至十二时许，回。颂久等约吃饭，未赴。

十月十八日

晴。晨起颇早，未着一字。至办公处，开会。中午，应李伯嘉约，至老半斋午餐。喝酒不少。二时许，归，即至法宝馆，偕舒回。步行颇久，购了些食物，至家煮炒。生炉费了不少事。畅谈至十一时许，归。夜睡甚酣。（看《民主》二期清样》）[②]

十月十九日

晴。晨起，至办公处。十时半，归。改换衬衫等。

---

① 题为《读国共会议纪录》。

② 《民主》第二期于10月20日出版。

一九四七年

一月五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五日 （星期日）

阴。晨，出购纸，即归。午睡，未成，甚倦；至戴春记处一行。傍晚，约玄伯、森玉晚餐。慰堂来谈，葱玉亦来，子羽匆匆来，匆匆去。谈笑甚欢。九时许，散。喝了些酒。十时半，睡。

一月六日

阴雨，大似暮秋天气，闷甚！晨，挟《版画史》目录至开明，访绍虞，未晤。谈了一会，至上海纸张公司，至商务，晤伯嘉。至三马路各肆，选购考古材料一部分。倦甚。一时许，归。匆匆复至法宝馆，又至新华，至中研院，为开标事也。五时许归，吃牛肉锅。

一月七日

阴雨不已，闷甚！晨，赵甡来取款。至银行，至法宝馆。下午，小睡，即醒。至来薰阁，选书甚多，皆有关考古之参考书。又至各肆，至富晋，阅《通鉴》。五时许，归，饮酒微醺。九时许，睡。中夜，展转不安！

一月八日

阴雨，飘雪。下午，晴。晨，至祖同宅，翻阅纸包，均未见宋元零页，甚为郁郁！至修文堂，购考古书数十种。饭后，午睡未成。三时半，至商务，交去《插图本文学史》四册，又《拟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说明》一份。四时半，至开明，转至雪村宅晚餐。第二次九九消寒会也。九时半，归，即睡。

一月九日

阴。晨起，客来不绝；潘应咸来，胡绳来，印刷者来。十一时许，至法宝馆，即归。饭后，午睡未成。诸书友送所选购书来，约计需款在七百万以上，不知如何办法?！四时许，至开明，高祖文请在马上侯喝酒。九时许归，理书，十时睡。

一月十日

阴雨不已，心烦意乱！晨，未出，阅书终朝。饭后，午睡未成。三时许，潘应咸等来。五时，至张石公宅，谈甚久，所久觅未获之宋元本零页，已在他那里找到了。又找到《大典》等书，高兴极了！七时许，满载而归。喝酒，微醺。九时半，睡。夜有梦。

一月十一日

阴。晨，写信，阅书。至法宝馆，午睡未成。下午，未出。理书，阅书，颇有头绪，然总感参考书不够用。富晋来，西江来，温知

书店伙计来。六时许,济川来,在此喝酒。八时许,去。出购杂志四本。夜,阅书,潘送薪水来。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阴雨不已。严敦易来,森老来。十一时半,出,至杏花楼午餐,应以中约也。近二时,又至万寿山,应伯昕约也。酒喝得不少。至各书肆。四时许,至马宅,饯别景耀也,又喝酒;谈至九时许,归。读《中国名画集》,无甚惬心当意之作。十时半,睡,心中不安!

一月十三日

阴。晨,整理《版画史》(古纸本);西江来,修文堂伙友来,均是送书来的,款还不知在何处?至法宝馆,理书目。饭后,午睡少顷。整理《版画史》。五时许,至各书肆,匆匆一谈,即归。饮酒,微醺。九时半,睡。夜眠,不安。

一月十四日

阴。在家理书,阅书。徐迟来,伯嘉来,谈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事,他说,经农意不欲出版,而易以编辑世界名著等工作。即赶写一份计划。饭后,午睡未成,即至开明,将计划交给伯祥,至来薰阁。四时许,归。七时许,至景耀宅晚餐,有马寅初、蔡一骋。九时许归,即睡。

一月十五日

晴。下午,阴。清理书房,倦甚。晨,西江来,实君来,仲章来,做饰套者来。十一时半,至法宝馆。饭后,午睡未成。富山来,周璧来,亦代来。下午,继续清理书房;阅书、理书、写信。外出购糖,即归。饮酒,微醺。十时许,睡。

一月十六日

阴雨。晨,清理书房。至法宝馆。午睡,未成。慰堂来谈,子羽书以六千五百万成交,惟不知何日可付款耳。候开明电话,不来。赵来取款,即付之。经农、伯嘉来谈,决定印行《世界文学名著》等书。出购物。箴等去看《女人与和平》。九时许,睡。

一月十七日

晴,见阳光,甚喜。晨,至生活,访伯昕,未遇,留下"说明"及一函而归。至古拔路,又至合众,阅其所得日文考古书。十一时半归,至法宝馆。饭后,午睡未成。理书。五时半,偕伯、予等至濮文彬宅晚餐,酒喝得很痛快。八时半,回。十时睡。

一月十八日

阴,微有阳光。晨,钱鹤林等来。慰堂来。《版画史》第五辑已装好十部,甚佳。森老来。偕慰、森同到大来午餐。又偕至古拔路,见敦煌卷子四十卷,中有佛像一帧,系押印之千佛图,绝佳。三

时许归，孙实君持海源阁单子来谈。傍晚，饮酒微醺。十时半，睡。

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阴。晨，电伯昕，未得复。梅林来谈。十一时半，出。至万寿山午餐，皆史学家们，谈甚畅，酒喝得不少。三时，至古拔路，晤森、慰，借得《东瀛珠光》六册归。夜，拟预算表，因感伤风头痛。九时许，即睡。

一月二十日

阴，阳光稍现即隐。晨，至上海出版公司及来青阁，借款五十。晤芦焚。午餐后，至法宝馆，施宅书已送来。健吾来，送款二十，商务亦送款来，可稳度此年关矣。三时归，子羽派车来接，探其病，并选书若干。六时回，出购年礼。十时许睡。

一月二十一日

阴雨。计划《参考图谱》事。出购牛奶等物。森老来，未遇，留条云，慰堂跌伤。即至中美探望，正在接骨，心神凛凛。午归，饭后，至潘来，至法宝馆，整理一下。下午，西江来，方行来。出版事已有眉目矣。写信二封，即寄发。冒雨购食物(外出三次)。团聚吃年夜饭。十一时半，睡。

一月二十二日

阴雨。今日农历元旦。在家理书，理物。施来，西禾来，济川

来。醒吾等来,未遇。饭后,午睡一会,出访森老,至耿宅,均不遇。至伯祥宅,谈少顷,即别。至广平宅,未遇。至巴金处小坐,即归。威东夫妇在此晚餐,喝了些酒。写《参考图谱》广告。十时许睡。

一月二十三日

阴雨。晨,写《缘起》,毕。午,至晋隆午餐,方行等及予同均到,谈《图谱》事,决即进行,先购纸。三时归,午睡少顷。三婶及阿妹自南京来,久未见,甚喜。看闲书。九时许,即睡。有梦,似大雨,大水,为所困,步行不得。

唐弢夫妇来。

一月二十四日

阴。晨,孙实君来,潘应咸来,冷甚! 至医院晤慰堂,一时许归。饭后,午睡少顷。刘咸来,陈麟瑞来,梁医生夫妇来。(耀翔、西江来,未遇。)阅故宫所出各画册、周刊,可用者不少。九时半,睡。

一月二十五日

阴雨。晨,阅书。巴金、靳以、宗融来。一时许,唐弢派车来接,至马宅,稍坐即去,喝酒不少。商《参考图谱》事,已有成议,决可印也。三时许,至开明,换票付息。六时许,归。全家皆出,寂无一人。八时许,即睡。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晨起，屋顶有雪，盖昨夜飘雪也。谢刚主来，周璧来，阅论文八本。十二时许，应王醒吾邀宴，皆温州菜，甚佳，喝酒不少。二时许，归，午睡一会。陈云才来，沈樱来。五时许，至悦宾楼贺章傅结婚。即去，至南国出版社晚餐，到者皆熟人。（汽车中途出事）酒喝得不少。九时许，归，即睡。夜梦甚多。

一月二十七日

晴，下午阴。晨，钱鹤林等来，选"样张"。十一时半，至法宝馆，得一信，心肺为之震撼，如见斯人，不安之心顿消。饭后午睡。四时许，偕宝至平安，买票不到，即归。张澈来谈。晚餐时，喝了不少酒，偕诸儿嬉戏。十时许，睡，有梦。

一月二十八日

阴晴不定，已有春意矣。晨，编《图谱》样张交印。至法宝馆，即归。杨寿祺来，陈烟桥来，老汪六吉号人来。饭后，午睡。四时半，默存来，谈了好久，同行至"安定"，不遇其主人，即至马宅晚餐。八时半，偕景耀步行而回。闷甚，阅闲书。十时许，睡。

一月二十九日

晴。晨，未外出。家宝来，谈颇畅。饭后，午睡。写"广告"。五时许，至晋成钱庄，应刘哲民约也。酒菜均佳，谈《图谱》事，二千

万已凑足。八时许,偕辛笛回,谈很久,已有睡意。十时许,散,即睡。(王艮仲处约,未赴。)

一月三十日

晴。晨,钱鹤林来,又有数客来。十时半,至中美医院,晤慰、森,遇童、潘等。饭后,拟赴虹口,因倦,折回,午睡一会。菊农从英国回,谈甚畅,偕出购物。“安定”来,谢光甫二子来,谈售书事。夷初、景耀、叔通父女来晚餐,谈甚畅。八时半,散。酒喝得不少。十时许,睡,有梦。

一月三十一日

晴。晨,理书,阅书。至法宝馆。至雪园午餐,森老约尹石公诸人同聚也。二时许,石公等至宅稍坐,谈颇畅。午睡少顷。四时许,Miss P. 来,谈了一会,偕至卡德路购书,未成,六时许归。拟赴马宅,因倦折回。拟《图谱》样本。九时许,睡。

二月一日

晴。晨,钱鹤林来,“安定”主人来。十一时,至晋成访哲民,未遇。至开明,遇季谷,《图谱》广告已登出,错字及漏掉之处太多。偕柯灵午餐。二时许,偕健、柯至青年会,稍坐即走。与辛笛、西禾、健吾同至红棉喝咖啡。五时归,谢君未来。七时,至叔通宅晚餐;有景耀、夷初、寅初数人。九时归。工作至午夜,始睡。中夜,牙痛。

二月二日 （星期日）

晴。晨，健吾来，方行、范秉彝来，皆谈《图谱》事。未几，哲民亦来。实君送《嘉隆新例》来，极佳。石麒送《方舆胜略》来，末附外夷六卷，尤为罕见，极高兴！诸事皆已解决，只待编辑付印之工作矣。此后，当埋头于此。饭后，午睡。时代约，未赴。五时许，访起潜，未遇。即归，喝酒，微醺。九时许睡。

子羽送《白鹤帖》诸书来。

二月三日

阴，雨雪。晨，至合众图书馆借书七种。钱鹤林来。至新华银行。饭后，午睡。贺昌群来，谈甚畅。三时半，至上海出版公司，又至开明，至汉学、忠厚、来薰等处。六时，至美国新闻处酒叙，熟人甚多。七时归，喝酒，微醺。十时半，睡。

二月四日

晴。晨，徐迟来，尹石公来，偕至古拔路，又同往医院探望张子羽。向"合众"借书五册。饭后，午睡未成。赴古拔路晤石麒，付书款。至河南路晋成，晤哲民。四时许，至开明。五时许，同车至范洗人宅晚餐，酒菜均佳，不觉吃得过量。九时许，归。一事不能做，十时许睡。

二月五日（正月十五）

晴，有云。晨，李君来。西江来，取款一百二十万。济川来。家晋及以中来。徐绍樵来。饭后，午睡未成。写《图谱》说明。谢君持书目来，求售，所望甚奢，恐不易成交。子羽着人送书来。烟桥来。得一电，知日本劫去之一〇七箱善本，即可运到，喜甚！携诸小儿去购灯，皆喜跃不已。夜，喝酒，写"样本"文字。十一时，睡。

二月六日

晴。晨，钱鹤林来。稷南、秋斯、图南、亦代、健吾来。忙至中午，客始散。"样本"编就。下午一时许，即到上海出版公司交稿付印。三时回。六时许，宴客，到森、尹、顾、夏、李、钱、王、谢、贺等人。葱、静二人未到。酒喝得不少。九时许，散。十时半，睡。

二月七日

晴。晨，印刷者来，孙景润来，携来申时行旧藏之《唐大诏令集》，有周星贻跋，颇佳。十一时许，至慰堂处，见有元刊《虞伯生诗续编》，宋刊《宋朝文鉴》，及朱竹垞校《文选》，尤以虞诗为最佳，午归，方行来，午睡未成。三时许，出。至上海出版公司，至濮处付款，至各书肆。七时许，归，甚倦。拟"广告"，未毕。十一时许，睡。

二 月 八 日

晴。晨，刘诗孙持《谢宣城(集)》及《陆宣公(集)》来，售六百万。出外购纸等。饭后，午睡不成。蒯伯赞来，偕至各书肆一游。近三时，至大西洋菜社，应文汇约，座谈也。甚感没趣。至四时半，出，甚倦。理书，刘哲民来谈。喝了些酒。九时许，即睡。

二月九日 (星期日)

晴。晨，钱鹤林等来，刘诗孙有电话来索款。潘应咸来。十一时半，至范园张宅，晤华盛顿大学美人梅谷，谈颇畅。三时许，至居尔典路取书、理书甚忙。方行来谈，喝酒，微醺。编"第一期"，已有头绪。柯罗版样张已送来，极佳。

二 月 十 日

阴，下午雨雹。晨，刘诗孙来。与森老通电话，知日本运回之图书一百〇七箱，已到，喜甚！李君送面粉来。至法宝馆，得一信，极高兴，而又有惨然之感。饭后，午睡未成。编《图谱》。三时许，至出版公司，知纸价又涨了不少，很不快。样本亦未排来。总之，无人管事！傍晚，喝酒，编《图谱》。森、葱偕来，谈了一会。十时许，睡。

二月十一日

阴。晨，钱鹤林来。至中美探望慰堂。晤森老及王世襄。饭

后，午睡未成。张世尧来。理书。四时许，谢君兄弟来，唐弢、柯灵来。出购零用物若干，价已奇昂！喝酒不少，微醺。夜，重编预算等。至十一时许，睡。

二月十二日

阴雨。晨，编《图谱》第一辑，毕。叔哿来谈。饭后，家中人皆出外，岑寂之至！写信。三时许，至上海出版公司，晤唐弢。又至各书肆，在来薰阁得数书，甚佳。六时回，以鲜菇下酒。夜，至梁医生处闲谈。十二时回，即睡。

二月十三日

阴雨。晨，钱鹤林来。时代顾君来访问。Dr. 梅谷偕开道同来。饭后，午睡未成。二时半，至甄审会，最后一次会议也。来者寥寥，勉强成会而已。五时，归。六时，至达君宅喝酒，颇高兴。圣陶喝醉了，言语颇错乱。九时许，归，即睡。

二月十四日

阴。晨，整理《图谱》第一辑，已毕。孙景润等来。饭后，午睡了一会。二时许，至上海出版公司，偕柯灵至天蟾。[1]匆匆即出，至美国总会访梅福士，偕至开明、来薰等处。四时许归，家璧、葱玉来谈。七时，至康乐，应虞文约也。九时半，归。十时许，睡。

---

① 明日为第四届戏剧节，今为招待会，郑振铎讲话指出："各种地方戏的集合演出，是最可注意的事，改良地方戏可以从这里开始。"

二月十五日

晴。晨,钱鹤林来,取去《图谱》第一辑底本付照;十时许,至合众,至森老处;至上海出版公司。饭后,午睡未成。至慰堂处,谈至四时许,归,整理样本。六时,伯郊来,谈甚畅。健吾、柯灵、邦铎、哲民等亦来。仅家圭、辛笛、唐弢未到。谈至九时许,散。十时睡。夜,有梦。

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晨,外出购物。谢君来谈。十二时许,客人们陆续来,酒喝得很多,甚热闹。二时许,散。甚有醉意,睡到近六时才醒,一事不能做。晚餐后,因冷甚,即睡。中夜,冷极,辗转不安,有梦。

二月十七日

阴,冷甚,所谓春寒料峭者近是。晨,张葱玉来,孙景润来。至法宝馆。饭后,午睡了一会。上海出版公司今午搬家。三时许,来青阁送书来。出外购点心。潘应咸来。六时半,偕梁医生夫妇至文艺小憩,应道藩约也。有云卫、东山、风子、景深诸人。谈至十时,散。即睡。

二月十八日

晴,冷极,手僵不能作字。晨,森老来,钱鹤林送样来,甚为满意。至"晋成",访哲民,未值。至上海出版公司,亦尚未搬来。即

归。饭后,午睡了一会。理《图谱》二辑稿。四时半,韩福士来谈,在此吃点心。五时许,去。夜,有雅衷夫妇等在此晚餐,酒喝得不少。九时半,睡。

二月十九日

晴。晨,钱鹤林来。至寓取书。至风子处,至“安定”印刷所,至上海出版公司。饭后,午睡一会。健吾来谈。哲民送款来。森老派人来取《佛国记》卷子。夜,喝酒。编好《图谱》第十二辑十页。十一时许,睡。不安,倦甚,不能入睡。

二月二十日

晴。钱鹤林来,付《图谱》十二辑第一批十页。刘诗孙来。屈万里来。周璧来。精神甚倦。安定来。饭后,午睡少顷。夏定域来。袁西江来。外出,至忠厚、汉学及来薰各处。至上海出版公司。又至“晋成”,见哲民已出,即折回。潘景郑来。谢某送书目来。夜,喝酒。雅衷夫妇来。写稿四页许。十一时,睡。

二月二十一日

晴。晨,孙实君、屈万里、钱鹤林、安定等来。偕万里同至葱玉处,取书数种回。吃生蛎黄,叔棨在此午餐。饭后,午睡一会。二时许,刘诗孙等来。三时半,至一西书店购西书七本,付款四十二万元。夜,喝酒,微醺。八时,送书六本还起潜。九时回,做事,不成。十时睡。

二月二十二日

晴。晨起,客人陆续来。孙景润送书来,李子谷来。潘景郑来。直忙到吃饭时候,皆为他人事也。《图谱》样本已印好,据说今日可订出五百本,不知如何,饭后,刘诗孙来,景郑又来,屈万里来。休息一会,三时半出,至开明,偕往卢宅(伯翁之令坦)酒会,酒菜均佳。近十时始归,即睡。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晨,来客不少。十时半,赴中美访慰堂,又至大海访叔平,晤定域,偕行而归。饭后,倦甚,而不得午睡。章克譻来。杨文献送书来。印刷者来,印得不佳,颇为不高兴。森老来。富晋中人来,样本送来。方行来。傍晚,喝酒不少,微醺。夜,写文四页。十一时许睡,不安。

二月二十四日

晴,天气忽转热。晨,潘景郑来,装订作来。写"说明"数页。十一时许,送书至风子处。十二时,至美心,偕巴金夫妇及靳以午餐。餐后,巴金太太为自由〔行〕车碰倒。二时,归。午睡一会。四时半,出。至来薰阁,晤辛树炽等。七时,至雪村宅晚餐,谈颇畅,酒喝得不少。十时归,即睡。

二月二十五日

晴,冷。晨,客来不绝。中研院杨君,来商印刷事。屈万里来。森老来,为叔平忙定价事。饭后,午睡少顷。下午,写稿,头有点晕。五时许,至善钟路萃古,选画册不少。六时半,至宗俊宅,谈甚畅。景耀云:燕大来电,要我回去教书。但本学期总不能去了。谈

至十时归。近十二时,才睡。夜梦甚多。

二月二十六日

晴。晨,来客不少。辛树炽等来观书,空耗了一个上午。同至蜀腴午餐,吃了些酒。三时许归,文祺夫妇来谈甚久。哲民来谈。健吾来电,云:柯灵病甚。连日因倦,且因家事太离奇可怕,甚为急躁而悲观。十时许,睡。辗转不安,不能入睡者久之!

二月二十七日

晴。晨,印刷者来,发现有错误,急改之,已牺牲了五百张了。十二时,至春华楼吃饭,应文物损失会约也;又偕森老至蜀腴,约〔赴〕济川约也,酒喝得不少。四时许,在开明。五时半,偕至雪村处晚餐,又喝了不少酒。九时半,归,即睡。(癖〔脾〕气极急;咳嗽甚剧。)

二月二十八日

晴。晨,印刷者来接洽。李子谷来。精神不佳。上午,一事未做。饭后,以中来谈。午睡一会。潘应咸来。下午,搬书,未做事。但书总搬不完,不知何故! 夜,喝了几盅酒,甚有醉意。九时许,即睡。

三 月 一 日

阴。晨,热甚,下午,又冷起来。伤风,咳嗽。戒烟,气喘较好,

痰也少了。童药山来。夏定域来。张葱玉来,偕往古拔路午餐,喝酒不少。四时许回。搬书上楼。夜,写《图谱》说明,将毕,甚感吃力,可见近日身体之衰弱。十一时许睡。中夜,又醒来数次。

三月二日 (星期日)

阴,春寒料峭。伤风未愈。晨,五时许即起床。写《图谱》说明。客来不少。下午,风大,欲出者数次,均未出。饭后,午睡。四时许,出。至修文堂,选购书十余种。至汉学、来薰等处,又购书十余种。七时归,写“说明”,毕。十时许,睡。中夜,曾醒来,百感交集!

三月三日

阴。晨,有客来。发《图谱》第一辑说明。童药山来。钱鹤林来。饭后,午睡少顷。下午三时,至法宝馆,得一函,怅惘异常。四时,至开明。四时半,至美国新闻处茶会。六时半,在寓宴 Mrs. Fairbank 等,四时许散,酒喝得不少。即睡。

三月四日

阴。晨,客来不绝。惊闻济之噩耗,伤心之极!老友数十人,逝者已过半了!家宝来,谈剧史;韩福士来此午餐。饭后,午睡一会。似将生病,幸挣扎得住。睡后,便愈。四时许,至郭墨林处看“俑”,价竟大昂,甚怪!六时许,至耿宅吊慰之。一片白衣冠,伤心惨目。七时,至高宅晚餐,晶生日也。九时回,即睡。

三 月 五 日

阴晴不定,已是初春天气矣。晨,写信八封,即发出。李子谷来。封套付印。至张子羽处盖图章。下午,午睡一会。三时许,至法宝馆,候审计部人,不来。四时回。六时许,至耿宅,送文协赙赠金去。至伯翁宅,喝酒三杯,即归。又喝酒,微醺,即睡。一事不能做。

三 月 六 日

阴晴不定。晨,李子谷来,潘应咸来,童药山来,张秉三来。至慰堂处闲谈。访哲民,不遇,至开明,偕王、周至雪村宅喝酒。二时半,至葱玉处,审核其所售书也。六时许,归。饭后,编贴《图谱》第三辑。十一时许,睡,甚倦。中夜,为电话吵醒。

三 月 七 日

晴。贴好《图谱》十八张,交照。客来不绝,实君送书来,景润送书来,颇有佳者,多留之,但款尚不知从何处来。十时,至法宝馆,候审计部人,不至,即归。饭后,济川送书来,童药山来。午睡顷刻。三时,至上海出版公司,至修文堂,选书甚多。至三马路各肆,看到《滇略》。七时回。夜,阅"考古学",作札记。

三 月 八 日

晴,有风,冷。晨,印刷所来,孙实君来。为耿事,打电话至各

处接洽，已有眉目，大约一千万可到。饭后，午睡一会。方行来，冯仲足、王德鹏来，家璧来。至法宝馆理书。五时许，至中美访慰堂，谈甚畅。六时半，回。药山、景耀来，在此喝酒，有醉意。张世尧送书来。整理《图谱》图书。十一时许，睡。

三月九日 （星期日）

晴。晨，钱鹤林来，印刷者来，森老来。近午，伯祥、伯赞、谷城、予同、沫若诸人陆续来，谈笑甚欢，酒喝得不少。四时许，客始散尽。他们写了不少介绍词。[①] 午睡一会。五时许，至郭墨林处，看唐三彩俑。六时半，步行归。饭后，阅书，一事未做。九时许，睡。心境甚劣。

三 月 十 日

晴。晨，钱鹤林来，印刷者来，李子谷送《图谱》说明校样来，即校毕；至法宝馆，即归。饭后，午睡。头有点晕，不能做事。理书。全家去看戏。哲民来谈。傍晚，至静安寺散步，即回，仍不能静心做事。晚餐后，阅书。九时许，即睡。范秉彝来，未见，因已熟睡也。有梦。

三月十一日

晴。晨，印刷者来，富晋来，实君来，杨金华送《许氏家谱》来。

① 指这些著名史学家为郑振铎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而写的高度肯定的推荐题词。

忙碌至午,出至森老宅午餐,有彦和及王重民夫妇、陶孟和、建功、玄伯诸位,谈甚畅。二时许散。归家午睡一会。郭墨林来,送来唐女俑一套,甚佳。五时半,坐汽车至叶宅,第八次九九消寒会也,晤昌群等,酒菜均佳。九时许,散,有醉意。十时许睡。

三月十二日

晴。晨,精神不佳。钱鹤林来,夏君来,方令孺母女来,郑效洵送预约款来。饭后,午睡未成。马宗融偕其表弟送预约款来。三时许,至居尔典路取书,付款一百万,总算了此一笔帐矣。四时半,至慰堂处闲谈。五时半,至耿宅。六时许,至方处晚餐,有沈樱等,谈甚畅。九时半归,即睡。

三月十三日

晴。晨,客来不少,纸商来。饭后,午睡一会。萃古斋送《纂组英华》来,索四百五十万,即还以四百万。已成交,款尚不知在何处也。下午二时,至宁波同乡会一行,即归,吵闹不堪,殊生气。六时许,至永兴昌喝酒,伯、予及昌群均在。七时半,至会宾楼,喝酒不少。近十时归,即睡。

三月十四日

阴,夜雨。晨,钱鹤林来,各书店中人来;十时许,至张葱玉宅,取拟印之书回。饭后,午睡,整理材料。五时许,出,至各书肆一行,无所得。在来青阁喝酒。六时半,至杏花楼。沫若、圣陶、曹禺、巴金、靳以、洪、田等均在,谈至九时许,散。酒喝得不少。归,

即睡。

三月十五日

阴雨,天气转冷,大是酿花天矣。晨,萃古斋来。李子谷打电话来,说,第一辑《图谱》已印好,即可出版了。甚为高兴。适夷来谈。开始写第二辑"说明"。饭后,午睡一会。三时许,出。至上海出版公司,又至三马路各肆。见《图谱》均已送到,预约情形尚佳。至温知,看乾隆刻□[①] 字一册。六时许,归。喝酒,微醺。写"说明",至十一时许,仅成四分之一耳。近十二时,睡。

三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冷。晨,写《图谱》说明。健吾偕青苗来谈,梁医生来,桂涛声来,各肆送书来,忙甚。十二时半,至悦宾楼,应严文郁约也。二时许,偕森老、友三至各肆阅书,亦时有佳者。四时许,至中美,访慰堂,谈至六时许归。晚餐后,续写"说明",至十一时许,始睡。(书多而无处可放,展阅至为不便,甚苦之!)

三月十七日

晴。晨,景润来取款。写"说明";十一时许,至法宝馆。饭后,午睡。到上海出版公司。偕健吾喝咖啡。五时,回。续写"说明",至夜,尚未毕。(上午,至葱玉处取书)要查的书,有的不在手边,有的检理为难,可见无助手之苦。十一时半,始睡。

---

① 此字认不清。

三月十八日

晴，微云。晨，印刷者来，装订者来，取书款者来，实君来，应接不暇，而又亟需付印《图谱》说明，大有手忙足乱之感。十一时许，至葱玉处搬书，即在他家吃饭。二时许，回。陶某来。午睡。潘景郑来。七时，至梁医生宅晚餐，喝酒，不甚痛快，不知何故。十时许，归，即睡。

三月十九日

阴，微雨，暖若初夏。天气之变动，如此之快，甚易伤风也。上午，潘景郑来，森老来，印刷者来，收书款者来，忙甚！饭后，午睡一会。四时许，至居尔典路取书回，景郑又来。忙于理画册，抄广告。七时许，森老、葱玉，在此晚餐。十时许，散。十一时半，睡。

三月二十日

阴，冷。晨，客来不绝，李子谷来，韩贾送书来。十一时许，至慰堂处，谈至近一时方归。饭后，午睡。潘景郑来，郑效洵来。五时许，至开明，最后一次之九九消寒会也。主会者为予同，酒甚好，谈笑甚欢。八时半，散，已有酒意。一事未做，即睡。

三月二十一日

晴，冷，有风。晨，客来不绝，景郑来，钱鹤林来。十一时许，至法宝馆，略布置了一下，即归。饭后，午睡了一会。下午，写“广告”

等。六时许，偕至知味观，家宝、健吾、傅雷、钟各予[①] 诸人，为予做寿也。夜冷甚，喝了酒，冒风而归，甚为不适。

三月二十二日

晴。清晨，内急，大泻数次，有热度，终日不进食。至法宝馆，得信，即归。甚倦，躺在床上。葱玉来，实君来，应咸来。不能做一事。六时半，刘哲民来。方、范来，谈了许久，在此晚餐。我只吃些红糖粥而已。九时许，即睡。尚安适。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阴雨不已。晨，景郑来，鹤林来，戴春记来。十二时许，至辛笛宅午餐，谈颇畅。因昨日不食一日之故，腹疾似已愈。喝了几杯茅台，甚佳。四时许归，靳、巴偕来谈事。（上午，戈宝权来谈，甚畅。《时与文》社中人来谈，俞君来谈。）建功、济川来谈。五时半，偕建功到玄伯宅晚餐。有森老、君谋、默存诸人。九时许，散，冒雨而归，十一时睡。

三月二十四日

晴。晨，来取书款者数人，应咸来，葱玉来，实君来。饭后，午睡一刻。写信十四封，均发出。下午五时许，至修文堂，选购由平寄来之书数十种，甚有佳者。六时半，归。（郭墨林送魏俑若干来，颇佳。）晚餐后，至墨林处，看一批魏女俑，中有面具一，奇绝，即携

---

① 此处字不清，疑为“钟舒”（而“舒”为“书”之误）。

之归。十时许,墨林送俑来。十一时睡。夜,有梦。

三月二十五日

晴。鹤林来,安定主人胡君偕纸号曹君来,金华送书来,实君送所选购之书来,周健民来。校《图谱》二辑说明毕。世尧来,起潜来。忙到二时许,才能入睡。稍睡,即起。四时许,至来薰、汉学等处。六时许,偕建功至开明,即在彼晚餐。今夜,为明社同人年登二十至五十者做寿,我是被请"寿者"之(一),余为光焘、予同。八时半,归。第一次说话,觉得舌疏。九时半,即睡。

三月二十六日

晴。晨,森老来,杨文献来,墨林之弟来,申记之戴君来,李子谷来。评阅"论文",毕。饭后,午睡。裱画店中人来,杨金华送书来,威东着人送车票来。五时许,至中美访慰堂,又至修文堂,实君卧病在床。六时回,晚餐后,写信三封,即发出。十时许,坐车至来薰阁,偕建功同上火车。十一时,开车,即睡。

三月二十七日

阴雨。昨夜车上睡眠不好。七时,到南京,即雇车到山西路中央俬,晤屈、童、尹诸位。早餐后,至成贤街总馆,晤廖、彭、陈诸位,参观书库,晤严文郁等。至中研院,晤杨等,偕出午餐,皆建功之学生们也。下午,至中大访昌群、仰之,谈甚畅。至成贤街俬午餐。至教育部,访田、吴,均未遇。至中研院,访孟真,谈甚畅。七时,俬中同人公宴予于南轩。十时散,十一时睡,已倦甚。

三月二十八日

天仍阴。七时半，至希孟宅早餐，谈甚畅。九时半，至中研院，晤王崇武、夏鼐诸人，观档案及古物，可取者甚多。又与孟真细谈一次。十二时，至昌群宅午餐，喝大曲甚多。借中大一车，偕白华、仰之、昌群等，到中山门博物馆，晤曾女士。正在大兴土木中。五时许，至夫子庙，在泮池购书八册。七时许，至马顺兴晚餐，此为二百年老店，尚佳，仰之请客也。近十时归，十一时睡，甚倦，但睡甚不安。

三月二十九日

晴。晨起，晤王崇武、陶九及昌群，参观书库，如见故人，一一皆予手置之物也！十一时，偕昌群至鸡鸣寺，登台城，春风劲甚，天气已暖，以素面为午餐。不久。建功亦来，偕至玄武湖。沿路游人不绝，途中遇叔傥及其新夫人。在茶馆觅座位不得，坐船在湖中荡着，甚闲适。樱花已盛开。四时半，归。在馆晚餐。理物。十时，至车站。十一时开车，即睡。

三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晨六时即醒，已过昆山，然直到八时，方才抵沪，即雇车回。送建功至来薰，相别。休息了几天，精神甚好。然并未出门，只整理书籍及看书而已。李子谷来，第二辑说明已出版，仍有错字若干，这由自己未校第二遍之故也。十时半睡。夜有梦。

三月三十一日

晴，风甚大。晨，写信三封，即发出。写悼济之文，未毕。饭后，午睡。下午，理书。三时半，至上海出版公司，至三马路各肆。在汉学购得《名山胜概记》一部，又杂书数种。至来薰，晤森老、建功，偕济、尧，同至南天吃炸酱面，为他们调解也。九时许，归。不能做什么事，即睡。

四月一日

阴，有微雨。冷，正是酿花天气也。晨，钱鹤林来。韩送《支那文化史迹》来，价三百六十万元，即购之。尚有数估〔贾〕来取款。饭后，午睡。有数书贾来，伯赞来。四时许，至郭寿臣处，见数俑，极佳。至修文堂。六时许，至来薰等处，偕建功至雪村宅，寂无动静，即出，偕至南天吃炸酱面，喝白干，至九时散。即归，十时睡。

四月二日

晴。晨，理书。森老来，钱鹤林等来，安定胡君送印好之《图谱》来，杨金华送锦缎来，王以中等来。饭后，杨晦来。三时始得午睡。四时许醒。家璧来，同出，至来薰、汉学、来青各肆。六时许，偕建功至雪村宅晚餐，菜甚佳，酒亦好。九时许归，十时睡。

四月三日

阴，晨，金华来，子谷来。温知送敦煌写经一包来，内有佳者。

玄伯来。写悼济之文一篇。饭后,午睡,未成。凌某来,富晋来。编辑《图谱》第四辑。四时许,森老来,偕至玄伯宅阅书评价,茶点。五时半,偕至郭寿臣处,归已暮色苍茫矣。夜,写《耿济之先生传》,毕。十一时,睡。

四 月 四 日

晴,晨,金华来,文献来,鹤林来,取去《图谱》十二辑稿十页,申记来,取去宣纸二十四刀。整理书房。郭寿臣子送泥俑来,价甚廉。饭后,午睡一会,为电话所扰。下午,范泉来,取稿去。三时许,至修文堂,购书若干,即归。夜,予、伯、圣、达诸君在此晚餐,建、雷均将远行也,郑缤亦在,谈笑甚欢! 酒佳甚。九时许,散,即睡。(得觉、晗、晓等信。)

四 月 五 日

晴。晨,编好《图谱》第十二辑八页付印,至静安寺吊济之丧,匆匆写一挽辞送去,惨甚![1]归,即有客来。饭后,午睡。二时许,又至静安寺,晤文协诸友。三时许,公祭毕,即回。沈樱来谈,应咸来,李本彊来,陈敬容、戈宝权来,范泉来。喝酒数(盅)。夜,写《图谱》十一辑说明五页。十一时许,睡。

---

① 郑振铎挽辞云:"呜呼济之,君不能死,而乃竟死,死不瞑目! 君性讷朴,今之善人,谦退恭肃,埋头著作,卑斥征逐,劳碌一生,译文千轴,天乃不佑,何夺之速! 遗稿满案,何人可读? 上有老父,下有幼子,君竟死矣,何以养育? 呜呼济之,死不瞑目!"

四月六日 （星期日）

晴。晨，写《图谱》说明五页，韩世保送书来，森老来，看敦煌卷子。饭后，午睡。下午，续写“说明”六页。六时许，偕箴，携宝、贝赴会宾楼，应文协会员们公宴，为予预祝五十寿辰也。到者近六十人，极热闹。亚子、夷初、衡山诸老，及初民、沫若、圣陶、寿昌、予倩、绍虞、予同诸友均到。酒喝得不少。九时许，归。即睡。

四月七日

阴。晨，写稿；金华来，李子谷来，森老、济之[1] 来，在此午餐。饭后，午睡甚酣。四时许，至修文堂选购新到各书。六时，归。不甚满意。滨田的泥像图说，亦未购到。所得《图谱》，非此书也。九时许，写“说明”，至近十二时，始毕。即睡。腹饥甚，此罕有之事也。

四月八日

阴。晨，杨文献来，文萃送书来，世保送书来，子谷来，将第三辑“说明”交其付印。“十大寺”已得到，颇为高兴。森老来，至法宝馆，即归。静安某君送抄校本十四种来，索二百，尚廉。饭后，午睡。二时半，至文协，开文艺节筹备会。六时，至修文堂阅书。七时归，喝酒三四杯，微醺。九时睡，甚酣。

---

① 此处“济之”疑为“济川”之误，但也可能是李济之。

四月九日

晴。晨，胡送珂罗版印样来。富晋来，温知来，家晋来。整理《玄览堂丛书二集》。十二时许，至来薰阁，与森老不期而遇，至蜀腴，应翦、夏、邓等约也。他们拟出《大学》月刊。近三时，散。至各书肆，又至惠中观"谢"书《边事小记》与《启祯野乘》二集，甚佳。至别发，见书贵极！只购明义士一书。六时归。夜，灯下整理《四夷广记》毕。十时许，睡。

四月十日

晴。晨，森老来，文海、萃古来取款，即结清。写《迎文艺节》一文。申记来。整理书房。靳以来，在此午餐。午睡至三时方醒。左眼发红，甚倦，不知何故。至郭寿臣处，观数唐俑及二汉银釉瓶，甚佳。六时回。灯下写信给舒，甚有感慨。十时许，睡。中夜醒来，很不高兴。

四月十一日

晴。晨，客来不绝。有人送书来。湘湖学生十余人，来此谈话。做锦套者来。戴春记取去《图谱》十一辑三百份。安定来。忙碌至午。饭后，午睡。整理书房，忙出汗来，甚觉疲倦。候至五时，李子谷不来，即至中美，探望慰堂，谈至近七时，归。继续整理书房。十时许，睡。

四月十二日

晴。晨,孙实君送书来,森老来,昌群来,谈甚畅。看谢氏散出之《边事小记》等,甚高兴。整理书房,甚累。饭后,午睡。三时许,昌群来,偕往志皋宅,听虹社昆曲,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之慨。六时出,到家一转,即赴马宅,晤巳生、乔峰诸人,谈甚畅。十时回,即睡。

四月十三日(星期日)

晴。晨,少航来。钱鹤林子来,取去影印书《四夷广记》等几种。实君来,文祺来,图南来,景润来。十时半,至陈志皋宅,到者已甚多,大多皆熟人,欢谈久之。一时许,野餐,毕,摄影。二时,至甄审会,匆谈数语,摄影。三时许,归。仲章来谈,来薰送书来。喝酒,微醺。九时半,睡。

四月十四日

晴。晨,钱鹤林来,申记来,抱经堂某来,购得《支那名画集》一册,计百幅,价二十七万元,尚廉,即付以现钞。文通编辑方诗铭等来。饭后,午睡。购花等。家璧偕文协会负责人来谈。方行来,仲章、昌群、纪堂、伯闵、哲民、森老、济之[①] 等相继来,俊青来,一樵来,在此晚餐,谈甚畅。近十时,方散。酒喝得不少。即睡。

---

① 此处“济之”疑为“济川”之误,但也可能是李济之。

四月十五日

晴。晨，钱鹤林来，李子谷来，交去“广告”等。孙景润等来。饭后，午睡。三时许，至开明，吃台湾西瓜。西时半，至汉学、来青、来薰等肆，得《格致丛书》二十四册。五时半，回，甚倦。青年会中人来，欲邀讲演，即回绝之。金华来，送来《名媛诗汇》，甚佳，即留下。夜，选《图谱》材料，不觉在椅上熟睡。九时许，上楼脱衣，即睡。

四月十六日

晴。晨，编就《图谱》十页。鹤林来，即付照。萃古来，富晋来，得画册不少，均还不坏。十时半，偕宝到上海殡仪馆上供，付款三十万。十一时半，至法宝馆。金华来，景润来。饭后，午睡。三时许，至居尔典路，取书数册，回。理发，沐浴。夜，写信数封。十一时许，睡。

四月十七日

晴。晨，景润来，付《明清名画集》款三百五十万元。中央社沈君来。[1] 写信，发出七封(剑三一信，昨已发出)。金华来，送来数

---

① 据刘哲民回忆，当时郑振铎找他，说：“最近战争的情况逐步紧张，引起了有钱人的恐慌。上海古董商人为逃避财产，把他们所有的珍贵古玩集伙地装箱，预备运往美国，价值几十万美元，现在正和海关讨价还价中，如果让他们谈成功装运出去，那对国家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无论如何要设法拦阻它！”刘便介绍中央社驻上海采访主任兼《中央日报》上海版采访主任沈业儒来访，商议在报纸上揭露此事，以阻止文物外流。后该消息刊登在 18 日该报上。

俑，价甚廉。申记送《图谱》来。饭后，午睡一会。下午，三时许，至上海出版公司，又至生活，至修文堂，选购书数十种。五时许，归。昌群约至永兴昌喝酒，与叶、王、周等谈甚畅。九时许，回。即睡。

四月十八日

晴。晨，客来不绝。与箴吵嘴，甚不愉快。至法宝馆，即归。饭后，午睡。实君送书来，已有"书满为患"之感！六时半，偕箴至上海出版公司，哲民等几位，为我祝寿也。酒菜均不坏，酒喝得不少。九时许，归。即睡。

四月十九日

晴。晨，写《从〈艺术论〉说起》一文。顾载记送裱染之纸来，钱鹤林来，郭石麒来，韩送书来，萃古斋送书来，申记来，取去纸三十六刀，戴春记来，李子谷来，孙家晋来。饭后，午睡。下午，编《图谱》十二辑，并整理书房。六时许，至安定，至仲足宅晚餐，晤仲华、马、关、李、巳生、乔峰，伯昕未到。谈甚畅。十时许归，续编《图谱》。十二时睡。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晴不定。晨，钱鹤林、富晋来，申记来，戴春记来，森老来。编好《图谱》第十二辑（35—48）共十四页，即交鹤林付照。饭后，午睡。下午五时许，至中美访慰堂，谈甚畅。晚餐后，写《图谱》说明六页。十二时许，睡。夜，有梦。

四月二十一日

晴。晨,钱鹤林送"玄览堂"印好的样张来,各书肆中人来,木天来。客人络绎不绝,一字不能写。饭后,午睡。二时许,至上海出版公司,至商务,至开明,又至三马路各肆。谈甚久。至郭寿臣处,至萃古斋,归时,已暮色苍茫矣。购鲥鱼下酒,微醺。写《图谱》说明六页。十二时许,睡。甚倦。

四月二十二日

阴,冷。晨,李子谷来,萃古送书来。写《图谱》说明六页。饭后,午睡。续写"说明"。西江送书来。四时许,至修文堂,选购由平寄来书数十种。六时回,续写"说明"。至午夜,已渐写好。总算拚命赶出东西来,然倦甚;睡眠中,甚不安。

四月二十三日

阴雨,冷。晨,赶写"说明"毕,子谷来,即交给他付印。又可休息两三日矣。郭墨林来谈,潘应咸送薪水来。饭后,午睡。三时,至墨林处看汉唐俑,佳者甚多,而价则奇昂,不知如何付款法?归途,至起潜处小坐。晚餐后,阅书,忽动写《两汉艺术史》的念头。即拟一计划。十时许,睡。

四月二十四日

阴雨。晨,各书肆中人来,金华来,景润来。甚倦,一字未写。

钱鹤林来。饭后，午睡。下午，理书，阅报，出外购食物。六时许，济川来喝酒，谈颇畅。章克鬯偕一友来阅书，十时半，走。近十二时，睡。中夜，肠〔腹〕泻，殆以喝酒之故也。

四月二十五日

阴。晨，实君送书来，谈甚畅。暨大孙某来，甚无聊！郭墨林送俑十余件来，绝佳，很高兴！惟款尚未知从何处得到耳。王以中来。金华来。写《党与群》一篇，感慨甚多。饭后，写毕，午睡未成，理书。五时许，风子、清阁来，即将稿交风子。偕往百乐门，遇刘某，极无聊之人也。七时许，在大来晚餐。九时，至闵行路小坐，十时半归。即睡，有梦。

下午四时许，茅盾自苏联归，未往接。

四月二十六日

阴。晨，各书肆中人来，金华来，潘应咸来。饭后，午睡。下午二时许，至霞飞路许宅，开文协理事会。五时许，散。甚无聊。夜，阅书。刘大杰来，谈售书事。摩挲古俑，甚为得意。夜，十时许，睡。久久未能入眠。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阴，甚闷！晨，钱鹤林来，温知来，韩送书来。森老来，谈甚畅，偕至合众，借来“文物清理会”目录“引用书目”一册，其中各书，余已十有其九，甚为高兴。饭后，午睡。阅书。蒯伯赞、郭春涛、夏康农来谈。赵文钟来。喝酒不少，微醺。夜，做“广告”。十时半，睡。

四月二十八日

晴。晨,钱鹤林来,申记来,戴春记来。文海来,送来《西域画聚成》一本,凡六十幅,绝佳。索四百万,似太昂,然实爱不忍舍!实君来,谈甚久。饭后,午睡未成,候校稿至六时,始止。未及校,即雇汽车至郭宅。到者已甚多,(三席)欢迎雁冰夫妇也。畅谈至十时半,始散。至雁冰处,又闲谈甚久。十一时半,归,即睡。他送我俄国睡衣帽一套,为寿礼。

四月二十九日

阴。晨,李子谷来,校"说明",甚苦。抱经堂顾来,萃古斋来,文海韩君来,皆来索款也。饭后,午睡。理书。一虹来谈。至商务取版税款,至开明。六时回,安定来。六时半,至郭寿臣处晚餐。酒不甚佳。九时许,归。即睡。吵嘴不已,甚不高兴。

四月三十日

晴。晨,戴春记来,各书肆人来。文海送来书数种,如《南宗衣钵》等,皆为李君所有,价昂甚,然为补充计,似不能不买也。饭后,午睡。觉得甚倦。玄伯来谈。安定送印好之书来,取款去。实君来谈。刘哲民于九时许来,谈甚久,很痛快。拟好了好几种出版计划,大约总都能实现吧。十一时许,睡。

今日《图谱》未能出版。

五月一日

阴雨。晨,文海韩君送书来,有甚佳者,有久觅未得者,很高兴。方行来,谢君来,实君送书来。《图谱》说明,似尚未订好,甚焦急!饭后,午睡。理书。甚倦,近来似显著的觉得疲劳,大约是太忙了之故。雨甚大,未出。晚餐时,喝酒数杯,微醺。为《图谱》找材料。十时许,睡。

五月二日

阴雨,闷甚;不知照相,焦急之至!晨,为《图谱》觅材料,翻书不少。戴春记来,取去第四辑绵料纸本散页。文海来。郭墨林弟来,取去俑款二百七十万,款尚不知在何处,颇有举鼎绝膑之感。温知送"貔子窝"等六种来,已全矣!颇高兴!下午,至青年会,因身体不佳,即走。偕家璧在南京喝咖啡。五时许,归。夜,刚主来谈。十一时,走。

五月三日

阴。晨,各书肆中人来不少。世保来,购得画册若干,价昂甚!饭后,午睡一会。方行来,偕至上海出版公司。五时许,至清华同学会,第三届文艺节也。到者甚多,皆熟人。我也说了几句话。邵力子颇能言,然究竟无法挽回会场空气也。颇不愉快!十时许,散,即归,睡。

五月四日 (星期日)

阴。整日的在编《图谱》,太累了! 很易光火! 什么地方都没有去。金华来,世尧来,杭贾某来,石麒来。俞某来,似有探察之意,甚怪! 刘重熹来。饭后,午睡未成,整日工作,累极! 下午,客人来的好几个,均懒于应酬。蕴怒在心,有触必发,奈何?! 第一次打了倍倍。编《图谱》至十二时,睡。

五月五日

阴。晨,李子谷来,钱鹤林来。编好《图谱》第五辑二十四张付印。整理书房,累极! 浑身是汗。至法宝馆,桌上空空,闷甚! 饭后,午睡。写《苏联版画集序》,未毕。五时许,至杏花楼,公宴茅盾夫妇也。八时归。今日箴生日,客人不少。周旋了一下,即至康乐,与邵力子谈话颇畅。偕一虹等步行归。十二时半,睡。

杨金华等来,孙实君来,韩君来,孙景润来,均取款也。

五月六日

阴雨。晨,森老来。顾贾来,取款去。鹤林来。偕森老至郭寿臣宅,看陶俑四十余件,绝佳者有二十余件,甚为高兴! 惟价太昂耳。饭后,午睡。三时许,想赴蔚南约,已出门,因大雨而止。写"广告"数则。六时半,巳生、夷初等在此晚餐,喝了些酒。十时散,因倦,不久即睡。

李子谷送酒来。王湛贤来取稿。冯亦代来。

五月七日

阴雨不止，闷甚！晨，各肆中人来。打了好几个电话，均未通，甚不高兴。下午，找到了达君，才算解决了问题。然调度之间，煞费苦心，诚是自讨苦吃之事也。饭后，午睡一会。下午三时许，令孺、沈樱及胡女士来，在此看"俑"，看画。玄伯及其弟来。健吾、西禾来，在此喝咖啡。到了六点多钟，客人们才走。喝大曲。九时许，睡。

温知送书来，甚佳，而廉。

五月八日

阴雨，闷甚！开明款已送来，可暂了一笔帐矣。得舒信，仍未见高兴。安娥来。写《看俑录》序一篇。[1] 子谷来。鹤林来。饭后，午睡一会。一时许，送款给郭墨林(一千)。俑五十余只，即送去。满室林林，皆俑也。端详之，甚满意，仍嫌不足。写"说明"，未成。整理西书等，预备售出。十时许，睡。

五月九日

阴。晨，金华来，鹤林来，谢君来。整理西书，忙甚。饭后，未得午睡。薛汕等均来要稿，交大学生来请讲演，均拒之。傍晚，忽放晴，有阳光。五时许，至中美访慰堂。六时半，至君匋处晚餐。

---

① 安娥当时正在编《新闻报》副刊《艺月》，为得到郑振铎支持而来。郑所写的《看俑录·序》，后载5月12日该刊。

吃得太饱了。兴致不大好。与宝权同回。安娥来取稿。十时许,睡。

五月十日

阴雨不止,闷甚。下午,略现晴意。晨,理书。谢君来抄书目。饭后,午睡甚酣。又理书,已渐有条理(西书部分)。鹤林来,取去《图谱》十四辑图版十二页。金华来,文海来。傍晚,写"说明",至午夜十二时,写毕十八页。甚兴奋,即睡。

中午喝酒。景郑来。

五月十一日(星期日)

阴。晨,写《图谱》说明,理书,来客甚少。午睡甚酣。下午,理书,写"说明"。至午夜,毕。六时许,伯祥、予同、达君、郑缤来,在此喝酒,看书,看俑,谈得很高兴。九时许,散。

五月十二日

晴。晨,鹤林来,景郑来,文海韩君来,富晋来,安定胡君来,墨林来。浮雕之陶俑三个,已做好框子,墨林送来。极为满意。饭后,午睡。下午,理书,不觉得到了六时,偕宝至高宅,岳母生辰也。来客皆亲属,无外人,共二桌,酒喝得不少。十时许,归。即睡,心绪不佳。

五月十三日

晴，有些热，又似初夏天气矣。晨，理书，吵嘴，甚感苦闷，而且无聊。墨林处送俑来，凡四件，甚廉。景郑来。十一时，至中美，晤慰堂，遇朱国璋。饭后，午睡。欲写信，未成。写“广告”，亦未成。晚餐后，至三马路，在来薰阁得日文书数种，均正需要者，甚为高兴。十时半归，十二时睡。

五月十四日

阴。钱鹤林来，申记来。甚倦，写信，未成。天气渐热，烦躁不安。饭后，午睡。醒后，仍甚倦，很不安，欲写什么，仍一字不成。阅书。六时许，步行至郭寿臣处喝酒，酒喝了不少，不甚有意思，浪费时间而已。哲民来，相左。十时回，十一时睡。

五月十五日

阴。晨，钱鹤林来，售纸者来，金华来，靳以来。饭后，午睡，未成。下午，写“广告”等。心里甚闷，急欲筹款，甚为无聊！为何如此的不量力的“工作”着呢？然总有办法可解决的。喝了些酒。夜，写信，连一封也未写成。十时，睡。甚酣。

五月十六日

阴。文海韩君送书来，李子谷来，取去“广告”底稿。安定来，申记来，郭墨林来。饭后，午睡。下午，出外购草莓一篓回。看书，

对于人民生活史的写作，颇有兴趣，惟作画者无人耳。杨金华送装订好的《版画史》(古纸本)来。夜，写信。十时许，睡。

五月十七日

晴，热。晨，客来不少，欲写文，未成；已写好数信，欲发出，亦未成。心境甚为郁闷。杨文献来，云有数书(考古)可得到，为之喜甚！饭后，午睡。下午，一事未做。沐浴。六时半，至乔峰宅晚餐，甚感无聊，一言未发。近十时归，即睡。

五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有风，热。晨，实君送《纂组英华》来。刘哲民来，近午，走。饭后，午睡至三时方醒，即至文协，开理事会。五时许，至修文堂，购书若干。七时归。饭后，编《图谱》。十时许睡，有梦。

济之柩已到，因忙，亦未能去抚棺一哭！

五月十九日

晴。晨编《图谱》第十四辑，毕，鹤林来，即付印。景润来，托其取款。世保来，携来优氏目录，共十册，求之已久，一旦得之，可喜也！惟索价在二千以上，如何付款，大是问题。此购西书之开始也。一开始，便有些成绩，佳兆也！饭后，午睡，未成。理书。六时，至来喜，晤文郁、守和、黄如今等，森老请客也。八时散。十时许，睡。

五月二十日

阴雨。下午阴云密布,大有“夏雨欲来风满楼”之概,然雨点甚小! 夜,有雷。晨,杨文献送《乐浪时代之遗迹》来,甚为高兴! 世保来。修文堂送书来。图南来。为靳以写一文,未毕。[①] 家璧来谈。近午夜,才睡。夜,电光闪闪,雷声隐隐,百感交集。有梦,闷郁之至! 昨今两日均有学生游行。

大杰送款来。

五月二十一日

晴。晨,士林来,托他向各处设法款项等。抱经堂顾某来。杨文献来取款。森老来。《中国版画史》六辑预告,已印好送来,即分发各店及各处。忙至下午五六时,方毕。晚餐时,喝酒数杯。八时半,至各书肆一游,不遇一人。彼等又应酬去矣! 十时,回。即睡。《Eumorfoponlos Collection》十大册,已于傍晚送来,一大快意事也!

妹文秀自闽回,相见甚喜!

五月二十二日

晴,冷意甚浓,可怪也! 晨,钱鹤林来,书套作来,郭墨林来,大杰来。饭后,伯赞、靳以、谷城来。午睡未成。三时许,至汉学看俑,凡五十余件,尚佳,决购之,款尚不知在何处也。即携十余件归。健吾来,金华送俑来。七时许,至国际丰泽楼晚餐,杨、孙、韩

① 所作殆为《一边是严肃的工作》,后载5月25日上海《大公报》。

为我做寿也。有森、葱、炯、刚、潜诸位,酒喝得不少。九时半归,即睡。

五月二十三日

阴。下午,雨。晨,申记戴来,李子谷来,曹禺来,装订作来。一事未做,即已过午。饭后,午睡。欲外出,因雨中止,闷甚! 阅书。欲写信,未果。方行来,计划甚多。陶俑图录拟将国外所有者作为附录,如此,可全矣。或改为陶磁图录之一,亦可。又拟编《世界美术丛书》,不知如何忙得过来! 九时半,睡。

五月二十四日

阴雨不止,未能出门一步。皮鞋已穿,遇雨即漏。晨,阅书,未做一事。饭后,午睡。三时起,阅书。遇一任某者,无端上门,纠缠不已,心口为之作痛。至傍晚,才走。心口痛甚,喝了些热茶及玫瑰花茶,还不好。因之,未能做什么事。曹文钟来,取去《版画史》十二册。九时半,即睡。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阴雨,终日未出门。钱鹤林来,金华来,郭墨林来。闷甚! 一事不能做,阅书报。饭后,午睡一会。下午,拟出门,竟因惮于行而止。夜,寿姑、威东来,二妹请文秀也。酒喝得不少,仍难过,且精神、身体俱倦。九时许,即沉沉入睡矣。

五月二十六日

晴。晨，子谷来，鹤林来，金华来，萃古人来。石某再来，即嘱赴上海出版公司借款与之。做“俑”架者来，谢东平来，忙甚！赴法宝馆一行，因款不敷，很不高兴。饭后，午睡。下午，至静安寺散步，浴佛节之庙会，已甚热闹矣！计划甚多，大致安排已妥，惟款无着耳。阅书，心身俱倦。九时许，即睡。

五月二十七日

晴。今日为浴佛节，舒生日也。静安寺庙会，甚为热闹，无心去一游，盖忆及前尘往来，感触万端也。金华来，士保、景润、实君送书来。饭后，午睡。富晋送预约款一百五十万来，大有雪中送炭之感！一虹送版画二册来，并送来稿费二十五万元。① 正苦分文俱无，得此大慰。薛汕来。六时，至开明，偕王、周、朱至悦宾楼晚餐，用十五万，为舒祝寿也。又至青梅居，酒喝得不少。九时归，即睡。

五月二十八日

晴。晨，朱君来看书，安定来，申记来，温知送书来，萃古送书来，巴金送款来，戴春记来。饭后，午睡，略略阖眼，即醒。下午，阅书。未出门，整理书房，已可坐。然楼上则堆积不堪矣！何时始能整理清楚呢?！贝贝〔倍倍〕有热度，甚为不安，心境乱极！晚餐时，

---

① 葛一虹主编《苏联木刻》，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前有郑振铎写的序。

喝了一盅茅台，即去睡。（下午，来客不少，多不欲见者。此时此地，以"安静"为上策，甚不想多见闲杂人也。）

五月二十九日

晴。晨，整理书房，仍未理楚〔清〕。鹤林来，子谷来，寿臣父子来。匆匆至午，一事未做，信亦未写。饭后，午睡。精神不佳，总因经济调度不如意之故也！以一分财力，做十分事，实自讨苦吃也！懊恼不已！欲出门，复折回。傍晚，家璧来，晴湖来。九时许，至静安寺一行，即归，十时许，睡。

五月三十日

晴。晨，钱鹤林来，金华来，森老来，起潜派人送酒来。昌群来，约以中同来午餐。三时许，昌群去。午睡，袁仲南来。五时许，至居尔典路一行，取书，不胜感慨之至！六时半，至文炯宅，森老与文炯为我做寿也。至者除玄伯、起潜、葱玉外，皆古书肆中人，如济川、实君等，谈笑甚欢。近十一时，归，即睡。酒喝得不少。

五月三十一日

晴。晨，各书肆中人来，皆索款者，应付苦极！皆缘过于"贪多"之过也！金华来取纸款，无着，只好退还而已。饭后，午睡。心中闷甚！下午，济之二时下葬，与圣、予、伯同至虹桥公葬（墓），凄惨之至！三时许，回。金华又来谈，忽得一念，向来薰、来青各肆，凑款八百五十万元付之，了此一关再说。夜，喝酒。九时许睡。

六月一日 （星期日）

晴。晨，韩士林来，金华来，客来甚多。士保送来西书若干种，均佳，又得设法筹款矣！有计划而无力量，可怕可惨也！然有志竟成，总不会没有办法的！以此自励！自勉！下午，森禹来谈。三时许，午睡甚酣。五时许，偕全家到虹口周威东宅晚餐，明日为雅衷生日也。携秃、贝〔倍〕至宝山路闲游，购纸扇二把。酒喝得不少。十时许，归。即睡。

六月二日

阴。晨，士保续送西书来，均不坏。顾来，金华来，鹤林来。已印竣了《西域画集》，绝佳，甚可满意，此即“辛苦”之报酬也。景润来，实君来。饭后，士保送《西域考古图谱》来，佳极，六百万不为昂也！然赴哲民处取款仍无着，只好自己设法对付之矣！心境颇劣，但甚兴奋。午睡。金华来，款仍无着。六时许，至各书肆一行，选书数十种。七时，至蜀腴，瀚生、清阁、风子、□良[①]、小曼、亦代等同席，谈颇畅，酒喝得不少。十时许至清阁宅闲谈。十二时许，归，即睡。今日清阁生日也。

六月三日

阴。精神不振。晨，索款者多，甚感应付为难，力不从心，奈何，奈何！济川来，谈起增资事，颇为兴奋，但恐亦不易实现也。万

---

① 此字不清。

不得已，只好独自极力支撑着而已。午睡。下午，士保来，金华偕售西书者来，蔡继襄来。晚餐时，喝赖茅半盅，而微有醉意，躺在椅上熟睡。十时许，方上楼去睡。

六 月 四 日

晴。因筹款未就绪，心甚不宁，实为不经心之故也！后宜戒之！晨，各书肆中人，送书来者已少，而索款者多，可见势利之至！得剑三函，又增郁闷！饭后，午睡。写“玄览”广告，又写拟售书目，不知能成功否？五时许，至慰堂处，又访蔡季襄，不遇。至各书肆，取《蹶张心法》二本。七时，至大发，同席者有森老、葱玉、以中、谢利恒及丁氏兄弟等。喝酒不少。十时许归，即睡。

六 月 五 日

晴，晨，精神甚为郁闷，一事不能做，亦未出门一步。索债者多，而款无着，奈何！？奈何?！饭后，午睡。来薰阁送五百来，是雪中送炭之举也，甚感之！暨南款已取来，大费周折！夜，金华、士保来，谈甚久，忍痛还了士保几部书。夜，有梦甚奇，似世界末日来临，心跳不已。

六 月 六 日

晴。晨，申记送样来，绝佳！极高兴！士保送款来，赵允源、郭墨林来取款，即付之。（共九百四十万）实君来谈，戴春记来。饭后，午睡。五时许，至居尔典路取书。六时许归。喝酒，颇酣适。金华来，亦为索款事，殊窘迫。夜，写信，大有感慨语。十时许，睡。

六 月 七 日

晴。晨，发寄三封。士保来，金华来，郑君来，傅雷来。一事不能做，心里也觉得闷。饭后，午睡。下午，敦易来，谈甚久，说起出版事，愈谈愈烦。晚餐时，喝酒不少。金华来，还是索款，益见不高兴！ 十时许，睡。

六月八日 （星期日）

阴。刮大风。心绪不宁，一事未做。晨，叶德均来谈。因款未付，各书肆均不来，倒很清静，可见他们之势利。饭后，午睡。上午，仍未做一事。五时许，至各书肆一行，在汉学购了几部书。七时，至梁园，方鹤亭等宴请我和予同，为祝寿也。知予同小女逝去，甚为难过！ 十时许，回。微有醉意，即睡。梦见祖母。

六 月 九 日

狂风暴雨。下午，略停。晨，写信，寄发老舍、子刚、景耀三位。终日不甚愉快。理书房。西江来谈，交一书单与之，拟出售，不知有售者否？ 饭后，午睡。傍晚，马叔平、森玉、汤临石、起潜、默存、玄伯、守和、存训、葱玉陆续来，谈甚畅，酒喝得不少。铸臣、宝礼偕伯闵来谈，至午夜，始散。

六 月 十 日

晴，有风，阴。今日为贝〔倍〕生日，但他的左耳又疼了，终日躺

在床上，未动。出去替他买刀。晨，金华来，为筹款也。饭后，午睡未成。温知来，钱鹤林来。傍晚，金华又来，闻款已取去了，了此一件心事矣。绍虞来，谈甚久。晚餐，喝酒，心里很不痛快。九时半，即睡。

六月十一日

晴。终日一事未做，不知所忙何事！晨，寻书未得，很不高兴。饭后，午睡。贝〔倍〕耳痛仍未愈，近来总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兴致来。奈何?! 奈何?! 下午，四时许，方行等来，谈得很久。出去购牛肉。喝了两杯酒。理书。九时许，睡。

梁医生来，某德人来。

六月十二日

晴。晨，做套子者来；裱纸者来。他事未做，理书。饭后，午睡一会。下午，黄仲良来谈，颇畅。靳以来，谈了一会，托他向嗣群借款二千，即成功，颇高兴。傍晚，理发。舒湮来，杭州书贾送画册若干来。九时半，睡。贝〔倍〕仍未好，中夜为他吵醒者数次。

六月十三日

阴晴不定。下午，阴云密布。夜，雨。晨，温知来，取去敦煌写经。萃古来，说台湾无书可得。饭后，午睡。方行来谈，甚畅。肯帮助者，世固不乏其人也。搬书，忙甚，不外出。晚餐后，阅《新西域记》，感触甚多，为何我们不出版这一类书呢？夜，喝酒。十二时许，睡。

晨，至法宝馆一行。

六月十四日

阴雨终日不止，闷甚！晨，一事未做。鹤林来。饭后，午睡。潘应咸来。阅书。傍晚，喝酒不少。夜，黄仲良来谈，论及考古书出版事，感慨甚多。贝〔倍〕耳疾仍未愈，甚为不高兴。十一时许，睡。

戴圣保来。

六月十五日（星期日）

晴。情绪至为恶劣！晨，孔里千送书来。饭后，午睡。下午，顾载记送裱好之纸来。颇佳。理书，阅《洛阳伽蓝记》，心情仍甚恶。傍晚，独酌，仍未驱去忧闷。郭墨林持二俑来，为二侏儒，甚好。十一时许，睡。

六月十六日

晴。宋福记来。精神不佳，理书，仍未毕。饭后，午睡。郭石麒来，得龚孝恭校定庵词一本，甚高兴。阅书。理书。傍晚，钱鹤林来，郭墨林送汉瓦井栏三来，甚得意。喝酒。访黄仲良，谈甚畅。十一时许，始归，即睡。

六月十七日

晴。精神尚好。晨，金华来。戴圣保送来《搜神广记》六十

五页，即交金华付装订。十一时许，至美丰访康嗣群，谈颇高兴。至晋成，访哲民。至来薰。十二时半，至蜀腴，沫若、伯赞等均在座。三时，至忠厚、汉学等肆闲话，即回。至上海出版公司。午睡。五时许，方行偕朱伯申来照俑，颇兴奋。夜，十一时睡。

方代借一千。

六月十八日

晴。晨，中大张君来谈。九时许，托辰生至美丰嗣群处取款二千。精神不甚佳。理书。饭后，午睡。理书，仍未能毕。诚所谓“书多为累”也。傍晚，出购鲥鱼等。喝酒，微醺。身体不好。访起潜，谈了一会，即归。吃枇杷，尽一斤。九时半，即睡。

六月十九日

晴，热。晨，孔里千送书来，不索帐，心较安。士保来，要款，便见烦躁！金华来，付款五百，尚须五百，才可了结也。又须张罗一番矣。一事未做，仍在理书，永远是乱糟糟的！如何办法！阅《文选》。午睡。夜，阅书。十一时许睡。

下午，朱来照俑。钱鹤林来。

六月二十日

晴，闷热。晨，申记送印样来，甚为高兴！昌群来，偕往宝庆路访守和等。午，在此午餐。以中、家晋来谈，刚主亦来，谈

甚畅。三时许，散。朱君来照俑，累甚！黄仲良来谈。傍晚，散。金华来。七时半，至梁医生处晚餐，他请虞某一家也。近十二时才回。即睡。

六月二十一日

阴，雨不止。晨，来客不少。实君来，索款也，未能付之。郭墨林打电话来索款，亦无以应之。饭后，午睡。下午，未做一事。雨下得闷人！六时许，至开明，晤昌群、雁冰、仲华诸位，酒喝得不少。九时许，坐濮文彬车回。即睡。大风雨。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阴，仍有小雨。晨，健吾偕秦宣夫来谈。予颇有愤慨，盖以无人做事也。正午，赴红棉，应包、盛诸君约也。在座者，除三数人外，皆六七十岁的老人。三时回，朱、贺已在候我。朱仍在照俑。七时许，去。夜，威东等来晚餐，喝了两杯酒。十一时许，睡。

钱鹤林来。

六月二十三日

风已息，有太阳光，盖台风已过矣。晨，金华来，仍是索款。士保送伯郊喜帖来，未言款事。中午，为端（午）节，预备了些菜，吃酒。仅四五碗，已费十万元。饭后，午睡。整理书房，已较干净，可开始做事了!!! 靳以来访。辛笛送周款二百来，月底可以度过了。十二时许，睡。甚倦，有梦。

六月二十四日

晴，渐热起来。晨，森老来。他刚自南京回，有好些消息。整理书房，已全部理（清）楚，即可工作矣！饭后，午睡。精神甚好。下午四时，至美国新闻处与 Foster 及 Wilson 相见，遇熟友甚多。六时出，偕以群、亦代，至风子处小坐。七时，至文化会堂，应虞文约也，有经农、溯中、大杰、任坚诸人。十时许，归。酒喝得不少。即睡。

六月二十五日

晴，热。晨，有客来。饭后，午睡。下午，朱君来照俑，奔走取俑，倦甚。颇以多事为苦！佛西来电云：菊农来此。甚喜！仲章来谈，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刚主亦来。十一时，散。因酒醉，和衣而卧，不知何时才脱衣入睡。(寄信四封)

六月二十六日

阴雨不止。晨，李子谷来谈。昨得斐云长信一，即复。孔里千送关于西陲书籍及罗氏印《东方学会丛刊》来。饭后，午睡。菊农来谈，久别忽相见，喜甚！以中来。欲外出，因雨，未果。傍晚，方行、贾进者来谈。晚餐后，阅书。不觉得，在椅上熟睡了。不知何以如此倦？中夜，为蚊所扰。

六月二十七日

阴雨，比较凉爽。晨，韩士保来。赴中美，访慰堂，遇钱默存。饭后，午睡。下午四时半，朱来照俑。方行来。六时半，赴虹口沙龙燕集，应佛西约也。酒喝得不少。在座者多半为熟人。菊农、雁冰、沫若、绍虞、圣陶均在。十时许，归。雨颇大。中夜，肚痛不止，大泻而愈。

六月二十八日

晴，热。晨，孙景润来，吴文祺来，彭道真来。饭后，午睡。下午三时许，至逸园，贺森老子伯郊婚礼。晤见熟人甚多。六时许，归。客人陆续来，伯、予、及圣夫妇先到，达君、佛西、菊农亦来，绍虞来，酒喝得不少。最后，一樵来谈。近十时，散。十一时半，睡。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雨。晨，钱鹤林来。九时半，至许宅，谈甚畅。《乐浪》可借到，甚为高兴！一时许，回。饭后，午睡。三时许，出购皮鞋及袜子，皆必需品也，已费二十六万余矣！价昂，可怕也！得昌群信一。六时半，仲章来，仲良、玄伯亦来，在此晚餐，谈甚畅。酒喝得不少。九时半，散。十时许，睡。有梦。

六月三十日

晴，热甚，汗出不已。晨，顾载记来，士保来，申记来，许杰来。写信九封。孙家晋来。饭后，午睡。下午，候朱，不至。发信九封。六时许，至三马路各肆，无所得。八时，归。阅书。欲写稿，未成。十时许，睡。

七月一日

晴，热。晨，苏乾英与谢君来。为葱玉画集写序。[①] 饭后，午睡。下午三时许，葱玉来，谈甚畅。朱君来，约明午来拍照。夜，欲写稿，未成。十时许，睡。

七月二日

晴，热甚，汗出如沛。晨，钱鹤林来，士保送书来，萃古送书来。饭后，朱君来拍照，直忙到近九时，才算大功告成。写葱玉画集广告。乔峰女来。广平来，说鲁迅妻已故。方令孺女来。萧乾、家璧偕 W. Bingham 来，谈颇畅。十时，去。十二时许，睡。月明如昼。

七月三日

晴，热而闷！甚为不快，终日一事未做。托辰生至美丰付讫

① 该画集名《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由郑振铎作序、编选，影印出版。

利息，并转期。饭后，午睡。予倩来谈，甚久。冯亦代来谈。夜，热甚！偕贝〔倍〕至凯司令吃冰。遇亦代、祖光及唐少文等。十时归，即睡。

七月四日

阴雨。晨，申记来，潘应咸来。一事未做，即已近午。甚贪睡，饭后，午睡。下午，大雨倾盘（盆），顿觉凉爽。傍晚，沐浴，喝酒。刚主来，建功偕济川来，谈甚畅。至夜十一时半，方散。夜，又大雨，房顶又漏水了。

七月五日

晴，热。晨，钱鹤林来。何夫人偕其女来，说说，哭了起来，甚为难过![1] 饭后，午睡，至三时许，方醒。方行来，谈甚久，计划为沫若出考古丛书事。七时许出，至来薰阁，济川约，偕建功至四川小馆晚餐。热甚，吃得极不舒服。十时许归，腹中作痛不已！即睡。

七月六日 （星期日）

晴，热，但有风。晨，士保来，杭贾来，做锦套者来。锦套甚佳。不觉至午，腹中甚不舒服。昨晚食坏之故也。黄仲良来辞

---

① 郑振铎老友、著名学者、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原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在去年7月25日不幸病逝。因已近周年祭日，故其夫人携女儿何淑馨来找郑振铎。

行。饭后，午睡。下午，仍未愈。各处应酬，均未去。晚餐后，外出乘风凉。十时回，即睡。

七 月 七 日

晴，热。夜，阴雨。晨，孙实君来，戴圣保来。做葱玉画集序，已毕，誊清。饭后，午睡。一樵偕冰心来谈，甚高兴。约今晚在此晚餐。子谷来，哲民来，大致谈好。傍晚，调孚、家璧、冰心、放园、一樵及清阁陆续来。十时，散。

七 月 八 日

晨雨，下午，晴，热。晨，孙助廉来，木天来。十时半，至慰堂处闲谈，颇为不快。饭后，午睡。五时许，出。至三马路各书肆闲谈甚久，无所得。斐云代购之石刻拓本，已寄到。又《大典》照片六十余张，亦已见到。七时，在会宾楼。晤郭、沈、叶等，宴沈等律师也。九时半，散。十一时许睡。

七 月 九 日

晴，热甚。钱鹤林来。至银行。郭墨林来，取去款三百万。借刘哲民之款一千，已用尽矣！饭后，午睡。赵志安来，见示薛城发掘之汉陶照片，甚佳。五时许，至三马路各肆。取来斐云寄来之画像拓本三包，极佳，喜甚！夜，写致斐云及昌群函各一。二时许，方入睡。有梦。

七月十日

晴，热。下午，大雷雨。晨，钱鹤林来，郭石麒来，孙家晋来。饭后，午睡。终日无所事事，歇夏而已。写信，发出二函。傍晚，赵志安来，无话可谈，所携画（蓝瑛）亦伪迹。夜，写信，未成。十二时许，睡。

七月十一日

晴。钱鹤林来。潘应咸送薪水来。至法宝馆，理书。饭后，午睡。济川自京代携回借中央俶之西文书六种，已取来。细阅之，除一种不全外，均极佳。阅沙畹书甚久，对汉雕刻甚感趣味。十二时许，睡。

七月十二日

晴。晨，鹤林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稷南来谈。天佐送稿及书来。饭后，午睡。沐浴。张葱玉来，谈甚畅。郭墨林送一侏儒来，云：汉马已到。下午，大雨倾盘〔盆〕下。九时半，至墨林处，见汉女俑头，绝佳。又有唐女俑一堂，连汉马共价六百万，不知款在何处也！十时许，回。十一时睡。

七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晨，晴。下午，雨。傍晚，大雨倾盘（盆），天气颇凉爽。晨，至马宅，访叔平、季民昆仲，森玉亦在，谈殊畅。十时半

回，靳以来，在此午餐。墨林弟送俑来，索款甚急。饭后，午睡酣，醒已四时半矣！理照片，甚久。夜，仍理照片。欲写信，未成。十一时半，睡。

七月十四日

晴，热。夜，凉爽。晨，吴文祺来谈。十时半，至美丰，晤康嗣群，谈甚畅。至三马路各肆，无所得。午时归。饭后，午睡，甚酣。夜，大杰来谈，刚主夫妇来谈。客去，已十时半矣。即睡。

七月十五日

晴，热。晨，钱鹤林来，申记送印样来。一事未做。《大学》来索稿。饭后，午睡。下午，屡欲外出，不果，以热故也。徐益藩来谈，欲于明日公祭顾亭林，亦好事、多事之流也。十一时许，睡。

七月十六日

晴，热。晨，孙助廉来，杭贾某来。饭后，午睡。下午，欲写信，未成。阅书数册，翻翻而已。五时许，至三马路各肆，无所得。近七时，至青年会，应怀生约也。请 Mrs. Fisher 晚餐，到者皆熟人。十时许，散。十二时，睡。夜，雨。

七月十七日

阴雨终日，上午豪雨不已。晨，写信三封，即发出。饭后，午睡。写《忆六逸》一文，未毕。[1] 傍晚，喝了三杯酒。十时许，即睡。

七月十八日

阴雨终日，凉爽。晨，写信二封，即发出。写毕《忆六逸》。温知店伙来。饭后，午睡。下午，写《保存古物刍议》，至夜，写好十页。[2] 久不执笔，总算还写得流畅。十一时许，睡。

七月十九日

晴，热。晨，胡颂高来，圣保来。写《保存古物刍议》，未毕。饭后，午睡未成。下午，续写。Neuman 来，欲为予书作经理人。济川偕希白来。七时许，至瑞璜宅，晤冰心、默存夫妇、健吾、大杰等，谈甚畅。七时许，归。十二时许，睡。

七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热。晨，续写《保存古物刍议》。韩世保来催款，颇不高兴。饭后，午睡。沐浴。续写。晚餐后，至三马路各肆一行，

---

① 《忆六逸先生》一文，后载 9 月 15 日《文讯》第 7 卷第 3 期。

② 《保存古物刍议》一文，后载 8 月 20 日《大学》第 6 卷第 3、4 期合刊。

得新书数种，价皆极昂。十时半，归。将《刍议》写毕。十一时半，睡。展转不能入眠。夜，有梦。

七月二十一日

晴，热。晨，整理《保存古物刍议》，已毕。饭后，午睡。三时许，冒热至清华同学会，晤望道诸人。六时，散，即回。夜，因热，什么事也没有做。在天井中纳凉，风大，很能消暑。十二时许，睡。

七月二十二日

晴，热。晨，葱玉送了两卷画来，谈甚畅。饭后，午睡。写信两封，即发出。五时许，至三马路各肆一行。七时许，至开明，晤建功夫妇、巴金夫妇等，谈颇畅，酒喝得不少。十时许归，竟醉得吐了。这是好久未有之事。不知何时睡去。

孔另〔令〕境来。《大学》来取稿去。

七月二十三日

晴，热。下午，有雷声，阴云密布，但无雨。晨，鹤林来，适夷、以群来，家晋来。饭后，午睡。（写《忆韬奋》一文）[1]下午，因热甚，只能阅书，一字不能写也。王湛贤来取稿。夜，展转不能入眠。近午夜，才朦胧睡着。

---

[1] 《忆韬奋先生》一文，后载《时代日报》。

七月二十四日

晴，热。晨，有客来谈，不能做一事，终日汗出如渖。饭后，午睡。下午，梅福士来辞行。六时许，至三马路各肆一行，无所得。至大鸿运楼晚餐，见到暨大同学多人，有老方、以中等。酒喝得不少。九时半，散。夜，热甚，不能入眠。

七月二十五日

晴，热。晨，伯昕来。鹤林来，取二手卷去摄影。宗融来，谈甚久。他被复旦辞去，表面上是给假一年。饭后，午睡。五时许，至 Neuman 处吃茶，购了一部 O. Siren 的《中国古代艺术史》（四册），甚为高兴。又送我一部 Laufer 的《Jade》。八时许，归。晚餐后，偕箴、贝〔倍〕至大来吃冰。十时回。十一时许，睡。

七月二十六日

晴，热。整日不能做事。冒某来电，颇致责备，为之大怒，心口作痛，很不高兴。总缘多事，乃招横逆，可叹也！夜，觉得腹痛。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晴，热甚。饮食冷物不少。夜，建功夫妇来谈。腹泻。饮白兰地，不能止。

七月二十八日

晴。夜，有大雷雨，比较的凉爽。觉得不大舒服。有热度。一事未做。

七月二十九日

晴。仍病，服药。中午时，热度高至四十度。一事不能做。

七月三十日

晴，热。病已大瘥。书贾辈来者数人，均懒于应对。以面包为饭。热度已退净。理书，甚倦。

七月三十一日

晴，热。晨，李拔可来。孙实君来谈，说有《倚松老人集》（宋本）欲出售。下午，黎烈文自台湾来，谈甚久。六时许，至开明，听景深夫妇及俞振飞等唱曲。喝酒不少。十一时许，归。展转不能入眠。

八月一日

晴，热。阖家皆病，精神颓唐之至！终日阅书，未写什么。

八 月 二 日

晴，热，有风。晨，欲写文，未成。欲外出，亦以惮热而止。饭后，午睡。沐浴。三时许，至霞飞坊，文协开常理会也。五时散，到伯祥处稍坐。读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是一材料书也，颇有用。七时许睡。

八月三日 （星期日）

晴，热甚。晨，找《图谱》材料。十一时半，至古拔路访森老，未遇。找起潜。巴金约在美心午餐，有烈文。三时回，午睡甚酣。七时许，至三马路各肆。九时许，归。十一时许，睡。

八 月 四 日

晴。下午，有雨，天气尚凉爽。决心编辑《图谱》下去，找材料极难！极麻烦！饭后，午睡。王以中来。天佐来。傍晚去。甚烦躁！九时许，即睡。有梦。

八 月 五 日

阴雨。傍晚，豪雨不已，积水满街。晨，孙家晋来。整理玄览堂二集。饭后，午睡。沐浴后，继续整理《丛书》。六时许，赴雪村宅晚餐，酒喝得不少。晤陈达夫，近十五六年不见矣！夜，十时许，归，即睡。夜，惆怅万端！

八月六日

阴雨，凉爽。晨，整理《图谱》第十五辑，已将毕。饭后，午睡。终日腹泻，肚痛，甚为难过。午晚均未食物。下午，已较好。夜，宴宗融、烈文、巴金、靳以、光焘、仲章、嗣群及建功夫妇，谈甚畅，但予未食一物。十时许，散。雨已止。

八月七日

晴，凉爽。晨，鹤林来，墨林来。款已罄，无法可想！奈何?！奈何?！整理《图谱》。饭后，午睡。沐浴。继续编辑《图谱》，已将“十五辑”编好二十二页，即可完工。又将动手“元代”的图谱了。十一时许，睡。有梦，不安。

拟印行“普及版”，草预约办法。

八月八日

晴，热。晨，墨林来，景润来。为筹款着急而忙！无聊之至！至慰堂处闲谈，一时回。饭后，午睡。沐浴。欲写“说明”，仅写二页而中止。下午，至郭处看俑，有骆驼一，极佳。六时许，回。艾芜来，俊青来，世禄来，方行来。九时许，即睡。甚不安！有恶梦，如夏云，层出不已。

八月九日

晴，热。晨，客来不少。写“说明”二页。饭后，午睡。沐

浴。不能作一字，只好整理“玄览”耳。晚餐后，至三马路各肆一行，晤谈甚快，惟无所得。闻“铁琴”善本已出，拟设法为公家得之。十时归，即睡。因热，乱梦如云。

八月十日 （星期日）

晴，热甚！晨，刚主来，富晋人来，少航来，景润来，墨林来。不能做一事，仅能整理“玄览”耳。饭后，午睡甚酣，乱梦如云。沐浴。整理“玄览”。热甚，几乎喘不过气来。晚餐后，偕箴至高宅闲谈，十时许归，即睡。（刚主携来汉画像石拓本三包，甚好。）

八月十一日

晴，比较的凉爽，究竟是已经入秋了。墨林来，景润来，绍虞来。整理“玄览”，忙甚。排比、装订，均须自己动手。应咸来，取来已整理好之“玄览”五十四册。傍晚，出外一行。又整理好“玄览”二十四册。夜，甚倦。十时许，睡。

方行来。

八月十二日

晴，热。有风，故尚凉爽。晨，鹤林来，圣保来，沈君送绫来（五十四），李子谷来。整理“玄览”。孙家晋来，戴敦复来。饭后，午睡。沐浴。应咸来，取去“玄览”二十六册。发信三封。傍晚，至静安寺一行，即归。夜，喝啤酒一瓶。十时许，睡。中夜，醒来，心中如沸！

八月十三日

晴，有风，热。晨，实君来谈。饭后，午睡。墨林来取款，以未借到，只好爽约了。夜，楼上在打牌，独自躺在天井中乘凉，朦胧欲睡，觉得有点冷。十时许，始归室就寝。

八月十四日

晴，热，尚有微风。晨，胡颂高来，潘应咸送薪水来，还不够做宝宝之医费也。景润来，《纂组》尚未售出，急甚！绍虞送稿来。发致斐云一信。饭后，午睡。沐浴。阅书。拟编《图谱》，未果。袁文彰来谈。晚餐时，喝啤酒一瓶。十时许，睡。

八月十五日

晴，热。夜，凉甚。晨，为筹款苦！为了周转，费尽苦心，实觉无聊！申记来，陈瘦竹送稿来。至中美，晤慰堂。饭后，午睡。墨林来。自觉癖（脾）气甚暴躁！李子谷来，孔里千来。晚餐，喝啤酒一瓶。张世尧来，取去考古书五种。十时许，睡。

八月十六日

晴，热。晨，有数客来，鹤林来，应咸来，金华来，家晋送样本来。饭后，午睡。下午，整理“玄览”，已毕。未外出。墨林又电催“俑”款，很不高兴。三时许，至梅龙镇茶叙。唐弢等来，均未见着。偕宝权回，找书不到，甚懊恼。夜，喝啤酒一

瓶。十时，睡。

八月十七日（星期日）

晴，热。晨，郑良诚来。编《图谱》。安定送印样来。饭后，午睡。沐浴。续编《图谱》。六时许，至清华同学会晚餐，宗融请客也。九时许，散。至三马路各肆一行，甚为生气！九时半回。编好《图谱》第十六辑之半。十一时睡。

八月十八日

晴，热。鹤林来，交去《图谱》十七张。子谷来。富晋中人来，送还《纂组》，甚不高兴！助廉来谈。饭后，午睡。沐浴。编《图谱》。六时许，至马宅晚餐。九时半，散。几乎囊无一文，闷甚！总缘多事之故也！夜，续编《图谱》。至十二时许，睡。

八月十九日

晴，热。晨，至美丰、晋成等处一行，借到哲民款二百，甚不高兴！又至葱玉处闲谈。十一时半，归。饭后，午睡。寻找"图书"，甚忙。珊姊来谈。六时许，至晋成，《文艺复兴》请客也，到艾芜、克家、巴、靳、宗融、郭、茅、唐弢、钟书夫妇等，谈至十时许，散。酒喝得不少。十二时，睡。

八月二十日

晴，热。夜凉如水，眉月西沉。晨，圣保来，裱纸者来。整

理《图谱》十六、十七辑，前者至晚已毕，后者仅缺八幅，甚见吃力也。夜，喝啤酒两瓶，已有二天不喝了！十二时许，睡。有梦，甚扰人。（为贾进者书扇）

八月二十一日

晴，热。晨，钱鹤林来，金华来，世保来，景润来，文祺偕黎劭西来。饭后，午睡。沐浴。下午，整理《图谱》；六时许，至开明，开茶会也。至者甚多，吃冷盆，颇有风趣。十时许，散。酒喝得不少，但不醉。圣陶有“空虚”、“无目的”之感。

八月二十二日

晴，热。晨，往访劭西，谈少顷而别。他明晨即赴长沙。至中美，访慰堂。十二时，归。饭后，午睡。沐浴。精神甚不佳，因热，简直一事未做。不知如何，竟忙忙的把这一天度过去了！十一时许，睡。

八月二十三日

晴，无风，热，有数滴雨。晨，应咸来，顾载记来。饭后，慰堂来谈，坚邀至南京，却之再三。下午，理书。拟写《西域画》序，只成一部分。夜，喝啤酒一瓶。蒋天佐送稿来，谈了一会。夜，热甚。汗出如沛，展转不能入睡。看完了《海国男儿》，不坏。

适来。（至法宝馆理书）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晴，微阴，热。晨，十时许，至伯翁处。十一时许，至耀翔处。十二时许，至玄伯宅午餐。北平菜，甚佳。三时回，午睡甚酣。五时许，整理客厅。六时半，达夫、予同来，伯翁、刚主、达君、耀翔夫妇及君珊陆续来，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十时许，散。十二时许睡，热甚，不能入眠。

八月二十五日

晴阴不定。下午，下了一阵大雨，天气还是不能十分凉爽。晨，写信三封，即发出。韫辉等签条已印好。子谷来，金华、景润来。饭后，午睡。沐浴。应咸来。一步未出门，但亦一事未做也。心急如焚，一字写不出，奈何?！夜睡不安。

八月二十六日

晴。夜，微雨。热。晨，李子谷来，潘应咸来。理书，装箱，写《图谱》说明。饭后，午睡。沐浴。五时许，至居尔典路取善本曲子，深有所感！夜，装箱，写《图谱》说明。至十二时许，睡。夜梦甚多，扰扰不安者久之。

八月二十七日

晴，热。晨，世保来，鹤林来，圣保来。又可恢复工作矣！至中美，访慰堂。饭后，午睡。沐浴。郭墨林来，张葱玉来，谈

甚久。傍晚，孔里千来。夜写《图谱》说明，为找来源而吃苦甚大！午夜后，方入睡。

八月二十八日

晨，阴雨。雨点甚大，但后即晴矣。鹤林来，子谷来，交《图谱》说明付印。十时许，至北京路访玄伯，借到一千，甚感之！至开明，谈了一会。归，午餐。午睡。沐浴。下午，因热，一事不能做，欲写文，亦未成。夜，喝酒一瓶，甚感盹睡。九时许，即沉沉入梦矣。

八月二十九日

晨，阴，有雨。风甚大，殆台风过此也。鹤林来。斐云来，久未见，谈极畅。同至裕华新村，访森老，未晤，即在该处续谈甚久。同归午餐。午睡后，至来薰阁，晤森老，刚主亦来，谈至傍晚，到三马路各肆一行，无所得。九时许，归。饥甚，急喝酒一瓶，吃饭。十一时许，睡。

八月三十日

晴，热。间有微雨，风颇大。晨，欲写稿，未成，甚焦急！郭墨林来，石麒来。饭后，午睡。写《西域画》序数页。唐弢介绍售书者来，颇为麻烦。傍晚，客陆续来，皆为母亲暖寿也。喝酒不少。近午夜，始散尽。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晴，热。晨，写《西域画》序，已毕。鹤林来，安定胡君来。饭后，午睡少顷。适夷来，取稿去。今日为母亲生辰。替她做了好几样菜，但大半还是她自已做的。凡冷盘十，品锅一，甜菜二，颇有意思。凡三席，尚不大吃力。十一时，客人散。在天井熟睡。午夜，始脱衣上楼入睡。

九月一日

晴，热甚。晨，申记来，斐云来，鹤林来。偕鹤林至孙伯渊处。午回。饭后，午睡。下午，热甚。沐浴后，较觉舒服。写信，未毕。至静安寺购物。方行来，谈甚久。晚餐后，乘凉，不能入睡。中夜，为弄中杂声惊醒者数次。

九月二日

晴，热甚，诚所谓“秋老虎”也。晨，金华来。写信四封，即发出。至大康，访葱玉，不遇，晤斐云等。正午，在南京路购罐头火腿，走遍了一条街，方在先施买到。晶等在此午餐。饭后，午睡。下午，写信。六时许，出。至各肆一行，无所得。七时，至蜀腴，晤巴、靳、乾、笛、风、亦代诸人。九时半许，散。至高宅，偕箴等归。夜，热甚，不能安枕！

九月三日

晴，热。晨，世保来，说有台湾孙某持售西文、日文书不少。写信。饭后，午睡。下午，写信，发出信六封。整理客厅。斐云来，所携钱遵王手抄《也是园书目》，黄跋毛藏《东京梦华录》，汲古阁藏明红格抄本《石刻铺叙》，均极佳。伯郊来。六时许，客陆续来，玄、刚、伯、予、孚、雪、范、森均来，最后，葱及辛来。谈至十时许，散。因热，不能入睡。

九月四日

晴，热。晨，写《图谱》说明，仅成一页。钱鹤林来，申记戴君来，实君来，辛笛送支票来。饭后，午睡。下午，几乎一事未做。六时许，至开明，晤方、赵、范等，陈麟瑞等请客也。谈颇畅。十时许，回。因热，辗转不能入眠，汗出如渖！

九月五日

晴，热得古怪！整天的不舒服！夜间尤甚！晨，印刷者来，潘应咸来。到瞿宅，见适之在校《水经》，即约他及森老、斐云来午餐，谈甚畅。近三时，方散。下午，因热，一事不能做，急躁之至！夜，写广告二则。热极！不知何时才睡去！

九月六日

热极！树稍儿纹丝不动。晨，写四信，即发出。八时许，至

高宅，送珊行。十时回。饭后，午睡。一事不能做！躺在冷水浴盆里好久。起来后，进书房，便有一阵热气蒸人。夜，仍未凉。直到十时许，方起风。睡时，大雨如注，屋漏未已。大约明天总可以风凉些了。

九月七日（星期日）

阴晴不定。昨夜一雨，竟然成"秋"。世保来，郑良诚来。出外购锁等。十一时半，至各肆一行，无所得。至蜀腴午餐，应孙某约也。观《尚书正义》，甚佳。索四亿，太昂。三时回，风子偕沙君来看俑，谈甚畅。卓有同来，谈宝礼堂书事，云：最低价为美金五十万。夜，作一函给慰堂，谈及此事。九时半，睡。

甚感兴奋！

九月八日

阴雨。十一时许，冒雨访玄伯，不遇，即归。饭后，午睡。写稿未成。五时许，方行来，伯郊来，将斐云售书事谈妥，即至魏宅晚餐。菜肴极精，惜喝啤酒，甚不痛快。上菜时，方知系为森老及延荣庆寿也（昨日寿辰）。九时许，散。斐云、刚主，在此谈甚久。十一时许，睡。

李子谷来，取去信三封。发慰堂二信。

九月九日

晴，仍有密云，天气尚凉爽。晨，客来不绝。顾载记来，金华来，乐嗣炳来。饭后，午睡。靳以来，谈甚久。出外为倍购

药，他中耳炎又发作了，有热度。甚焦急。斐云来，谈甚畅。晚餐，喝啤酒一瓶，牛肉一磅。近来体重又增，已至一百六十磅。夜，为《图谱》选材料。伯郊来谈。十时许，睡。

九月十日

晴，凉。夜雨。晨，叶华来谈。写《西域画》说明。发致剑三信等数件。饭后，午睡。下午，写说明。杨金华来，算算帐，欠的不少，但也非没办法归还的。略觉高兴。五时半许，至晋成，谈上海出版公司事，颇有萧索之感。十时许，归。即睡。夜间，倍喊痛不已。

携倍到戈绍龙处看耳疾。

九月十一日

阴雨。晨，宋福记送《西域画》盒子来，甚为高兴！世保偕孙君来，一批日文书，甚佳。（助廉来。）十时许，携倍至戈医生处诊耳疾。实君来谈。饭后，午睡。沈衔书以脑溢血疾，昨午病故。森老、玄伯均来电，有人生无常之叹！下午二时半，至上海殡仪馆吊之，并至静安寺送其火葬。三时半，回。夜，喝酒，吃牛肉。达君持石田画来看，伪品也。夜，倍喊痛不已。

九月十二日

晴，又渐热，但总是秋天的气候，比较的热得好受。写信四封，即发出。客来不绝，不能做事。金华来。饭后，午睡。下午，一事不能做。欲赶写“说明”，越急，越难下笔！奈何?！奈

何?！夜，喝白兰地一杯。整理《图谱》第十七辑图片。十时许，睡。

携倍至戈处看病。给剑三一信。购罐头不少。

九月十三日

晴，热，但尚可耐。晨，世保来，墨林来，金华来，胡颂高送印样来。十二时许，至许宅午餐，谈甚畅。四时，散。因喝了些酒，归即酣睡，傍晚始醒。出，为倍购药。夜，写《西域画》说明数页。十时睡，辗转不能入眠。有梦，颇怪。

九月十四日（星期日）

晴。晨，钱鹤林来，金华来。写《西域画》说明。饭后，午睡。下午，郑效洵来谈。发二信。续写《西域画》说明，进行得极慢，奈何?！奈何?！夜，为地藏王生日。购香数大把，交孩子们插在地上，甚为热闹。十一时许，睡。

九月十五日

晴。晨，写《西域画》说明。金华来，景润来，斐云来，在此午餐。饭后，午睡。四时许，至郁宅茶点，看了许多假画。六时许，郭有守来，谈了一会。偕圣陶至王艮仲宅晚餐。绿草如茵，清风徐来。酒喝得不少，谈颇畅。十时许归，十一时睡。

得一信，甚喜!

九月十六日

晴。晨，写《西域画》说明。金华来，以中、家晋来。应咸来，说起工役事，甚不愉快！正饭时，慰堂来，斐云来，森老来。谈至近五时，始散，颇畅快！五时半，至三马路各肆，得词二本，又至章宅晚餐，达夫请客也。酒喝得不少。十时许，散，即睡。

九月十七日

晴。晨，金华来。写《西域画》说明，仍未毕。饭后，午睡。下午，杂事不少。风子偕翰笙来谈，看俑久之，傍晚始至(去)。夜，欲睡之意甚浓，写了一纸，即停止。十一时许，睡。

九月十八日

晴。“已凉天气未寒时”。晨，客来不少。写《西域画》说明。饭后，午睡。慰堂来谈。汤临石来电云，画已借到，大为兴奋。夜，续写“说明”。写信，未毕。十时许，睡。

九月十九日

晴，甚凉爽。晨，续写《西域画》说明，已将毕。饭后，午睡。鹤林来，取去元明画二卷。圣保送《西域画》印片来。忙碌之至！金华偕景润来。全日片刻无暇，甚觉兴奋。自行装订《石谷画册》。夜，送一部给梁医生。他取出石涛画数幅来看，皆伪

品也。十二时许，睡。

九月二十日

晴。晨，客来不绝。整理《西域画》说明，付印。饭后，午睡。自行装订《烟客画册》，并贴玻璃纸，不觉忙到晚上。十时许，睡。

杨文献送来数书，尚佳，留下三种，价计万。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晴。晨，整理《西域画》。颂高来，云白来，助廉、西江、金华来。饭后，午睡。复贴玻璃纸。五时许，至各肆一行。阅宋抄本《景祐乾象新书》二册，极佳。金华来，郭墨林送俑数只来。夜，倦甚，不做什么事，十时即睡。

刘哲民来谈。

九月二十二日

晴。晨，写广告发出。写剑三一信，又克家等二信，均发出。杨文献来取款，并送来《皇明象胥录》一部。饭后，午睡。金华、里千来谈。夜，欲写稿，未成。仅整理并计划《图谱》普及版事。十时许，睡。中夜，有点伤风的样子。

九月二十三日

晴，闷热。未写一字，心里很不高兴。喝啤酒三瓶。晨，有

客来。饭后，午睡。夜，汤临石来。谈了许多话，甚以为怪！皆古董市上奇闻，前所未知也。十一时许，睡。中夜，牙床隐隐作痛，越痛越利害，几乎整夜不能安枕。

九月二十四日

晴，仍热。牙痛甚。亦代来，西江来。发信三封。饭后，午睡，牙仍隐隐作痛。金华来，取去借来之画三轴。夜，一事不做，甚倦。十一时许，睡。因事前吃了散利痛二片，故夜眠甚安。

九月二十五日

阴，热。晨，墨林来谈，交来《韫辉画集》及《西域画》预约款各乙部，此第一次买卖也。很高兴！饭后，午睡。下午，应咸来，墨林偕丁惠康来。朱达君来，《玄览堂续集》送来十一部，甚为兴奋。夜，不能写一字，只写了一封信。十一时许，睡。

《大公报》广告已登出。

九月二十六日

晴，热。晨，客来不绝，甚忙。《韫辉》、《西域》，预定者尚多。颇为兴奋。饭后，午睡。森老来，金华来。下午四时许，至中国画苑观尹默、迈士的书画展览。五时，至祥生饭店祝欧阳予倩夫妇六十寿及其太夫人八十寿。酒坏，喝得不多。十时回，即睡。

梅林来。

九月二十七日

晴，热。晨，客来不少。整理印刷各书。圣保来，算帐，颇为兴奋。饭后，午睡。热甚。下午，至静安寺购物。写信九封，夜间发出。因热，不能入睡。算算成本，越算越不对劲！实在物价涨得太高了！十二时许，睡。乱梦如云。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阴，热甚！晨，做套子者来，景润来，世保来，实君来。中午，闵君请客，未去。梅林来，取去捐赠之书及所写的字。饭后，午睡。兴致不佳，不〔只〕字未写，只能做做不费脑力的事而已。夜，月明甚，无心赏之！十时许，即睡。

九月二十九日

阴。今日中秋，而无月。电车亦罢工，人心与天气同是郁郁无欢！晨，写信二封，即发出。饭后，午睡。下午，写信十二封，皆为索稿事，亦即发出。[1] 高宅客人来了五个，共在此度中秋节。燃香斗，点红烛，供水果，孩子们兴致均甚高。十时许，散，予已先入睡矣。

---

① 郑振铎当时拟主编《文艺复兴》月刊的《中国文学研究号》，故向很多学者约稿。

九月三十日

阴，凉爽。换穿西装。晨，金华来，送来锦缎数匹，款已昂至一百万矣！可怕也。饭后，午睡。斐云来，以中来，（未遇）应咸来。出购玻璃缸等，做了好几种酒，聊以自遣耳。晚餐后，至各肆算帐，有爽快者，有极吝者，人情可见！九时半，归。十一时许，睡。

家晋来。斐云来，云明晨赴京。

十月一日

晴，凉暖适中。汪六吉来兜生意，又动心欲购之矣！顾载记来，付款六百万（购纸）。饭后，午睡。南京昌群等汇款来购《画集》，甚感之！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计算了许久，总是不够。奈何?!奈何?!下午，出购玫瑰花做酒。刚主来。晚饭后，偕一虹、宝权、箴、宝等同赴中秋园游会，情形甚好。十一时许，乘梁医生车归，即睡。有梦。

十月二日

晴阴不定。晨，写信三封，即发出。王定宇来谈。饭后，午睡。以中来，顾巨六来，老汪六吉来，金华来。因款不够，购纸事，已作罢。孔里千来，孙玄常来。晚餐，喝酒二钟〔盅〕。整理《西域画》，发现错误不少。十时半，睡。

十月三日

阴。晨，鹤龄、圣保、颂高来。金华来，借去现钞三百万。应咸来。饭后午睡。里千来，沈仲章来，以群来，方行来，谈甚久。仲章、方行在此晚餐。喝新做之酒，甚佳。连日以花果浸酒，甚为高兴。香蕉酒似甚成功。夜，刚主来，说起卖汉画事。十一时许，睡。

来青阁送乐浪及工艺图鉴来。发信二封。

十月四日

阴雨。晨，整理《西域画》图片，说明已校毕，即送印刷所。子刚寄款来。至中研院看《四部丛刊》二十四箱，当即送还何家。饭后，午睡。仍忙于做酒。上海出版公司送款一千四百五十六万来，颇为高兴。如他家皆能如此，则前途大有望焉。犹太书商来，谈了许久。整理《西域画》图片已毕。做酒约共有三十二种左右（内三种购）。九时睡。

郭墨林送来俑二只（□骑马人）[①]，绝佳。

发子刚、锦钊二信。

十月五日（星期日）

阴。晨，敦易送稿来，健吾来，圣保来。饭后午睡。做酒将毕，颇忙。傍晚，孔里千来。喝酒不少，心里很躁闷，借此消愁

① 按，有一字不识。

耳。一字不能写。十一时许睡。

(《西域画》说明已校毕付印)

十 月 六 日

晴。晨,客来不少。继续整理"图片",一字未写。算帐。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助廉来。饭后,午睡。下午,梁医生夫妇来看画册。周元亮来谈取款事。西北文化协会韩德溥、杨同芳来谈《西域画》出回文版事。十一时许,睡。

十 月 七 日

晴,昙。晨,金华送款来,家荣送款一千五百余万来,甚为高兴! 家晋来。周元亮取去一千八百五十万。(已涨至七几了!)饭后,午睡。下午,斐云来,文祺来,杜纪堂来,葱玉夫妇来,谈甚久,在此喝咖啡。周元亮来,又取去一百二十五万元。出外购药及食物。威东夫妇来,在此喝酒。整理"图片"。十一时许,睡。有梦。

十 月 八 日

阴雨。晨,算帐,颇乐观。写信六封,给昌群、慰堂等,均即发出。饭后,午睡。下午,精神不佳,不知何故。刘哲民来谈颇久。四时半,至开明,看假字画多幅,谈话亦殊索然也! 至汉学、来薰等肆,见严铁桥写本《说本翼》(稿),颇高兴,即挟之而归。七时许,至蜀腴晚餐,葱玉请斐云也。谈至十时许,回。即睡。

十 月 九 日

晴，有云。晨，客来不绝。写信五封，即发出。金华来，温知中人来，鹤龄来。饭后，午睡。为催“说明”的印刷，忙甚！下午，取来“目录”二页及纸版，甚佳。整理图片并装盒，出购物。威东夫妇来晚餐，喝酒。仍整理图片。九时半，睡。

十 月 十 日

晴。清晨四时，即起身，因本日为双十节，箴、宝及倍赴苏州旅行也。匆匆梳洗后，提箱至祥生车行，时缺月在天，群星灿烂，犹未明也。六时半，才坐到车子走。归后，已不能入睡。整理图片并装盒，好容易才整理好了五十部！戴春记来，实君来，世保来，来薰高君来。饭后，午睡甚久，至四时许才醒。圣保来，画样未交全，甚为焦急。夜，威东等来，喝酒。九时许，睡。

十月十一日

晴，已是“已凉天气未寒时”了。晨，世保来，张（泮池）来，家晋来，鹤龄来，叶华来，宋福记来。饭后，午睡。外出一行。终日杜门不出，即出，亦匆匆即归。诶人不在，甚为郁闷！夜，整理“图片”，做广告数则。九时许，即睡。

十月十二日（星期日）

晴。晨，圣保送印样来，甚佳。饭后，午睡。做好了菜，候他们从苏州回后吃，却失望了数次。傍晚，威东夫妇来，喝酒，吃品锅，颇为高兴。郭墨林送俑来，有二车及魌头，甚好。十时许，睡。十二时许，箴等归，带来了不少食物。

十月十三日

晴。晨，鹤龄来，取去购印刷机款二百八十万元。顾载记送纸来。饭后，午睡。下午，戴春记送说明来，装订得不坏！颇为高兴！写信七封，即发出。傍晚，喝酒不少。郭墨林来，取去俑款六百四十万元。（汇给昌群一百六十万元。又，郭石麒来，取去书款一百万元。）十时许，睡。夜，刚主来谈。

（金华偕汤临石来）

十月十四日

晴。晨，戴春记送“说明”来，来薰、来青、金华等来取书，助廉来辞行，实君、西江来，圣保送印样来，老汪六吉送纸来，家晋来。饭后，午睡。得佩弦一信，海粟一信。下午，绍虞来，斐云来。墨林来，送来书款一百二十八万元。（《西》二部）威东夫妇在此晚餐。整理《西》至夜十一时半才睡。

十月十五日

晴。下午，阴雨。夜，雨甚大。晨，客来不少。发信八封。饭后，午睡。下午，金华来。整理图片，甚忙。傍晚，宝礼来谈（关于《文艺复兴》事），约其明午与刘哲民一洽，大约可以有办法。夜，喝酒不少。自行整理“图片”。十一时许，睡。有梦。

十月十六日

晴，时有阴云。晨，客来不绝。世保偕张来。整理“图片”，忙甚！十一时半，至蜀腴午餐，约宝礼、哲民、健吾、唐弢谈《文艺复兴》事。二时半，散。到家，即睡。四时许，才醒。葱玉来，孙玄常、章克椮来。夜，整理“图片”装盒。共成四十五部，尚不敷分配也。巳生介绍赵而昌来谈，因无暇，约其他日来。偕宝至大来喝咖啡。近十二时，睡。

金华来。森老、斐云来。

十月十七日

阴晴不定，云甚重。晨，世保来，高来，修文堂中人来，皆来取《西域画》也。修理客厅地板。以中来，圣保来。饭后，午睡。下午，整理书房，至夜始毕，居然比较的干净相矣。葱玉来，整理画集目录。夜，喝酒，甚闷。十一时许，睡。（孙玄常送稿来）

十月十八日

晴。晨，圣保来，取纸五刀去，又车去八尺科举四十五刀。整理“图片”，忙甚。饭后，竟忘了午睡；至二时许，始略一阖眼。下午四时许，至玄伯宅喝茶，晤斐云、森玉等，见到《周元公集》二十册（十二卷本），绝佳。（江州刻）六时归。孔里千来。夜，喝酒。做广告。墨林送俑来，三彩牛车，佳甚！十时许，睡。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

晴。晨，郑来谈，圣保来。斐云来，即在此午餐。沫若、茅盾夫妇、宝权、云白、方行夫妇来，广平来，酒醉菜饱，谈得颇起劲。二时许，散。下午，黄如璧来，谈颇久。华东印刷所柳君等来，谈极畅。夜，写信二封，即发出。写给昌群信，未毕。不知忙些什么，已至深夜。无非计划出版事耳。十一时许，睡。（鹤龄送玻片来，未遇。）

十月二十日

晴。晨，贾进者来，未付款；鹤龄来，戴春记来，车《西域画》去。郭墨林来，取款去。家晋来，应咸来。忙至十一时许，才安静下来。森老来，安娥来。饭后，午睡。斐云来，上海出版公司周君来。晚餐时，喝酒。郭墨林送一牛车来，极佳。彼以为是隋代的，予疑是五代之物。写信四封，即发出。夜，十时许，睡。

十月二十一日

晴。晨，金华、景润来，戴春记来，鹤龄来。饭后，老汪六吉送纸（八尺科举）来。午睡。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胡风来。世保来。宋福记来。富晋送款来，已将至绝境，忽有这些款子，又可度过一时矣！晚餐时，喝酒一杯。发信八封，并寄晓铃《传奇六种》一部。拟“信”及价目表。十一时，睡。

十月二十二日

晴。晨，应咸来，世保来，直忙至午。发信五封。饭后，午睡。兴致甚坏！争吵久之，殊为没趣！且戒生气！否则，必至伤生也！下午，应咸来，慰堂来，默存、起潜来。谈久之。圣保来。五时半，出，至各肆一行。六时许，至开明，今日酒会也。持螯饮酒，颇见高兴，稍有生趣矣。半醉而归，已十一时矣。即睡，有梦。

十月二十三日

晴。晨起，又生了气，心口隐隐作痛。也许将会“一怒而亡”的吧！得金淳信，知已于双十节前三日到沪，住两天，即走。乃失之交臂！心里痛苦之至！即写一信，发出。世保来，戴春记来，顾载记来，皆为取款事也。饭后，午睡。下午，忙于设计及写广告等。竟将成为一出版者了！好不可怕！得托给人办才好。此事可为而不可为，不宜经常从事也。夜，十时睡。有梦。

十月二十四日

晴。晨，圣保来，应咸来，森老来。发出《西域画》中、下辑征求预约信二十多封。如有四五十部，即可开印了。忙极！饭后，午睡。下午，又发出八封信。给克椮一信，发航快四封。四时许，出外购物，买蘑菇四两，已花三万五千元，可谓贵极！傍晚，喝酒，微醺。夜，整理应办之事，未写一字。九时许，睡。

十月二十五日

晴，下午阴。晨，墨林来，世保送书来，金华来。终日忙碌着。饭后，午睡。下午，宋福记送套盒来，立将《西域画》装入。傍晚，他们皆来取去。金华送一支票来。夜，《陶俑图录》样本印好，即赶裁赶分，赶写封皮包好。忙碌至夜，已毕。九时半，睡。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阴雨不止，闷甚！晨，温知来，来薰阁来，取去“样张”，即嘱其分送。墨林来。饭后，午睡。下午，整理《西域画》中辑图片，并《陶俑》图片。前同事钱君来。出外购物。母亲今日到许昌去，住三四天即回。家中寂寞多了。发快函三，寄“样张”二。夜，整理《西域画》中、下辑，已颇有眉目。十时许睡。

十月二十七日

阴晴不定。晨，家晋来，别的客人们也不少。写信数封。饭后，午睡甚酣。寄《西域画》二部给昌群及舒。感慨极多，欲发无从，惨极！下午，至静安寺散步；欲写稿，竟无从下手。鹤林来。付印《西域画》中辑二十九张。九时许，即睡。

十月二十八日

晴。晨，甚冷。客来不少。金华来，顾载记来。至法宝馆理书，可告一段落矣。午归，即至锦江，晤叔平及其妹与妹丈沈遵晦，谈了许久。二时半，回。欲写稿，仍不能下笔，盖心思极乱也！午睡一会。下午，整理《唐宋画》目录。尚有二幅，未取来，甚可虑也！十时许，睡。（母亲今日未归来，大约他们要留她多玩一二日也。）

十月二十九日

阴晴不定。晨，森老来，又客来不绝，墨林来。饭后，午睡。广告已印好，即分发。顾巨六来谈，康嗣群来谈，范秉彝来谈。四时许，略安静。出购食物。晚餐时，喝酒少许。整理广告等。夜，不能做事。十时许，睡。

十月三十日

晴。晨，鹤龄、圣保来，墨林来，又有好几个客人来，济济

满室。付款收款，忙个不了，胸口有点作痛。饭后，午睡。下午，森老来。三时许，偕至青年会，贺石麒子结婚。四时许，即回。至郑福斋购北平饼饵若干归。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本月底可以应付矣。晚餐时，喝酒。夜，出外步月。十时许，睡。

十月三十一日

晴。晨，客来不绝，应付为苦。贾进者之弟来取款，即付之，了却此一件债务矣！饭后，午睡。下午，欲赴沈衔书追悼会，未果。萧乾、潘际炯同来，谈甚久。来薰阁送款来。七时，偕萧乾赴黄逸慧医师宅晚餐。酒喝得不少，有醉意。十时归，即睡。

西江来，应咸来。

十一月一日

晴。晨，鹤龄来，金华来，世保偕泮池人来。墨林来，送了不少好“俑”，甚为高兴！傅雷偕 Headley 来，谈颇畅。饭后，午睡。下午，不知忙些什么，不觉已至夜。九时许睡，几乎一事未做也。

十一月二日（星期日）

晴。晨，世保来，墨林弟来，鹤龄来，景润来。屋里坐满了人。金华来。午饭后，午睡。下午，[illegible]林来，宋福记送套子来，张子厚来。即将《西域画》装套。夜，喝酒，至梁医生处闲谈。贴《唐宋画》签子，未毕，甚倦。近十时，睡。

刘哲民来。来青阁送款来。

十一月三日

晴。晨，金华、圣保、世保等来，忙得不能做事。购锦缎六匹，已去八百万左右。宋福记送剪下之锦二十六匹来，如不问，决不会送还的。饭后，午睡未成。墨林来，送来汉狗一只，绝佳。取去十二时神一套。因系伪物也。夜，吃蟹，喝酒。看了些书，不能做一事。十时许，睡。

十一月四日

晴。晨，鹤龄来，世保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金华来。饭后，午睡。富山送款来，大约七日的支出，可以应付过去矣。看书。傍晚，森老来。觉明自北平来，即住客厅中，谈甚畅。至十时许，始睡。

十一月五日

晴。晨，森老偕王振铎来访觉明，谈甚久。泮池送款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已相差不远矣。金华来，至大来午餐，森老请客也。有默存、起潜等。二时回，午睡。下午，购花及水果等。出外一行，散步也。六时许，伯、圣、予诸位来。森、觉、舒新城、李伯嘉及起潜来。在此晚餐，谈极畅。十时许，散。即睡。

十一月六日

晴。晨，鹤林来，圣保来，金华送来青阁款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仍缺一千多万，奈何?！明日必当补上！应咸送薪水来。饭后，午睡。下午，理书。得舒一快信，因寄法宝馆，迟了一天收到，又失去了一个晤谈的机会！心里郁闷之极！五时许，偕觉明至中华新城处晚餐。餐后，观电影。十时许回，即睡。有梦。

十一月七日

晴。晨，圣保来，实君偕张树森来。因款未凑齐，甚为不安！整日的不能做一事，很难过！且别有一番闲愁，更自郁郁无欢！墨林来，取去七百万，不知如何还法！下午，未做一事，只在算帐，算来算去，总缺一二百万。晚餐后，喝酒不少。至三马路一行，收款不过三百数十万元耳。可见收钱之不易也！九时半回。十一时睡。

十一月八日

晴。晨，客来不绝。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已可凑足矣！为之一松。实君送款来。饭后，午睡。寄信八封，并寄还景耀滨田书一部。下午，出外购物。叔通来谈，说起购陶器事。晚餐时，喝酒不少，心绪至为恶劣也！来薰送款来。九时许，即睡。

魏廷荣来谈。孔里千送书来。

十一月九日（星期日）

阴雨，幸小雨即止。未明即起。本欲写文，却仍一字不能写出！来青史君来，墨林来。写信七封，即发出。午餐时，喝酒数盅，午睡甚酣。下午，夷初、陈惠来，相见甚喜！觉明由杭回，在此晚餐。八时半，去。因心绪不佳，不到十时，即睡。有梦。

森老来。孔里千来。

十一月十日

晴。晨，金华送款来，宋福记送锦套来，森老来。一时许，觉明来，偕至起潜处午餐，喝了些酒。三时许归。康农、张君来，送来文征明《千岩万壑卷》，为清宫故物，甚佳。墨林来。五时许，午睡甚酣。黄君璧来。晚餐后，阅书。吴铁声送英文新字字典一册来。九时半，睡。有梦。

十一月十一日

晴。圣保送印样来，甚佳。顾载记送裱好之纸来。颇为忙碌。墨林来。饭后，午睡。下午，写信数封，即发出。傍晚，墨林打电话来，云：蓝彩俑已取来，计凡十三只，内六七件有蓝彩者。甚佳，而尚不如理想之佳。在他那里晚餐，至丁惠康处看俑，有二大马、坐女俑等，均甚好。十一时许，归。即睡。

十一月十二日

晴。今日放假。晨，富晋来，萃古来，鹤龄来，慰堂偕其女同来，谈甚久。森老来，葱玉来。本欲至志皋处，因懒，便不去了。饭后，午睡。下午，无所事事，颇闷！至静安寺散步，至法宝馆，惆怅异常。傍晚，孙玄常偕一友来，翻书甚久，殊倦于应对。晚餐后，不及八时，即睡。

十一月十三日

晴。晨，金华来，温知来，默存介绍了西服裁缝来。写二封，即发出。饭后，午睡。墨林来。整理《明遗民画》，甚省力，即可付印也。得文昭信，知三婶母已于十一日逝世，甚为难过！人生无常，诚可哀也！晚餐后，至墨林处看三彩骆驼，高至三尺许，诚佳品也。十时许，睡。

十一月十四日

阴。晨，世保来，王以中来，应咸来。饭后，午睡。下午，写《鲁迅与中国古版画》，未毕。[①] 为筹款付俑帐，甚为烦恼，想可借得到也。夜，威东夫妇来，墨林来，送来汉俑二，高达二十二吋，绝佳。再有蓝马及坐女俑等，便可成为一个很“像样”的“收藏”了，惟款尚不知如何能付出耳?? 十一时许，睡。有梦。

---

① 该文后载《文艺复兴》第4卷第2期。

十一月十五日

阴，微有阳光。晨，金华来，鹤龄来，世保来。饭后，午睡。下午，客来不绝，几不能入睡，颇不高兴！辰生借款回，仅敷一半耳。可见借钱之不易。须星（期）一始可见分晓也。心境殊郁闷。傍晚，喝酒不少。微酣，和衣而卧。上楼睡时，已十一时许矣。有梦。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日）

晴。晨，客来不绝。金华来，世保来，以中来，森老来，适夷来，董每戡来，默〔墨〕林送俑来，曹文钟来。至午，客始散。饭后，午睡。下午，适夷来，云白来！外出购物。傍晚，以羊肉锅下酒，酒喝得不多，不大痛快！心绪甚为恶劣！九时半，即睡。

十一月十七日

阴。晨，顾载记送纸来，鹤龄来，圣保来。饭后，午睡。下午，何家槐夫妇来。郭墨林来，取去购“俑”款四千万。此款今日方借到，即付之。自觉用心至苦也！傍晚，外出散步。晚餐后，又至静安寺一带散步。风劲，有雨意，已是初冬气候。九时半，睡。

十一月十八日

阴。傍晚，有小雨。晨，觉明、森老同来，谈博物馆事甚详。戴春记来，世保来。觉明在此午餐。整理小房间，废物太多，末而未理楚（清）。下午，三时许，才午睡。圣保来。傍晚，出购食物，喝酒不少。章克椮来。森老有电话来。近八时，即睡。有梦，惆怅不已！

十一月十九日

晴。晨，富晋送书来，墨林来，张子厚来，实君送《支那古铜精华》来。为了筹款，甚为着急！饭后，午睡。下午，整理小房间，仍未毕。诺曼来，送来 Andersen① 的古史研究，甚佳。晚餐时，喝酒，微醺。夜，梅林来谈。十时许，睡。

十一月二十日

晴。晨，来薰阁送款来。萨某送俑若干件来，间有佳者。墨林来，偕往禹贡叶溯仲处看蓝彩马等，尽有佳者，惟价太昂耳。下午二时许，归。始进午餐。经济情形甚窘，不知如何办法！唯赖预约收入能踊跃也！夜，喝酒。九时许，睡。有梦。

圣保送《唐宋画》印样来，已全部完工矣！赶订一部出来，给外交部刘某。

---

① 原文不清，恐有误。

十一月二十一日

阴。晨，西服裁缝来。写信六封，即发出（金淳信一）。西江来。饭后，午睡。下午，世保来，丁惠康偕墨林来。心情不佳。四时许，出。至开明，谈了一会，至晨光，晤家璧、风子、清阁，偕至大发吃蟹。又至前线看二木佛像，盖元代物也，颇佳。十时许，归。即睡。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晴。晨，客来甚多。饭后，午睡。发信四封。寄《西城画》一部给晓铃。装订作送《唐宋以来名画集》样本二部来，甚精美，惟颇有毛病。魏廷荣来谈。五时半，至四明村乔峰宅晚餐，祝其六十寿辰也。到二十余人，皆熟友也。酒喝得不少。归家后，即现醉状，呕吐了两次。和衣而睡。

孔里千送书来。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晴。晨，送俑者来取款，价尚廉。戴春记等来，金华来，默存偕英人 McSleavy 来，谈甚久。刘哲民来，黄君璧来。偕君璧访藏俑之吕霞光未遇。至路局午餐，遇刘开渠、夏炎德诸人，大半皆初次见面者。三时回，森老来。傍晚，出购牛肉等下酒。墨林来，谈及叶某处之“俑”，昂至三条半，可怕也！只好选其一二而已。夜，写文，未毕。十时睡，闻有大雨声。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晨，世保来，因款已罄，甚为焦急！慰堂来谈，森老来说，偕往来喜午餐，颇饱。饭后，至叔通宅。下午，孔里千送书来。今日为小箴生日，外出为她购茶色玫瑰一束赐之。能够购到此花，甚为高兴。晚餐时，共有一棹（桌）人，内有她的朋友二。酒喝得不少，因不大高兴也。九时许，即睡。有梦。

威东嘱人送汉砖来。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鹤龄来。家荣送款来，甚感之！墨林来，说叶某处已说好了，二匹蓝彩马为$550元。又要设法筹款了！方行来，托其借款，不知成否？饭后，午睡。下午，慰堂来谈，说起孙某的《尚书正义》事；此事费口舌已多，只好不再过问了！以后，让他们去吧。闲事少管，竟不管！落得清净些！夜，写《唐宋画跋》六页，明早再写数页，即可毕矣。牢骚满肚，借此一吐。十时，睡，甚冷！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晴。晨，写毕《唐宋画跋》；戴春记送装成之书五十部来，金华来，富晋来，家荣来。西江来，取去书十余部。进者来，借到一笔巨款，约定一个半月后还，却不知如何还法！墨林来，即取去此数。饭后，午睡。下午，上海出版公司来，来薰阁来，均取书去。鹤龄来，因明日应付之款未筹足，甚不高兴。五时许，

偕箴至高宅晚餐。九时许，归。月明甚。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晴。晨，借到毛君七百万，方才度过了今天的一关，可谓苦极！但不久，上海出版公司和史家荣均送款来，又可度过此一二日矣。实君来谈。饭后，午睡。下午，整理小房间，颇干净，可做事。拟专藏日文书及史料书，将额为“读史室”。傍晚，喝酒。墨林送二蓝彩马来，绝佳。然既得之，又便生幻灭之悲哀矣。民国今天上船到美国去，未去送。夜，写广告二则。十时许，睡。得金淳一信。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阴。晨，又装订好五十部《名画集》，立即打电话叫他们来取。到中午时，已为之一空。饭后，午睡。因款不足，心里很不高兴。下午，理书。来薰阁送款二百余万来。纪堂来。绍虞来，在此喝咖啡。六时许，至洪长兴，靳以等公饯辛笛夫妇也。生意兴隆之至！几乎座无虚席！喝了不少白干，谈甚畅。九时半，偕辛笛、浩然夫妇至宅看俑。十时，去。即睡。

十一月二十九日

阴。晨，金华等来，圣保送印样来。因款不足，心里很闷！饭后，午睡。下午，写广告。孔里千来，富晋书社中人来。外出散步。计算收支很久，觉得甚可乐观，惟一时缓不济急耳。夜，写广告。十时许，睡。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日）

晨，阴云甚重。晨，戴春记送书五十五部来，黄君璧来，起潜来。实君来，款收到数百。史家荣来，送来一千一百万，颇高兴。金华来。各取书而去，所存又无几矣。饭后，午睡。孔里千来，圣保来，富晋来，来薰高某来。晚餐时，喝酒。萧乾夫妇偕一美国人来看俑，即去。十时许，睡。

十二月一日

晴。晨，送款至银行。富晋等送款来，今明二日的到期款子，可以勉强应付过去了！但三四号的，还没有着落呢？如此情形，甚是令人不安！总缘"贪"心太过，购"物"太多之故！宜切戒之！！！饭后，午睡。下午，外出散步，即归。夜，做广告，已毕。写信，未毕。十时许，睡。

十二月二日

晴。晨，世保偕泮池书社人来，付来款三百余，甚失望。金华付来款三百余万，即存入。富晋亦交来五百余，西江则送来二百余，彼等皆甚帮忙也！适夷、靳以来，在此午餐，喝酒。下午，偕至嗣群银行。又到晋成，将广告交之。又偕至辛笛处闲谈。五时许，至三马路各肆一行。六时许，回。晚餐后，理书，做杂事。十时，睡。

十二月三日

晴。晨,客来不少,温知、实君均送款来。尚有不敷处,向毛君及应咸借九百,方得应付过去。写致斐云及以中快函各一。饭后,午睡。下午,有云,冷甚。至静安寺散步。赵伯苏来谈,应咸送款来。夜,喝酒,微醺。九时半,即沉沉入睡。

十二月四日

阴,有微雨,有云意。晨,顾载记来,送书套者来,又付出款不少。饭后,午睡。发信六封。傍晚,至静安寺购羊肉一斤,做火锅吃。喝了几杯烈酒,微醺。理书。十时许,睡。

十二月五日

阴,微有日影。晨,甚感寂寞;那寂寞蚀食着心肺,令人若“死”、忘生! 不知何故?! 九时后,忙了起来,又好了些。饭后,午睡。款将绝,而又收到、寄到一批,又可勉强度数日矣。下午,理客厅。六时许,靳以、默存夫妇、巴金、西禾、嗣群、伯郊、哲民及辛笛相继来,在此晚餐,谈笑甚欢。十时散,即睡。

今日为无催款的安静的一天!

十二月六日

晴。晨起,微觉伤风,即加丝棉袍,喝沸茶,至午略愈。布面本《唐宋画》已送来,甚佳。圣保送《西域画》中印样,已毕,仅余说明

矣。饭后，午睡甚酣。三时许，醒，孔里千来。晚餐时，喝酒。心里仍不甚痛快！沈仲章来谈。九时许，去。十时，睡。

世保来，结清了帐！

十二月七日（星期日）

晴。晨，客来不绝。孔里千送书来。夏鼐来，谈畅。康农偕张来，取去《文征明千岩万壑图卷》，谈至二时许，才去。客去后，始午餐。喝了几杯酒，午睡甚酣。醒后，小便时，眼前一黑，几欲晕倒。殆喝酒之故也。下午，闻潘雄死耗，甚为凄楚！郭墨林送俑来，甚高兴，盖极佳也。夜，不能做一事。十时许，睡。

十二月八日

晴。晨，客来甚多。森老来，已有好久不见了。鹤龄来。饭后，午睡。下午，有军人模样者，持古玉器数件来，殆皆伪物也。欲之。四时半，至开明；偕他们到大鸿运晚餐，喝酒不少，然未醉。九时许，回。心事重重，不易为欢也！

十二月九日

阴，有微雨。心境亦阴沉异常。晨，鹤龄来，世保来。饭后，午睡。下午，欲写广告，未成。几乎一事不曾做，然郁郁不已，着急异常。总缘经济上的困难也。“广告”已登出，盼能有若干收入，以济穷也。九时许，即睡。

十二月十日

晴。晨，郭墨林来，取去支票一纸；孔里千来取款，无以付之。写信二封，发出。因筹款，殊感狼狈。饭后，午睡。下午，无所事事。四时半，至葛仲勋宅吃茶。葛与徐鸿宾、胡惠春请马叔平也。到者半为初见。谭和庵一纨绔子耳，印象殊不佳。财何足骄人哉？饮酒数杯。六时许，散。夜，因心跳，九时许，即睡。

十二月十一日

天阴欲雪，心境亦阴沉异常。欲写信，未成。晨，客来不少。墨林来。饭后，午睡。下午，约雪村、予同、伯祥、达君来谈，甚为高兴。看俑，看画，兴致均好。酒喝得不少。九时半，散。十时许，睡。

十二月十二日

阴。晨，森老来谈。孔里千来取款，姑开一支票与之，实一文莫名也。饭后，午睡。下午，觉明来谈，谈及古物陈列所藏书事，似有成见。只好不去多事了。六时许，觉明约赴北四川路正阳楼吃羊肉锅子，有森老、王天沐等人。极坏！购牛油二听归。甚佳，甚廉！到家已九时半矣，即睡。

十二月十三日

晴。晨，书肆中人来。马某送俑来，见之，甚为不快。恐胃口

自此倒矣！饭后，午睡。下午，甚闷。圣保来，《遗民画》印得甚好。不知为何销路不佳?！诺孟来。也许国外可以销若干吧？傍晚，达君来，取文征明画去。晚餐匆匆吃毕。至静安寺散步，即回。甚觉无聊。九时许，即睡。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阴。晨，孔里千来。《热河》四册印得甚好，惜太贵也！宜停止购书购俑矣！!!!!! 墨林来。石麒送一六朝骆驼来，上有胡俑，甚佳，食指又为之动矣。韩某送俑数只来，无一佳者，姑与款敷衍之。中午，喝了一点酒，午睡甚酣。下午，想了好些计划，尚未实行。威东夫妇及大妹来，在此晚餐。夜，十时许，睡。

十二月十五日

阴，雨，闷人！晨，来者不多，鹤龄来。饭后，午睡。下午，因款未齐，且预约情形不佳，甚为不高兴。姑作最后之尝试，拟一《征求合资影印〈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启事》，不知有效否？四时许，嗣群来，谈颇畅。夜，写二信，殊凄楚。十时睡。有梦，不祥！

十二月十六日

阴雨。今日借到少数款子，足够敷衍矣。晨，打了好久的算盘。饭后，午睡未成。下午，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富晋送款来，金华送款来。明后天又可度过矣。略略高兴些，曹文钟来谈。夜，喝酒数盅。十时许，睡。

胡颂高送款来。

十二月十七日

时阴,时晴。心境亦如之。晨,宋福记送布套来。世保来取布套。得亚子一信。至法宝馆,得舒一信,甚为高兴。却又病了,甚为诧异,饭后,午睡。下午,墨林之弟来取款。在计划筹钱,一字不能写。夜,暖寿!喝了不少酒。威东夫妇等来。钱鹤龄来,竟送了礼,甚怪!健吾来。梁医生夫妇偕黄敦良来。十时许,睡。[①]

十二月十八日

雨雪。今年第一次飘雪也。晨,金华等来,顾载记送纸来。十一时许,至合众,至开明,偕伯、予至雪村宅午餐,喝酒不少。至三马路各肆一行,无所得。三时半,复至开明,偕予同至张宅,不遇,至予同处晚餐,晤老许等。谈至十时归,冷甚!客已尽散矣。十二时许睡。今日镇天在外,为避寿也。闻客来不少。

十二月十九日

晴,冷甚!晨,以中来。来薰、泮池、石麒均送款来。得此,枯辙之鲤可活数日矣。甚感之!墨林来,鉴定石麒送来之骆驼胡俑为新物,即还之。饭后,午睡。下午,张来,即写一便条交之,向开明取款。绍虞来,亦代、家璧来,喝咖啡。夜,森老、默存、以中、克椮、起潜、健吾、绍虞、济川诸人,在此晚餐。昨夜留下之一席。谈

---

① 今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49周岁生日。(18日是阴历十一月初七,为郑振铎50岁华诞)。

笑甚欢。十时散。即睡,有梦。

十二月二十日

晴。晨,墨林来。宋送《西域画》布套来,又涨了三分之一!圣保送印样来。校对《启事》。以中来,应咸来。饭后,午睡。世保来,送来《日本国宝全集》四十册,退回十二册。共计已有六十九册,仅阙十五册矣。傍晚,马某来,因不欲购,故大杀价,然亦竟成交。可见从前出价实在太高了!喝酒,微醺。冷甚!九时许,即睡。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晴,冷甚!晨,金华来,他客亦来不少。十二时,至晋成,哲民约谈也。唐弢、柯灵、家圭同在座,喝了几杯酒。结果,也只是拖而已。三时许,回。一事不能做,忙于计划,忙于算帐,时间糟蹋了不少。欲写信,亦未成。晚餐后,九时许,即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晴。晨,金华来,家晋来,慰堂来,宋福记送书套来,济川来,西江来,来青阁伙计来,温知来,济济满堂。留慰堂在此午餐。墨林弟送数俑来,极坏之物也。森老来,谈至三时许,散。下午,金某来定书。《启事》已印好,不知有无响应者。即写信,发出七封。夜,喝酒,微醺。九时许,睡。有梦。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晴。晨,客来不少。写信十二封,即发出。十一时许,至美丰、晋成及通易,志皋即订两部,慷慨之至!十二时半,至梅龙镇,晤力子诸人。二时半,回。下午,继续发信。来青阁送款来。六时,至叶葵初宅晚餐,有慰堂、森老、默存、玄伯诸人在座。九时许,散。谈颇畅。十时半,睡。(偕伯郊同归,取启事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

晴,天气转暖如春。晨,富晋送款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这数日又可稳度矣。曹葆成来,谈购纸事。惟款不足耳,否则,大可多购也。饭后,午睡一会。下午,出购物,为家人忙,但望能博他们的一欢一笑也!傍晚,礼物均已备齐。吴仲平来谈。夜,照俑像三十余,忙到近十时。甚倦,即睡。有梦,惆怅不已。

今日圣诞前夜,孩子们玩得很高兴。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夜闻淅沥声,疑是水管漏,晨醒,乃知是雨。镇日阴沉沉的,暖而不腻,尚是宜人。宋福记来,孙实君来。饭后,午睡甚酣。下午,外出购物。金华来,曹葆成送纸六十刀来,款尚不知从何而有!写信八封,即发出。威东夫妇来。饭后,阖家照相,甚乐。十一时许,睡。

十二月二十六日

阴,有日影。夜,雨,晨,客来不少。“合资”事,反应尚佳。新华销了五部,开明销了四部。饭后,午睡。下午,孔里千来,世保送西书数种来,实君送《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来,均拟购之。奈“消化不良”何!付实君四千九百万元,几乎悉索敝赋以与之。曹文钟送款来,陈之佛送款来。夜,照“俑”。至十时许,始毕。甚劳,甚倦,颇自叹苦也!有梦,甚怪!

十二月二十七日

晴、阴不定。晨,候款,无送至者。金华来。饭后,午睡,未成。下午,董每戡来谈。世保、温知来,宝权来。为购参考书,烦心极矣!夜,照俑者来。至十时半,始半,尚须一次始可完工也。十一时许睡。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阴,微有日影,天气又转冷。心境甚为郁闷!刘开渠来。饭后,午睡。下午,因款未筹足,甚为不高兴,几乎坐立无心!可见经济力量之大!不知如何还债法?!世保送《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来,颇兴奋。夜,照“俑”者来,已告一段落矣。十一时睡。

十二月二十九日

阴。晨,开明送款来,明日大约又可很幸运的度过矣!此种日

子诚不易过也！明年起，以不购俑，少买书为最要之一件事。否则，将不堪设想也！圣保来，金华来，世保来。饭后，午睡。下午，孔里千偕吴君来谈。估计一下，尚缺数百万。向毛君借八百万元，而美丰的一笔，则不能还矣。总缘购书太多之故也！九时许，睡。杂念起伏，甚为郁闷！

十二月三十日

晴。晨，金华来，款未收到一文！世保来，交来英法文书目一纸，佳者不少，惜只能望洋兴叹耳。饭后，午睡。（鹤龄、圣保来）下午，理书。待款，无送来者。陈原来谈，颇为高兴。进者来谈。意外之助力，当亦不少也。夜，购年货百六十余万，仅一大捆耳。喝酒，兴致不佳。九时许，睡。（市面似甚萧条，不及八时半，即已纷纷打烊矣！）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晴。晨，世保送西书十五册来，见之，食指又为之动矣！奈何！奈何！欠款勉强应付过去。至新华一行，即归。饭后，午睡。下午，理书。五时许，吃年饭，颇为高兴。六时半，至洪长兴，默存夫妇请客也。有马德良、森老诸人。吃得太饱，中夜肚泻。十时半睡。

下午，范泉来，平心太太来，墨林来。

一九四七年（台历）日记另面简记

（这一年的日记，都是写在一本台历上的，除每页日记外，作者常在背面作些简记，现谨收录如下。——编者）

一 月 六 日

下午三时，中研究院，《玄览堂丛书》开标。

一 月 八 日

下午五时九九消寒会（第二次），在章宅举行。

一 月 九 日

下午四时半，高祖文请喝酒。发致慰堂及经农函各一。

一月十一日

致慰堂信一。

一月十二日

正午十二时，杏花楼（以中），下午四时半，拉都路马宅，

饯别景耀，又十二时，万寿山酒楼。

一月十四日

上午十时许，伯嘉来。下午七时半，景耀宅晚餐。

一月十五日

发致慰堂函一。

一月十六日

发致夏定域信等三函。

一月十七日

下午五时，濮文彬约晚餐（第三次九九消寒会）。

一月十九日

中午十二时万寿山4号，蓢伯赞约。方行约，未去。

一月二十一日

发到剑三、微子二信。阴历除夕。

一月二十三日

正午十二时，晋隆（贾）。

一月二十四日

正午十二时石公。（此处写后又划去——编者）

一月二十五日

中午十二时唐弢。

一月二十六日

下午五时，傅、章结婚。下午六时，山阴路四号南国出版社。中午十二时，王醒吾。

一月二十八日

下午六时，马宅晚餐。

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五时，刘哲民（河南路 580 号）。下午六时，王艮仲（爱棠路 182 号）。下午二时，陈澄中母大殓，忘却，未去。

一月三十日

下午六时，约景耀晚餐。二时，郭宅茶叙。

一月三十一日

下午三至五时，约 Drice 茶叙。下午七时半，马宅。

二月一日

下午二时，青年会张约。下午六时，叔通约晚餐。下午五时，谢君约谈。

二月二日

下午三时，四川路 620 号，时代社茶叙。上午、方、范、刘约谈。

二月三日

下午五时半至七时，美国新闻处酒点。下午七时，茂名路 217 号。下午，至各书肆，至开明（送股票去）。

二月四日

下午四时，开明（第四次九九消寒会），同去范洗人宅。

二 月 五 日

下午四——五时，谢君来。

二 月 六 日

下午六时，宴客。

二 月 八 日

下午二时半，四马路太平洋茶社，文汇。[①]

二 月 九 日

下午一时，西爱咸斯路471号蓉园三号工商专科学校茶叙（工作者协会）。下午九时，上址开会，均未去。

二 月 十 日

下午二时，普式金纪念会（光华）。未去。

二月十一日

下午四时，谢君来。

---

① 指《文汇报》社召开的第五十六次星期座谈会，总结一年来的文化工作。

二月十三日

下午六时，青年会320号（青年会图书馆会议）（未去）。

二月十四日

下午七时，康乐（虞）。正午，十二时，天蟾。下午三时，梅谷处。

二月十五日

下午六时，上海出版公司诸股东在此晚餐。下午三时，法新闻处茶会。

二月十六日

中午十二时，宴请《图谱》股东。下午二时，开明股东会。

二月十七日

下午六时半，文艺小憩。

二月二十二日

第六次消寒会（下午五时，卢宅）。

二月二十四日

下午六时，雪村宅。

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六时，宗俊宅晚餐。

二月二十六日

正午，辛君在蜀腴请客。

二月二十七日

正午十二时，春华楼，又蜀腴；夜六时，雪村宅。

三 月 三 日

下午四时半，Room229，Hamilton House。

三 月 四 日

下午三时，明德里 109 号郭宅。

三 月 五 日

下午三时，法宝馆。

三 月 八 日

下午七时，请景耀、药山。下午一时，方行。下午二时，仲足。

三 月 九 日

正午十二时，宴客。

三月十一日

正午十二时，升平街徐宅午餐。下午六时，叶宅消寒会。

三月十二日

下午六时，方令孺约晚餐。

三月十三日

下午二时，宁波同乡会[1]。下午六时，会宾楼。

三月十四日

下午六时半，杏花楼。

三月十六日

正午十二时，静安寺（刚主），（未去）。又同时，悦宾楼（严文郁）。

三月十八日

下午七时，梁宅。

三月十九日

下午七时，请森老、葱玉晚餐。

---

① 出席郑振铎、柳亚子、郭沫若等人发起的“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会”。

三月二十日

下午六时，开明。

三月二十一日

下午六时，知味观，亦代等为我祝寿也。

三月二十二日

下午三时，文协会。下午七时，自宅请刘哲民、方行、范秉彝诸位。

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六时，玄伯宅。正午十二时半，辛笛宅。

三月二十五日

下午五时，开明“明社”开会，祝寿也。

三月二十六日

夜卧车（十一时）赴南京。

三月二十七日

在南京。

三月二十八日

在南京。

三月二十九日

在南京。

三月三十一日

下午六时，至来薰阁。

四月一日

下午六时，雪村宅。

四月二日

下午六时，雪村宅。

四 月 三 日

下午三时，玄伯宅；五时，郭寿臣宅。

四 月 四 日

下午五时半，宴客。

四 月 五 日

济之开吊，下午三时，文协公祭。

四 月 六 日

下午六时，文协在会宾楼为予祝五十寿。

四 月 九 日

正午十二时，蜀腴（蒴、邓）等。

四月十一日

张葱玉，康脑脱路延平路263号，327202。

四月十二日

下午六时，马宅。下午三时，陈宅虹社曲会。

四月十三日

正午十二时，田约。(陈宅) 正午十二时，甄审会聚餐。

四月十四日

下午六时，请客。

四月十五日

《图谱》第三辑出版。

四月十八日

下午五时，美国新闻处茶会（未去)。下午六时，文化中学晚餐（未去)。又，刘哲民请客。

四月十九日

下午六时半，仲足宅。

四月二十六日

下午二时，许宅。

四月二十八日

下午五时，郭宅。

四月二十九日

下午六时，郭墨林宅。

四月三十日

《图谱》第四辑出版。

五月二日

下午二时，青年会欢迎茅盾。

五月三日

下午四时，清华同学会，文协年会。

五 月 四 日

上午九时，文艺节。下午七时，康乐。均未去。

五 月 五 日

箴生日。下午五时，杏花楼。下午九时，康乐茶叙。

五 月 六 日

下午三时，蔚南宅茶叙（未去）。下午六时半，自宅宴客。乔峰：福熙路四明村38。

五 月 七 日

上午十时，郭墨林来。下午三时半，玄伯来。

五 月 八 日

正午十二时，于寿。下午二时，文协。未去。

五 月 九 日

下午六时，君匋宅晚餐。

五月十二日

下午六时，高宅。

五月十四日

郭宅晚餐。

五月十七日

下午六时半，乔峰宅晚餐。

五月十八日

下午二时，文协理事会。上午，哲民来谈。

五月二十二日

下午七时，孙、韩等约晚餐（丰泽楼）。

五月二十四日

下午六时，许宅（未去）。

五月三十日

下午六时，森、炯请晚餐。

五月三十一日

开明款到期。（已转期，息一角半）。

六月一日（星期日）

下午六时，威东宅晚餐。

六 月 二 日

下午七时，蜀腴（家璧约）。

六 月 四 日

下午七时，大发（刚主约）。

六 月 八 日

下午七时，梁园 11 号。

六 月 九 日

下午六时半，在宅宴客。

六月十七日

正午十二时，蜀腴。

六月二十一日

下午六时，开明晚餐。

六月二十二日

正午，红棉午餐。

六月二十四日

下午四——六时，美国新闻处茶会。七时，文化会堂。

六月二十六日

大中五百到期（已付）。下午六——八时，Cocktail Party。

六月二十七日

下午六时，佛西请（吴淞路蓬莱路口沙龙宴集）。

六月二十八日

下午四时，逸园，徐伯郊结婚。

六月二十九日

上午十时，许宅。下午七时，请黄仲良等。

七月二日

新闻路 1451 弄 5 号朱仲平。R. 37568，O. 95833，乔峰 76166。

七月三日

美丰二千到期。欧阳予倩，林森中路 918 弄 15 号后门（亚尔培路北口）（亚尔培路芙蓉理发店隔壁弄内右手第一家）。

七月六日

下午三时，逸园饭店。五时，郭宅。

七 月 八 日

下午六时，会宾楼。

七 月 十 日

刚主五百三十七万五千到期，已付讫。

七月十六日

青年会二楼茶室（怀生），下午四时，亭林生日（觉园）（未去）。

七月十八日

美丰二千一百五十万到期（已转期）。

七月十九日

下午五时 Goloow Hall 主人约谈。下午七时，孙宅晚餐。

七月二十日（星期日）

进者一千到期（1150 万）。

七月二十一日

下午三时，刘大白纪念委员会（九江路四川路口清华同学会）。

七月二十四日

下午六时，大鸿运酒楼，家晋、裕年、锡祚等请。

八 月 二 日

美丰二千一百八十到期。又四百三十六万到期。下午三时，文协。

八 月 四 日

贾款到期。应付罗纹纸款六百十六万元。

八 月 五 日

贾进者一千一百五十万到期。

八 月 六 日

下午七时，宴宗融、建功诸人。

八月十日

晋成一千到期。

八月十四日

美丰（六百到期），已转期→（二十九日）。

八月十六日

下午三时，梅龙镇。

八月十七日（星期日）

下午六时，清华同学会（宗融）。

八月十八日

下午六时，马宅。

八月十九日

下午六时，晋成晚餐。阙“说明”第五辑。

八月二十日

贾进者 13，225，000 万元→15，208，750 万元（息 1，983，750万元）。

八月二十一日

下午六时，酒会（开明）。

九月一日

向“安定”及“申记”取韫辉玻片。

九月二日

下午七时，蜀腴（家璧）。

九月三日

下午七时，请斐云等。

九月四日

下午六时，开明。

九 月 七 日

正午，蜀腴。下午四时，海关俱乐部（沈昆南结婚）。

九 月 八 日

下午六时，魏宅晚餐（森老请）。

九 月 九 日

明日付刚主五百三十七万五千。

九 月 十 日

下午四时，鹤龄子结婚，虹口汉阳路 103 号长兴菜馆（未去）。下午六时，晋成。

九月十二日

明日付康六百四十五万，转期→9/28 日。

九月十三日

正午十二时，许宅。

九月十五日

下午四时，善钟路202号。下午六时半，赴主教路高约。

十月十二日

明日付刚主四百三十万元。

十月二十八日

正午十二时半，叔平约锦江（华龙路）。

十月三十一日

下午七时，黄逸慧宅晚餐。下午四时，沈衔书追悼会（湖社）。

十一月六日

下午四时半，新城约晚餐。

十一月十二日

中午，陈志皋约午餐。（未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五时半乔峰祝寿。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午六时，洪长兴。

十二月十一日

明日付嗣群三千二百十万元。

一九四八年

一月一日——七月一日
（中缺六月二十九——三十日）

一月一日

晴。晨起，甚晚，因中夜腹泻故，晨又泻了数次。富晋张来，印零件者来；少航来，谈甚畅。他说，近有许多人，心已死尽，仅存口与生殖器尚在活动耳。因相与慨叹纵欲者多而好事者少。不仅乾嘉诸老之风荡然，亦若光宣民初之好事者亦绝无。新官僚与流氓文化、买办资本三位一体，便演至“天理、国法、人情”俱丧尽斩绝之境。资本主义社会自有其道德与文化，我们这个社会，则不古不今，非农、非商、非工，大家相“攘夺”、相掠取，恬不为耻。人人均为极端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为所欲为，无所约束。纲纪法守，一切不顾，所谓“青黄不接”之时代是也。穷则变，变则通，将必有不同之时代接踵而起也。他十一时许，别去。君哲夫妇等全家来拜年，箴等偕之同往高宅拜年，予独未去。饭后，午睡。箴等归，即与母亲们同至大妹宅，为之做寿，全家仅予一人在。下午，默存送《书林季刊》十册来，中有予《黄鸟篇》之英译，读之，殊见单薄也。冯宝麟来谈，颇久。五时许，至会宾楼晚餐，应慰堂约也。在座者有森老、伯祥、默存、起潜、周宽甫（?）[1]、伯郊、辛笛，及南京中twee的人

① 疑当为周振甫，或周连宽。

二位，谈颇畅。八时半，散，即归。腹疾未愈，又吃喝了一顿，必将更坏矣！十时睡。倍等已归。中夜，果起来上厕数次，幸皆为水泻，无大碍。

一月二日

晴。晨起，腹泻不止。吃了些炭精，且禁食油腻生冷之物。至午，渐愈。总缘贪嘴之故也。世保来，里千来，皆索款，颇为不高兴。十一时许，慰堂来，偕往市图书馆参观展览会。颇见单薄，且杂伪本。当告以必须抽换若干种。至三马路各书肆一行，不见好书。仅于汉学得陈乃乾为徐积余校《夷坚志》二十册，甚佳。有此一校本，《夷坚》有定本矣。又得《姑苏杨柳枝词》及《四家宫词》各一册。归时，已近二时半矣。匆匆午餐。文昭夫妇来；少谈即去。午睡。何伯丞之女公子来，诺孟送英文广告来，甚佳。夜，吃得很清淡，肠胃当可恢复原状矣。中央俶苏君来，取去《雷峰塔经卷》及《十竹斋画谱》，皆预备展览会抽换伪本者。阅《夷坚志》数卷。十时许，睡。

一月三日

晴。晨，世保来。第一个人来，即为索款，甚为不快！装订好了《陶俑图录》样本一册，很高兴。饭后，午睡。下午，在粘贴"图录"中之图片，自视颇佳。圣保送《遗民画》样张来，已全部印毕矣。再有三张"西域画"来，即可同时出版了。傍晚，唐弢来，谈《文艺复兴》事。哲民以脱身为快，故另介绍一发行人。唐弢拟加入编辑部。以一亿还欠，一亿为资本，似可行。只要新发行人可靠，自应照办。他又说起《正言报》事，已拒之。

喝咖啡后，闲谈久之，送之上车。晚餐时，因闷，喝酒不少。“举杯浇愁愁更愁”！呜呼，将何以自遣乎?！九时许，微醺而睡。夜，有梦，仿佛在楼下，见诸俑皆活动起来，急逃上楼，大叫宝宝，而足软艰于举步，扑于梯上而醒。

一月四日（星期日）

晴。晨，写《西域画》目录。至哈同路裱画店一行。近午，健吾、刚主、西江、墨林诸人相继来。近一时，始午餐。饭后，午睡。下午，出理发。至法宝馆，得舒一信，感慨万端！又失却一晤面之机会矣！当即写一复信，不知能否收到?！五时半，至辛笛宅晚餐。家璧、靳以、巴金、嗣群、亦代、际樋、风子、健吾、及辛笛诸位，为我补寿也。谈得很高兴，酒喝得不少。近十时，始归。不高兴时，往往稍饮即醉；今夜，似乎很起劲，恐怕一年以来没有那么兴致好过了！一杯一杯的干，但一点没有醉意。谈及出版事，当然各有困难，出资者亦自有其打算，商业有商人之常轨，固非慈善事业也。将来从事时，宜深儆之！

一月五日

晴。晨，一清早，索款者便纷纷的来。卖书的，印刷的，装订的，印零件的，均一一的对付过去了。好不麻烦！弄得腰酸头晕。总缘好事太过，故有此种烦恼也。饭后，午睡。下午，整理《明遗民画》，甚是疲倦。夜，喝酒，微醺而卧。因心里不高兴，故稍饮即醉。

一 月 六 日

晴。晨，索款者仍多，甚为不高兴！墨林弟来，索俑款，竟也不能付之。饭后，午睡。下午，到静安寺购杂物。预算各种收入及支出，竟难相抵。总缘购俑购书太多之故。以一穷书生，万不能贪多务得也！以后切宜戒之！！！非有余款，决不购物。否则，必将狼狈不堪！盖开了支票出去，便非设法兑现不可，而债务逼来，更非费尽心思筹划不可。以此心力，用之写文章，岂不佳乎！夜，喝酒，闷甚！很不高兴！

一 月 七 日

晴。甚暖。晨，仍有索书帐者来。何苦有“野心”乎！？贪则必败，应守此戒！与人竞争，尤为痛苦。自以安贫为上策，如此，便可夜梦不惊，减少烦恼也。与箴吵闹甚烈，总因钱不够之故。不能谅解我的工作，何苦如此的苦作着呢！温知来取书，正在气头上，骂了他一顿而去。十一时半，至老正兴喝酒，与严宝礼、徐铸成诸位，谈甚畅。饭后，至开明，又至金城，遇克家，发了一大顿牢骚。辛笛交来一千六百万，又可度过数日矣。归时，已近六时。稍坐，即至雪园，进者、方行、华封、秉彝请我也。没有谈什么。十时许，回。酒已喝不下多少了，即睡。

一 月 八 日

阴，暖。早上地上甚为潮湿。圣保来取款，付五百万，但求其能迅速印出耳。宋福记送书套来，又须付八百多万给他。曹宝

成送纸帐来，共约六千八百万元，尚是低廉。还须购科举一百万，约五千万元也。直有四面楚歌之势。森老来。世保来，又是迫款之人！不高兴极了！借钱购书，恐怕当今只有我一人也！饭后，午睡。下午，粘贴版权页，甚忙。墨林来，又是迫款之一人也！！！六时许，至新雅，中央俶宴请新从日本来之英俶家 Brown 及 Clapp 二君。在座有默存、震寰及周连宽诸位。默存说话甚多而有风趣。Brown 老气横秋，有教会风。Clapp 则较为英挺天真。十时，散。归时，仍粘贴版权页。至十一时半，始睡。

一月九日

阴。晨，世保仍有电话来，说晋成不肯付款。但隔不久，晋成的透支契约却送来了。整个上午，忙着粘贴版权。装订作来取目录，即付之。顾载记来，取去购布二匹款五百余万元，车去上好夹贡五十四刀。饭后，午睡。下午，二时，往吊济之老父梦蘧先生之丧于万安殡仪馆，凄凉之至！梦蘧先生为报业老前辈，现年七十四。我和济之最早的有稿酬的写作，就是由他介绍的。他病废已久，十年不下楼，故在上海从未见面。耿家仅由耿太太主持，年来两遭大丧，其境遇之痛苦可知也！还有几个小儿女未成立呢！思之，为之恻恻！人生乃如是之凄楚么！三时回，嗣群来，孔里千来。与嗣群谈甚久，他借去《东游记》及《瑶华传》二种。六时许，伯郊、唐弢、家圭及哲民来，为上海出版公司事。在此晚餐。十时散。即睡。有恶梦。

一月十日

阴。晨，世保来，即着其去取款。金华来，石麒来，进者

来，戴春记送装订好之《明遗民画》来，即装入盒中。忙碌了半天。进者要还欠款，竟无以应之。大约总有办法想吧。各肆取去书不少。西江来。饭后，午睡，稍息即起，竟未入睡也。下午，整理书房。康嗣群来谈，交来正中合资款一千六百万。取出俑若干，因开明有十余人来此看俑也。五时许，他们都来了，挤了一房间。各带了食物来。为之讲述近一小时。六时许，入座喝酒，甚欢。达君允借款，可借此以还彼了。同时并有冼人及倪群加入"合资"，情形甚好，颇为高兴。正愁十五日左右的欠款无法付出，有此，此一关可稳度矣。然十七号以后的，将如何呢?! 十时许，客散。醉意甚深，一侧身即熟睡。有梦。

一月十一日（星期日）

阴雨，闷甚！心境亦殊郁郁也！晨，印零件者来，实君来，森老来。计算欠帐，尚不足应付之，奈何?! 总缘购书太多之故！宜切戒之！然稍稍有余钱，则贪心又动矣。好不可怕！饭后，午睡。伤风，但人尚能支持得住。下午，起潜来，送来"合资"六百八十万，墨林偕丁惠康来，谈得颇高兴。在雨中，同至惠康处看"俑"，其所藏粉彩俑八只，有姿势，绝佳。他悄悄的说，本有十一只，恐怕失掉了三只。颇为不高兴。在他那里吃面一碗。归来后，晚餐。喝了一杯桑芽茶，即睡。不知伤风能否即愈？中夜醒来，百感交集。近一年来，始终悲观，不知何故。虽似甚起劲，实则骨子里却是伤心不已也。

一月十二日

天阴欲雨。伤风仍未愈。晨，森老来，持来王明清《挥麈四

录》之宋刊本，叹观止矣。是建本，宋刻宋印，极珍异之书也。索三条。世保偕泮池张君来，取出《明遗民画》十部。饭后，午睡。下午，两路局陈伯庄送款来，冼人送款来。十五日的到期款，又可对付过去矣。如此之苦，何人能了解乎？上海出版公司来取《明遗民画》，已仅存一部矣。傍晚，至静安寺购广东腊味等。喝闷酒，尽一壶。家璧来谈，送来老舍三书，又取去遗民画一部，作为样本。金华送油墨来。价以美金计，极昂。很早的就去睡。夜梦甚多，梦中遇梵澄和尚，曾痛斥之，又梦得病将死，吩咐后事，均可怪也！

一月十三日

晴。久雨后见太阳，神气为之一爽！晨，森老偕起潜来，阅《挥麈录》，即取去，世保亦在。饭后，午睡。下午，计划广告事。不知为什么，竟忙碌了整个下午。夜，写信，未毕。九时许，即睡。连日有人催促《图谱》甚急。越急，越写不出来。奈何?! 奈何?! 实在也因为懒，否则，早已印出不少了。应该每天定出一个时间来写，来编，万不可再因循下去了!!!

心境总是不佳，不知何故！

债务是一个症结所在。无债一身轻的经验，应该是有的。其实，只要肯“割舍”，能弃去一部分的书，问题便可完全解决了。

一月十四日

晴。晨，正等候着《西域画》中辑的装订，圣保之兄来了，带来了厚玻璃五块，即付之五百万，替他购下。此后，应该可以多印些东西出来了！戴春记车送《西域画》来，圣保来，即匆匆

的一同动手，将一百部装入布套中。不多一会，便装好。世保取去了十四部。来青、温知、来薰均陆续的来取去。上海出版公司也来取去。堆积如山的东西，顿时为之一空。饭后，午睡。范泉来，扣去六百五十万的购纸版费，交来一百五十万。二时许，出。至晋成，交去广告一纸。哲民又问起《图谱》事，为之不欢！即出，至开明。借来十两，预备还给进者。至各肆一行，晤济川、富晋诸人。又遇曹文钟，谈颇畅。六时许，至蜀腴，应风子约也。在座有靳以、嗣群、魏、陈、王、亦代、家璧及二美国人。酒喝得不少，仍不大高兴。八时半，散，即归。九时许，睡。

一月十五日

晴。晨，忙广告，忙做价目表等等。终于弄好了必要的一切。里千来，定了几份预约书，交换那部磁器谱。以中来。饭后，午睡未成。下午，又忙着做事。西江来，富晋来。富晋仍是那么大模大样的，仿佛很有气魄似的。华东柳君来，取去三彩持鸟俑一对，试做三色铜板。沈福文来，携来新做之漆器十余件，已大有进步，此项新工业，前途大可乐观也。以敦煌图案入工艺品，他是第一个人吧。很高兴！来薰高君来，预定了几部书。夜，贾进者之弟来，取去了前借之物。陈家大表婶和二表婶来，约她们在此喝酒。预备好了二十多件的下酒菜。她们是我孩子时代的长亲。谈得很起劲。酒喝得不少。八时半，回去。不久，即睡。中夜醒来，颇郁郁。

一月十六日

晴。晨，圣保送印样来。设计各种广告。饭后，午睡。下午，至法宝馆一行，甚有感触！康嗣群来，借去小说一部。与刘哲民通电话，他答应预定“域外”五部，可解决一部分问题了。孔里千来，钱鹤林来。慰堂自南京来，即在此晚餐。因微有伤风现象，即痛喝热酒，尽数杯，酒酣耳热，病若失。谈颇畅。八时许，慰堂去。九时许，即睡。中夜，又醒来一次，郁郁无欢。情思起伏，无法排遣。不知不觉中，复睡去。

一月十七日

晴。晨，戴春记来，取款一百五十三万元去。一事不能做，奈何?! 奈何?! 饭后，午睡。睡起后，精神很坏，不知何故。孙实君来，送来《支那古明器陶俑图说》一部，甚为高兴。又有《皇明政要》，明嘉靖本，亦珍秘之籍也。慰堂来谈，施蛰存来谈。蛰存说起师专风潮事，我殊有愤慨！小人之合也以利，利害相冲突，便非互相搏击不可矣，可叹也！五时许，至金城七楼，应辛笛约也。多开明中人，又有靳以、巴金、家璧及际樋等，谈颇畅。坐濮文彬车回。酒喝得不少。文彬示以日本海月样张，尚佳。惟价亦不廉也。九时半，睡。中夜，仍醒来一次。

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晴。晨，世保来，说有汉俑二只，即嘱其取来一阅。宋福记来，送来书套一百十只，即装入，托世保送来薰等肆。方行来

谈。十一时许，慰堂偕张君夫妇来看俑，即偕其至愚园路，到蛰存宅晚餐。在座者皆熟人，盖为辛笛饯行也。未到一时，即走，尚未入席也。至玉佛寺，森老与慰堂请许潜夫，为其补祝七十寿。到叔通、葵初、起潜、钱君诸位。谈笑甚欢。取来梵澄所藏之明刊本水陆道场图，甚为高兴。三时回，家璧来，曹文钟来，郭墨林送丁惠康所藏之俑九只来。想望已久，一旦得之，喜可知也！世保送汉俑二只来，亦甚佳！今日“俑”运、“书”运之好，大可贺也！客人们至天黑始散尽。候方行，不来。九时许睡。中夜，为倍吵醒，甚不高兴，曾斥责之。

一月十九日

晴。晨，曹文钟来，圣保来。不知怎样，竟忙碌到午。墨林来，持来二俑，男女各一，为西域之胡俑，红泥胎，画彩，绝佳。见之，不能不动心。即以二千万元购下。债务则越陷越深矣！饭后，午睡。下午，看俑久之，自觉《图谱》当为今代第一矣！颇自豪，然亦辛勤之酬报也。待款不至，仅上海出版公司交来三百余万，车薪杯水，无济于事。但能不再购“物”，便可稳度，否则，将不堪设想矣！出外购水果等。周连宽偕孔里千来，他要阅书，随便检出几种给他看。夜，宋君来，取去《明遗民画》一本。他是一位长期的读者，诚笃人也。喝酒，心里不大痛快。九时许，睡。

孙实君送来《燕京学报》二、四二册，索八十万，以可配齐，即付之。

一月二十日

晴。晨，圣保来，世保来，温知王某来，上海出版公司中人来，宋福记送书套来，忙碌至午。得昌群一函，甚为高兴。饭后，午睡。三舅来，交二百万托其购过年用之鸡鱼肉等。下午，来薰阁高君来，交来四十六万元。预约卖得坏极了，不知何故?!殆以阴历年关在迩之故欤？得晋成钱庄电话，知有二笔款子未付去，盖以哲民并未将四千万存入户内也。“轻诺者必寡信”，心中不怡者久之。六时许，偕箴到健吾宅晚餐，在座者有巴金、靳以、未风夫妇及辛笛夫人。为饯别辛笛而设之筵会，辛笛竟未到！九时半，归。谈笑颇欢，说起孙某夫妇事，为之慨叹不已！十时许，睡。有梦，颇惆怅！

一月二十一日

阴。顾载记送纸四百张来。圣保来，即交其车去。来青阁、富晋及上海出版公司均送款来。墨林兄弟来。靳以、巴金来，他们在此午餐。饭后，袁西江送款来，所收之款，虽不若预计之多，但也可以应付数日了。二时许，至汇丰四楼中英文化协会看沈福文漆器展览。遇萧乾诸人，谈颇畅。但因不曾午睡，殊见困倦也。三时许，归。因公共汽车中途碰着了他车。担〔耽〕搁了好久。至四时，方才到家。甚倦。整理所印之《西域画》等书。金华来，戴春记来。傍晚，至静安寺购信封、稿纸等。亦代夫妇来，稍谈即去。南京款仍未到也。九时许，已脱衣睡，因倍喉痛，又穿上衣服，同到戈乐天处诊视，十时回。中夜，睡得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

阴雨。心境殊不愉快！晨，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士〔世〕保来，萃古斋中人来，孙实君来。饭后，午睡未成。下午，陈白尘来谈，知道了一点最近文坛上的波折。原来，那矛盾是积之已久了，最近方才爆发。因为在阵阵压迫之下，且发表的地方太少，故不甚觉得热闹。将来，必定会有一场大争闹的。来薰阁送款来。康嗣群来，换了两张支票去。倍倍的病还没有好。出购物。夜，请了梁医生来诊看，他一看，便说是猩红热，但很轻。我心里震荡了一下。这是可怕的病，可是近来已不成问题的可以治愈了。即去购药，每两点钟吃一次药，要整夜的不睡呢。我睡到大书房沙发上，整夜的做着种种的梦，心里难过极了！

一月二十三日

阴雨绵绵，心境坏透！晨，士〔世〕保来，托其带书至各"合资"人处；上海出版公司人来，亦托其带去。饭后，午睡。下午，金华来，温知人来，正缺款用，他们送了三百多万来，实雪中送炭也。为倍出去购药等，几用去了近百万。贾进者之弟来，取去利息六百多万。开明中人来此晚餐。冷盘凡三十二种，颇为堂皇。酒喝得不少，谈笑甚欢。九时半，客散。已有醉意，吐了一场，即睡。中夜醒来，百感交集。有梦，仿佛欲出门，遇舒插〔擦〕肩而过。连忙停步互相招号〔呼〕着。可惜梦境即此为止，惆怅之至！

倍倍的病，已渐愈。身上红点甚多，然热度已经没有。稍觉宽心。

一月二十四日

阴，天气忽然转冷。晨，孙家晋送薪水来。算算款子还缺得不少，甚为不高兴。刘哲民又来催问《图谱》欠款事，简直是一筹莫展。实事总与理想不符，应收的款子收不到，而应付的，却非付不可。奈何?! 饭后，午睡。下午，于震寰陪了 Clapp 来谈。他看俑看书，颇为高兴。孔里千送了《内蒙古长城地带》来，这是久觅不到的书了，虽价三百万，甚昂，然亦收之。绍虞来，墨林来。绍虞交来“合资”款八百万。他肯加入，诚为“不安”!为什么老是穷朋友肯帮忙呢? 有此八百，星（期）一的债，可以对付过去了。感甚，几出涕! 盖及时之助，较之八千八万尤为得力也! 傍晚，金华送科举十六刀来，款还不知在哪里呢?! 夜，喝酒。心情郁郁而睡，睡得还安逸。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飘雪，但时见日影，甚怪! 夜，有月，但甚朦胧。夜，金华来，顾载记送裱好夹贡来，方行来，周君来。替倍倍去买食物。精神不大好。饭后，午睡。下午，曹文钟送款来，来薰阁送款来，但为数不多，不足以济穷也。惟能借此可度过明后天的帐款耳。与文钟谈及经济事，颇有感慨。亦代介绍四海书店的刘君来谈。梁医生夫妇偕唐云来看俑。夜，喝了不少酒，因冷故也。九时许，即睡。今日冷甚，恐又将冻死街头人不少矣!

一月二十六日

阴，冷甚！今天精神坏透了！早起，尚佳。中午时，呵欠屡屡，双眼流泪，大有发热伤风之概。以热手巾洗面数次，欲振作着。客来，颇懒于应付。午睡，未成。下午，益见颓唐，心境亦极为不佳。但不能不极力支持着。傍晚，慰堂来，森老来，起潜来，玄伯及Clapp、周连宽、于震寰等连续来，在此晚餐。谈得颇为高兴，酒也喝得不少，但总觉有点不舒服。是身病？是心病？九时许，客去，即睡。因被窝暖和，中夜甚为舒适。

一月二十七日

有晴意。晨，仍觉不大舒服。躺了一会，尚未愈。总觉得要发热的样子，身上老见冷。圣保来，鹤龄来，金华来。实在支持不住，即去躺在床上，睡了一会。没有吃饭，只吃了一碗挂面。身上还见冷。下午，又去睡。头发胀，且痛，不知何故。到了四时，因为睡一觉，觉得好些。即起身，恰好白尘、亦代夫妇及家璧来。在此喝咖啡，谈了好一会才走。吃了晚饭后，又脱衣上床睡了。严文郁来，因已睡，且病，未见。

一月二十八日

晴。晨，沈福文偕范君（?）来，据云：他藏有德意文之美术音乐书籍极多，木刻集尤夥。惜未得一者见之。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十一时许，家璧来，偕至淡井庙吊济之父丧。至开明，闲谈了一会。十二时半，至老正兴，为上海出版公司增资事也。

酒喝得不少，大体已有眉目，约增至二十亿。此后，恐当由严宝礼们主持之了。二时许，散。至上海出版公司，重门深锁，无一人在内，即废然归。墨林来，金华来，谈了好一会。方行着人送款来，急帐可还清矣。惟尚欠银行款八千多万，尚未有着落。但愿近数日来，可以收入此数也。今日精神尚佳，惟仍一事不能做。夜饭后，不及九时，即睡。卧看《品花宝鉴》，觉尚佳，是文人之笔，非出色当行之小说也。

一月二十九日

晴。晨起，精神尚佳。惟以帐款未能解决，殊为徬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却总觉得有“事”在心，耿耿不安！可见出版事业之不可为也！金华来，取去纸及锦缎款一千四百七十五万元。圣保来，墨林来，取去四百万元。饭后，午睡。下午，为倍倍出购通心面。西江来，未遇。乔峰来，予同来。金淳偕一友来，为其弟留学事来谈。予同在此喝酒。梁医生来，亦喝了几杯，谈得很畅。予同为《中学生》选封面图若干幅。有许多话要说，总只讲了一半，便不能够说下去。许多事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苦闷”只是自己咀嚼着的。他又谈起开明事来。纠纷之多，出于意外。可见人事之不易处理也。十时，予同归。十一时许，睡。

一月三十日

晴，颇暖。晨，鹤龄来，谈颇久。装订者来，实君者，持示大维德中国磁器目录一册，索黄金十两。但说，在五千万以下，对方恐不肯卖。内容甚佳，印刷极精，然以无此巨款，只好望洋

兴叹耳。西江来，午饭刚吃完，舒来一电，云：已在车站，且嘱多穿些衣服。即围了一条围巾，戴了帽，坐车至北站。什么也没有带，至站，已在门口等着。即购票，送之至无锡。一路上只说些平常的话，要说的话太多了，一句也说不出。到了无锡，即分手。她回家，我坐了人力车至江南大学找以中，好远的路！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已暮色苍茫矣。即住在以中处，喝了不少酒。遇钱宾四及其二助教，谈颇畅。十时许睡。以中已有醉意，把炭炉都踢翻了。观其情形，仍是“为人在客”，光景并没有改好多少也。

一月三十一日

阴，上午有雪珠簌簌落下。晨，七时半起，以中招待甚为殷勤。十时许，步行到梅园，走了半点钟才到，寥落不堪，仅有乡人三两，在园中游晚〔玩〕。梅花皆已结蕾，盛放尚在二三十天后也。欲喝茶，但茶厅无一人在。十一时许，出园，欲吃饭，饭馆亦皆未营业，只好再步行而归，在荣巷街上午餐。闻乡人谈话，皆甚愤急，盖以前夜曾大捉壮丁也。饭后，候舒来，至三时半始至。路上挤公共汽车，几欲晕倒。四时半，即坐人力车赴车站。因天阴欲雪，明日不能游太湖，不如今晚即归也。匆匆购票，匆匆而别。至十时，始到家，已闹得天翻地覆，人人皆知，殊觉无聊！在车中，苦挨四小时，甚为可怕！

阅报，知甘地被刺死讯。

二月一日（星期日）

阴，天气闷人。灰沉沉的轻烟薄雾，笼盖着四处，令人气

抑。心境亦沉沉郁郁，与之相应。晨，电话来了不少。亏得早来，都一一的对付过去了。《正言报》和《益世报》都登出“失踪”的消息来[1]，颇为不快！友情之隆重可感，惟未免有些“过敏”耳。圣保来，济川来，西江来，墨林来，郑良诚来，方行来。上午，把《西域画》中辑等整理好。看墨林送来的九只女俑，均极佳。索四千，还以三百一只，不知肯售否？看看俑，倒还高兴些。下午，午睡一会。刚主来谈，仲洽来，亦闻此消息而来者。梁医生来，贝贝腿痛酸不已，甚忧之。诊后，知无甚关系，乃稍慰。夜，喝酒。九时许，即睡。整日的不欢！不知舒有得此消息否？

二 月 二 日

阴。心境颇为不好。写信，未毕。未能尽所欲言之万一也。有许多话，不知怎样，总是格格不能吐出。守在电话旁，终日无消息。以尚非约定的日子，故尚不甚着急。饭后，午睡。下午，写信，看《品花宝鉴》。世保来，金华来。傍晚，刘放园来，亦闻讯而来慰问者。赠以《明遗民画》一部。七时许，至国际饭店，晤杭文武。在座者为默存、王芸生及储安平，谈颇畅。九时半，归。森老今晨由南京回，打了一个电话来，说，友人们急得要死。慰堂就要偕同陈雪屏来营救。闻之，不安之至！何足以劳动老人至此乎？总缘失措，少说了一句话，遂至惊动多人。夜，达君偕调孚来。

---

① 两报所登消息如下：“文学家郑振铎，于昨日突然失踪，迄今尚未归家，其家庭已报警局，请求查访其下落。”

二 月 三 日

晴，有日光。晨，写信，至午，赶毕，拟面交。墨林来，实君来，健吾来。士〔世〕保来，云：沈阳有一部《李朝实录》，为之惊喜不置！无论如何，要弄了来！饭后，午睡未成，守在电话旁，一步不离。不料自二时许守到五时，还没有一点消息。五时许，到大来喝咖啡。来薰阁送来刘惠之的《书画留真谱》二册，颇佳，可印。然亦无心绪及此。看书，看不进。夜，喝了不少酒，鼻孔出血。九时许，睡。

二 月 四 日

醒时，见窗外雪花飞舞，屋瓦上也是白澄澄的。整日的，雪下个不停，一步未能出门。晨，圣保来，云，又定妥了一部机器，需要借款若干。饭后，宋福记来取款。午睡了一会。下午，整理书房，愈理愈乱。士〔世〕保来，又送来家谱一部，绝佳，并有《咸宾录》首二册，颇为高兴。傍晚，梁医生偕唐云等来，交阅宋版《宋文鉴》及《吴郡志》各一部。晚餐后，看《永庆升平后集》，写得极坏，简直看不下去。九时许，即睡。

二 月 五 日

阴。心境亦如天色之灰白！过年尚缺三四千，不知如何办法好！达君代借了四千，还给开明三千多，只余六百多耳。至下午，款渐集。上海出版公司及他处皆送款来。可以对付过数关矣。但尚缺若干，未能还。本来很可以敷衍的，中途于无意中多

出了若干费用，故又觉得不够也。预算是不易定的！下午，发一长信，寄戚转，不知能够收到否？心境甚坏，夜，九时许，即睡。

二月六日

天色渐晴。晨，里千偕泮池张君来，送来八百万。美丰款可扫数还清矣。晋成的文告款，亦着上海出版公司中人送去。如此，债务已所余无几矣。饭后，午睡。下午，嗣群来谈，并将押在美丰的书十种交还。这几种书，已经押了半年多了，好容易才赎取了出来！见了，不禁泫然欲涕！嗣群有一个规模相当弘大的出版计划，盼望他能够成功也。五时许，予同来，在此喝酒，谈极畅！但有的话，也格格不能尽吐。直谈到九时许，始别去。酒喝得不少。十时许，睡。

二月七日

晴。晨，为了罗氏基金事[①]，挤公共汽车到五马路福利会。谈得很高兴。人选决定了，书名则由译者选择。十时许回，到家已近十一时了。交通之不便，实在可怕！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所缺已无几矣。是殆有天幸！饭后，午睡。下午，曹葆成来，圣保来。出购糖果。傍晚，一虹偕盛家伦、魏绍昌来，谈得很久。他们定了三部“画集”。此一年底，可以应付过去了。晚餐后，

① 当时，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请郑振铎负责邀请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该丛书后改名为《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于1949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世保偕张君来。九时许，即睡。

二月八日（星期日）

晴。方行来，送来借款三千。此数可敷购纸五十刀矣。即通知曹宝成送纸来。森老来。来薰阁送款八百来。这一个年关，可以从容度过矣。谢辰生自北平来，没有谈多少话。他带了不少现款来，境况比较好些。饭后，午睡。下午，理书。世保来，因款无着，未付。石麒来谈。综计，此刻所欠之款，除达君、方行的二笔外，仅余士〔世〕保书帐及墨林俑帐若干矣。大约一二月后，必可完全理楚〔清〕了。这时能够如此，已喜出望外。以后，如果不购俑，少购书，经济情形必能大为好转。“后顾”无忧，当可以全力从事写作及编纂之生活了。

有东莱银行高君来定书，以款不足，欲先付若干，甚为感动，当嘱其不必急急。

二月九日

晴。今日为阴历大除夕。家中忙碌不堪。晨，顾载记送纸来，以无预备，未付款。圣保来，取去三百万。金华来，取去一百万。来薰阁忽来电话通知退票，颇为不高兴。富晋送现款四百八十万来，足以应付家用矣。饭后，午睡。下午，张君送预约款来。至上海殡仪馆付款，即归。辰生来，交来托换之大票五百万。这一个年关，有这些收入，可以比较舒服的度过了。傍晚，购水果，购糖果。威东夫妇及大姊来，沈太太来，均在此吃年下〔夜〕饭。酒喝得不少，但无醉意。饭后，客散，偕孩子们上街购花筒等，博他们的一笑。闹至十一时许，始睡。但孩子们却到

了深夜二时许，始睡。

二 月 十 日

今天是阴历年初一。晴，天气亦暖和如春。晨，施韵秋之子来，西禾来，贾进者来，梁医生夫妇来。箴携宝及贝〔倍〕到高宅拜年。饭后，午睡一会。下午，辰生来，家晋来。三时许，至居尔典路，房间已被侵入，糟蹋不堪！[①] 坐了一会，至高宅。四时许，至耀翔宅。在那里吃点心，谈了好一会。五时许，归。有好些客人来拜年。唐弢、济川、敦复、刚主等均来过，皆未遇。慰堂来，谈了好一会，把范成送的残经及修文堂的《成化历本》、《皇明政要》，来青阁的明黑格抄本《元明人集》取走。他絮絮叨叨的说起南京方面的探查事，甚觉不安。夜，喝酒。九时许，即睡。他们在打牌。有梦，颇为不愉快！

二月十一日

晴。晨，来拜年者不少。至梁医生宅，即归。谢辰生来。想做许多事，却一件也不能做，甚见〔觉〕不安而痛苦。饭后，午睡。下午，仍无所事事。立志要开始写文章了！再不写，将来不及出书，且愈积文债愈多，将益不易还矣。傍晚，文祺来谈甚久。夜，喝酒，很早的就去睡。心绪不佳，不宁，百事自感淡泊也。

---

① 居尔典路即今湖南路。郑振铎在那里借有一房屋，曾为抗战时期秘密蛰居地。

二月十二日

阴。地上湿漉漉的，似昨夜下过小雨。晨，健吾、麟瑞来，梅林来，胡颂高来。至陈叔通处拜年。谈话的兴致甚坏。十一时半，至李玄伯宅午餐。在座者有森老、慰堂、默存、刚主及玄伯之弟等。喝了几杯酒，谈甚畅。森老渐现老态，精神大不如前，甚为忧之。三时许，归。在车上，觉得心口大痛，眼几发黑。归后，立喝几口热茶，又吃了一片加当，睡了一觉，方才觉得舒服些。夜，不敢喝酒，只吃了一碗薄粥。张澈来，谈了一会，不及九时，即睡。中夜，肚痛，泻了好几次。

二月十三日

阴雨，暖。晨，士〔世〕保及高君来。十一时许，至三马路各肆。正午，至新雅，晤方行、进者、华封、秉彝诸人。予同亦来，闲谈久之。酒喝得不少，腹疾仍未愈，本不敢再喝酒，但胡里胡涂的大喝着，却也没有什么反响。二时许，归。酣睡了一场，醒来时，天已将暮了。温知王某来拜年。五时许，至严宝礼宅晚餐，吃的是西餐，尚佳。仍喝了好些酒。客人们来得很多，商量上海出版公司事颇久。九时许，归。十一时许，睡。夜梦甚多，惆怅不已！

二月十四日

晴，暖。下午阴。夜有雨。晨，九时许，至福利会，到者寥寥数人。未谈什么而散，挤车而回，到家已十一时半，时间糟蹋

得好惨！钱鹤龄来，郭墨林来，刘来。刘取去《西域画》中辑四部，《版画史》五辑一部，到南京四海去销。饭后，午睡。二时许，耀翔夫妇来，纪堂来，梁医生来。他们在打牌。陈惠来，谈了好一会，看画册。郑森禹来。健吾、文彰、伯闵来。七时许，晚餐，谈颇畅。饭后，健吾等去，与陈惠等闲谈。各有立场，甚为有趣。太太们自有一套理论，总之，情感不是永久不变的，烦恼皆自取也。这是事实，不能以理论来准绳之的。客散时，已十一时许，即睡。

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阴雨不止。心境不佳。今日是阴历初六。晨，墨林来，携来俑二只，一汉瓦鸭，一唐初胡俑，手捧元宝，共索价四百。似不便退还他。士〔世〕保来，郑效洵来。饭后，午睡。下午，颇倦，似觉伤风。整理客厅，等候客来。五时许，威东夫妇来拜年，即留之晚餐。默存来，靳以来，嗣群来，西禾来，Headley来，萧乾来，McAleary来，谈笑颇欢，伤风已忘记掉，酒喝得不少。近十时，客始散，即睡。中心凄惶，不可排遣。

二月十六日

阴雨。晨，顾载记送纸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饭后，午睡。下午，来薰阁人来，取去《西域画》及《唐宋以来名画集》。墨林弟送一俑来，顾巨六来，谢辰生来。发五信。出购封纸及香烟等。极感寂寞无欢！晚餐时，喝酒。和孩子们玩了一会。九时许，即睡。心里总是牵挂着什么，一刻也放不下。

二月十七日

阴雨。下午，微现日影，瞬即隐去，不知何时能开雾！晨，范泉来，墨林兄弟来。至梁医生处种牛痘。写信二封，即发出。饭后，午睡未成。下午，至静安寺散步。写信八封，傍晚发出。大多皆是答复读者们的，搁置来信已久，今明日必须一一清理回复之了。夜，至梁医生宅晚餐，有马公愚等，凡二十许人，皆书画家也。熟悉者不过数人而已。喝酒不多，以系西菜分食，故不易引起兴致。九时半归，即睡。夜梦甚多，一为逃难，一为出国，皆甚奇。

二月十八日

阴雨不已。晨，有数客来。写信。饭后，午睡。下午，写信，共发出十二封。三时许，陈万里偕二友来看俑。四时半，天佐来，孙玄常来，即去。秋斯、靳以、谭宁邦、梦醒、广平、图南、稷南、亦代、仲足等陆续来。商罗氏基金翻译事。即在此晚餐，酒喝得不少，谈颇畅。至十一时许，客始散。十二时，睡。夜，有梦，甚怪。

二月十九日

阴雨。心境亦是灰沉沉的，阴暗异常！晨，墨林来。金华来，借去二百万。圣保来。镇〔整〕日不做一事。今日箴请客，他们都很忙碌。午睡了一会。三时许，孙家晋来，偕至汪宝馆理书。打开了好几个书箱，为了找一本书。四时许，至开明，晤

予、伯、圣诸位。偕予、伯同到刚主宅晚餐。菜颇佳，而酒则甚坏，故喝得不多。十时许，归，女客们尚未散。在藤榻上睡了一会，客仍未去，颇不高兴。十二时许，始睡。

二月二十日

阴雨，不知何时始得开霁也！晨，阅报，见许寿裳在台湾被暗杀讯，极为惊愕！他是一位好好先生，何以竟会遭人毒手呢？钱鹤龄来。雨淅沥不止，不能外出。上海出版公司人来。饭后，午睡。想振作起来做事，而竟游荡终日，一字不写。何故乎?！下午，仍未做一事，竟空过此一日！夜，喝酒。九时许，即睡。本来要写好几封信，竟也未写。

二月二十一日

始见阳光，但又觉得冷起来。晨，钱鹤龄来，取去《汉晋画》底稿三十多幅去拍照，又取去购玻璃款七百万元。现在每张玻璃，价已至三万五千元了！去年此时，才四五百元一张也。郭石麒送款五百十二万来。饭后，午睡。欲出门，未果。整日忙碌着。不知所为何事。将《图谱》翻检一下，欲开始印下去，觉得内容尚不坏。匆匆的一个下午过去了。夜，喝酒。不甚高兴，心里总是闷闷的。绍虞来谈。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晴，忽又有阴意。晨，圣保来，嘱其加工速印。士〔世〕保来，嘱其后天来取款。饭后，午睡一会。下午，仍无所事事。三

时许。约翰某，偕二美国人来看俑。简直是什么也不懂。五时许，诺孟来，定去《陶俑图录》三十部，惟款未交来。又购《西域画》十部，交款一千万。傍晚，携贝〔倍〕去购食物，又购杂志二本。喝酒，颇为舒适。全家无人，仅予及二小儿在耳。九时许，即睡。

二月二十三日

晴。晨，圣保来。整理《西域画》下辑底片，即交其带去。森老来。墨林来，谈及长沙出土有年号之陶俑事，颇为兴奋，当托其设法购来。饭后，午睡。下午，精神不佳，左右不是，不知何故。欲整理《图谱》，竟复无心于此。如此玩忽时日，实大可怕也！谷斯范来谈，竟应付无心。阅《中国名画集》，细细读石田、南田画，觉得颇有所得，真伪大抵可辨。大画家自有其风格，一望即可知。作伪者心劳日拙，无论，不易像真也。夜，喝酒，微醺。不久即睡。

二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阴历元宵节。晴。天气甚佳。然大家似均无心度此佳节。物价飞涨不已，米价已出二百五十万关，房租又有按照生活指数增加之讯，小民们将如何活得下去呢?！晨，士〔世〕保来，取款一千六百万元去。如此贪得，实在不该！饭后，午睡。下午，戴敦复来，周渭光来，方行来，谈颇畅。傍晚，出购物及杂志。喝酒。七时许，王伯祥宅，叩门不开，即转至予同处，偕之至张宅闲谈。一路月光明甚，步月闲谈，颇为高兴。谈至近十一时，始归。即睡。佳节竟虚度！一无欢心！！！

二月二十五日

晴，天气极佳。晨，圣保来，鹤龄来，印零件者来，王以中来，Heineman 来，有应接不暇之势。至午，始安静下来。饭后，午睡。下午，曹宝成来。慰堂自京来。谈不甚畅，约明晨在此与森老相见。五时许，至 Neurman 宅，与某美国医生相见，谈颇高兴。傍晚，坐他的车子回。晚餐后，至静安寺购零食，很早的就去睡。

二月二十六日

阴晴不定，钱鹤龄来，送纸张者来，装订者来，慰堂来，森老来，墨林来，忙碌不堪。下午，编辑《清画第一辑》，尚佳。饭后，午睡。下午，方行来谈。郭墨林送六朝小俑十九只来，皆一坑所出也，绝佳。颇高兴。而索价四两，殊昂。雨颇大。下午，慰、森均在此相晤，偕至来喜定菜。夜，七时许，约哲民、家圭、唐弢、柯灵晚餐。他们都不大痛快，以酒慰之，还算谈得起劲。十时许，散。即睡。有醉意。

二月二十七日

阴晴不定。装订者来，裱纸者来，做纸盒者来，张君谋及森老来，候慰堂不至。士〔世〕保来，圣保来，墨林来，贾进者来。价已说好，是二两又一千万，尚不甚昂。将补印之《西域画》上辑，装入盒中。饭后，午睡。下午，慰堂来，谈了一会，即去。森老来，以中来，在此直谈到了近六时半。谷斯范来，因

有客，即走。六时半，偕森老至来喜，到客十四五人，谈颇畅。九时许，散。吃得太饱了，颇不舒服。得舒一信，连日郁闷稍解。十一时许，睡。

二月二十八日

阴雨。晨，装订者来，戴圣保来，士〔世〕保来，来薰阁送款来，忙碌至午。饭后，午睡了一会。下午，森老、慰堂来，济川来，葱玉来，一虹送款来，贾进者送款来，正在闲谈，得之，大为舒畅。往往是绝处逢生，亦往往有雪中送炭之奇缘。可喜也！四时许，偕森老等至丁惠康宅看其自拍之电影。六时半，至吴湖帆宅晚餐。有魏廷荣、孙邦瑞、起潜、玄伯及森、慰诸人，看米襄阳多景楼诗及黄山谷诗卷。山谷诗一望即知其为伪作。森老云：米卷亦伪也。惟马湘兰致王伯穀札八通，甚佳。又有朱谋垔《画史会要》，亦好。九时半，回。即睡。

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阴雨。晨，宋启宸送款来，某君送款来，来青阁送款来，袁西江送款来。收入不少，然所差仍甚多，惟赴宁之旅费已有着落矣。森老来，以中来，墨林送隋代黄釉之二骆驼来，取去六朝俑款二两。饭后，午睡。寄信四封。（晶、妹等在此午餐，酒喝得不少。）下午，萃古斋送款来，未送来者，仅来薰、汉学、富晋数家。盼能于归来之前，有五千以上的收入。威东夫妇来。六时许，至张太太宅晚餐，有予同、纪堂、未风、贵定、陈惠诸位，谈颇畅。九时半，散，匆匆回家。取了行李，即上车。十一时开车，睡得不大好。

三月一日

七时许到，廖来接，住成贤街。休息了一会，即雇车到玄武门大树根访钎弟，未遇。即赶到雨花台，访问了许久，才找到墓主李文彬家，佩贞、桂生及钎弟均已先在那里。上山观穴，地势甚佳。近十时，安葬方毕。看山下之墓道，有碑，为洪武三十一年所建，墓为李杰者，亦从龙之臣之一也。有天顺六年大铁钟闲置地上。步行到中华门，偕桂生到夫子庙，至泮池算帐，又购得杂书数本。在夫子庙附近午餐。下午，归，午睡了一会。与慰堂谈颇久。晤张致一，偕往中大找昌群，在他那里谈了许久。找仰之。夜，在成贤街晚餐，有英士、觉明、曾小姐、傅为本及馆中人等，谈笑甚欢。十时许，散。与昌群谈了一会，即睡。

三月二日

早阴，后晴。晨起，极早。未早餐，即出。至颐和路找桂生，他已经上班去了。即至北城阅览室，晤屈万里及王季玉诸人，谈了一会，十时许，至四海书店访刘，不遇，晤廖莲芳。归已十一时许，颇倦。午睡了一会。独自上鸡鸣寺，吃了一碗面。看了胭脂井，即回。在慰堂处看新购之敦煌卷子三十许卷，佳者不过三卷耳。中有变文一卷，最好。昌群来，同到萃耕，购书三种。又至清凉山扫叶楼，寂无他人，独对斜晖，观龚半千画像，大有所感。人弃我取，避热就冷，诚可自笑！六时许，至快活林，应程仰之约晚餐，为徽州家乡菜，甚佳。有觉明、仲舒、昌群及廖凤林诸位。九时许，散。即归。近十时，睡。

三月三日

晴。晨，隋树森来访，谈“金元曲”事，甚详。九时许，至中央博物院，访曾、王、向诸位，观其四川汉俑，绝佳。即在院午餐。又晤罗季枚君。下午，偕往明孝陵游览，颇为高兴。梅花盛开，柳将变黄。直登陵顶，俯瞰全市，久无此种兴趣了。四时许，回。慰堂约同往教部，访了好几位朋友。六时许，又到济之宅访他，谈了好久。至希孟宅晚餐，适逢断电，燃烛而食。九时许，偕傅抱石访宗白华，谈甚畅。十时许，归，即睡，已略有醉意矣。

三月四日

晴。隋树森来谈，昌群来谈。九时半，至中央研究院，晤李济之、夏作铭，谈得很高兴，看到发掘之古物不少。六朝木画十许，尤佳。Le Coq 的《高昌》，已见到，色彩之焕烂，远非日本印本所能及。十一时半，回。中午，偕慰堂至朱骝先宅午餐，在〔有〕辛树帜等在座。二时许，至山西路。三时归，稍睡。写信给森老。找昌群，未得其地。六时半，至济之宅晚餐。写信给森老。找昌群，未得其地。六时半，至济之宅晚餐，谈颇畅。九时许，归。即睡，有梦。中夜醒来数次。

三月五日

晴。下午，雨。晨，将屈编书目，匆匆阅过一遍，写下了些意见。又阅《中国工艺美术图鉴》二册，加以批评，即送交教

部。九时半，至史语所，晤作铭、济之，看了周代铜器及北宋本《史记》、三李诗等，谈了好一会。交款给作铭，预备购印相纸用。中午，在大华餐厅午餐，屈、廖、步青夫妇、吕、及予等公请也。酒喝得不少。慰堂下午四时许即赴上海。希孟来谈，崇武来谈，查君送了一本磁瓶来看，觉民来。稍睡了一会。六时许，偕觉民、作铭至曲园晚餐，有昌群、曾小姐及罗寄梅夫妇。八时许，至罗宅看敦煌壁画之放大照片及电影，甚佳。十时许，昌群、作铭送至车站。上车，即别。十一时开车，即睡，但依然睡得不甚舒服。

三月六日

晴。晨，八时许到上海。坐送客车回家。顾载记送纸来，鹤龄来，圣保来，墨林来。十时许，慰堂来。整个上午，在忙碌中过去。写信给岱。已在教书，甚为高兴！饭后，午睡。三时许，慰堂来。六时许，至伯祥宅，喝了三盅酒。至广平宅晚餐，复喝了不少酒。巳生、仁彬、乔峰诸位均在座，谈至九时许散，即归。十一时许，睡。

三月七日　（星期日）

阴。晨，士〔世〕保来，装订者来，石麟来，曹未风偕二友来看俑。饭后，午睡。下午，曹文钟来，鹤龄来。有送古董来鉴阅者。四时许，赴合众图书馆，约诸藏家茶叙也。到者不少。近六时散，偕袁帅南归，他借去《语溪集》二册。威东夫妇等在此晚餐，忙碌了一天，一事不曾做！可怕也！十时许，睡。有梦。

三月八日

晴。晨，圣保来，取款五百万元。鹤龄来。士〔世〕保来，其画册因议价不谐，任其取回，此尚系一二年来第一次事也。慰堂来，起潜来，森老来，在此午餐。毛太太介绍“新世纪出版社”中人来谈出版计划事，其计划凌乱不堪，可笑异常。一无知小儿之手笔也。尚未入门，何论登堂入室乎?！午睡未成，但看完了一部侦探小说。下午，墨林来，取款五百万去。乔峰来谈。六时许，至严宝礼宅晚餐，没有谈到什么具体的出版计划。同座者有吴湖帆、王新衡及珂〔柯〕、唐、徐诸人。酒喝得不少。闲谈到十一时始归，即睡。夜，有梦甚怪!

三月九日

晴，微阴。晨，鹤龄来，高君来，顾载记来。十一时半，至张君谋宅午餐，有慰堂、森老、玄伯、胡筠秋、乐笃周、盛某、孙伯渊诸人，谈颇畅。三时许，归。竟将借来之书，忘在他处。午睡未成，甚倦。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冯宝麟来谈。客去，稍睡。五时半，偕箴至高宅。稍坐，即至志皋宅晚餐，送洪深赴厦门也。到者约三十许人，皆电影、戏剧界中人物。谈到九时半，复至高宅，偕箴归。酒喝得不少。十时许，即睡。有梦。

三月十日

晴。将《汉晋六朝画》玻片次序编好，拟外出，未成，上午，匆匆的过去。饭后，午睡了一会。谷斯范来。诺孟偕美国人

清第来，谈甚久。近七时，才走。颇倦。晚餐后，至静安寺散步。归后，即睡。有梦甚怪。

三月十一日

阴，微雨，春雷乍响。晨，顾载记送裱好之纸来，墨林来，包扎陶俑者来，圣保来，张君谋来。饭后，至丁惠康宅看其飞马二匹及宫女（坐）一只；飞马靠不住，而宫女则绝佳。彩色鲜艳，面容秀丽。云：值黄金十两余。不昂也。遇史、陈二人。三时许，回。欲少睡，未成。下午，候诺孟来，竟未至。殊不高兴。晚餐后，即睡。有梦颇怪。

欲编陶俑次第，未成。总计之，尚不到四百品，号称五百者，实未细算也。

三月十二日

阴。晨，士〔世〕保来，谈了好一会。有许多事要办，而候辰生不至。饭后，午睡甚酣，有梦。客来均未之知。（家晋、绍虞来。）下午，拟广告，未成。诺孟来，交来款四千二百万，上半月可以勉强度过矣。出理发，沐浴。购肥皂、西药等，共用一百余万。喝酒，尽一斤，九时许，睡。

三月十三日

阴。晨，客来不少。写一信。他事竟不能做。午，至起潜处午餐，有森老、慰堂诸位。二时许归。午睡顷刻。三时许，至清第宅喝茶，有诺孟同在。他所购俑均不佳。祝枝山写的四屏条，

亦为伪物。五时许，归。夜，无所事事。九时许，即睡。中夜，大雨倾盘〔盆〕下，有春雷声。

三月十四日（星期日）

阴雨，有雷声。晨，方行来，圣保来。好不容易！《西域画》下辑已经印齐。士〔世〕保来。叶华送□来。十一时许，默存来，慰堂、觉明、傅、屈、顾、苏、玄伯、森老等陆续来，在此午餐，喝白酒。三时许，散。墨林及来薰阁人来，艾来，宋福记送纸盒来，刘邦琛来。六时，至李石曾宅晚餐，到者不少，亦多熟人。观画，大都伪品。餐为分盘之素菜，尚丰盛。九时许，出。偕森、慰至中央访觉明等。未遇。遇屈、傅诸人。归，即睡。

三月十五日

阴雨。晨，圣保来，取去印刷费一千五百万元。载春记来，取去《西域画》下辑样本。钱鹤龄来。饭后，午睡。郭墨林来，车去俑三箱。陈济川来，谈颇久。陈叔通来谈。四时许，至康乐酒家，贺伯丞二女结婚也。遇到熟人不少，惟予同诸人均未到，不知何故。慰堂亦来。七时许，宴毕，即归。酒喝得不少。九时许，睡。

三月十六日

晴，微阴，正是酿花天气也。心里很乱。写信一，夜发出。晨，士〔世〕保来，取去书款七百多万。石麟来，送来预约款二

千万。萃古交来南京泮池款四百四十万。十一时许，至合众，晤觉明、天木诸人，偕之至雪园午餐，用一百五十万。归后，午睡。下午，安娥来谈。外出购物。家璧来谈。九时许，睡。有梦。

三月十七日

阴雨不已。晨，钱鹤龄来，富晋来，郭墨林来。饭后。午睡。得一信，立作复。又写了七八封信，均即发出。方行来谈，取去了不少从前《文库》的底本[1]，由他去复原。圣保来，取去夹贡四刀。印刷工作，进行甚慢，颇不高兴！晚餐时，喝了半杯自制之香蕉酒。饭后，携倍至静安寺购食物。九时许，睡。

三月十八日

仍阴雨不已。晨，曹葆琛来，纸价几将涨到一倍。八尺科举已到一百四十万一刀，夹贡纸已到了二百万一刀。最坏的预想实现了！只好改定价，少印些。来取款者不少，而一无收入，奈何?! 饭后，午睡一会。编好《西》下的目录，即付印。寄历史书二包给舒。计划改订价目事。曹葆琛来，取去印日期款四千万，又26期及29期、31期的八千八百万。预计，尚需筹六千八百万付之。但普及本的纸是备足了，可以无忧。贾沛安之弟来，取去所借物。夜，喝酒。很早的就去睡。

① 《文库》，指郑振铎以前主编的《世界文库》。

三月十九日

晨，已露阳光，复隐而阴。张谷雏持黄宾虹介绍函来谈。他是广东人，在平购了不少敦煌画，要我去看看。饭后，午睡。下午三时许，至宏兴鹧鸪莱行楼上，读张君所藏书画、敦煌画凡十幅。恐仅有一纸本者为五代画，是真迹。余皆元代物，年号是后填的。白玉蟾的字一卷，甚佳，是真的。常山杨邦基的水墨山水一卷，亦佳，似不伪，余均不可靠矣。索纨写的《道德经》一卷(三国)，似亦伪作。惟有六朝经一卷，前有彩画佛像，而地为粗麻布上粉者，当为真迹。至三马路各肆一行。五时半，归。阅书久之。夜，喝酒。十一时许，睡。有梦。中夜醒来。

三月二十日

阴，有小雨，冷。不知何时，才能够放晴！圣保送样十二张来，尚佳，套印者尤精。颇高兴！饭后，午睡。下午，家晋、天佐来谈。天佐说起靳以诸人事，颇可怪。六时许，伯祥、予同、达君来喝酒。且饮且谈，颇乐。一久已无此雅兴了！尽酒五斤，各有微醺意。天还在下雨。九时许，散。吃了些橘子。十时许，睡。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阴，冷。春寒如此之久，颇可怪！晨，至法藏寺吊章母丧，晤熟人甚多。和致觉谈了好一会。十一时许，回。黄苗子偕亦代来，谈颇畅。墨林来。饭后，午睡。下午，装订者来，钱鹤龄

来。仔细计算着此刻的成本，《域外集》每函已近百万，普及本亦需三十四万。将来不知如何办法?! 虽纸张已大半预备好，而其他支出，尚不在少数。到静安寺闲步。夜，喝酒三小盅。九时许，睡。

三月二十二日

又是一个阴天。潮湿得很，又有微雨。心里闷而且乱，很不高兴。晨，圣保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饭后，午睡。下午，作一信，心里乱极！不知怎么办好！鹤龄来谈，算算支出及收入，不由得不着急！至法宝馆，仍无信。夜，梅兰照相馆来拍“俑”。共拍了二十六张。还有一天才可毕。十一时许睡，有梦，甚怪！

三月二十三日

好容易天放了晴！然而心境仍是阴沉沉的。晨，斐云寄了三百多万来，正得其用。饭后，午睡一会。二时许，至上海出版公司，开编辑会也。谈至近五时散。其实是无甚结果的。即归。七时许，健吾、唐弢来，在此晚餐。谈到了八时许，送其上车。九时许，睡。夜，月色颇明。

《图录》遗失了十多张照相，遍觅不见，颇为着急！

金华来。

三月二十四日

阴。下午，晴。夜，有月，但阴云仍重。晨，圣保来，墨林

来，印零件者来，士〔世〕保送日文书十余本来。到孙瑞璜宅，谈《画集》预约事。饭后，午睡甚酣。下午，心里不知怎样，总是十分不安！曹葆琛送纸一百〇一刀来。候送款者，竟无人来。顾巨六来，送来款五百九十九万元，亦颇有用。辰生送从美国寄来之包裹一个，手续至为麻烦，竟等候了近一天！夜，喝酒一杯。携贝出购水果。月色甚好。

三月二十五日

晴。晨，整理"陶俑"稿。目录已印好，即交装订作。鹤龄来。饭后，午睡。下午，装订作送"西下"① 一百五十部来。鹤龄送玻璃来，取去陶俑底稿四十张。墨林来，携回骆驼两只，送来马一匹，颇佳。五时半，到葛一虹宅晚餐，贺其新婚也。到者多半皆非熟人（他的亲戚为多）。有颜惠庆、吴清友及陆君诸人。与一虹叔谈颇畅。他在南洋中学教了二十五年书，颇有风趣。九时许，回。十一时睡。

得一信，中间一信，一定是失去了。决定明天赴杭。

三月二十六日

决定今天下午一时到杭州去。即电威东购车票。晨，到亦代处借到七千万。又到哲民处，取来现款二千万。可以成行矣。回家已近午，匆匆的料理了几件事后，即匆匆午餐。餐后，即坐祥生车到车站，威东已在等候，即偕上车。因预先嘱人留下座位，故尚有地方可坐。人挤极了！立者甚多。在车阅《绿庐小孤女》，

---

① 指《西域画》下册。

尽其半。六时许，到杭。即雇车到大华，因客满而退出。随至岱的住所，即偕之同出晚餐。岱老为今晚我的住处担心。饭后，找了好几处，最后，才到了葛岭饭店，与范洗人同屋而住。岱已经中途先归，一定是担心得很。偕洗人出散步，至子恺处闲谈。十一时许，睡。很酣适。

三月二十七日

烟雾濛濛，欲雨不雨。叫了一部车，停在“街”口候岱。九时半，同车到石屋洞。在乾坤洞一佛子坐关处，谈了一会。四无人声，寂寥之至，而兴致甚高。都很快乐。十时许，到九溪。沿涧而上，走了一段路，即回。归途经六和塔，舒倦，不欲登。乃独自登塔，尽二层，即返。十二时许，回湖滨，同访博文。午餐后，坐船在湖上闲荡着。有许多话，不想急急的说尽，只是闲谈着，闲谈着。雨很密，而不甚急，湖上船只甚少。游雨湖亦是一乐也。六时许，到了湖滨，在一小店着[①] 喝酒吃粥，别有兴趣。七时许，即别。回到旅馆，洗人尚未归，即冒雨到子恺处闲谈。又对酌，尽了许多杯，而不甚醉。今日之游诚乐也！十时许，归，即睡。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天阴，雾濛濛的，湖山几隐而不见。七时许，起。出购早餐。九时许，岱来，送了两束兰花来，相见甚欢！即坐三轮车游灵隐。人挤极了！雇轿上韬光，又至三天竺。在山后看古红木树

---

① 原文如此。

二株。下山，复至灵隐。在彼午餐。餐后，至玉泉观鱼。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总是说不尽，说不出。同到葛岭，谈了一会。岱五时就要走呢。五时许，偕至湖滨走着，直送之到公园上车。一人沿湖而回，冼人不在。至图书馆访陈博文，亦不在，乃独至杏花酒楼喝酒。九时许，归，即睡。

三月二十九日

天色阴沉沉的，兴致坏极！晨起，在湖滨散步。八时许，步行到膺白路口，时已将九时半，甚倦。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等到十时，还不见来。曾到“巷”徘徊了一会。直到十时半，才上城隍山。见东岳庙中新□洋山大帝祠，祠文天祥、陆秀夫及张世杰，甚奇。下山至清和坊等处，购衣料一件。至车站购票。十二时许，至陈博文处午餐，喝老酒□，几至沉醉。饭后，到博物馆一游。回旅馆少坐。近四时，到东南戏院，徘徊到五时而归。写了一信给岱。六时许，至子恺宅，他约晚餐也。酒喝得不少。回，十时许，睡。

今日是观音诞。烧香的队伍，自晨至暮，不绝于途。

三月三十日

晨起极早。看着太阳在湖上山边上升，金光闪闪，神气为之一爽。六时许，早餐后，即至湖滨散步。到了孤山，逛西冷印社。从孤山后走到了平湖秋月，再沿白堤归。湖水几平堤，一跨步即可走入湖中。归已八时半，甚倦。作一函给岱，即发出。冼人约在玉泉相见。九时，即到玉泉。看开明所购之地。静对游鱼，心不在焉。十一时许，偕冼人及黄君步行到子恺宅午餐。酒

喝得不少。看阮君搜集之红豆二匣，颇称大观。一时半，回旅馆。岱的一信，赫然在桌。她十时来，不料我已外出！二时许，到湖滨，购茶叶。三时许，到车站，坐了一会，即上车。尚不挤，空位甚多。八时半，到上海，坐祥生车归家。事情太多，料理了好久才毕。十一时睡。

三月三十一日

阴，有雨。晨起，觉得有点伤风，镇日不大舒服。士〔世〕保来，圣保送印样来，款尚缺若干。即托辰生立刻将支票存入新华。来青阁送款来，恰好凑足。这个月底又可度过矣。宋福记来取款。饭后，午睡颇酣。下午，来薰阁送款来，一虹之戚送款来，颇为高兴。下月初之局面，又可支持下去了。诺孟取去《西域画》下七部，交来九百四十五万元。谷斯范来。康嗣群来谈甚久，在此喝咖啡，说起靳以事来，大为惋惜。他交来款八百五十万，走时，已暮色苍茫矣。欲写信，未果。躺在床上看《绿庐小孤女》，不知何时睡去。甚倦也。

四月一日

晴。晨起，琐事多极了！装订者来，做纸盒者来，印刷者来，直有应接不暇之势。皆来取款者也。饭后，午睡。下午，颇倦。整理“俑”图。夜，找照相馆来拍“俑”照。十一时许，睡。发岱一信。

四 月 二 日

昨夜甚倦，故起身颇晚。晨，圣保来，金华来，来薰、来青人来，皆来取书也。本来堆得满满的半屋，一时为之一空，显得清爽得多了。圣保取去一千五百多万元。上月份印刷费已付清，这个月恐怕要付出一亿多，尚未有着落也。奈何?! 饭后，午睡甚酣。下午，出购物，即归。绍虞来谈，在此喝咖啡。躺在床上看书，十时许睡。夜，大雨倾盘〔盆〕，有雷声。

四 月 三 日

阴，有雨。精神颇不快! 晨起，琐事多极! 鹤龄来，士〔世〕保来，Heineman 来。饭后，午睡。下午，巴金、靳以来，谈其加入社经事经过甚久，也不好多加责备。在此喝咖啡，吃王洁斐送来之炒面。照相馆来，取款一千一百万元去。鹿文波来，取款四千万元去，又已无存款矣! 方行来谈。调孚偕张某持一文与可画竹轴来阅定。有“晋府”及天一阁印章，颇怪。竹势甚佳，而文与可的名字，则是后来加入的。晚餐时，喝酒。九时许，即沉沉入睡。

富晋送《史记会注考证》来，即购之。

四月四日（星期日）

晴。积雨之后，难得太阳光遍照! 精神甚爽，九时许，偕宝、贝及潘家子女等，乘威东借之汽车到龙华去。一无可观，不过至野外一游而已。又至黄家花园，经乱，房屋已毁去不少。至

冠生园农场吃饭。下午一时许，归。柳枝桃花，携回不少，孩子们很高兴！午睡。钱鹤龄来。夜，喝了一斤花雕。九时半，睡。

四月五日

晴，微阴。晨，士〔世〕保来，墨林来，装订者来。欲写信，未成。饭后，午睡。下午，写岱信一，即发出。今日邮资又涨价了。三时许，至Western Art Gallery，遇北大教德文者Wilhiem夫妇等。喝咖啡，看Heineman所藏之俑，三彩盘、瓶及铜器等，颇佳。购得《Roman Portraits》一册，价三百万。五时许，归。晚餐，喝五茄皮，微醺。不及九时，即睡。中夜、有梦甚多。

四月六日

晴。得岱一信，颇高兴！上午，Wilhiem来，看版画数种。他是卫理贤子，故大有书生气，颇谈得来。又有佛西介绍一英国人某来，彼为研究中国鞋子者，其实一无所知，一最讨厌之商人也。甚感无聊。饭后，午睡。下午，写信未成。约伯、予二人来喝酒。七时许，他们来了，喝酒不少（尽四斤）。谈得很高兴。八时半，散。即睡。因微醺，睡得很酣适。

四月七日

晴，渐热，有风。晨，圣保送《清画》（一）印样来，顾载记送裱纸来。觉得有点伤风，精神不好。午饭时，喝了一杯薄荷酒。饭后，午睡。下楼时，又躺在藤椅上熟睡了。似乎伤风更

甚，很不舒服。很早的便吃了一碗云吞及一碗酸辣汤，上床去睡了。(还不及七时半！）贝贝〔倍倍〕很乖，在小心的陪伴着。夜梦甚多。

四月八日

晴，有风。晨，圣保来。身体已完全复原矣。金华来。饭后，午睡。下午，至三井花园观樱花，宝等均去。颇繁盛，然水面已有落花不少。风过，落英片片，堕衣拂面。惟仍嫌过少。久在墙外观樱，一旦面对之，兴致颇好。遇严敦易。至比德，访金淳。她明早即赴杭，来不及托其带物了，只带口信而已。夜，喝玫瑰酒三盅。九时许，睡。

四月九日

阴雨。得岱一信，甚慰。蒋天佐来谈，修文堂送书来。饭后，午睡。下午，田涛来谈，郭墨林来谈。森老约至九如晚餐，今日觉明诸人从台湾归。五时许，至扬子饭店，晤觉明、天木、森老及庄慕林，偕往九如，谈甚畅，酒喝得不少。起潜亦来。回到旅馆，谈至近十时，至来薰阁小坐。济川代购台湾席一；欲购已久，居然得之，颇高兴。觉明赠鱼子二匣，亦喜食之物也。十时半，归，即睡。夜有梦，颇杂乱。

里千偕泮池中人送款来。携台湾展览之俑三箱已送回。

四月十日

晴。晨，金华来。慰堂来，送来台湾草帽一顶；屈万里来，

送来台湾拖鞋等。均应用之物也，颇高兴。饭后，午睡。下午，天气极佳，惜未外出一游。墨林来，送来汉井二只，甚佳，且价亦颇廉。又有长沙出土之画花陶碗等数只，均甚好。夜，喝酒。九时许，睡。

（金华复来，拆开木箱，取出各俑，除其中有一俑头部落下外，余皆完整，大是幸事也！）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

晴，天气甚佳。母女二人又闹气，甚令人懊恼。晨，王天木来，谈颇畅。偕至大来午餐，用一百〇四万，可谓昂矣！半月不至餐馆，价又大增，面目全非矣。饭后，午睡少顷。至许宅，开文协理事会也。相谈尚为和谐。四时半，偕圣陶至伯祥宅喝酒，尽六七盅，而未醉，谈亦甚畅。甚难得之一场痛饮也。八时半归。墨林来，携来小俑七八只，甚佳。贝贝又有小病，梁医生来，谈了好一会。十时许，睡。夜，有梦，甚怪！（梁医生来谈，为贝看病。[①]）

四月十二日

晴。候圣保送印样，竟不来，甚不高兴！得岱一信，言辞凄恻，即复一函，言未尽意也。曹文钟来，郭墨林来，装订者来。饭后，午睡。下午，贝贝〔倍倍〕发热，未愈，颇不高兴。欲整理“唐”画付印，久而未成。可见工作之不易。整理“俑”照，亦仅成一部分。傍晚，王天木偕其未婚妻来谈。托其将安阳大理

① 这句话为作者后来添加，其实日记中已写到了，或疑当添加在下一日。

石人像照片三张，转交给李济之一阅。夜，喝酒不少。微醺。很早的即睡。

四月十三日

阴晴不定。入春以来，风风雨雨，不曾停过，大是闷人！晨，金华来，梅林来谈。宝宝偕程霞云夫妇赴宁游览。连日母女们吵闹不休。离开一阵子，当可好些。饭后，午睡。下午，圣保来，送来“印样”数种。《汉晋六朝画》已完工矣！好不容易！来青阁送款来。诺孟来，因海内门目录里，刊有我的著作目录，他颇为不高兴。鹤龄来，将“俑”照付拍，亦即将完成矣。九时许，听无线电。九时半，睡。有梦。

四月十四日

阴，心里闷极了！和天气同样的灰暗！画集老印不出，一半也为了天气关系，很不痛快！晋成来收广告费，未付。这次登了两天广告，花了二千四百九十六万元，但效果甚少也。可见出版事业，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了！下午，诺孟来谈。他因《唐宋以来》定价低，颇为不快。只好随他去了。夜，喝酒。九时许，睡。

四月十五日

阴。晨，客来不少。至菊老宅，借得唐俑数只，均佳。有一手携提袋之立女俑，尤为可贵。可证唐代“提袋”之真相也。尚有带蓝彩之女俑一堂，计十二只，因不易携取，未借来。饭后，

午睡。发一信给岱。得宝一信，即复之。夜，喝酒，微醺。十时许，睡。

四月十六日

微雨不止。望信不来，甚不高兴！《汉晋画》已装订好五十部，尚佳。宋福记送套盒来。整天的在贴版权页等琐事。下午，计划着《唐五代画》的选择及付印事。至郭墨林宅，见到唐三彩壶二，带蓝彩，甚佳，惜无力以得之，仅取得一蓝彩小女俑耳。十时许，睡。

四月十七日

阴，微雨，闷甚！来取《汉晋画》者不少，几一扫而空。此辑印刷得还不坏，惟不知如何，竟印得极慢。预计月初可以出版，到了半月后，还不曾完全印好！定户近来愈见其少，盖缘购买力日弱之故。书价愈高，则购者越少，甚可怕也！下月起，非另想办法不可了。天天在打算盘，实在不是办法也。下午，外出散步。夜，照俑十九张，颇见疲倦。十一时许，睡。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晴。久霾之后，一见阳光，辄大痛快。晨，来客络绎不绝。金华来，敦易来，梅林来，宋启宸来，范成偕其二友来，玄伯来。至午，始见安静。饭后，午睡。下午，竟寂无一客。出购下酒物。夜，独酌，微醺。金华来谈。九时许，即睡。有月，颇明。有梦，甚奇。（方行来，取去前借之款三千。）

四月十九日

晴。此后应该可以多出些印样了。晨，胡颂高来谈。金华来，要购纸，惜无款。中午时，刚主来，在此便饭。他答应代借美金若干，纸款又可有着落了。惟不知将来如何偿还之耳。也许“天无绝人之路”，事到临头，总有法子想也。饭后，午睡。下午，不知怎样的又游荡的过了半天！夜，喝酒，尽一斤，微醺，很早的就去睡。

四月二十日

阴。精神不佳。因为《汉晋画》迄未印齐，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来取书者甚多，均婉辞对付之，甚见痛苦。《清画》第一辑到〔倒〕印成了不少，看看还不坏。本月底以前，也许可以出书。饭后，午睡。下午，阅书。得岱一信，比较的高兴些。夜，喝酒，尽一斤。九时许，睡。

四月二十一日

晴。晨，圣保来，《汉晋画》迄未完工，颇为不痛快！方行来谈。曹葆琛来，取去购纸款一亿三千八百万元。此款系向刚主转借者，想可还得出也。为了好事，弄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了结!！像白老鼠上了转轮，即不转，也由不得自主了。饭后，午睡。下午，上海出版公司送现款三千多万来，可以应付此后数日之需要矣。夜，阅书。九时许，即睡。(发了三封信)（泮池张君来，交来款五百多万。士〔世〕保偕来。夜，刘邦琛来，仍无书

给他。)

四月二十二日

阴晴不定。晨，出去购鲜花及水果等，明天是箴生辰也。顾载记送裱好之蓝布一匹来，取去款一千二百余万元，皆现钞也。《汉晋六朝画》至今未印全（除了五十部外），甚以为奇！心里很不痛快！作一函给岱，即寄出。下午，拟做些事，都未做，竟那末疏懒的过日子，如何得了！傍晚，曹文钟来谈。夜，家中人聚饮，为箴暖寿。惜宝未归也。酒喝得不少。九时许，睡。

（下午，诺孟来，约下星期一下午来取《汉晋画》。）

四月二十三日

晴。曹葆琛来，又购了科举五十刀，计六千五百万元。款还不知在哪里呢?!梁医生夫妇来，谈了一会。饭后，午睡。下午，宝自南京回，甚为高兴！她带来了天木拍的四川汉俑照片一束，见了，尤为喜悦！今日为箴四十八岁的生辰，客人们来了不少。贾沛安来，说起借款事，有难色。以后只好不向他开口了。可见借款之不易，购书购物，必须十分仔细，不能那末浪费与不计较了！墨林来，付不出帐，只好托他代为设法。心里不大舒服，亦“贪心”之报应也。夜，有三桌，皆母亲自己下厨房烹饪，颇为不安。酒喝得不少。和贝在书房里睡了一觉，不知什么时候，被箴叫醒，才上楼去睡。

鹤龄来。葛一虹来谈。辰生来。慰堂来谈。

四月二十四日

晴，但颇冷。晨，到愚园路申记印刷所，观其印刷情形。去时，一肚子的气，为了圣保实在把《汉晋画》印得太慢了。但见到他们，却也无法生气。而圣保则已到庙弄来了。即匆匆归，谈了一会。到梅兰取放大照片。饭后，午睡。下午，整理客厅。计划着《域外集》定价事。五时许，圣陶来。其后，靳以、巴金、梅林等陆续来。最后到者为田汉及安娥。他们在此晚餐，商“特刊”及文艺奖金事。酒喝得不少，谈得也颇高兴。至近十时始散，送巴金等至西摩路口而别。十一时许睡。宝及贝去看电影，归时，我已入睡乡。梦见一古怪之女人，颇为可笑。中夜，有雨。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晴。来客甚少，颇见冷清。因债务甚多，迫者不少，甚见不高兴！饭后，午睡甚酣。傍晚，墨林来，又是迫款，只好虚言应付之，奈何?！曹文钟来取书。谢刚主来谈。借去日文书数册。夜，喝酒，微醺。九时许，即睡。有种种计划，惟以无“力”，多半不能实行也。有钱者不肯做事，惟有我辈穷人，好事，却无“力”。故文化情形，寥落至此！可叹也！

四月二十六日

晴。晨，客来不少。因款事，颇为不快。不知何时，始能了清那些债务！饭后，午睡。下午，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为数戋

戋，不足付装订费也。魏建功自台湾来，谈甚畅。惟多半关于他自己的本身事。殊想不到：他竟患得患失至此！可见一个人能超脱，甚为不易也。即留他在此喝酒。王世襄来，送来托交慰堂之铜器及写经等。不久，即走。夜，打电话来，约我去看他的稿子。因喝酒微醺，未去。十时许，睡。

四月二十七日

晴。晨，方行来，装订者来，做套盒者来（取去一千二百多万元），曹文钟来，陈博文自杭州来。博文欲予偕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推销其木版书。即同往，在各肆走了一遍。十一时许，至通易，访志皋，不遇。即至开明，谈甚畅。偕洗人、伯祥、予同、博文同到永兴昌喝酒，微有醉意。二时许，归。来薰阁送款来。中央俶送本月份第三批薪水来。午睡少顷。默存来谈，颇久。墨林来。六时半，坐车至虬江路两路局晚餐，应陈伯庄约也。到者多为路局中人，仅舒新城、卜少夫、程及予为外客。九时半，散。坐新城汽车回，即睡。夜，有梦。（有医生宋名通，为名琼之兄，亦在座，甚笃实。）

四月二十八日

晴。晨，圣保来。《汉晋画》仍未印毕，为之焦急不已！金华来。家璧偕亦代来，商出版事。偕至来喜午餐。正值选举副总统开票，唱票声自收音机传出，极为讨厌。二时许，归。午睡了一会。下午，来客不多，傍晚，郑之梁来。取去已出版之《西域画》三函、《遗民画》一函、《汉晋画》一函，交来支票四千万。可度过此一月底矣。夜，喝酒。九时许，即睡。

（改订五月份各书定价）

四月二十九日

晴，甚热。晨，钱鹤林来。十二时，到章雪村宅，应午餐约也。今日为雪村子士扬（箓）生日。丰子恺自杭来，亦在座，谈甚畅，酒喝得不少。赠子恺《西域画》、《汉晋画》等。二时许，散，至来薰阁稍坐。与建功谈甚久，仍絮絮不绝的说他自己的事。四时许，才回家。午睡了一会。夜，来客好些。九时许，睡，心绪甚为不宁。发岱一信。不知何故，已一星期多没有信来了！

四月三十日

晴。热甚！晨，金华来，未遇。士〔世〕保来，富晋送书来。九时半，至福利会谈翻译事，仍无甚头绪也。约五日七时，在予处再谈。十时半，散。即至开明，谈了很久。十二时许，偕他们同到法藏寺，綖尊逝世二周年，在那里做佛事也。“音容宛在”，而永远不可得见矣。《夏氏字典》第一页恰好排出样子来，藉此，他可以不朽了。二时许，归。下午，伯祥、予同、洗人、达君、雪村、建功、圣陶来，在此晚餐。本约了子恺，但他今晨匆匆的回杭州去了，故未到，谈到近十时才散，酒喝得不少。（傍晚，中大历史学社人来，顾巨六来。）十二时许，睡。今天时钟拨快了一小时。

郑之梁款，竟退票了！将付不出款矣！戴某送《唐五代画》玻璃来。

五 月 一 日

晴。整天的无所事事！曾外出散步，亦无甚可观。心里很乱，很想写些什么，也写不出。郑之梁的退票，已交来了，是六千，即存入。不知曹葆琛的票子，是否可收到？泮池派人来取书，无法应付之。饭后，午睡。下午，欲写信，竟未能执笔。大公报记者唐振常来，记录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谈话，竟不能畅所欲言。① 夜，喝尽昨夜的剩酒，很早的就去睡。（装订者来，取去四百万元。）

编写《唐五代画》。

五月二日（星期日）

阴，有雨。已似黄梅天气了！候圣保不至，不知何故！镇日的要想做点事，终是玩忽的过去，奈何?! 总是乱，乱，乱！上午，来客甚稀，寰西来，送来一千七百万，甚感之。宁某来，为郑之《阿Q正传注》一书商出版事。饭后，午睡。八叔公来，他在苏州经商，已有多年，是亲戚生存者里辈份最大的了。楚图

---

① 《大公报》社于4月29日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第二十次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郑振铎，但他因忙未去。今日记者来补记郑振铎的谈话，题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后载5月3日《大公报》。郑振铎说：“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时《新青年》叫出的，到现在已卅年了。……民主基础一定建设在平等上，如果有一个或几个特权阶级的存在，什么民主都谈不到了。这种特权阶级，从袁世凯这种政府起到军阀混战时代，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的。……这样的情形，离开真正的民主运动，恐怕还有十万八千里路远。……政治不民主，科学的发达也是不可能的。”

南来。新民报晚刊来取稿。[①] 夜，八叔公与其女在此晚餐。雨颇大。九时许，他们回去。十时许，睡。

(泮池人又来，设法《汉晋画》五部给他带去。)

五 月 三 日

阴雨。闷甚！为了筹款，益见不快！不知怎么办法好！这都是好事之过！“自作孽，不可活！”打一电话给达君，托他卖去一批东西。饭后，午睡。下午，圣保来，取去一千五百万元。《汉晋画》好容易才印齐。诺孟至今不来，不知何故。《唐五代画》已编好。钱鹤龄来。陈受颐打电话来，很高兴他已到了上海。傍晚，编《宋画》，发现三辑实在容纳不下，便突然的生出一个主意来，欲加印四辑，加收九百六十万元。如收齐，又可稳度难关矣。晚餐，喝酒一斤。九时许，睡。(潘应咸来，消瘦不少。)

五 月 四 日

今日为“五四”，不出门，在家闷坐而已。来青阁送款八百五十万元来。天已晴。写了好几封信，为了加印《域外所藏古画集》四辑事，通知合资者，不知有无效果？在十日以前，必须全部发出。饭后，午睡。下午，潘应咸、孙家晋来，将王世襄存此

---

① 该稿题为《“人”的发现——为纪念“五四”作》，载5月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文中说：“‘五四’到今日，已经三十年了。固然不能说没有什么成就，而无知的封建的非人的阴云，还重重叠叠的弥漫在天空。有‘人’格，有‘人’味儿的中国人，还该一息不懈的争斗下去，直到扫除了一切非‘人’的东西为止。”

之铜器等，装箱寄宁。陈受颐来，谈甚畅。孙玄常、徐益藩等来谈。夜，喝酒，尽一斤。出购酒酿、樱桃等，明日立夏也。至梁医生宅，送《汉晋画》一部给他。遇唐云、白蕉等。九时半归，即睡。有梦，甚怪！（哲民逼款甚急，很难过！）得岱信，颇慰。

五月五日

晴。今日为“五·五”，本定有大举铺张的，却静悄悄的过去了。据说，改为二十日举行就职典礼。晨，来客甚多。因为经济周转困难，颇为不快！发出通知续定信不少，想可有效力。如全部收到，可有五亿多，足以应付一时也。饭后，午睡。下午，整理帐目等。夜，喝酒。十时许，睡。立夏日喝〔吃〕樱桃、酒酿、咸蛋等。

五月六日

阴晴不定。整日忙于发信等事。写信给岱。积下的事实在太多了，不知何清理法！客来不少，非索债，即接洽印刷等事。曹葆琛来，即向之购夹贡一万张。价在二百六十万元一刀，共需二亿六千万元，不知如何付款法?！想来总有办法的。夜，喝酒。九时许，睡。

五月七日

晴。晨，曹葆成〔琛〕来，付出十六日及十八日的支票二张，计款二亿六千万元，不知有无办法付出?！连日为筹款事，

殊焦急。健吾来，和他接洽好借款事。夜，喝酒，微醺。九时许，即睡。

五月八日

晴。印刷者来接洽，总是不大称心如意！奈何?！到孙瑞璜处谈借款事。孙王国秀来此看“俑”。她实在对此无甚兴趣也。大约新华借款可以成功。不过需要抵押品耳。拟向达君商之。夜，喝酒，微醺。即睡。

五月九日（星期日）

晴。付出装订者款。现在做布套等，要二十四万元一只。每月至少须付出四千万元以上也。印刷者须付出约一亿。预计，如每月出二种，必须二亿以上始可对付过去。心里很焦急，但想来必可无问题也。“船到桥头自会直”。抱此观念，自不至悲观也。夜，独酌。十时许，睡。

五月十日

晴。钱鹤龄来。“俑”差不多已编好数十页，即可付印矣。今后，应以全力先完成《俑录》。否则，延期过久，殊为人多一口实也。下午六时，Hedley 有鸡尾酒会，作一函谢之，未去。因开明今晚有酒会也。候岱信不来，甚为惆怅！五时半，至开明，谈颇畅。惟总觉得胸部窒塞，头有些胀，故酒喝得不多。有醉者，达君夫人则失声痛哭，盖有所感者。九时半，归，即睡。

五月十一日

晴。晨，至开明，至孙瑞璜宅。今日为梁医生夫妇生日，但自己在寓请客，不能去，仅送《清画》第一辑一部为贺礼。已有达君及郑缤送续款来，很高兴。五时许，予同、圣陶、伯祥、洗人、达君、雪村及建功来此晚餐。酒喝得不少，谈得很畅快。达君交来会德丰股票一百股，时值十亿以上。即交新华，做抵押透支五亿。纸价可不愁付不出矣。九时半，客散。即睡。岱信仍未来，颇闷！

五月十二日

晴。圣保等来。九时半，至沪光看史东山导演之《新闺怨》，尚佳。惟妇女问题，仅此时此地尚成问题。在他处，则早已解决矣。中午，在红棉午餐，昆仑吃〔请〕客也。酒喝得不少。餐后，不待坐谈，即辞去，到三马路各肆，为透支事盖章。四时许，归。睡了一会。下午，客来不绝，一事不能做。夜，阅书。九时许，睡。下午，风子偕沙博理来，云，星期日结婚，欲我做证婚人，即允之。

五月十三日

晴。晨，客来不少。上午，将契约送到新华。此款即可动用矣。开明约吃晚餐，因同时孙太太请客，故未去。七时许，至孙宅。到者有大杰、默存夫妇及健吾等，谈颇畅。九时许，散。(下午，发一信给岱；夜，又发一贺其生辰的帖子。)

数日来，购善本数种，其中《小山乐府》尤佳。极为得意。又得西书四种，皆必须购置之基本书也。而所需之款则甚巨。不知将来如何偿还之!

五月十四日

晴。晨，对付了印刷者后，即偕箴至大光明看曹禺之《艳阳天》。技术上极为进步。全剧紧张之至，为之感泣！惟恐曲高和寡耳。[①] 午，曹禺请我们在新雅午餐，到者皆熟人。酒喝得不少，皆有醉意。主人则已醉矣。三时许散。偕唐弢访哲民，他正忙着。即出，至开明。稍坐，即回。堆积的事多极了。一一为之料理清楚。夜，箴有客人们在打牌。墨林来，稍谈，即去。十一时许，睡。有梦。中夜，心口痛甚。

五月十五日

晴。晨，士〔世〕保送叔平书目来，心中别有所感，颇不痛快！印刷者来。约期而爽约，此国人之惯病也。欲外出，未果。整日的在家整理图片。送款来者数家。饭后，午睡。下午，心绪殊为恶劣，几乎一事不能做也。明日为浴佛节，甚有所感，惆怅万分！很早的就去睡。

---

① 郑振铎后在5月26日《大公报》撰文赞扬说："自始至终，一气呵成，令观众无一秒钟不在紧张中。孤人们的不幸，感动得全场饮泣。渔鼓急击，愤懑难忍。申张正义，明辨是非，被压迫者知奋起以赴之了。'是'与'正义'决不会孤立无援的。"

五月十六日（星期日）

晴。晨，徐文炯、陈其田来，与文炯谈久之。他新近从广州香港归，云有广东明版府志数十种，颇佳。当力劝其购入。中午，吃面。今日为浴佛节，与佛同生日者，远在他方，仅能遥祝其健康耳！饭后，午睡。下午，三时许，谭宁邦来，偕至风子新寓，为其证婚。四时许，结婚。仪式尚为隆重。介绍人为谭及方令孺、陈娱、清阁等均在。五时许，归。休息了一会，偕箴到美华参加婚宴。到者二百余人。酒喝得不少。萧乾醉得不省人事。九时许，归。他们要我发表中美结婚之感想，仅能不落边际的说几句耳。夜，有梦。

五月十七日

晴。士〔世〕保送叔平所藏善本来，颇有所感。此君好大喜功，但颇有“卖空买空”之处。可怜，惟有“书”堪卖耳。曾力劝其“退”，惜不能听。在“乱世”颇有应付之才，在胜利后，则失其作用矣。故作事非“踏实”不可，一弄玄虚，便入魔道矣。饭后，午睡。下午，客来不少。六时许，到三马路各肆一行，无所得。济川之叔病死，至来薰阁慰之。七时半，至锦江，晤 Fast，谈久之，皆关作家福利事。九时半，归。即睡。

五月十八日

阴，间有阳光。晨，得岱一信，甚为高兴，但仍惆怅！恐怕中间失落了一信，故有许多话不曾接头。浴佛节不曾走得开，故

tea rose 也不曾亲自送去。信中有关于"风子结婚矣"的话，颇为可笑！晨，孙实君来。饭后，午睡。下午，康嗣群来谈。夜，无所事事。九时许，即睡。

五月十九日

阴雨。心境甚为不佳。晨，圣保来。十时许，至河南路，访哲民，遇中央行顾君等。谈了一会，即到商务，购了不少廉价书。晤谢仁彬诸位。至开明，晤圣、伯诸位。谈了一会，即归。颇觉饥饿，尽饭二大碗。午睡颇酣。下午，来青阁取书。出购苹果二枚，价四十三万元，可谓昂矣！H.Van 太太来，取去《清画第一辑》一册。风子偕沙博理来，送来衣料一件。夜，阅书。十时许，睡。

《西域画》中辑已送来了十部。教部款一亿〇九百万已送来，连成本还不敷，不知如何对付法?!

五月二十日

阴雨。晨，鹤龄来，圣保来。《唐五代画》已全部印毕。《陶录》的样张也已送来，印得不大好，颇不满意。饭后，午睡。下午，写一信给岱，颇有感慨！曹葆琛来，推销纸张若干，又须付出近二亿矣。曹文钟来，送来款一千九百二十万元，盘桓了好久才走。孙玄常来，取去《清画第一辑》一本。来薰阁等取《西域画》中辑。此项还债工作，不知何时始可告毕也！H.Van 太太送款九百六十万来，恰不在家。六时许，至美华，应风子夫妇约也。喝酒不少（共二桌）。他们轮流敬酒，却还不至沉醉也。购草莓二斤归，即尽之。九时许，睡。

孙助廉上午来谈，送来《碎金》一部，永乐本也，索一千五百万元。

总统就职日，在凄风苦雨中过去。

福利会及储安平约，俱未赴。

五月二十一日

晴，甚热。晨，曹葆琛来，购定八尺科举一百刀，每刀价一百七十五万元，共计一亿七千五百万元。此款又须费力张罗一下矣。来人不少，总是付款者多，送款者少。仔细一算，透支款已用逾四亿矣。好不可怕！饭后，午睡。下午，忙于整理书房，因有客也。六时许，风子、沙博理来，靳以来，沈樱来，巴金夫妇来，一虹夫妇来，方令孺来，翰笙来，颇为热闹，谈甚久。夜，十时许，散。他人多不大喝酒，惟我喝得最多，有醉意。十一时许，睡。

五月二十二日

阴晴不定。晨，来客不少。一一对付之，无非为款事也。《大公报》广告已登出，约需三千万。可谓昂矣。但亦不无效力，上海出版公司即送来三千多万。下午，康嗣群打电话来，说，他的亲戚要定一部《古画集》，大约可收入五六千万元。王崇武来谈，颇为高兴，很畅快！夜，一人在家吃蛋炒饭，甚为寂寞。盖雅衷生日，他们都到虬江路去了。九时半，他们才回来，我已将入睡矣。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阴。晨，圣保来，胡颂高来，鹤龄来，冯锦钊来，周渭光来。至瑞璜处一行，即归。饭后，午睡未成，匆匆即起。二时许，至开明，开股东会也。四时许，散，至虹口开明宿舍，看调孚他们的住宅。家仅一间，尚为整洁，在今日已非易事矣。六时许，至中建社，应高祖文约喝酒也。有圣、伯、予、孚、晓先诸人。酒喝得不少，但不甚痛快。十时许，归，即睡。

（晨，孙助廉送《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索二十元，即允之。盖黑田源次旧藏之物也。今日已不易得之矣。）（郭墨林送六朝羊俑等四只来，尚佳。）夜月甚明。

五月二十四日

晴。晨，士〔世〕保来。家璧约晚餐，为清阁生日也。又开明约于五时许，开董事会并晚餐。均因夜间自己请客，未能去。（昨日开明开股东会，我以七千八百多万票，当选为第十二届董事。）饭后，午睡。出购草莓等物。下午，温知送《笔耕园》一册来，共六十页，为日本黑田氏家藏之册页，皆宋、元、明小品也。有极佳者。索五千万。六时许，萧乾来，默存夫妇来，嗣群来，起潜来，玄伯来，王崇武偕李君来，森老来。萧乾稍谈即去。谈论古事及版本，甚欢。十时许，散。酒喝得不多。十一时许，睡。夜，见月甚明。有梦。

五月二十五日

晴。晨，鹤龄来，圣保来，石麒送款来，辰生来。编《陶俑图录》。饭后，午睡。候信不来，心里闷甚！下午，续编《图录》。六时许，至三马路各肆，无所得。仅见温知有日本印画册若干种。又汉学有王绶珊书数种，其中以嘉靖单刊本《文心雕龙》及《野客丛书》为最佳。《大明会典》亦好，索一亿，则恐无人要矣。七时许，归。中途遇家璧，偕回。几乎无话可谈。此君过于精明，恐将不免吃亏也。夜，出购草莓及樱桃。九时半，即睡。

五月二十六日

晴。晨，顾载记送裱好之夹贡十刀来。田涛来。整理《宋画》。戴春记送装订好之《唐五代画》来，颇为高兴，当即装入盒内。上海出版公司取去《唐画》数十部。宝购大衣一件，价一千三百五十万元。饭后，午睡。下午，来取书者纷纷不绝。石麟送来古画照片数十张，价一千万，即购之。圣保送《俑录》的木造纸本来，居然面目大异，可怪也！可见不能用软纸印出也。不知有法子改正否？傍晚，出购糖，遇售花者，购月季花十株，植于小园中，荒芜之景为之改观。夜，乘凉。十时许，睡。

寄出书二包。

五月二十七日

阴晴不定。晨，圣保来，石麟来。心里的不安亦如天气之变

幻！墨林来索款。饭后，午睡。下午，理好一部分该发出的《域外古画集》，陆续寄发。夜，喝了一斤老酒，有醉意。发岱二信，牢骚满腹。全家人都出去看戏了，母亲则病在床上。心境坏极了！从来没有那末“空虚”与“悲楚”过！不知怎么办好？简直觉得生命的毫无趣味！该设法“鼓舞”一下才好！工作的忙碌，已不足拉住之了！奈何?！奈何?！很早的（九时）就上床睡。

五月二十八日

晴。晨，鹤龄来，墨林来，孙助廉来。上海出版公司人来，托其送去各书预约书。大致已分送过半矣。郭石麒送款来。饭后，午睡。下午，步送泮池款来。外出，购杂物。晚餐时，喝了二盅樱桃酒。他们在楼上打牌。到合众去，未晤起潜。夜，在楼下藤椅上睡了一会。到了十一时，方才脱衣上床睡。

今天母亲病仍未愈。宝又病了。心里甚烦！

五月二十九日

晴。孙助廉来谈，索款颇急，只好敷衍到下星期再说。墨林亦来，颇不高兴。史家荣送款来。上海出版公司送款来。调孚派金才送陆维钊预约款来，多半是现钞。十二时许，至玄伯宅午餐。有乔大壮、马慕轩、默存、起潜等。菜甚精而酒不佳。四时许，回。因酒坏，颇受影响，很不痛快。午睡了许久才醒。宋福记来。金城等处又送款来。每日如均有如此之收入，则一切债务皆可还清矣。全家人皆外出，冷清清的独自在书房里，看看书，想些计划。但总感到十分没趣也。夜，喝粥，欲呕吐，连忙吃山楂汁止了。十时睡。

五月三十日（星期日）

阴晴不定，夜雨，时暖时凉。晨，宋启宸来，取书，并续定数辑。董秋斯来谈。外出，走了一圈。饭后，午睡。下午，精神甚闷。全家都出外了，独自守着家门，郁郁不欢！傍晚，出购果子露七瓶，价已至六百万元，可谓昂矣！夜，招梅兰照相馆人来照“俑”，这一批拍毕，可以不必再到家里来了。十时半，他们去。把“俑”搬上搬下，皆是一手一足之烈，无一人可帮忙，也无一人肯帮忙！十一时许，睡。

今天，他们买了不少衣料等物，昨天所收的现钞，已一扫而空。①

这个月的希望是：

1、《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能够在月底以前出版。

2、《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出版二辑。

3、《宋画》能够出版一辑或二辑。

六月二日

晴。一见阳光，天气便大热起来，有点闷湿，看来是“黄梅天气”已到了。岱仍无信来，甚为难过。晨，鹤龄来，。郭墨林送四坐俑来，极不佳，姑收之。编《图录》第三批已毕。此批付印，已过半告成矣。孙助廉来取款，付他一部分。下午，王湛贤偕一友来取稿。郭石麒来。苏君自南京来，要取书去。晚餐后，

① 5月31日、6月1日二天日记，缺。

便忙忙的赶着理书了。夜，写一信给岱。十一时许，睡。已甚疲矣。

六月三日

晴，热。晨，钱鹤龄来。圣保来，取印刷款四千五十六万去。苏莹□来，整理好善本书六十□种，[①] 一百五十一本，装两箱，交其带京。其中多半为黄、顾二家所校跋者，极为名贵。今市上连一种也不多见了。辰生来，同在此午餐。饭后，午睡。理发，沐浴。复信八封，即寄出。购荔枝一磅，价四十万元，即啖尽之。来薰阁送款一千九百万来。晚餐后，休息了一会。十时许，赴车站。取得车票，即上卧车赴南京，为参观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联合展览会也。

六月四日

昨夜在火车上睡得不大好。老是做梦，仿佛是世界末日。太阳为黑影遮住，只露出一角紫血色的惨光。地球在震动，好像就要炸裂开来，成为千千万万片的流星，投入溟溟太空。醒来一看，原来是窗外有灯光，火车在震动。恐怕因此影响到梦境。六时许即醒。七时二十五分到南京。中央俶有车来接，即进城到成贤街。休息了一会。和慰堂谈了一刻，森老来。九时半，到半山公园中央博物院看“故”“中”联合展览会。匆匆的周览了一遍，觉得“两汉文物”那一室排列得最有条理，最能够把古物和时代生活联合的表现出来。十时半，晤天木、觉明、森老、叔平、曾

---

① 上面二处□为原文空白。

小姐诸位，谈甚畅。又陆续的见到来参观的人，像郑颖孙、陈之佛、傅抱石和上海来的葱玉、谭和庵诸位。惜热甚，感到不甚舒服。就在那里吃午饭。有李小缘、胡小石二位。下午，昌群来。六时半，回到成贤街。七时许，慰堂请客。到者有昌群、寄梅、森老、希孟、叶哎及馆中诸人。散后，和寄梅、昌群等，在我房里谈了一会。十一时许，睡。闷热，蚊子极多。幸有纱帐，尚不受影响。

六 月 五 日

晴，下午微阴，有风，较昨天凉快多了。晨，六时许，即起。吃了两副大饼油条后，至江苏路平教会找菊农，谈了一会。又晤阳初。复至分馆，访屈万里，谈了好一会，即归。休息了一会，又到中研院访夏作铭、李济之。见到殷代的土俑，又谓为“俑”之祖了。系双手被梏住的（或前梏或背梏）。又见到一批唐代的骑马俑，还不坏。午归，和慰堂同至曲园午餐，应森老、叔平约也。在座有柳翼谋、尹石公、葱玉、和庵、徐某、昌群、曾小姐、觉明诸位。酒喝得不少，菜甚佳，且甚别致。偕觉明、昌群归。把送天木、曾小姐和觉明的东西都交给了觉明。他们走后，畅睡了一下。六时许，醒。夏作铭来谈。候昌群不至，到他家里去访他。谈了一会。访陈之佛，不遇。独至夫子庙，至泮池。在那里游荡了好一会，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吃了一碗面，十时许归。昌群来谈，觉得甚倦。十一时许，他去，即睡。夜，有梦，殊怪。

六月六日（星期日）

有风，且有黑云，尚不甚热。晨起，颇晚。九时许，至济之宅，谈了一会。夏作铭亦来。十时归，与慰堂谈了一会，闻一怪消息，甚为不快。胡涂人自会得此胡涂报告也。参观了书库一周，书极多，但少佳者。孙助廉来，偕至鸡鸣寺一游。以素面为午餐，颇精而俭。一时许，归。午睡了一会。二时半，至龙蟠里，访柳翼谋，未遇。即至太平商场中温知、萃古各肆一游。毫无好书可见。购字帖者多，购画册者亦不少，但绝鲜问及有价值之书者。仅见一人欲购《传习录》，遍访各肆，却又无之。五时许，至泮池，晤面熟人好几个，皆不甚知其名。到秦淮河畔徘徊了一会。六时，至桃叶渡大集成晚餐，应昌群约也。到者森老、叔平、叶叹、觉明、曾小姐，皆熟人，谈甚畅，菜多酒好（梅花酒）。近十时才散。偕昌群访罗寄梅，喝了些鸡尾酒和咖啡而归。把帽子不知遗放在何处了。上车，始发觉，只好明天再找了。睡时，已午夜。

六月七日

晴，热甚！晨，觉明来谈。森老来。写一信给岱。寄梅来，坐他的车到山西路，晤屈万里。阅各书库，取《皇明献征录》，计一百二十卷，凡一百册，每卷多则百许页，少则六十余页。叹息而止，不能印也。晤童养年。十一时许，回成贤街，遇中大吕斯□。十二时半，曾小姐来，坐她的车至清真老宝新午餐，应柳翼谋、尹石公约也。菜甚丰，予与叔平酒喝得不少。至泮池，与冀野谈颇久。购萧梁时代拓本十许种，价一千五百万元，归已四

时矣。午睡了一会，汗出如渖，甚不舒服。六时许，偕慰堂至中央研究院晚餐，应济之、作铭约也。谈颇畅。九时许归，森老与曾小姐已先在。十时许，至车站，上了卧车。热甚，不能入眠。差不多整夜的汗不曾干过。森老云：简直睡不着。南京之行，就此结束。凡住四天，展览会只看了一次。种种的纵横排〔捭〕阖，观之，颇为可笑可怜！我们只好躲得远远的，省得惹了一身的龌龊。

六月八日

晴，尚见风凉。晨八时，到上海，坐送客车回家。事情多极了，均待一一为之清理。现款收到不少。上午，存入新华一亿。下午，又存入二千万。观此情形，尚为不坏（上海出版公司送现钞五千万来）。不知能否在数天之内，将透支款补上？饭后，午睡。沐浴，身心为一之爽。读岱来信，甚慰！箴、宝等买了一点衣料。下午，整理“俑”的图片及《宋画》玻片，未毕。此事实极麻烦也。夜，在小园中乘风凉。十时许，睡。有梦。

来薰阁送款七千多万来。

六月九日

晴，热，惟有风。晨，来青阁送款来，天一珂罗版社人来。《宋画》即将付印，不能不加快整理了。胡颂高来，可托其同时印“中辑”也。严文郁来，谈颇久。当约其于明天傍晚来晚餐。饭后，午睡。今天起，每天有冰送来。又要增加不少支出矣。下午，写了几封信。整理《宋画》上辑，尚无眉目。盖先要整理好底样，然后再一张张的对照玻片，殊为麻烦也。幸尚风凉，不太

累。夜，在小园中乘凉。十时许，睡。

六月十日

今天为贝〔倍〕十二岁的生日。他甚为兴奋！晨，颇热。鹤龄来，圣保来，宋福记来，取去款不少。又托来薰阁购缩本《四部丛刊》等，用去四千八百多万元。中午，喝冰啤酒一瓶。午睡甚酣。下午，作一画给岱。整理《宋画》上辑，预备付印。甚为紧张。费了许多工夫，才理好一半。希望将中、下辑亦同时编好付印。六时许，予同、伯祥来，默存来，□[1] 与李馨吾来，严文郁来，章克标来，顾起潜来，周连宽来，在此晚餐。亲戚们则在楼上吃饭。谈得颇痛快。十时许，散。用钱如流水，今天已用去现钞二千以上。森老腹疾仍未愈，故未到。

六月十一日

晴，热极！傍晚，有小雨，然不足以减少蒸热的程度也。晨，天一珂罗版社（人）来，取去《宋画》上辑玻片三十二张。周叔迦来谈甚久。装订作来。中山大学冯君来取书，谈甚久。中午，喝了一瓶啤酒。今日为端午节，但似无往日过节的紧张的样子，甚怪！饭后，午睡到三时才醒，头脑发涨〔胀〕，颇为难过。一点事也不能做，动一动即汗出不已。来薰阁送代购之缩本《四部丛刊》。计四百余册，价三千七百五十万元，尚不及十万一册也，尚廉。整下午的躺在藤榻上。夜，九时许，即睡。（下午，Neuman 来，送来二千八百万元。）

---

① 此字不清。

六月十二日

晴，热极。下午，有云，欲雨不雨，最为难受。闷热！

晨，天一送印样来，尚佳。教部批书者来接洽的有数批。午睡。慰堂来谈。不衫不履，懒得出门一步。夜，希孟来谈，颇畅，他是一极聪明、极有见地的人。郭墨林来，送来俑若干，有似是而非者，皆不是我所亟需者。颇不高兴。近午夜，始睡。

六月十三日（星期日）

晨，闷热，难受之极！幸有阴云。下午，大雨滂沱，顿时凉爽不少，精神为之大振。

晨，田涛来谈，携贝至金安公司购毛巾，冰淇淋粉等。钱鹤龄来谈。墨林偕其父寿臣来看俑，有绝佳者。彼之议论甚怪，谓即伪者亦可入照。飞马及登庸马，数十年难得一次发现，故伪者亦甚昂。饭后，午睡甚酣。三时醒。下午，心里很不痛快。方行来谈。傍晚，出购物。喝酒二杯，他们都出看戏。九时许，即睡。中夜，又醒来，心绪恶劣之极！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各种念头，风至云起，生趣全无。

来薰阁送款七千多万来。

六月十四日

阴，甚为凉爽。夏日如此，可不必去避暑矣。孙助廉来取款，鹿文波来取款，潘应咸来。俟印刷者不至，甚为不高兴。饭后，午睡。下午，郭墨林来，取去款不少。不应该如此糟蹋金钱

也！托他的事不知能办妥否？太朴来谈。来薰阁送书来，又托其向商务代购若干种。以九千万得一百衲本《二十四史》，似反较前数月为廉也。七时许，至许宅晚餐，有巳生、仲足诸人，喝五加皮，颇没趣，菜却甚佳。九时半，归。即睡。

阅陈寅恪《读东城父老传》（史语所集刊第□[①] 本），觉得他确是读“史”得间的。

六月十五日

阴，尚为凉爽。鹤龄来，天一来。整理图片，未毕。在等候着，却老不送样子来，奈何?! 心里很着急。饭后，午睡。下午，四海汇款六千余来。整理了《陶俑图录》四十张。得岱一函，颇高兴。然家中马胡混乱，无人管理的情形，实在令人片刻难安！吃了一碗云吞。夜，饭难下咽。九时许，即睡。

六月十六日

有晴意，太阳不时从云隙中露出脸来。因此，天气也较热。晨，温知王某来。张骏祥来，为译事谈了一会。此事麻烦之多，出于意外，此后万万不可多事了！为了一心一意的帮人忙，不料竟有那么多的变化与问题！与亦代通过电话。天一送印样不少张来。饭后，午睡。宋福记送《宋画》布套来。圣保来，候之已久，却印不出也。下午，纪堂和宪文来谈。他们的见解，已大有不同，甚怪！可见涣散之感，于今为烈也。傍晚，威东夫妇来，泮池送书款来。出购下酒物。寄岱一信。夜，喝啤酒一瓶。在天

---

① 此处原空。

井中乘凉，花香微闻，圭月从叶缝里窥人，甚快。十一时许，睡。

六月十七日

阴雨，天气大为凉爽，甚觉舒服。赶编《宋画》及《图录》。精神不振，而工作则非做不可。连日心境甚坏，不知何故，只有以酒浇愁耳。饭后，午睡甚酣。醒来后，则头部晕重。直到傍晚，仍未恢复。夜，方行来谈。十时许睡。

六月十八日

阴，天气凉爽。天一印刷《宋画》上辑，工作甚快。故一面整理玻片，一面又须补充原稿付拍。颇为忙碌。商务送百衲本《廿四史》一箱来。昨付九千万购之，今日已涨价，且已不可再得了。连日物价狂涨，如山洪爆发，不可收拾，不知如何办法才好！心绪甚为恶劣！米价已至一千八百万元一担了！夜，喝酒。很早的就去睡。

六月十九日

晴阴不定，天气甚为风凉。天一中人来，结了第一批印刷费。不知忙着什么，匆匆的已到了午时。午饭，午睡了一会。一时半许，即坐车到开明。今天开第二天〔次〕股东会也。说是二时开会，直到了四时方才开会，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无甚要务也。圣陶辞协理，只好允之。五时半，回。夜，独酌。微醺而睡，心境很不好。

六月二十日（星期日）

阴，天气甚为风凉。晨，钱鹤龄来。方行偕何叙甫来，谈久之。他颇为健谈，对于古董也收集极多。至近一时，方才走。他是唯一的一位收藏家，毫不悭吝的将所藏者捐赠出来的。饭后，午睡。下午，欲出外，不果。在家阅书，阅图片。编辑《画集》渐有头绪。《宋画》“上”、“中”二辑，均已告成，“下辑”也即着手了。夜，在天井中乘凉。十时许，睡。

慰堂来谈。

六月二十一日

阴，凉爽如秋，正想着：这几天很风凉，岱为何不乘此“空隙”来呢？十时，接电话，恰是岱打来的。匆匆的即到大都会，正在理发，相见欢甚！十一时许，偕出，在同孚路上走着，看看店窗。在冠生园午餐。今日银行休息，竟少现钞，由岱借三百给我，应付了这天。饭后，又走了好一会。到大华看电影。久不看美国片了，这片却是反法西斯的，很可怪！看得懂的不知有几个人！四时许，出。又走了一会，送之上三轮车。因岱五时有约会也。在家喝酒。九时半，即睡。

六月二十二日

晴，仍得前数日大雨之余荫，天气颇为凉爽。对付了印刷者等后，即赴比德，到已十时矣。访金淳。过了一会，岱才来。相见甚欢，在霞飞路走了好久。购鞋。在大同午餐，菜甚坏，都为

了省钱之故。二时许，至国泰，看一滑稽片，竟大笑了几场，极不易得之“笑”也！至老大昌吃冰淇淋，又在霞飞路上散步。近六时，到大来晚餐。岱已倦甚，但默默不言。别时，始说其不支状。归时，夕阳犹高也。喝冰啤酒一瓶。九时许，睡。

六月二十三日

阴，微有日影。晨，圣保送印样来，不如预期者之多。本月底以前，恐怕《陶俑图录》又不能印竣了。森老来谈。九时半，到车站，找威东，不在。购车票一张。在茶室中见到岱，谈了好久，即在那里喝咖啡。吃了午饭。下午一时许，送之上车。在车里又谈了一会。一时半，车开，目睹其去，即归。杂事不少。方行来谈久之。夜，心绪恶劣。在天井中乘凉，一事不能做。九时许，即睡。

六月二十四日

阴雨，甚为凉爽。晨，钱鹤龄来。《宋画》上辑，进行甚快，中辑亦已付印，故赶着将下辑未备之材料付照。惟圣保处则印刷甚慢，不如预期者远甚耳。因前数日不在家时为多，故整理杂务颇忙。饭后，午睡甚酣。下午，除整理《宋画》下辑外，不能做他事。夜，喝啤酒一瓶。九时半，即睡。

六月二十五日

阴，凉爽，大似仲春天气也。晨，天一送样来。《宋画》上辑，即将告成矣。胡颂高送印样来，说“中辑”也可于下月六日

印齐。以此，赶将纸盒布套等理齐。饭后，午睡。下午，贴版权页等。正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着，有某校二生来，要求参加公断会。即加拒绝，云：不能讲话，且亦无暇也。写信四封，即发出。夜，在天井乘凉。九时半，睡。

六月二十六日

微晴，尚为凉爽。晨，天一送《宋画》（上）印样来。至此，上辑已全部完工了。共六十张，所费时间恰为半个月。以此速率计之，合之“安定”，则每月可有四种出版也。潘应咸来，送来薪水及慰堂送来之款。上海出版公司中人来，送来现钞二千八十万元。饭后，午睡甚酣。下午，周君来，商“中国文学号”事。预备照相，把房间里的纸盒布套等搬移一空。整理《宋画》下辑的材料。傍晚，出购下酒物。饮黄酒一斤，微醺。章克标送《书林》二册来。广告已登出，有错处。心绪不佳。九时半即睡。

有某生来谈，允之始去。书价又涨了五成!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晴，尚不甚热。晨，候印刷者不至，仅天一送印样来耳。整理《宋画》下辑玻璃底片，应加入者，已超出六十张以上，只好再度选择一下。大妹携龙龙来。饭后，午睡。下午，喝了不少冰水。五时许，叶石荪和徐中玉同来，谈了一会。来薰阁送款七千多万来。夜，喝一瓶啤酒。拍俑照十四张，这大约是最后的一批了。再多，便要超出预算了。睡时，已近十二时。是近来最晚入睡的一天了。

晨，秋斯来谈。上午，钱辛稻送款来。夜，以“粉”作冰淇

淋。

曹君送五尺科举二千刀来。装订作来取“样本”。

六月二十八日[①]

（七月份计划）

《宋画》上、中、下出版。

《元画》上、中、下付印，同时可出版。

《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出版。

《明遗民画》再版出书。

七月一日

晴。气候反而没有昨天的闷热，颇为凉爽。《宋画》上辑车来一部分，已可发书了。中辑目录亦已印好。晨，忙着装书入盒。饭后，午睡。下午，整理“下辑”图片，已将毕。下辑目录也已编好。候印刷者及取书者均不来，仅富晋来，取去书二部。七时许，到梅龙镇晚餐，文协宴请邵力子也。到的人，有久未见到的。十时半，散。偕家宝、一虹、巴金、靳以到寓闲谈，喝柠檬水。至十二时许，始散。即睡。

马唯民从苏州来。[②]

（以上原载《出版史科》1990年2—4期，1991年1—4期）

---

① 日记记了日期而未记。以下29～30日日记均缺。

② 本年日记至此中辍。

附　　录

郑振铎四十年代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人名、宅名、店名等简介

箴、蕴：郑夫人高君箴（字蕴华）；

高宅：郑振铎岳丈家；

珊：高君珊，郑夫人之姐；

徐（微）：郑振铎暨南大学的学生；

微、舒、岱、舒岱：即徐微；

罗：罗仲京，郑振铎暨南大学的学生；

宝：郑振铎之女郑小箴；

倍（贝）：郑振铎之子郑尔康；

张、翔、张太太：心理学教授张耀翔及其夫人程俊英，均为郑振铎暨大同事；

张、张珩（葱玉），书画鉴赏家，凡日记中提到振业银行“张”即张珩；

拔可、李宅：李拔可；

凤：张凤举；

心迪：王辛笛；

起潜：顾廷龙；

乃乾：陈乃乾；

严、景耀夫妇：严景耀及其夫人雷洁琼；

季琳：柯灵；

端毅：唐弢；

咏：张咏霓；

蔚：蒋慰堂（复璁）；

森：徐森玉；

叔平：张叔平；

斐云：赵万里；

湖帆：吴湖帆；

景郑：潘景郑；

以中：王以中；

文祺：吴文祺；

景深：赵景深；

垂统：潘垂统；

梁、梁医生：梁俊青；

谨轩：罗静轩；

傅：傅东华；

萧：萧宗俊；

伯翁：王伯祥；

蕴华阁：抗战时期，由高君箴及耿济之等人经营的一家书籍文具店；

开明：开明书店；

来薰阁、修文堂、修绠堂、汉学、传新：旧书店名称；

章宅：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及其住宅。

——编者——

题　跋

西谛题跋

齐鲁韩三家诗释十六卷清朱士端撰　清吉金樂石山房抄本　四册

此是朱士端未刊稿本，我购自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价六十元。劫中曾见朱氏宜禄堂收藏金石记稿本数十册，与印行之六卷本大异。惜已付之劫火！此吉金乐石山房朱氏斋名蓝格本子，更宜珍惜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四书集注存三卷宋朱熹撰　清明善堂刊本　一册　存学庸三卷

怡府所刻书最不多见，此《四书集注》虽仅存学庸一册，亦收之。今所见有明善堂、安乐堂藏书印记者，都为善本好书，故一旦获睹怡府所刻书，便喜悦不禁也。风日晴和，虽严冬而稍有春意，偕路工、刘哲民游隆福寺，途遇赵万里，同到宝会斋询新出《永乐大典》消息。偶见架上有此书，遂取之归。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西谛。

摭古遗文二卷明李登撰　明万历三十一年文茂堂刊本　一册

此是《金文编》的前身，嘉惠研究古器物的人不少。惜于每一异形字下概未注明来源，未免令人有难于进一步探索之憾，甚至颇疑其多向壁虚造之处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记。

韵谱本义十卷明茅溱辑　明万历三十二年自刊本　十册

三年前，予于杭州得《崇祯搢绅录》，则当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顷于琉璃厂邃雅斋复见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七七八年的《搢绅全函》，虽时代较晚，而内容包罗甚广。于舆图外，每府均注出要缺、中缺、简缺，以及风俗、学校、土产和养廉银数。每县更有地丁银数、杂税银数、仓谷石数和办公银数。是大好的清代中叶的经济史料也，不仅仅记载职官姓氏而已。因亟收之，与崇祯一部并庋于架上。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日色大佳，渐透春意。西谛记。

七国地理考七卷清顾观光撰　清光绪五年刊本　五册

讲考古学者，此类书是案头必备之物也。今咸阳、临淄、长沙、寿春、邯郸、新郑、洛阳、浑源、易县诸地古物大出，七国地理势不能不研究。惜此书尚未能详尽，有待我辈作进一步的论述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谛。

长安客话八卷明蒋一葵撰　明万历天启间刊本　二册

此书明刊本绝罕见，常州《先哲遗书》曾翻刻之。今《遗书》亦不可得。一九五六年春予南归，于旧居乱书堆里检得之，即携以北上。亦论述北京掌故之一助也。六月十七日，西谛。

笠泽游记一卷明王世贞等撰　明万历刊本　一册

予去冬游洞庭东西山，甚得山水之趣。从龙头寺到包山寺十里之间，皆梅林也。如遇花时，一如白雪，芳馨触鼻，必大胜邓尉之梅。东山之滨更多荷田，荷叶田田绵延数十里，若遇盛夏，荷花大开，则其清芬远送，必更令人心醉。惜皆未得其时。读此《笠泽游记》五篇，似重温旧游一遍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西谛记。

海岛逸志六卷清王大海撰　清嘉庆十一年漳园刊本　四册

甲申冬十二月二日，以四百金得于上海萃古斋。此书所述皆得之见闻，固非山海奇谈也。传本颇罕见，故收之。敬夫。

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清允禄等撰　清乾隆内府刊本　十六册

十六七年前，予得残本《皇朝礼器图式》六册于上海传新书店，闻别有十册，已归北京王渤甫。今日饭后无事，冒雨驱车到隆福寺修绠堂，得此十册配成全书，喜可知也。正是王某物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西谛记于雨声淅沥中。

陇右金石录十卷张维辑　一九四三年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铅印本　十一册

在敦煌千佛洞见到此书，略一翻阅，觉得其中资料甚为有用。回到兰州，和杨馆长谈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上午方上火车，杨君携此书见贻。尽二日之力阅竟。论述秦川河西诸地胜迹者，固少此书不得也。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七时记于车中，西谛。

奇觚室乐石文述存二卷清刘心源撰　清光绪刊本　二册　存卷一至二

《奇觚室乐石文述》求之十载未得。今春过沪上，恰遇各肆清理存书，乃于修文堂见之，即收之入库。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谛。

续补寰宇访碑录二十五卷　寰宇访碑录校勘记十一卷　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二卷　再续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一卷刘声木撰　一九二九年刘氏铅印直介堂丛刻本　十册

顷欲集诸家碑录为一书，遍访刘氏此书未获。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过隆福寺文奎堂，乃于其架上见之。遂购得，挟之以归，像这样的实用书，得之也颇费周折，可见集书之不易也。西谛。

秦汉瓦当文字二卷续一卷清程敦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横渠书院刊本　一册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余至始皇陵，见陵前有农民在掘土，碎砖破瓦堆弃于旁。余于其中拾得大瓦残片三，合之可成半形。瓦纹奇诡，未之前见，的是秦皇陵寝所用之瓦当也。乃立

意欲搜辑周、秦 汉三代瓦当为一书。于西安见到出土的瓦当不少。廿八日至洛阳，又见到不少新的东西。纂录之兴益高。回京后，乃着手读有关瓦当文字一类的书。从程敦此作到吴隐、罗振玉所著，案头大体皆备之。敦书初用石印本。今晨大雨中，文渊阁乃为致此原刊本，殊是欣喜。书竟，闻窗外鸟声细碎，雨当止矣。六月三日，西谛。

宝礼堂宋元本书目一卷潘宗周藏 一九四一年西谛抄本 一册

潘氏《宝礼堂书录》四卷，收宋刊本一百有七部。经部自《周礼郑注》以下凡二十一部，史部自《蜀本史记》以下凡二十六部，子部自纂图互注《荀子》以下凡二十一部，集部自《陆士龙集》以下凡三十九部；末附元刊本《战国策》、《南海志》等六部。已溢出百宋一廛毕生所得之数矣。书录出张菊生先生手，甫印就，潘明训君即下世，其嗣君乃封存之，故传世绝罕。余尝托菊生先生索取一部，竟不可得。数月后，李紫东乃以一本见贻。惟书录卷帙稍繁，披览不易。余乃手录其目为一册，俾时自省览焉。民国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西谛。

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不分卷柳亚子藏 阿英抄本 一册

若英兄手钞见惠，殊感之。余所藏书目，无一关于辛亥革命者，得此足弥一憾。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西谛。

远碧楼善本书目五卷刘晦之藏 郑振铎辑 稿本 一册

罗子经、施韵秋二君以刘晦之氏《远碧楼经籍目录》见示。目凡十二册，分三十二卷，所收图籍近二万四千部，七八万册。自宋元刊本至现代坊刊、杂志论文，无所不有。足俪一大规模市邑图书馆之庋藏。以量而论，其弘富殆近于嘉业堂，他更无论矣。惜龙蛇莫辨，眉目难分，翻检至为不易。余穷数日夜之力，为写定善本书目五卷，俾时省览焉。此目所收，以宋元刊本、抄校本及明刊精本为主。清代刊本及通行本皆弃去不录。毕工后，

以原目还之刘君。刘君二十年前求书甚力，凡著录于《四库目》中者无不收。盖意欲完成一刻本之《四库全书》也。刻本不可得者，则罗致旧抄本，并传钞文渊阁本以实之。有志竟成，《四库》书之未得者仅数十种耳。而溢出《四库》外者，亦十居三四。以一人之力而获致若斯之巨藏，二酉三阁，无多让焉。惟《四库全书》之编纂，本为清帝消灭我国文化之一手段，其祸酷于秦火。古书之面目为之尽失其真。于宋、明二代之著述，刈夷尤烈。余尝谓《四库》存目之书，每足重视。而存目未收者，则尤为民族之瑰宝。刘君以《四库目》为准则，而忽于存目所著及未收之图籍，其溢出《四库目》外者，亦每为清人后出之著作，大是憾事，深感不足。且择焉不精，所收每多下驷。庞杂无伦，仅知充目，诚非藏书家之藏书也，更不足以语读书者之藏书。编目甫成，乃欲空藏求售。索四十万金，而宋元善本与方志一千余种尚不在其中。价昂不称，惟有望而却步耳。而宋元精本八九种，则由李君紫东之介，或得归公有。既得千里马，则驽驷千乘皆可弃而不顾矣。还目彷徨，为之三叹。但愿此目中物胥能得所耳。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长乐郑振铎。

艺风藏书再续记一卷缪荃孙撰　一九四〇年燕京大学铅印本　一册

癸未三月，托圣老向北平文奎堂购得。记中书多曾目睹，读之如与故人相见也。纫秋馆主。

目录学发微一卷余嘉锡撰　北京大学铅印本　一册

此书未完，不知余氏当日曾否写成？以无别本，始购存之。甲申六月九日，以百金得于友人吴氏所设之文华阁。友荒。

农书二十二卷元王祯撰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印本　十册

余偶购石印本《农书》于邃雅斋，此本从内聚珍本出，遂欲更得一内聚珍本，遍访厂肆不获。今晨偕晓铃至修绠堂，适斐云亦在，获见好书不少，明刊本朝鲜日本图说其白眉也，谊应归北

京图书馆。闲谈及《农书》，助廉乃取出此本，索四十金，余立赏之，挟书以归。予所见《农书》并此凡五种。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西谛。

烟草谱四卷清陈琮撰　清嘉庆刊本　一册

张君尧伦收烟草书不少，独无陈琮此谱。劫中钱君尽鬻图籍以去，临别以此书见赠。良友之贻，固当珍什藏之。予集得插图书累数百种，此谱卷首有图二帧，亦予书库中罕见物之一也。纫秋。乙酉仲夏。

食物本草二十二卷首一卷题元李杲辑　明崇祯刊本　二十四册

一九五六年十月朔过隆福寺修绠堂，见窗下有破书箧，题曰：《食物本草》。予大为惊诧，亟索阅之，乃李杲原著、李时珍校订者，益感其重要，因嘱其为予留下。数日后再过之，询及此书，则云：原是富晋书社物，已取去。予立电富晋，坚持欲得之意。那日下午至富晋先取二册归，与沈李龙辑食物本草会纂校读数卷，异同不大。但重其为明刊，仍收之。十月三十一日灯下，郑振铎。

此书系流入日本而复回国门者，囊箧均是日本式样也。

医藏目录一卷明殷仲春撰　陈氏慎初堂抄本　一册

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假范君所藏明刊本校勘一过。明刊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并附《痧疹心要》。钞本多讹，是正不少，二十二日校毕。西谛。

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一卷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一册

此为今存之第一部中西合璧历书，于东西文化交通史上关系极大。予从郭石麒处得之，为之狂喜不已！石麒盖从吴县胡玉缙氏遗书中搜得者。胡氏书已尽为南北各书贾所购，散于各地。予于此书外，仅获清代文集数十种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幽芳阁主记。

王氏书苑十卷补益十二卷　王氏画苑十卷补益四卷明王世贞编　一九二二年泰东图书局石印本　三十二册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购于北京隆福寺文渊阁，价拾万元。西谛。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天朗气清，风日佳丽，颇有凉意，未入寒时。晨起，步小园中，饮苦茶，殊自怡悦。借得明嘉靖覆宋本画书十数种，因与画苑对校一过，尽数种。年来百事猬集，久失窥园之兴，偶得半日之休沐，遂事此不急之务。心情旷阔，所得颇多也。西谛。

西园题跋四卷明张萱撰　邵锐抄本　一册

是书为明张萱著。萱刻《云笈七签》，撰《西园闻见录》等。此是邵铭生君钞本，不知有无单行刊本？余以十万金得之北京。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西谛。

王奉常书画题跋二卷清王时敏撰　清宣统元年李玉棻刊本　二册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得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价六千元。谛。

销夏录六卷清高士奇撰　刘坚删订　清修洁斋刊本　二册

此本颇罕见。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得于北京文渊阁，价三万元。西谛。

自怡悦斋书画录三十卷清张大镛撰　清道光十二年虞山张氏刊本　十册

久觅此书未得，今日过修绠堂忽于架上见之，乃亟收得，价六十金，颇昂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西谛。

归石轩画谈十卷　息柯杂著六卷清杨翰撰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五册

《息柯杂著》六卷、《归石轩画谈》十卷，北平杨翰著。传本罕见，予得之京肆。秋日照古松上，苍翠可喜，展卷略读，殊自怡悦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西谛。

中秘日录四卷袁励准撰　邵锐抄本　一册

是书为近人袁励准撰，未刊传于世。邵铭生君从手稿录出。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西谛。

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余绍宋撰　一九三二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　六册

此书颇便检阅。惟分类不当，论证疏陋，所见复不甚广，聊备一格而已，不足引为典据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四日，西谛。

贞观公私画史一卷唐裴孝源撰　明刊续百川学海本　一册

此当是明刻本《续百川学海》的零种。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购于北京富晋书社，价一万元。西谛。

图绘宝鉴五卷补遗一卷元夏文彦撰　宸翰楼影元刊本　二册

此为宸翰楼影元刊本。坊本所刊落者，此本一一俱在。余以三万六千元得于北京文渊阁书店。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西谛。

无声诗史七卷清姜绍书撰　清康熙刊本　二册

此本写刊极精，久访未获。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葱玉为予购之邃雅斋，甚感之。价二万金。西谛。

绘事发微一卷清唐岱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一册

此收原刊本甚罕见。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于京肆，殊为得意，时晴日满窗，残雪未消，间有鸟雀飞鸣觅食。披卷一过，心旷神怡。西谛。

画石轩卧游随录四卷清朱逢泰撰　清嘉庆画石轩刊本　一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郭石麒为予购得，价三万元。西谛。

墨缘小录清潘曾莹撰　清咸丰刊本　二册

余于京肆得论画、题画书，与乎画录、画记、画人传等二百余种，罗掘皆空，无可增益。乃更求之沪渎，郭石麒为予获数十种，皆为京肆所不能有者，此书其一也。殊感之。一九五二年十

月五日，西谛。

扬州画苑录四卷清汪鋆撰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四册

予初访此书，数月未得。郭石麒为予购得《扬州丛刻》一部，中收有此书。数日后，通学斋复送此汪氏原刻本来，因复收之。此不难得之物也，乃亦有小小的经历，可见收书之不易。即不难得之物，亦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西谛。

中国绘画史不分卷陈衡恪撰　一九二五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铅印本　一册

甲申六月一日以三十五金得于汉学书店。陈师曾画绝清隽，此书乃草草无特见，殆寻常课徒之作耳。幼舫。

酣酣斋酒牌一卷明刊本　一册　有图

路工于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一册，予甚羡之。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又得到这个酒牌一册，乃以归予，殊感之。酒牌之制为时颇古，明人尤尚之。陈老莲《水浒》、《博古》二牌，传遍天下。此册是明万历末所镌，亦出新安黄氏手，较老莲二牌犹早数十年也。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西谛。

芥子园画传三集存二卷清王抟等辑、清康熙芥子园刊本　二册

余于劫中先后得彩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画谱》，今又收得此本，共是四种。二十余年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获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幽芳居士书。案此跋作于抗日战争期间

素园石谱四卷明林有麟撰　明万历刊本　四册

《素园石谱》明刊本，殊罕见，初印者尤少。此本予于十五六年前得之北平，仅存第三及第四卷。不意顷复于忠厚书庄得第一、二卷，恰成全书。且恰是不远复斋旧藏之一部，诚奇缘也。癸未冬十月十六日，纫秋居士书。

汝水巾谱一卷明朱术垧撰　明崇祯刊本　一册

《汝水巾谱》为张菊生先生所贻，予报之以影印本《顾氏画谱》四册。明人有《冠谱》见《四库存目》，予尝见一旧钞本。此巾谱别是一书，《四库》未收。且刊刻亟精，洵异品也。纫秋。

双忽雷本事一卷刘世珩辑　清宣统三年贵池刘氏石印本　一册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小忽雷自沪至，欣喜无已！翌日，启书箧，检得《双忽雷本事》一册，当年购此时，初未期得睹双忽雷也。今此二乐器归于公藏，人人均得而见矣。西谛。

蔬食谱一卷清抄本　一册

《蔬食谱》单行者未之前见，此本疑仍是某书的一部分。钞本甚旧，多切实用语，当可普传天下，为蔬食者大增口福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傍晚得于修绠堂。西谛。

佩文斋广群芳谱一百卷清汪灏等撰　清同治七年江左书林刊本　三十六册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购自北京隆福寺文渊阁，价六万五千元。西谛。

甓瓦编初编十卷、二编十二卷明吴安国撰　清道光十三年吴锡祺刊本　八册

此《甓瓦编》初二编虽是清代覆刻本，而颇不多见。至其三编则《四库存目》，今转不易得焉。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购于带经堂。西谛。

古夫于亭杂录五卷清王士祯撰　清康熙刊本　二册

《渔洋全集》未收《古夫于亭杂录》，殆以后刻之故。此录又

有五卷本、六卷本二种。此是五卷本，为蒋静山所刻，由俞兆晟补板印行者。《渔洋集》旧极易得，今年则历访南北各肆，未一遇之，仅获其笔记若干种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谛记。

此录为萧新祺送来。他颇懂得版本之学，时有奇书。有的书像《夷门广牍》的残本，多今本所未收者，大有道理。盖实经过一番研究者。

蛾术编八十二卷清王鸣盛撰　清道光二十一年沈楙德世楷堂刊本　二十四册

沈氏世楷堂藏书今春方论担售出，然无佳者，疑其善本别庋他处。沈楙德在道光间刊书甚多。《昭代丛书》、《国朝文徵》、《国朝古文彙钞》等皆卷帙浩瀚，而他能独力刊之，有功文献不浅。此王西庄《蛾术编》亦其所刻，颇少见。讲考据之学者此为必备之书，久觅方得，甚是高兴。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西谛。

疑耀七卷明张萱撰　明万历刊本　四册

《疑耀》七卷、题李贽著，张萱订，《四库总目提要》则径作张萱撰。按萱所刊书甚多，如《云笈七签》、《北雅》等皆不没作者之名。此书若果为萱自著，何故必假名卓吾？此甚可疑也。虽有数则似出萱手，或是其增入之语，未可因此遂没杀卓吾此一著作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购于富晋书社。西谛。

雠林冗笔四卷清李调元撰　清刊本　一册

此书函海未收，余得之修绠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白醉琐言二卷明王兆云撰　明刊本　二册

王兆云，明万历时麻城人，与王世贞为友好，著说部书，有《湖海搜奇》、《挥麈新谈》、《说圃识馀》、《漱石闲谈》各二卷，

《乌衣佳话》四卷。此《白醉琐言》二卷，亦《王氏杂记》之一，予二十余年前得于北京某肆，破烂不堪触手。今春始付修绠堂重装，装竟乃可展读矣。只是随手杂记，但亦有掌故可资考索。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西谛。

韵石斋笔谈二卷清姜绍书撰　清顺治刊本　二册

此书予曾收旧钞本一部，以校他本殊有胜处。今复于上海得此原刊本，殊自喜。二酉的《无声诗史》余亦尝收得康熙李光暎写刻本，一扫石印本之讹脱。书贵旧本，乃是实事求是之一端，非媚古泥古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尧山堂外纪一百卷明蒋一葵撰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十六册

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予三十年前尝得一部，甚喜其有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文学史的人特别有用。但惜其不注明每事的出处，大损其可靠性与正确性。颇想花些时间将每事的来历写注出来，而不幸此书乃于劫中失去。今晨偕斐云至中国书店，见于案头，乃复收之。注释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西谛。

镌竹浪轩珠渊十卷明王路清辑菜根谈二卷明洪自诚撰　明万历刊本　六册

《珠渊》十卷、明王路清辑，附《菜根谈》二集、明洪自诚著。路清一名路，字仲遵，曾辑《花史左编》，盖明末一好事之徒也。此书未见著录。文奎堂从广东购得，予见之亟收入玄览堂书库。虽非大著作，亦一秘笈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西厢觞政一卷清康熙刊本　一册

此《西厢觞政》一卷康熙刊本，予未之前见。乙酉春三月五日晨过葱玉寓，承以此本见贻，予之版画书库中又多一精品矣。纫秋。

同时在葱玉处，犹见宋刊本《韩昌黎集》、宋巾箱本《陶渊明集》二种，皆滂喜斋后人出而求售者。陶集为天禄琳琅故物，刊印尤精，滂记未著录，殆以帝室旧藏，未便登载欤？又见《南北宫词纪》初印本，《北宫词纪》卷首有图，予向藏有一本，即同此本。惜为孝慈借阅失去，今见之如睹故人也。纫秋又记。

新刻山海经图二卷明刊格致丛书本　二册

此《格致丛书》本也，却不多见。予已有明镌有图本《山海经》二种。董会〔惠〕卿得此书于上海，予见之，亟向之购得。并此乃得三矣。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西谛。

哲匠金桴存四卷明杨慎辑　明隆庆刊本　四册　存卷二至五

此明隆庆刊本《哲匠金桴》五卷，写刻至精。是《佩文韵府》等书的先声。各家书目皆未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晴空碧静，心意畅恰，偕王君崇武至隆福寺文渊阁，得《水明楼》、《纺授堂》诸集，骤若贫儿暴富，快意之极！复同往中国书店询常熟所购邓志谟五局传奇消息。店中人云：书已寄到。即取出阅之，果是百拙生之作，即挟之归。他们复取出明板书数种，《哲匠金桴》亦在其中，予以其罕见，虽阙佚首卷亦收之。似斯类奇书稍纵即逝，固不能论全阙也。西谛记。

新锲翰府素翁云翰精华六卷明万历书林熊冲宇刊本　六册

此明镌通俗书之一也，凡六卷。为万历间建安书林熊冲宇所印。斯类通俗流行之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随生随灭，最不易保存。予偶见之肆中，必收之。已积至数十百种矣。研讨社会生活史者，将或有取于斯。西谛。

新镌赤心子汇编四民利观翰府锦囊八卷题赤心子辑　明明雅堂刊本　二册

此明代坊间编刊的日用书之一，亦是建本而出于徽郡者。冶秋为作合得之某君。此类书予收得不少，将作一综合的研究。闻

某君尚藏有小说书数种，想亦可见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西谛记。

新刻张天如先生增补注释《启蒙会海玉堂对类》四卷明存诚堂黄尔昭刊本　二册

此是明刊的兔园册子之一，凡四卷。为通俗简要的士人作诗写赋的入门书。西谛。

新刻出像音释古今幼学连珠统汇故事四卷明金陵王氏刊本　四册

此是明金陵坊刊通俗的训蒙书，和日记故事甚相类似。书中插图系从汪氏《人镜阳秋》复印下去的。西谛。

庶物异名疏三十卷明陈懋仁撰　明崇祯刊本　四册

《庶物异名疏》三十卷，明陈懋仁辑。以怪异罕知之名辞为主，加以分类诠释，并征引诸书条征字证。自天部至鬼神部凡分二十五部，自黄甲至佩阿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条。体例颇为谨严。亦采集事物名辞者，必须参考之一书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得于北京隆福寺文奎堂。西谛。

算沙室全藏目录不分卷清龚橙抄本　四册

此龚橙孝拱手钞本也。橙藏书散出，近人多得之，予尝获其手写书目。此本以千金得于友人陈君，殊珍视之。龚藏嘉兴藏原书，今尚在人间，予亦获睹之。纫秋。

夷门广牍存五十七种明周履靖编　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　四十三册

周履靖编的《夷门广牍》收入奇书异籍不少，惟全书究竟有多少种，迄无总目。涵芬楼影印本是最多者，但仍非全书，其中讲修真的几种稍涉亵语，便有意删去不印。惟亦有失收者，像这个残本里的《续易牙遗意》就是一个例子。予收得广牍零种不少，却未能配全。此一本是今春萧新祺送来的，亟收之。他颇懂书，常访得异本归予，价亦不甚昂也。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西谛。

格致丛书存六十六种明胡文焕编　明胡氏文会堂刊本　三十八册

此是胡文焕《格致丛书》的一部分，不知坊贾何时伪增王世贞序，并题李攀龙辑。查丛书书目《格致丛书》的评诗部分四十余种，除魏庆之《诗人玉屑》、李攀龙《诗学事类》篇幅较巨者外，余书几皆在内。亦有溢出目外者，像游宝《直庵三法》、唐庚《文录》、李攀龙《五伦诗选》、方昕《世范集事诗鉴》等。总之，是利用旧板巧立名目的东西，然颇有用，故聊亦收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谛。

娄东杂著五十六种清邵廷烈编　清道光十三年刊本　八册

太仓为江南人文渊薮之一，明清之交，文学之士尤多。王氏诸贤外，张天如、吴梅村皆领袖群伦，力能奔走天下士，非复一乡一郡之彦也。道光间，邑人邵廷烈辑太仓文人所著零圭寸宝，凡五十六种，为《娄东杂著》一书，其中多第一次刊传于世者，固是原始资料之一也。惜传本甚为罕见。予二十年前曾于沪肆数次遇之，皆失之交臂。昨在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复见此书一部，因亟收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西谛。

湫漻斋丛书十一种陈准编　瑞安陈氏湫椋斋刊本　八册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雨中得于隆福寺东雅堂。西谛。

南峰杂著七种七卷明杨循吉撰　明刊本　一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午后狂风怒号，予却至琉璃厂访书，得书数十种。此《南峰杂著》及《龙眠风雅》乃其中白眉。忆数月前，潘景郑来书云：苏郡某肆忽出现《南峰杂著》七种，今不知何往？不意乃由邃雅斋董会〔惠〕卿手终归于予，喜可知也。南峰为明弘正间名士，不守绳墨，惯作讽喻语，曲子尤佳。今得其诗文等七种，殆是人间孤本。论述明代弘正时文学史者，得此乃可添若干新页矣。郑振铎灯下书。

王百榖诗文杂著八种明王穉登撰　明刊本　四册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晨起，天阴欲雨。效贤阁送书十数种来，中有洪楩刻本《六臣注文选》，明嘉靖金陵刻本《唐荆川集》及此书，价皆甚廉，因收之。百穀《诗文杂著》凡二十一种，此仅八种不及其半，然求全不易，即有此八种亦足自慰。旧有《明月编》、《青雀集》、《野谋集》三种，合之则共得十一种矣。西谛记。

王奉常杂著十四种明王世懋撰　明刊本　四册

隆福寺修绠堂从上海得前翰文斋潜藏书一批，皆善本也。偕斐云、梦家同往观之，余得此书及通津草堂本《论衡》。此书是《四库》底本，有翰林院印。其中《学圃杂疏》三卷是全本，与丛书所收者不同，乃余所久访未获者。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简松草堂全集七十七卷清张云璈撰　清道光简松草堂自刊本二十九册

此书得之邃雅斋，遇合甚奇。初见来薰阁书目有张氏《腊味小稿》，索之，已为他人取去，颇为怅怅！又欲得其《选学膠言》，亦久觅未有。今乃于无意中得其全集，大是快意！凡八种，七十三卷，疑是全书。其中《四寸学》一种，尤为罕见。清人小小考据语，多可喜处。宜汇为一丛书行世，以嘉惠学人也。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灯下，西谛。

四益馆经学丛书十种廖平撰　清光绪刊本　十六册

久思得廖氏此书，因循未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傍晚，过琉璃厂富晋书社取《食物本草》，见架上有此书，因收之。西谛。

廖氏是今文学派的健者。论述近百年思想史者，应读此书。

楚辞十卷汉王逸章句　宋朱熹注　明末刊本　二册

此本乃明末坊贾所为，折衷汉宋王朱二注，复附以刘辰翁、张凤翼、钟伯敬诸家注评。卷首王世贞序疑亦是窃取之他本者。

作为《楚辞》读本之一，固亦未必遂逊陆时雍、蒋之翘也。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过隆福寺修绠堂购得。西谛。

同时在三友堂见吕晚村评选《唐宋八家古文》。

楚辞图郑振铎辑　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一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农历端午节上午九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送来。此书搜辑、排比，颇费心力，今重翻一遍，觉得尚称完备，颇自高兴也。西谛。

蔡中郎集十一卷汉蔡邕撰　明万历元年茅一相刊本　六册

《蔡中郎集》以明华坚活字本为最罕见。今则收入《四部丛刊》中，家有其书矣。次为徐子器本，又次为余汝成本。此书则为茅一相编刻本，斟酌储本异同，颇为精善，惜世少知者。予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之，与徐余二本并储诸玄览堂中。好书日少，即得此明刻，亦复自喜。西谛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记，即阴历丁酉年除夕也。

陶靖节集八卷晋陶潜撰年谱一卷宋吴仁杰撰　明万历四十七年杨时伟刊忠武靖节二编本　四册

此八卷本《陶集》疑是明汪士贤刻本。《陶集》有宋曾集刊不分卷本，有宋汤汉注四卷本，有明嘉靖覆宋十卷本，此本独分八卷，不知有更古的根据否？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得于修绠堂。西谛。

此杨时伟刻本也。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记。

梁陶贞白先生文集存一卷梁陶弘景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黄省曾刊本　一册　存卷二

予锐意欲收六朝及唐人集，惜入手已迟，所得无多，不能不兼及断简残编。此《陶贞白文集》虽仅存下卷，重其为五岳山人刻本，故亦购之。从修绠堂购得西谛。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即阴历除夕也。

李翰林分类诗八卷　赋一卷唐李白撰　明李齐芳辑　明万历二年李齐芳刊本　六册

《李翰林分类诗》八卷，赋一卷，明万历刻本，甚精善。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予得之北京带经堂，彼盖购于广州者。近来书市大盛，故京贾纷纷外出，颇有好书可见，惟书价则日昂耳。西谛。

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十卷　文集四卷唐王维撰八册　明顾起经注　明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刊本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购于北京中国书店。在诸明刊本《王右丞集》中，当以此本为最备最善。西谛。

高常侍集十卷唐高适撰　明正德刊本　二册

高适集有明活字板本，凡八卷，有诗无文。又有张逊业《东壁图书府》本，亦只有诗二卷。以后翻刻张本的诸明刊十二家诗，像许自昌、杨一统所刻的，也都是二卷本。《四库》收的是十卷的影宋钞本，于诗八卷外，第九、十两卷是文，最为完备，惜未有覆刻本。曾在北京隆福寺修绠堂架上，见有明正德、嘉靖间覆宋本一部，亦是十卷，有诗有文。一时匆促，未及购之。今天是夏历戊戌年元旦，偕赵万里君游厂甸，偶忆及此书，因亟往修绠堂取之归。玄览堂所储唐人集，又多一善本矣。一九五七年夏，曾在藻玉堂取得一部明正德刻本《王昌龄集》，凡三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与此本正同。闻正德时，曾刻王、高、孟、岑四集，惜予仅得王、高二集。颇疑此种十行十八字本盛唐人集，当不止是四家，且似不限于盛唐一代。朱警刻的唐百家诗集，亦是十行十八字。疑均出于南宋的书棚本。朱本有王昌龄、孟浩然二家，却无高、岑，不知何故。研讨唐诗刻本，是一大学问。非广搜异本，多集资料，不易有可靠的结论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灯下郑振铎记。

昌谷集四卷唐李贺撰　明曾益释　清初刊本　四册

李长吉诗想象奔放，奇语叠见。世人情思每苦枯涩，苦读长吉诗便知天才诗人是如何的文思沛旺，像长江大河之不可竭尽。其遣辞用字，又是如何的破天心、揭地胆。凡宇宙间物无不可捉入诗里，而为之尽忠肆力。予非诗人而素喜长吉诗，今得曾益释本，纸墨精良，甚足怡悦，复增诵吟之趣矣。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西谛。

唐皮日休文薮十卷唐皮日休撰皮从事唱酬诗八卷唐皮日休、陆龟蒙撰　明万历三十六年许自昌刊本　四册

许自昌刻《皮日休文薮》十卷、《唱酬诗》八卷，予得之北京来薰阁。数年来，予发愿欲治唐人诗，惜所得不多，未敢即行着手。然俟材类俱备，则将待之何年何月乎？只好一面广搜诸本，一面进行校读耳。许氏所刻诸唐人集，予已得不少，今复获皮氏文薮，自是快意。不知何时始能并得陆鲁望《甫里集》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西谛记。时万籁俱寂，枯笔着纸之声可闻也。

唐皮日休文薮十卷唐皮日休撰　明刊本　四册

唐《皮日休文薮》十卷，予先得明许自昌刻本乙部，后有正德庚辰袁表跋。今复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此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镌工甚为工整。疑即袁表所刊本，惟表跋已夺去。《四部丛刊》所据本亦是明刊，亦分十卷，却是软体字本，不知为何人所刻。《四库简目》标注云：万历中新安许自昌刊本八卷。许自昌是吴人，非新安人，所刻是十卷，非八卷也。此三本暇当细校一过，自当以袁表本为佳。清嘉道间，秦氏翻明本即用袁本为底子。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西谛灯下记。

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宋蔡襄撰　明万历四十三年陈一元刊本　五册

予月前得明刊本《蔡君谟文抄》二册。戋戋三数十纸，大不快我意。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乃旧历元宵佳节，从西郊苏联展览馆出，迂道琉璃厂，在来薰阁得此陈一元刻四十卷本《蔡忠惠集》，乃大慰。同时并获明刻《澹然居士集》等数种。时已圆月东升，暮色苍茫矣。西谛记。

华阳集四十卷宋张纲撰　明万历二十五年于文熙刊本　五册

《华阳集》四十卷，宋张纲撰。《四库简目》标注只说有钞本，可见此明万历刻本殊为罕见。裴效先从江南购到的书不少，但佳者寥寥。予得魏默《深事略》一册，是其中白眉。顷复见此书，更胜彼薄帙单行的资料了。张纲为南宋初名臣，其中原始材料甚夥，开卷外制里即有牛皋转两官的一诏，殊是重要。今春予至杭州，登紫云洞访牛皋墓。细雨霏微，山容凄淡，徘徊墓前，仿佛犹见此民族英雄的抗战雄姿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玉楮诗稿八卷宋岳珂撰　明刊本　二册

《玉楮诗稿》八卷，宋岳珂撰，明岳元声刻本。元声为珂十六世孙，此集系他从珂的稿本录刻的；故当是珂集的第一个刻本，也是唯一的一个刻本。诸藏书家著录的多半是钞本，殆都是出于此本也。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购于来薰阁。西谛记。

石田先生诗钞八卷　文钞一卷明沈周撰事略一卷清钱谦益辑　明崇祯刊本　二册

此书写刊式样全同牧斋《初学集》，盖以同是瞿式耜所刻也。卷首夺去钱、瞿二序，已为补写订入。卷十是钱氏所辑石田先生事略，用力甚劬。论述石田生平者，此文当是重要文献也。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西谛记。时距得书于上海之日，已两月余矣。

石田集不分卷明沈周撰　明刊本　六册

予既于修绠堂得陈明卿刊《白阳集》，兹复于邃雅斋见《石

田集》，此集亦是明卿所刊，予一见即惊为双璧，因并收之。首有邓正攽手书题记，又有九峰旧庐珍藏书画之记一章，盖近五十年间已历邓、王二家矣。正攽云：白阳山人集则目所未见，明卿刻其先集，必更精审，他日遇之当为两画师破悭囊，一介绍使相见也。予先得《白阳集》，继乃得此，正攽未遂之愿，予乃成之矣。《石田集》刻本甚多，成化、弘治、正德三本予未能全得。两月前，乃得崇祯间瞿氏刻本《石田诗钞》。在明代画人集中，以沈、唐二家为较易得，文、徐亦多遇之，若陈道复集则予所藏者当是孤本矣。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西谛。

旧业堂集十卷明凌儒撰　明天启刊本　五册

明凌儒《旧业堂集》十卷，天启刻本，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曾藏谢光甫处。光甫死将十载，其藏书近二年方大散出，此书为北京中国书店所得。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过该店，倾囊中金得之。西谛。

陈白阳集不分卷明陈淳撰附录一卷明刊本　四册

孙助廉语予云：近得一明代画家《陈白阳集》。予心动，亟索阅之，果是道复集也。乃其从孙陈仁锡所镌，写刻甚精。首有钱功父序，人间恐无第二本，乃购得之，为书斋所得画人集之冠。先是于上海修文堂得耕石斋《石田诗钞》，大类牧斋《初学集》，当是一人所写，已是得意。今获此，更胜《石田诗钞》一筹矣！画人集不可多得，幸非时人所着意，当不难徐徐聚之。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西谛。

冯元成宝善编选刻二卷明冯时可撰　明承训堂刊本　二册

余尝见明冯时可宝善编，惜失收，不知为何人所取。此《冯氏宝善编选刻》二卷，乃其续集也。世无知者。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三日过隆福寺修绠堂，见案上澹生堂抄本《萨天锡集》，钱求赤校韩柳文等，已悉为他人捷足先得，颇感懊恼。最后见此书，

乃携之归。此一明人传记书，实亦大有用也。时暮色苍茫，将雪未雪，履冰访肆，兴自不浅。西谛记。

宝制堂录二卷明刘节撰　清刘斯来辑　清嘉庆五年刊本　二册

刘节为明嘉靖间人，所辑《广文选》、《周诗遗轨》等均有刊本传世。独其文集则清嘉庆初始印行，故颇少见。西谛。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幔亭集十五卷明徐熥撰　明万历刊本　八册

《幔亭集》十五卷，明徐熥撰，予得之南京萃文书店。明人集今都成珍品，名目稍僻便成众人追逐之目的。此集亦是僻书之一，幸未为他人入目，乃得归予有。熥为徐㶿昆仲，㶿集是禁书，尤罕见，不知何时能得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谛。

焦氏澹园续集二十七卷明焦竑撰　明刊本　四册

《焦竑澹园续集》二十七卷，明刊本。禁书总目入全毁目中，故传本甚罕见。予旧有不全本《澹园集》，故于富晋书社见此续集，即复收之。明人集浩如烟海，《四库》失收者多矣！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当时四库馆臣诋諆明人著作无所不用其极，是自有其政治作用。今日我辈正应实事求是，为许多明代作家鸣不平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谛。

水明楼集十四卷明陈荐夫撰　明万历刊本　六册

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诧书运不浅也。夜寒天冻，阴暗不见星月，将雪未雪，赖有此种好书慰我寂寥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谛记。

纺授堂集八卷　二集十卷　文集八卷明曾异撰撰　明崇祯刊本配清康熙刊本　八册

《纺授堂诗集》八卷、二集十卷、文集八卷，明曾异撰著。

禁书目录入全毁目中。带经堂从福建购来，我一见即收之，故价乃奇昂，得读奇书即是一福，固不必问值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灯下，西谛记。

梅村集四十卷清吴伟业撰　清康熙刊本　二十册

此是《梅村集》原刊本，钱谦益的序还在，故收之。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西谛。

徐诗二卷清徐夜撰　清康熙王士禛刊本　一册

王士禛刻《徐夜诗》，予初见之而未取。后乃知曾入全毁书目，后印本《渔洋全书》未必有之，乃复购得。裴效先此次南下所得多凡品，似此类书已不多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灯下，西谛记。

石濂和尚集附图清康熙刊本　一册

此《石濂和尚集》卷首附图也。予于劫中两见此集，皆未能有之，而独得此图，亦一奇也。石濂尝与潘稼堂交恶，稼堂贻书痛诋之，然后印本《遂初堂集》已删去此书，予所获初印墨钉本《遂初堂集》有此书殆以石濂后为清帝所杀，故恩怨俱泯欤？乙酉夏五月，纫秋。

七颂堂诗集八卷　别集空中语一卷　诗馀一卷　文集二卷清刘体仁撰　清同治刊本　四册

读王渔洋诸作每称道刘公勇，但刘集予迄未得见，仅见其识小录耳。宋蜀刻诸唐人集每有公勇藏印，令人想见此公的风流好事，且鉴赏力甚高，其保存文献之功甚伟。今从西安澍新书店得《七颂堂诗文集》，乃知其诗、古文之造诣殊深，非渔洋、钝翁诸子所得而牢笼之者。故国情深，触事生感，应于更进一层处读之。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西谛记于西安。

临野堂文集十卷　诗十三卷　诗馀二卷　尺牍四卷清钮琇撰　清康熙刊本　六册

钮琇作《觚剩》，流传甚广。此《临野堂集》却不多见。首有汪启淑藏印。大雨中，得之来薰阁。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西谛。

春雨楼集十四卷清沈彩撰题词一卷清乾隆刊本　二册

扬州何氏书于劫中散出，为孙君所得。予闻讯往，得初印本《芥子园画谱》三集，诧为奇遇。见此书于目中，亦欲得之，而已为乃乾所取，求之不出。越一载，乃以千金易得之，挟书以归，喜可知也！纫秋。

定盦文集三卷清龚自珍撰　清刊本　一册

得《定盦文集》原刻本于北京来薰阁。足与先得之原刻本诗集相匹配矣。暖日晴窗，展卷自喜。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西谛。

屈陶合刻不分卷明毛晋编　明末毛氏绿君亭刊本　六册

久欲得毛氏绿君亭本《屈陶合刻》，南北各肆皆无有，今乃于隆福寺见之，亟取之归。此本屈子收《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皆原之作也。，末附参疑、译韵、译字，颇有益于读者。陶集后则附参疑及杂附，亦可资参考。予所收毛氏所镌书已十得七八，不知何时方能集为大观也。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西谛记于北京。

合刻忠武靖节二编二十一卷明杨时伟编　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　六册

杨时伟尝刻《唐诗艳逸品》，首附百美、百花二图，镌印甚精。此《合刻忠武、靖节二编》，亦其所辑，颇见其纂辑之功力。芟除伪语，独存本色，考证之精详，明末学人罕见其俦。前日见于修绠堂，遂收之。亦一明刻六朝人集善本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

汉魏六朝名家集四十种一百七十七卷丁福保编　清宣统三年无锡丁氏铅印本　三十册

予旧有此书，不知于何时失去。今岁方动念集六朝人集，急切中却不易遇之。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下午过琉璃厂荣宝斋，观张效彬藏画，便到来薰阁少坐，乃获得此书。西谛记。

六朝诗集五十五卷明薛应旂编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氏刊本　十二册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到琉璃厂藻玉堂购得此书。方治汉魏六朝人诗，得此明刻六朝人集中的白眉，喜可知也。西谛。

宋元诗六十一种二百七十三卷明潘是仁编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天启二年重修本　四十八册

修绠堂有此书，余初未之知，后从琉璃厂书肆中人得此消息，急驱车往，取之归。余旧有此书残本半部，殊珍视之。今获全书，益感书福大佳矣！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西谛。

潘是仁辑宋元名公诗集于王李七子拟古之风既熄之后，三袁、钟、谭诸家方起之际，诚豪杰士哉！惜采撷未广，取舍难当人意，犹是明人急就成章之习。书分北宋、南宋、元初、元末四编，编各有序目。检其目，间有有目无书者，如北宋一编阙王曾、晁端友、孙觉、晁补之、李植五集，南宋一编阙鲍由、贺铸、刘克庄、方岳、江端友、李清照六家，元初一编阙黄溍、戴表元、王沂、黄清老、欧阳玄五人，独元末一编不阙。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载此书，所阙亦同。岂潘氏当日并未全刻欤？《丛书书目汇编》录其全目下注阙者，与此本亦均合。每家自数卷至十数卷，实则每卷有仅一二页者，是故炫人目也。以其为选辑宋元集之祖祢，故漫收之。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郑振铎。

唐诗二十六家存二十一家四十卷明黄贯曾编　明嘉靖刊本　十五册

此是明嘉靖间黄贯曾刊唐二十六家诗，中阙李峤、王昌龄、崔颢、崔曙、祖咏五家。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得于修绠堂。西谛。

十二家唐诗二十四卷明许自昌编　明万历三十一年霏玉轩刊本　八册

许自昌刻过《太平广记》，刻过《李杜集》，此十二家唐诗却甚少见。今日见之来薰阁，亟收之。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西谛。

三唐人文集三十四卷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二册

顷欲购汲古阁镌诸唐人集，而极不易得，遍搜坊肆，仅获此集及《八唐人集》耳。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西谛。

唐人四集十二卷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一册

余先后收得汲古阁刊诸唐人集，独未有《三唐人集》、《唐人四集》二书。顷于来薰阁架上见此《唐人四集》，盖方收得者，因亟取之。毛氏所刊唐人集，校勘颇精，盖以所据底本都为宋刻或旧钞也。唐诗应该重编，但非从广搜异本下手不可。即此汲古阁本已不可多得，况其他精抄、善刻乎？《唐英歌诗》与《唐风集》，汲古刊《三唐人集》亦收之，不知即是一个板子否？独阙方干《元英集》八卷耳。一九五七年正月十三日西谛记。

五唐人诗集二十六卷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八册

汲古阁刻诸唐人集传本颇罕见，予初未之收。今岁着意广搜唐宋人集，始留心及之，有见必取，然已不易得矣。十二月初，在上海古籍书店架上见有汲古刻《孟东野集》二册，虽是《五唐人诗集》之一，以其为初印，漫购之。数日后至来青阁，偶翻架上书，乃得此集全书，价奇廉，甚是高兴。今所阙不过《三唐人诗》等三数种，想不难配全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谛记。

唐三僧诗四十六卷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六册

予收汲古本诸唐人集，各本皆络绎集予斋中，独阙《唐三僧诗》，久觅未得，前晨到琉璃厂，见有此书，乃挟之归。汲古镌唐人集除方干《元英集》外，乃皆备之矣。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

灯下西谛记。

唐六名家集四十一卷明毛晋编　明崇祯汲古阁刊本　十二册

汲古阁刊诸唐人集，予先后收得《唐人选唐诗》、《三唐人文集》、《八唐人集》、《五唐人集》。今又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此《六唐人集》，则所阙者仅《三唐人集》及《四唐人集》耳。《唐三高僧集》亦未有，想均不难购得也。天寒地冻，炉暖灯红，披卷读之，心身俱恰。时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余五十八初度日也。西谛记。

唐人八家诗四十二卷明毛晋编　明崇祯汲古阁刊本　六册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得于北京邃雅斋。汲古阁镌唐人集，今已不易得矣。西谛。

唐人选唐诗六种明万历刊本　六册

唐人选唐诗向来只见有汲古阁刻《御览诗》、《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才调集》八种。后获明仿宋刻本《国秀集》，乃知选刻唐人诸选，其风亦自南宋书棚创之。又得明刻本《才调集》，则知明刻亦非一二种。顷从北京中国书店得此本，所存凡《箧中》、《国秀》、《河岳英灵》、《中兴间气》、《搜玉》及《极玄》六种，系明万历间刻大字本，又出仿宋汲古诸本外。书囊无底，信然也。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于开会后偕赵斐云、夏作铭二君同游书肆，获之，甚是高兴。时风日晴和，大似仲春佳晨。此书久杂庋乱书堆中，无人顾问，一旦脱颖而出，大足庆幸。西谛。

元人集十种五十三卷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十二册

汲古阁刊元十家集最为难得，商务印书馆曾影印之，今并此影印本亦遍觅无有。富晋书社为余得此原刊初印本，为海丰吴氏旧藏，亟收之。价四十五金。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西谛。

诗慰存十五种十八卷清陈允衡编　清初澄怀阁刊本　四册

余先得陈允衡《国雅》，但历访南北各肆求《诗慰》却不可得，即董某复刻本亦未有。顷乃于上海来薰阁得原刻《诗慰》四册，虽残阙不全，亦欣然收之。曾至北京图书馆抄得《诗慰》全目，计初集二十家。此本存者凡十四家，二集十家、续集八家，则此本均无有。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高淳邢孟贞《石臼后集》一卷，此本却有之。海内有此书者，恐无第三家也。此书入全毁总目，故流传甚少。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西谛记。时大雪方霁，弥望皆白，是今岁丰稔之兆也。

启祯两朝遗诗存八十二家明陈济生编　清初刊本配清抄本　二册

此是《启祯两朝遗诗》的残本，予久想得此书，而历访南北各肆竟未一遇。今从效先阁得此残本一册，岂是获得全书的先兆欤？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灯下，西谛。

文选章句二十八卷梁萧统辑　明陈与郊章句　明万历刊本　十册

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得于北京邃雅斋。陈与郊即作《灵宝刀》等传奇者。西谛。

徐文长先生秘集存四卷题明徐渭辑　明刊本　二册

此《徐文长秘集》存《调隽》、《籁叶》、《丽章》、《笔华》四卷，不知原书究有若干卷？题武林孙一观我生父校，疑即孙氏所选辑，而托名文长者。别有《钟伯敬秘集》十五种，自《艳编》、《逸籁》、《彩笔》、《韵声》、《隽调》至《致品》，种各一卷，似亦即此书而易名炫众者，惜未得一读以证实之。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西谛记。

玉台新咏存六卷陈徐陵辑续玉台新咏五卷明嘉靖刊本　三册

此嘉靖刊本《玉台新咏》十卷、《续玉台新咏》五卷，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带经堂从广州购书数百种，中有此书，予一见即收之。虽中阙五至八卷，亦无伤也。欲夺之者颇众，但终归予有。西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灯下。

木犀轩旧本书目有嘉靖仿宋本，当即此书。

古今文综不分卷张相辑　一九一六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四十册

一九一五年予在温州十中肄业，此书方出，一陈姓同学购得之。予健羡无已，乃假得之，穷一暑天之力，尽录其中论文之作，集为二册，题曰《论文集要》，殆是我从事纂集工作之始。今经四十余年矣，此二册钞本尚存行箧。顷过中国书店，见架上有此书，乃购之归。因追纪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之事实。西谛。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

文体明辩存三卷明徐师曾撰　明游榕活字印本　一册

宋元活字本书今不可得而见矣，今存的最古活字本都是明人所排印的。唐人集以铜活字印者近百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均有明活字本。无锡安氏、华氏均用活字印书。活字蓝印本《墨子》最为显赫，却不知为何地所印。予收明、清二代活字书不少，明代所印的虽都为残本，却多半是不见著录者。此《文体明辩》亦是残书，乃明万历间闽建阳游榕制活版印行，雕板史上又多一重要人物矣。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过三友堂得之，彼方自山西收书归来。西谛。

明清藏书家尺牍不分卷潘承厚辑　一九四一年潘氏影印本　四册

顷过博山寓庐，承以此书贻予。博山收藏金石书画至夥，滂喜斋物皆在其所，宋刊本《东观馀论》、《补注蒙求》其尤精者也。博山博见广闻，鉴别至精，尝以二百金得宋蜀刊大字本《陈后山集》于苏肆。所藏尺牍绝无赝品，藏书家外并将以画家及忠烈二集续行墨版。予嗜书而无力，明清诸大家批校本见之未能收者多矣。阅此诸家手迹，为之慨然！纫秋居士识。

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不分卷潘承厚辑蘧翎遗墨一卷潘承厚绘　一九四二年潘氏影印本　七册

此书在博山故世后，方始装订成册，阅之不胜有人琴之恸。

忆博山贻予明清藏书家尺牍时，病犹未深。不意一月之别，遽成古人。人生诚若朝露，哀哉！纫秋。甲申仲秋。

万首唐人绝句一百一卷宋洪迈辑　明嘉靖刊本　二十册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是农历端午节，文渊阁萧君送万历本《莆舆纪胜》和啸阁刊本《唐诗韵汇》来，即购之。时晨曦满院，冷意犹在，匆匆翻阅，殊自怡悦。十时许驱车到中国书店，初欲取回李调元《馔食谱》，以王志鹏外出，未得其书。乃见有嘉靖本《唐人万言绝句》，大喜欲狂，即以半月粮购之。此书常见者为万历赵宧光刊本，然多所改易，与原本面目全非。此嘉靖本是从宋本翻雕者，最为罕见。近来影印本即借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付照。予方从事唐诗版刻考证，乃不能不收入之。同时并得天顺本《雅音会编》一部，虽残存仅半，亦取之。以其乃是用上平声十五韵、下平声十五韵选辑唐诗，正是《唐诗韵汇》之祖也。同日得之，甚巧合也。西谛。

全唐诗录一百卷清徐倬等辑　清康熙武英殿刊本　四十八册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傍晚得于北京东安市场聚丰书店。其中《全唐诗人年表》一卷，甚有用。西谛。

松陵集十卷唐陆龟蒙、皮日休撰　明末汲古阁刊本　五册

《松陵集》予有明弘治本、明顾凝远诗瘦阁本，今复得此汲古阁本，则共有三本矣。鲁望、袭美为唐末有特创风格的诗人，此皮陆倡和集不仅卷帙之富为古今冠，即诗意亦妙极也。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西谛记。

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七十二卷首二卷金元好问辑　清郭元釪补　清康熙五十年武英殿刊本　二十四册

《全金诗》不难得，但余却求之数载未获。去岁曾于上海修文堂架上见之，嘱其留下，却不知已于何时售去。一月前，复于北京修绠堂见到一部，即此本也。却亦几费周折，始得入藏。呜

呼！凡一从事专门学问之学者，辛勤访肆数十载，乃得成一比较完善之专门书库，其点点滴滴皆心上血也，能不珍视之欤！西谛。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石仓历代文选二十卷明曹学佺辑　明崇祯刊本　十六册

《石仓诗选》余求之二十余年，尚未得其全。礼邸藏本已东去，是终天之憾。此《石仓文选》尤为罕见，虽价昂，却不能不收。书出宁波，疑是天一阁物。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西谛记。时雨声淅沥，秋怀无已。

此石仓《国初文选》二十卷，未见诸家藏目著录。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从鄞大西山房林集虚处得之，我一见即惊为秘笈，亟挟之而归。价百金，殊昂，然不遑计及之矣。玄览堂所聚总集中此是白眉。卷十九程本立文多有关滇南史地，于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献之人颇有用。西谛又记。十五日灯下，时方从琉璃厂归也。

山晓阁明文选八卷　续集八卷清孙琮辑　清康熙刊本　十册

《山晓阁明文选》八卷，续集八卷，清初孙琮评选。琮以古文正宗的眼光来选明文，尤推重钱谦益、归有光二家，与诸明人之选经济文或小品文者大殊其旨趣，故入选之文亦多与众集不同。清乾隆时禁书目录曾将此书续集列入全毁，盖以其选牧斋文过多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大雪方霁，驱车至厂肆，在来薰阁见此书，因收得之，同时并获《本草汇笺》。西谛。

过日集二十卷清曾灿辑　清康熙刊本　三十二册

一九五六年春过上海，徐森玉先生告予云：君集明清人总集，适有《过日集》，是禁书，惜已为文管会所得。予至文管会索阅此书，拟他日借阅之，盖不复作庋藏想。回京后，得景郑函云：沪上有《过日集》乙部，欲得之否？亟函购之。今晚从厂肆归，正苦无书，景郑乃邮此书至，灿灿有光，玄览堂中又多乙

部佳本矣。六月十七日西谛记。时久雨初晴，凉暖匀恰，甚怡悦也。

此本虽夺牧斋序，然可补钞无伤也。文管会从修文堂得此书，价百金。景郑为予从吴眉孙许得此本，价仅三十六金，甚感其作合之功。西谛。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国朝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清魏宪辑　清康熙枕江堂刊本　三十册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得于北京邃雅斋，价二十四金。此类书在三十年前为学人争取之目标，今则知音绝稀。实则论述清初诗者，此书仍是第一手材料之一也。谛。

国朝诗选十四卷清彭迁梅等辑　清乾隆据经楼刊本　十二册

此书见抽毁书目，身价遂高。实则以诗体分卷，远不如沈氏的《国朝诗别裁》，更不足与《诗慰》、《国雅》、《诗的》、《诗持》、《诗观》相提并论也。于得《诗慰》后二日，见修绠堂架上有此书，遂携归入库。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西谛记。

扬州东园题咏四卷清贺君召辑　清乾隆刊本　一册　有图

劫中以百金得此书于上海来青阁。余幼客扬州二载，尝游法海寺。此贺氏东园则久已荡为荒烟茂草，无可踪迹矣。沧海桑田，何独一东园为然哉！可叹也已！纫秋乙酉仲夏书，时距得书已将三载矣。

昂须集八卷　续集六卷　又续集六卷　女士诗录一卷清吴翌凤辑　清嘉庆刊本　十二册

二十余年前曾收得枚庵《怀旧》、《昂须》二集，劫中已失之。去岁立愿收总集一类书，乃复于修绠堂架上得《怀旧集》。遍访《昂须》不得，久之，乃于邃雅斋书堆里获之。至是二集乃得合璧。今春赴沪，在旧居乱书里又检得《怀旧》一部。回京后，偶过修绠堂，在其门后架上复见到《昂须集》一部，即此本也。漫复收之。俾得与沪寓的一部重得配齐。劫火取去我的《怀

旧》、《昂须》，今乃倍得之，能无所感欤！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西谛。

群雅集四卷清鲁超等辑　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　十二册

此是以古诗赋试士之集，已开学海之先河。集中作者后有抗清而死者，故此本传世甚少。去冬南下，在上海晤徐森玉先生，以此书及彩印本《金鱼图谱》见贻。余方广收各代及地方总集，又正写《古版画史略》，得此二书为之狂喜，将何以报之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灯下西谛记，时夜静无声，明月照积雪上，清光冷隽射骨。

天章汇录不分卷清陈弘谋辑　清陈氏培远堂活字印本　四册

见此书于来薰阁案上，陈济川云：是活字本，录清代御撰书题跋目录，甚罕见。顷方从效贤阁取来，予翻阅一过，即挟之以归。这是陈弘谋所排印的，中缝有培远堂三字，研究目录学的人殆皆未见此书。虽所录都为习见之作，而其体例则是一种创作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记。

昆山杂咏二十八卷明俞允文辑　明隆庆四年刊本　四册

予数年来收得地方诗文总集不下三百余种，但以通行本为多，明镌者寥寥可屈指数。此《昆山杂咏》四本为明隆庆庚午刊本，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得于北京来薰阁，可称其中白眉矣。天阴欲雨，晓雾尤浓，展阅此书，顿觉阳光上眉梢矣。西谛。

钓台集三卷明刊本　一册

此明万历刻本《钓台集》三卷，疑非全书。序云十卷，但目录实只三卷，不知何故？惜未得他本一证之。王富山从宁波购得残本书不少，此亦其一，又有明刻《国雅》数册，恰能配齐前收之不全本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谛记。

沈南疑先生檇李诗系四十二卷清沈季友辑　清康熙三十年敦素堂刊本　十六册

此书甚是罕见。去岁曾得一残本，顷复从北京通学斋得此全帙，价十六金，恰与残本同价。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西谛。

闽中十子诗二十九卷明马荧辑　明万历刊本　四册

《闽十才子诗》，予初得清末郭氏刊本，不自足。今果于北京来薰阁得明万历原刊本，甚可喜也。闽地在唐时犹为化外，读顾况诗可证，至今称丈夫为唐夫。至欧阳詹出，闽之文学始有可称者。明初，林鸿、高廷礼等十子，提倡唐诗，起宋元江西诗派之纤细，是天下士，非闽中一地所能囿也。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西谛。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存七卷明熊大木撰　陈氏尺蠖斋评　明周氏大业堂刊本　七册

余尝于三年前从孙实君处得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六册，虽是不全本，亦以重值收之。盖明刊小说书最为难得，大业堂镌小说不少，余一本都无，故遇此书犹不肯放过。今晨偕晓铃访书隆福寺，晓铃云：有粹雅堂至今尚是单干户，颇有零本好书。因同过之，主人张君出此相际云：彼旧曾经营三友堂，知三友堂所得小说戏曲书多归余，孙实君之《唐传》亦系彼所售，中阙五六两本，今此第六本理应亦归之余。余颔之，乃以四十金取归。不知其第五本，何时复可得也？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西谛。

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四回元施耐庵撰　明李贽评　清杨定见刊本　三十二册

我于十多年前曾购得杨定见 本《水浒全传》一部，今遍觅不获，不知于何时何地失去，亦不忆曾为何人所借去。偶于北京中国书店见到此书一部，踌躇欲购之，却又怕旧藏本可能突然出现。今晨想起《水浒》研究工作亟待进行，此书乃是决不可少的一个本子，便下了决心到中国书店，尽倾囊中所有，携书而归，

不可谓非豪举也。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西谛记。

京锲皇明通俗演义全像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存三卷明刊本 三册 存卷一至三

这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明代小说，以剿平倭寇为主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二月前，见之开通书社，亟取之归。付装后，始可翻阅。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西谛记。

百家词一百三十一卷明吴讷编 一九四〇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八册

吴讷《唐宋百家词》旧藏天津图书馆，不知劫中尚存否？此复印本，并虎贲中郎之似而无之，然绝难得。盖植板京华，而由香港刷印，印成后，即逢港变，存书都作一炬，仅有数部运平。此系丁英桂君为予由平购得者，价八百十四金。纫秋。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宋六十名家词九十卷明毛晋编 一九二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本 三十二册

久欲购此书，今日始到博古斋将他买回，同时并得《纳书楹》一部。西谛。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九卷题鏞溪逸史辑中原音韵一卷抄本 十册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九卷，后附《中原音韵》一卷，钞本不旧，然极罕见，故亟收之。编者为新都鏞溪逸史。有嘉靖丁巳一得山人跋。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得于北京来薰阁。西谛。

全宋词三百卷 附录二卷 索引一卷唐圭璋辑 一九三七年铅印本 二十册

是书初出时，意不欲购，以多可商处也。今发愿读词，乃以六百金得之来薰阁，较前不啻二十倍余。余藏词满一小室，无一书昂过于此者。予所藏明清精刊不下数百，独无宋元本，亦一憾

事也。幽芳阁主。九月三日。

董解元西厢记二卷明黄嘉惠刊本 二册

予初读《西厢记诸宫调》，乃用坊间排印本。再读则用《西厢》十则本。后得《西 厢》六幻本，则未遑三读之矣。曾见朱墨本，又见海阳适适子本，今复得黄嘉惠本，共凡六本。闻更有屠隆评本，则未之见也。何时能合诸本细细校读一过欤？西谛。

偶过修绠堂，见明黄嘉惠本《董西厢》，虽夺去序、图，犹神彩动人，亟为收得。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西谛记。

古柏堂十四种曲十六卷清唐英撰 清嘉庆刊本 九册

天寒欲雪，情怀落漠。偶检架上《古柏堂传奇》，见只有十四种，阙第十五 种。忆昨晚在隆福寺大雅堂，睹其从山东购来书中有《镫月闲情》第十五种《双钉案》一册。因即驱车至大雅堂，携此册归，恰好配成全书，大是高兴。一书之全其难如此，岂坐享其成之辈所能了然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谛。此书实只十四种曲，尚缺《转天心》一种

重校琵琶记四卷元高明撰 明万历刊本 四册

得此本《琵琶记》已二十余年，近始付中国书店装成四册，可翻阅。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西谛。

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二卷明汤显祖撰 明末著坛刊本 四册

昔李开先藏词曲甚富，自称词山曲海。黄荛圃亦多收词曲，自颜其所居曰学山海之 居。予弱冠即好收书，历三十载，所得所见不下二三万种，就中亦以词曲为多。惜以家贫多累，每睹好书，未能尽收耳。尝得《杨升庵夫妇散曲》、《夏桂洲词》、《陶情乐府》、《碧山乐府》、《沜东乐府》、《夏旸词》诸书，均明刊本也。劫中复得秦时雍《秦词正讹》半部，尤为得意。而明刊传奇所收亦多，《西厢》、《还魂》二种尤着意罗致异本，尝于南北各肆搜得明刊《西厢》各本凡十四五 种，刘龙田本最为罕见，独

以未有嘉靖以前刊本为憾耳。遂从《雍熙乐府》中辑得《西厢》全曲，后孙君楷第以活字印出，世人乃稍睹《西厢》本来面目。至《还魂》一记，今人所知者都为冰丝馆删本，暖红室所刊亦是翻冰丝馆本。六十种曲收《还魂》二部，一是原本，一是改本，知者已罕，至明万历原本则见者益少矣。予有万历刊石林居士序本，白绵纸印，最为精好。插图出虬村诸黄手，尤流丽可爱。线条细如毛发，而人物神态活跃有声色，他本皆不及远甚。冰丝馆本插图即出于此本。继又获《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一种，则为冰丝馆本批点所自出，予尤宝爱之。自罹劫以来，予旧藏书烬于兵火者半，出以易米者亦半，书库中物垂垂尽矣。独此二种及其他词曲诸本，犹守之未失。然浩劫未终，其能终保无恙乎？书竟，掷笔三叹！纫秋。

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明高濂撰　明刊本　二册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时候离开现在将近三十年了。那时，赵斐云将赴宁波访书，马隅卿恰好闲居在家乡，斐云约我同行，我少年好事，一诺无辞。海上飓风适大作，不能作海行，乃经杭州、绍兴，乘大汽车达宁波。我们住在隅卿老宅的东厢，昼夜豪谈。谋登天一阁不得，则访书于冯孟颛、朱鄮卿、孙祥熊之家。孟颛、鄮卿皆尽出所有，以资探讨。孙君独吝，迟迟乃出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后附有续编者，及明白绵纸刻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书。二书出，他书皆暗然失色。我们相顾动容，细细翻阅数过，于《玉簪记》的插图，尤为欣赏不已，然终不得不捧书还之。独于《录鬼簿》则不忍一释手，以其中的戏剧资料均为第一手的，少纵即逝。乃向主人力请一假，约以次日归赵。孙氏慨允我们之请。我们心满意足，抱书而回。就在当夜，拆书为三，由我们三人分写之，这是值得通夜无眠地来抄写的。这部抄本后来由北京大学付之影印，人人均可得见之了。过了十多

年，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杭贾赴鄞，购得《录鬼簿》及《玉簪记》，欲以归予。我久不购书，且方在穷乡，亦无力以得之。然如见老友，实在舍不得放开他们。不得已乃举债以得《录鬼簿》，却无能并获《玉簪记》了。后闻《玉簪记》已为徐伯郊所有，则不复更作收藏想。不意年初上海古籍书店函告云：有白绵纸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欲得之否？颇疑即是前书，姑函索阅，书至，果即是孙氏物也。三十年梦魂相思，终得有之，能不谓为书缘有合乎？十多年前，鱼与熊掌势不可得兼，不意于十多年后，二书竟能璧合。此书索价至四百金，可谓昂甚，然不能不取之。聚书满家，独此二物萦系心头，似灿灿作光。不仅书是白眉，即遇合亦甚奇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郑振铎记。时小园中红梅正含苞欲放，丁香海棠均茁嫩叶，而郊外柳色已黄，春光徘徊，中人欲醉。

新锲徽本图像音释崔探花合襟桃花记存一卷明金怀玉撰　明末刊本　一册

此是孤本。金怀玉所作仅见此曲，故虽残存下卷，亦收之。西谛。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灯下。

东郭记二卷明孙仁孺撰　明崇祯刊本　四册

《东郭记》二卷，六十种曲收入，无作者姓氏。又见一道光刊袖珍本，则已改易作者姓氏矣。此是明代原刊本，有白雪楼主人孙仁孺自序。仁孺又号峨眉子，未知其里居仕履，殆是蜀人或仕游于蜀者。当时蜀中演剧之风亦颇盛也。我国讽刺剧最是罕见。此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隽永之人性讽刺剧也。作者殆具一肚皮愤世妒俗之郁郁欤？予别藏一《醉乡记》，为崇祯间刊本，亦仁孺所作，则三百年来未见翻印本矣。纫秋居士书。

玉茗堂批评异梦记二卷明刊本　四册

沈氏粹芬阁藏书于劫中散出，多经叶铭山手，予倾囊得其七

八种，其中万历刊本《皇明英烈传》尤为白眉。此异梦记予亦思取之，以困于资力，略一踌躇已为平贾所攫，携之北去。六七年来，犹往来梦寐中，未能去怀。去冬，书友孙实君获盐城孙氏书数十种，予见其目，此书赫然在焉。予惊喜过望，力促实君邮来，不匝月，此书果至。予翻阅数过，如见故人。而实君索值三万三千金，予时囊空如洗，无以应之，姑嘱其留下，意知其必非吾有矣。不一月，果于友人张叔平先生案头见之。叔平曰：予有即君有，且为君得之可也。予亦不欲夺叔平之所好，遂置之不问。顷过叔平书斋，复见此书，知已于今春如值购之矣。叔平见予深喜之，乃慨然曰：即以贻君如何？予大喜，遂挟之以归。报之以明刊本《冯氏经济类编》百册，然此为孤本，类编则不难得，固未能相提并论也。叔平慷慨好义，乐成人之美，生平所为多类此。此举虽细事，然予实深感之也。从此予之曲库中复多一奇书矣。亟欲印入《影刊传奇》第二集中，以广流传。惜入春以来，物力艰难，救死不遑，万无闲情及此，其将待之来春万物苏生时为之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纫秋记。

同时睹鄞县孙祥熊氏散出之《女贞观重会玉簪记》，白棉纸印本二册于富晋书社，索十万金。斯书予与隅卿、斐云游鄞时，尝见之，并录其目，意以为必不可得。今可得矣，而复无力以得之，吁！可叹也已！世间遇合之缘殆皆如此欤？友人张葱玉近亦留意于此类图籍，葱玉有得之之力者也，当能致之于架上欤？偶忆及，并记于此。纫秋又书。

秋虎丘传奇存一卷清王鑨撰　清康熙刊本　一册　存卷上

癸未秋，王志鹏持此书来，予以其罕见，虽残本亦收之，价二百金。北平图书馆有此书全部，不知何日方得抄补之？纫秋馆主书。

昭代箫韶存十七卷清王廷章、范闻贤等撰　清嘉庆十八年内府刊朱墨套

印本　二十二册　存卷一之上至卷七之上、卷八之下至卷九之下、卷十之下

予欲得《昭代箫韶》者三十年矣，以其价昂不能下手，实亦难遇全本也。五三年来着手影印，《古本戏剧丛刊》，乃亟思获此剧收入丛刊中。遍访厂肆，适值其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清产估价，凡陈年尘封之古本，胥得重见天日。乃于来薰阁得此书十册，于邃雅斋得此书六册，于修绠堂得此书八册，去其重复，凡得十七册。仅阙七卷之下、八卷之上及十卷之上三册耳。再加探访，当不难成一部全书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六卷　南宫词纪六卷明陈所闻辑　明万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陈氏继志斋刊本　十二册

予于三十余年间，先后收得陈所闻选的《南北宫词纪》八部之多。初收的几部，但求其少烂板断板而已。后乃进而求其初印无缺字者，但终不免每卷均有缺页、并页之处。《北宫词纪》卷五及卷六的目录中，间有各附插图一页的。得之，已为之惊喜不置。不意最后乃获初印的《北宫词纪》和《南宫词纪》各半部，《北宫词纪》卷首并有词人姓氏三页，插图四页，但其中仍有并页之处。数年之后，复得一初印的残本，恰好配成全书。其《南宫词纪》卷四的第四十九页、第五十页，各本皆缺者，复于别一本里凑齐之。于是，这部百衲衣似的《南北宫词纪》，乃终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纪》，恐怕是很少见的，可能是人间无上的本子也。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象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乃艰苦至此乎？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谈么？谈散曲者能不备这部《南北宫词纪》么？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其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么？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拼凑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今天中国书店把这部书装订好送来，整旧如新，乃可阅读。于灯下

细细翻看，颇自喜慰，遂捉笔漫记如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深夜西谛记。

精选点板昆调十部集乐府先春三卷明陈继儒辑　明刊本　五册

杭州书客朱遂翔擅将不全书挖割目录冒作全书，售得善价，予甚少与之交易。然彼爪牙遍布徽郡、萧山一带，往往多得奇书善本。王寿珊在世时，朱专擅其利，寻常顾客自不在其眼中。自王氏故后，朱失所依，始复见其持蓝布包袱，往来中国、来青诸肆间。盖彼于图书每不甚了了，唯恐失之贱值，不能不以郭石麒为耳目。石麒为书友中忠厚长者，从不欺人，书业中人无不恃为顾问。劫中予闭户索居，绝人世庆吊往来。惟结习未除，偶三数日辄至古书肆中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一日天阴欲雨，正坐中国书店与石麒闲话，以无书可阅为叹。朱忽持一包来，予曰：此中何书？朱解包出之，乃《昆调乐府先春》也。予惊喜过望，即询其值，立赏之，挟书以归。书首尾破烂，貌不惊人，然实未见诸家著录之奇书也。不仅予版画书藏中多一精品，亦为明人曲选掘发一奇物也。书凡三卷，不作上中下，却为首卷及上下各一卷，不知何意。题松江陈眉公选，徽郡谢少连校。无序跋，殆已佚去。首附图八帧，未知全否？草书小字题曰：黄氏应光镌。画法古雅，大类《吴骚集》，当是徽郡版画作家黄金时代之初期作品也。所选均南曲套数，首卷凡二十套，上卷凡六十五套，下卷凡五十七套，都为一百四十二套。中如谢木斋、张春阳、姜凤阿、郑翰卿、马孟河、潘雪松、李石麓、朱射皮、陈五岳、李复初、王观涛、宗方诚、黄葵阳、张肖甫、徐存斋、吴川楼、茅平仲、赵榖阳、吴昆麓、张瀛海诸家所作，诸曲选皆未见。予摩挲数日，以不堪触手，即付之装工费氏，越半月装成，乃可展阅矣。纫秋居士书。

乐府馀音一卷明杨廷和撰　明嘉靖刊本　一册

《乐府馀音》一卷，明杨廷和撰，明嘉靖刻本。明本散曲予收得不少，独无廷和此作。二十年前尝于北京图书馆见到此本一部，欣羡不已，即钞录一部存于行箧。文奎堂从粤东购得莫天一、李文田旧藏书不少，予仅得其数种。此虽非莫、李所藏，然实罕见善本也。亟收得之，为玄览堂中的妙品之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秦词正讹存一卷明秦时雍撰　练子鼎辑　明嘉靖刊本　二册　存卷上

予收书喜收善本异本，于词曲之少传本者尤宝爱之，每见必收。然近来异书日罕，无论宋元刊本之词，即明刊本之词曲亦可遇而不可求。惟劫中亦偶有所得，书友徐绍樵为予自江北购来万历本《词林摘艳》，朱遂翔售予万历本《乐府先春》，最为惬意当心。壬午秋日，北平邃雅斋书友许奇亮南来收书，告予曰：尝于扬州某家见《秦词正讹》二本，为嘉靖黑口本，以中缝有挖补，疑其不全，故未收。予闻之惊喜，力嘱其为予购之。其时犹以为是秦《淮海词》之明刊黑口本。予藏明刊本词不多，故甚欲得之。数日后许君北上，半月后复至沪，示予《秦词正讹》云：果是不全书。凡四十五翻，书名下亦有挖去痕迹，当是二卷而仅存其半者。予略一翻阅，即惊为奇书。盖是秦时雍作者，非《淮海词》也。虽仅存半部，亦是未见难得之书，因亟收得之。予之藏曲得此，大是生色矣。时雍号复庵，其曲仅见于诸明人选本中，不过寥寥数阕耳。不意今乃获其曲集，且复是嘉靖黑口本，诚奇遇也。可见凡事须留心，求书尤须不厌其琐琐求详。如以为《淮海词》不全本而不收，则必失之交臂矣。复庵曲生辣活泼，写情入骨，不类沈宁庵派之浮烂，实是明代南曲之最上上品。无意得之，欣喜无已，亦劫中杜门索居时一乐也。纫秋。

坐隐先生精订冯海浮山堂词稿存一卷明冯惟敏撰　明汪氏环翠堂刊四词宗合刻本　一册　存卷上

二十六年四月四日购于杭州石渠阁，价二元。虽非全帙，亦足珍也。西谛。

录鬼簿二卷元钟嗣成撰　续编一卷明抄本　二册

十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杜门读书，我辈偶发豪兴，欲至甬访之，借以登天一阁观未见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车一，飞驰而去 。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揽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眎，皆有关小说戏曲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竟抄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睹之如获异宝。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镫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钞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 孟颛、朱酂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睹其精英焉。孟颛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抄得姚氏《今乐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酂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深藏秘锢，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绵纸本，劫中曾出现于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后此抄本北

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西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复印 。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今者世事大变，隅卿墓木已拱，蜗庐亦已下世。隅卿所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此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眎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郑振铎。

奢摩他室曲丛目录一卷吴梅撰　抄本　一册

此为第一次草目，计二百六十四种，后减为一百五十种。西谛。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识钞

《万首唐人绝句》四十卷 《目录》四卷（明万历丙午刊本）

宋洪迈辑，明赵宧光编次。是书原为一百有一卷，《四库》所收者为九十一卷本，佚其十卷。予尝见一嘉靖仿宋本，凡一百有一卷。此为寒山小宛堂赵宧光重编者，并合为四十卷。宧光云：昔魏公原无诠次，是以四唐不伦，百家互出。若宋楚二刻，一从成按，未有振救也。于是厘诗归人，厘人归代；一代先后，冠以大家、名家，旁及野逸。纪纲条目，绝然不紊。且所增已出万首之外。盖虽本之迈，而已重加编次矣。（总凡一万四百七十七首）首有宧光及黄习远二序，详述刊定经过。

《唐音》十四卷（明嘉靖刊本）

元杨士宏辑，明顾璘批点。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明人分唐诗为始、盛、中、晚四期，其说本于高棅之《唐诗品汇》，而棅则本于士宏此书而稍变其说也。

《四库》收此书，为张震辑注本。此为顾璘批点本，馆臣殆

未之见也。

《镌李及泉参于鳞笺释唐诗选》七卷（明刊本）

题：明李攀龙编释，李颐参阅。王、李复古运动，风靡一世。此为李氏所选唐诗，别具手眼，足以观其趋向所在。攀龙序曰："乃兹集以尽唐诗，而唐诗尽于此。"言大而夸，亦创始一运动者应具之气魄也。

《四库》未收，不知何故。殆以深恶王、李，而并及其编撰之书耶!

《唐诗快》五卷（明刊本）

明黄周星选评。分《惊天》、《泣鬼》、《移人》三集。《惊天集》一卷，余各为二卷。亦一别出手眼之选作也。

《四库》未收。

《唐十二家诗集》十二卷（明万历刊本）

明杨一统编。首有万历甲申，孙仲逸、黄道日序及一统自序。一统字允大，南州人。仲逸序云："总唐初四杰及陈、沈、王、孟十二人为集。上尽正始之英，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渐。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集矣。"所谓十二家者，于四杰及子昂、佺期、摩诘、浩然外，复收杜审言、宋之问、高适、岑参四家也。家各一卷。斥去中、晚诸家者，盖仍煽历下之风也。有"御赐天序堂"朱文长方印及"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叶贾铭生为余得之康氏。

《四库》未收。

《古诗归》十五卷　《唐诗归》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

明竟陵钟惺、谭元春同选定。明中叶以来，王、李之作，风靡天下。钟、谭出以幽峭矫其失，复为世人所宗尚，号之曰"竟陵派"。钱谦益痛诋之，目为"秋坟鬼唱"，几欲以明代亡国之罪归之。然钟、谭亦自有其胜处，未可一概抹杀。《诗归》一选足

以见其旨趣所在，亦论诗者所不废也。

《四库》存目。

（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5日〈文学遗产〉）

西谛（集外）题跋

《诗逆》　明凌濛初著　不分卷　二册　明天启壬戌（二）刊本

濛初以《诗》为其“专经”；所著有《传诗嫡冢》及《诗逆》等；而《诗逆》尤为罕见。虽说是“为制义家导引”，却也颇多特见。明人经解，最不为世人重视，故亡失也最易。濛初以小说鸣，想不到他的经解也会流传至今；与冯梦龙氏的春秋学，当是明末的双绝。

《圣门传诗嫡冢》　明凌濛初著　十六卷　五册　明万历戊午（四十六）刊本

此书以子贡《诗传》及申公《诗说》为本，似为好奇之过；惟议论亦间有可采者。前年在上海，得凌氏之《诗逆》，今复在北平得此书，颇以为快也。

《四声猿》　明徐渭著　不分卷　二册　明山阴延阁（李成林）刊本

李成林字告辰，尝刊《徐文长评本西厢记》，陈洪绶为之作图，至为精美。今此本亦有图，不知为何人作，也甚好。惜较后印，已不甚看得清楚。

《二太史乐府联璧》　明康海、王九思著　四卷存四册（阙王九思《乐府》）　首有张吉士序　万历刊

此名《二太史乐府联璧》，盖合刻康、王之作者，今仅存《沜东乐府》二卷。以其较罕见，故虽为残本，也收之。我尚有一部嘉靖间原刊本的《沜东乐府》，天一阁旧藏，则尤为天壤间希有的书也。《碧山乐府》屡经翻刻，其崇祯本，至清末犹见刷印，故较易得。

《喜逢春》　明金陵清啸生著　二卷　二册　（有图四幅）

《十错认春灯谜》　明阮大铖著　二卷　二册　（有图七幅，项南洲刊）

《鸳鸯棒》　明范文若著　二卷　二册　（附图四幅）

《望湖亭》　明沈自晋著　二卷　二册　（有图六幅）

《荷花荡》　明马佶人著　二卷　二册　（有图六幅）

《花筵赚》　明范文若著　二卷　二册　（有图六幅）题“山水邻新镌花筵赚，西湖高一苇订证”

《长命缕》　明梅鼎祚著　二卷　二册　（有图三幅，不全）

《金印合纵记》　明无名氏著　二卷　二册　（有图六幅）　（每页十行）题“西湖高一苇订证”

《评点凤求凰》　明澹慧居士编　二卷　二册

图在正文中，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他本皆二十字），似非同一家所刊。

《四大痴传奇》　明李逢时等撰　分酒色财气四集　四册（附图四幅，疑缺）　题“山水邻新刊四大痴”

上《喜逢春》以下传奇十种，共二函。题页上写着：“十种传奇”，并有“李笠翁先生阅”数字。孔德学校所藏残本，其第一册的题页上，闻也有“玉夏斋传奇十种”的总名。但这十种，实在不是一部丛书，特别其中《凤求凰》一种，版式和他种完全不同，似更非同处同时所刊者。我意，所谓“李笠翁先生阅”，所谓“玉夏斋”似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花筵赚》和《四大痴》的标题上，俱有“山水邻新镌”字样，又《花筵赚》和《金印

记》均有“西湖一苇”或“高一苇”“订证”字样；则此若干种传奇当并为山水邻所刊者。而高一苇则当为山水邻的主者。山水邻汇刊传奇，或不止此若干种，或仅为此九种，今俱不可知。或当无“总名”。后人购得其板片，以“九”为奇数不便，故遂加上了《凤求凰》一种，合称“十种传奇”。此种推测，当无甚大错。故今所见的“十种传奇”类皆是后印模糊者。若得初印本，当不会有“十种传奇”之名也。北平图书馆有此书二部，印本尤劣；孔德所藏，也不见胜，且为残本；余昔曾得暖红室旧藏《荷花荡》、《金印记》二种，珍为奇秘。吴瞿安氏处也未有全本，则此书之罕见可知（《乾隆禁书目录》著录）。今于来薰阁得此，颇称欣幸。当为民国二十一年间所得古籍中较好的一部书。

《偷甲记》　清范希哲著　二卷　二册　（亦名《雁翎甲》）　清初刊本

《四元记》　清范希哲著　二卷　二册　（一名《小莱子》）　清初刊本

《鱼篮记》　清范希哲著　二卷　二册　（一名《双错叠》）　清初刊本

《万古情》　清范希哲著　不分卷　与《万家春》合订一册　清初刊本

《万家春》　清范希哲著　不分卷　与《万古情》合订一册　清初刊本

上《偷甲》、《鱼篮》、《四元》三记，俗讹为李渔撰。据姚梅伯《今乐考证》，则实为范希哲作。希哲尚有《十错》（《满床笏》）、《补天》（《小江东》）、《双瑞》（《中庸解》）、《双锤》（《合欢锤》）、《万全》（《富贵仙》）等五种。金陵坊贾尝合《补天》、《双瑞》、《四元》为笠翁新传奇三种；合《万全》、《偷甲》、《十错》、《双锤》、《鱼篮》等为笠翁新传奇五种；皆是巧立名目。《万古情》、《万家春》二种，则为短剧，又八种合刊本，并附有《豆棚闲戏》一种，合之共有十一种。而后三种，则知之者绝少。邃雅斋有八种全书，定价至千元。此五种，亦为邃雅书，以八十元得之，希望能更得其他六种，成为完璧也。

《繁华梦》　清王筠著　二卷　四册　乾隆戊戌刊本

《全福记》 清王筠箸 二卷 四册 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女子写传奇者甚少。数年前曾见长安女史的《全福记》。惜为某夺去，未能收得。今北平图书馆所购朱氏书中有重复者，拟欲出售。乃亟购得若干种。长安女史所作的《全福》、《繁华》二剧遂同时得之，快可知也!

《啸馀谱》 明程明善编 十卷 十册 明万历己未刊本

此书翻板甚多，原本罕见。所录凡《啸旨》、《声音数》、《律吕》、《乐府原题》、《诗馀谱》、《致语》、《北曲谱》、《中原音韵》、《务头》、《南曲谱》、《中州音韵》、《切韵》等十二种，古今音乐的要籍，已略备于斯。惟采录各书，不著来历（像《北曲谱》，即《太和正音谱》;《南曲谱》即沈璟的《南九宫谱》)，未免仍为明人的恶习。

《南词定律》 吕士雄、杨绪、刘璜、唐尚信编 十三卷 八册 清康熙五十九年殿刊本

《南词定律》有套板附工尺者，有不附工尺者。此为不附工尺者，故非套板，价亦较廉。

《王西楼乐府》 明高邮王磐著 明万历间刊本不分卷 （附西楼集）集为嘉靖刊本 一册

首有康熙甲戌劳之辨序，盖二刻之板至清初而犹存，故合印之也。

《琵琶记》 元高明著 四卷 四册 明天启间即空观主人刊本 首附图二十幅 王文衡绘

凌刻《琵琶记》插图，和他刻的《西厢记》图作者同出一手。惟刻工则为郑圣卿氏。十年前，所见未广。董康氏尝以此记插图附于所谓《影元刊本琵琶记》卷首。余得之，乃至误认其为元本原图，殊为可笑。然董氏的不诚实的误人，也令人思之可恨！又民国十八年初归国时，曾在来青阁见此记一部，渴欲得

之，乃为某有力者购去。为之不怡者累月。沪变的前数日，锦文堂送来此书，亟为购之。随身带出，幸免罹劫。可谓幸矣！

《牡丹亭》　明汤显祖著　四卷　二册　明万历间金陵唐氏刊本

此亦朱氏书，余从北平图书馆辗转得之者。金陵唐氏本《牡丹亭》最为罕见。余收得明刊本《牡丹亭》不少，今复多此一种，可喜也！惟陈眉公的《丹青记》、沈璟的《串本牡丹亭》（即《同梦记》）尚未得到，未免有些余憾耳。

《列仙传》　汉刘向撰　二卷　一册　明嘉靖间黄省曾刊本　天一阁旧藏

省曾尝合刊《列女》、《列仙》二传，惜《列女》未获见之。

《韩朋十义记》　明豫章罗寅所音注　二卷　一册　金陵对溪唐富春梓行

《何文秀玉钗记》　明心一山人编次　四卷　一册　金陵唐氏梓行

《齐世子灌园记》　明张凤翼著　二卷　一册　金陵唐富春梓行

《商略三元记》　明无名氏著　二卷　一册　金陵书坊富春堂梓

《苏武皇后鹦鹉记》　明无名氏著　二卷　一册　金陵富春堂绣梓

上富春堂刊传奇五种，系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初旬间，文古书店刘某引一同文堂伙友持来卖者。刘某素不诚实，喜多索价，故这一年来，很少买他的书。不意忽有此功；彼颇自诩，余也很高兴。同文堂每种索价七十元，余还以四十元。后乃以二百十元合购此五种。余企求富春堂刊传奇已久，在南方几乎一种都没有得到。有人尝以三百元从王静庵遗书中得“忠孝节义”四大传奇。北平图书馆也尝以四百余元的最低价，获得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诸唐氏书店所刊的传奇至四十余种之多，相诧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奇遇！今余一日而获五种，虽不免“小巫”之讥，却也是今年购书的破记录之举了。《紫箫》残本，既得于前；《三元》、《十义》等五种，又得于今；安见不尚有十种，乃至三五十种之再为余所得乎？今后拟集全力于戏曲的搜求，不再购他书。或可多得几种好书也。

《李卓吾批评琵琶记》 元高明著 二卷 四册 虎林容与堂梓

此系余以《大明律》一部和人易得者；同时尚得《白雪遗音》一部；皆彼重复之书也。然余得之，珍如拱璧矣。尚有《幽闺》、《荆钗》、《金印》诸本，不知何日始得见。

《北西厢记》 元大都王实甫编 关汉卿续 明山阴延阁主人订正 明崇祯间刊本 五卷 四册

数年前，从乃乾处得残本《北西厢记》一部，卷首附图绝精，惜每页皆缺损其大半。若破宫折柱然，虽憾不足，乃愈企慕其盛况。一砖一瓦，何莫非凭吊之资。中怀郁郁，总以为绝对不能见其全了。不料今冬乃在琉璃厂会文斋得见全书一部，为之狂喜不禁。“物聚于所好”，果真有这样的巧事！欲夺而得之者颇有人在。肆中人以是居奇。价亦昂。然终为余所有。且因此而更获得富春堂五种。闻声而至者固大有人在也。虽多费，似亦值得；何况此书本来是绝妙的神品么！插图二十幅，为陈老莲手笔。布局虽小，而气象极大。实明末最好的美术品之一也。

《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 汉刘向撰 明茅坤补 八卷 五册 对溪书坊唐富春梓

今秋，文奎堂和三友堂合购某家藏书数十箱。余和森玉、斐云同往选购。此富春堂本《列女传》乃为余得。他们企羡不已。余尝有意广搜《列女传》，今又得此奇珍，诚足自豪。此书插图尤佳；极为古拙，而又富有精神，实万历初元时代最好的艺术物。后来安徽刻法输入金陵，世德堂等所作插图，便皆舍己从人，虽曰工整，却实在是死板板的没有生气。益令人想及富春的盛时也！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元杨朝英编 九卷 三册 明初白棉纸钞本

此书元刊本模糊不堪。此明钞本，最为难得。足正元本者不少（但也有妄改处）。和《列女传》同时在文奎堂购得。此书本

已为清华所有。余再三向之借得。后清华嫌价昂不要，遂归余。今年所得书，此实最惊人之秘笈也。

《奇见异闻笔坡丛胜》 明建安雷燮撰 一卷 一册 弘治甲子书林王氏宗德堂刊

此天一阁旧藏，天壤间恐无第二本，当珍重宝藏之。

《博笑记》 明沈璟著 二卷 二册 天启癸亥茗柯生刊本

去冬，乃乾驰书告余得是书。余即刻飞函告诉他为我留下。及余到沪时，斐云已先至。几为彼所夺去。后乃约定，以《修文》、《磨忠》归彼，而以是书归我。此书实足抵《修文》、《磨忠》而有余也！刊刻之精，也足夺人颜色，固不仅仅以罕见的秘籍贵也。伯英所作，传者绝少，此书不意出现，当为近来论曲者之最快心的事。

《唐诗艳逸品》 明钱塘杨肇祉集选 分四集 不分卷 一册 明万历间写刊本

此书朱墨本已罕见，万历原刊者则更绝无仅有。首附《百美图》。《百美图》人物画法，类仇十洲，尤可珍秘也。

《增编会真记杂录》 明顾玄纬辑校 四卷 一册 隆庆间众芳书斋刊本

莺莺像之见于刻本上者，似当以此书为最早。余既有员氏刊之《会真记辨》，更得此书，论《西厢》文献者，当无复能舍余而他之的了。

《新刻赵状元三错认红梨记》 明四明田水月编（范律之校） 二卷 二册 明刊本 白棉纸印 有插图

徐积馀先生因筹安徽水灾捐款，出其所藏《红梨记》求售，价六十元，已为人所得。但他因图中多为小儿涂抹处，不甚喜之，便来问我要不要。我立刻把他留下了。这成了我“曲藏”中不大经见的剧本之一。《红梨记》有两种不同的明本；此本通常

题徐阳初撰，此则题田水月撰，当必有所据。图绝精，虽无署名，与万历刻《牡丹亭》的插图的气韵正同，当必为歙黄氏诸昆仲所刻也。

《袁中郎评点徐文长集》　明徐渭著　三十卷又附一卷　六册　明末钱塘钟人杰刊本

此本多所删节，远不如万历板《文长三集》的完备；惟后附《四声猿》，则为三集本所无者。余先收得无《四声猿》本；今日会文斋复以此本求售。《四声猿》赫然附后，且价亦不昂，乃更购取之。中有插图四幅，亦甚精。

《湖海集》　清孔尚任著　十三卷　五册　康熙间刊本

孔尚任集颇罕见。去年临去上海时，在锦文堂购得之。颇得意。中缝题“介安堂第五刻”，当必更有第一至第四刻；此集中诗文，也仅为丙寅到己巳的四年间所作者。颇希望能够把介安堂诸刻完全得到也。

（原载1961年《文学评论》第5期）

补遗一则

涵芬楼影印宋蜀刻本《李长吉文集》[1]

此涵芬楼影印宋蜀刻本《李长吉文集》，有元翰林国史院官书印章，乃蒙古人从临安劫运大都，复经明代官库入藏，明亡，乃为刘体人〔仁〕所得，历经沧桑，犹存人间，不可谓非幸事！长吉诗光燏幻奇，天才横溢，予深喜之。持以赠微，她也是深喜这种好诗的。谛

一九五六年二·六

① 此跋系郑振铎赠他在暨南大学时的学生徐微《李长吉文集》时，所写。该书现存徐微处。

郑振铎全集

第十七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刘英民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